1. 纨胯子弟

這裡是一座大山，山樹鬱蒼蒼，白煙裊裊繞，整座山脈連綿不絕傍著一條大川，橫貫在東萊仙國的領地，寬數千里，長不見底。

山有個名字，名喚胭脂山。

三月芳菲看欲暮，胭脂淚灑梨花雨。

相傳那是仙人國度東萊國第三代仙皇在位時，有個名喚胭脂仙人的道姑，她當時以一人之力，幫三代仙皇力抗三名外來入侵的仙人，最終雖然擊敗對方，斬殺了兩名仙人，但自己也身死道消，一縷香魂殞落在此大山之中。

從此，這座大山每到三月，總會下起一場大雨，不論是何處何地，只要在山脈所在的範圍，都免不了會被這場雨所籠罩。

而東萊國的三代祖皇為了感念她，也以胭脂為名，將此山改做胭脂山，並命後人不得更改，以示不忘此恩。

幾千年來，後世代代皆稱呼此山為胭脂山，並蓋胭脂廟，以祭拜胭脂仙人的大恩，至此不歇。

這胭脂山下，有個小城允城，城內一座大府，紅漆大門，黑牆高立。

這府上姓李，乃東萊仙國境內一個名叫北都的凡人小國，其內所派來管理此地的一個小官。

雖然東萊仙國一統這山水大陸胭脂山脈東邊大半，但那是仙人勢力，在仙人之外，更有無數凡塵。

只要凡塵之內的凡俗小國不起亂子，那仙人國度也不會去管他們。

於是山水大陸中的五大仙國內，各有數個到十幾個小國林立，彼此或分或合，倒也在這數萬年來起起落落，變化不休。

這北都國領地不大，不過方圓萬里左右，統治胭脂山東南邊附近十來座城池，而允城正是裡頭最小的一座。

李府雖然官小，但祖傳子繼，倒也是相安無事繁衍了數代於此。

而這當今的府主，李敦，半百之歲前生了十三名女兒，年紀大的都已經生了孫子，甚至孫子都結婚了準備再生曾孫，可說是五代同堂的最佳模範。

但李敦一直以來，總是感嘆膝下無子，為此，他還請他二哥李仁過戶給他一個繼子李寧，準備等過世了後再把這李府之主傳承給他。

但想不到的是，李敦到了五十大壽時，娶了一門偏房，竟在四年後晚年得子，這可讓李敦歡喜得不得了，因此從小就十分疼愛這個小兒子，並將他取名為李龍飛，希望他能成為人中之龍，一飛沖天。

李龍飛從小被視為手中肉，掌上寶，長輩們都寵溺得不得了，加上姐姐們都較年長，自然是三千寵愛集一身。

四歲那年，李龍飛生了一場大病，這場大病讓李敦差一點就失去這個寶貝兒子，雖然李龍飛不記得當時的情形了，但從此之後，李敦更是對這兒子百依百順，他說東就往東，絕沒有第二種可能。

正所謂倖豬夯灶、倖子不孝。

也因此李敦的過度寵溺，李龍飛雖本性不壞，但也被寵成調皮搗蛋，常常弄得李府上下雞犬不寧，又是藏東西，又是破壞器皿，有時候心血來潮，還會故意整弄下人，弄得下人等都是敢怒不敢言；待到後來年紀漸長，連李敦都開始感到苦惱，後悔當初不該如此寵溺，但李龍飛早已成了李府家中的小霸王，沒人管教得了了。

這一日，白淨瓜子兒臉，秀眉大眼的李龍飛，帶著平常那一臉狗腿賤樣的王小石隨從，正踩著一顆庭院的造景石，趴在窗邊偷看丫鬟洗澡。

李龍飛此時才十歲，對男女之事其實還不懂，不過是聽了王小石說這十分有趣，因此才來偷看一下。

但他看了半天，心下十分不解，便問旁邊王小石說，「喂，小狗子，你說，這看女孩兒家洗澡，到底有甚麼好玩阿？」

王小石年歲十二，比李龍飛還大了兩歲，心志較長，當下笑嘻嘻說道，「少爺，這您就不懂了，這看女孩兒家洗澡，是長大了的表現。要是您看出興趣了，也就代表您長大成人了。」

李龍飛一聽，瞪了他一眼，翻掌便是朝他頭頂一拍說道，「我早就長大成人了，但我還是看不太懂，你說我長大就懂，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王小石被打了這麼一下，也不發脾氣，笑嬉嬉地說道，「是是是，少爺早就長大了，小的剛剛說錯了，恐怕，這事的確不怎麼好玩的。」

李龍飛又朝窗戶內瞇眼看了看，只見那丫鬟正洗好了澡，起身要換穿衣服，也不知道怎麼搞得，李龍飛突然覺得那丫鬟前凸後翹的白嫩身軀，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心中癢癢的，一股衝動便想將那窗戶打開衝進去。

只是他雖調皮大膽，也知道女孩家的裸體不能隨便給人看到，要是自己衝進去被爹娘知道的話，雖說自己有底氣沒事，但肯定也少不了一番責罵。

這番正在猶豫的表情，被一旁的王小石瞧見了，卻見他眼珠子轉了轉，一臉賊賤兮兮地開口說道。

「少爺，我看我們也看夠了，若沒有其他事，還是快走吧；這裡畢竟是寶小姐的地方，等等要是發現了，恐怕又要去老爺那參你一本了。」

這話表面上說得好聽，但實際上卻抓準了李龍飛的脾氣，故意激他而已。

李龍飛雖然心底知道，但他卻也不戳破，哼一聲瞪了王小石一眼，開口說道。

「寶儀姐發現了又怎樣？我甚麼時後怕過了！」

原來那丫鬟乃是李府十小姐，李寶儀的貼身丫鬟，名叫冬菊，平常為人靦腆，深得十小姐寵信，在下人中也算頗有地位。

而王小石對她愛慕已久，早就想一親芳澤，奈何冬菊對他十分反感，幾次嚐試之下，全都碰了個釘子，最後一次，還當著其他女伴斥責了他一番，羞怒之下，王小石由愛生恨，這才帶著自己少爺來這進行這偷窺的行為。

此時李龍飛被王小石一激，按捺不住性子，雙手一推，將窗戶打了開來說道，「等等，先別穿，先讓我摸摸屁股兒蛋先！」

那冬菊洗完澡本來正要穿衣，突然聽到有人呼喊，驚得是差點把衣服給落了地，再看到有人開窗，且說出如此輕薄的話語，嚇得都快哭了出來。

但定神一看，那推開窗的人正是平常李府內的小霸王龍飛少爺，當下穿衣服也不是，不穿衣服也不是。

就看見李龍飛踩在石上，用力一蹬，雙手這麼一個抓了窗欄，登上了窗，翻了個滾，進了屋內，三步併做兩步走到了那丫鬟面前，撥開了她遮檔的雙手，摸了摸她的胸脯處跟屁股，還順手掐了一下，這才心滿意足的從房門大搖大擺的離開。

直到李龍飛踏出了房門，那冬菊才哇了一聲哭了出來。王小石吞了一口口水，朝房內再看一眼，這才趕忙跟上了李龍飛，賊頭賊腦笑道，「少爺，您剛剛摸得怎樣？」

「摸起來挺舒服，可是我還是不懂這事有甚麼好樂的。」李龍飛聳了聳肩，「如果真的要摸，那我直接像剛剛那樣直接叫她脫下衣服給我摸就好了，有必要偷看嗎？」

王小石心想，那也得你是李家少爺才行，否則誰會願意脫給你摸阿？

但他心底這樣想，嘴裡卻應到，「是是，少爺說的是，偷看是沒必要的，少爺要摸，下次叫幾個丫鬟進來給您摸摸就行了。」

李龍飛卻沒答腔，走到李府中庭，正無聊想著不然來放個紙鳶玩玩好了，就聽到後頭一個聲音氣呼呼靠近，「十四弟！你為甚麼又欺負我的丫鬟了？」

李龍飛轉過頭去，只見一個青衣白裙，秀髮粉頰，雖然年齡還算稚嫩，但已經頗具姿色的少女拉著一個怯生生的丫鬟，從後頭追出來罵著。

李龍飛眉頭一皺，心想這十姐姐又來找我麻煩了，瞪著那冬菊說，「我沒有阿，我有做甚麼嗎？妳可以問她看看阿。」

那冬菊被他這麼一瞪，連忙把頭低得更低，全身發抖著不敢說話。

青衣少女秀眉豎起，看著李龍飛說，「你還不承認，好，我就叫冬菊跟你對質。」

「冬菊，告訴我，剛剛是不是我十四弟欺負你？」

冬菊被這麼一問，瑟縮縮發抖著半晌說不出話來，許久才點了點頭表示承認。

「瞧！冬菊都點頭了，你還有甚麼好說的！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你別以為爹娘疼你就可以這般無賴！」李寶儀看著李龍飛，臉上頗有贏了這一扳的得意神情。

事實上，李寶儀倒也不是那麼在意冬菊為甚麼被欺負，她只是看不慣自己這個么弟而已。

在李龍飛出生之前，爹娘最疼愛的就是她這少小姐，但李龍飛出生之後，一切卻都變了樣。

這讓向來受慣寵愛的李寶儀十分不滿，所以才會凡事都針對著李龍飛來。

只是對於自家姐姐的不滿，李龍飛卻也不在意，畢竟一直以來李寶儀怎麼針對，總是佔了下風。

今天這件事情雖然被抓到了把柄，但想來真要鬧上去，也沒甚麼好怕，於是李龍飛在心中盤算，該怎麼開口去反打回去。

但他尚未開口，王小石倒先說了，

「冬菊，妳確定咱們家龍飛少爺，有欺負妳嗎？妳確定嗎？如果確定，別說小姐責罵，咱們直接上老爺子那說去，肯定讓老爺子替你討個公道；但是要是妳誣賴了少爺，別說老爺子不管，嚴管家可饒不了妳阿！」

李寶儀一聽，臉色一沉，轉頭惡狠狠地看向王小石；她沒想到這個下人居然敢這樣開口，要知道他雖是李龍飛的專屬僕役，但論地位起來，自己也可以直接懲罰他。

現在這樣直接搶白一番，雖說自己可以動用權責處罰，但一旁的么弟肯定也不會坐視不管。

而冬菊更是整張俏臉霎地轉白，眼眶淚珠子直滴，簡直快暈了過去。

先不說這事跟本不可能驚動到老爺那裡，就算傳上去了，肯定也是雷聲大雨聲小，最終恐怕還是給嚴管家來處理。

而嚴管家乃李府裡的大總管，在李府做了四十多年了，能一個奴才升到總管，靠得就是察言觀色了得。

他對上拍馬屁拍得恰到好處，對下又十分嚴厲，哪個奴才敢做錯事，不是被毒打一頓就是被扣工錢好幾個月，所以李府裡的奴才都十分害怕被這個管家給盯上。

這樣一個聰明人的，當然也知道李老爺年歲已高，再活，也活不了多久。

而李老爺就這麼一個兒子，李府在北都的官位又是世襲，要是李敦哪一天就這麼走了，下一位接任了，肯定就是李龍飛本人了。

所以從李龍飛小時候起，就一路巴結伺候著他，可以說李龍飛今天會有這樣表現，一半也是因為嚴管家跟著李敦一起寵出來的結果。

冬菊身為下人，怎會不知道這事，一聽到可能會給嚴管家處理，嚇得忙搖頭說，「小…小姐…是我錯了，我眼花了…我看錯人…不是少爺，不是少爺。」

那李寶儀聽到自己丫鬟這樣說，又氣又怒，衝著王小石大吼，「小狗子，誰要你多話，我問我弟弟，你一個下人多甚麼嘴？」

王小石知道分寸，聽到冬菊已經這樣講了，也就不再多話，乖乖閉上嘴站在李龍飛後面，裝作一副乖巧的樣子。

李寶儀看看王小石，又看看李龍飛，咬牙切齒說，「十四弟，你一個大男人，欺負女人還不承認，你還是不是男人阿？」

李龍飛原先還有些擔心，此時讚賞地看了王小石一眼後輕描淡寫說道，「寶儀姐，她都自己說不是我了，你還要硬塞在我頭上，這不是很好笑嗎？」

李寶儀看了看自己丫鬟，用眼神示意她改口，但冬菊此時驚慌得如一隻無助的小鹿，哪還有看到她的眼神，只是低著頭不知道該怎麼辦。

無奈之下，李寶儀大吼一聲，憤憤大袖一甩，也不管冬菊還站在那，怒氣沖沖地又離開了中庭。

那王小石則是賊滋滋笑著站到了那冬菊旁邊，雙手不安份摸在前凸後翹的地方，悄聲在那冬菊耳邊說了幾句話。

冬菊渾身一顫，接著梨花帶淚不敢亂動，最終才怯生生點頭後往失魂落魄地往房門走去。

李龍飛倒是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拉著王小石往庭中另一處廣場走去。

1. 習武

廣場上，一群年輕弟子，正在努力練武著。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財富權力外，武力，就是自身最強的依靠，因此沒有一個人會選擇放棄這些東西。

哪怕李府家的李敦老爺也是這樣。

他年輕時也曾習過幾年武術，不過他並不是練武的料，很早就棄武從文，繼任朝庭官員，不再習武。

可是這不代表他會放棄讓自己底下的族人習武。

退一步說，就算李府族人不習武，底下的那些護衛官兵，也得學得一身好武藝，在危急之時，才能發揮作用。

因此，在李府內，有一塊大廣場，放滿了木樁刀棍，供李府內練武的人修行。

而每日早午，更是定時會有教頭在這教導訓練李府內的奴僕跟族人練武。

幾乎是每個李家的年輕男兒都會加入練習，李龍飛自然也不例外。

此時他正準備帶著王小石，從後庭院來這校場內練武。

一踏入校場，裡頭已經有數十人正在紮著馬步練拳，前排更有一位教頭在試範著。

拳風陣陣，呼聲連連，看得出來他們已經練習一陣了。

李龍飛的到來，立刻引起其他人的一小片騷動，就連那教頭也連忙停了下來。

「少爺，您來啦！」

那教頭停了教學，小碎步跑了過來，一臉阿諛奉承，不敢得罪的樣子。

「嗯…羅教頭對不住，我是不是又遲到了？」

李龍飛見其他人都已經在練武了，看了看天色，想起此時已經申時，怕是比其他人已經晚了一兩個時辰，連忙道歉著說。

對他來說，說句道歉不是甚麼問題，反正有錯就認，他並不是那麼介意，何況他不會因此受到任何處罰，所以倒也沒啥好害怕。

「哪兒的話，是其他人太早來了，現在這時間練武，正正好！其他人也不知道是做甚麼毛病，那麼早來，難道不知到適當的休息，對練武之人是必要的，否則會氣血不順，後患無窮嗎？」

反倒那羅教頭一本正經，滿臉錯愕地說。

一旁的王小石聽了，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這老頭兒還真敢講，午練明明就是未時開始，酉時結束，自個公子剛剛和自己偷懶跑去後庭玩耍遲到了，他不但不敢怪李龍飛，還辯說是其他人早到了，這個睜眼說瞎話的本領，可比自己強多了。

李龍飛沒想太多，他嗯了一聲，心想原來自己並沒有遲到，那就不用再多說甚麼了，邁開步罰，便跟著王小石朝人群裡走去。

走到定位，李龍飛跟著旁邊的子弟，蹲下馬步，一拳一拳對著木樁練習起來。

碰碰碰，幾聲巨響，李龍飛面前的木樁被打得有些晃動，但終究只是晃動，而沒有斷裂，讓他心中有些失望。

武者修行，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武徒，後天，先天，三個時期。

而每一個時期，又分別細分三個不同的修為時期，分別是淬皮，鍛筋，練骨，藏血，修臟，凝髓，內罡，外罡，御氣，九重境界。

一般來說，資質普通的，大概只需要三到五年，便能成為一個三流武徒，略有小成。

而資質好點的，練到後天二流高手，大概是十到二十年不等，大部份的人，都多半如此，能成為一方掌權者，如教頭將軍等等。

只有資質更好的，才有機會踏上先天的境界，成為一流的高手，成就一番功名立業。

當年，他的父親李敦，便差一點點就踏上一流高手，可惜因為資質有限，最終突破不了，轉而當個文官，治理這座小城，成了一名府主。

而他從六歲開始習武，至今已經十歲，雖然去年成功踏入三流武徒，可始終沒有再往前進，可以說是不快不慢，頂多只是差強人意。

但李龍飛本身卻沒有特別意識到這點，他一直以為自己應該已經很強了，至少，在這李府子弟內，算是前幾名的。

畢竟，打從他習武起，就沒有人打得贏他過。

「少爺，您又進步了，看起來，再過幾天，您肯定能將這木樁給打破的！」羅教頭看到李龍飛臉色，靠過來故作誇張說道。

「真的嗎？我以為我又遲滯不進了說？」

李龍飛張大了眼，有些疑惑地看著羅教頭。

「哪兒的話，少爺您拳勁不凡，力道更是出眾，這木樁要不是是鐵木製成，您肯定已經打破了。怕是您已經突破三流，成了後天境界的二流高手也說不定！」羅教頭瞇著眼，拍著馬屁說。

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雖然李龍飛仍是半信半疑，但聽完這話，也舒展開眉，揚起嘴角得意洋洋。

「少爺若是不信，我叫一個練骨境的子弟跟您試練，您瞧如何？」

羅教頭見狀更是加碼巴結著，跟著叫了一位練骨境的子弟過來，指示他跟李龍飛對打。

那練骨境的子弟是羅教頭的心腹，自然知道羅教頭的意思，打了幾下，便佯裝不敵，敗了下來。

跟著又是幾個練骨境的子弟上去，都是不到幾招，就裝作不敵，敗陣下來。

李龍飛本來還有些懷疑，但越打越是有信心，越打越是深信不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哈哈…我果然已經突破練骨境，成了後天境的二流高手！」

就在這時，他眼角看到一旁，一位練骨境的子弟，正冷眼看著他，那眼神裡，帶著一點敵意，但在他看去之時，立刻藏起，轉頭過去不敢直視。

李龍飛皺著眉，回想了一下，很快的，他明白了對方眼神中敵意的原因，同時也冷笑了起來。

「怎，沈海，你有甚麼不滿嗎？」

李龍飛看著對方，冷冷地問。

被稱作沈海的少年，比李龍飛大了兩歲，但此時卻低著頭，恭敬說道，

「小人不敢！」

「不敢？你方才分明對我有些不滿，來，給你個機會，好好說出來。」

李龍飛淡淡地說，一股威嚴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

他雖然年紀還小，但平常少爺當慣了，自然有種頤指氣使的氣息。

沈海咬著牙，聲音有些低沉地說道，「小人真的沒有不滿，少爺您可能弄錯了。」

「弄錯了…這麼說，並不是因為你姐去告狀，所以你才不滿囉？」

看著對方的臉，李龍飛一字一句地說，頓時，沈海臉色鐵青，似乎再也按奈不住，雙目通紅，抬起頭瞪著李龍飛大吼著，

「李龍飛，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住口！少爺的名字是你叫的嗎？」

「沈海，你找死嗎！」

一旁的王小石跟羅教頭聽到，立馬變臉大聲斥喝，羅教頭更是一個箭步衝上前去，將沈海狠狠往前一踢，踹倒在地。

羅教頭身為二流巔峰高手，身手何等了得，沈海即使想要反抗，也是無力反擊，只能被壓制在地，動也不動。

原本在沈海四周的那些李家子弟，也散了開來，一副唯恐被波及到的表情，不敢上前。

「我就是欺你，那又如何？」

李龍飛看著被踹倒在地，喘著氣，仍緊緊盯著自己的沈海，不帶感情地說。

事實上，若不是沈海剛才用敵視的眼光看著李龍飛，他跟本不會想起，沈海，便是早上他跟王小石在後庭所偷看，沈冬菊的弟弟。

可沈海這麼一敵視，李龍飛馬上串聯起來，並明白對方八成是在中午之後，聽到了其姐姐冬菊，所哭訴的事情。

平心而論，這件事的確是他跟王小石的錯。

但那又怎樣呢？

在李府，他不過是偷看一個下人洗澡而已，有必要那麼不滿嗎？

李府可是每個月花了不少銀倆在僕役的工資上呢！

尤其是姐姐們的貼身丫鬟，普通人家的ㄚ鬟頂多每個月幾兩銀子而已，可這些ㄚ鬟卻是每個月都有五十兩銀子以上。

就算是其他僕役的薪俸，也因為李敦李老爺子的仁心宅厚而比其他富貴人家來的高。

這沈海有甚麼資格敢對自己不滿。

「你…你有種，就別仗著自己是李家少爺，跟我打一場！」

「喔？這話可是你說的喔？」

李龍飛原本還在考慮，要怎麼處置這僕役，此時沈海出言挑戰，立刻就引起他的興趣。

「這…萬萬不可，少爺乃高貴之軀，怎能跟這種僕役對打？」

王小石一看自家少爺沒拒絕，臉色一變，連忙阻止。

開玩笑，他可是少爺的貼身僕役，如果讓少爺被打傷了，那第一個被責備的，肯定是他！

「…是阿是阿，少爺您何必跟一個下等人打？萬一打傷了，那老夫可承擔不起老爺的怒火阿…！」

羅教頭也反應過來，要是李龍飛在他這被沈海打傷了，那別說王小石有責任，就連他也會被嚴重懲罰！

何況，以李龍飛的武藝，還真的打不贏沈海。

「恩？我會被打傷…」

李龍飛看向羅教頭，眼中有些疑惑，更多的是不滿，「方才你不是說，我已經突破一流境，成為二流高手了嗎？」

「他不過區區一個三流，怎能打傷我呢？」

「這…」

羅教頭被這麼一說，反倒噎住了嘴，半天講不出話來，要是時間可以重來，那他恨不得狠狠打方才的自己一個巴掌，沒事幹嘛拍馬屁拍得那麼過分呢？

這下可好了，說是方才騙了少爺也不對，讓少爺真的跟沈海打起來也不對，不管哪樣做，他都免不了承受一番責罵！

1. 恃強凌弱

嚴格來說，李龍飛的練武資質還算不錯的，六歲習武，十歲練骨境巔峰，雖說這樣的速度在一般武者來看，只是一般般而已，可是換個角度想，他也沒用盡全力在習武阿？

身為李府少爺，李龍飛更多的時間是在學習各項事務，所謂禮樂射禦書數，習武，不過是六藝中的其中一項射藝罷了。

其餘時間上，他還要學著管理整個家族，以及日後繼承其父親的官位等等，比起尋常習武之人，可以說練武的時間少了十倍以上。

而在這些學習之外，李龍飛同樣也跟其他孩童一樣愛玩耍，不管是鬥蛐蛐還是打陀螺，要不然就是放紙鳶或是玩騎馬打仗等等，這些對他來說，都比習武來得有趣多。

因此能在四年之間從零到有，練到練骨境巔峰，也算是快速了。

可這些終究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實戰中，除了修為的高低外，臨場反應，氣勢，還有各種心機，都是左右勝敗的條件。

而實戰上，沈海絕對比李龍飛來得有經驗多。

畢竟他平常對練可是實實在在地打，一點也沒留情，而李龍飛的對手，不是放水就是有所保留，沒有一個敢認真出手的。

對手可是自家少爺，如果打傷了他，誰知道老爺會不會追究阿？

因此李龍飛雖然比試多次，但真正算得上實戰經驗的，幾乎是零。

校場上，李龍飛與沈海對立而視，前者一派信心爆棚，而後者，則是滿臉陰沉，臉上青白不定地看著對方。

方才在李龍飛的命令下，羅教頭放開了沈海，可暗中卻運勁傷了對方一腳，此時沈海身上雖不是重傷，但也不算太好。

可是他又能怎樣呢？

提出異議？誰會相信他？

就算相信了？然後呢？取消比試？然後讓眾人看笑話？

「就算今天我會輸，我也要把這個混蛋二代祖給打爆！」沈海骨子裡對李龍飛的不滿，成了支持著他的力氣，忍著痛楚，一言不發站在那裡。

王小石臉色也不是很好看，他看著李龍飛的神情，想說些話又吞了下去，欲言又止。

當初提議去偷看冬菊的人是他，要是等等沈海打傷了少爺，大總管跟老爺等人追究下來，自己肯定也免不了被算帳一番。

可是阻止少爺比試，他也辦不到，他深知自家少爺的個性，一旦決定了事情，哪怕是天皇老子下令，怕也是改變不了甚麼。

最好是等等比試起來，那不要命的沈海被打得亂七八糟，而少爺毫髮無傷，那他才能夠順利無恙。

「等等比試開始，兩邊點到為止，沈海你可別亂來，小心我稟告嚴大總管！」

羅教頭同樣心底直打鼓，他雖暗中做了手腳，可一旦少爺出事，那怕是丁點損傷，被大總管知道了，同樣逃不了一陣除罰，因此只能鐵青著臉，宣佈比試開始的同時，再次警告了沈海一番。

可是沈海卻一點都沒有聽進去，羅教頭甫一宣布開始，他就衝了上去，同時雙掌推平，掌風呼呼作響朝李龍飛打了過去。

李龍飛臉色大變，一時間像沒想到對方來得這麼凶狠，往後連退了好幾步，上半身卻是動也不動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是好。

咚！

場上空間不大，很快的李龍飛便來到一根木樁前頭，往後撞上了上去，退無可退，而沈海眼中掀起一絲仇恨，毫不客氣地往前一掌打去。

「少爺！像平常練習的那樣，往側邊閃阿！」

千鈞一髮之際，羅教頭連忙開口大喊，李龍飛聽到後才驚醒過來，往左邊一踏，險之又險地閃過了沈海的這一擊。

轟一聲，沈海一擊未中，收勢不及，打到了木樁之上，震得那木樁嗡嗡作響，若不是其材質以鐵木做成，怕是已經攔腰折斷。

可饒是如此，這一手勁，沒有兩百也有一百多斤，看得其他圍觀的眾人都是心中一凜。

「好厲害的小子，才練不到一兩年，已經達到練骨境大圓滿左右，若是再練個幾個月，怕是能突破練骨境，進入後天境二流高手…」

羅教頭眼神一縮，暗自心驚，他雖然只有二流顛峰高手，可教人無數，眼光何其老辣，一眼就看出了沈海的修為已經達到練骨境大圓滿，而印象中，對方才修練一兩年而已，可見此子在練武方面，可以說是資質不凡，大有可為。

「可惜他誰不好惹，去惹上少爺，這下子不管打輸打贏，在這李府之內，都無他立足之地，真是何苦哀哉唷…」

還沒等羅教頭感嘆完畢，沈海又是反手一擊，逼得李龍飛是左右閃躲，狼狽不堪。

「沈海，你嗑了甚麼藥，出手那麼重，找死嗎！」

「少爺，別怕他，打給他死！」

「姓沈的，還不趕快停手！你別忘了你的身份，難不成你想被大主管懲罰嗎！？」

眾人看到李龍飛處於下風，不少平日拍馬屁，跟李龍飛比較要好的僕人都叫囂起來，若不是礙於少爺的面子，怕是已經群體圍歐上去。

可沈海對這些話全都置若罔聞，紅著眼，咬著牙，一拳一腳地往李龍飛身上打去。

李龍飛雖然極力想要反擊，但他一來實戰經驗不足，二來實際境界也才練骨境中期而已，不管哪樣，都不是沈海的對手，加上先機被占，跟本沒機會逆轉。

眼看再這樣下去，李龍飛敗下陣來只是遲早的事，就在此時，一粒碎石伴隨著細微的破空聲響，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射向場中的沈海手腕曲池穴上。

原本正要一拳打出去的沈海，突然感到手臂一陣發麻，跟著就雙腿同樣也發軟，噗通一聲差點跪了下去。

本來只能忙著閃避的李龍飛，看到對手突然異常，還以為是欺敵，退了幾步，又驚又疑地看著對方。

而沈海卻是一陣腦怒，雙腳一用力，站穩身子彈起又是衝上前去一陣猛打。

可沒等他再多出幾拳，那破空碎石再次打在他的身上要穴之處，讓他的動作為之一頓，這一次，李龍飛可學乖了，他不再遲疑，一拳打在沈海臉上，打得他鼻血之流，差一點連牙都吐了出來。

「打得好！」

「少爺打死他，打死這個不懂知恩圖報的混蛋！」

「好阿！」

眾人被這逆轉驚了一下，跟著很快爆口喧囂，連聲叫好，就連羅教頭也看不出所以然，以為是沈海用力過猛，自身氣血反嗜造成。

沈海眼看李龍飛第二拳又打來，心中又氣又急，顧不得痛楚，雙手一張，身子一躬往前想要擒抱住對方，跟他來個玉石俱焚，可這次卻是唰唰唰三顆碎石破空，分別打在他的手腳之上。

碰一聲，沈海這一抱終究是沒抱著，反而被李龍飛一拳打在鼻樑之上，還牽動了淚穴，本已鼻血直流的沈海，頓時連淚水都滾了下來，又氣又羞之下，哇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暈了過去。

李龍飛還不停手，跟著又拳打腳踢一陣猛打，將沈海打得是鼻青臉腫。

羅教頭臉色微變了變，連忙開口說道，「到此為止，沈海輸了，少爺，是您得勝了！」

方才前幾次他還沒看清楚，但最後那三顆石子，他卻是看到了其中一顆正好打到沈海腳上穴道的瞬間。

再將前幾次沈海的異狀連想起來，頓時明白發生了甚麼事。

憑心而論，換成是他自己要做到這樣的精準操控也不是不行，但要一次做到三顆石子打在不同的位置，而且都剛好在穴位上，羅教頭還是自認辦不到的。

這麼一來，肯定有位武藝遠遠超過自己的高手在一旁觀看，想到這裡，羅教頭也不敢多說甚麼，既然對方是存心要幫李龍飛，那就讓他早點獲勝好了，至於沈海，只能怪他自己不長眼，怨不得別人了。

此時廣場上其他的僕役看向李龍飛的眼神都多了點畏懼，原本在他們心中只會玩樂的少爺，居然也能將練骨境大圓滿的沈海打得落花流水，那麼同樣大部份都還在練骨境的他們，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少爺太厲害了！」

「我就說嘛，沈海這個傢伙，怎麼可能打贏少爺！」

「老許，你剛才是這麼說嗎？你不是說少爺這下子慘了…？」

「劉矮子，你少胡說八道，我可是少爺忠實的擁護者…」

幾個僕役在那七嘴八舌吵著，而原本還躺在地上昏迷的沈海，則被旁邊一名與他較親近的子弟提了桶清水潑下去，清醒大半。

但他聽到旁人的那些嘲笑話語，再想請剛剛自己的無奈，忍不住閉上了眼，兩道淚痕流了下來，雙手握得緊緊，連指甲都陷入了肉裡。

一旁的李龍飛見狀眼中閃過一絲古怪，雖然他對這樣的勝利有些疑惑，但既然羅教頭跟其他人都這樣說了，他也沒多問些甚麼，哼了一聲，帶著王小石及一群僕役，歡天喜地的走出了校場。

遠處，沒有人看見，校場的另一邊，一個滿臉胡鬚，看起來與李龍飛有幾分神似的中年人，搖著頭嘆了口氣，負著手，緩緩離開了廣場之外。

1. 闖下大禍

要說李龍飛真的很壞嘛，那倒也不至於。

他本性也不是大奸大惡，但生長在大富人家，加上長輩寵溺，很多事他跟本不懂是非，反而認為本來就應該這樣。

加上他天性倔強，如果好好講他還肯聽進去，用打的用罵的，他就死硬著跟你頂到底，常常弄得李府上下是一團混亂，到後來長輩們也知道他的脾氣，小事上就順著他的意，大事才去處理了。

像今天因為那丫鬟的事被他寶儀姐罵，他雖然自知理虧，但他還是下意識不願低頭，所以才任由那王小石開口。

爾後在武場上遇到沈海，也是因為對方先敵視自己，這才忍不住與他大打一場，最終贏得莫名其妙。

可若是一開始，李寶儀或是沈海就事論事，好聲好氣，那李龍飛反倒不見得不會倒歉，就像他承認遲到一樣，對於自己犯了錯，往往他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他想不到的是，這麼一任性，居然闖下大禍。

幾天之後，這天他醒來，正想喊著要王小石過來幫他穿鞋時，突然看到他娘親，李四娘走進房內。

「娘？您怎麼來了？」

李龍飛一愣，忙起身問著李四娘。

李四娘沒好氣地看著自己這個兒子，彎下了腰，一邊幫他把衣服鞋子穿上，一邊唸道，「你阿，你闖禍了，你知不知道？」

「闖禍？我闖了甚麼禍？」

李龍飛剛睡醒，甚麼都搞不清楚摸著腦袋看著自個的娘親。

李四娘眉頭一蹙，隨即又說，「等等你去見見你爹，你就知道了。」

「爹爹要找我？」李龍飛這時心底也有些不安了。

自個的爹爹雖然疼自己，但平常沒事也不會叫自己過去；要知道李敦是個官，他為人又很正派，常常是在外治理的這祁縣，很少會一大早就找李龍飛過去的。

「是阿，你爹爹他現在正大發脾氣，嚴老跟你二伯正在大廳忙著安撫他呢！」李四娘雖然知道自己兒子錯了，但還是有點不滿自己丈夫剛剛說的那些氣話。

嫁到李家來十四年了，她就這麼一個兒子，剛剛李敦說要做的事，她可怎樣都不會答應的。

當初因為家窮，老家還是收了人家三百兩銀子才將女兒送來。

本來她也只是想，嫁到了大富人家家裡來當個小妾，有好日子過，順便幫幫老家一把，也算不錯的了。

可是李四娘萬萬想不到，李敦跟她相好不過十來次，她就這麼有了，而且生下來後，居然還是李敦最想要的兒子！

這下子，別說自己驚喜了，李敦樂得馬上將她升為正四房，地位跟大房一模一樣，連老家都因此被送了一大筆的錢財改建成大院子住。

開玩笑，李家後代的外祖父母，怎麼可以住在那種破爛房子裡呢？

對李四娘來說，這一切，都多虧了她的好兒子。

所以她雖然偶爾也覺得自己的兒子太過頑皮，但大半的時後，都是站在他那邊的態度說話。

「哪個孩子不調皮嘛？長大了，自然會懂規矩阿！」

只是剛剛李敦的話…唉，這事也不能全怪飛兒阿！李四娘心想著。

看著李龍飛穿好了衣服，李四娘跟他不急不徐地來到了大廳裡頭，只見李敦正難得的板著臉，坐在大廳主位，張大了眼瞪著李龍飛一步步走進來。

李府的大廳不小，幾乎快有尋常人家三倍大的寬敞，裡頭的桌椅都是玉砌雕琢，牆面也掛滿了名劍書畫，甚至的頂樑的裝飾都還以金粉雕塑了龍虎鳳祥之姿，顯竟了大富人家的氣派。

李龍飛漫步而來，雙目一掃，大廳兩旁不少長輩也在場，嚴老、二伯，大媽、二媽、小姨，大姐、二姐、四姐、小舅子，甚至連李老太太都坐在李敦的旁邊，慈祥地看著自個。

「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怎麼這麼大陣仗？」李龍飛在心底嘀咕著。

還在想著呢，就聽到李敦嚴厲的語氣說，「孽子，還不跪下？！」

李龍飛嚇了一跳，他第一次聽到一向寵溺自己的父親這麼兇對著自己講話，還稱呼自己為孽子？當下本能想先照辦再說。

但是他一向頂撞慣了，剛起了下跪的念頭，馬上嘴硬回道，「我做錯了甚麼，為甚麼要我跪下？！」

李敦更加生氣了，拍了椅子旁的靠手怒道，「你還敢說你沒做錯事！你到現在都還在狡辯！」

「那你說，我做錯了甚麼？！」李龍飛這時也怒了，站在那生氣地說著。

只聽到一個聲音說道，「三弟，先息息怒，至少讓十四姪知道他犯了甚麼錯，再說也不遲阿？」

李龍飛一聽聲音，頓時一喜，轉頭看向聲音來源，只見一個滿臉鬍鬚的漢子，站在那，正經八百的看著自己，只是他眼神中的柔和，卻洩漏出了對李龍飛的疼愛。

「大伯，你甚麼時後回來了，怎不跟我說一聲！」李龍飛頓時一喜，連忙就要靠過去。

說到這個大伯，對自己最是疼愛，除了爹親娘親奶奶之外，整個李府就屬他最寵自己，只可惜他平常都在外江湖行走，少有回來家裡的時後，但每次回來，都帶給自己不少新鮮的玩意，是李龍飛最親的人之一。

「放肆，誰准你隨便離開了！給我站好！」李敦見狀，卻是一拍石椅扶手，站起身指著李龍飛大罵。

「我又沒怎樣！」李龍飛同樣不干示弱，轉頭過去大吼。

「你…！」李敦更火了，他瞪大了眼，差一點就要衝上去賞李龍飛一個巴掌。

眼看氣氛火爆，大伯連忙出來打圓場，他沒理會李龍飛，而是對著李敦微一蹙眉說道，「三弟，十四姪他剛睡醒，想必甚麼事都還不知道，你好歹先讓他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這才好讓他認錯阿。」

李敦沉默了半晌，這才哼一聲，頭扭了過去說，「好，那你們跟他說說，他到底做錯了甚麼！」

「嚴老，我犯了甚麼錯，你倒是說一說！」李龍飛知道這事肯定不小，否則也不會讓大伯都這樣開口，轉過頭，看著一旁的嚴大主管問道。

嚴老站在旁邊，早已準備好說詞，嘆了口氣，看著李龍飛緩緩說道，「少爺，昨天晚上，十小姐的丫鬟她…她上吊死了！」

「阿！」聽到這消息，李龍飛這時也傻了。

上吊自殺？莫不是那天因為自個…？

要知道，李龍飛平常雖然調皮慣了，卻也沒出甚麼真正的大紕漏。

那些奴才雖然常被他搞得一團亂，但頂多睡一覺就沒事了，從來沒有因為他而受過甚麼大傷或出了甚麼大事。

這時聽到冬菊上吊自殺了，他臉色也是變了，原本該有的底氣一下子沒了，站在那不知道該怎麼辦，握住的拳頭都鬆開了開始發抖。

只聽到嚴老繼續說道，「事情的起源是…冬菊的弟弟，沈海他在前幾天前，不知道為了甚麼，不告而別，離開了李府，讓冬菊倍受打擊…」

「…爾後，王小石那混蛋，居然又趁著她意志消沉之際，趁機…趁機誘騙玷污了對方，之後的事，便是冬菊一時想不開，在牆上留下血書後，上吊死了。死的地方就在她房外窗前的樹下，鞋子還整整齊齊地擺在墊腳的石頭前面…」

嚴老雖然眼神中有些責備，但說明的話語中盡是把錯推給了王小石，隻字不提李龍飛三個字。

但李龍飛這一聽，可聽懂了，難怪，難怪早上本來應該在自己身邊伺候的王小石，居然不在房內等自己，而是由自己親娘來幫自己穿鞋。

難怪，難怪剛剛進來大廳的時候，眼角瞄到寶儀姐的眼睛紅腫腫的。

難怪，難怪自己爹爹發這麼大的脾氣，發這麼大的火，而疼愛自己的大伯，也臉色不好。

這一切的一切，都因為自己跟王小石，逼走了沈海，害死了沈冬菊…。

可他再轉念一想，這事跟自己說真的，也沒直接相關阿，自己不過是摸了摸冬菊屁股，並在比武場上打贏沈海而已。

是沈海自己開口挑戰自己，而自己又「光明正大」打贏他。

至於摸沈冬菊的屁股，當下她已經改口說沒這回事，事後自己也沒再碰過她，現在她自殺死了，再怎樣也該算在那王小石頭上，跟自己沒關阿！

只聽到李敦聽完嚴老的說明後，沉聲罵道，「孽子，你現在知道自己錯了嗎？」

李龍飛原本已經有些心虛，被這麼一罵，一股氣又上來了。

他眉頭一皺，哼了一聲說，「就算冬菊死了，那又與我何干？沈海打輸了我，沒臉留在李府，走了是他的損失，至於冬菊上吊，那是王小石自個惹的，為甚麼我要替他頂罪？！你叫小石子自己出來跟我說！」

李敦氣極反靜，他深吸一口氣，坐回了主位之上，冷笑說道，「王小石他已經被我送去城內的衙府審判，但要不是他仗著你的勢，也不至於敢犯下這種大錯。你身為主人，縱容奴才犯錯，理當負起責任，你還不認錯？」

事實上，從李敦知道這事之後，他就沒打算讓王小石跟自己兒子再見面了。

畢竟這事悠關人命，而這條人命，不管如何，都算在王小石頭上了，自己教訓兒子，只不過是要壓壓他的氣燄，讓他學乖一點罷了，怎可能真的讓他與王小石對質。

但李龍飛卻不理解，他怒道，「我沒有錯，不是我叫他做的！你叫他出來！你叫他出來！」

李敦這時再怎麼疼愛兒子，也按捺不住，站起身指著李龍飛道，「孽子，我之前就是太放縱你，這才讓你闖出這樣的大禍來。」

「現在不管你認不認錯，我已經決定了，從今天起，我剝奪你在李府內的地位，罰你去思過庭內面壁兩年！等你兩年後知道悔改了，再決定要不要放你出來！」

李龍飛一聽，腦都傻了。

那思過庭雖然叫庭，但其實是個大院子。

它蓋在胭脂山山腳，離李府只有兩三里遠，是專門給李家府上犯錯的人在那面壁思過用的。

大伯二伯李四娘等人一聽，雖然早知道這事頗大，但想不到李敦居然強硬到這地步，連忙上前你一言我一句，勸說阻止李敦，希望他收回這命令。

李龍飛站在那裡聽到李敦的話語，雖然知道自己錯了，但他倔強慣了，如果好好說，他還聽得下去，但李敦擺出這麼大的陣仗，又當面訓責他，最後還直接罰他去思過庭面壁思過兩年，他反倒嚥不下這口氣了。

他抬起頭來說道，「那這樣說來，王小石身為我的隨從，他犯了錯我得承擔，那王小石也是李府的奴僕，他犯了錯，你是李府的主人，你不也有錯！」

這一句話說出口，李龍飛就後悔了。

但看李敦氣得臉色漲紅轉紫，指著他鼻子大罵，「你、你這個小畜牲！敢跟我頂嘴！」，跟著一個箭步衝了上來，啪一聲一巴掌打在李龍飛左臉上。

李龍飛被打得眼淚都飆了出來，驚得捧著臉呆在那裡，一時間，老太太跟大媽還有李四娘都衝上來一人抱著一邊，阻止李敦再打第二掌，李四娘更是用身體護著李龍飛對李敦大叫，「你幹甚麼，兒子有錯就好好跟他，用得著打嗎！你這樣打，打傷了人，要怎麼辦！」

大廳上你一言我一語亂糟糟的，李龍飛強忍著眼淚大叫，「如果我有錯，你也有錯，你也有錯！」

「你說的沒錯！你們都有錯！都該償命！」，就在此時，一個渾厚的聲音傳進了每個人的耳中，將大夥都震得耳朵發疼，頓時所有人一片措愕，安靜了下來。

1. 兩個選擇

嘩啦一聲，李府的屋頂突然破了一個大洞，徐徐陽光從上撒落下來，一時間，全部人都靜了下來，唯有一個身穿灰袍的道人，從天而降立在半空說，「你兒子說的沒錯，你們都有錯！」

那道人細眼尖鼻，兩個眉毛連成一線，表情甚是滑稽，但是大廳裡沒有一個人敢笑出來，甚至連看第二眼的都沒有！

要知道，這大陸上，仙人無數，但凡俗更加眾多。一直以來，仙人跟凡人世界是很少有牽扯的，就算東萊國當初跟那三位仙人大戰，其境內的小國也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畢竟仙人要是殺害了凡人，那可是罪孽纏身，會受到天譴。

可這不代表仙人就不敢殺害凡人，相反的，更多時後是仙人視凡人如草芥，殺與不殺，只是懶得計較而已。

就像人們不會特意去思考要不要將庭院的蟻螻給踩死罷了。

李府雖然是官府，但也只是凡俗國家北都內的官而已，一般凡俗，哪見過仙人，這時看到灰袍道人飛在半空，一個個都嚇得跪了下來，不敢再有甚麼舉動。

李敦這時臉色一沉，身為北都官員，雖然他見識不是太多，但還是聽過一些仙人的事跡。

他知道仙人分好幾種，這種會飛的仙人，實力已經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哪怕李府上下後天二流高手一堆，但也不見得能擋得住對方，當下心道事情不妙，恭身跪拜說道，「仙人駕到，李府不察待慢之處，還請仙人見諒。」

畢竟這仙人破頂而入，而心中的危機在那，哪怕他貴為一府之主，又是北都官員，這時也只能像平民一樣，跪拜在那，乞求仙人原諒。

就聽到那灰袍道人冷冷説著，「你那兒子，平白無故害死了一名良家女子，本來這事我不該插手，可那女子的兄長正好近日拜在我門下。我今天不為別的，只為你兒子而來。你若知趣，就退到一旁，否則別怪我連你的帳一起算下。」

李敦一聽，臉色更加的難看，連忙磕頭道，「上仙大人，此事其實不能全怪孽子，此事是由在下的奴僕所做，孽子他還小，還請上仙大人多多見諒，李府全家願為上仙大人做牛做馬，只求上仙念在孽子還小，饒他一命！」

別說李龍飛不是主謀，就算真的是李龍飛害的，身為自己的獨子，李敦怎樣也不能看著他白白去送死。

可那灰袍道人聽完卻是冷哼一聲，啪一聲丟下一具屍體，從半空摔下斷成數截，死得不能再死，面容還帶著惶恐跟害怕的神情，不是王小石還有誰？

眾人見到這驚悚的一幕，更加害怕得起來，幾個女眷忍不住，吐得吐哭得哭，亂成一片，就連李龍飛看到王小石的頭顱，心中也是害怕到了極點，發抖著不敢發出聲。

那灰袍道人又說道，「主事者我已經殺了填命，但他仗勢欺人，要不是有主子一直以來都允許，怎會犯下這種大錯？你說你孽子無知，但無知也有錯，你若是自認為官公正，就退到一旁去，由我來處理。」

李敦這時候更加驚怒了，他此時哪會不知，這灰袍道人今天分明是衝著自己兒子而來，可他晚年好不容易得到這兒子，剛剛關上門教訓自己兒子也是為了讓兒子有所成才，但現在仙人找上門來，如果還讓自己兒子出面認錯，那可是殺生之禍阿！

他心中一怒，咬牙一抬頭，原本畏懼的心底頓時沒了害怕，衝到大廳一旁的壁上，抽出掛在牆上的一把名劍，朝著灰袍道人衝去。

後者見狀，只是嘴角揚起一抹譏笑，跟著手一抬，一團小火球噴射而出，也不見有多快，可碰觸到李敦的長劍，頓時後者像是冰雪見到陽光似的，融化成一灘液體紛紛滴落。

李敦慘叫一聲，虎口被那鐵液燙到，整個手立刻紅腫起來，將剩下一半的長劍甩落在地，跪倒在一旁。

原本李府還有其僕役想動手，見此情況，才明白仙人比傳說中的更加可怕，哪怕是二流高手，在仙人面前，也是不堪一擊，想來就算是先天高手，怕也是只能落敗而已。

「給我上，誰能幫我渡過今天這一關，我賞金千兩，再將我小女兒嫁給了他！」看到眾人的眼神，李敦怎會不知道他們的想法，他心中一緊，大聲喊道，希望能利誘眾人出頭。

這話一出，頓時不少僕役眼神躊躇了起來。

的確，仙人是很讓人畏懼的，可是若能當上李家的乘龍快婿，那一輩子可就都不愁吃穿了。

而且李敦的小女兒李寶儀，那可是李府上下除了李龍飛之外，最受人羨慕的對象，不只長得漂亮，還備受眾人寵愛，若真的能娶到這樣的美嬌娘，那死也甘心了。

「拼了！我就不信仙人架得過我們這麼多人！」

一個平常膽子較大的僕役，大喝一聲，提刀就朝著那灰袍道人衝去，眼神中盡是一片瘋狂。

其他幾個僕役看到有人起頭，紛紛也衝上去了，甚至有幾個擅長暗器的，甩手就是幾柄飛刀毒鏢射了過去。

「呵呵…找死的人真是不少！」

可那灰袍道人絲毫沒有一點緊張，一雙眼瞇了起來，口氣冰冷到了極點，跟著也沒多做甚麼，背後的一把桃木劍頓時嗡鳴而起，霎時間滿室的寒意吹過，將眾人愣了一下。

等眾人意識到危機時，那桃木劍已經將所有暗器一一打落，跟著將那些出手的僕役頭顱都給砍了下來。

直到死前，那些僕役仍張大了眼不敢相信，自己苦練多年的武藝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李敦此時已經停止了慘叫，他張大了口，無法置信地看著這一幕，直到此時，他才真正意識到，這名灰袍道人舉手之間便可將李府全家上下滅得一乾二淨，而自己等人跟本毫無招架之力。

他再也不敢反抗，只能爬到仙人面前，咚咚咚拼命磕頭，磕到額頭都流了血，顫抖著聲音說道，「大仙饒命，大仙饒命，小兒真的不是故意的。大仙明鑑，俗話說養子不教父子過，老夫願意以一命換小兒一命，求大仙開饒，求大仙開饒。」

旁邊眾人一聽，都露出了萬萬不可的臉色，但那灰袍道人在上，誰也不敢出聲，只是一直用眼神示意李敦不可。

李龍飛看到平常寵溺自己的親爹磕得頭破血流，又看到那灰袍道人一副看好戲的樣子，心中原本的惶恐轉為怒氣，這麼一急一氣，忍不住站了起來大喊，「我就在這，有種對著我來，不要找我爹爹跟其他人的麻煩！你要找我，我出來便是！」

那道人眼神一瞇，陰冷笑道，「小子倒是有種。」

李敦聽到李龍飛這話大驚，他轉身就是一個巴掌帶著怒火甩了下去，「孽子，閉嘴！」

這一掌比早前那一掌還要重還要狠，打得李龍飛差點暈了過去，但他長期練武，已經有些底子，偏偏卻沒暈倒，他哭著說，「大丈夫敢做敢當，剛剛你既然都說我有錯，那我現在就出來認錯，不你為甚麼又罵我？」

李敦一聽，心裡頭急阿，他剛剛鐵了心要自己兒子認錯，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也，現在聽到兒子為了救他開口認錯，心底雖然也些欣慰，但那更是讓他著急起來。

他這把年紀，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今天李府這一劫已經難以度過了，可正因如此，他更不能把兒子交出去。

一旦交出去了，那李家可就斷後了，他就算再怎麼怕死，也得保住兒子。

李敦轉身大喊，「上仙大人，孽子無知，滿口胡言亂語，是在下教導有錯，請上仙大人拿老夫的命來還，請上仙大人原諒孽子，給他一個機會吧！」

就看到那灰袍道人慢慢盤腿坐在半空，頗富饒趣地看著李敦跟李龍飛說，「既然這樣，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欺你們，你們兩個自個選一個，拿一條命來還我徒兒親姐的命，這事就到此算了！」

鏘一聲，那桃木劍從天空中落到了地，雖然是木劍，周身卻繞著一股劍氣，比尋常凡鐵做的劍還要銳利。

李敦瞧了瞧灰袍道人，右手顫抖著拿起了木劍，跟著轉身看著自己兒子流下淚說道，「飛兒，以後李家要靠你了。」

即便李龍飛再怎麼紈絝，看到如此，也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不、不、爹！爹！不要這樣，是我的錯，我來承擔，我來承擔，你不要這樣！」，他起身想要撲上前搶下木劍，但大伯二伯跟嚴老都上來拉住了他。

李敦微微一笑，臉上老淚縱橫說道，「傻孩子，爹年歲已高，以這條命，換你一條命，值得了！只可惜爹爹還有老母，還有妻女，以後你要乖乖做人，照顧李家大大小小，你知道嗎？」

「爹爹！」李龍飛又驚又懼，哭紅的雙眼第一次流露出無助，心裡也是頭第一次後悔萬分！

從小到大，他不管犯了甚麼錯，都有爹爹撐著，所以他也有有勢無恐，心底頭更隱隱有誰能耐我何的得意；如今他第一次發現，爹爹也擔不下來，心中的那種惶恐害怕，叫他不知所措。

李敦沒有管他，而是又看向李龍飛身後的李府眾人，他看到李老太太滿臉淚流說不出話來，他看到自己大房二房跟一眾女兒都不斷哭泣，他看向自己大哥二哥都是滿臉不捨，最後，他看向自己的四房，李四娘，他輕輕說道，「娘子，以後飛兒的事，就交給妳教導了！」

李四娘泣不成聲，只能點頭答應，無奈地轉過頭去。

而李龍飛驚懼到了極點，卻突然胸中一口氣憋到底喘不過來，腦門轟一聲，掙開了眾人的拉扯，一步邁向李敦身前，想要將木劍搶下。

他速度出奇的快，快得有如箭步一般，轉眼就到了李敦面前。

但李敦只是慈愛地看著他，沒有猶豫，在李龍飛伸手正要觸及自己的那一刻，木劍早一步刺入胸口，穿心而過。

一瞬間，李龍飛的世界彷彿靜止，看著眼前的爹爹身死人亡，攤倒在地，再也沒有起來。

而死前，爹爹那慈愛的眼神，仍舊緊緊看著李龍飛不放，彷彿要將他那寶貝兒子的身影，永遠烙印在自己心上一樣，至死不忘。

1. 求仙路

一直以來，李龍飛雖然頑劣，但他多少都還懂得一些分寸。

在他心中，只要不是太誇張的情況，爹爹都會原諒自己。

而自己的爹爹，李敦，就是撐起自己那片天的大樹，在那樹下，自己無憂無慮，只管玩耍就好。

但是忽然間，樹倒了，天塌了，而砍下那大樹的人，就是自己。

李龍飛望著眼前倒下的父親，不敢再前。

他的手明明只差一點就碰到了，但卻像是隔了一層膜，無法跨過去。

身旁兩道風吹起，那是他的大伯與大媽衝了過去。

他雙手顫抖，不敢相信倒下的那個人是父親。

一切聲音都停了，就如一個無聲的戲曲一般，在他面前上演。

他仰天大哭，瘋狂的哀號，哭得李府的人都聽不下去，但他自己卻甚麼也聽不到。

其餘眾人礙於灰袍道人還在，沒人敢上前做些甚麼。

那灰袍道人見到眼前的情況，也不在意，手一揮，頓時木劍飛起，轉身準備收劍走人。

雖然眼下的情況跟他想像中的不太一樣，不過那也無妨，在他心中，那姓李的小子只是多活幾年罷了，自己遲早會收了他。

就看到那木劍飛起的一瞬間，李龍飛突然雙手死緊緊地握住了那沾滿了血的木劍，眼神發狠地瞪著他吼著，「你不要走，你不准走！你殺了我爹爹，我要報仇！我要殺了你報仇！」

那木劍雖非鐵器，但卻鋒利無比，此時李龍飛握著，也不知道木劍上的血是李敦留的，還是李龍飛新滴上去的。

李府眾人一聽，頓時慌忙衝了過來，那大伯更是手刀一砍，擊在李龍飛的脖子上，試圖將他打暈。

李敦的大哥李忠，在江湖上打滾許久，武功已經半步踏入一流高手，手勁大得很，此前也是他在比武場上暗中助了李龍飛一把。

想不到此事卻成了這次悲劇的導火線之一，他心中的悔恨不比李龍飛輕，但此時此地，卻明白得先保助自己小弟的血脈才行。

他這一擊，因為怕打傷了李龍飛，所以只用上了三分力，希望他能就此倒下，待到之後再做打算。

可李龍飛像是沒有感覺，仍是緊抓著木劍對著灰袍道人大喊，「殺人償命！你殺了我爹爹，我就要你償命！你不是要殺我？你下來阿！你下來阿！」

就看到那灰袍道人轉過身來，兩眼冷冷看著李龍飛，嘴角似笑非笑，卻是讓人望之心寒，李忠心底一緊，他已經死了三弟，可不想連三弟唯一的兒子都死了。

一咬牙，手上多加了點勁，以五分力道打了下去。

但李龍飛仍是身子一晃，隨即又張口準備大叫，就在這時，李忠的二弟李仁，衝了出來，伸手掏出一條沾滿迷藥的手帕捂住了李龍飛的口鼻。

李龍飛只感到一陣暈眩，立馬倒了下去。

李忠見李仁抱住了李龍飛，連忙跪地一拜，顫聲說道，「小姪無知，望大仙念在他剛死了父親，原諒他的口不擇言，饒過他一命！」

那灰袍道人面無表情説道，「我剛剛已經饒他一命，但他既然不知好歹，要我殺他，那我便成全了他，讓他跟他爹一起投胎是了！」

說完手一揮，李龍飛手中的木劍再度飛起。

就在此時，天空中一聲長嘆，一陣洪大的聲音說道，「天寶師弟，你既然已經取了一命，那剩下另一條命，也該饒了吧。」

那灰袍道人臉色微微一變，似乎想到了甚麼，愣了幾秒，冷哼一聲，這才轉身就走。

只見天空中一個人影凝聚，一道光影射進了李龍飛的眉中，那聲音說道，「我將此子的記憶封印兩年，兩年之後，封印自解。若不是如此，我怕他受不了這等刺激，又會再想辦法找我師弟報仇。」

「你們李府先祖曾經對我有恩，我以此一報，從今以後，再不出手，你們好自為知吧。」

李府眾人聽完，連忙磕頭道謝，那聲音來得快去得也快，轉眼間天地又恢復自然，再無任何仙人的聲音，但眾人仍是為跪在地上，久久才敢起身…

※※※

經此一事，李家主人雖仍掛名李敦，但實際上卻是由李老太太跟李忠李仁一起處裡。

對內，李家大大小小都被囑咐了對此事封口，絕口不在李龍飛面前提起，只編了一套說詞，說是因為冬菊的關係，北都皇上下令將李敦調派至別處，而王小石則是被定罪判死。

對外，李仁則親自前往了北都皇城，說明了事由並由皇上指派新的繼任下來。

李家的格局從此變了，主事者暫代為李仁，而原本李敦妻小一脈，雖說仍是住在原處，卻從此不再發號命令。

李龍飛自然也感受到這樣的變化。

雖然他覺得眾人見自己的眼光似乎都跟過去有點不同，但他一向我行我素慣了，倒也不是很在意。

而他記憶中父親跟自己相處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責罵自己，並要他去思過庭面壁兩年。

雖然一開始氣憤難耐，但在母親跟祖母的勸說下，他也就乖乖進了思過庭待了兩年。

這段時間，他難得的靜下心來讀書，加上他天資聰穎，很快的，這兩年讀的書比起常人讀了十幾年的書都還要來的多。

但自己的大伯李忠，更是不知道吃錯甚麼藥，在這兩年內不再去外面闖蕩，而是心無旁騖地留在家中，強迫他進行了許多超高強度的習武訓練，甚至動不動就板起臉孔一陣責罵鞭打。

要不是同時間李忠也以不少珍貴無比的藥材替李龍飛淬練身體，怕是後者都要以為大伯要謀害自己了。

好在這樣的習武成效也非比尋常，短短兩年內，李龍飛居然硬生生提升到二流高手頂峰，只差一點，就踏入一流高手，可以在江湖上開宗立派，成為一方宗師。

當然，這也只是武功「堪比」二流高手頂峰而已，實戰經驗上，仍是少之又少，不過這也夠了驚人了。

兩年後的某一天，他的娘親李四娘，照慣例，又來到思過庭中來見他，還沒走進屋內，便聽到李龍飛在庭中練武的聲音。

「飛兒，你最近看起來練武練得很勤阿？」李四娘雖然經過了兩年歲月，但臉上卻不見風霜，反而更加的年輕，卻是這兩年保養有功，常保青春了。

「可不是嗎，娘，最近我可真的練得很勤阿，大伯請的那些師傅真沒有在對我留情的。」李龍飛一邊扎步打著正拳，一邊轉頭看向剛進庭的李四娘，「要不是我前幾天剛喝下四姐夫從藥鋪那抓來的幾帖補氣丹，加上二伯帶給我的瘀傷藥，我這會兒準還在床上哀滾著呢。」

李四娘慈祥地看著自己的兒子，雖然兩年前兒子闖下了大禍，但經過這兩年的思過，不管是在氣質上還是心態上，都好了很多。

雖然偶爾還是會鬧倔強，但以前那些調皮搗蛋都少了很多。

「若是他父親見到了他的變化，不知道是否會感到欣慰…」想起了李敦，李四娘原本平靜的心起了些波動。

但在兒子面前，她卻藏得很好，仍是帶著笑容，聽著李龍飛叨叨絮絮訴說著一些事情。

眼看兒子練得正勤，李四娘微微一笑，正準備轉身離開時，卻突然發現李龍飛停下了聲音，忙詫異地回頭看了過去。

只見李龍飛眼神中有些迷茫，原本正要打出的拳頭微微顫抖，跟著似乎不敢置信地望向自己，然後兩行淚水不自主地從眼中流出。

「飛兒…你…還好嗎？」李四娘心中一驚，雖然不知道怎麼了，但卻下意識心底一緊。

李龍飛紅著眼，突然大口一吸，想要說些甚麼，卻又說不出口，最終轉過身子，背著李四娘，顫抖著身軀問道，「娘....爹爹他...爹爹他，是不是死了？」

其實李四娘此次前來，本就是因為兩年期限將到，擔心自己兒子恢復記憶時出了事這才過來一看，此時聽到李龍飛一問，心知該來的避不了，也是眼眶一紅，嗚咽說道，「飛兒...你想起來了？」

李龍飛再次轉身看著自己母親的背影，他腦中記憶一下子全都恢復了，思緒很快的前後貫通，他渾身發抖，跪下來磕了好幾個響頭後說，「…孩兒，孩兒都想起來了。是孩兒不對，孩兒的錯，是孩兒連累了爹爹和娘親等人。」

李四娘轉身將他扶起，搖搖頭說，「一切都是命，如今你雖然憶起，但那都已經過去了，以後你好好做人，別讓你爹爹丟臉，你說好不好？」

李龍飛沒有說話，只是不斷的哭泣，好像當初那時的淚水，至今都仍未乾竭。

當夜，李四娘沒回到府內，而是留在這思過庭照顧起李龍飛。

接下來幾天，李龍飛雖表面上漸漸不再那麼悲痛，但他心底卻是不斷的回憶當年的畫面。

他本性本來就不壞，早前的調皮搗蛋多是被寵出來了，如今想起了自己的過錯，倒似一夕之間長大不少。

一段日子過後，李四娘看李龍飛似乎沒甚麼大礙了，加上許久沒回李府，所以打算回去一趟，順便也跟李太太說明李龍飛的情況。

只是她尚未跟李龍飛提起，李龍飛卻已經先找上她。

「娘…」

「飛兒，怎麼了？」李四娘看著眼前這個兒子，這段日子他清瘦不少，心底有些心疼；李龍飛頓了一下，沒有說些甚麼，只是許久之後，他才退後一步說，「娘親，孩兒已經下定決心！孩兒要去求仙，孩兒要當上仙人，將爹爹救起，並報仇雪恨，孩兒自知犯了錯，古人有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我定要彌補起我的過錯。」

李四娘倒吸了一口氣，驚呼著，「求…求仙？你在說甚麼傻話？仙人都是天上星星掉下來的神明，你一個小小的孩童，求甚麼仙！」

「不是的，娘，孩兒這幾天查閱古書許多，古遠的時候，仙人也是有從凡人修練起的；書上古人曾說，這天上仙人天生天長的很少，多半的還是從凡人修練開始。既然如此，孩兒也去求仙，等成了仙，就找那仙人算帳，必定要報此仇。」李龍飛拿起手中的一捲書籍，對著李四娘說道。

李四娘聽完這話，腦子發慌無法運轉，她從沒聽過這事，而自己的丈夫兩年前過去了，現在兒子又說甚麼要去求仙，整個人不由得有些暈眩，看著李龍飛手中那卷有關神仙的記事書，她臉色蒼白退了兩步，扶著一旁的假山說，「你…你…你爹爹為了你犧牲了自己，你現在說甚麼要去找仙人報 仇，你這不是讓你爹爹白白送掉了一條命嗎？」

李龍飛搖搖頭說，「娘親您說錯了，孩兒並不是要現在就去報仇，孩兒要去求仙，等當上了仙人，才去報仇！」

「那有甚麼差別！那仙人法術那麼高強，肯定是一名傳說中的大仙人，你一個凡夫俗子，就算真的當上了神仙，怎可以又找他去報仇！」

李龍飛沉思了一下，知道自己娘親的擔心，於是改變說法說道，「那仙人當時逼著爹爹自殺，又想殺了孩兒，雖然孩兒有錯，說到底，也是因為那仙人仗著自己有仙法才敢這樣蠻橫不講理…既然娘親擔心，那孩兒便不去想那報仇一事，但一旦孩兒成仙，以仙人的法術，想必有辦法救活爹爹，屆時咱們家又可以一家團圓了！」

李四娘一聽，雖然心中知道自己兒子倔性不可能改，但一想到若是李敦真的復活了，那自己日夜苦思的那人又能回到身邊，想到這，不免有些動搖。

她看看李龍飛，知道這孩子從小就很倔強，這兩年雖然脾氣好轉，加上恢復記憶後看起來懂事許多，但這時性子倔起來，恐怕自己是阻他不了，再說這念頭雖說不妥，但孝心立意很好，一時之間難以反駁。

無奈之下，她只得暫緩兒子，便說道，「你這不孝子，你想去求仙，那李家後裔怎辦！這事，我一時也拿捏不準，你先去問過你祖母，問過你大伯再說。」

李龍飛聽母親這麼說，想一想覺得應當如此，於是點頭同意；當晚兩人便離開了思過庭，回到李府要找那李忠李仁與李家祖母說明此事。

回到李府，兩年沒進，李龍飛看到那紅漆大門依舊，那大門兩旁石獅跟兩條金龍依舊盤繞，但最疼愛自己的親爹已經不在，心下一陣黯然，眼眶不由得又紅了起來，他走進了府內，此時李家祖母與大伯正圍繞在飯廳，聽到下人回報李龍飛回來，不由得又驚又喜忙出來迎接兩人。

1. 孽孫

那李府此時正在晚膳，李老太太跟著兩個兒子及一眾子孫正在大餐廳裡吃飯，突然聽到李龍飛跟李四娘回來，眾人一陣嘩然之後，忙出門迎接兩人。

只是當見到李龍飛臉上神情，再想到兩年之期差不多到了，眾人臉上表情均是極為複雜，千言萬語不知道從何說起，。

李龍飛踏進房門，叩頭便向李老太太拜道，「孫兒不孝，請祖母大伯們原諒。」

李老太太這時已經近九十大壽，被李龍飛這麼一拜，想起了兩年前死去的兒子，也是一陣熱淚說道，「好、好、好，哀家雖然少了一個兒子，但多了一個乖孫回來，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快坐，快坐。」

其他眾人連忙在李老太太身邊空下一個位置，要李龍飛坐上去。

只見李龍飛淚流滿臉搖頭說道，「祖母，飛兒今天不只是來求原諒的！飛兒今天還是來請示祖母，讓飛兒能夠去求仙，等當上仙人，飛兒想復活爹爹回來。」

李龍飛知道報仇在這眾人面前不可說出口，所以只有剛剛跟母親提起，現在這人多嘴雜，要是復仇一事流漏出去，恐怕會替李府惹來災禍，於是只說了想要復活父親這一個想法。

那李老太太一愣，雖然心中也曾想過自個兒子若是還在就好，但她從沒想過人死還能復活，而且這求仙一事飄渺無常，哪是說求就求得到的。

縱觀北都的歷史裡，出過多少名將名師，可卻少有聽過出了甚麼仙人，這求仙一事怎麼可能說求便求得到。

何況一旦成仙，便等於與凡塵絕緣，那麼自己兒子李敦這脈，豈不就又等同於斷了後。

況且仙人裡，也不知道是否真有那能讓人起死回生的術法。

這孫不提還好，一提起這事，再度刺痛李老太太心中的痛，她頓時一股心火衝上頭來，越想越氣，臉色轉眼變得鐵青，怒不可遏罵向李龍飛，

「你爹爹為了救你，連命都沒了，如今才兩年不到，連守孝三年都沒過，你就想離家，李家怎會有你這樣的不孝子孫，哀家怎會有如此剛愎自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孽子孽孫！」

她這番話可說是自李龍飛懂事以來，第一次有人這麼重地責罵他，聽得他是眼眶泛紅，心底酸楚難過。

可他越是難過，骨子裡的倔強越是浮現，在他心底深處有個聲音喊著，自己明明是孝心想要救父，怎麼反倒好像成了錯事。

對，他是犯了大錯無誤，可是他不也因此痛改前非，想要扭轉乾坤嗎？

怎麼就沒人能了解？

李龍飛心中一片悲憤茫然，四周眾人也都是安靜沉默，雖都知道李龍飛這是出自一番孝心，只是此事太匪夷所思，一時間卻也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是好。

更有幾人，同樣暗自偷罵。

「這不肖子當年害死自己爹爹，如今又在這說瘋話；這仙人如果如此好當，那自己早就去當了，還等得著你去求仙？果然這麼多年了，還是個養尊處優的富二代而已。」

李敦的大哥李忠處事老練，想了一陣子之後才嘆口氣説，「賢姪能有這孝心很好，但這世上，哪來那麼多仙人，現在你才幾歲，咱三弟一脈又只剩你一個獨子，與其去求仙，不如好好練武或習文，以後成為一個大官或是一流高手都好。」

「何況你這麼一走，你爹爹一脈怎辦，要知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爹爹為了你已經先我娘親一步離去，如今你如果不留個後，那可是不只你不孝，更也間接讓你爹蒙上不孝的名聲阿。」

一旁李四娘跟嚴管家連忙附和，直說認同。

李龍飛卻咬了咬牙，搖搖頭。

他年紀漸長，對於傳宗接代之事也略有耳聞，可他從書上得知，求仙拜師，通常是越小越有希望，因為那成仙一路要能了卻雜念，可成年人在凡塵內打滾越久，俗念越多，就算能成仙，也走不遠。

所以很多仙人收徒都是打小培養起，像他這樣十二歲才去求仙的，已經可以說是十分晚了，如果等到結婚生子，那更是沒有希望入門了。

他堅持自己的想法，開口說道，「我知道求仙困難，也知道傳宗接代的重要性，可就算我再怎麼努力，爹爹能回來嗎？不能！可如果我當上仙人，那將爹爹救活，自然一切都解決，也沒有甚麼傳宗不傳宗的問題，不是嗎？」

「而傳宗接代雖然事關重大，但成仙一路，越早越好，我已經晚了許多年，再晚下去，怕是連拜進仙門都無望。後繼一事，當年爹爹曾收寧哥哥為子，現在他名義上也是我父親這一脈，由他繼承，也沒有任何不妥。」

「如果孩兒真的求仙不成，幾年之後，必當回來傳承後代，也算是給我爹娘一個交待。」

李仁聽到這，心中一喜，表面上仍是不動聲色說道，「這怎麼成，寧兒他在你出生後，就已經不是正統繼承人了，現在再換回來，怕是有些不妥。」

李府一脈，雖然只有數代，但也是有許多分支，一些較無希望繼承的都去外打拼了，剩下李敦李忠李仁三人，當年都是有機會繼續府主之名，但因為李敦為人正派，被北都皇上喜歡，指定為官，所以自然成了李府之主。

李忠因此還去江湖闖蕩了一番才回來，現在李龍飛說要把府主之名讓給了李仁的兒子李寧，雖然說名義上還是李敦一脈，但這對李仁來講已經是十分不錯的事了。

李龍飛對此並不知情，他急著說，「二伯一向對我跟親爹一樣好，寧哥也跟著我一起長大的，現在我父親沒了，我要去修仙，如果能把府主之名交給寧哥，我相信這對我大媽跟娘親等人，是最安心的選擇。」

李忠聽到這話，再瞄到李寧的眼神流動，心知二弟已經動了心念，如果他再勸說，怕是換二弟埋怨自己了。

他嘆了口氣，心底雖不捨三弟，可不論三弟還二弟，終歸都是李家自己人，沒必要壞了自家的和氣。

既然三弟已死，如果讓二弟接任李家掌事，倒也不是一件壞事，只是這事終究委屈了三弟一脈，一念及此，他不由得望向李老夫人，希望對方能做個定奪。

李老夫人又怎會不知他的想法，可她此時已經氣急敗壞，心中只對這孫的主意極力反感，當下怒目橫視著一旁眾人，瞪著他們是一個個低下頭去。

在她心中，已經死了一個兒子，如今若再出走一個孫子，就算是孽子，但那也是她兒子生的，也是她李家的骨肉阿，怎麼能就這樣失去！

「不成！誰說都不成！只要我還活著的一天，你就不准給我踏出李府家門一步！來人阿，把長公子給請回房去！」李老夫人站起身來，往桌面一拍，怒視著一旁的下人。

這些奴僕一個個面面相覷，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卻沒有人敢先站上來。

誰都知道得罪了長公子，下場可不是那麼好過的。

可這就把李老夫人氣得更重了，她看向嚴總管，臉色沉了下去，「怎麼，哀家的話現在都沒人聽了是嗎？嚴德，你底下的人何時這麼大膽了！」

嚴總管心頭苦笑一聲，站上前去，對著李龍飛躬身說道，「長公子，您還是請回房歇著吧！晚點我再勸勸老夫人…」

李龍飛看了他一眼，心中雖然不願，但也知道此時改變不了甚麼，一言不與，轉身就要回房。

離開之際，扔下了一句話，「奶奶，妳阻止不了我的，只要能復活爹爹，再怎麼困難我都會去做，我一定會把爹爹給帶回來的！」

李四娘眼眶一紅，明白今日這事已成定局，她雖心中五味雜陳，但也明白李老夫人是為了李龍飛好，只得長嘆一口氣，陪著李龍飛回房。

剩下幾人，眼看李老夫人仍舊動怒，這飯也食之無味，紛紛隨口扒了幾下，跟著草草的就結束回房去了。

當天夜裡，李龍飛收了幾件衣服，帶著幾盒金銀飾品，打成了一個包裹背著，便準備悄悄離開李府。

離開房間之際，他看著牆上一幅人像畫，駐足許久，最終忍不住還是拿了下來，卷成一卷，珍惜地放進行裏裡面。

那幅畫是他小時後照的爹爹的樣子畫的，雖然很醜，可是卻是韻味十足。

如今要離開這個家去修仙了，一路上困難重重，帶著這畫只是徒增麻煩，可他卻捨不得這畫，最終忍不住拿了下來。

突然，身後一個嘆息聲傳來，「唉…你終究是要離開家裡，去尋找那虛無縹緲的求仙之道是嗎？」

李龍飛愣了一下，許久才轉過頭來，只見李四娘一臉不捨，雙頰沾滿淚光，紅著眼靠在門邊看著他。

不知道為甚麼，李龍飛下意識地低下了頭，

「孩兒不孝，但不去試這麼一試，孩兒心中總不甘心…」

「試一試嗎？你可知道你這麼一試，也許就把命給賠了？就算沒有，真的尋到仙途，那之後又如何？復活你爹？那我們呢？你就這麼不顧娘，不顧你奶奶，你大伯二伯他們嗎？」李四娘心情少有的激動，強忍著淚光將心中的話一股腦說了出來。

「我…我…」李龍飛心下黯然，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可他與生俱來的脾氣，卻也無法就這樣放棄想法。

「算了，既然你心意已決，那就照你說的做吧！但是你記得，不管怎樣，你都是娘的寶貝兒子，娘已經失去了你爹，不能再失去你…如果拜不了仙門，那就回來吧，娘隨時在這等你…」

說罷，李四娘拿出一袱小包，遞給了李龍飛，跟著不再言語。

李龍飛接過包袱，不敢多看李四娘，朝著自己娘親三跪九叩幾拜，這才轉身朝著大門走去。

來到李府大門，只見一群人已經站在門口兩側，裡頭有大伯二伯，也有大媽跟幾位姐姐們，就連李老太太也由嚴管家扶在人群中，背對著他，不發一語站著。

李龍飛一愣，心中百感交集，朝其他長輩一一行禮，跟著又來到李老太太跟前跪地一拜，然後踏出大門，不再回頭。

李府的一切在他後面，越來越遠，越來越小，而他的心中底，也越來越孤寂，越來越平靜。

正所謂風林一葉下，露草百蟲鳴，從今天起，自己就得孤身一人，獨闖天涯了，想到這，李龍飛不禁有些害怕跟茫然。

可再一想到爹爹，他又咬緊了牙，往前方的路途走去，一步一步，漸漸地消逝在黑夜之中。

1. 覬覦

這一走，就走了一個多月。

一個月以來，雖說李龍飛第一次出遠門，但他平常跟著父親也算是見識過許多事物，加上從其大伯與書中所知不少，倒也不像一般富家子弟甚麼都不懂，得要僕人幫著。

而他前往的目標，是北都國的西方。

相傳在胭脂山以東分支座靈山，名叫九崇山，山上有座道觀，裡頭住的都是仙人，被人稱做靈崇觀，觀內的仙人很是不凡，比起胭脂仙人也不遑多讓。

尤其觀主歐陽上人，更是謠傳活了上千年，每次一睡便是數百年，很是駭人。

雖說靈崇觀每隔數十年便會派人出觀收徒，但選上之人都是極為不凡的神童，李龍飛一來不是甚麼神童轉世，二來也年紀不小了，想進去的機會可以說是十分渺小。

但這仍不足以打消他的念頭，

「既然已經決定求仙，那哪怕再困難，我也要一試，否則，何來復活爹爹的可能。更何況，誰說我一定進不去呢？說不定我機緣不錯，仙人肯收我進去也不一定。」

李龍飛心中豪氣萬丈尋思著。

原本李龍飛第一目標是找尋胭脂仙人所傳下的胭脂仙門，可大伯告訴他，胭脂門不但飄渺雲煙，且傳聞只收女不收男，就算不是如此，以胭脂山的兇險，只怕尚未找到胭脂派，尋仙之人已經命喪於其中。

因此李龍飛思考之後，才打算找尋靈崇觀入門。

其實除了靈崇觀外，據傳還有幾個古老傳說的仙門道派。

如北都國南北千里之外，都分別聽聞有仙門各在一方，南邊是名叫鬼屍門，北邊則是刀仙宗。

但這兩個仙門，聽名字就比靈崇觀遜色一籌，刀仙宗感覺像是江湖門派，而鬼屍門，聽起來更是不太正經，很是邪門，李龍飛自詡出生清白，斷不能去甚麼邪派的。

不過，真正叫李龍飛心動的，則是其大伯說的，在遙遠的西邊，比傳說中靈崇觀再過去不知多遠，有個名叫齊國的國家，裡頭據傳舉國信奉一門赫赫有名的仙門，名叫赤劍宗，其宗主聽說劍法出神，已然成為劍仙，看過其出手的敵人，從沒有一個活下來的，威鎮八方。

這赤劍宗，是李龍飛最想去的仙門。

因為那齊國是真真切切坐落在那裡，而非其他虛無縹緲的存在，何況劍仙，聽起來就是仙風道古，正氣凜然的樣子，李龍飛光是在書上看到，就覺得肯定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仙人樣子。

可現實考量中，它的位置最遠，路途也最久，沿途困難重重，便是大人也不見得能順利到達，更何況是他一個毛都沒長齊的孩童。

因此李龍飛只得放棄這念頭，改而先往西邊的靈崇觀試看看。

不得不說，李府所在的安平縣，縣裡雖不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在之前李敦的治理下，也算是安和樂利，因此一路走來，李龍飛也算是走得平平順順。

只不過，從原本過慣了的富家子弟生活，變成獨自一人在外行走的遊子，李龍飛雖然身上帶了不少盤產，但以他不懂節約的個性，很快的便在第一個月就花了大半。

一想到往後的路途還長，李龍飛看看腰包內剩於的銀兩，雖有些鬱悶，但也明白該省著點用了。

他匆忙出門，其實帶的錢財不多，這些多的銀兩，還是他娘親李四娘給的包袱裡裝的。

李四娘懷胎十月，怎會不知道自己兒子的個性，早在他轉身回房之際，就料到他肯定不會就這麼乖乖聽話，當下就暗中囑咐下人，將幾件細軟收拾成小包裹，方便李龍飛帶著上路。

裡頭除了金卷銀卷，還有不少貴重珠寶，甚至連李四娘隨身攜帶的一只玉鐲，都放在了裡頭。

那玉鐲價值不高，可卻是李四娘心中最珍貴的寶貝，李龍飛還記得娘親曾拿著那玉鐲對著他說，「這玉鐲是當年你爹爹在娶我時，送給我的嫁妝，一直以來我都戴在手上，是我最珍貴的寶物。」

當時李四娘臉上喜悅的表情仍歷歷在目，可如今，這玉鐲卻是失去了主人，擱在自己的包裹裡頭。

李龍飛心中一緊，他暗暗發誓，哪怕山窮水盡，也不能將這玉鐲給弄丟，等自己求仙回來，定要將爹爹復活回來，連同玉鐲，還給娘親，還給李府一個一切如舊的日子。

這天，他來到安平縣的最西邊，一個名叫渡口村的小鎮。

這渡口村，雖然叫村，但其實乃是一個小鎮，比一般村子來得大多了，原因無他，因為在村內有一條胭脂山上流下來的小河，名喚青河。

青河雖說不大，但好歹也有幾十丈寬，想要過去，只得渡船經過，若是繞路，得多走十幾里才有路通，因此往來東西的人潮，多半會在這村內等著渡船。

時間久了，這渡船的人偶爾會相約在此會同夥伴，既然如此，一些吃的住的少不了需要人打點，也因此漸漸發展成一個小村，爾後又因為一些因緣既會，讓這渡口村慢慢搬移了更多人口進來，竟也發展成一個數百人住的小鎮。

鎮內應有盡有，既有酒樓，也有客棧，便是錢莊青樓，也有那僅有的一間，當然，最重要少不了的，是每天渡船的船隻，隨便望眼看去，就有十來艄停在河岸兩側，等待客人上門。

一般來說，這渡船的費用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畫舫那是大戶人家遊河所租的大船，租一次費用頗貴。

而下等的船隻通常都是簡單的一艄小舟而已，費用最為便宜但也最為危險，數十次裡面約有一次會有翻船的可能性，是普通平民為了生活不得不冒這風險過河時所乘坐。

而那些有點錢，但又只是要過河的旅客，通常會搭乘一種由漁船改裝而成的簡單小船，上頭有船倉船帆等等，速度稍快又可以讓旅客入內休息，費用也不至於讓人負擔不起。

李龍飛來到岸頭邊，看著河水波光粼粼，眼神也忍不住一亮讚道。

「古人曾說『柳岸堤邊看渡船，金山山上訪金仙。』，今天我來到這河邊，倒也是符合這等意境。」

在他心中，過了這河，便是北都國的國境之外，自己踏上這求仙之路，與這詩句中所提的，恰好一模一樣。

旁邊一個正在等客的老船翁，帶著斗笠坐在小漁船改造的渡船邊抽著旱煙，抬起頭來一臉狐疑地看了他一下，隨即又低下頭去拿起了腰間的煙袋，戳了幾口煙絲放進那煙袋鍋內捏了捏，吸了一口。

他可聽不懂甚麼金山不金山的，但看這少年的一身打扮，想來是個大戶人家，自己也不好多注目太久。

但離那船翁不遠，一名黑衣中年，其相貌消受枯黃，看起來體格卻頗為精實，此時卻眼神一亮，注視著李龍飛緊緊不放。

李龍飛吟完一句詩，心情舒暢，跟著便走到那老船翁旁說道，「船家，請問你渡船到對岸所費多少？是否可以即刻動身？」

老老船翁剛拿起旱煙抽了兩口，聽到李龍飛尋問，連忙放下煙桿，伸出手比了個五，啞著聲說道，「八百，一趟八百紋錢，若有八人，一個人收兩百紋錢就好，公子要不要再等一會，人很快就能齊，齊了便可啟程。」

李龍飛琢磨了一下自己身上還剩的銀兩，心想八百紋錢也不過半兩多銀子，這點花費不算太高，便思量著是否該直接包下船來。

倒也不是他不願等待，而是他行李較多，跟著別人搭船，一個人佔了兩個位置，頗為尷尬，他富家子弟，臉皮薄，便想花錢了事，省得別人在心中腹謗。

「船家，我要包船，即刻就給我啟程！」卻在這時，旁邊一個聲音響起，李龍飛轉頭一看，只見一名黃臉中年，一身黑衣朝這走來。

那船家略一發愣，回頭看了看李龍飛，有些犯愁地對著那黑衣大漢說，「客倌，不好意思，方才這位小兄弟已經說要搭乘…要不，您倆一起渡船，我少收大爺您兩百紋錢好嗎？」

船家這也是權宜之計，畢竟這包船價是八百紋錢，若是少了兩百紋錢加上李龍飛的兩百紋錢，這樣倒也打平沒有吃虧。

只是那黑衣人一聽卻眉頭一皺，冷哼一聲，眼角略帶不屑看了李龍飛一眼，「少囉嗦，本大爺有的是錢，一兩銀子給你，馬上就給我開船。」

說完，扔出一兩銀子，不偏不移正好丟在船翁的面前。

李龍飛在一旁本不做聲，但一聽對方態度如此囂張，他心中一股氣就升上來，暗忖從前在李府除了李敦之外，從沒人敢冒犯自己，如今在外不過渡個船，居然就有人壓到自己頭上，何況這一兩銀子自己也不是出不起，有甚麼好得意的，便從懷中掏出半兩金子，同樣學著那黑衣人的手法扔到那船翁面前說道，

「銀子我是沒有，但金子我倒是不少，這半兩金子給你，就算是我包船的費用，也不用找了，下次我再回來，送我一程便可！」，說完，下巴微微抬起，斜眼看向那黑衣人。

那黑衣人見狀，並沒有說些甚麼，反而眼神深處閃過一絲不可見的陰冷笑意，低身拿起那枚銀子，轉頭便走了開來。

那船翁在這渡船渡了一輩子，從沒遇過這樣子的事情，看著那黑衣人離去，連忙彎下腰去撿起那半兩金子，拾起來時，老邁的雙手忍不住有些顫抖。

實在是這看起來像是大戶人家的少爺出手太為大方了，一次就給了十趟包船的錢，要是這生意多來幾趟，那他搞不好就能換艄大一點的船，賺更多的錢了。

可他心底深處，卻念起了阿彌陀佛，顫顫兢兢，不敢抬頭看向李龍飛，原因無它，以他多年的經驗，這大戶少爺如此行為，太不妥了些，很容易引起其他的人覬覦，甚至引來殺身之禍。

但這話他卻不能說，說了，怕得罪大戶少爺，不說，又怕受到牽連，只得求神保佑，這一趟渡船別出甚麼意外。

李龍飛卻不知道船翁內心的掙扎，看到那黑衣人離開，表情有些得意，跳上了船，催促著船翁，趕快啟程。

很快的，船翁收下了那金燦燦的金子，將船繩解開，替李龍飛拿了身後的行李，啟程渡航。

在青河上，不大的船身，便有如一片小葉，乘著浪，晃晃攸攸，緩緩往對岸飄去。

1. 落難公子不如雞

船倉內，李龍飛正靠著船倉旁掀起一半的簾子，眼中看著江水滔滔，耳裡聽著河水嘩嘩，想到自己一輩子都沒離開北都國，這次第一次離開，便要去離家不知幾百里遠的地方，心中不由得有些惆悵，忍不住喃喃念起詩句，

「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不過他性格中固執帶點拗性，一旦決定的事，不達到目地就不絕不罷手，所以倒也沒有想過要往回頭。

正當他還沉浸在思緒之中，突然間船身一陣劇烈的碰撞，跟著一陣倉促的腳步聲從船倉外傳來。

李龍飛尚未來得及出船倉尋問船翁發生甚麼事，便聽到外頭一個低沉的聲音低喝著，「老傢伙給我安靜趴著，省得我廢事連你也一起宰了！」

李龍飛嚇了一跳，不知道發生何事，下意識便想往船倉另一頭走去，卻聽到那腳步聲像早料到的似，搭搭搭快速繞到另一頭，伸頭便往倉內探來，「小鬼，給我乖乖滾出來，否則老子便不客氣了！」

李龍飛心頭一緊，只見那人臉上蒙著一塊黑布，雖見不清面貌，但依稀與方才那岸那黑衣人有些眼熟，忍不住皺眉喝道，「你敢行搶？難道你不怕官府追捕嗎！」

他雖然鮮少在江湖行走，但聽多了大伯說的事，對於這種事也略之一二，當下直接將對方的目地點了出來，反正自己身為二流高手，至不濟也還可以抵擋一下，等上了岸邊，對方也奈何不了自己。

那黑衣人乾笑兩聲，抬起手中一把亮晃晃的銀刀，冷漠地說，「怕當然怕了，可若是沒有人證，誰知道這裡發生了甚麼事情！」

「你想殺人滅口？」李龍飛倒抽了一口氣，他原本只以為對方想搶劫自己而已，想不到，對方卻是想直接滅口。

「你說對了！我在岸邊等了那麼久，終於讓我找到一隻肥羊，只要幹了你這一票，夠我黑山刀頭快活幾年了！大夥子，給我通通上！」

就看到小船邊很快的又爬上了兩三個人，全身溼透透的，手中都提著亮晃晃的鋼刀，敢情是方才潛在水中，趁機尾隨著小船，此時才現身出來。

李龍飛臉色一變，心中恨道，「該死的，大伯早就提醒過我，在江湖上走，要低調些，想不到我一出來就犯了這個大忌，引來這些水匪；這些傢伙恐怕每個都是官府抓拿的要犯，我若是被抓住了，肯定是小命不保。」

雖然自己已經是二流高手，可在小船上佔地不大，加上多方人多勢眾，真的要打起來，怕是李龍飛也難有勝算。

而且對方早已盯上自己，這麼一來，自己絕不能被對方抓到，否則像他這樣的富家子弟，怕是先被勒索大量贖金，之後更是宰了滅口。

情急之下，他抽出了腰間繫帶的長劍，一招孤鴉渡江橫掃過去。

既然躲不過，只好先下手為強，將對方頭頭給一擊斃了，看能否震懾住對方。

這些年的練武，李龍飛雖然沒能升上一流高手，但在二流之中，也算是頂鋒的存在，這一劍刺去，掀起的劍風聲呼呼，若沒有兩把刷子，怕是聞之都會色變。

這孤鴉渡江乃是「快劍一十三」中的第七式，而「快劍一十三」則是李忠從江湖上重金購買而來，說是頂級劍法也不為過。

光是其第一招起手式的小橋流水，就是精倫無比的絕招。

李龍飛這幾年練下來，雖然把每一招的劍式都練得純熟，可在實戰上，卻是初次使用出來，一時間，卻是沒有發揮其真正應有的本領。

這招孤鴉渡江，雖然威力極大，招式不凡，可卻使錯了順序。

孤鴉渡江本是接在第五式的疾風破浪之後，講求的是以快劍如風一般破浪擾敵之後，再如一隻孤鴉橫江一般獨闖敵營，有去無返，以求一擊必殺的猛勁。

可他此時使出，猛雖猛了，可少了擾敵的事先動作，卻顯得有些易於看破了。

那黑衣人雖然武藝不算多高，可在江湖闖蕩多年，眼界卻是不低。

他一看這一劍去勢迅捷，似乎是毫無破綻，心中頓時一凜，

「他奶奶的，看不出來這混少爺卻是個高手阿！這下子得小心點了！」

以黑衣人的武藝，自然看不穿這孤鴉渡江的破綻，敵不住這一擊快劍，但這卻不防礙他檔下這招劍式。

憑著他血戰江湖多年的實戰經驗，就看到他舉起一面小鐵盾，橫胸一擋，不急不徐恰恰好擋住李龍飛這一劍。

李龍飛的長劍雖然不錯，可卻不是削鐵如泥的寶劍，與那鐵盾一擊，濺出了不少火花，並在鐵盾上留下長長的道傷痕，卻始終沒能傷到對方一絲一毫。

「呔！」

那黑衣人趁著李龍飛招式一老，突然鐵盾一放，爆喝一聲，如晴空中驚雷一劈，眼中閃出異樣的光芒，反手一揮，一抹亮晃晃的刀光便朝李龍飛這劈來。

同一時間，他也不忘了呼叫幫手，

「兄弟們，上！」

「殺阿！」

李龍飛給黑衣人這一聲爆喝，驚得耳朵嗡嗡直響，手中長劍一緩，頓時被這一招刀式給逼退兩步，跟著其他水匪衝了上來，看得李龍飛是心底直沉，

「沒想到區區一名水匪，身手竟如此了得，居然擋住了我的必殺一擊！」

眼看殺不死對方領頭，如果被包圍之下，在船倉中手腳放不開來，必死無疑，無奈下，李龍飛只得放棄繼續纏鬥，手中長劍往眼前的水匪一刺一扔，跟著顧不得其他，抓起了行李，掀開船倉側邊簾子，棄戰便要往河裡跳。

他這時也清楚了，對群人肯定不是普通水匪，雖不知來龍去脈，但還是先逃得好。

那青河河水並不是十分湍急，但常人下去之後也難保能遊到對岸，可眼下情況危急，比起被水匪抓到，跳下河去還有那麼一絲希望。

那黑衣人被其他水匪擋在後頭，一見李龍飛棄戰而逃，也是有些失算，等他忙彎下腰想要衝進船倉裡抓對方時，已經慢了一步，只抓到行李的一角。

嘶一聲，李龍飛背上的包裹裂了開來，大批金銀珠寶滾了出來，但人總算是成功逃進了水底，一下子整個人成了落湯雞，混身濕漉漉，披頭散髮隨著水流載浮載沉的，狼狽不堪。

等黑衣人氣急敗壞衝出船倉，想找尋他的下落，卻見河面浪花滾滾，哪裡還能看得見李龍飛的蹤影，無可奈何下，只得招呼自己的小弟，將滾落在倉裡的錢財給拾了起來，也算有所收穫。

至於倒霉的船伕，卻是同樣沒有甚麼好下場，若是時間能重頭，也許，打從一開始，他就不該接李龍飛這一單索命單了…

但，誰又真的能，早知當初呢？

再說那李龍飛滾落河中，也不知道在在其中沉浮了多久，當他再睜開眼時，只見自己正在滿是泥濘的河岸邊趴著，一隻不知死活的河蟹爬在他面前，張著螯正橫走著。

李龍飛抬起上身，一陣痛楚從全身上下傳來，讓他忍不住悶哼了一聲。

以他過往練武的經驗，明白自己這是受了不淺的內傷，損及筋骨，所以才會如此疼痛。

低頭一看，自己身上全是傷痕，行李也滾在一旁，裡頭散落出來的糧食上被幾隻河邊棲息的蟹貝給啃蝕得差不多。

他忍著痛爬起來抱頭回憶，記起自己是逃進了河裡，後來在河水沖擊下，不斷往下遊滾去，途中不乏撞到不少亂石，想來自己的內傷就是當時造成的。

要不是當初曾學過游泳，懂得點水性，加上身子健壯，最終攀著幾顆大石連滾帶爬來到岸邊，此時恐怕已經溺死在河水之中。

想到這，李龍飛趕忙將行李翻開來察看，只見那袋底破了個洞，裡頭不少東西都消失無蹤，讓他不禁臉色鐵青，一時間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這乾糧不見就算，幾套衣服沒了那也是小事，但自己帶的大半金子銀兩，在這落水時全都掉落，若不是身上還有幾錠金子在懷中，可以說是身無半文了。

他掏出懷中的錢數了下，一共還剩七兩多金子，加上零頭的幾兩白銀，可以說是就連原本的十分之一也不到。

想到要去赤劍宗的路途還這麼遙遠，錢卻已經快沒了，李龍飛不由得萌生回家一趟的念頭。

但這念頭剛起，他便咬著牙搖搖頭否決了，「我才離開家不到兩個月，如果這就回去了，那肯定被人笑死！而且要是讓奶奶他們知道我被打劫了，那要再出來求仙，肯定是不可能了。不成，就算是省著點，我也要繼續往赤劍宗走去。」

跟著，李龍飛將其他東西綑了綑，打成了個包袱，背在後頭，毅然而然地繼續往前走去。

只是說得容易做得難，如果天下事只需要用口說說，怕是沒甚麼成不了的了。

1. 行乞

離開岸邊，李龍飛順著有人走過的痕跡，很快的來到青河另一側的小村。

這裡已經不是北都國的領土，村內是另一個小國武祁國的民眾。

武祁國不比北都國富裕，治安當然也相對差了一些。

李龍飛身上一身狼狽，全身是傷的樣子，很快的就引起村內其他人的注意。

好在這裡雖屬武祁國，但靠近北都國，治安還算平穩；雖說村內也是有幾名地痞流氓，但見他落魄的樣子，也沒太多人去管他。

李龍飛在村內買了些創傷藥，胡亂塗抹一番後，思考著自己遇到的衰事。

僅管沒有誰能料到會遇到水匪，但若不是當時自己拿出那半兩金子，想來對方也不會尾隨而上。

他雖然紈絝，但並不是一個笨蛋，意識到自己問題所在之後，便深深檢討了一番。

接下來的路程上，他一改原本大氣的習慣，轉為一點一點的花費。

當然，這另一方面也是其身上沒有錢了，如果不省著點用，恐怕不到幾天就沒有錢花了。

但即使李龍飛已經意識到自己該花少一點錢，但他骨子裡的那富家子弟個性卻讓他不知道甚麼才叫作真的節省。

在他來看，住小客棧，吃不是大館子的飯食，坐手拉車而不是馬車便是一種省錢的表現了。

他甚至沒想過晚上的夜消應該不要再吃了，依舊在每天的夜裡吃著往常都必買的細果煎餅子等。

想當然爾，這般花費下去，再過一個月，李龍飛身上的盤纏終究是花得一乾二淨了。

在他來到北都國西邊邊境外一個小鎮內，花完最後的五文錢時，李龍飛臉色難看，拿著買來的大饅頭，咬了一口，忍不住眼淚滴了下來。

他已經一天多沒吃飯了，身上這五文錢，是他打算在最後緊要關頭使用的。

但在餓了三四頓飯後，他終究沒能忍住，掏出了這五枚銅錢，買了一個巴掌大的饅頭充饑。

這饅頭又乾又硬，以前就算是送給他吃，他都會不屑而拿去餵狗的。

但如今在饑不擇食的情況下，他啃起這饅頭，竟覺得格外的好吃。

他越吃眼前越是模糊，嘴裡的饅頭和著不知道是口水還是淚水，鹹鹹甜甜的，讓他一口接著一口，不一會便完全吃光了。

那賣饅頭的攤子看著他的打扮，有些不解地懷疑，難不成這位小弟是從拐騙孩童的歹人手中逃出來嗎，不然怎麼看起來衣服穿得不錯，但臉上卻是髒兮兮的樣子？

這小鎮位在北都國跟武祁國的邊境，治安不是很好，偷拐小孩的事情可說是曾出不窮。

李龍飛在吃完手中的饅頭後，稍微平靜了一點心情，跟著便向那饅頭攤販打聽了下仙人的消息。

可惜的是，那賣饅頭的一聽他要尋找仙人，先是冷笑了兩聲，跟著對那些仙人傳說嗤之以鼻，直言那都是騙人的，當場就把李龍飛給波了一桶冷水。

李龍飛不死心，又問了街上幾個攤販，有些看他可憐，還給了他幾個銅板打發他走，更多的是把他當成了小瘋子，直接趕他離開。

這讓李龍飛心中卻是一突，頓時眼前有些發黑。

「的確…我這一路走來，甚少聽到有人說仙人之事，難道…難道那些仙人之事都是假的嗎？」

李龍飛有些茫然，他卻不知，即使在這東萊國裡，仙人畢竟還是離凡人太遠，一般來說，尋常百姓跟本沒有機會聽說，更別提知道甚麼消息了。

若不是他出生大戶人家，家赫顯貴，對於一些秘辛傳聞略有耳聞，恐怕也不會知曉。

更別提他那些古書，多半都是從他大伯得來，而他大伯乃是江湖中人，常年行走在江湖上，自然對於這些仙家之事更有機會觸得。

如今他尋問一般百姓，當然是一問三不知，更別提指點了。

李龍飛在街上愣了許久，雖然心中一時有所動搖，但他意志堅定，決定的事就一路到底，想了許久這才離開前往鎮內其中的一家當鋪走去。

「不可能，那些古書上明明記載著仙人之事，這些百姓不知道，不代表沒有，只能說我離仙人門派還很遠而已。只要我繼續走下去，肯定會有機會遇到的。」

等他再出來時，其身上已經換上一身麻布衣，行李袋也縮小了許多，只留下一些必需的物品，剩下的全都拿去典當成銀兩使用了。

他看著手中的十七兩銀子，還有包袱裡僅剩的幾樣東西，包括一只溫潤的玉鐲，一柄短木劍，一卷人像畫，心情又沉重了起來。

這都是他打死也不可能賣的東西，其餘的，全換成錢財，也才值那麼一點了。

那只玉鐲，是他出發前娘親給他的東西，再怎樣，能不換就不該換的。

而那人像畫，乃是用來緬懷爹爹所用，更是不可能典當得了。

至於那柄木劍上，還沾染了當時李敦的血，是李龍飛特地帶出來，發誓有朝一日將將它狠狠插在灰袍道人身上報仇用的。

這三件東西，各有各的意義，哪怕如今他已經窮途末路，還是不願意輕易將之換錢的。

「如果真的到要到典當這玉鐲才行的地步，那就是叫我該往回程的時後了…」李龍飛在經歷照幾個月的苦頭後，這才慢慢明白，當初自己的想法是有多天真了。

也許是他終於有所體悟，也明白甚麼才叫做省錢，在典當這些物品後，雖仍是有一餐沒一餐的，但一路走來，居然又讓他多走了兩個多月。

這兩個多月，他已經是竭盡所能的省著用了，走到甚至連鞋子都磨破皮了，他也沒有替換。

但以十七兩銀子，要從武祁國走到齊國，就算是大人也仍是差得遠了，更何況他還是名少年，更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此時他衣衫不整，滿身髒亂的走在武祁國西邊的一處城間小路，就是認識的人見了，也會以為是哪來的乞兒，更別提不認識的路人。

好幾次，李龍飛都差點想放棄回府算了，若是意志較薄弱點的人，恐怕早已打消求仙的念頭，但他每次一往回走，心中一股倔強之氣跟想要復活父親的強烈念頭就湧上心頭，硬是撐著他繼續回頭往西邊前去。

不過這世上，並不是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辦不到的事終究是辦不到，就在李龍飛不知道第幾次撐著往西邊前行，他的行李裡，除了那個玉鐲、木劍和畫卷外，已經甚麼都沒有了。

而他自己，在餓了幾天幾夜後，肚子咕咕咕地直叫，整個人每走一步，就像身上有千斤重的鐵練纏身一樣，步履蹣跚。

這樣的情況下，即使鐵打的毅力，也難以讓人支撐下去，眼看城鎮中路旁一個賣饅頭的攤子，上面剛蒸好的饅頭熱呼呼的仍舊散發著香氣，可攤販老闆卻只顧著跟旁邊賣豆花的女販聊天，李龍飛心下一熱，便想伸手偷拿些幾個。

可這手剛伸出去，一個念頭隨即想起，「這饅頭是有主之物，我雖然餓了，可再怎樣都不該偷拿。一旦拿了，就是小賊，我堂堂一個李府長孫，若是讓人知道這事了，怎麼做人？」

「何況當初我就是因為一點小錯害死了爹爹，如今我要求仙復活爹爹，若是幹了這盜賊之事，怎麼當上仙人？」

他幼承庭訓，雖然本性倔強，可卻是大是大非還是分的清的，知道凡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道理，如果今天偷了這饅頭，那明天偷之雞，後天可能就偷隻豬了，到時後，別說做仙人，怕是淪落為盜匪，那可是真正的給李府蒙羞。

想到這，他不禁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原本餓得發昏的腦袋，頓時清醒了幾分。

可不醒還好，這麼一清醒，感覺更餓了幾分，熬不住痛苦，李龍飛邁步快快離開了城鎮，來到了一個小村，趁著人煙稀少，找了戶人家，敲了敲門，想要乞討一些食物吃。

他這一輩子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過慣了大戶人家公子哥兒的生活，何曾有跟人乞求過甚麼的經驗，門一打開，囁囁嚅嚅地說了幾句像蚊子般細小聲的話語，滿臉通紅，低著頭連看都不敢看門后之人。

那門后是一個鄉村的農夫，這天正跟老婆吵了一架，滿肚子氣找不到地方發洩，一看到李龍飛來乞討，罵罵咧咧將他給教訓個狗血淋頭，

「你這個懶鬼，有手有腳不懂得自己努力找事做，學人家乞討過日子，虧你體格不錯，臉蛋子俊俏，但不肯學好，有個屁用？難不成還得學那鎮上的男妓，給人家當小白臉養嗎…」

那農夫每罵一句，李龍飛心底就揪一次，他鐵青著臉，強忍住自己的怒氣，可聽到最後，實在忍不住，一掌打在那門上，將那木門給打個隆隆作響，這才震住了對方。

可那農夫也是個硬漢，他愣了一下，從門後舉起鋤頭朝他揮來，怒道，「怎麼，乞討不成還想打人是嗎？有種你就來跟俺拼命阿！」

李龍飛大怒，閃過鋤頭舉掌便要向他打去，可陡然想起，自己習武時，教頭跟大伯百般的教導，習武之人是用來防身行善，自己如果因為乞討不成，而傷害對方，那豈不是笑話一場。

想到這，他便硬生生想要將這掌收回，可他含怒出手，力道太大，一個收手不易，腳下不穩，反倒撞上了鋤桿，將農夫的鋤頭給撞飛了出去，自己也因為這樣，跌倒在地，頭上腫了個大包。

那農夫被這麼一撞，雖沒有受傷，可握住鋤頭的手隱隱作痛，這才驚知李龍飛力氣之大，也明白對方是故意打空這一掌。

他怒視著李龍飛，思考了半晌，朝他身上恨恨吐了一口唾沫，這才回過頭去，走進屋內。

李龍飛倒在地上暈暈沉沉，又受到這樣的羞辱，心中又氣又怒，掙扎著想要起來，可他頭上受到重擊，又餓了好幾天，一時間竟爬不起來。

正在這狼狽不堪之際，那農夫又走了出來，拿出三根地薯，丟在他的身上罵道，「吃吧，吃完之後，快點找個事做，小小年紀就好吃懶作，長大怎麼得了！」

李龍飛聽到這話，怒氣又衝了上來，拿起地薯就要丟掉，卻見那農夫冷笑，「有種你丟阿，你丟了之後，就別再撿回來吃，我看你怎麼餓死！」

李龍飛心想，「我若這樣餓死了，那爹爹就救不回來了，而且還白白浪費了一條性命。我既然說要出來，那多麼痛苦的事我都要忍下來，否則還求甚麼仙？」

想到這，便冷靜下來，低聲說道，「謝…謝你了！」

那農夫臉色稍緩，哼了一聲，又丟了幾條地薯出來，轉身回到屋內，喃喃唸著，「也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明明看起來頗為像樣，怎麼淪落至此…唉，我若有這樣的兒子，可就好了…」

就這樣，李龍飛一路乞食，有時後餓得狠了，連山野裡的野草樹皮都啃來吃，一開始還吃壞了幾次肚子，好在他體魄不錯，倒也沒有出甚麼大事。

而武祁國到齊國間，雖沒有北都國富裕，可也不算貧困，幾個村鎮內的人家都還有餘糧，偶爾遇到善心人士的，便給了李龍飛方便，讓他飽餐了幾頓，足夠繼續走下去。

他沿途有一餐沒有餐，打聽著靈崇觀的所在地，可大部份的人都是沒聽過，就算少數幾個聽過的，對於觀廟所在的位置或消息，卻是一問三不知。

那些知道的消息，多半是一些古老的傳說，或是耆老口耳相傳留下來的事蹟，別說親眼看到了，到底是真是假，都沒人能確定。

眼看這樣的日子一天度過一天，李龍飛就算有鐵打的心志，此時也被磨成了碎屑，在夜深人靜之時，他總是頂著寒風，瑟瑟發抖縮在街角想著，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錯了，這世上，哪有那麼容易成仙的呢？

這一日，在他心灰意冷，來到了一個名叫青牛村的小村。

這村已經是離北都相當遠的地方，靠近武祁國的西邊國界附近。

李龍飛在這村里，同樣沒有聽到甚麼有用的消息，反而被不少莊漢當成傻子，嗤之以鼻。

他也沒有生氣，只是氣餒地想要討口飯吃，以度過今日。

就在他正打算敲其中一戶農家的門時，突然間，村道遠方傳來一陣磕擦擦磕擦擦讀馬蹄聲，跟著一隊人馬，約莫二三十人，打扮一副混子模樣，隨著聲響，騎著駿馬衝了過來。

一些正在耕田務農的農民，看到此景，連忙拋下工作，衝回家中躲了起來，幾名年輕農婦，更是瑟瑟縮縮，拉著孩子躲進樹林裡，轉眼就藏匿起來，消失不見。

李龍飛正在納悶之際，就看到不遠處那隊人馬之中，為首一名滿臉鬍渣，面貌猙獰的大漢，翻下馬匹，一腳踹開了其中一戶農家屋門，罵罵咧咧喊著，「老李，這個月的會費還沒繳出來，你還不快點出來見我。」

屋內一個蒼老的聲音連忙顫顫驚驚響起，「四爺…您，您老上個月不是才來過嗎？怎麼…這個月又來了？」

跟著門呀一聲地打開了半個縫，從裡頭探出一個頭髮都斑白的老頭囁嚅說道。

「我上個月來，這個月就不能來嗎？」那鬍渣漢子呸了一聲，站在門邊，一把將那老頭扯了出來，兇狠地指著他的臉罵道，「我告訴你，今年的會費次數變多了，這個月要再繳一次，如果繳不出來的話，別怪我風雷幫無情！」

「四爺…這不行阿…咱們作農的，一年也就那麼收成個那麼一次秋季，頂多再加一季春耕，要是每個月都要繳會費…那咱們就沒飯吃了阿…」哪老頭一聽，苦繃著臉，整個人面上皺紋都縮在了一起，畏懼地求饒著。

其他旁邊的農民聽到，臉上也都是擔憂，可卻沒有人敢站上前去，違逆那鬍渣漢子的意思。

實在是他們在這村子裡住久了，深知道那四爺背後的勢力有多大，誰都惹不起阿。

只有李龍飛一個外人，站在一戶人家門口，歪著腦袋，若有所思想著。

那戶人家裡頭，本來大門還是關著，聽到外面動靜，裡面的人也忍不住打開來一探究竟，見到外面的李龍飛，還想趕他走開，但再一看到那鬍渣漢子，不由得一個哆嗦，就要關起門來。

「等等…先別關門，你告訴我，為甚麼你們那麼怕那個四爺？還有風雷幫又是甚麼東西？」李龍飛此時也忘了自己原本的目地，連忙開口尋問。

開門的是個醜農婦，她看著李龍飛的眼神有些疑惑，不解這個穿著破爛衣服的少年是甚麼來頭，「你沒聽過風雷幫？你不是本地人吧，風雷幫是這附近最大的兩個幫派之一，跟巨鯨幫併稱吳郡雙雄，在西湖這邊盤距上百年了。那四爺便是風雷幫內派來村內收會費的人，大夥當然怕他了。」

那醜婦心底還有幾句話沒說，風雷幫雖然號稱吳郡雙雄，可實際上每一年都會來這收會費三次，美其名是保護農民賣米的過秤費，實際上，卻根本就是欺壓農民，勒索豪奪的行為。

一旦有農民不肯繳會費，則風雷幫便會派人上門搗亂，讓農民賣不出稻米，甚至佯裝土匪搶奪米糧。

沒了米糧，則農民可說是斷了生計，死路一條，因此對青牛村的人來說，這些風雷幫的人，可說是吃人不吐骨頭，如狼似虎，欺善怕惡的壞蛋份子。

李龍飛長在大戶人家，對這些事一點兒都不懂，但他卻從醜婦的話中聽出了一點端倪，沉思說道，「難道這會費不能不繳嗎？」

醜婦哼了一聲，像聽到甚麼天大的笑話一般，啞然一笑，「不繳？誰敢不繳就等死吧！」

「難道州府都沒有管這事嗎？」李龍飛聽完有些吃驚，在他心中，這些平民老百姓的稅賦都歸朝庭所管，像這般私下徵收，應該是不允許的。

哪怕這裡已經不是北都國，而是武祁國境內，可是這裡應該也有王法，不會如此混亂才是。

那醜婦聽聞此話，臉上譏笑的意思更濃，呸了一聲說道，「州府的人？哼？那群兇神惡煞的官老爺，只敢在我們小老百姓面前裝狠，遇上了比他們更狠的土匪們，哪個不是躲得遠遠的？靠他們管，還不如我們村裡的鐵牛哥來得靠譜…」

話正說到一半，就聽到另一個斗大的嗓門聲大喊著，「四哥，你這次怎麼來得那麼早，這特嗎的不是都還沒過三個月嗎？這麼早就想弟弟來的阿？」

1. 仗義勇為，是蠢是勇？

那叫聲斗大，幾十尺內的人都聽到了，當然也包括了那麼更揪著老農的鬍渣大漢。

他眉頭微微一皺，隨即又鬆了開來，笑罵道，「誰是你四哥了，鐵牛，我說過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盡量不對青牛村內的人動手，可這可不是說我就怕了你了。」

被稱作鐵牛的農夫三步併作兩步跑了過來，手上的鋤頭還沒放下，就一臉熱絡地迎上那鬍渣漢子說道，「诶？四哥，你怎麼這麼說呢？雖然說你風雷幫李四的名字現在是大名鼎鼎，可小時後，咱們不是也一起玩耍過嗎？怎，發了達就不認小弟了？」

李四感覺到後頭幾名混子的視線，笑容有些僵硬，莫可奈何地苦笑了下，許久才揮揮手說，「行了，不用再說了，這次多來徵收的原因是頂頭幫主的命令，就算你求我，我也得照辦，否則回去不好交待。」

聽到這話，鐵牛眼中微不可見地閃過一絲陰霾，但還是強堆起笑容說，「話不是這麼說…四哥，你也知道，咱們村裡，不就是幾畝田地而已，就算風雷幫幫主下令，可我們村裡的人繳不出錢來就是繳不出阿，總不可能去偷去搶吧？就算要搶，也得有地方搶才行，可這附近都是這樣的小荒村，哪來多餘的糧搶呢？這樣吧，四哥您跟頂頭的回報一下，能不能再寬融個幾週，我叫他們去林內打打野味，抓抓青蛇，賣到鎮上湊點錢，回頭趕忙就把這會費給補繳了，好嗎？」

這翻話說得是合情合理，既給對方台階下了，又找一個方法讓彼此好過，哪怕是李龍飛聽到了，都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了。

可那李四聽了，臉色黯了下來，沉聲說道，「鐵牛，我跟你是打小一起長大的，也不瞞你了，過些日，咱風雷幫跟巨鯨幫要跟外地的有些交易，這手頭上的銀倆，是少了些，所以幫主下令要籌點錢用。」

「我知道你心疼村裡的人，可若是這趟錢我若收不到，回頭幫內換了個人來收，那以後村內的日子會更不好過。你也不是蠢人，應該知道事情的輕重！」

「可…咱村內真的沒有多餘的米糧了阿！」鐵牛一急，一隻手搭在李四肩上，拉著他不放。。

「沒多的米糧，那留種的種子也行！」李四眼見對方敬酒不吃吃罰酒，心中也火了，伸手撥開鐵牛的手，冷冷說道。

「這怎麼成！沒有種子，明年大夥怎麼播種！」鐵牛一聽，張大了眼又氣又怒，擋在了那老農的門前，可李四卻推開了他，冷笑說道，「明年怎樣我可不管，但這個月要是收不到錢，別怪我到時後翻臉不認人！」

眼見對方不聽，硬是要進屋內將，鐵牛一怒之下，舉起鋤頭往前一揮，就要擋住李四的去路，可那農舍門口才多大，李四猝不及防之下，被這麼一揮，竟打到了額角，頓時血流如柱，張大了眼，瞪著鐵牛指道，「你…你居然敢動手…」

李四身後那幾個混子見到他受傷，眼神也變得犀利，紛紛掏出武器，將鐵牛跟其身後的老農包圍其來。

其中一名混子拿著一把短匕，銀晃晃地在陽光下森森發冷；另一名矮個混子則拿著兩隻鐵棍，棍頭還有一些黑褐的血跡，看得出來曾用它打鬥過許多次。

其他農民見到李四等人拿出武器，嚇得連忙躲了起來，原本躲在屋後偷看的幾個人，也都乾脆關上門來，眼不見為淨。

正對著李龍飛的那醜婦同樣也臉色蒼白，沒有之前譏笑他時的神情，而是畏畏縮縮，想趕快關上門來。

李龍飛心下有些不痛快，伸手擋住了門，沉著臉問道，「等等…你們鄰居被欺侮了，你們怎麼都沒有人想上前幫忙，反而惟恐避之不及，難道沒有想過，等他被打劫之後，還不是輪到你們？」

那醜婦瞪了他一眼，理索當然說道，「你懂甚麼，這風雷幫雖然每個月都來逼我們上繳米糧，可若是好好給足了，他們也不會對我們動手動腳，甚至有時後其他官府收稅逼得緊了，還會借點糧收點利息助我們渡過難關，比起其他地方幫派，可以說是好很多了。」

「可如果跟他們鬧翻了，那到時後被打斷手腳，別說養傷了，連要下田去務農都是個問題，沒了家計，那才真的是死路一條！陳老頭那傢伙，自己活該前陣子生了場病花費太多，這才繳不出米糧，怎能拖其他人下水，怪就怪他不幸罷了，憑甚麼要我們一起遭殃！」

「照妳這麼說，被逼著繳會費了，還得感謝他們囉？」李龍飛無法理解，怒極反笑，對於這醜婦的愚昧感到絕望。

「感謝倒不至於，但鐵牛那小子沒事總要跟四爺槓，等等真的惹禍上身，牽連了其他人，那才是給我們其他人添麻煩了！」那醜婦哼了一聲，滿臉不屑，看了看李龍飛一眼，跟著又補一句，「我看勸你還算明理的人，別亂攪和進去了，喏，這饅頭給你，快點離開村子吧！」

說罷，那醜婦便從屋內拿出兩個乾饅頭，塞進李龍飛的懷中，關起門來。

看著手中的饅頭，李龍飛默然不語，他不是甚麼善人，也沒太多助人的念頭，甚至，在離開李府之前，他從沒有思考過這些事情。

可是在離開李府後，一路走來，也許是自己體驗過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對於窮困人家的生活，似乎有了一些了解，對於以前在李府的生活，也好像明白了自己是活在多麼美好的環境。

只是這些仍不足以讓他升起想幫其他人意思，在他心中，替自己父親報仇跟修仙復活親人，才是最重要的事。

但看到風雷幫的行為，即使他不認為與自己有關，可卻也沒來由得心頭鬱悶，感到一股不快。

眼看乞食的目地已經達到，李龍飛也沒有其他理由留下，收好饅頭，轉頭就要離開。

可就在這時，鐵牛那頭卻傳來一陣激烈的爭鬥聲，只見李四一個發狠，手中拿著一把大刀，一刀把鐵牛的右手給砍了下來。

頓時後者血流如注，瞪大了眼慘叫一聲，不敢相信這個從小與自己混到大的玩伴，竟真的下毒手。

李四見鐵牛右手慘狀，也是愣了一下，但有就那麼一下，隨即一咬牙，又惡狠狠說道，「誰叫你不識好歹，今天讓你吃個苦頭，快點讓開免得連小命都不保！」

李龍飛眉頭一皺，他本來不願管事，但是看到鐵牛一隻手臂被砍了下來，鮮血直流，加上李四等人的蠻橫，頓時有一股既視感浮現在眼前。

「若是當時…有人幫就好了…」

連他心底都沒意識到的一股念頭，推動著他胸中的一股悸動，讓他忍不住出口斥喝，

「住手！」

這一聲斥喝，不但李四等人愣住，連村內其他的農民也都愣住了。

原本關起門的那醜婦更是心裡叫苦連天，深怕李龍飛把她給連累了，加了個橫掃桿卡在門後，低聲碎罵著。

唯有那鐵牛痛苦著捂著手，倒在地上慘嚎。

「你…你們…光天化日之下殺人，難道不怕王法…？」李龍飛雖然一時衝動制止了對方，但喊完之後，卻也有些懊惱起來。

倒不是他怕眼下這幾人，而是聽到方才那醜婦說的風雷幫種種，在自己都不保的情況下，還去扯事上身，即使是他也不覺得是明智之舉。

可他不想惹事，事情卻已經找上門來。

李四等人其中那名拿鐵棍的，眼看喝住自己等的是一名二十不到的青頭小子，頓時垮了張臉，兇神惡煞地快速朝他揮舞著鐵棒衝過來，

「小子，你吃飽撐著敢管咱大爺的事，是想找死嗎？」

李龍飛還在懊惱，一時間竟忘了閃躲，直到那鐵棒打在他的右肩上，深入骨髓的痛楚這才讓他清醒過來。

他雖受了些傷，可身手卻不受影響，吃了個痛，順手就一招長雁當空刺去。

雖然他手中無劍，可快劍一十三的確非同凡響，光是這招，頓時就將那拿鐵棒的漢子右肩給刺了個粉碎。

可惜李龍飛只是以指代劍，否則對方右身肯定多了個窟窿，但饒是如此，肩骨粉碎的痛苦可不是常人所能忍，後者一聲慘叫，鐵棒跌地退了開來。

這時另一名拿著短匕的漢子也欺身了過來，右手一揮，一到銀芒閃過，頓時李龍飛的左胸一道血痕綻放，噴出一抹鮮血。

李龍飛臉色蒼白，往後退了一步，一腳將那短匕漢子踹開，跟著低頭看著自己胸口，好在這刀劃過的只是表皮，沒傷到筋骨，血流了一小許就停了，不至於太過兇險。

可這也是因為他躲得快，否則光這一刀，怕是自己就得仆街了。

李四這時也看出來了，他眉頭一皺，張口喊道，「是個練家子，大夥散開點，包圍著他，不要跟他一對一個打；咱們人那麼多，俺就不信了，咱們吃不下他！。」

其他混混聽到，也紛紛往後退了幾步，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圈子，團團層層將李龍飛給死死困在裡頭。

眼看自己被包圍了起來，原本有些後悔的李龍飛此時更是臉色難看，他抽出木劍，絞盡腦汁思考著如何脫身，朝著四周突圍過去。

奈何這群混混雖然個個身手都不如他，但久在江湖打滾，擅長群歐亂鬥，往往見他往其中一方衝去，其他方向的眾人便一湧而上往他身後頭招呼，而首當其沖的卻舉著皮盾等往後頭退去，讓李龍飛的攻勢無攻而反，反而為此吃上了幾次刀子。

時間久了，李龍飛身上的傷口越來越多，心中的惶恐更是增加了許多。

他原本就因為吃不飽而氣力低下，此時更是越來越少，只怕再過幾輪圍鬥，就連劍都舉不起來。

若在以往，他縱使不敵，也鮮有退怯之意，可這一路下來，幾次的挫敗讓他傲氣折了許多，心中的倔強之意也跟著消了不少，加上此番他出來的本意是上山求仙，現在卻因自己一直衝動而捲入這紛爭之中。

這讓李龍飛一直堅信的意念再次受到動搖，更是隱隱有個念頭升起，「莫非，我真的太過愚昧，書上甚麼仗義勇為，全是騙人的…」

一念及此，他胸中更為苦澀，正當他自怨自艾的時後，突然一陣馬蹄聲從遠方傳來。

1. 人俊馬壯

只聽見遠方叮噹叮噹，叮玲玲，叮鈴鈴，叮噹叮噹，一陣鈴聲傳來，兩匹駿馬從遠處由北而南奔來，同時一陣嬌叱聲遠遠喝道，

「風雷幫的惡人，我父親已經說過了，這裡不歸你們管了，難道你們沒聽到！」

那雙馬尚距離李龍飛等人還有一二里多，可這話傳來，卻是如在耳聞，可見得對方在內功上已經有不小的成就，好歹是二流高手之境。

李四等人卻是心中一凜，幾個膽小的混混更是低聲說道，「老大，那青虹雙俠來了，我們要不要先徹一下？」

李四聞言臉色一變，但隨即又高傲了起來，道，「青虹雙俠又如何？咱們人多勢眾，這小子傷了我們，我們若不將他拿下，以後傳出去，風雷幫的面子還能看嗎？」

話剛說完，那兩匹馬已經衝到了面前，李龍飛只覺得眼前一亮，兩匹駿馬一白一紅已經出現在眾人跟前。

馬是駿馬，人是麗人，兩匹駿馬端得是神駿高大，鞍轡鮮明，卻更顯其上的乘客的光鮮亮麗，尊貴不凡。

左邊那匹紅馬，上頭一名年約十九二十的青年，一身紅衫，身形高瘦，明明是微微帶笑，卻讓人有種說不出的鋒芒之感。

而那頭的白馬，鞍上的少女不過十五六歲，一襲白衫隨風飄揚，肩頭一朵青絲綢製成的小青花，更讓人感覺到女孩兒家心思的精巧。

就是她膚色有些微黑，可這不影響其相貌的俏麗，反倒有種健康的美感。

這兩人腰上都繫著一把長劍，手上各拿一條馬鞭，勒令了馬兒居高臨下看著眾人。

那兩匹馬均是一樣的高頭長身，最難得的是白者全是白，紅者皆是紅，身上竟無一點雜毛，光是這兩匹馬，就比李龍飛看過的所有馬匹都還要來的名貴多了。

白馬頸下掛了一串黃金鸞鈴，金光燦燦，紅馬的鸞鈴則是白銀所鑄，顯得精緻不凡。

兩人兩馬一路奔來，馬頭下的金銀鸞鈴便發出叮噹叮噹，叮鈴鈴，叮鈴鈴的聲音，好不悅耳動聽。

此時此刻，身在李四等人包圍中間的李龍飛竟是看傻了眼，他生平第一次見到這麼整期標緻的人物，便是當時在李府門上，富貴有之，但氣勢卻沒有勝過的。

看得他是心中暗喝一聲彩，「好漂亮的人物！」

那青年看向人群，一眼就認出領頭的李四，大聲喝道，「方才我師妹說的話，難道你還沒聽到嗎？還不速速離去，待在這幹麻？」

只見李四嘴角有些抽動，右手暗自握緊了臉上卻猙獰笑道，「好一個青虹雙俠，這些年貴幫擴展得極快，可要在我們風雷幫的地盤上逞強，也不是這麼容易。今天你們只有兩個人來，就要我們聽令而退，那也太看不起我們了。」

「兄弟們，大夥兒上，等等將這兩人拿下了，回頭老大定會記我們一次大功！」

其他混混本來已經有些懼色，忽然聽到李四說的大功，頓時不少人眼睛裡冒出了火光，更有幾名膽子大的，直接提刀朝著青虹雙俠砍了過去。

那青年見對方不但不退，反而衝了上來，臉上登時像罩了一層寒霜，冷冷說道，「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話真是不假！給你們機會退去，居然不好好珍惜，那麼，就都留在這裡好了！」

跟著他手臂一揚，馬鞭一振，啪啦一聲，頓時如晴天打了霹靂，啪啪啪地往那些混混頭上打去。

那馬鞭雖然只是普通的馬鞭，可貫上了他的真氣，卻是柔若流水又堅軔無比，頓時將前幾個衝上來的混混打了個人揚馬翻，頭破血流。

李四見狀，臉色一變，口頭上兀自逞強，說道，「逞甚麼威風，讓我來會會你！」跟著抄起旁邊一名漢子手中的鐵棒，護住了頭往那青年衝去。

不得不說，李四雖然武功不高，可勝在江湖閱歷夠多，這一衝，仗著他皮粗肉厚，竟真的稱住了那青年的馬鞭，轉眼就要衝到那紅馬的跟前。

那青年公子臉上微微一變，轉頭對著旁邊的少女說道，「你且往旁邊退去，我一個人就足已。」

跟著雙腳一踏，整個人從紅馬鞍上縱身一躍而起，凌空朝李四飛去。

李四本來就要逼對方下馬，此時見到對方飛撲過來，心下暗道一聲好，雙手將那鐵棍舞輪得如一面盾，腳下卻是去勢不停，繼續往前衝去。

不料那青年的馬鞭甚是詭異，在兩人甫一交接之時，那馬鞭突然繞了一圈，閃過那鐵棍，朝著地一打，跟著反捲往李四襲去，招數變化之妙，看得李龍飛是目瞪口呆。

他常年在李府習武，自然有學過類似的招式，可跟他對練的人一向都是點到為止，不敢真正出力，即使知道類似的招式，怎麼用，在甚麼場合用，卻是一竅不通。

否則，方才他也不至於被一群人包圍著，就衝不出去。

此時見到那青年使鞭，心中不覺，可下意識，卻是將這些技巧給印在了腦海之中。

要說李四這人，也的確有些本事，他見馬鞭刁鑽，也不懼怕，腰一沉，腳一蹲，一個馬步沖天，躍了起來，恰好躲過這馬鞭來襲，順便將鐵棒往那青年砸去。

那青年身在半空，無力可躲，如果被這棒打到，怕是得廢了一半。

李龍飛見狀，心中一急，出口提醒道，「小心，他要打過來了。」

那白馬上的少女聽言，朝著李龍飛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卻是毫不擔心。

李龍飛見他一笑之下，容如花綻，更顯得嬌艷動人，忍不住發愣，卻是沒有再向青年那邊。

而此時那青年身在半空，可卻不可思議地朝左邊一點，竟像真的踏在牆上似的，橫移了半寸，頓時讓李四的鐵棒給撲了個空。

後者臉上滿是驚恐，忍不住脫口而出，「空凌鞋！是聚賢山莊之寶空凌鞋！」

「不錯，便是空凌鞋，你有幸見到此寶，也該是死有瞑目了。」那青年臉上露出一絲得意，接著揚鞭一晃，這次，那馬鞭再無失手，牢牢纏住了李四的脖子，跟著再凌空一踏，頓時又落回了紅馬身上。

這一番交手，說來話長，實則一眨眼而已，眾人只覺得眼前一花，那青年便又躍回鞍上，跟著他雙腳一夾，那紅馬立時向旁邊一衝，奔馳而去。

本來那李四力氣也算不小，就算青年公子真的用馬鞍纏住了他的脖子，一時三刻也未必勒得死他。

可這青年公子先是引得他躍在半空，使他腳下根基全失，再用馬鞍纏住他的脖子，加上這紅馬的衝力，怕是有千斤之巨，就算李四力氣再大，也是無處可施。

頓時被青年像放風箏似的，策馬拉馳，蕩在半空掙扎著。

其他眾人見狀，趕忙要衝上前去相救，可那白馬身上的少女卻是嬌叱一聲，一條馬鞭舞得不比方才青年來得差，將剩下的混混東抽一記，西鞭一招，打得是四處奔跑，無法上前救援。

等到那青年策馬繞了村子一圈，撲撲回來時，馬鞭上的李四早已七孔流血，死得不能再死，扔在了地上，再也無法作惡了。

餘下的那些混混見狀，知道再不跑就沒機會活命，也不知道是誰發一聲喊，轉眼間就跑得乾乾淨淨，再也沒有來時的那樣風光，就連馬匹，也忘了拿走，遺留在那獨自啃著草根。

經此一變，原本被圍著等死的李龍飛，此時雖然依舊身上狼狽，可卻沒了威脅，他轉念一想，往村裡一角走去。

只見地上一人躺著，身上佈滿血跡，張大了眼，滿臉的憤怒與驚怒，直到死前仍是不解為何生前小時一起玩耍的同伴會狠下心來殺了自己。

「雖然我不知道你叫甚麼…但你安心去吧…村子裡沒事了…」

看著地上那叫鐵牛的農漢屍體，李龍飛默默在心中唸了唸，伸手顫抖著將對方眼皮給闔上。

這是他第二次見到死人了，第一次印象中是他的父親，那年，為了他而死，眼下這名鐵牛農漢，雖然無親無故，但李龍飛還是對他的行為很是敬重。

在他身後，一個聲音喊起，「…我們終究來晚了一步，沒能救到這位壯漢，可惜了。不知這位少俠如何稱呼？何處人士？」

1. 人心人性

李龍飛轉過頭去，只見那兩名青年少女已經下馬，逕自走近過來，方才正是那名青年說話，他臉上笑容很是誠懇，後頭的少女也是面帶微笑，這就讓他有些受驚若寵。

「我…我不是甚麼少俠，只是路過…路過而已…卻沒想到自己反而…差點…還得多謝兩位的救命之恩。」李龍飛見到對方衣衫乾淨，容貌俊朗，反觀自己這些日子以來，身上的華服早已換下，此時穿得還是當時去典當所換來的粗布衫，不由得一陣臉紅，有些靦腆地說道。

若非自己也曾是大戶人家出生，恐怕現在早已自形慚愧，不敢直視對方了。

「哪兒的話，少俠武藝不低，方才純粹是對方人多勢眾，一時佔了上風；就算我倆不出手，相信再過一陣，少俠也能突敵而出，絕無問題…」

這番話既是恭維，又給了李龍飛臺階下，頓時讓李龍飛有些飄飄然。

不過他畢竟離家了一段時間，知道對方這番話當中有幾分真假，於是並沒有全盤接受，而是自嘲地乾笑兩聲，沒有答話。

那青年卻當作沒有聽到，繼續說道，「…這風雷幫近年來是越來越過份了，以往只是強搶民糧，今天居然還敢拿刀殺人，若不是我義父事先叫我過來，怕是這青牛村內死的不只這名壯漢而已…」

李龍飛聽到這裡，臉上頓時又黯淡了幾分。

在他心中，雖曾聽說過一些江湖幫派之事，可實際體驗之後，才真正了解一般農民的困苦。

再連想到自己以前的生活，霎時間，他有一種茫然。

那青年不明白他心中所想，見他臉上茫然，以為他是在思考別事，話鋒一轉突然問道，「…這位少俠武藝不低，為人又正派，不知道是師承哪裡呢？」

「我…我就家學而已…」李龍飛回過神來，淡淡說著。

「家學…莫非府上令尊是名武學高人！」那青年臉上有些吃驚，心中卻是另外打起了盤算。

「非也…只是我府上過去曾有專人…算了，這事不提也罷，總之，我並不是甚麼習武中人，也無意在江湖中闖蕩，純粹學過了武功防身罷了。」李龍飛想到過去，不由得愁悶起來，打斷了這話題。

那青年見他不肯講，也沒多追問，而是笑了笑，拱手說道，「少俠既然不願多說，在下也不過問。不過我見少俠武藝不凡，又頗得投緣，如今聚賢莊正在廣招能人，閣下對前程似乎亦有些茫然，若無其他要事，不妨來聚賢莊一聚可好？」

李龍飛一愣，沒想到對方說出這番話來，下意識地想要拒絕，畢竟他離家可是為了求仙，而不是甚麼闖蕩江湖。

對方這番話說得直白，哪怕他不暗世事，也聽得出其招攬之意，但自己求仙求成，加入甚麼山莊，可是違了本意。

可話剛要出口，再轉念一想，自己現在是山窮水盡，方才還為了糊口飯吃，差點捲入了一場殺身之禍，若是繼續下去，真能尋到仙人，拜入門下嗎？

再者，他近些日子吃苦多了，也慢慢懂得當初離家時的衝動實在是過了頭，雖然復活爹爹的意念不改，可真要靠自己這麼一路求仙，怕也是一齣鬧劇罷了。

一念即此，他不禁躊躇了起來，腦中百轉思迴，卻是張口說不出話來。

便在這時，一直站在一旁不說話的少女也開口說道，「這位少俠，咱們聚賢山莊雖也是江湖門派的一種，可是做的都是善事，行得都是義舉，若是你來我們山莊內，別得不說，有事大家互相照應，就算個人困難，要尋甚麼人事，消息也都會更加靈通！」

這聲音聽來清亮悅耳，而話中句子更是字字打到了李龍飛心底。

他現在最缺的是甚麼？讓自己糊口的下一餐！最急的是甚麼？尋到靈崇觀的消息！

這兩件事，別說想法子解決，就是要怎麼解決，他都無從想起，如今有個人跟他說可能可以幫忙，這豈不是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就算幫不上忙，至少也是個希望！

眼看李龍飛的神情有些不同，那青年此時也會意了過來，他語帶深意地說，「少俠，別的不說，咱們聚賢山莊內，各路的英雄好漢從四面八方會集，就是一些地方上的隱密消息，也是常有耳聞。若你來我們莊內，說不得就能找到你要的，哪怕沒有，多些人幫你找找也行…」

他頓了頓又說，「…到時，等大夥幫你找到消息後，你再出發也不遲阿…」

說罷，他又擺了個請的手勢，等著李龍飛反應。

在半推半就下，李龍飛也想不出其他的推辭，加上此時此刻，他的的確確需要一個可以休憩，讓他從新思考未來方向的地方，於是也就跟著走上前去。

從懷中掏出了一錠金子及一張地圖說

1. 聚賢莊
2. 聚賢莊主
3. 江湖兒女
4. 舊怨
5. 夜襲風雷幫
6. 螳螂捕蟬
7. 撕殺戰場
8. 第一次殺生
9. 誤上賊船
10. 紅顏軟語
11. 兩難
12. 淪為倭寇
13. 造業
14. 無名僧
15. 當頭棒喝
16. 撥反為正
17. 立下大功
18. 見都府
19. 出乎意外
20. 一個請求
21. 虛無飄渺
22. 自找苦吃
23. 黑虎

準備往回走去前一個小鎮點當玉鐲時，在山路上，一隻巨大的黑虎，赫然撲了出來，張牙就是朝他咬了過來。

那黑虎黑毛灰尾，四腳部份還帶著白毛，身長四米，比一般的大虎巨大多了。

身上更隱隱泛著紅光，如果有修仙之人，見到的話，肯定會明白這是一隻已經修練成精的妖獸。

牠張開大嘴，兩排如小刀般的利牙塞滿口中，揮舞著有如數把刀刃長的雙爪，直接朝著李龍飛撲了過來，後者腦袋一片空白，想也不想，拔腿就往後頭跑去。

但那黑虎速度何其快速，雙腳一蹬便撲到了李龍飛的身後，前爪這麼一揮，頓時將他擊倒在地，同時背上一道爪痕鮮血斑斑流了出來。

李龍飛的衣衫被劃破開來，同時背上的行囊也破了個大洞，一把木劍滾了出來，正好掉落在他的面前。

這木劍正是殺死李敦的那把桃木劍。

當初那灰袍道人在逼得李敦自殺後，本來想把這木劍收走，但被他緊緊抓住，爾後，天空中另一名仙人來到，那灰袍道人立刻離去，倒是忘了將這把木劍拿走。

一直以來，這把劍就被李家收在府中，做為不忘此事的象徵。

而後李龍飛為了將來成仙後要報仇，帶上此劍，以利之後找人所用，想不到還沒拜入仙門，先遇一隻妖獸攻擊。

慌亂之下，李龍飛也不顧這是殺父之物，伸手便撿起這把木劍，跟著轉身爬起想抵擋黑虎的攻擊。

李敦死後兩年，李龍飛在思過庭除了讀書思過外，大半時間便在庭內跟著武師學武，對於劍術自然也有不少的研究。

尤其升到二流高手之後，其劍術之高，尋常人等也難以匹敵。

早前要不是因為在船上施展不開來，加上從未跟人打鬥過，本能上偏向先跑再說，也不至於那麼狼狽。

但這時背後火熱熱的爪傷讓他明白，再跑下去，只是死路一條，不得已，撿起了木劍，想要做最後的困獸之鬥。。

那黑虎其實也不是要攻擊他，只不過是要逃亡時遇到了人，自然的反應罷了，不過那木劍一出，牠頓時感到劍上的氣息跟追殺牠的人很相似，焦怒之下，左腳的又是用力一揮。

鏗！

李龍飛不偏不倚，堪堪好用木劍擋住這一擊，同時順勢一招孤鴉渡江橫劈過去。

黑虎被這一招嚇了一跳，猝不及防之下右足被劃過一道深痕，同時哀嚎一聲。

「有效！牠受傷了！」李龍飛一擊得手，心中一喜，正要再趁勝追擊時，下一轉眼，自己突然眼前一片紅，跟著趴倒在了地上。

只見那黑虎被激怒，不知道施展了甚麼妖法，不但將那木劍打掉，還在李龍飛的臉上抓過一道爪痕，霎時間他臉上鮮血直噴，痛得李龍飛倒地滾開，口中哀嚎不斷。

那黑虎沒有因此放過他，血盆大嘴一張，便要狠狠往李龍飛的頭上咬去。

這一咬到，別說受傷，肯定是必死無疑。

就在此時，一聲怒叱，「孽畜！死來！」

一道雷電，如晴天霹靂般劈在那黑虎身上，黑虎吃了個痛，低吼了一聲，放下李龍飛不管，又衝進路旁的另一處樹林裡，轉眼就消失不見。

李龍飛本來已經自認必死無疑了，這時死裡逃生，更聽到剛剛那個聲音，就看到一名身穿黃袍，看起來童顏鶴髮的道人從旁衝出，要往那黑虎走的樹林追去。

李龍飛先是一愣，跟著心中份外雪明。

這一切簡直是柳岸花明又一村，讓他心中本已打消的求仙念頭頓時再清楚無比，顧不得身上痛楚，一把撲向黃袍道人褲腳抓著磕頭說，「等等！大仙，大仙，請收我為徒，請收我為徒！」

那黃袍道人被李龍飛抱住了腳，本來心中升起怒氣，這時聽到李龍飛這麼一喊，臉上那兩道快遮住眼睛的白眉抖了一下，開眼笑問，「你喊我甚麼？」

李龍飛愣了一下，恭恭敬敬的說道，「大仙在上，弟子在下，請大仙收我為徒，弟子必當赴湯蹈火，為大仙辦事！」

那黃袍道人左看看，右看看，笑瞇瞇的說，「好，好，你倒是有眼光，認得我是大仙。」

「只可惜本大仙並不收人為徒...」，那黃袍道人沒說出口的是，這哪來的小乞丐，居然也敢叫我收他為徒，門都沒有，要是讓人知道了，豈不是笑掉別人大牙？

「大仙就算不肯收晚輩為徒，收晚輩為奴也好，只求習得幾式仙法，讓家父得以復活就好。」

那黃袍道人一聽這話，頓時就不樂了，皺眉斥道，「學幾式仙法？就能將人復活？你這未免也想得太美好了吧！」

「先不說別的，要是人死了如果那麼好復活，那我們也不用修仙，一起學你說的幾式仙法不就好了！」

李龍飛知道說錯了話，連磕三個響頭說，「大仙在上，晚輩無知，還望大仙教導，晚輩不論何要花多久都好，只求大仙能教晚輩如何將家父復活。」

那黃袍道人搖搖頭一副碰到瘋子的樣子，撫著鬍子說，「讓人起死回生，如果是瀕死，那仙丹靈藥也許還有點作用，如果讓剛死的人復活，那一些名門大派的上人真君等等也可能辦得到，但要讓已死許久的人復活，別說是上人真君，便是那傳說中的老祖之類，恐怕都難以達成，除非是遠古神話中的古仙人，那可能有一點希望。」

「只是那畢竟是遠古神話，不切實際；現今仙人，數萬數億個修仙人，能成為上人真君等已經是機緣逆天，要復活已死之人？我勸你還是別做夢了吧！」

李龍飛一聽心涼了半截，這修仙之路他也只是從書上看到一些，他還以為只要拜入仙門，修練一段時間就可以成仙成佛，殊不知仙人還有分這麼多種，而且連聽起來傳中的老祖都沒可能將人復活，這麼一來，自己的爹爹肯定沒有機會活過來了。

自己這大半年來辛苦的支柱，一下子被人打斷，攤軟在地，茫茫看著前方失神放空。

那黃袍道人說完，頭也不抬轉身便要走，忽然眼角撇見到地上那柄木劍，倒抽了一口氣，忙轉頭兩眼直盯著它發光看著法寶。

「這這這，這哪來的法寶！這等法寶，便是自己師父也是偶爾才會拿出來炫耀一下，這傻小子看起來一點都沒有仙根，是從哪裡得拿這法寶，」黃袍道人心中波濤洶湧，不斷地幻想著將這木劍拿到手，要不是其師門規定嚴厲，只怕他便直接拿了。

不過想到自己師父剛正不阿，一旦自己毫無緣由拿了這凡人的東西，被發現了最重恐怕會逐出師門，想到這，他便打消了不告而取的念頭。

想來想去，最終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回頭又笑瞇瞇地說，「不過嘛...你也不用著急！也許我可以幫你想想辦法！」

李龍飛這時本來腦中已經一片空白，不知自己到底為甚麼這麼努力，這時聽到黃袍道人這麼一說，又打起了精神，忙跪下說，「大仙大能，必定有辦法可以將家父復活回來。」

那黃袍道人說笑嘻嘻地說，「雖然要完全復活很難，但要煉屍回魂，或是製成傀儡還是有些希望，這樣吧，你把那柄木劍給我，我帶你去見我的師傅，請他引薦你去鬼屍門那，也許可以幫你把你父親喚回來！」

李龍飛聽完微微發愣，應起來這樣子自己父親好像不叫復活阿，但是大仙這樣講，應該不是騙自己，而且那鬼屍門雖然名字難聽，但也是這裡有名的仙門，也許入了門後，真的有辦法將自己父親給復活回來，當下便想說好。

但他看向那木劍，心中又起了些遲疑，一來這木劍是之後自己成仙想要找那灰袍道人所用，二來這劍本是那道人所有，那道人跟眼下這黃袍道人相比，一個在路上跑，一個在空中飛，想也知道兩人是有些不同的，這黃袍道人開口就是要自己的那木劍，恐怕這木劍是有些價值的，當下便有一些猶豫了。

那黃袍道人見他猶豫，心底也有些不滿，他心裡想著，這少年真不識好歹，自個雖然開口跟他要那靈劍，但也沒有白拿，而是要請師傅幫他引薦給鬼屍門。這等機會，一般凡人哪有，他居然還敢猶豫。

黃袍道人哼了一聲，口氣漸冷說道，「我方才救你一命，雖是舉手之勞，但也是大恩於你，如果不是這樣，你現在死屍一條，那木劍成了無主之物，我順手收走，也無不可。我讓我師傅引薦你去鬼屍門，已經是仁至義盡了，你還要考慮？！」

李龍飛聽得出那黃袍道人的話中意味，心下一驚，自從兩年前那事之後，他知道凡人的生命在仙人眼中都視如草菅，當下連忙躬身說道，「大仙誤會了，在下只因為這木劍是殺父仇人所留，還想以後以此尋仇，所以才猶豫了下，並不是晚輩不願。大仙如果需要，請盡管拿走好了。」

那黃袍道人一聽，表情古怪了下，冷笑道，「這木劍的主人，怕是至少是個道人了，以你的資質，別說報仇，就算真的有幸拜入鬼屍門內，練上個一百來年，能在他底下擋下一招就很了不起了，還想要報仇？別送命就好了，還報仇咧！」

李龍飛聽完，眼眶更紅了。

他求仙所為兩件事，第一件事復活父親這出發前就知道很難了，畢竟書讀了那麼多，也沒聽聞過有幾個死人復活的事情，所以雖然說出口，但也只是個理想而已；但第二件報仇一事，那是真真正正想要做的事，現在被這黃袍道人直接潑了個冷水，他只感到全身發抖，不知道是生氣還是失望。

那黃袍道人笑了一陣，點點頭順手將木劍收走，接著又有點不好意思丟了一顆靈丹給李龍飛說，「這藥丹給你，如果到了鬼屍門，需要拜師考驗前，你吞下這顆丹藥，對你通過考驗的機會可能會有所幫助，你自己斟酌點用。」

「還有，我不是大仙，我是我師傅七葉道人的徒弟，你叫我黃半仙就好。待會你見到我師傅，可得要恭敬點，也許他老人家一個高興，直接收你為徒，那也說不一定。」

李龍飛大喜，他雖然聽不懂甚麼大仙半仙，但他沒想到這麼快就有機會被仙人收為徒弟，雖然說報仇跟復活父親被說不可能，但他天性倔強，早已認定總有個辦法，甚至心底隱隱有個念頭對著黃半仙說，你說不可能，那我自己來！

當下便收拾好散落的行李跟那丹藥，跟著黃半仙一起回去找那七葉道人。

1. 禍福相依
2. 七葉道人

一路上，黃半仙跟李龍飛說了許多有關修仙一路的事情，也讓李龍飛對修仙有了一些基礎的了解。

修仙路上，共分幾個階段，練氣，築基這兩階段為基礎，結丹，凝嬰為進階。

雖說是基礎，但往往數千個凡人才以一個人有仙根可以練氣；而數百個練氣仙人才能出現一個築基，所以一旦成了築基，已經可以說是呼風喚雨，在仙人中有一定的地位了。

至於結丹，那是每個修仙之人夢寐以求的事情，正所謂甲子光陰催築基，一朝結丹千古名；一旦結丹，那可是能開宗立派，占據一方，成為赫赫有名的大仙人、大能者。

只是結丹不同於前兩個階段，結丹乃逆天之事，別說修練困難，就連最後要突破這個門檻，都會引來天打雷劈，五雷轟頂的天譴之劫，所以能成就結丹之士，無一不是萬中選一，百年難得一見的天縱之才。

而結丹之上還有凝嬰，那又是遙不可及，一般修仙之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黃半仙他自己也不過就是個練氣期的仙人，所以當他聽到李龍飛叫他大仙，心中樂得很，也才願意帶他見自個師傅，看能不能引薦李龍飛去鬼屍門拜那裡的仙人為師，練成仙法將李敦的魂魄給招回來，重新復生在世。

「那...敢問黃大仙，尊師是...那裡的仙人呢？」李龍飛不知道這些因由，雖感覺有點不妥，但還是硬著頭皮問了一下；畢竟如果黃半仙的師傅夠強大，也許就能直接復活自己的父親了。

「我師傅阿，他可是一名結丹散仙！道號七葉道人，在這胭脂山一帶，恐怕除了胭脂門跟東武門裡的大仙之外，最強大的仙人了。」黃半仙得意地說。

事實上他的確可以得意，要不是七葉道人碰巧收他為弟子，像他這樣練氣期仙人，恐怕一輩子連結丹仙人都不會遇到，更別提會聽過修仙的幾個階段了。

李龍飛聽完咂了咂舌，他也聽清楚了，這可是一名結丹大仙阿，怕是幾十萬個仙人裡只有一個，那可真的叫大仙。

如果見到了這大仙，討得了他歡心的話，搞不好不用拜在那鬼屍門門下，而是直接拜在這大仙門下了阿。

黃半仙雖然飛不起來，但他帶了一個會飛的馱盤，正好兩個人可乘，就這麼盛上去一路飛往七葉道人的住處。

這馱盤飛得雖然不高，但速度頗快，是李龍飛自個跑起來的好幾倍以上，他坐在上面，感受到風呼呼的吹在自己臉上，不由得暗暗心驚，想不到一個練氣期的仙人而已，就可以飛得這麼得快了。

那黃半仙也是愛炫耀，其實練氣期半仙哪能飛行？這馱盤是他師尊見他乖巧聽話，送給他的一個上品法器。

上品法器一般是築基期才會拿來使用，他一個練氣期半仙用起來，還得靠一種名叫靈石的特殊石頭補充靈氣才行，否則飛不了多遠，就會耗盡法器靈氣，再也沒有作用。

而這黃半仙也是因為拿到那把桃木劍，心裡得意，這才送了那靈丹，還用這馱盤飛行。

要知道，那把桃木劍是那灰袍道人的寶物，雖然只是隨便一把法寶木劍，那也是比這馱盤還要珍貴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

黃半仙偶然拿到這寶物，別說是花費靈石送李龍飛到七葉道人那，就是拿這馱盤直接跟他換，他都會搗頭如蒜連忙答應。

只是李龍飛甚麼都不知道，他這時坐在這馱盤上面，心底只是無限歡喜，慶幸自己怎麼這麼走大運，不但沒被黑虎殺死，還遇到仙人幫忙。他心底暗暗感激，不論最後是不是能拜仙人為師，將來一定要好好報答這黃半仙。

就這樣飛了幾個時辰，兩人飛到了一個山洞前面。

這山洞洞口方方正正，還有扇白玉大門，比起李龍飛老家的紅漆大門還要華麗，只見週圍的花花草草，個個美不勝收，敢情就是一個靈仙福洞，他連忙在外頭先行磕了個頭。

黃半仙也不理他，逕自推開了玉門進去，留下李龍飛在外等候命令。

不一會兒，只聽到洞內一個莊嚴的聲音說道，「進來。」

李龍飛知道是大仙在叫自己的，誠惶誠恐，畢恭畢敬地走近洞裡。

只見洞裡不像外面看到那樣一片漆黑，洞內燈火照明，洞頂上鑲了數百顆梅子大小的夜明珠，

只見一個白眉長鬚，卻是童顏模樣的道人，正坐在那，閉上眼對著自己微笑。

雖然那道人看起來和藹可親，但李龍飛不知道為何，見到之後，腦門轟轟作響，一股無可莫名的威嚴迎面而來。

李龍飛不敢失禮，連忙恭恭敬敬磕了個頭，「拜見七葉大仙。」

「免禮，本座不是你師傅，你不用行如此大禮。」七葉道人輕輕一揮，一股柔和的力量將李龍飛抬起，同時那威嚴也減少許多。

李龍飛心底微微失望，知道眼前的七葉道人並沒有打算將自己收為徒弟的意思，但他不敢不敬，仍是恭敬低頭聆聽。

那七葉道人雖然沒打算收李龍飛為弟子，但他卻思量著是否要幫李龍飛引薦給自己在鬼屍門的好友，上銀道人作徒弟。

他雖然是個散仙，但平常擅長練丹，所以也頗受其他道人歡迎，不少門派的道人仙人都樂得跟他結交，有他推薦，倒也容易拜師。

只是，他也不是沒事這麼好心要免費幫忙李龍飛的。

主要是剛剛他的弟子黃半仙一進洞府內，就拿出了那柄桃木劍獻給自己，並將整個來龍去脈說了個清楚。

七葉道人一見那桃木劍，頓時張大了眼，心中熱切了起來。

要知道，那可是法寶阿！

雖然說那只是一柄下品法寶，一般道人身上都多少有幾個，但他平日練丹交易許久，對看寶的眼光何其準確，一看就知道那是一柄極接近中品法寶的寶貝，雖然目前只是下品，但只要再孕養個百年，肯定能升級為中品法寶，到時候，威力可就更大上一倍不止。

這樣的法寶，比自己現在身上的都還要好，自己徒弟肯獻上來，饒是他是修練百年的仙人，也是一陣歡喜，當下就賞了自己徒兒一個築基丹做獎勵。

「你說，你修仙的目地有二，一是復活父親，二是報仇？」七葉道人不急不徐地問。

李龍飛心底一陣緊，沉聲說道，「大仙明察，小輩的確是為了這兩個原因。」

「先不說這兩件事可不可能成功，但你可知道，修仙之人，最要緊是修己長壽，斷絕塵緣，你為了塵事而修仙，就算再怎麼努力，恐怕也很難有所成就。」七葉道人沉聲説道。

李龍飛一愣，他可沒想過這種情況。對他來說，修仙是手段，主要還是要復活自己父親跟報仇雪恨，如果修了仙得放棄這兩件事，那反倒本末倒置了。

七葉道人嘆道，「你凡念太重，本來不適合修仙一路。但我輩修仙之人，最是要求報恩。拿人一點一滴，該當百倍回報，雖然只拿了你那桃木劍，但我還是幫你一把，諾，你今晚就在這吐納，等明天我在送你去鬼屍門好了。」

李龍飛一聽大喜，連忙磕頭說道，「感謝大仙，感謝大仙！」

「先別謝我，來，我先測測你仙根，若是沒有仙根，那就算送你去鬼屍門那，怕也是不得其門而入。」七葉道人點點頭，跟著揮手一抬，示意李龍飛往前。

李龍飛不敢怠慢，連忙跟著往前一靠，就看七葉道人將手放在他的頭上，閉目沉思了一會，這才點點頭張開眼說道，「仙根尚有，只是低微，這第一關，倒是勉強算是及格。」

李龍飛一聽，雖是有些失望，但隨即打起精神來，「就算低微，但能過第一關，我努力些，一定有機會的！」

旁邊的黃半仙嘴角微微上揚，心底卻搖了搖頭，「這傻小子天賦不佳，看起來，就算踏入仙門，想突破築基，是終身無望了…」

1. 兇星再臨

當天晚上，黃半仙跟李龍飛留在七葉道人的洞府裡休息。

那七葉道人心中有所虧欠，還傳了一個呼吸法訣給李龍飛練練。

「這套呼吸法訣，是修仙界中最基本的功法，你照著練了，雖然僅一天而已，但早一天，是一天，你明天到了鬼屍門，雖然有我引薦，還是要靠自己取得了鬼屍門的弟子資格。如果你能在今天練成這呼吸法訣，肯定能拜裡面的仙人為師。」

七葉道人朝李龍飛一指，一道法訣像是直接印在腦海一樣，傳入了李龍飛的腦中。

雖然七葉道人說的輕鬆，這法訣對修仙之人也的確是基礎中的基礎，但要練成，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要知道，就算是名門大派的高深法門，剛進門的弟子吐吶呼吸的修行也要至少一兩個月才能有所小成。

七葉道人是散仙，其修練道法更是普通，反而更難一試上手。

這倒不是說七葉道人的功法比較複雜高深，而是七葉道人的修練功法更多許多不必要的步驟，多了那些，反而讓人更難達到自然，也就更難練成。

但李龍飛可不知道，他凝神一想，只見腦海中一道法訣浮現；他心中大喜，知道這是仙人修練的法訣，連忙閉目坐下，照著法訣上各式的打坐方式吐吶修行。

那呼吸法訣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要求的是要達到無念呼吸。

其實大凡常人在呼吸的時候，偶爾都會有這無念呼吸的時候，那便是當人們在專心做事，或意志堅定之時。

在那時候，普通人的呼吸會順由身體自然吐吶，不會刻意去想到它，但是這狀態要能持久，十分的困難。

因為思緒中會中斷，在中斷的時候，便會不由自主意意識到自己的呼吸，進而就會有意識的去吐吶空氣。

這第一個階段，要求的就是要能無念呼吸七七十四九次。

可要能屏除意識本來就不簡單，照這法訣上的姿勢吐吶，更是困難。

因其每個姿勢，彷彿都將人體扭曲到了極至，以其樣子打坐，不一會便渾身酸痛，難以堅持太久。

不過一旦達到第一階段後，就完成了一次小周天無念呼吸的境界，從而可以修練第二個階段了。

李龍飛試了幾次，雖有心努力修練，但他仙根低微，悟性又普普，每次運行那無念呼吸一兩次後，就脫離了無心境界，跟本無法維持七七四十九次的大周天一圈。

不過他雖全身痛得幾次忍不住飆淚出來，但骨子裡那股倔強也被激了起來，「我就不信，區區一點疼痛，我李龍飛會忍受不了！」

於是他整個晚上都在練習，只花了兩個時辰睡覺，讓七葉道人看了之後，搖搖頭嘆息了下。

「此子心性不錯，但悟性跟仙根都太低，難以成大器。要不是看在我拿了他的靈寶，我還真沒臉介紹他給上銀道人做考驗。」

很快的，隔天雞啼的時候就到了。七葉道人吩咐黃半仙留守在洞府內，自己隨手一捲，將李龍飛捲起，往南方的鬼屍門飛去。

一路上，冷風呼呼，李龍飛感覺到天空中的雲霧輕輕在自己臉上飄過，身子下的屋舍樹林成了一些小點，有如蟲蟻一般。

遠方的山脈此時成了一條條的青蟒，蜿蜒盤踞在整片大陸之上。

「當初那灰袍道人，也不過如此，現在我有七葉道人幫忙，要是能拜進了鬼屍門，有朝一日，也要能凌空飛行才行！」見到這些從未見過的壯麗景色，李龍飛心底更加的堅定了求仙之路。

這一飛，足足飛了有數個時辰，就當兩人終於來到鬼屍門外圍數十里處之外，隱隱約約看到一座高大的拱門時，七葉道人臉色一變，停了下來，凝神往左邊看去。

李龍飛不明就理，也跟著看了過去。

只看到左邊虛空之中，一道奇異光芒浮現，跟著許多幻影浮動，不一會，一個灰袍道人走了出來，正是當年逼死李敦的那個道人，臉上還帶著一絲笑意看著李龍飛。

見到灰袍道人，七葉道人神情慎重起來，他自結丹已來，雖然因練丹一術少有敵人，但這不減他與人鬥法的實力。

此時那灰袍道人一步踏出，自己竟是等到對方都靠那麼近了才能發現，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對方修為不在自己之下。

「道友突然出現將在下攔住，不是所謂何事？」當下七葉道人抱拳對這那灰袍道人客客氣氣地尋問著。

那灰袍道人也沒立刻答話，眼神掃過李龍飛，表情像是在仔細觀察甚麼。

李龍飛見到灰袍道人，本來就已經十分激動，這時被他眼神掃過，腦中好像打過一道天雷一般，接著就一陣頭痛。

一旁的七葉道人臉色一變，右手一揮，頓時李龍飛的頭痛緩了不少，跟著聽到七葉道人沉聲說道。

「道友，修仙人不欺凡人，你一來就對一名凡俗童子下手，這算甚麼？」

「本座道號天寶，此子當年我留他一命，想不到他今日還妄想拜師來殺我？既然都動了殺念，我順手處理了他，就算多了點怨氣纏身，也不算甚麼。我念你結丹不易，速速放下此子離開，免得我動手。」那灰袍道人也不掩飾，嘿嘿兩聲冷笑，頗不在意地看著七葉道人。

聽到此話，七葉道人臉色更加難看，他本來已經覺得眼前這人修為不比他低，此時對方開口便道破他的修為，若不是更高一個境界的修為，至少也比自己強上許多。

只是對方剛剛一見面，還沒開口就直接出手，而且是當著自己面對凡人使用了搜神術，這就讓自己臉上無光之餘，更有幾分惱怒。

這搜神術說難不難，大部份的仙人都會；但因為它有損陰德，加上如果使得不好，很容易讓受術者神智崩潰，所以一般來說，非到不得已修仙者都不會隨便使用。

但眼前這人不但隨便使用，還是對凡人使用，這就讓七葉道人看不過去。

不過看不過去歸看不過去，到底要不要為了一名凡人而惹上麻煩，七葉道人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說到底，修仙之人大多不做損己利人之事，哪怕七葉道人為人正派，但為了一個凡人而惹上一個大敵，也不是他所願意的。

就在七葉道人還在兩難之際，旁邊一陣聲音傳來。

「你殺了我父親，現在還想殺我，有種你今天就殺死我，否則將來我修仙有成，必定會將你碎屍萬段，以報不共戴天之仇！」李龍飛尚未從那頭疼中恢復，但此時聽到天寶所說，新仇舊恨一湧而上，那恨之入骨的情緒頓時爆發，抱頭眼神充滿血絲喊著，

七葉道人聞言也是內心一緊，他本就在頭疼是否該為了這李龍飛惹對方發怒，此時雖有些佩服這李龍飛的膽子，卻更懊惱他現在還不自量力地激怒對方。

要知道他跟天寶，隨便一個眼神就可以讓李龍飛灰飛煙滅，即便現在沒有特意威赫，但光是內斂的靈壓就已經可以讓一般凡俗成年人嚇得不敢亂動，自己已經努力在化解這危機了，李龍飛居然敢站出來嗆聲？

想到這，就讓七葉道人對原本得到中品法寶的喜悅轉成一股怨念。

不過他到底是修正道之人，心中雖然不滿，仍是沒有就此罷手，腦中幾道念頭交錯之後，七葉道人掏出那把木劍，沉聲道，「這是前輩遺留的木劍，晚輩無意間得到，這就還給前輩，但求前輩本著上天有好生之德，放過這凡人一馬。」

他這是顧及李龍飛，才將嘴邊的肉給吐出。

雖然不及天寶，但七葉道人也是活了幾百年的仙人了，而且他還是散仙，像他這等仙人，心志歷練方已經都成精了，方才他將前因後果想了一下，立刻猜出這天寶很可能是尋這柄木劍上的氣息而來的。

否則天地之大，怎麼會這麼巧，他剛要帶李龍飛拜師，就遇到了仇人？

也是七葉在大喜之下沒有想太多，像這種法寶，一般都是需要經過煉化才能收為己用。

他在自己徒弟送上木劍時就先試過，確認沒有前任主人的靈識這才放心收下，想說之後再慢慢煉化。

想不到，雖然沒有靈識，但這木劍還是沾染著天寶靈氣的氣息，所以對方才會順著這木劍的感應來到。

只是到底對方是一開始就有意為之，還是一時興起想到掉落的寶物，這就很難說了。

不管如何，還回寶物，並以前輩稱呼，這就是給了對方十足的臺階，同時也是以話套住對方，指明如果出手的話，是以大欺小。

那天寶點了點頭，看著李龍飛冷笑兩聲，接著又看向七葉道人，

「你倒是聰明，知道我是尋這木劍來的。只不過…」

天寶手一揮，木劍咻地飛向了他，但他接著又一甩，那木劍掉頭疾飛，倒是比剛飛過去時還要快上幾倍射向那李龍飛身上。

--

第二個階段，要求的是冥念呼吸。

冥念呼吸十分玄妙，講求的是在無念之間，以精氣神去呼吸吐吶。

這精氣神的呼吸，套用某一方世界的說法，就是全身的細胞呼吸。

要知道，人體的呼吸，都是由口鼻，經心肺，再到全身四肢百骸，但是這冥念呼吸，講求的便是不經由口鼻，而直接由四肢百骸跟外界呼吸。

這階段，便是看個人的根底，所謂的仙根，便是表現在這裡。

如果仙根夠好，這冥念呼吸自然很快就能掌握；反之，即使再怎麼想修練，都事倍功半，很難達成。

如果能冥念呼吸至無念呼吸的地步，那已經可以說是踏入仙人之境，剩下的就是第三階段的吐吶天地靈氣了。

天地之間，濁氣下沉，靈氣上升，自有一番循環。

然而仙人之路，便是吸收這天地間的靈氣，化為己用，穩四肢，固骨脈，以自身為爐，練天地之精華為血脈，造神魔之能為肉體，進而施仙法，行道術，悟天地大道超脫於凡夫俗子之上。

然而這吐吶天地靈氣，比前兩個階段都難上好幾倍，除了仙根之外，還要看有沒有悟性。

沒有悟性的，就算再有仙根，也只能延年益壽，終究還是一介凡俗罷了。

--

1. 師兄弟

鐺一聲，一面青銅小盾出現在李龍飛身前，正正好擋下那柄木劍。

天寶絲毫不見驚訝，淡淡站在那，轉頭看著七葉道人說，「你這是要跟我槓上了？」

七葉道人臉色難看，方才若不是他早已經有所準備，李龍飛此時肯定身首異處。

這天寶道人下手如此之狠，實在是七葉道人生平少見之人，而他也不是故意逞強，實是對方那木劍速度太快，下意識之下，就出手擋之。

此時七葉道人既已出手，便強忍下心中悔意，搖頭說道，「晚輩不敢，但這凡人乃是晚輩帶來。如果前輩就這麼殺了，那晚輩這些年的道心都白練了。還請前輩通融，我將他記憶抹去便算了好嗎？」

那七葉道人雖然是個散仙，但卻是個在這四方很有名氣的散仙，他的名氣，並不只於他的實力，而是在他的道心。

畢竟雖然結丹道人不多，但整個東萊國內也是不少，比七葉道人實力高的仙人恐怕多得很，只是大多藏得很深，沒事不會輕易出來露面。

但七葉道人走的道心是正道，在這殘酷的修仙界中，能堅守正道而行的人很少，能報恩行義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像那黃半仙，本來大可以拿了李龍飛的木劍後就將他趕走，但他自覺有所虧欠，於是帶李龍飛來找自己師尊七葉。

而弟子如此，師傅當然也是同樣有這道心，所以七葉才會授李龍飛呼吸法訣，更要送他進鬼屍門拜師。

現在雖然木劍還了，但人是他帶來的，如果任由天寶將李龍飛殺死，那他這些年來修練的道心必會不圓滿。

不圓滿的道心，在往後成仙路上，越是後頭，越是會有心魔產生。

所以七葉雖然知道對方修為比自己高，還是試圖用其他方法保住李龍飛一命。

但天寶可沒管那麼多，他右手一揮，半空浮現六柄木劍，跟原本那柄一合，便成了一輪七星劍環，飄在半空銳不可當。

「我再問你一次，你確定要保這凡人？」

七葉道人見對方始終不給自己面子，臉色鐵青，再也顧不得那麼多，冷哼一聲，大袖一揮，李龍飛跟著一陣風，被吹向了遠方林子裡，跟著便是天空中轟隆鳴動，風捲雷光之中七葉跟天寶兩人戰了起來。

李龍飛看著七葉道人的身影，腦中當年父親挺身站在自己前面的那模樣又浮現出來。

他心中悲憤，不但恨對方殺了自己父親後還一再地追殺自己，更恨自己沒有能力報仇，如今連要拜師修仙都連累了對自己有恩的七葉道人。

這般悲怒交加之下，他一邊跑一邊不由得眼紅了起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更何況李龍飛從小驕生慣養，少有挫敗的時後，自然不會隨易哭泣。

但他自從兩年前爹爹死後，雖說記憶被封，卻始終有種鬱鬱在心頭的感覺，而後想起一切，決定離家求仙，經歷了生平頭一次離家的苦頭，更差點死在黑虎之下，已經讓他了解到在李府之外，自己是多麼的弱小。

如今又得再度逃亡，頓時讓以往總是天之驕子的他心中百感交集，忍不住啜泣了起來。

就這麼一面哭一面跑，一個不留神，腳底絆住了一個樹根，一跌一撞頭，竟暈了過去，再也沒有起來。

許久，天邊一道巨響過後，那仙人大戰的地方，此時已經是風平雲散，絲毫沒有剛剛那恐怖的感覺，然而其地上林木山川都盡皆改變，方圓十里內的凡人早已嚇得是躲在屋內不敢出來。

卻見一名灰袍道人迅速飛來，身上道袍只有稍稍破損，但整體卻無大礙，不是天寶上人還有誰？

他看著昏厥過去的李龍飛，想也不想，一道寒光飛過，那柄木劍又朝地上的李龍飛射了過去。

就在木劍剛要觸體的時候，砰一聲一道龐大無比的力量從李龍飛體內散開，那木劍雖是法寶，但在高速飛行下經不起這力量衝擊，居然碎了開來。

就看到那力量波動緩緩凝聚成一個頭戴冠巾，正氣凜然的道人模樣。

那道人冷冷看著天寶上人說，「你身為仙人，一再對一凡人趕盡殺絕，你還要不要臉。」

天寶上人臉上抽動了下，仍是平靜的說，「天宏師兄，你也一再的保他，難道是收了他甚麼好處不成？」

那道人道袍一揮，七棵大樹連根飛起，轉眼變成七把木刀，凝在半空行成一個刀陣，「我身為你的師兄，自然得阻你敗壞宗門名聲。你前次還有理由，這次執意殺他，已經是犯了門規，你還敢問我？」

這天寶上人的門派內有規定，沒有理由，不得對凡人出手，如有出手者，輕則受罰，重則禁閉，天寶上人身為門派內長老，怎會不知道這規定？

只是他一向倚老賣老，加上在門派內也少有輩份比他高的，所以行事漸漸不受控制。

這次他專程來殺此子，實是內有隱情，想不到自己師兄出面阻止，他冷哼一聲，「門規？門規只規定不得亂殺凡人，他既然要踏仙路，就是半個仙人，仙人之間恩怨情仇，門規不禁，你可管不著。」

「他尚未拜師，在那之前，就是一個凡人。只要他是凡人，你就受門規所禁！如今你既然動手了，我已經通報門內執法首座，若是你執意殺他，你就會被判禁足百年！哪怕你是門內長老，一樣得受罰！」

「你！」天寶上人一聽，臉色一變，他沒料到這天宏師兄竟然為此通報門內執法堂，那執法堂一向跟他師傅這一派系不和，這下子如果自己真的動手了，短則十年，長則百年的禁閉怕是跑不掉！

他大怒之下，雙手一推，憑空出現了數十隻飛劍，如流星般劃破天空，向那七柄木刀疾射而去。

天宏雖然以法力凝聚成法身，但終究不足本尊的一成實力，這時操控著那七把木刀，乒乒乓乓之間，已然被刺成了千穿百孔，法身更被破去，漸漸散了開來。

但天宏的怒吼聲音卻仍在半空中響徹，「天寶，你若執意殺他，我必稟告執法堂首座，將你重重懲罰...」

話未說完，一把木劍掃過，法身完全散了開來。

「放心吧，在那之前，我會先找好理由的。」

天寶上人捲起了李龍飛，思索著這下子虧大了。當初為了那東西，受人之託找了個藉口要逼殺李龍飛，想不到李敦為了兒子以命換命，自己因此也不好再追殺下去；而日前又再受託要斬草除根，還多收了另一個寶物。

本以以為這件事只是小事，就算碰上那七葉道人一阻也沒甚麼，只是想不到他那長期跟他不合的師兄，居然為了跟他鬥上，以這凡人為藉口請來了執法堂首座。

好吧，既然如此，以他的個性，自然不會甘心受人敲打。

可是那執法堂並不好惹，眼下他如果已經殺了李龍飛，那也就算了，沒得解，但既然還沒殺死，如果再執意殺死，等於自己替自己套上了百年的刑期，這可不是一樁好買賣。

他心念一動，捲起李龍飛，「凡人是吧，既然你要求仙，那我便送你一程，等到你真的當上仙人了，我再將你殺死；到時候，門規甚麼的，可就沒有這問題了。天宏師兄要保的人，我天寶便要殺，等著吧！」

殺李龍飛事小，面子事大，天寶既有此念，當下便帶著李龍飛轉身飛往北方。

據他所知，那附近有一個門派，名叫自在道，道門內修為最高的也不過是幾名築基修士，道法寶物更是沒甚麼特別突出，想來李龍飛進入那小派後再怎麼修練也很難踏入築基。

「便讓這小子拜入那門派內，也算是成了仙人。之後，再找我隨便一個徒兒趁個機會殺上門去，此事應該就行了。」

要不是天宏師兄，要殺這小子可根本不需要這麼麻煩，天寶心中想到就有氣。

1. 自在道

自在道，兩百年前座落在離胭脂山東脈一小段距離的新起宗門。門內弟子人數加起來也不過千百來人，這在一般仙門內，可說是相當少的了。

所幸開創自在道的開派祖師爺是一名頗有名氣的結丹道人，名叫自在道人。

他當時雖然只是名散修，但在創派之前曾力退了數名聯合找他麻煩的結丹道人，更是斬殺其中一人，爾後更是分別擊敗了三名來報仇的結丹後期道人，一時之間名聲頗響，被說是近兩百年內最厲害的結丹修士之一，也因此，附近大派的大老們也就任由他創派收人，算是默許了自在道的存在。

畢竟，仙門那麼多，要是每一個創派的仙門都要打壓，那也太麻煩了，只要自在道不要太超過，收幾個有仙根的弟子走，那也沒甚麼，那些真正有天賦的苗子，大門大派是早早就會派人準備好去搶人的。

今日，自在道山門外一道灰芒飛來，瞬間停在半空，一名灰袍道人隨手拋下一名昏迷少年，正是那天寶上人。

來此之前，他已經先打探過了，眼下雖不是自在道收徒時間，但如果有人能敲響山門外的拜師鐘，那自在道也會破例將此人收入門下。

看著那山門外的拜師鐘，天寶眉頭微微一蹙，似乎察覺到了甚麼，隨即冷哼一聲，隨手一揮，一道灰茫茫的光暈籠罩著他散了開來。

到了他這個境界，如果他不想被人發現，除非對方修為跟他相當，否則是很難察覺。

接著他右手輕輕放在鐘上，也不見他花了多大的力氣，鐘聲卻猛然噹噹噹地響了起來。

不一會，山門內一個道人匆忙走了出來，四處打看是誰敲響了拜師鐘，見到地上的李龍飛，還以為他是太過疲累在敲完鐘後暈了過去，連忙將他扶進了門內。

天寶上人看到這一幕，心底冷笑了幾聲，隨即化作一道灰芒踏空飛走，他可還要去想想該怎麼面對執法堂的首座，沒空在這閒著。

不久，在自在道山門內的一處林木茂遠，蔥鬱蒼蒼的幽谷中，一座莊嚴的大堂上，幾個道人正坐在一起，似乎正在處理著一件事情。

其中主位上，一位三縷長鬚的老者，正坐在黑橝木椅上，臉帶微笑地聽著前面一位中年人的報告。

「這麼說，那少年身上並無太出色的靈壓，也沒有甚麼特別的仙根存在是嗎？」長鬚老者捻了捻鬍鬚，好像在問對方，又好像喃喃自語説道。

「是的，就我的探查，實在是不像能將拜師鐘敲響那麼大聲的樣子。」那中年人淡淡稟報著。

「你怎麼看呢？王師弟？」那長鬚老者轉頭看向另一名臉色略黑的道士。

「這…我當時出去察看時，的確只有此子在而已，若說不是他敲響鐘聲，那實在說不過去。」

「也許是你聽錯呢？」突然另一名圓臉慈眉，體型略胖的道人皮笑肉不笑地往前一步說道。

「你這是在質疑我撒謊？」那黑臉道士臉色一沉，厲聲說道！

「非也非也，咱們都輪值過看守拜師鐘一事，眾所皆知，在那看守實在無趣，多半都會藉機打坐修行，王師弟恐怕也不例外吧。在打坐突中，偶爾有心魔擾亂，產生幻聽，這也是情有可原，我只是說有這樣的可能性而已。」那圓臉道人雖然一字一句都像在替那黑臉道人解釋，但整個聽起來，卻是在指責對方。

黑臉道士怎會聽不出來，他哼了一聲，心中卻也是一凜，畢竟對方所說不無可能，只是這麼一來，等於給自己打了個大大的巴掌。

那圓臉道士在宗內一向跟自己不合，近幾年更為了爭奪上位有了衝突，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這裡有所退讓。

想到這，他把心一橫，沉聲對著那長鬚道人一揖說道，「我的確親耳聽到那鐘聲沒錯，如不相信，我可以請當時一旁的弟子作證，請掌門師兄明鑑。」

那長鬚道人閉上眼沉思了一會兒後，揮揮手說道，「做證就不用了，天泉師弟既然都這樣說了，本座自然是相信。但既然天泉師弟也認為對方敲響了那拜師鐘，此子便拜入你門下好了。」

「只要此子之後發展，能符合得上那拜師鐘的聲響，自然就是最好的證明了，對吧？」

其他眾人一聽，眼神都是微微一瞇，各自心中有些思緒，唯有那被稱為天泉的道人，心中有些苦澀，明白了自己終究是騎虎難下了。

李龍飛在暈了不知道多久之後，終於醒了過來。

他眼睛張開，眼前是一間木房，看起來只有幾尺見方，簡單卻頗為整潔，中間還有一張桃木桌，桌上擺著一盞熏爐，頂上正飄著淡淡薄煙，聞起來讓人精神氣爽，卻又恰到好處。

「我明明是在逃跑，怎麼突然間就來到這裡？」

「難道我已經死了，這裡是地府不成？」

想到這裡，他情緒又悲憤起來哭吼著，「老天無眼！大道不公！為什麼殺我父親的人沒事，我卻得先死了！」

就聽到前方一個人乾咳一聲，李龍飛擦擦眼淚這才發現，原來前面不遠處的角落，一位黑臉濃眉，身穿道袍的中年人正坐上椅上，手中握著一卷尚未打開的竹簡，正凝視著自己，看起來倒像是以前家中所畫的幾個閻王面相。

「請、請問這位…閻王大人…這裡是，閻王殿裡的哪一殿？」

李龍飛心下雖然淒涼，但既然已死了，只得接受這事實；又見對方並不像書上說的那樣長相恐怖，稍稍寬心了些，起身抱拳問道。

這一問，那黑臉道人原本就已黝黑的臉恐看起來更加的陰沉幾分，皺眉喝道，「胡鬧，甚麼閻王殿不閻王殿，這裡是咱門自在道的道觀！你既有心拜師，怎還不懂禮數！」

李龍飛吞了口口水，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忍不住問道，「自在道？這裡不是地獄嗎？我不是死了嗎？」

那黑臉道人強忍著翻白眼的衝動，低聲說道，「這裡怎麼會是地獄呢？你還活得好好的，你看難道我像死人嗎？」

李龍飛再定神一看，果然見到對方坐著的椅子下，雙腳踏地，想來不是甚麼鬼魂，當想轉悲為喜，一時說不出話來。

「原來我沒死？」

「難道是那七葉上仙打贏了灰袍道人，然後將我送到這了？」

「那太好了！我還在擔心七葉上仙打不贏那灰袍道人！看來，是我說想了！」

「可是他明明是說要送我去鬼屍門學習還魂之法將我父親魂魄招回，怎麼會是在這甚麼自在道呢？」

「該不會是我資質太差，鬼屍門不收我，上仙沒辦法只好送我來這入門？」

「可這樣的話...那自在道，恐怕是比鬼屍門弱上一截了...」

李龍飛經歷這大起大落，腦中無數想法翻動，一時間倒忘了回答，直得愣愣地站在那裡發呆。

那道人等了許久，見他仍不回答，只得又咳了一聲說，「咳！我在問你話阿，你怎麼又不回答了？…算了，我問你！那拜師鐘，是不是你敲響的！」

「拜師鐘？」李龍飛被這麼一問，這才從沉思中驚起，順口問道。

「是阿，就是那門外的那座大鐘，難道，你沒敲響那座大鐘嗎！」那黑臉道人說到這，心底一沉，忍不住擔心該不會自己真的聽錯了鐘聲！

李龍飛聽完，心中雖有些疑惑，但他也算聰穎，看那道人的臉色跟問話也明白這事關他能不能拜入自在的門下，隨即腦中飛快轉動起來。

那黑臉道人心中緊張，跟著又說，「這拜師鐘，並不是每個人都敲得響，鐘上有本派祖師爺所設咒法，只有有一定程度仙根的人敲它，它才會響。三個時辰前，拜師鐘響了，你又暈在門外，難道你不是要來拜師，而敲響那拜師鐘嗎？」

李龍飛此時也已經想好答案，連忙說道，「阿…阿，是的，弟子的確是來拜師的，那鐘聲響亮，弟子一時不慎，被那聲響震暈，因此昏了過去…」

這番回答，既沒直接承認，也沒否認，答得模稜兩可，卻也不算騙了對方。

但那黑臉道士心中既已先入為主，聽到這回答，當下臉色一鬆，點點頭笑道，「既是如此，還不行拜師之禮？」

「是！是！師傅在上，弟子李龍飛在下，請受弟子一拜，弟子從今而後，願為師門做牛做馬，在所不辭！」即使李龍飛再笨，此時都明白自己該怎麼做了，當下喜出望外地一躬到地，行了個大大的拜師禮！

隨著這一拜，李龍飛眼框有些泛紅，想到自己幾次波折，眼下終於苦盡甘來，要被仙人收為弟子了，心中不由得對眼前的這位黑臉道士，更為仰慕。

那黑臉道士將李龍飛給扶起，心中也是頗為高興說道，「好、好，既然你敲響了拜師鐘，又有意願拜師，那就不用再多說甚麼了，今天起你就是我天泉門下，自在道的準弟子。至於甚麼做牛做馬，那是不需要的。」

「準弟子？」李龍飛一聽，原本的喜悅有些被沖淡，發愣起來。

「這只是個過渡而已，以你敲響的鐘聲大小來看，很快就會成為正式的外門弟子，甚至通過幾年後的內門考試，不用擔心的。」天泉看出了他的疑惑，毫不在意地說。

唯有李龍飛自己心中隱隱覺得有些不妥，但隨即也將這念頭壓下，沉醉在拜師的喜悅之中。

天泉收了這新徒弟，一方面心中大石頭鬆了下來，一方面對他的潛力也頗為歡喜，當下傳令來另一位弟子，將李龍飛交待給對方，並要對方好好帶入門下，這才飄然離開，徑自去向掌門師兄給報告了。

1. 初踏修行

「這裡是便是伏虎台了。此台乃外門弟子平日活動的廣場，舉凡個人交流切磋，到宗門內一月一次的外門弟子發放丹藥，都是在這裡舉行，若是你日後成了外門弟子，自然也會常來這裡。」幾刻鐘後，一位同樣臉色黝黑的道童，指著一片寬闊的廣場對著李龍飛介紹到。

李龍飛張口結舌，對這自在道有些改觀起來。

要知道，原本他雖拜入自在道，但因之前從未聽過這宗門，心底深處還隱隱覺得有些遲疑。

但這一路走來，除了靈山秀水之外，許多高聳莊嚴的建築，即便自己身長在富貴人家，也是少有見到。

而這一片廣場，雖只說是外門弟子活動的空間，但一眼望去，也難以看到盡頭，更別說內門弟子所住等地更為華美了。

尤此可見，這自在道雖在修仙界內不算有名，但比起一般的世俗王城，還是強得多。

這讓李龍飛更慶幸當初下定決心求仙了。

走過廣場，隨著小路越來越小，最後那道童帶著李龍飛來到一排整齊廂房前面。

「這裡便是準弟子居住的地方了，這幾天你就暫時居住在這，只要你能修練上自在訣內的第一層後，自然可以離開這去內門弟子處了。」黑臉道童淡淡說道，看起來仍沒將他當作自己的師弟看。

「那…那邊的房間是？」李龍飛撇頭一望，遠處還有數排廂房，看起來頗為雜亂，但門外大多堆滿雜物，顯然有人居住。

幾間房間的門外，還有不少人在，或坐或蹲，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情。

「喔，那是雜役處，那裡是給雜役們住的地方，你不需要去理會他們。」黑臉道童輕描淡寫，但表情中卻帶著些許鄙視。

「仙人也許要有雜役嗎？」李龍飛有些訝異地問道。

「當然囉，不然這麼多打掃或跑腿的雜事誰來處裡？」黑臉道童輕笑了下，「不過，這些雜役也不是隨便選的，都是凡俗內頗為健壯或特別聰明的人才有資格進來。相對的，他們在此打雜不但有錢財丹藥可領，如果滿十年的話，宗門會特例讓他們試著修練自在訣第一層，看有沒有機會練成練氣一層，學習一些仙法。」

「一旦練成，就能脫離雜役，成為外門弟子，只是，若沒有仙根，就算學了仙法，也只能發揮不到一成的作用，而且花費的精血壽命之多，動則數年，所以跟本就划不來。」黑臉道童嘴裡說的事情頗為殘酷，但他說起來卻像是天經地義一樣。

「既是如此，他們怎還會願意嚐試？」李龍飛深吸一口氣，有些不自在。

「就算是最弱的仙法或丹藥，比起凡俗的武功藥草來說，也是有用得多；而且一旦脫離雜役，成為外門弟子，即便因為沒仙根，終身突破不了練氣一層，但能施展仙術的誘惑，對那些心存慾念的人來說，仍是願意犧牲一切。」黑臉道童嘴上揚，跟著看向李龍飛，見到後者半信半疑的眼神後，前者口中念念有詞，雙手掐訣一番後，身影突然一晃便從他眼前消失不見。

「在這呢！」李龍飛一陣錯愕尋找後，便聽到那黑臉道童的聲音從旁邊一顆樹上傳來。

那樹足足有十多尺高，就看那黑臉道童又是一個掐訣，跟著身子輕飄飄地就從樹上跳了下來，轉眼又跑到他的面前。

「你瞧，這是最基本的輕身術，只要成為外門弟子，很快就能學會這術法了。」眼見李龍飛驚羨的眼神，黑臉道童不禁得意說道。

跟著他又說明了幾點應該注意的事項跟給了李龍飛代表身份的衣服後，並告訴李龍飛他叫做楚東門，一樣是天泉道人的門下弟子，這才和李龍飛互相道別而辭。

送走了東門，李龍飛回到廂房一看，房內簡單擺設了一張大床及幾張桌椅日用品。

雖沒有以前李府自宅那樣的氣派，但卻別有一番的氣象，尤其是那些桌椅都用上百年樟木所刻造而成，看起來也頗為講究。

躺在床上，李龍飛沒有多久就昏昏沉沉睡去，畢竟這一整天折騰下來，他也著實累了。

「起床了！起床了！」

隔天一早，一陣隱隱約約從天邊傳來的叫聲把李龍飛從酣睡中給驚了起來，他張開睡眼朦朧的眼皮一看，天邊才剛剛魚肚翻白而已。

推開窗一看，只見外邊遙遠處的雜役處，裡頭的人們已經開始在上工了。

那叫聲正是雜役處幾個管事所吆喝的。

「看來，這仙人內的管事，跟那世俗也是同個樣的，這麼早就趕人上工了。」

李龍飛打了個呵欠，這等事在以前李府看得多了，也沒甚麼特別感覺，只是被吵醒了，想再睡也睡不著，索性換上衣服，拿出了那本自在訣第一層功法，坐在床邊細看起來。

這自在訣他昨天先睡了沒打開，今天一看，卻深深著迷了起來。

照他打開這自在訣第一層功法的開卷說明裡指出，這自在訣全名叫自在長生訣兩訣，其中自在訣一共分為上中下三卷，中下卷李龍飛現在還沒能力修練，於是只拿到了上卷的自在訣。

而自在訣上卷內又分為三層功法，第一層是教導基本吐納，第二層是導引靈氣，最後一層才是是使用靈氣的基本術法。

李龍飛只拿到第一層功法，雖跟之前七葉上仙所傳授的呼吸法訣小部份很像，唯一差別只在，多了許多詰屈聱牙，艱澀難懂的文字。

看著第一層法訣後，李龍飛心中有些忐忑。

實在是之前修練呼吸法訣時，他已經察覺到自己似乎對這種吐納沒有多大的天份，如今這自在訣第一層與那呼吸法訣開頭如此相似，該不會自己一樣也學習困難吧。

一念及此，他原本的睡意也就全消，專心致志地盤坐在床上，開始修練起來。

也不知道李龍飛究竟是資質平庸還是另有原因，修練過程中，他不但感受到比之前修練那呼吸法訣還要強烈好幾倍的疼痛，更是連堅持數十息的時間都無法撐過去，就鬆開了坐姿停了下來。

饒是他意志堅定，這樣幾次之後也是滿身大汗，氣喘噓噓地癱在床上不得不停止修行。

李龍飛心中煩躁，往窗外一看，不知何時已經到了日正當中，李龍飛的肚子也餓得饑腸轆轆，傳來陣陣的咕嚕聲。

在苦無對策之下，他只好先暫時放下修練，出門找些食物填腹。

來到雜役處外，只見這裡不少人忙著拔草磨藥，或是擦拭器皿等等，其中幾名雜役，見到他走來，紛紛投以奇怪的眼光。

其中一名看似領班的黃衣瘦漢，連忙走過來對他打個招呼。

「這位師兄，請問來這有事嗎？」那黃衣瘦漢臉上堆滿笑容，但李龍飛卻感覺到那笑容似乎有些虛假。

「呃…我想問，這裡哪裡有吃的？」遲疑一會，李龍飛終究還是敵不過本能，開口問道。

「吃的？」那黃衣瘦漢一愣，細細地打量了李龍飛一陣後，試探地問道，「一般來說，只要修練到了練氣第一層，應該都可以忍耐個好幾天不進食，敢問師兄您可是外門弟子？」

那黃衣瘦漢昨天見過李龍飛跟著東門一起過來，心中自然先把對方當成了外門弟子看待。

「我…我還不是外門弟子，是準弟子而已…」李龍飛一聽，臉上有些羞赧地說。

「原來如此！我還以為是哪個有背景的拜師弟子！」那黃衣瘦漢恍然大悟，心底頓時對李龍飛看輕了不少，但表面仍不動聲色地吹捧一番，「這位小兄弟雖不仍不是外門弟子，但既然身為準弟子，想來很被宗門看好，應該不久就能踏入外門弟子的門檻。」

「不過既然還沒練上練氣第一層，會餓也是自然的。來，我給你介紹一下，咱們的食堂在那裡，裡頭多半是提供給雜役用膳的，偶爾也有幾個修為較低的弟子會去那進食…」黃衣瘦漢指了指一個方向，對著李龍飛解釋了一會。

直到李龍飛離開去那食堂用膳後，旁邊幾名雜役才靠過來對著那黃衣瘦漢問道。

「敢問黃老，那小子是甚麼來頭，怎麼之前沒有見過？」其中一名白白胖胖的雜役看向李龍飛的背影問。

「他可不是甚麼小子，他是門內的準弟子，聽說是敲響了拜師鐘進來的。」被稱作黃老的黃衣瘦漢年紀比其他人大上一截，看起來頗受這裡的雜役敬畏。

「準弟子？我從沒聽過宗門內有準弟子這種稱呼，該不會是他不願當雜役，隨口唬爛的，黃老，要不要給他一點下馬威？」另一位同樣也是瘦瘦高高，但神情看起來挺是陰沉的少年跟著說。

「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昨天有外門弟子陪他來是真的。再多觀察看看吧，如果幾個禮拜後沒動靜，再問宗門看看，反正這裡雜役也不少他一人！」黃老搖了搖頭，跟著又看向旁邊兩人一眼，「倒是你們，還不快去做事，少在這給我偷懶了！」

「是！黃老您這也看得出，太神了！」那白胖的雜役賊笑了下，擠了擠眼這才又回去打雜了。

李龍飛自然不知道這番對話，他去過食堂拿了幾個饅頭當乾糧吃了後，舀了些水裝滿他的水壺，又回到了房間內繼續打坐修行。

偶爾，他還回頭去修練七葉道人的呼吸法訣，但也都是沒有進展，很快的，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1. 沒有天份

一個月後，李龍飛坐上床上，雙目緊閉，身上陣陣白煙升起，渾身顫抖發熱，最終還是長吐一氣，癱了開來。

「唉…都過了一個月了，這該死的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是難以忍耐的痛！」李龍飛眼中充滿血絲，恨恨地說。

距離他練這自在訣第一層已經練了近一個月，卻始終無法突破，最多只能堅持三四十息就受不了了。

並不是他忍耐力不夠，而是這功法練到後來，越練全身的劇痛越是激烈，到三四十息之後，幾乎分分秒秒都有如千刀萬剮，即使他心智堅定，卻也無法承受這樣的痛苦，雙唇在這一個月都被咬得傷痕累累，更別提緊握的兩個拳頭心，都被指甲刺得血跡斑斑。

而這期間，東門每隔幾天就來看他一次，帶著天泉的期待，卻都只能失望的回去，讓李龍飛自己都感到有些洩氣，怎麼始終沒辦法達到練氣一層這基本中的基本？

待到一個月過後，天泉終於有些疑惑了。

「從鐘聲來看，這飛兒的資質很好，按道理說，至遲應該七天內就能練成第一小段，怎麼到現在都還沒能突破呢？」

「嗯，可能是年紀較大，凡念較重，吃不了苦，不肯勤奮吐吶…罷了，再等他一陣子好了。」

李龍飛拜入天泉時已經快十三歲了，比起他的師兄，很多都還比他小得多，所以天泉也明白這對剛開始修練的人是比較難有進展的。

再過了一個月，李龍飛還是沒有進展，天泉也開始急了。

「已經兩個月了，就算只是資值尚佳的，也都應該要有所小成了，怎麼他現在連自在訣第一層都沒練成？難道那拜師鐘真的壞了…還是跟本不是他敲的？」

其實這段時間天泉也有這樣的疑問過，但是鐘響的當時，他也有用靈識掃過山門口，確實只有李龍飛一個人而已，要說鐘聲不是他敲的，難道拜師鐘還會自己響嗎？

待到第三個月過後，天泉終於忍不住了，親自下山來到李龍飛的房間內問他。

「飛兒，你練這自在訣，可有遇到甚麼樣的難題，或是覺得甚麼痛苦？」

天泉這樣問算客氣了，要知道，通常有問題的都是已經修練到後面才會出現的事情，稍有點資質的，從來沒有人在修練第一層就卡住的。

李龍飛也十分緊張，他戰戰兢兢地說，「稟師父，徒兒一直抓不到那若有似無的吐氣境界…而且…」

「而且甚麼…？」天泉看了他一眼，有些不悅地問。

被天泉這麼一看，李龍飛原本口中想吐的話頓時吞了回去，「要是讓師傅知道因為我覺得太痛，所以根本無法放空，不知道師傅會不會一怒之下就把我趕出去了？」

「若有似無？不就放空嗎？放空有甚麼難？還是你覺得那姿勢太痛苦了？記得，在痛苦中，你只要意守丹田，心無雜念，一切便能否極泰來了！」天泉見他不答話，嘆了口氣，也些無言地回答，這境界太低了，低到他連想幫都幫不起，只能靠李龍飛自己領悟。

李龍飛不敢多問，只好連連說是。

再過一個月，天泉已經不只是著急了，他整個人煩躁到不行，要不是他平時修養不錯，此時早就找李龍飛來痛罵一場了。

「四個月了，只要是有點仙根的，就算資質差一點，這時也應該要能成了，這李龍飛還沒練成第一層，到底是甚麼問題？」

「當初他敲那拜師鐘時，我信誓旦旦是他敲響鐘聲的，為此還跟老壇師兄起了爭執，如果到時後他練不成自在訣第一層，那我不就是自打嘴巴了。」

「不成，得想個法子，至少要讓他把靈脈給開出來，之後的事，之後再想。」

想到這，天泉連忙派人將李龍飛給招來。

「我想過了，也許你之前沾染凡塵氣息太重，所以體質太差。這顆洗塵丹給你，你服下後再去吐吶，對你也許有些幫助。」一見到李龍飛來，天泉便從懷中掏出一枚指甲大小的黑色丹藥，遞在了他手上。

李龍飛一愣，看著那丹藥，心中有些感動。

自從父親死後之後，除了母親他很少被人這麼關懷過，所以眼下天泉這舉動，讓他更加覺得入自在道是入對了。

但他卻不知，天泉心底卻很是無奈，這洗塵丹對築基期修士來說雖然不算珍貴，但自在道並非大門大派，平常這種丹藥也不是隨意可得。

就是天泉本人，也是用了一些資源才去要到，要不是他得讓李龍飛快點練成自在道第一段，他也不會這麼隨便給一個準弟子。

接過那丹藥，李龍飛對著天泉恭敬一揖後先行告退，跟著回到房內服下丹藥繼續吐吶。

隨著那丹藥在腹中化開，李龍飛感覺到一股暖流在體內竄動，配合著那法訣，平常感受到的痛楚似乎減輕了許多，很快的，只差再幾十息呼吸，就能完成七七四十九周將那自在道第一段給練成。

只是隨著時間流逝，那一點卻始終突破不了，越是心急，體內呼吸越是紊亂，到最後，轟一聲，突然那藥效的效果消失，劇烈的痛苦像是萬劍穿身一樣讓李龍飛猛然噴出一大口血，跟著張開眼來，茫然地看著眼前地上，嘴裡露出苦笑起來。

就這樣，又一個月過去後，天泉僅管不願意承認，卻也無法再說服自己李龍飛肯定能練成自在道第一層。

實在是這一個月，他已經前後給了李龍飛好幾顆丹藥，但卻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後一次甚至乾脆一次給出兩顆洗塵丹，便是他，也都覺得有些肉痛，於是到最後，他看到李龍飛的臉就有氣，索性叫他不要再來找自己了。

對此李龍飛倒沒甚麼怨言，他認定天泉對自己是真的好，只是自己始終練不上自在訣第一層，換作是誰，恐怕對自己都要失望，所以天泉氣到不理自己，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

自在道內，一處頗為整潔的洞府內，天泉道人正沉著臉坐在一處，似乎有些躊躇。

另一處牆上，則映著一道人影，透過蠋光，依稀可以看到是一位身材略胖的道人。

那是一位看起來頗為和善，臉寬耳垂，滿臉堆笑的道長；唯其那瞇成一縫的眼眸中，透露著一許寒芒，讓偶然瞧見之人忍不住有些畏懼，與他的外表看起來有些不相襯。

「天泉師弟，方才我所言，並非我的意思，而是宗內的規定，我想，你不會不知道吧。」那胖道人皮笑肉不笑，望著天泉，意有所指地開口道。

「老壇師兄，此子若真不能練上祖師爺傳下來的功法，也能試試看其他功法，何必非要如此？」天泉臉上則頗為猶豫，似乎難以下些決定似的。

「師弟此言差矣，咱自在道道訣乃祖師爺所留，妙法無窮，如果練了其他功法，那何以立於宗內？」聽到此言，那被稱做老壇的道人臉上笑意更濃，頓了一頓續道，「更何況，這是掌門的意思，莫非，師弟你是要抗命不成？」

「唉，我知道師弟你一向仁慈，但大道無情，修仙之路既然免不了殘酷的你爭我奪，此子無緣踏入，也是一件幸事阿！我們已給了他半年時間，如今仍然不成，錯也不在你，你就不用再自責了，是吧！」那道人跟著又假惺惺地說著，雙眼彎成兩條細縫，拍拍天泉的肩膀說。

「…我知道了，再過兩個月，如果他仍不行的話，那我就將他降為雜役吧！」沉默了片刻，期間天泉雙拳不斷微握又鬆了開來，最終還是吐出了這句話來。

「嗯，既是如此，我便去了，不打擾師弟你修行了。」老壇這才兩手一揖，轉身踏出洞口，化作一道黑影一晃而去。

待到老壇離開了許久之後，天泉這才歎了口氣，不再糾結，輕揮幾下，一道青光化作傳音道符飛出了洞府，招來其下的一名童子進來…

1. 淪為雜役

時間又過了一個多月，這段期間，天泉門下的其他師兄們也在天泉命令下陸續來關心過李龍飛。

李龍飛自然也將他的問題尋問多次，只是不管他再怎麼旁敲側擊，都找不到他想要的答案。

「嗯？當時怎麼克服痛苦的？不就自然而然嗎？忍一下就過去了！」

「若有似無？我忘了耶，那太簡單了，我沒有特別去記他。」

「好像是在某一天，我在恍然間就撐過七七四十九周天那個境界了。」

「師弟你該不會是凡念太重，所以無法成功吧？」

第八個月過去，連師兄們都開始停止關心了。

就在李龍飛自己都心懷忐忑時，這一天，他正準備起床繼續修練時，房門外突然有人敲響了幾聲。

「來了！」隨著叩叩叩聲響後，李龍飛連忙起身打開了門。

只見門外兩名站在那裡，正直盯著自己看著。

其中一名臉色黝黑的道童，不是別人，正是東門師兄，而另一位，則頗為陌生，一臉不茍言笑地打量著自己。

「你便是李龍飛了？」那位生梳的道童，率先平靜地開口。

「是，我便是李龍飛，這位師兄是…」李龍飛聽其口氣不善，連忙拱手回道，同時朝著東門望去。

後者見李龍飛眼神瞄來，轉頭撇向一邊，表情有些歉疚的樣子。

「嘿…從今天起，你就是雜役的身份了，這裡不再是你居住的地方，給你一刻鐘的時間，收拾好東西，並把那本自在訣還來，跟著便隨我來吧。」那人嘿嘿笑了兩聲，冷酷無情地說出了這番話來。

「你…你說甚麼！這是真的嗎…？」李龍飛一聽，有如被雷打到一般，張大了眼不敢相信，轉頭對著東門問道，。

「唉…龍飛師弟…這的確是真的，要怪，只怪你怎麼會八個月了，還沒有把自在道第一層基本功給練會？這也實在太不努力了…」東門見無法避免，只得照實回答。

「我…我沒有不努力阿，我每日每夜地練，可這第一層，我真的怎麼練，都練不起來，而且每次我都痛得有如千刀萬剮一般…」李龍飛聽到東門也這樣說，忙急著解釋著。

「哼！別囉嗦了，趕快把自在訣交出後收拾東西！等你有朝一日，如果能忍耐那一點點痛楚，練上第一層功法，自然能再成為外門弟子，否則…，就當一輩子的雜役吧！當然，那前提是你要先能當上雜役十年再說！」另外那人可沒那麼好耐心，語帶諷刺地說到。

眼見木已成舟，李龍飛也沒能再多說甚麼，恍惚之中，他都忘了自己是怎麼把法訣交出去跟整理行李的，只知道，當自己靜下來時，已經在一個狹小的兩人房裡了。

望著房內簡單的兩張木床，跟一張桌子，李龍飛清楚明白這個看起來像是以前李府傭人所住的地方，便是他日後居住的地方了。

其中一張木床上，已經有了一些東西擺放，看起來被人使用過了，於是他將行李放在了另一張床上，跟著坐在床邊心中千思萬緒。

這修仙之路，雖然自己是拜宗了，但卻並非如他想像的那樣簡單，光是第一關就過不了了，更別提日後的報仇。

想到這，他神色有些黯淡，當初出來拜仙的心情也由期待，變成打擊，再變成失望。

但他還是沒有打算放棄，因為他不能放棄，不能離開。

離開，就代表報仇無望，離開，就代表復活父親無望，離開，就代表自己對自己的放棄。

他不能這樣，他不能。

只是就算他不能，但現實中，到底要怎麼突破，卻是毫無頭緒，難到他自己真的就那麼不堪，連他人眼中的小小痛楚都承受不了嗎？

就在他胡思亂想的同時，一個身體瘦弱，看起來很是疲倦的灰衣青年推開房門走了進來，見到他愣了一下，雙眼一瞇打量了他一下後，隨即不再理會，躺到了床上逕自睡了過去。

李龍飛看到他，心中暗嘆了一聲，卻在床上盤腿打坐了起來。

時至今日，雖然自己被降為雜役，但卻沒有被趕出宗門，已是萬幸；只是，如果再這樣下去，難保自己有一日不會被趕出去。

想到這，他更不敢怠懈，不斷試著去突破那道擋住自己的障礙。

在又一次失敗後，他睜開眼，只見一張髒兮兮的臉孔離自己只有一尺遠，唯有那明亮的雙眼正張大了盯著自己。

看到李龍飛張開眼，那青年像是看到了寶一樣，壓低了聲音問，「你剛是在做甚麼？」

「做甚麼？」李龍飛一愣，有些不明白對方問話中的含意，反射性的跟著覆誦一次。

「對、就是你剛打坐的那樣子…就像這樣…」那青年眼見李龍飛不懂，忙擺出了剛剛他所坐的姿態，「你…你這是在幹麻？」

「我…我在修練自在訣第一層阿…這…這不是大家都這樣做的嗎？」李龍飛有點吞吞吐吐地說著。

那青年聽完，先是眼睛睜大了不說，跟著高呼一聲，然後朝後翻了個空翻，歡天喜地地拍手自言自語笑道，「發達了，發達了！這下子我張虎可發達了！」

「我就說嘛，我張虎何許人也，怎能在這破地方打雜十幾年呢！今天天上掉下來這個大禮，注定我張虎以後一定可以出人頭地的！」

李龍飛被這青年搞得一頭霧水，只當對方是個神經病，不由得又往後坐了幾寸，這才繼續打坐不再管那青年。

那青年也不見怪，雙眼朝著李龍飛瞧了一會兒後，這才再次靠了過來問，「我說，你既然會這自在訣的打坐方式，怎會被帶來這雜役處打雜？」

「我…我…」李龍飛一聽，張口支支吾吾想要回答甚麼，但卻說不出口。

這時，那青年卻右手一揮，眼神眨了眨說，「甭說了，我懂，我懂，肯定是犯了甚麼錯是吧！」

「沒關係的，人總有犯錯的時後，重點是，你雖犯錯，卻幸好遇到了我！」

「幸好遇到了你？」李龍飛奇道。

「正是！」那青年點了點頭，故作一附裝神秘的樣子，過一會，見李龍飛沒繼續追問下去，這才訕訕開口說道，「你可知道，在這自在道的雜役處，甚麼最重要嗎？」

「甚麼最重要？」李龍飛跟著複誦一次。

「靠山！靠山最重要！」那青年拍拍自己的胸膛，砰砰兩聲，跟著咧嘴朝李龍飛笑了笑。

李龍飛見那笑容，眉頭皺了下，有些遲疑的說，「為甚麼靠山最重要？」

「這你可就不知了，你今天才進來雜役處，自然還沒有體會到，但我在雜役處已經待了三年多，可以說是你的老前輩，如果你沒有個靠山的話，在雜役處裡，肯定會被人欺負的！」那青年神情得意，也不知道是不是吹噓地說。

「我不信！這裡是仙人住的地方，怎會有欺負人的事情發生！」李龍飛搖了搖頭。

「信不信由你，總之，若沒有我罩你，你肯定免不了一番苦頭吃！」那青年一臉無所謂的樣子，朝他擺了擺手。

李龍飛思索了一陣子，跟著才又開口說道，「那你為甚麼罩我？想要甚麼好處？」

「嘿嘿，你這小子果然挺聰明，我最喜歡跟聰明的人打交道！」那青年臉露喜色，趕忙靠近壓低了聲音說，「實不相瞞，我看上的是你剛剛的那套打坐方式，只要你肯教我怎麼打坐，以後雜役處內，我肯定罩著你走！」

「原來你是想要我教你自在訣的第一層功法！」李龍飛這才恍然大悟，同時想起了以前東門曾說，雜役處的人，得當十年雜役，才能給機會修練自在訣的事情。

不過想起這事的同時，他隨即又領悟到另一問題，「不成不成，這功法如果擅自教給了你，給宗門知道了，肯定會怪罪下來！」

那青年一聽，連忙漲紅了臉說，「不會的不會的，我肯定不會說出去是你的教的，你就當可憐可憐我，教教我吧！」

「我上有老母，下有弟妹，全指望我學點仙術回去風光風光，我總不能在這熬個十年才回去吧，拜託拜託，就算是大發慈悲也好，教教我吧！」

「這…」李龍飛一聽，原本心中有些鬆軟下來，但一想到自己是自身難保，不能再招惹麻煩，最後還是狠下心說，「我說不行就不行，你要學，在我打坐時自己看就是了，但我不能跟你說任何有關的法訣！」

「好，有你的，你就別倒時後求我罩你，我倒要看看，沒有我罩，你會吃多少苦頭！」那青年聽他這麼口硬，雙眼紅了起來，忿忿地怒罵了一番，這才回到自己的床上，再也不看李龍飛一眼。

李龍飛眼看對方翻臉，雖然心中不安，但一想到門規，還是咬著牙，默默盤腿繼續修練起來，不再管那青年的動靜了。

1. 結拜

隔天清晨，天邊剛濛上一點灰白，李龍飛就聽到外面大喊著，「起床啦起床啦的！」聲音。

這聲音這半年多來他早已聽習慣，只是這一次，那聲音不像以往只是叫叫而已，砰一聲，在李龍飛還沒搞清楚甚麼回事時，屋舍的房門已經被人一腳踹開，跟著一聲冷哼傳進了房間裡頭。

「我說李大少爺，你可睡得挺好阿，都給你爺爺我起來！」隨著那兩扇房門的呼扇，從外走進來一個穿著黃袍瘦漢，後面還跟著兩名身穿雜役服的狀丁，兇神惡煞地看了仍躺在床上的李龍飛一眼。

李龍飛被這氣氛嚇得已經爬了起床，轉頭一看，另一床的張虎早已出了門，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在屋子裡頭。

「你個小兔崽子給我聽好了，從今天起，每天早中晚各給我去提二十桶水，跟著砍二十根木頭，這才准用餐。不然，就給我吃土去！」那黃袍瘦漢厲聲開口，竟是之前李龍飛曾見過幾次的黃老。

「這…這怎麼做得完，你這要求太過份，而且為甚麼我要聽你的！」雖然心中仍有一些膽怯，但李龍飛在李府見過這樣的領班也見多了，稍一冷靜下來，便不滿地開口回應道。

「為甚麼要聽我的？嘿嘿…就憑，我是這裡的領班之一！」黃老冷冷笑了幾聲後，跟著亮出了雜役領班的令牌，神情得意地鄙視著李龍飛說。

「就算如此，這工作量分明太多，你這是故意整我！」李龍飛仍有不甘地道。

「整你又怎樣，工作量多不多由我決定，我早就看你不爽了，不是門下弟子，卻在門內大半年了不用打雜，這種假冒身份的人，我雜役處肯定容不下你！」那黃老擠了擠臉上的皺紋，一臉嫉惡如仇的樣子，但心底裡，只有他自己才知他是對李龍飛又是羨慕又是妒嫉。

畢竟他來這十多年了，卻始終升不上外門弟子，只能在這當領班，所以像這種不是弟子，卻有機會爬上去的人，他是最痛恨的了。

李龍飛還想說些甚麼，就看到黃老身後那兩名狀漢往前跨了一步，一股兇狠之意撲面而來，讓他看著對方魁梧的身體把話又吞了回去。

直到黃老走了，李龍飛這才嘆了口氣，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出房門，到雜役處內領了斧頭跟木桶開始了他每日的砍柴挑水生涯。

自在道雜役區外，連綿不絕的荒山，山內樹木林立，粗細不等，雖說不高，但一眼望去密密麻麻，遠遠看不到邊際，彷彿一片林海似的。

拿著沉重重的斧頭，李龍飛才做了幾天，雙手就已經被磨到皮開肉綻，更別提全身的酸麻疼痛等等。

好在他以往在李府吃好的用好的，身體雖然不壯，但也挺有氣力，這才能撐過每日六十根木頭的的數目。

但另一件挑水的活，可就沒那麼簡單了。

那挑水的泉眼，在林中深處的地方，雖說那裡風景秀麗，甚至配合水聲嘩嘩，頗有幽林秘境的滋味，但李龍飛卻無暇欣賞，一把水桶裝滿之後就趕快往回走，即便如此，一趟下來也仍要近半個時辰，六十桶的數量，根本一天就挑不完。

結果這一天下來，他走了十多趟，整整走到傍晚林子裡都傳來狼嚎聲了，這才停下來不再出去。

看著還差三十多桶要挑的數目，李龍飛即使饑腸轆轆，仍然只能喝水解飽而已。

一回房內，只見張虎已經躺在床上，看到他狼狽的樣子，挑釁地衝著他笑了一下說道，「如何，那黃鼠狼給的差事還好辦嗎？」

李龍飛愣了一下，隨時明白他是指那領班黃老，雖然他心中有氣，他還是強忍住別過頭去，不再理會。

張虎見他如此，嘆口氣說，「唉，我說阿，你也別倔強了，那黃鼠狼是出了名的刁鑽，新進的雜役都會被他整頓一番。若沒有人罩，你很難撐得過去的！」

「那你當時怎撐過去的！」李龍飛白了他一眼說道。

「本山人當然自有妙計囉，怎麼，你願意教我法訣的話，我就罩著你，咱們有緣同一室，何必彼此為難呢？」張虎神神秘秘地笑著說。

「哼，不用了！」李龍飛脾氣上來，忍不住又哼了一聲。

當夜，李龍飛將褲頭緊緊綁死，這才能忍著肚子睡到天亮，隔天一大清早，那黃老又進門叫人，也不知張虎做了甚麼，那黃老只是瞪了他一眼，隨即擺擺手要他離開，李龍飛見狀啞口無言，只得拿起斧頭，繼續又一天的工作行程。

接下來的日子，往往兩三天李龍飛才能做完一整套砍柴挑水的活，跟著才能吃上一頓飯，剩下的時間，別提打坐，就連睡覺都是一種奢侈，哪還有力氣修練。

這樣下去，就算時間再長，怕是他也沒那個機會能修鍊到自在訣的第一層。

這期間，他也曾幻想過，師傅會不會再把自己找回去，或是給自己甚麼突破希望的丹藥等等，可惜的事，從他來雜役處後，天泉就再也沒找過他了。

看來，如果自己始終練不成自在訣第一層，那麼，等待自己的，就真的是這十幾年的雜役生涯了。

一想到這，李龍飛冷不住打了個冷顫。

「不成，我離開李府，為的就是修仙報仇復活我爹，即使我再怎麼受苦也可以，但斷了修仙之路一事，是怎樣都無法接受的！」在打雜了一個月後，他終於下定決心，決定跟室友張虎進行那所謂的私教的交易。

這一天，李龍飛拖著疲憊不堪的神情回到房內，坐在床上，忍著不讓自己睡著。

不一會，張虎回來了，他仍是那髒兮兮的樣子，臉上掛著一絲倦容，但李龍飛知道他過得明顯比自己好得很多。

至少，他餐餐有飯吃，不像自己，兩三天才能吃上一頓。

張虎回來後，看到李龍飛在床上看他，先是愣了一下，跟著眼神亮起了精神，靠了過來說，「怎樣，你終於改變心意了？」

李龍飛雖然不甘，但他此時不管體力或是意志已被消磨許多，只得點了點頭。

張虎一看，喜上眉梢，連忙又靠了幾步，湊上前拉著他的手說，「太好了，來來來，你快教教我，只要我學會了，我發誓，這雜役處裡我一定罩著你！」

「等等，我們得先約法三章…」李龍飛推開他的手，比出三根指頭說。

「行，不管是三章還五章我都跟你約，你快說就行！」張虎連忙搗頭如蒜，坐在李龍飛的面前。

「第一，我教你之後，你不可以再教給任何人，否則，被查出來，你我都有麻煩！」李龍飛在打定主意後，便思考了幾個問題點，此時說出來，正是為了避免日後的麻煩。

「這個自然，不用你說，我也不可能再教別人！」張虎一臉理所當然地回答。

「好，那第二點，你學會後，就算練成了自在訣第一層，也不能讓別人知道，否則，我可就會有麻煩！」李龍飛跟著又說。

「這個…」張虎一聽，猶豫了一下，畢竟他本來想如果練成第一層了，就可以當上外門弟子，從而脫離雜役的生涯。

此時聽到李龍飛反過來要他不能張揚，反倒打斷了他的主意。

不過他轉念一想，如果真的讓人知道了，的確可能引起宗門的注意，等等被冠上偷學罪名，對他反而不好。

如此一來，不張揚到也不錯，反正以他的本領，到時後找機會施展一下，一樣能想辦法晉升為外門弟子的。

於是他點了點頭，沉聲說道，「這我也可以答應，還有甚麼要求，你說吧！」

李龍飛深吸一口氣，一臉正經地說，「第三個要求，我要你跟我義結金蘭，只有如此，我才能信得過你不會騙我。」

張虎一聽，有些傻了眼，想不到眼前這個渾小子居然提出這要求，不由得一陣發愣。

其實李龍飛本意也非真的想結拜兄弟，只是他總覺得信不過張虎會罩他，深怕教給對方法訣之後，對方反口的話，以他現在的處境，也拿對方沒辦法，於是想來想去，倒想到了這個法子。

他從小生長富家子弟，小說雜記等看得多了，對於書中記載的一些俠情義事難免有些嚮往。

在他想法裡，如果義結金蘭了，那彼此就是兄弟，既然是兄弟，那總沒道理不互相幫忙，這麼一來，不但不怕對方不罩自己，而且自己教對方修練法訣等等，也就合情合理得多了。

眼看李龍飛神情認真，張虎暗嘆一口氣，點點頭說道，「好吧，我答應你！」

李龍飛一聽，臉露喜色，連忙準備一番，不一會，兩人便跪在地上，前方插了三柱香及三杯清水，高舉右手同聲說道，「我李龍飛與張虎今日結拜回兄弟，以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若違此誓，願我被千刀萬剮，不得好死！」

跟著拿起清水，一飲而盡，再持香一拜，便算是結拜完成了。

1. 暗規

在結拜過後，張虎臉上也柔和了許多，他笑著對李龍飛說，「既然我們已經成為兄弟，以後我便叫你飛弟，你則喚我虎哥好了！」

「虎哥！」李龍飛剛結拜完兄弟，心底也挺高興，忍不住跟著喊了一聲。

「行了，現在你可以教我自在訣第一層了吧？」張虎聳了聳肩。

「這個自然。」李龍飛跟著便把自在訣第一層詳詳細細地跟張虎說了一次。

期間，張虎還問了幾個李龍飛原本沒想到的問題，最後，張虎才點點頭坐回了床上嘗試修練起來。

李龍飛見他打坐，雖然疲倦但也一樣盤腿在床，試著照法訣運行那若有似無的境界。

就這樣，李龍飛和張虎結拜為兄弟後，每天打雜完後，總會花一點時間修練自在訣第一層。

而原本李龍飛的雜務，也不知道張虎怎麼去喬的，在一日張虎氣喘噓噓回房後，黃老便親自進房來宣佈，從隔日起，李龍飛原本每日二十木六十桶水的雜役，減為每日十木跟十桶水就好。

李龍飛聽到這話，原本難以至信，直到看到黃老那眼神中流露出來的不甘與憤恨，這才明白是張虎在背後處理的結果。

事後他曾問張虎，他做了些甚麼，但張虎只是笑而不答，並說，「兄弟一場，答應你的事自然辦到。」等等的話語，便不再提了。

李龍飛見他不願多講，自然也不再多問。

總之，接下來日子裡，雖然李龍飛還是得得花上大半天才做完，但至少一天吃得上兩頓飯，而且還是有多餘的時間可修練。

時間飛逝，轉眼又過了三個多月。

這三個月，李龍飛在修練方面依舊沒有動靜，反倒是因為天天砍柴挑水，身體健壯不少。

倒是張虎居然出乎意料的，在修練上頗有天份，短短三個月，無念呼吸已經可以撐到三十幾周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恐怕再過幾個月，他便能成功練成自在訣第一層。

看著張虎如此進步神速，李龍飛心中的滋味百轉千迴。

他從小聰明伶俐，但修練這事卻是無關腦袋，而是看天賦。

想到這，李龍飛嘆了一口氣，只能告訴自己再多努力一點。

再過一個月，張虎終於不出所料的成功踏入了自在訣第一層。

在踏入自在訣第一層後，張虎忍著心情，帶著李龍飛到了挑水的山泉處，這才放聲大笑起來。

「哈哈哈！我終於成功當上仙人了！哈哈哈…」張虎整個人泡在泉水裡，仰天大笑，聲音震得旁邊樹梢上的野鳥都紛紛驚了起來。

李龍飛在旁看著，一方面替他開心，一方面也為自己難過。

長笑一陣過後，張虎這才意識到李龍飛的情緒，他踏過流水，走了過來拍拍李龍飛的肩膀說，「好兄弟，這次多虧你了！」

「哪裡，這是虎哥你自己的努力。」李龍飛勉強擠出了一些笑容。

「沒有你教我，我就算再當那雜役再多年，也不一定能學到這法訣！」張虎話裡滿是真誠，看得出來的確很感謝這位義弟。

「只是，連我都練成了這自在訣第一層，怎麼你早我這麼久，還沒練成呢？」張虎轉念又問了一句連李龍飛都想問的話。

「唉，我也不知道，也許我沒天賦吧！」李龍飛苦笑著說。

「唔…這事也急不得。也罷，反正我練成了第一層，以後在雜役處裡，誰還能奈我何？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罩你！眼看李龍飛心情低落，張虎拍了拍胸脯安慰他，跟著又喃喃自語道，「這黃鼠狼跟我不合很久了，眼下我終於練到自在訣第一層，我看他以後在我面前還怎麼囂張！」

李龍飛一聽，心中一驚，連忙急著說，「虎哥，你可別亂來，你答應過我不能在宗門內裡張揚的！」

「嘿…你這傻小子，還當真以為只有你這樣做嗎？」張虎微微一笑，故作神秘地說。

「你的意思難道是…」李龍飛吃了一驚，張嘴問道。

「沒錯，你以為，黃老那些人，為甚麼可以當領班？」張虎收起笑容，像是想起了甚麼，神情憤恨地跟著說，「你不是第一個，當然也不是最後一個私傳練功法訣給雜役的人。」

「那些有背景的雜役，或是認識門內的弟子，或是本身就從弟子內降下來，總之，不管用甚麼管道，拿到練功法訣，而且成功修練到練氣一層之後，便會被門內欽定為領班。」

「也唯有到了練氣一層，才有實力壓下其他雜役，從而管理好底下的人辦事。」

「以前我一直靠著我的人脈跟手腕周旋在這些領班之中，但因為沒有真正的『實力』，所以哪怕握住了各領班的把柄，但還是不能正面跟他們槓上。」

「現在我終於練成第一層了，從今以後，我便不用在畏懼黃老他們，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對抗他了。」

李龍飛聽完這一大段話，有些恍然地愣在那，之前有些疑惑的地方頓時矛塞大開，「但是，那宗門內的那條規定…？」

「嘿…那規定自然是規定，但修仙界內，實力為尊，若你有實力壓下其他人，那規定自然就對你無用了…」張虎神情悠悠，臉上露出一抹與其年紀不符合的滄桑感，旋即又笑了笑，「好了，我們出來那麼久了，也是該回去了，走，以後的日子，可就好過多了…」

隨著他們回到雜役處，起初幾天，張虎還隱而不發，而後一次與其他雜役爭執的事件中，張虎突然現出練氣一層的實力，頓時將眾人給震驚住了。

就連當時趕來處理的黃老及另一名領班，也都臉色極為難看地望向張虎，腳步卻止了下來。

最後，幾天不到，不意外的張虎被任命為新的雜役處領班之一，而李龍飛自然而然成了他第一位管轄的雜役了。

※※※

春去秋來，日子很快的又過了數個月，這一日，李龍飛坐在床上，盤腿修練著那自在訣第一層。

算算，距離他第一次踏入自在道至今，已經整整一年半了。

這一年半內，他幾乎是天天修練這法訣，修練到對那吐納已近乎是本能的反應，但那疼痛感，卻始終沒有減輕，只是他忍耐的程度差異而已。

在張虎當上領班之後，很快的又多了幾個新來的雜役歸他管轄，但對李龍飛這，卻從那天後始終是過著尊榮般的享受了。

除了形式上一天一木一水桶的雜役外，李龍飛跟本沒需要做些甚麼雜事。

而且那一木一水桶，在張虎的指示下，也自然有其他雜役替他打理好，每天傍晚只需他親自去上繳就可以了。

至於住的地方，在張虎換新的宿舍時他便一起搬了過去，張虎既是領班了，住的地方自然也比一般雜役好得太多。

甚至飲食方面，也不需要李龍飛再去食堂打飯，而是有人在開餐前打包送來。

這一切的一切，簡直比他身為準弟子時還要舒適，而這都歸功於當時跟張虎結拜為義兄弟所帶來的。

當然，這些特權，自然也引起其他雜役的眼紅。

只是妒嫉歸妒嫉，只要張虎一日還是雜役處的領班，其他人也不敢表現出來，唯有那些同是領班的黃老他們，看向李龍飛時總會帶著一種不屑，似乎對於李龍飛這種靠著他人享福的生活很是感冒。

不過，此刻在床上修練的李龍飛，對於他人想法的一切，卻毫不在意。

他神情猙獰，臉上肌肉不斷抽動，斗大的汗珠從額頭流下，強忍著痛苦不去思考一切，全神灌注，只希望能再撐過一段時間。

但幾息之後，他周身一陣微不可見的淡淡銀芒閃過，跟著全身便劇震了一下，哇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這才萎靡不振地張開了雙眼。

「這次比先前進步了兩息，已經能完成三十八週天了…」他擦了擦口角的鮮血，雙眼流露出堅毅的神情喃喃說著。

「可是，越到後來，越是痛苦，這點跟虎哥所說的，完全不合，實在是難以理解…」李龍飛低下頭去，看著因為方才修練而佈滿青筋的雙臂，「而且，這全身上下的青筋，在以前虎哥修練時，也從沒出現過。到底，會不會與我一直修練不成的原因有關呢？」

李龍飛搖了搖頭，不再去細想，伸展了一下，準備離開床上用餐。

就在他看向餐桌時，卻沒見到本應該送來的餐點，忍不住眉頭微微一皺，「疑？難道今天送餐的那溫賜忘了送來嗎？罷了，我自己去食堂好了。」

溫賜乃張虎指定送餐給李龍飛的雜役，雖說有些丟人，但溫賜對於這件工作可是相當滿意。

因為張虎說了，只要他每天定時送飯給李龍飛，那其他的雜務，他就都不用做了。

因此溫賜可是在每天食堂放飯之前，提前將餐點確確實實地送到李龍飛的房內。

李龍飛剛出房門，只見一個滿臉麻子的少年匆匆忙忙跑來，正是溫賜，一見到他，開口便大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李哥，張哥在食堂那被黃老他們給纏上了…」

李龍飛一聽，未等他說完，便跨步衝了出去，轉眼就跟溫賜差身而過，後者愣了一下，原也想跟上，但思量一陣後，還是停了下來，獨留李龍飛一人過去。

1. 出事了

李龍飛雖這一年半在自在訣修練上沒有進展，但身體卻比起從前結實了許多。

他此時已十五歲，身高在同年齡中的孩童也算擠得進前面，此時快跑起來，不一會，就到了食堂那裡。

一到那，只見一群領班正圍著張虎，其中一人正是黃老，外面還有幾名雜役四下張，但都害怕受到牽連，因此只敢遠遠站在那裡。。

那黃老斜眼瞧他來了，嘴角撇了一撇，然後不再望來，而是轉頭對著張虎說，「張虎老弟，我說阿，今天你何不就把誰教你自在訣第一層的名字抖出來，這事不就了結了。罪也不在你身上，你何苦硬撐著不說，到時後許長老查不到人，咱們幾個領班的，也不好受阿！」

張虎在中間鐵青著臉，身上衣服凌亂不堪，額角一抹乾涸的鮮血，兀自喘氣著說，「哼，雜役處裡十幾個領班，哪個人不是偷學了宗門法訣，為何長老今天偏偏要針對我，這不是存心找砸嗎？」

黃老沉了臉嘿嘿一笑，眼神掃向其他領班身上說道，「這你可就說錯了，我的修為乃是在拜入宗門前就學得一套法訣，自行苦練才練上來的，其他領班兄弟各自有各自的造化，可沒有誰是偷學宗門內的法訣阿！」

其他領班一聽，紛紛開口附和。

「是阿，我是有一次吃了一株百年靈芝，這才自行打通了靈脈，可沒修過甚麼法訣。」

「就是說阿，張虎你可別亂栽贓，咱們可沒學過甚麼宗門內的法訣。」

「我連宗門內的法訣叫甚麼都不知道，我這是家族內傳授的功法，可不是你說的甚麼自在訣阿！」

一時之間，平日以自己修為為傲的領班們，紛紛撇清關係，講得好像他們的修為都是天上掉下來，憑空就得來這練氣一層。

李龍飛在旁聽得是義憤填膺，他雖不知道源由，但也明白張虎是因為不想出賣他而被眾人圍剿著。

他一方面心急，一方面也擔心張虎最終還是把他抖出來，忍不住大喊道，「不就是自在道第一層嗎？你們幾個領班，哪個不是因為練了這功法小有成就了這才當上領班？怎，敢作不敢當！自在道難道都是這樣的人嗎？」

其中一名姓胡的領班一聽，眉頭一豎，練氣一層的氣勢散了開來，頓時將李龍飛壓退了幾步，跟著斥喝一句，「這廝哪來的，膽子倒不小，我們領班處理事情，區區一個雜役哪來那麼多話！」

另一位胖得渾身有如掛著三層肉的胖子則是獰笑著作勢打過來說，「這小子活膩了，老子正好先拿他開刀，也讓張老弟瞧瞧，甚麼才叫作帶頭的！」

卻見黃老伸手一揮，頓時阻止了那人。

「黃老，你這是甚麼意思，難不成你要袒護這小子？」那胖子見狀，臉色沉了下來。

「唷呵呵，林峰你倒先別急，我擋你下來是有原因的。」黃老一臉神秘地朝著那胖子笑了下，跟著轉過頭去對著李龍飛說，「你這小子，倒是有種。」

「我本以為，像你們這種過慣了好日子的傢伙，遇到事情，會是第一個跑的，想不到，你卻趕了過來，而且還敢插手管我們的事情。」

「不過這樣也好，省得我事後還花工夫還去找你…」

張虎在後面聽到這些話，臉色一變，邊衝過來邊大吼著，「黃岐冬，你要做些甚麼，有種針對我而來，別牽連到別人！」

但其他領班哪會讓他通過，立刻有三五個人將他架住，層層擋了起來。

黃老看了被架住的張虎一眼，臉上露出猙獰的笑容說道，「很在意是嗎？當時你既然敢威脅我，就該想到會有這一天。我不能對你怎樣，但對他，我可不需太多的顧忌…」

說完，他小心翼翼從懷中掏出一裹白布，跟著輕手輕腳的將白布給攤了開來，露出裏頭的一張黃紙，然後兩指微微一夾捏了起來。

雖然不知道對方要做些甚麼，但此時李龍飛卻感到一股十分確切的惡意。

來不及細思太多，只聽見張虎怒吼了一聲，「跑阿！」，跟著李龍飛雙腿下意識地往後飛奔而去。

「是咒符！黃老居然捨得用這麼一張價值不斐的咒符對付一個雜役小子？」這時其中一位領班認出了那黃紙的來歷，忍不住說了出口。

「看來黃老對此人的確頗有恩怨，既然如此，咱們等等說不得也得幫忙一把是吧！」

「黃老，可別下太重手了，教訓教訓可以，但出了人命，你我還是得會遭殃的…」其中一名較敦厚的領班，忍不住出口提醒了下。

「這我自然知道，我會有所分寸的。」黃老點了點頭，跟著將那黃紙扔了出去。

只見那黃紙一離開手，跟著便化作一道黃芒，飛快的往李龍飛那射去，轉眼間，便貼上了李龍飛的背後，頓時一股劇痛從李龍飛身上傳來，痛得他兩腿一軟，倒在地上大叫起來。

黃老陰沉著臉，嘿嘿笑了幾聲走過去，右腳一揚，往李龍飛胸口狠狠踢了一腳又說，「你這小子的背景我也查清楚了，居然是個富家子弟。像你這種沒吃過苦的人，那有資格來當仙人，我呸！」

原來這黃老在入自在道前，曾是某富豪家的僕役，因為飽受虐待，所以逃了出來，碰巧遇上了當初一位自在道外出的長老，因緣際會下得以入門。

所以他最看不慣的就是向李龍飛這種的富家子弟。

李龍飛本已痛得無法站起，此時胸口又被黃老右腳踩著，幾乎喘不過氣來，張著口，不住地在地上發抖。

黃老又補了幾腳，確定李龍飛再也爬不起來後，這才準備回去對付那張虎。

卻在此時，後方傳來一陣怒吼，跟著一名領班慘叫一聲，摀著右手臂退了開來。

「都給我讓開，你們誰再敢攔我，我就跟他拼命！」，只見張虎紅著眼，手中拿出了一把小刀，刀身還染著一抹鮮血，正是那慘叫的領班所留。

那小刀約莫半尺，看起來平凡無奇，但仔細一看，卻可以發現通柄劍身都是黑鐵連身製成，與一般小刀分刀身刀柄不同，頗有一番玄妙。

其他領班一看事情鬧見紅，幾個膽小的領班退後幾步，剩下沒退多，多半都是平日收了黃老的好處。

張虎見還有些人不肯退，晃了晃刀子，指著他們說，「今天這事是我跟黃岐冬的私事，你們沒事的別插手，刀劍無眼，到時後傷了誰，我可不管！」

這一說，剩下的領班裡又有一些人退了出去，畢竟領班之間的鬥爭雖說宗門不管，但如果鬧大了，一樣是會觸犯門規的。

但幾個跟黃老較要好的領班，卻是互看一眼，反而上前一步。

先前那名胖子從懷中拿出了個銀絲織成的手套套在手上，陰冷地說道，「張虎，你以為只有你有武器嗎，我們同樣都是練氣一層，人數又多，你憑甚麼讓我們退下！」

「就憑這把刀！給我滾！」卻看到張虎深深吸了一口氣，跟著大吼一聲，右手用力一甩，那柄短刀卻慢飄飄地往那胖子飛去。

那胖子眼神中閃過一絲不屑，抬起雙臂以銀絲手套想要將那短刀接下，卻赫然發現，那短刀在半空中晃了一晃，突然變得迅速無比，詭異難測。

呀一聲的慘叫，那胖子的雙掌中間各穿了一個小洞，右胸口更插著那小刀，鮮血直流，要不是張虎沒有瞄準心窩，現在恐怕就已經成了一具屍體了。

「法…法器，這是法器，你居然有法器！」那胖子捂著胸，搖搖晃晃地跪倒在地。

「那柄短刀居然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一件法器！」

「法器不是門內弟子才能拿到的寶物嗎？這張虎是甚麼來頭，為甚麼會有法器。」

旁邊幾個較有見識的領班，更是倒吸一口氣，眼神中流露出慎重跟恐懼，竊竊私語著。

另一名領班則是怒不可遏地大罵，腳下卻悄然地退了幾步，「張虎，你這是犯門規！你難道不要命了嗎！」

一擊過後，張虎臉色蒼白，表情卻是絲毫沒有退讓，「我再說一次，都給我滾…誰再攔我，下一次，我一定不會射偏！」

聽完這話，剩下眾人也遲疑了起來，畢竟，為了幫出頭而送命，誰都划不來！。

眼見自己一舉震住了眾人，張虎右收一揮，那短刀颼地從胖子胸口飛回了他的右手，跟著從懷中掏出了一枚丹藥，張嘴一吞，頓時原本有些發白的臉色好了許多。

「黃岐冬，你不就是惦記著我這柄家傳寶刀？現在寶刀在此，有種你就拿來阿！」張虎伸出了拿著短刀的右手，指向踩著李龍飛胸口的黃老，雙眼充滿了血絲。

黃老瞇了瞇雙眼，眼珠子咕嚕嚕地直打轉，他原先算盤是仗著眾人將那張虎修理一頓，之後再從他身上搜刮出他想要的東西，想不到張虎率先發難，這麼一來，自己免不了得出手一番。

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幾番思量後，將李龍飛背上的黃紙撕了下來，重新拿在手上，嘴裡卻把話說得好聽，「你既然犯了門規，我身為宗門內的人，當然得幫忙將你逮捕！至於那柄寶刀，我會當作兇器送給門內長老收管，你就不用擔心了！」

「哼，收管？我怕是送禮吧！別人不知道，但我卻知道。你黃岐冬當年出賣肉體，被門內喜好龍陽之癖的某長老寵幸，這才得到修練練氣一層的法訣…」張虎冷哼了一聲，沒有出手，卻突然說起了黃老的秘辛。

眾人沒料到張虎突然說出這些，皆是一愣，跟著幾個好事者，忍不住轉頭看向黃老那邊。

只見黃老漲紅了臉，結結巴巴怒道，「你…你，聽你在放屁！你含血噴人，胡說八道！」

「喔？既然我是亂說，你又何必那麼緊張？我不只知道這些，我還知道，後來那長老移情別戀，答應你的弟子名額取消，甚至你因此受到打擊，遲遲修練不上去，這才只能在雜役處當個領班…」張虎越說越是大聲，其他領班聽得也是半信半疑，那些平常跟黃老走得近的，甚至開始回憶起平日黃老的一些舉動。

「你給我住口！該死的張虎！今天有你沒我！」黃老再也忍不住，一把衝上去，先前想的那些甚麼計謀此時全都給拋到了後腦杓去了。。

張虎等的正是這一刻，他右手一揮，一道閃光激射而出。

卻見黃老雖怒，但卻未失去理智，他雙手掐訣，手中那張黃紙瞬間往前急射，跟著那小刀噹一聲，與那黃符在了半空之中相撞之後，跌落了下來。

張虎見那小刀跌落，臉上閃過一絲慌亂，黃老卻趁此機會，衝到了張虎面前，右拳狠狠地往後者臉上揮去。

砰一聲，張虎被這拳重重地打在臉上，跟著一個踉蹌，居然被比他還要瘦弱的黃老給擊倒在地。

「好！打得好！」

「黃老做得好！」

旁邊幾個領班見狀，連忙替黃老歡呼吆喝著。

但黃老卻臉色慘白，搖搖晃晃退了幾步，喉嚨發出嘎嘎之聲，手指著張虎，跌坐了下來。

原本倒在地上的張虎緩緩爬了起來，擦了擦嘴邊的鮮血，冷冷看著黃老說，「我何時說過，我的傳家寶刀只有一把？」

眾人這時才看清，黃老身上不知何時，左胸膛已經插著另一把同樣模樣的小刀。

張虎手一揚，原本被黃紙纏住的小刀便掙脫開來，連同黃老身上那把一起飛回他手上。

隨著小刀離體，黃老胸口立即掀起一蓬血花，噴得地上滿是鮮血，跟著倒在一旁，呼多吸少，眼看是活不成了。

跟著張虎看向其他領班，不帶感情地說道，「接下來，還有誰要阻我！」

其他領班一看，這下鬧出人命了，幾個較機靈的立刻跑了開來，剩下的也是一鬨而散，唯有李龍飛躺在地上，喘著氣看著張虎，以即再也動彈不了的黃老屍體。

張虎見到大家都走光了，這才來到李龍飛面前，神色複雜地看著他，「飛弟，我得走了，這裡容不下我。這事與你無關，卻牽累了你，如果有機會，我再補償你…」

李龍飛有些不捨，卻苦澀地說不出話，雖身上的黃紙被拿下，但他仍是無力爬起。

他知道張虎這是為自己好，但他更明白，若沒有意外，是跑不遠的。

望著張虎毅然決然轉身離去的背影許久，最後李龍飛費盡力氣，終於站了起來。

略一思索，他眼中閃過一絲絕然，走了上前，將張虎離去的痕跡一一抹平，跟著故弄玄虛，增加了許多往森林裡跑去的足跡，直到當晚，這才繞道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裡。

沒多久，宗門內派來處理的弟子找上門來，李龍飛也不否認，坦然承認自己的所做所為，跟著便被帶去了執罰堂裡審問了。

1. 魔念

在張虎離去後的半年，李龍飛又被打回了原形，搬回了雜役處裡繼續當雜役。

而且因為他清除了張虎的足跡，所以一度被當成共犯看待，要接受門規的處理。

好在他的前師傅，天泉，這時適時的出聲保住了他，這才沒讓李龍飛受到嚴重的處罰。

至於那些領班，本來也有一些人想找他麻煩，但一聽到天泉長老曾經保過他，便默默地打消了念頭。

畢竟，誰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天天泉會不會再想起這個已經被除名的弟子。

張虎既然已經離開，而黃老又死了，剩下的人，如不是特別記恨者，也沒人會在沒好處的情況下去對一個雜役做太過份的事。

但這還是讓他在這半年間，吃盡了許多的苦頭，好在現在的李龍飛，已經很習慣吃苦了。

打從他離開李府，至今已經三四年了，這斷期間，他慢慢忘記了當初李府的優渥生活，而習慣每天各種的痛苦日子。

不論是修練，或是雜務，似乎沒有不吃苦的事情。

偶爾他也會回想起從前的日子，從而懷疑自在為何在這。

只是一想到父親的仇，他心底就沒有辦法放棄。

但三四年的歷練，讓他漸漸對修仙界的人事物，不再抱有太天真的想法。

他明白，在這裡，一切靠實力說話，想要報父親的仇，只有靠自己修練上去，才有希望。

於是，除了雜務外，他還是每天堅持打坐修練。

兩年，練了兩年還沒練成自在訣第一段，這已經不是資質不好了，這是可以說是另類的奇蹟了。

除非沒有仙根，否則就算練了一年，也應該可以練出個甚麼成果來。

偏偏李龍飛便是這個奇蹟，他修練了兩年，卻一直卡在第一層而踏不進去。

這一日，他做完雜務，又回房開始打坐。

同房的是一個年約五十的老雜役。

對於李龍飛的動作，他已經見怪不怪了，從一開始不打招呼，到後來的互不過問，這老雜役明白像李龍飛這種不跟其他人來往的雜役，其實在自在道內是很多的。

畢竟若不是有背景或有辦法自保，最好的辦法，就是跟別人保持距離。

只是這一日，李龍飛在盤腿坐了才一陣子，樣子卻跟平常不太一樣。

他雙眼緊閉著呼吸，但底下的眼珠子卻不停的晃動。

跟著，他全身輕微顫抖，呼吸急促了起來。

這老雜役也見過李龍飛幾次吐血，但卻沒有一次像這樣，這麼快就發作的。

而李龍飛此時卻進入了一種入魔狀態。

大凡修練之人，到後期功力高深時，總會有走火入魔的可能，此時為了避免入魔，在修練時總會有護法或是一些法陣加持等等。

只不過像李龍飛這樣一開始就入魔的，恐怕是少之又少，甚至是未曾見過。

一來，李龍飛修練了近兩年，始終成功不了，心中的怨氣已經埋下了一個魔種。

二來，今日恰巧百年難得一見的極陰之日，此刻天地萬物，陰盛陽衰，在這時刻修練，最容易引起心魔升起。

李龍飛盤腿修練，原本早已習慣的痛楚在今天卻特別明顯，隱隱甚至看到過往父親死去的一切種種，呼吸急促之下，耳裡彷彿傳來平日擔心的念頭。

那些念頭一字一句，化做平常深藏在心中，一直壓抑下來的魔念。

「我就算再練個十年，我看也沒有辦法成功。」

「說甚麼替我爹報仇，跟本是我害死了爹爹，真要報仇，不如先自我了斷比較實際…」

「我報不了仇，就連盡孝道孝順娘親也沒有…」

「我是個廢物，徹徹底底的廢物…」

恍恍惚惚之下，李龍飛看到前面站著死去的父親。

他拿起了床巾，編成一條繩子，懸在屋樑頂上，站在矮凳子上怔怔地看著眼前的圈圈。

「快住手！」

「轟！」

忽然耳邊一陣大叫，跟著一道閃電劃過天邊，將屋子內照個通明。

被這雷聲及叫聲一嚇，李龍飛的魔念頓時消去大半，他心中一驚，額上冒出滴滴冷汗，跟著腳下似乎踩到甚麼東西軟軟的，低頭一看，那老雜役正死命著抱著自己的腳撐著。

「謝…謝謝！」李龍飛抓著繩環，心底感激地說。

「謝個屁，快下來阿，我快撐不住了。」那老雜役脹紅了臉，沒好氣地說著。

李龍飛取下了繩套，回到了床邊，默默不語地想著，「也許當時…冬菊姐便是這樣走頭無路之下，才自盡的吧。」

對於當初的錯，他早已明白，只是往者以逝，來者猶可追，錯既已造成，只能盡力去彌補而已。

自我了斷的話，這才是又一次的大錯發生。

想到這裡，李龍飛看著桌上的蠋燈，苦澀地又盤坐到了床上練功。

那老雜役見他又盤起腿了，連忙開口說道，「年輕人，等一下，等一下，你這樣繼續打坐下去，等等再上吊一次，我可沒力氣又撐你一次！」

李龍飛雖然有些尷尬，但對方畢竟剛救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再無示他，只好點點頭說道，「我會注意的。」

那老雜役見他不聽，也不再阻止，只是喃喃碎念道，「唉，既沒有天份也沒有丹藥輔助，這樣吐納出去的靈氣比吸進的多，怎麼可能突破那層禁制呢…？」

「你說甚麼！」李龍飛原本正在打坐，突然聽到這話語，愣了一下，跟著轉頭驚訝地看著那老雜役問道。

「我說，你這種練法，練再久，也突破不了那禁制的…」那老雜役沒有回頭，但口中的語氣卻是李龍飛第一次聽過。

李龍飛腦中急轉，心知這次是遇到貴人了，連忙爬下床跪在那老雜役的床前說道，「前輩，晚輩駑鈍，請教我突破的方法。」

那老雜役轉過頭來，眼神中透著異樣神彩，與平時的渾濁全然不同，笑著說，「方法你早就有了，只在於你有沒有好好找到而已。」

「晚輩愚昧，不知道前輩說的意思，是否可以再說清楚一點？」李龍飛聽到這樣似是而非的回答，一頭霧水，連忙再次尋問道。

卻見那老雜役笑而不語，搖了搖頭，跟著頭一垂，身子一歪，竟呼呼大睡了起來。

再醒來，即使李龍飛怎麼問，對方卻都對此事毫無記憶，無可奈何之下，前者只好放棄追問，竟自從那幾句話裡思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辦法。

※※※

自在道外，遠處天邊一片巨大的菩提葉飛舞著，其速度飛快，轉眼已經飛出了自在道宗門數百里遠的地方。

在那葉上，一名手持拂塵的道人站著，身邊另有一名灰衣青年躬身立在背後，似乎是那道人的隨從。

「你之前說的那名義弟，我已經去提點他了，但能不能想到，得靠他自己發覺了。畢竟，另一名道友所為，我也不便冒然干涉，總之，此事便這樣子吧。」那道人樣子雖與那老雜役完全不同，但口氣與眼神中的神采，若仔細去看，便會發現與之前李龍飛所見到的一模一樣。

「是，勞煩師尊了。弟子也已經盡力助他，能不能成事，便看我義弟自己造化了…」那灰衣青年拱手一揖，恭恭敬敬地回答著。

再說李龍飛這，他在聽完老雜役一番話後，左思又想許久，始終想不出來甚麼是他早已擁有的，忽然間，他福至心靈，眼角瞄向角落，那裡正放著一個行囊，正是他來自在道之後，所得到的所有東西。

他掏出行李的東西，只見裡面幾錠銀兩，一只手鐲，幾張家書，另外還有兩把防身武器，最後一包紙包，裡頭包著一顆黑色的藥丹。

撥開其他物品，李龍飛拿起那藥丹，腦中回憶，想起當時黃半仙在馱盤上曾說，這丹是他師傅煉製。

據他所說，這丹藥對一般仙人雖然有用，但效益不大，主要是給那些沒有成仙的凡人所用，能增強力氣，滋陰補陽。

套凡俗的話說，就是類似大補丸或是補氣丹之類的東西。

雖說這丹藥自在道裡也有，但既是七葉道人煉製，想來應該不同凡響。

而七葉大仙在與那灰袍道人一戰之後便不曾見過，但他既然送自己來這，理當希望自己能入門才對。

想到這，李龍飛眼神一亮，越看越覺得這丹藥也許便是能助他突破的關鍵所在。

只是，如果丹藥能助他突破，那先前天泉也曾賜下一些丹藥給他，那時雖好幾次差一點成功，卻始終功敗垂成，這丹藥雖散發出陣陣濃郁的藥香，但感覺起來也沒之前來得更有效，如何能成功呢？

李龍飛左思右想許久，突然想到，先前因為丹藥珍貴，他都是一次吞下一顆，但如果一次吞下數顆，是否就能打破那個界限呢？

只是一次吞下數顆丹藥，其藥效也會加倍許多，他雖不懂丹藥間相生相剋的關聯性，但想當然耳，也不一定是好的。

「罷了，就算真的出了問題，那也比現在來得好！殺父之仇要是不能報，那我死一死，也算是還了父親生我之恩！」

想到此，他將那丹藥收起，跟著踏出房門外。

三個月後，李龍飛一臉疲憊，帶著一根柴斧，來到了一個洞穴之前。

這洞穴在那挑水之處不遠，是李龍飛偶然間所發現的。

說是洞穴，其實更像是某次地震後所坍塌的凹陷處。

在他懷中，一顆不起眼的紅色丹藥被他藏之又藏地收了起來，加上七葉道人的那顆，這三個月來，李龍飛費盡心思，終於弄到了四顆丹藥。

看著眼前攤在手上的五顆不同顏色藥丸，李龍飛眼神中透出一絲期待。

為了這幾顆藥丸，這一個月來，他可是吃盡了苦頭，不管是用法訣換取，還是以利益換取，甚至，其中一顆丹藥，還是他幹了件齷齪事才拿到的。

想到那事，李龍飛臉上一陣發燙，換做以前的他，打死都不可能去幹。

但在經歷那麼多事之後，李龍飛心中的某些東西開始動搖。

「我要成仙，我一定要成仙，為了此，我不惜一切代價，我一定可以成仙！」李龍飛眼神透著火熱，不再猶豫，把那柴斧放在身邊防身，跟著一把抄起了五顆丹藥，咕嚕一聲全都吞下入腹。

1. 突破

吞下五顆丹藥，一開始還沒甚麼，但不久後，李龍飛腹中感覺到一股熱氣，全身暖哄哄的。

他心中一喜，連忙盤腿坐下，依照那自在訣第一層的姿勢開始打坐起來。

閉上眼，李龍飛只覺得自己的呼吸比平常沉重許多，那些丹藥的藥性開始讓他身體裡產生了一股力量。

李龍飛很清楚那力量是甚麼，那是平時在進入無念呼吸時，在體內所會產生的一種感覺。

只是，平常那感覺有如蟲蟻爬動的輕微感而已，但今天，那感覺卻像是一道熱流，緩緩在身體裡流竄。

隨著丹藥在體內化開，那熱流越積越多，幾乎到像是實質般地在他體內慢慢移動，同時全身都有一絲絲的脹痛感，彷彿他是一顆不斷脹大的氣球，而肌肉皮膚要被撐開似的。

同一時間，因為修練的痛楚也跟著產生，兩者一正一反，像是互相配合好一樣，竟不可思議地反而讓李龍飛能承受下來。

便在此時，李龍飛身體內，突然一股奇異的力量浮現，那力量集中在他腹部及四肢，將那熱流吸收，源源不絕地導入了不知何處，而修練的痛苦因為沒有了抵銷，開始變得難以忍受。

「便是這個了！這就是我一直遲遲無法練成自在訣第一層的原因！」李龍飛心中一驚，清楚察覺到自己體內的變化。

若在平常，那奇異的力量一出現，便會讓自己因痛苦而打斷了若有似無的境界，但這一次，那丹藥化做的熱流卻源源不絕地補充進去，即使那力量不斷驅散，但李龍飛所承受的痛苦遠遠比不上平日所感受到的十分之一，若有似無的境界當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下來。

而且隨著丹藥越化越快，那痛苦越來越輕，體內累積的熱流也就越積越多，轉眼，李龍飛已經撐過了四十八次無念呼吸，只差一次，就能突破那練氣第一層的屏障。

但那力量似乎感受到了這次的重要性，猛地瓦解成一輪漩渦，雖說之後也會不覆存在，卻以此換來最為強烈的一次吸力。

眼看自己體內的熱流就要被這吸力給帶走，李龍飛心中又驚又怒，他十分明白，要是這次錯過了，自己怕是再也無法踏入仙途了。

「該死的，不就是吸力嗎！既然要吸，就吸我的血肉，把我的熱流還我！」他赫然怒吼一聲，跟著一咬舌，咕嚕咕嚕的大口鮮血流入胃中，頓時被那力量給吸收進去。

「還不夠！」跟著李龍飛又伸手一咬，將自己手腕處咬了開來，那鮮血沒有流出，反而被那力量給吸去不知何處。

也不知道那力量是否是因為吸收不了血肉的關係，吸力頓時少了許多，李龍飛一看有效，頓時打起精神，又在四肢如法炮製的弄了一番。

直到自己因為缺血過頭，開始有些頭暈，這才停了下來。

但這時，早已撐過了法訣內所說的七七四十九次，而且還多了太多。

一念即此，李龍飛連忙感受到自己體內是否有些變化？

起初，似乎沒有任何改變，但沒多久，一股玄之又玄的熱流從丹田破繭而出，貫通李龍飛全身四肢百骸，有如河流般在肉體內形成一吸一呼的小周天循環。

李龍飛只感受到腦門一轟，一股喀喀喀聲從腦中傳來，體內一道道無形的膜碎裂開來，接著全身精力不斷增加著。

他不敢停下，深怕這情形一停下就再也回不來，忙繼續照著法訣打坐，感受那精氣神呼吸的感覺。

不一會，體內熱流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平穩，李龍飛知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靈氣了；只要再過幾息呼吸，等體內靈氣穩定了，身上便是靈脈打通，從此踏入仙途，自己夢寐以求的求仙之旅也會由此開始。

就在他心神感動之際，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吸收了血肉的關係，他突然感受到身上那股吸力漩渦還沒完全散去，而且彷彿可以隨自己的心神去操控運轉。

他一想到這，福至心靈地試著操控那漩渦看看，果然自己念頭才剛一升起，丹田處的漩窩就緩緩的再度加速起來。

「既然這力量之前將我體內的靈氣散去，那逆著轉的話，會不會把我之前的靈氣還給我？」李龍飛突發奇想，腦中突然浮現這個念頭。

他猶豫了一下，雖然覺得有些不妥，但最終狠狠咬了咬牙，下定決心。

「管他的，之前它害我害這麼久，現在既然我有機會讓他反過來，說是讓我討個利息也不為過啊！」隨著李龍飛的決定，原本已經要漸漸散去的那力量漩渦，在顫抖了一陣之後，竟開始反著轉了。

隨著反轉的速度越轉越快，一股精純的靈氣從不知明的地方被那漩渦反送回來，融入到李龍飛體內。

原本已經趨漸穩定的靈氣流猛地一震，慢慢又開始加速流動起來。

李龍飛只覺得體內那股本已安定的靈氣流越流越快，越流越多，但身體中的靈脈卻已經擴張的差不多了，那種像是氣球的感覺又再度在自己身體內產生出來。

他有心停止那力量漩窩，但那力量漩窩本就不是被他完全操控，此時被他激發出來反向逆轉，更是如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不一會，李龍飛便覺得全身像要爆炸似的在皮膚底下每一處都有靈氣撐開著。

若有人現在從外面看來，只會看到李龍飛閉上了眼，滿臉猙獰著咬牙打坐，卻渾然不知其體內此時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再過片刻，李龍飛已經感覺自己再也撐不下去了，就連他身體上的血管也都高高鼓起，全身七孔更是波波波地流出鮮血，若沒有奇蹟發生，幾息過後，李龍飛肯定會真如氣球一般，爆體而亡。

便在此時，一股沁涼入心的寒意從李龍飛體外傳來，他雖不知為何，卻因此讓原本慌亂的頭腦冷靜了下來。

在冷靜下來之後，李龍飛腦中一閃，「既然我身體內的靈脈容不下那麼多靈氣，那麼，就另外找地方容納吧！」

他也不知這麼做是對還錯，但在苦無他法的情況下，自行將體內靈氣引導至原本自在道法訣上沒有標註靈脈的地方去。

那些地方本來就沒有靈脈，也不適合靈脈擴張，但在李龍飛的引導及體內龐大靈氣的強烈衝擊下，一次兩次三次，最終有幾個地方居然被他成功給開出了一條靈氣可流通的小通道。

這小通道一開出，體內的過多的靈氣頓時多了一些可以儲存的空間。

跟著隨著大周天小周天的靈氣循環，那些小通道越開越大，到最後竟跟原本就有靈脈的地方沒有兩樣了。

但這過程中，卻比原本自在道法訣上修練的那方法還要痛苦好幾倍，要不李龍飛這兩年已經習慣修練的痛楚，加上那讓他安定下來的寒意始終讓他保持著清醒，好幾次李龍飛都快要昏了過去。

就這樣，那力量漩窩不斷地將靈氣灌入李龍飛的體內化做靈氣，而那靈氣又不斷沖擊著李龍飛全身各處，開出新的靈脈。

直到漩窩停止後，李龍飛體內整整比原本自在訣法訣上所記載著靈脈多出了一百零八條靈脈。

這一百零八條靈脈全是任何門派法訣內所沒記載的位置，有的在後腰處，有的在臀椎處，甚至連喉嚨也都開出了一條靈脈。

只是這些靈脈雖然打通，卻十分細微，與他原本體內的靈脈相比，有如螢火與皓日，不可相提並論。

但饒是如此，卻也是駭人聽聞，讓人瞠目結舌的事。

要知道，大凡所有凡人，在最初哇哇墜地時，有沒有靈脈就已經固定的事。

而後若有靈脈，能踏上修仙路，隨著修為提高，功法不同，擴張打通自身的靈脈情況也會有所不同；如能打通全身半數靈脈以上，便有機會凝聚基台，踏上築基之路，從而脫胎換骨，一洗凡體。

其中打通的靈脈越多，築基的成功機會越大，築基的底蘊也會越厚。

古往今來，能打通三十六條靈脈以上的，多半能築基成功，而若是能打通四十八條靈脈，通常已經是少之又少，更別提以六十條靈脈以上築基者，那多半都是大宗大派內的天驕子弟，定能在築基之後成就一番豐功偉業的事來。

原本李龍飛雖有仙根，但靈脈卻是十分尋常，甚至可以說是低下，如果窮盡一生，能打通全身半數靈脈，修練至築基，那可能就是他的極限了。

但他這誤打誤撞，卻突破了原本的限制，這些靈脈，並不在尋常靈脈之中，但卻切切實實能將靈氣儲存在他體內。

所以表面上他雖仍是資質低下，但事實上，他的潛力已經被激發，甚至可說只要能將這一百零八條靈脈修練壯大起來，不出意外便能成為千古難得一見的修仙奇才。

不過，凡事有利有弊，這些靈脈雖然突破限制，但也因此不在一般功法修練運行的記載之上，若是按照自在道的法訣，恐怕難以將其壯大。

但這些都是後話，此處卻不再多談了。

此時在體內力量漩渦終於消散之後，那源源不絕灌入的靈氣也停了下來，李龍飛張開因血液乾涸而凝結的雙眼，心下一陣感動。

「我終於突破練氣第一層了！原來這便是當上仙人的感覺。現在全身輕盈無比，更是充滿了說不出的力量，難怪那麼多人死活都想踏入這修仙之路了！」

※※※※

同一時間，遙遠到無法形容的一個簡單的洞府內，一名正氣懍然的道人，正盤腿打坐著。

突然間，他嘆了一口，張開眼掐手算了算，「唉，他終究是將我施在他身上的那層術法給打破了…」

「不但打破…還將這幾年輪迴訣所吸納的靈氣給全都吞了回去…這下子也不知是福是禍…」

「罷了，既然此人跟仙路有緣，便讓他去吧，只是這樣師弟就可以沒有顧忌的殺他…」

「雖說師弟已經被執法堂的首座判閉關百年，但百年之後，那人也不可能達到甚麼太高的修為，注定是死路一條。」

「算了算了，人算終究不如天算，既然這孽緣已經開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說完他神念一動，一道靈識傳遞出了洞府，通知了他其中一個弟子去了。

1. 重返師門

洞穴內，李龍飛在確認自己終於突破練氣第一層後，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剛剛那幫助自己安定的寒意是從何來？

他站起身四下張望，只見洞口外天色一片昏灰，夜幕低垂星空掛在天上閃爍，跟本沒有人來過的痕跡。

再往自己懷中一看，原先在懷內的那些東西也沒有甚麼奇特的，唯有母親送給他的那只玉鐲及幾錠銀兩，因剛剛自己七孔流血而沾到了一些血跡而已。

李龍飛拿起玉鐲跟銀兩再三察看，確認沒有任何異常之後，這才將它們又收入懷內，跟著嘆了一口氣想道。

「不管是誰，此恩若有機會，必定要報的！至於一個月前借那老雜役之身提醒自己高人，更是日後首當其要報答的對象！」

這一個月，在他旁敲側問之下，已經清楚當天那些話跟本不是出自老雜役自身口中的。

不管怎樣，眼下天色已晚，自己既已突破第一層，是該回去房間內了。

在他走出洞口外時，突然一陣低吼傳來，遠處一隻灰狼，正淌著口水朝他這裡看來。

「來得正好…正好試試我踏上仙路後，到底有多少能耐！」若是在以前，李龍飛或許會驚嚇一番。

但這幾年求仙的歷練，加上砍柴挑水時不乏在自在道外林四周遇過一些野獸經驗，讓他此時反而有一股躍躍欲試的衝動。

幾柱香之後，李龍飛身上血跡斑斑，傷口頗多，但那頭灰狼卻也已經屍首分離，倒在一旁一動也不動了。

看著自己右手的柴斧，握柄處已經斷裂，正是方才與那灰狼搏鬥時一時太用力將牠脖子砍斷時所造成。

「看來對於力量的熟悉，我還沒能適應。」李龍飛有些滿意自己的表現，跟著聞聞自己身上滿是油血汙漬的臭味，隨手一搓，厚厚一層污垢搓了下來。

「嘿…這應該就是自在訣中提到的，踏入練氣層後會從凡人體內排出的那些毒素。」李龍飛搓著那些穢氣老皮，雖觸手噁心，但這一切卻讓他很是興奮。

擺了擺頭，他往林內深處走去，雖是夜晚，但眼前所見之處卻十分清晰，甚至若他想要的話，方圓百尺內的樹稍上鳥兒，與身後飛舞的蝴蝶，也能有種莫名的存在感應得到。

「這就是傳說中成為仙人後所產生的靈識嗎？實在太奧妙了！」

「不過，據說這是在練氣三層之後才能擁有的本能，怎麼現在我才練氣一層，就能感受得到了？」李龍飛還在疑惑，卻已經走到了平常挑水之處。

他二話不說，跳下水去，好好梳洗了一番，直到身上衣物及身體所有髒汙全都徹底去除後，這才回到岸邊。

離開之際，他看著湖邊一角都已浮著一層黑油，忍不住咂了咂嘴，心想著明天挑水的雜役如果看到了，不知道會說些甚麼。

回到房內，那老雜役仍在睡覺，李龍飛也不驚動他，悄悄爬上自己床上，窩進被窩裡好好睡了個飽。

「該死的李龍飛，還給我睡，快給我起來！」隔天清晨，李龍飛還沒睡飽，便聽到一陣呼叫聲。

他揉揉眼睛，只見一名焦黃臉的大漢，正踹開了門在門邊大喊著。

那大漢正是他這半年來所待其下的領班。

「你倒給我回來了阿，你給我好好說說，這三天，你消失到哪兒去了…」那領班見他一臉惺忪，正準備破口大罵時，突然止住了嘴，一臉古怪的樣子看著他。

「我消失了三天？！」李龍飛尚未反應過來，就聽到對方哼了一聲，沒好氣的說，「…哼，我本來還想，你給我跑哪兒去了，原來你竟偷偷躲起來練功。」

「既然你知道了，那也明白，接下來我並不用再做雜役吧！」李龍飛瞧了他一眼，突破練氣一層之後，心中也有了底氣。

「你別得意，才練氣一層而已，咱們頂多算是同輩，接下來，你自己去跟宗門內管雜役的許長老報到，領取領班的身分牌吧。」那大漢說完，倒也不再囉嗦，頭不回轉身就踏門而出。

在他走之前，李龍飛卻看清楚了，對方體內雖也有一絲絲的靈氣流動著，但與自己似乎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讓他瞇著眼想了一下。

良久，李龍飛才輕笑了起來；對方與自己同樣都是練氣一層，但他靈氣的流動似乎還比自己還要少一些，想來，也是因為這樣，所以對方才轉身就走吧。

不過那大漢到底是跟自己說了接下來要做些甚麼事，看來那許長老便是宗門內管理這雜役處的人了。

可惜張虎已經離開自在道，否則現在兩個人都成了領班的話，倒也不亦樂乎？

另一方面，那離去的大漢心中也在嘀咕，在他看去，李龍飛的身上不只有靈氣波動，而且還比他多了許多，雖然方才沒說，但自己修練以久，對方頂多才剛突破幾天而已，怎麼會比這樣，實在讓他有了忌憚，所以這才乾脆俐落的告知該去找誰。

但就在李龍飛正準備往許長老那走去時，突然一個外門弟子匆忙經過，似乎有甚麼事來雜役處辦理。

經過李龍飛時，兩人對望了一眼，那弟子突然張大了眼，難以置信地問，，「師…李龍飛，你終於突破了練氣一層了？」

李龍飛仔細看了看他，只見那弟子正是當年帶他來此又通知他去雜役處的東門師兄。

當初東門帶李龍飛進來時還是練氣一層的小道童，但幾年下來，顯然已經不只練氣一層了。

至少，李龍飛在他身上看不出修為，這表示，對方是比自己修為還要高深。

「是阿，東門師兄，我終於突破練氣第一層了。」李龍飛心中感嘆，表面卻帶著笑容說道。

東門看著他猶豫了一下，跟著開口說道，「這麼說來，你是要去許長老那是吧？」

「師兄也知道許長老？」李龍飛以為這事只有暗中流傳，對外門弟子也知道這事有些錯愕。

「當然，宗門內一切大小舉動都是師長們所默許的，怎會不知道。」李龍飛聽到東門的回答，心底有些複雜。

「要不，你就別去許長老那了吧，讓我先去問問師傅再說。」東門思索了片刻，最後終於下了這個決定。

李龍飛一聽，原本心中某些已熄滅的花火，再次點然了起來。

很快的，李龍飛踏入練氣一層的消息便傳到了天泉的耳中。

他本來正在打坐練功，突然聽到外面東門前來稟報的事情，大吃一驚差點走火入魔，心底疑惑地想著。

「李龍飛那小子怎麼會突然突破練氣一層？之前我怎麼幫都始終沒能突破，還害我因此在掌門面前丟了個大臉，本以為他至少要在雜役那待個十幾年才能成為外領班，怎麼今天忽然就成了練氣一層？難道說之前的事有些甚麼原由？」

天泉雖說當日忍痛放棄了這個弟子，更因此被笑話了一陣子，但他心中，始終存在的一絲疑惑，如今聽到東門回報這消息，連忙將李龍飛給傳喚過來尋問個究竟。李龍飛這時已在東門的幫忙下，換上了一件白色道袍，整個人截然不同，一掃之前鬱鬱悶悶的氣息，反而有一股蓬勃朝氣顯露，聽到天泉找他，連忙跟著東門來到了天泉的洞府之外。

「進來！」

「是，師傅。」

李龍飛踏入了洞府內，想到這幾年來師傅終於再次將自己找來，頓時頗感五味雜陳。

只見天泉神情嚴肅地看著自己，良久才開口問道，「飛兒，聽說你突破了練氣一層？」

「是！」李龍飛原本還有些怨懟，聽到天泉這樣稱呼自己，頓時心中火熄了下來。

「很好，恭喜你終於踏出了修仙第一步，這令牌給你，從今天起，你正式成為我門下的外門弟子，等等你去領你當年早該得到的獎賞。」

看著師傅遞了一塊代表身份的木牌給自己，那木牌上還有些歲月的痕跡，想來並不是新造的，而是刻好已久，李龍飛心底流過一絲溫暖。

「原來師傅終究是把自己當徒弟看的，之前只能怪自己沒有能力突破練氣一層。」

「你給我說說，你為甚麼突然間突破了？」天泉賞過了木牌，開口問了最想知道的事情。

「是這樣的…」李龍飛收下令牌，沒有說謊，一五一十將一切照實說出，就連那股奇異的力量跟丹藥的事也都告訴了天泉。

「嗯？竟有此事？你之前怎沒跟我說過那股力量？」

天泉聽完後心底暗暗吃驚，那丹藥事情沒有甚麼，但那股力量，聽起來絕不像是自然產生的體質，比較可能是某種術法或是某種丹藥效力所致。

只是如果是後者還好，可以解釋作李龍飛小時不慎吃到些甚麼藥草，前者的話，這樣的術法別說自己不會，就連聽都沒聽過，如果屬實，究竟是誰所設，又是何時設在自己徒兒身上？這就讓天泉有些不解了。

只是這些念頭他也是一閃而過，並沒有讓李龍飛知道。

「弟子之前也不知道這股力量在自己體內，這次是因為吞下了大量丹藥，這才感受到那力量的存在，所以未能跟師傅上報。」李龍飛將心中所想的通通說出，唯一沒講的是當年那不知誰敲響的拜師鐘與那股沁涼入心的寒意。

前者攸關當初能不能自己能不能入自在道門下，而後者則是自己隱隱覺得這是個不該說的秘密。

天泉聽完後沉默了一陣，隨即釋懷開來，既然自己徒兒終於突破那瓶頸，這事又沒有個線索，索性就不追究了。

他拍拍李龍飛的肩，「當年是我不好，當初沒有察覺到你的問題，錯怪了你。從今而後，你修練上有甚麼問題，馬上來找我，知道了嗎？」

李龍飛有些感動，心中一喜，連忙磕頭謝恩說道，「謝師傅厚愛，謝師傅教導之恩。」

天泉揮了揮手，「你出去吧。」

待到李龍飛走後，天泉將此事上報給天鬚道人知道了，那天鬚道人也是一樣的猜測，不過既沒線索，也沒後續，日子久了，此事也就淡忘了。

而李龍飛在終於柳暗花明後，重新踏入外門弟子，倒也不再追究之前的事情，而是下定決心要盡快的將自己的修為給提高起來。

1. 真正入門

幾日後，自在道中一座五層樓寶塔外，一名寬臉黑底，帶點憨厚的道童，帶著李龍飛，詳細地介紹著。

「師弟，這裡便是藏寶閣，裡頭的寶物可多了。舉凡飛刀飛劍，精盾鐵叉，應有盡有，如果缺啥，來這買便是了。只是這的東西只能用靈石換取，一般凡人所用的錢財可不接受，你可要記住了！」

「靈石？那是甚麼？」李龍飛有些不解地問到。

雖說他來自在道已經快兩年多了，但先前他將心思全都放在突破練氣一層身上，而身為雜役，更是很多事情都所知有限，所以對很多事還是處於一知半解。

那東門聽了也有些意外，珍貴異常地從懷中掏出了一顆核桃般大小的石子，對著李龍飛說，「諾，這就是靈石了」

李龍飛看去，只見那石頭表面晶瑩剔透，隱隱散出一些天地靈氣，甚至比他自己吐吶時所感受到的還要猛烈，心中猛然一動，難道，藉由這種石頭，修仙者可以比平常更有效的進行修行。

「你想的沒錯，這靈石，正是修仙人平常修練時常需要的補給品。」東門看到他的臉色，猜中了他心中所想，點點頭回答，跟著又把靈石收了回去。

「原來如此，那麼這靈石，該怎麼得到呢？」李龍飛明白靈石的價值後，對於取得這靈石的方法，虛心地向東門請教著。

「靈石便是相當於凡人中的金子，要得到靈石，就得想辦法自己去賺取。咱宗內也有許多任務可以賺取靈石，往後你便知道了。」東門也沒隱瞞，盡將自己所知一一介紹給李龍飛知曉。

聽到東門這樣回答，再看向這座五層寶塔，李龍飛心中也不由得讚嘆起來。

他出身大富人家，不是沒見過甚麼高樓豪房，只是常見的也只有三層樓左右，像這樣五層樓高的寶閣，即使在李府，也是沒有見過。

這讓李龍飛不由得對修仙之人更加敬畏了一些，不過一想到自己總算踏出第一步，成了他們的其中一員，心底也有些得意。

一旁的東門師兄同樣在心中感慨，但他感慨的是，他一路看著李龍飛進門到現在，雖然一度以為這師弟沒甚麼用了，但現在李龍飛終於突破了，讓他不禁對自己一直卡關的修為，也重燃一些希望。

「另外，龍飛師弟，這藏寶閣內寶物雖然需要用靈石換取，但凡是第一次突破練氣一層的弟子，皆可以入第一層內選一件寶物，以作為拜師入門的見面禮。」

原來這才是真正拜師入門的待遇阿，李龍飛心中暗暗想著。

「你雖是第一次進去，但以我經驗，一樓那些寶物大多較不實用，建議你拿些道符之類的一次性咒符，等以後修為較長了，再去二樓用靈石買一些寶物防身。」

「道符雖然只能使用一次，但威力較大，價值較高，你拿了後，也不是自己使用，而是拿去跟丹寶樓的師伯換取靈石丹藥，早日提升自己的修為，比較有些用處。」

東門為人厚道，在解說方面，將自己的經驗拿出來提醒了李龍飛一番。

李龍飛聽完，心中也是很感激這個師兄，連忙口頭答謝一番。

一進樓內，李龍飛頓時看傻了眼，這哪裡是較不實用，這根本是一堆凡物而以…。

第一層內的寶物基本上沒甚麼靈氣，甚麼飛劍盾牌，鞭斧刀叉，雖然種類許多，但每一件都只泛著一層淡淡靈氣，要是不注意，還看不太出來，恐怕使用起來，也跟李府以前所收藏過的寶物差不了多少，根本不像是修仙者使用的寶物。

李龍飛拿起來察看，不一會兒明白這些武器只是尋常凡夫俗子的器具經過一些處理，讓修仙者較容易以靈氣禦之而已，事實上並沒有太大威力，難怪門派會讓弟子免費拿取。

撇開這些寶物不說，一樓還有一些桌子上放著許多道符。

待在雜役處這些年的聽聞，李龍飛也多少明白道符的用處。

基本上不管何種道符，都是屬於符籙的其中一種，而符籙是修仙者將法術封印在特定的符紙內所製作的一種道具。

只要製作者會某種特定法術，理論上就能製造相對應的符籙，而拿到符籙的使用者則不需要會相對應的法術，只需花費少量的靈氣，便能施展封印於其中的法術，可說是相當的便利。

但製作符籙的過程不但複雜耗時還不一定會成功，而且每一次製作等於施展了一次相對應的法術，耗費的靈氣並不會比較少，所以除了專門製作符籙的修士，一般修仙者都不會特地去做這種損己利人的事情。

李龍飛在這一區左看右看，最終在法符中選了一個看起來最有價值的轟雷符，這才離開藏寶閣。

這轟雷符是低階修仙之人常用的道符之一，可以釋放一道轟雷，低階修士對上，往往避之不及，所以常被人高價購買

東門看他選轟雷符，微微點了點頭，帶他繼續往下一個地方走去。

不一會，兩人又到了另一個高樓，樓上寫著丹寶樓三個赤紅大字，一位看起來像是主事的胖道人坐在門口，看到李龍飛兩人過來，笑瞇瞇的靠近說道，「唉呀，東門師姪阿，今天有甚麼想買的丹寶靈藥嗎？」

東門對他揖禮之後，指了指旁邊的李龍飛說，「洪師叔，我今天不是來買丹藥的…這位是龍飛師弟，他前幾天剛踏入練氣層，照慣例可以來領丹藥一份，靈石二顆，我特地帶他來的。」

那胖道人一聽不是來買藥的，笑容沉了下來，隨即冷淡地說，「阿…是這樣阿？那麼，帶了領物牌來了沒呢？」

李龍飛一聽，連忙將拿出那塊木牌遞出去，洪寶金收下木牌，細細看了許久後，才從樓內拿出了三顆靈石跟兩顆藥丹出來，交給李龍飛說道，「喏，這裡是靈石三顆個跟凝氣丹兩顆。」

李龍飛一聽愣了一下，詢問道，「不是說丹藥一顆跟靈石二個嗎？怎麼多了一些？」

胖道人皮笑肉不笑地說，「這是天泉師兄額外給的，你若不要，我便拿回來了！」

「要，要！當然要！」李龍飛一聽，連忙陪笑著將那些丹藥收起。

東門看著這些東西，對著李龍飛咂舌說道，「師傅平常很少這麼大方的，看來他是很看好你。」

李龍飛又是一陣感謝，連忙將這些東西收入懷中。

「另外，我們還想賣張道符，不知道師叔是否願意收購？」李龍飛在東門提醒下，跟著又掏出了方才拿到的那張轟雷符出來。

那胖道人見到轟雷符，眼珠子轉了轉後說，「收是收，但我只願意用三顆靈石的價收購。」

「怎麼這樣，以往不都是用五顆靈石收購嗎？」東門一聽，眉頭皺了起來。

「你懂甚麼，這陣子門內發放的靈石大減，加上轟雷符我已經有了許多，用三顆靈石收購已經算高了，不然，你自己再找人買去！」胖道人瞪了東門一眼，沒好氣地說道。

東門無奈之下，只能看向李龍飛，表示他已盡力。

李龍飛想了想，雖然心知那胖道人是欺負他新弟子，但那轟雷符自己暫時用不到，而其他買賣地方又不熟悉，最後只好咬著牙，答應這這個價格。

接下來，在東門的帶領下，有了五顆靈石的李龍飛，又回去了藏寶閣買了一個儲物袋跟一柄木劍。

那儲物袋是個下品法器，裡面可以裝五尺見方的東西，要用的時候只要心念一動，就能出現在手上，是仙人必備的道具之一。

木劍則同樣也是下品法器，上頭刻有咒法，雖只比一般木頭硬了些，但勝在便宜，而且在灌入了靈氣後，能隨靈識飛舞，很是好用。

這兩樣雖然都是下品法器，但一樣也不便宜，每個都要價四塊靈石，要不是東門幫忙殺價，李龍飛還不一定買得起。

「這木劍雖說現在你還不能使用靈識，但以練氣一層的引力法訣操控，也能勉強使用，是師弟你最好的防身武器了。」東門不知道李龍飛已有靈識，仔細地一一跟他說明。

李龍飛嘴裡雖沒說，但心中雀躍，恨不得等東門離開後馬上就施展靈識試試。

只不過，對於他才練氣一層就能產生靈識這事，雖說不知原因，但李龍飛也知道不該隨便說溜了嘴。

最後，買齊了東西，東門便帶他來到經法庫。

一到經法庫，只見一名紅髮赤眉的道人，揮舞著袖袍，指著門口兩名弟子鼻子斥喝著。

見到李龍飛靠近，他怒氣不息地轉頭就罵，「甚麼時後練氣一層的小子也想來這裡取經了，你還不夠資格，快給我滾！」

卻見東門似乎早已知道對方脾氣，表情不變地說，「道法師伯，是我阿，我是天泉長老的門下東門，這位是我新的師弟，李龍飛。」

那紅髮道人一聽是天泉門下的，表情緩了一緩，跟著轉頭對那兩名弟子吼道，「還不快滾！」

那兩名弟子才如獲赦令一樣，連忙互看一眼轉身快步離去。

待到那兩人走後，那紅髮道人這才不滿地碎念著，「這幾年自在道的弟子實在是越來越不長進了，連自在訣的基本功法都沒練熟，就想來這拿新的法訣…也不想想貪多嚼不爛，吃快弄破碗的道理…阿，你說你們是天泉那小子的門下，怎，來這有事嗎？」

東門看了李龍飛一眼，苦笑地低聲說，「本來是想帶你來這見識見識，想不到今天是道法師伯執班，看起來只能等下次了…」

李龍飛倒不以為意，抱拳一躬說道，「師伯，弟子尚無自在訣上卷第二層的功法，是否可請師伯拿取抄印一份？」

「疑？新入弟子通常都會在開始時拿到自在訣上卷，裏頭有一二三層的功法才對，你既然是天泉那小子的弟子，怎會只有第一層的功法呢？」道法一聽奇問到。

東門臉色有些尷尬，連忙在旁回道，「師伯可還記得，前幾年，有名敲響拜師鐘的弟子拜入我師尊的門下？」

「記得阿，後來那弟子不是因為始終練不成第一層，被貶為雜役了嗎？」道法愣了一下後又看了李龍飛一眼，「難道，那弟子便是你了？」

「正是在下。」李龍飛也不氣餒，平靜地回答道。

「好…好…兩年多的時間把不可能化為可能，這份努力，值得嘉獎，拿去吧，這裡是自在訣上中兩卷的功法。」道法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隨手一揮，一份玉牌橫飛到了李龍飛的面前。

李龍飛一聽大喜過望，連忙再拜了拜，這才跟東門離開了經法庫。

辦完這些事，李龍飛也算真正成了自在道的弟子，東門再跟他說了些門派內的規矩跟小道消息後，帶著他，來到一個小屋前面。

這小屋不大，外頭有一個小院，院庭外的圍牆有一道簡易的禁制做為防護，而屋內應有盡有，雖說不是很豪華，但比起以前雜役的生涯，還是好得太多。

當下東門將開啟禁制的令牌遞給他後，不再打擾，互相一拜之後，便離開了小屋。

李龍飛坐在小屋內，看看手中的自在訣上中兩卷功法，再看看懷中的儲物袋，心中一股撥開雲霧見天日的心情浮現。

當天晚上他拿起自在訣查看，直看了四個時辰後，這才將玉簡放下，嘆了一口氣。

「這才真的是仙人道法的開始阿。」

那自在訣的第一層功法，只是教導如何吐吶天地間的靈氣，可以說是基本中的基本；就像練劍，先是告訴你怎麼握劍，怎麼拔劍，卻沒有教你劍法，或是怎麼攻擊。

但第二層起，便開始記載著怎麼催動體內靈氣，怎麼使用控制靈氣施法，為接下來的第三層以靈氣施法打下根基。

李龍飛照著書上一一嚐試，不知不覺從天黑試到天亮，又從天亮試到天黑，整整試了一天這才察覺到自己已經一整天不吃不喝了。

「怎麼我一整天不吃不喝也不覺得餓？」李龍飛奇道，「看來，踏入仙人之後，身體自然而然以天地靈氣為食，倒是不太需要吃東西了？」

不過雖然不餓，但他剛踏入仙人之途，對於凡俗食物還有些眷戀，思考了一會，他打開房門，往宗門內的雜役處走去。

1. 今非昔彼

一踏入雜役處食堂，李龍飛一眼就見到幾名領班正坐在那喀著瓜子抬槓，其中一名少年，站在那像服侍一樣待命著，正是當時替自己送飯過的溫賜。

「你…李師兄來這是要？」一見到李龍飛走近，那些本來正在聊天的領班臉上頓時有了些不自在。

雖說同樣都是練氣一層，但李龍飛的身份卻跟他們有天差地遠。

「怎麼，我不能來嗎？」李龍飛雖然面無表情，但隨著眼神的掃過，那些領班也感受到一股壓力。

「沒有，沒有，李師兄願意來這，是雜役處的光榮。」明白到對方今日的身份，那些領班即使不滿，也不敢在七情六面上表現出來。

其中曾跟黃老為難過他的幾名領班，更是心中戰戰兢兢，深怕李龍飛找他們報仇。

「嗯、我肚子餓了，有甚麼吃的嗎？」雖說並不是真的得吃些甚麼，但一想到自己曾被這些人給逼得死去活來，李龍飛就心中有氣。

他本就是富家子弟，此時身份不同，對於這些等同於下人的領班更是顯露出了一股尊嚴。

「溫賜！還不快去叫廚堂的伙頭們趕快拿出些好酒小菜孝敬孝敬我們李師兄！」那些領班被這樣一問，向旁邊的少年吆喝著。

「哼，我有說請他們做嗎？現在是食堂停餐時間，我又怎會故意打擾眾人難得的休息時間？你們這難道是想把不義這個罪名落在我身上嗎？」李龍飛冷冷說道，聽得那本來要動作的少年頓時愣在那裡，而其他領班也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我聽說，你做的菜很是好吃，當年曾是伙頭班出身的是嗎？」李龍飛眼神掃過，最終落在那曾經對他斥喝過的胡姓領班，冷冷地冒出了這句。

那胡姓領班早在李龍飛來到之時，便想找個理由開溜，但怎樣都找不出個好時機，現在被李龍飛給點名了，雖然心中一陣怒火，但看到對方腰上掛的那個弟子令牌，還是忍了下去。

末了，他強忍著氣，蹦出了句「是，我馬上去替師兄您準備準備！」，然後進到食堂後頭。

「還有你，我記得，這食堂裡，最有名的便是三色尾雞飯與酥炸月牙草吧，我現在就想吃這兩道菜，你想法子給我弄來。」李龍飛再望向另一頭，一臉蒼白的胖子淡淡說道。

那胖子一聽，喀一聲將屁股上的板凳給跌坐了下去，跟著磕頭說道，「李師兄…您大人有大量，以前是我不對，我現在給你賠罪，這三色尾雞飯與酥炸月牙草，我現在真的做不出來阿…」

三色尾雞飯跟酥炸月牙草這兩道菜，乃是這食堂裡最上等的兩道料理。

顧名思義，這兩道料理用的是三色尾雞的雞肉與新鮮的月牙草，雖說食材不是難找，但往往也是一兩個月才能在宗門外的市集內採購到一次，李龍飛挑這兩道菜，擺明了就是要為難那名胖子。

其他領班雖然對李龍飛這樣光明正大的報復感到不滿，但一想到這兩人當初的卻為難過他，自然而然也沒人想跳出來當替死鬼，只是默默地噤聲看著事情會怎麼發展下去。

李龍飛見那胖子在地上磕頭，雖說以前的氣早已消了大半，但他一想到張虎被他們給逼走，仍是心有不甘地說，「我不信這兩道菜的食材雜役處平常沒有屯積。你最好現在給我弄出來，否則，之後我每天都會再過來點餐。」

「我…我…好…我等等就給李師弟端上來…。」那胖子一聽李龍飛這麼說，再看向旁邊的領班都撇過頭去不吭聲，知道今天是避不了了，索性答應了對方的要求。

畢竟那兩樣食材雖然珍貴，但自己花一點代價還是能請人幫忙弄得出來，若是今天滿足不了對方，今後可就真的得難過了。

想到這，那胖子一咬牙，抖動著身上的肥肉，砰砰砰地往食堂另一側跑去。

李龍飛見這兩人都去辦事了，也不再為難其他人，自顧自地在那打坐起來。

卻在這時，不遠處一陣沉厚帶有磁性的聲音傳來，「這位師弟，既是門內弟子了，何苦為難這些下人呢？」

李龍飛張眼一開，只見食堂的另一頭，不知何時竟有個少年已經在那坐著吃飯。

那少年衣著華麗，雖同樣是白色道袍，但材質卻明顯比李龍飛好上不少。

一身潔白如雪，長髮披肩，配上他俊朗非凡的面孔，更顯得極為俊俏，讓人忍不住妒嫉天底下竟有如此俊美的男子存在。

李龍飛雖臉上不動聲色，但心中卻是一陣大驚，因為在他看來，那少年身上雖有靈氣，卻看不出深淺多寡，這表示對方比自己的修為高上許多。

而且依對方的外貌來看，那少年只比自己大上個一兩歲，想到這，李龍飛沉吟了一下，開口說道，「這位師兄，不知該如何稱呼？」

「在下王騰雲，師弟既是門內弟子，又何必與區區雜役處的人過不去呢？」那少年放下碗筷，平靜地看著李龍飛。

「師兄有所不知，在下曾是名雜役，當時這兩人與在下頗有一些糾結，今日既然遇上，略作報復而已，亦無非不可。」李龍飛想也不想，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想法說出。

那少年一愣，眉頭略為一蹙，輕嘆了口氣，「雖曾有過結，但今非昔彼，身份已然不同，師弟何不嘗試以德報怨，而非要以眼還眼不可呢？」

「以德抱怨，何以報德？我既以直抱怨，問心無虧便可，若真以德抱怨，那豈非太過作做。」李龍飛斷然回答，稍作停頓後又說道，「不過，既然師兄開口，我便不再刻求。」

「如此也算甚好。」那少年點了點頭。

「你們跟那兩人傳達，等菜做完，叫溫賜送到我洞府來，從此恩怨一筆勾銷，我也不會再來這裡。」跟著李龍飛轉頭對著其他領班說道，後者紛紛點頭稱是，他這才在溫賜又崇拜又羨慕的眼光中離開了食堂，回到了洞府之中。

這事過後，李龍飛果真不再找領班麻煩，而他原本練氣一層的修為，也在每日的修練中不斷增強著。

時光匆匆，歲月荏荏，轉眼，時間又過了三個月。

這三個月來，李龍飛將大半時間都用在修練自在訣第二層上，其餘時間除了偶爾去師傅那聽修練的心得之外，也去伏虎台領過三次丹藥發放。

自在道雖然沒落了，但也仍有一些底蘊；對於其門下的外門弟子，每個月都會提供一枚凝氣丹跟兩顆靈石。

算一算，若加上一開始的兩顆，他手上的凝氣丹共有五顆之多。

這凝氣丹雖比之前吃過的洗塵丹藥效低了許多，但對於練氣低階的修士也是很有用處的。

加上他先前體內阻礙靈氣流動的力量消失了，很快的，李龍飛的修為竟突破了練氣二層。

在突破了練氣二層之時，李龍飛忍不住在洞府內哈哈大笑了起來。

當初為了突破練氣一層，他花了比常人多了數倍的時間才突破，如今從一層突破到二層，竟是常人的數倍時間之快，兩相比較之下，讓人不由得覺得前後是否換了個人似的。

只有李龍飛自己隱約知道，這可能跟他身上比別人多了許多的靈脈有關。

事實上也是如此，他身上的那一百零八條額外的靈脈，雖說在自在訣的功法時無法壯大，但對體內原有的靈脈修練，仍會多多少少有所幫助。

光就容納靈氣這點來說，能儲存比別人多的靈氣，在些修練上就能更容易運行功法。

這就好像江河分支多了，在大雨來臨時，分散開來的水流多了，便能有效平穩水位，預防洪水。

再過了幾個月，李龍飛的修為竟又再次有所突破，從而來到了練氣三層。

到了練氣三層之後，除了靈識之外，一些基本的有用術法也開始較為好用。

好比那引力術，在練氣三層使來，比起練氣一層時使用，強了多得多，練氣一層頂多能抬起一隻筆就很了不起，到了練氣三層，李龍飛已經能抬起一張椅子左右的重量。

而他一開始就有的靈識，也比以前增強許多，即使現在隔著牆，他都能感受到屋外有人走動的身影。

而這一切驚人的修練速度，不但驚動了其師天泉，甚至在宗門內的低層弟子也轟動了一陣子。

畢竟練氣一層修練了兩年，練氣二層卻只有三個月，練氣三層更是不到半年，這等反常的速度，要不是親眼看到李龍飛的本人，許多人都還以為這是天泉一脈弟子在唬爛的故事。

就連其師兄東門，在見到了李龍飛本人之後，都忍不住產生了「這小子真的是我之前見過的那個李龍飛嗎？」的錯覺。

而李龍飛也在此時看清了東門師兄的的修為赫然便是練氣四層左右。

只不過，對於自己為何可以看透比自己修為還強的人，這點，便是李龍飛也百思不得其解。

無奈之下，他只好又把這事歸咎於是自己靈脈較多的關係了。

但修仙之路終究是個漫漫長長的過程，雖然李龍飛在踏入練氣三層前進展得十分神速，之後的那半年，修為卻也跟其他人一樣遲滯不前了。

他究竟是少年人性子，雖然一開始因為前幾年的壓抑，感覺老成得像一個大人，但現在一切步上軌道，加之又沒有進展，心底那點怠惰的舊習就又冒出了一點點了。

再過半年，他進入了自在道後近第四個年頭，他終於耐不住性子，跑去尋問自己的師傅天泉道人了。

「呵呵，練氣三層到練氣四層是一個關卡，很多人在這關一卡就卡好幾年。你不用急，慢慢練上去，以你的資質，隨時也都有可能再突破的一天。」自從聽到李龍飛只花不到一年就從練氣一層爬到練氣三層之後，天泉對他的信心又回來了。

加上知道了以前是因為有那神秘力量的關係，天泉更加確定，之前聽到的那鐘聲應該是此子所敲響的，只嘆自己當初沒有慎察，差點就損失了一個好苗子。

所以在那之後，他便對這徒弟疼愛有加。

天泉的態度改變，李龍飛也直接感受得到，對於失去了父親的他而言，天泉就像是另一個父親一樣，也因此，他對師傅是更加的敬愛了。

1. 鬥蛐蛐

這天，李龍飛正吐吶完九九八十一次小周天循環功法之後，門外叩叩叩一陣急猝的敲門聲響起。

「誰阿？」李龍飛起身，開門一看，就看到寒玉師兄正眉開眼笑地對著自己看來。

「是寒玉師兄，請進，找我有甚麼事嗎？」

寒玉師兄是除了東門外，李龍飛第二個最熟的師兄。

雖然是師兄，但寒玉師兄比他年少許多，今年只有十幾歲左右。

「龍飛師弟，快來快來，咱們大家正等著你要一起玩鬥蛐蛐兒呢！」

年紀小，自然愛玩，即便他已經跟東門一樣是練氣四層，寒玉始終對玩還是很看得比修練還來得重。

「好阿，你等等，我去拿我的大東王來。」

李龍飛一聽，心底也是有些癢癢的。

這一年多，自己在修為上沒有進展，早已經修練到有些煩悶了，平常無事，便和寒玉這樣的小師兄們玩在一起，而這陣子，最常玩的便是鬥蛐蛐了。

那大東王是他抓來的一隻大蟋蟀，這自在道雖然靈氣普普，還是比一般凡俗來得多。

因此不管是蟲兒還是鳥獸，都比外面來得大一些。

李龍飛拿出一個木盒，跟著寒玉師兄來到了門派內的一處廣場。

一到廣場，只見那裡已經圍滿了一群弟子，看到寒玉來到，紛紛開口說道，

「你們終於來了，我們等你好久。」

「西門師弟上次輸給我兩個靈石，這次還想輸幾個阿？」

「李雪師妹，你今天要賭多少靈石，如果靈石不夠，親親嘴兒也是可以。」

「寒玉，上次是我那金頭王生了病，這次我刮了大靈丹一些粉末給他滋補，早就恢復狀態，這次是你要輸慘了你！」

「好阿，我倒要看看誰輸給誰！」

這群師兄弟都是年紀較小的弟子，彼此都是外門弟子，平常大家玩在一起，練在一起，李龍飛也已經慢慢融入其中。

就看到那首先開口的西門道童拿出了一隻蟋蟀，個頭有成年人食指那麼大，頭還金光閃閃，看起來就不是普通的蟋蟀。

那寒玉也不畏懼，從懷中掏出了一個小玉盒，打開一看一隻小姆指大小的黑蟋蟀正動也不動，停在盒中。

「你那黑嵐還沒死吧？」西門上今年十六，個頭高大地低頭看著著寒玉。

「好得很呢！你這次要賭多少靈石阿？」

「老樣子，一顆。」

寒玉聽完不屑地笑了一聲，「我還以為你話說得那麼滿，這次會加碼比試，想不到還是一顆，你是不是沒靈石了阿？」

那西門上漲紅了臉，忙說道，「我是怕後面賭的人輸太多，我先喊一顆，等等大家才不會一開始就出太高賭金，這是為大家好好嗎。」

「西門你窮就說，少牽拖我們了。」

「對阿，我要賭就賭兩顆，賭一顆多沒意思阿。」

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語笑道。

西門上更是窘迫了，他把那金頭王往鬥蛐蛐場中一放，喝道，「我就賭一顆，要不要賭隨你！」

寒玉毫不在乎的把黑蟋蟀往場中一放，笑著說，「賭阿，雖然少了點，但你要送我靈石，我幹麻不收呢？」

那黑蟋蟀的確厲害，比賽一開始，金頭王繞著他轉他動都不動，直到金頭王上前準備咬他時，他突然一個飛箭，狠狠咬在金頭王的右後腳上，金頭王雖然極力掙扎想要擺脫，但黑蟋蟀咬得很了，怎麼甩都甩不掉，最後西門上紅著眼認輸將金頭王給救回，但右後腳已經廢了，這金頭王也沒有甚麼用了。

接下來幾個弟子又相繼拿出自個蟋蟀比賽，但沒人能打贏那黑蟋蟀，頂多就是平手罷了。

輪到李龍飛，他打開那木盒，一個青綠色的蟋蟀跳出，平凡地站在比賽場中。

「龍飛師弟，不要說我欺負你，你這大東王平凡得很，我跟你賭四比一，你贏，我給你兩個靈石，你輸，只要給我半個靈石就好，如何？」寒玉笑著對李龍飛說。

李龍飛年紀本就比他大，加上個性又倔，怎會這樣接受，他微微笑著，「寒玉師兄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是方才大家都是約好一個靈石，如果你這樣讓我，那其他師兄會覺得不公平的。」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還是賭一個靈石吧，你說好不好？」

「好！」

賭局既然展開，兩人便把蟋蟀各自放上賽場。那黑嵐果然厲害，雖然大東王已經比那金頭王還要靈活，但還是比不過黑嵐的速度，開賽不到一刻，黑嵐又是壓倒性的獲勝。

截至散場為止，寒玉共贏了十多個靈石，其他人各輸了一到兩個不等，李龍飛也輸了兩個靈石，這對沒甚麼靈石的他來說，其實是比不少的費用，但他過慣富家子弟，對錢財之類很是不在乎，所以倒也不覺得有些甚麼。

反是那西門上輸了不甘，約好了隔兩天再鬥，他要去找一個大蟋蟀來，寒玉自然是一口答應，其他眾人也是說好，要等兩天後同一地點再鬥上一場蛐蛐。

隔天，李龍飛修練完吐吶心法，無心再打坐，於是便偷偷去了後山，準備找一隻兇一點的蟋蟀上場。

自在道門派的範圍不大，但也綿延了好幾座山頭，其中後面那座小山，山中偶有靈獸，一向是資深弟子試練的地方，尋常外門弟子等是不能輕易靠近的。

李龍飛雖然也知道這規訂，但他從前在李府被寵慣了，對於規訂這回事，其實並沒有那麼放在心上。

加上他心想，這山中既然生有靈獸，代表這山的靈氣頗多，別說靈獸，搞不好所產的蟋蟀也頗有靈性，如果能抓到一隻，恐怕明天的比賽會很有勝算。

於是他瞞著眾人，偷偷來到後山裡頭，準備抓個一兩隻蟋蟀，就回去門派裡去。

到了後山，李龍飛尋找那多草的荒地，找阿找阿，忽然間，他的靈識感覺到了一點不對勁，好像有甚麼東西在前面擋著了。

他這時候已經不是當年剛出門甚麼都不懂的少年了，這幾年來也曾在門派內與人比試過幾次。

在心中有所感應的同時，他小心翼翼掏出兩柄木劍，手中拿著那一張轟雷符，緩緩往後退去；就在這時，一隻紅毛三尾，單眼貓形的妖獸衝了出來。

若是普通的練氣期弟子，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肯定是嚇得驚慌失措，根本不知道要從何反應。

只是李龍飛從前便已經歷過類似的事不只一次，以前他沒得選擇，只能逃跑，但如今他修練自在訣已有一段時間，對操控法器也頗為熟悉，心中雖然驚恐，但卻不至於到無法反應。

牙一咬，他明白遲早總要跨出廝殺的第一步，否則報仇的目標永遠不可能達成，於是他操控著靈識，將那兩把木劍生硬地直射而去。

只是他終究沒有實際戰鬥的經驗，心中又急，那飛劍去勢雖快，但方向卻十分簡單，面對這樣攻擊，貓妖不慌不忙地一個翻滾就避開，跟著往前撲了過來。

李龍飛蹬蹬蹬連退幾步，慌忙間其中一把木劍沒控好飛出了靈識控制範圍，直接掉了下來，另一柄木劍也遙遙欲墜，跟著便要步上前一把的後路。

李龍飛見狀忙向前跨了一步，想要拉近距離，將那木劍給喚回來。

這一退一跨之間，貓妖已經近身，利牙一咬，李龍飛的手臂頓時就鮮血直流。

幸好這貓妖不喜近身攻擊，一擊得手後，又繞到李龍飛背後，沒有造成太大傷害。

但這鮮血直流情況下，被貓妖纏久了，恐怕是死路一條。

在這生死危機下，李龍飛原本昏亂的心反倒冷靜下來。

當年他面對過好幾次的生死危機，早已明白臨危不亂的道理，此時雖然緊張，但卻慢慢平靜下來。

靜下心，做好了準備，李龍飛在那貓妖再度從後面再度撲來的時候，往地上一滾便躲過了這一咬。

跟著他手中轟雷符一扔，灌入靈氣的轟雷符瞬間化成一顆一尺大的雷球，朝著前方轟然射出。

但這轟雷符的威力太大，不僅那貓妖嚇了一跳，就連第一次施展的李龍飛也被震撼到了，一時之間卻忘了操控方向。

眼看那雷球範圍巨大，貓妖閃避困難，危急之中，那貓妖忍著痛，用力地以三條尾巴往自己身上擊去。

啪一聲，那貓妖身子被自己尾巴用力一打，吐出一小口鮮血，但也因為這力道，往旁邊偏了一下，堪堪好閃過那雷球的範圍。

雖沒有直接命中，但週遭的電流也與那貓妖擦身而過，電得那牠全身吃痛，落地一瞬間便往後面退去，不願在與李龍飛糾纏。

李龍飛這才驚醒，察覺自己剛剛失去了擊殺對方的機會，此時見到對方徹退，眼中殺機一動，手指一指，大喝一聲，

「著！」

那剩下的木劍咻一聲同時被引力術與靈識操控，速度斗然加快了一倍，直接往貓妖頭上貫穿飛去，轉眼就要將貓妖給爆頭而亡。

不過那貓妖不虧是妖獸，在這緊要關頭之際頸部以不可思議的方向往旁一扭，再次閃掉了這致命一擊。

但這次李龍飛可沒愣住，他手指一揮，劍尖順著往下一轉，貓妖身子終究躲不過地被那飛劍給貫穿了過去。

啪一聲，雖沒有立即身亡，但貓妖也身受重傷，動彈不得從半空中落在地上。

雖然貓妖受了重傷，但李龍飛並沒有大意靠近，而是操控著木劍，拼了命的往對方身上刺去。

那貓妖雖想再躲，但受傷太重，移動不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飛劍射來，跟著慘叫連連，再過一會，便連叫聲也都叫不出來，抽蓄幾下，再也不動地氣絕身亡了。

直到這時，李龍飛這才呼呼大口喘氣，同時全身一陣哆嗦起來。

這是他第一次戰鬥，也是他第一次的殺生，一股罪惡感跟疲憊同時升上心頭。

這倒也不是說他有婦人之仁，而是身為富家子弟，從小飽讀詩書，對於殺生這事，本就沒有甚麼經驗，當然心底會有一些的牴觸。

「我不殺牠，牠便殺我，雖然我殺了生，但這並不是錯的事情。」李龍飛在心中不斷想著，甩了甩頭，將多餘的念頭拋到腦後，擦拭了木劍身上的血跡，也不敢再繼續找尋蛐蛐，打算就這樣回宗門內。

但臨走之際，李龍飛突然想起，他曾聽其他師兄說過，大凡這種妖物，身上都有一些地方可以當寶物，於是他在半信半疑之下，用靈識察看了下，果然看到貓妖的體內有一個富含靈氣的地方。

李龍飛將那東西以其木劍挑出，只見那是一個類似心臟的器官，只是渾圓一塊，上有四個小孔。

「這東西散出的靈氣跟我吸吐的天地靈氣有些差異，感覺它更加靈動但也更難吸收，而且我吸了一些，就讓我心煩氣燥，想來，這就是自在訣中記載的，妖獸中體內所凝的妖丹吧？」看著那東西，李龍飛臉上有些喜色，跟著將它收了起來。

大凡仙人修行到了一定的程度，體內靈氣累積足夠，就會在丹田處形成一枚金丹，有人亦稱之為仙丹或是靈丹，是結丹之後才會有的東西。

但異獸們，只要轉生為妖，天生就在體內凝有妖丹。

這妖丹的靈氣不像金丹那麼的多，但隨著妖獸修練，會越變越大，一些大妖級別的妖獸，其妖丹甚至可以跟人頭相比。

此時李龍飛挑出的妖丹，只有小姆指頭大小而已，看靈氣量，頂多只有跟練氣一層相當而已，但比起靈石，還是濃郁的多。

「不知道這妖丹，能不能跟洪師伯換靈石？」李龍飛也不太清楚行情，但既然這妖丹的靈氣比起靈時還要多得多，想來至少值一顆靈石以上吧。

剛收好妖丹，還沒轉身，他便又聽到草叢裡一陣騷動，靈識一瞧，只見一條頭長金冠，身有二尾的斑紋彩蛇遊來。

看到這斑紋彩蛇，李龍飛比剛剛更加緊張；他小時後從書上得知，一般野外的蟲獸，越是色彩鮮豔的，越是代表帶著劇毒。

方才殺那貓妖他是逼不得已，但現在這彩蛇看起來很有可能帶有毒性，如果一個不小心被咬到了，荒山野地中，那可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靈。

只見那彩蛇遊來，朝的方向是剛剛那貓妖的屍體，李龍飛雖不知所以，但還是默默往後退開想要躲避。

他卻不知，原來這貓妖三尾之中有一尾帶毒，平常攻擊時多以那尾巴毒害獵物；但他剛剛見李龍飛攻勢單純，沒想要用那毒尾攻擊，想不到轉眼間，被飛劍穿身，重傷之下無力使出毒尾，否則也不致於死得如此冤枉。

而那彩蛇名為靈羽蛇，性喜吞噬毒物，毒性越高，尾巴越多，最高可以到五尾，長有二尾的靈羽蛇，可說是稍有小成，此時被貓妖的毒性給吸引過來，卻對李龍飛是不屑一顧。

李龍飛固然不知道這些，但他也沒敢大意，揮手讓兩柄木劍在身邊飛著，並往後退去；要是那毒蛇欺上來，雖然不願，也只能拼死一戰看看。

只不過有了方才的戰鬥經驗，他懂得不要一次把兩隻飛劍都扔出去，免得沒有後招可留。

靈羽蛇頭吐蛇芯，搖擺著身子，逕自來到貓妖尾巴，見那貓妖動也不動，張口就是咬了下去；就看到那貓妖的尾巴逐漸乾涸，而靈羽蛇頭上的金冠卻是隱隱閃著金芒。

李龍飛這時已經退到靈羽蛇跟貓妖十尺之外，正鬆了口氣準備轉身，突然他疑了一聲，靈識所見，一隻個頭姆指般大小的褐色平凡蟋蟀從旁往靈羽蛇跳了過去，有如自尋死路一般。

但那靈羽蛇見到褐色蟋蟀，顧不得吸咬貓妖的毒性，竟張口放下了貓妖尾巴，昂起身子，口吐蛇信，如臨大敵地對著那蟋蟀威嚇起來。

就看那蟋蟀對著靈羽蛇的威嚇毫不在乎，身子越跳越近，突然黃光一閃，再見到時已經狠狠地咬在靈羽蛇的金冠之上了。

靈羽蛇頓時嘶嘶大叫，痛得翻滾來翻滾去，想要掙脫褐色蟋蟀的緊咬，但蟋蟀身小，那靈羽蛇滾來滾去卻丟牠不下。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看得李龍飛是目瞪口呆，忘了要離開，就看那靈羽蛇怎樣都甩不開蟋蟀，突然雙眼眼神發狠，一個前竄，往李龍飛身旁一塊大石一頭撞去！

這一撞，碰一聲褐色蟋蟀立馬被撞得粉身碎骨，而那靈尾蛇也是鮮血直流，看起來是兩敗俱傷，但李龍飛再定神一看，但那褐色蟋蟀不知何時，卻已改咬在靈羽蛇的腹部之處，跟本毫髮無傷。

就這樣，靈羽蛇怎樣都拿那蟋蟀沒有辦法，越是掙扎，越是更感不支，不一會兒，已經是奄奄一息，再也無法動彈了。

李龍飛看到這裡，本已經決定離開的心念，突然轉念一動，那褐色蟋蟀身影看來比寒玉的黑色蟋蟀要快上好幾倍，又敢主動攻擊這靈羽蛇，如果能抓到牠，豈不是得到了蟋蟀中的至尊寶嗎。

他本來就比一般人還要大膽，這幾年雖收斂許多，但骨子裡仍是那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

他心中既然知道了這褐色蟋蟀厲害，便想將牠當作是一隻蛐蛐一樣地收服起來。

尋思了一陣子後，李龍飛將自個抓蟋蟀的木盒打一開縫，露出裡頭的大東王，並以旁邊帶毛的枯草輕輕觸碰大東王的觸鬚。

此時那褐色蟋蟀早已吸乾了靈羽蛇的身子，逕自在地上張舞著翅膀鳴叫著。

李龍飛的大東王在他刻意挑釁之下，在盒子裡頭頭張牙舞爪，同樣也在鳴叫著。

李龍飛見時機成熟了，便將木盒開口朝向褐色蟋蟀所在，用引力術升起木盒，慢慢飛了過去。

那褐色蟋蟀聽到大東王的唧唧聲，本來是沒有要理會，但大東王越叫越大聲，木盒越靠越近，褐色蟋蟀一個不滿，黃光一閃，跳進了木盒內就要將那大東王咬死。

就在此時，李龍飛心中一喜，連忙操控引力術將木盒緊緊蓋上，跟著便感受到木盒中一股大力想要沖出。

李龍飛衝了過去，胸口噗通噗通跳著，沒料到真的這麼簡單就能抓到，趕忙卸下衣帶，配合開口將木盒捆得死緊緊著，接著又包了好幾層，這才收進了儲物袋中。

那褐色蟋蟀雖然速度跟毒性都十分厲害，但力量卻不是很大，一時間倒也無法掙脫開來。

眼看自己這次的目標達成了，李龍飛心中得意的想著，「太好了太好了，這下子明天的鬥蛐蛐我贏定了！」

當下他也不再多做逗留，三步併做兩步，蹦蹦跳跳地一溜煙的衝回自在道內，自己的廂房裡面。

當晚李龍飛抱著那木盒，感受到裡頭的蟋蟀跳動，心底很是高興；不過他也有些發愁，「這褐色蟋蟀這麼厲害，又帶著毒性，明天鬥起蛐蛐，我要怎麼讓他聽我的話呢？」

1. 修仙世家

隔天，在練完自在訣，寒玉又帶著李龍飛跟著其他道童一起來到廣場上準備約鬥蛐蛐。

李龍飛尚未想到該怎麼控制那褐色蟋蟀，雖然有些不安，但還是帶著那木盒走去；不過，他也另外準備了兩個備用的蟋蟀木盒前往賽場，心想要是不行，就先用那兩個將就點鬥蛐蛐就好吧。

一到了廣場，除了之前那些道童之外，人群中還多了一個二十初頭的師兄，站在西門上身後。

其他弟子雖說同樣仍是圍著廣場，但大部分的人卻是與他有些距離，看得出來對西門上帶來的那位師兄有些畏懼。

「王寒玉，今天我帶了我哥哥來，他也要參加這鬥蟋蟀，你沒有意見吧？」

西門道童一見到王寒玉跟李龍飛等便大聲喊著，寒玉一愣，雖然心底有些懵懂，但也沒有理由拒絕。

「原來那是西門上的哥哥。」李龍飛餘光瞄了過去，只覺得對方雖然輕描淡寫站在那裡，卻彷彿有一道無形的界線畫隔開了四周。

只不過，那西門上的哥哥也只是看著，久了，這些弟子也就不以為意，開始鬥起了蛐蛐。

那寒玉的黑嵐這次還是一支獨秀，連鬥四場，都輕易的贏了，算上上次贏的場次，已經連贏十五場了，樂得寒玉趾高氣揚地看著旁邊其他的師兄弟們哈哈大笑著。

便在此時，那西門上這時看了身後的哥哥一眼，後者眼神稍稍示意了下，西門上便拿出了一個玉盒，走上前去說道。

「寒玉，我這蟋蟀叫天霸子，要跟你那黑嵐鬥上一鬥，賭金十個靈石，你敢是不敢？」

眾人聽到西門上這麼一說，都是深吸了一口氣，幾個跟寒玉要好的弟子，還竊竊私語，跟其他人打聽為甚麼西門上今天會這麼有自信自己能贏？

就看到西門上打開玉盒，一隻巨大無比，約有一個雞蛋大小的蟋蟀，站在玉盒中間，一身威風凜凜，鼓翅鳴叫著。

看到那蟋蟀，王寒玉臉色也是微微一變；他雖然對自幾的黑嵐頗有信心，但西門上這麼誇口，那天霸王又這麼大隻，一時之間，寒玉也是覺得有些遲疑。

要知道，十個靈石那可是弟子們快半年才能累積的財富。

自在道不大，靈石仙丹不多，在踏入修仙第一步後，宗門每個月會發放兩個靈石給外門弟子，除此之外，其他物資都是靠弟子們自己辦任務換取而來的。

雖然寒玉之前贏了許多，但靈石是越多越好，這時西門上要跟他賭十個靈石，他也是有些擔憂。

不過他到底是小孩子脾氣，加上之前贏了也快三十個靈石，在西門上跟其他弟子的鼓譟之下，很快地就答應讓黑嵐跟那天霸王比試。

這西門上養的天霸王果然有些不凡，雖然速度不快，但身強體壯，即使被黑嵐咬了好幾口，卻都是若無其事繼續鬥了下去。

加上他體形龐大，但隨便前腳一揮，掀起的威力就讓人不勉擔心，黑嵐只要被打到一次，勝負可能就此決定下來了。

一時間，兩隻蟋蟀鬥個棋鼓相當，好不熱鬧。

這時候週圍的弟子們也都看得熱切起來，有的替黑嵐加油，有的則是希望天霸王獲勝，中止這黑嵐的連勝，替他們輸掉的蟋蟀討回一個顏面。

李龍飛自然是替寒玉加油，但他在加油時也不時偷看那西門上的哥哥。

剛剛西門上在賽前跟他哥哥眉來眼去的那瞬間，雖然旁邊好像沒有人看到，但他靈識卻正好掃到，總覺得好像會有甚麼不對。

只不過這種事想想就算，沒有必要跟寒玉說出來。

就在黑嵐又閃過天霸王左前撲的一咬時，這時那西門上的哥哥，突然嘴唇輕豈，跟著體內的靈氣運轉，一股非常細微的靈氣波動傳過，要不是李龍飛一直在注意，加上他靈識比一般弟子強大，怕是也不會有所察覺。

就看到那黑嵐本來要閃過天霸王的右前腳，但突然身子一頓，被那右前腳打在身上，直往賽場後頭飛去。

這麼一來，黑嵐受了傷，速度自然下降許多，天霸王則是氣勢高昂許多，不一會兒，又擊中了黑嵐好幾下。

寒玉這時看得是心疼不已，連忙出聲說道，「停停停，我認輸，我認輸，十塊靈石給你，你快叫那天霸王停下來！」

就看到西門上嘿嘿一笑，故意故左右而言他之說，「疑？寒玉師弟，你確定嗎，我看你那黑嵐還可以打阿，你不讓他再多撐一下嗎？」

「搞不好等等他來個大逆轉，這十塊靈石反而是我輸給了你也說不定阿？」

「我說認輸就是認輸，你快叫那天霸王停下來，快點快點！」寒玉看到黑嵐又受到天霸王一擊，幾乎要撐不下去，差點哭喊出來急叫著。

「好吧，那你掏出那十個靈石，我就叫牠停下。」西門上聳了聳肩，看著寒玉。

寒玉二話不說，砰一聲丟出了十個靈石，接著就要將那天霸王給驅離黑嵐身邊。

就在這時，天霸王一個發狠，開口用力一咬，那黑嵐本已傷痕累累，這時躲避不及，被咬在頭上，頓時六腳掙扎了下，再也不動。

「黑嵐！我的黑嵐阿！」那寒玉心痛至急，加上年幼，竟哭喊了出來。

西門上這時將那十個靈石收起，搖搖頭好像很歉疚地說，「抱歉阿寒玉師弟，我沒想到我的這天霸王這麼兇，是我不好，我還你五個靈石，你別傷心了吧。」

一旁的眾人見到這樣的結果，有的之前被寒玉贏了好幾場，紛紛叫好，也有的對寒玉頗為同情，安慰著他。

而這事雖然跟李龍飛不相干，但他跟寒玉一向不錯，加上脾氣又是直接，此時見寒玉難過成這樣，衝口就對西門上說，「不公平，你做弊，是你做弊害死了寒玉師兄的蛐蛐。」

此話一說，眾人都倒抽了口氣，那西門上則是臉色發青，盯著李龍飛喝道，「你…你別含血噴人，我做甚麼弊了，可有證據嗎？」

寒玉這時雖然已經淚流兩行，但他自小在宗內長大，深知那西門上的背景，此時連忙拿起了黑嵐的屍體，對著李龍飛搖搖頭說，「龍飛師弟，不要亂說，我們不過是鬥蛐蛐罷了，怎麼會做甚麼弊呢？」

李龍飛話說一出口，就已經有些後悔，但這時聽到寒玉不相信他，心底那倔脾氣又再度升起，他看著西門上身後的哥哥說，「我剛剛看到他，他嘴唇輕啟，不知道念了甚麼法訣，跟著靈氣散出阻了那寒玉的蟋蟀一下。」

此話一說，原本還有些鬧轟轟的人群頓時安靜下來，就連西門上也倒吸了一口氣，往身後的哥哥那看去。

原來這西門上與他的哥哥，西門吹雪，身份大有來歷，乃是來自附近的一個名叫西門家族的修仙世家。

修仙之人，雖說本該放下世俗雜事，不理紅塵，但事實上修仙界的資源卻是很有限的，不管是靈丹仙草，寶物的利益關係，很多時候反而比一般凡俗更加的重視家族血脈的興旺。

這也是為甚麼，會有修仙世家的原因。

西門上的哥哥原本站在那頭不說話，此時一聽，臉色一沉，眼神中慢慢泛起寒意，冷冷瞪著李龍飛道，「甚麼他不他，你修為比我還低，就該稱我為師兄。」

這時候旁邊幾個較大的弟子聽出了西門吹雪的不滿，也紛紛開口，「是阿，龍飛師弟，話不能隨便亂講，吹雪師兄修為乃練氣五層，你不尊敬他也就算了，怎麼可以誣賴他做弊呢？」

「嘿、李師弟好樣的，練氣三層就敢這麼囂張，要再讓你修為再高個幾層，豈不是連師叔們都不放眼裡了！」

「恐怕不需要修為多高，現在他就不把大家放眼裡了！」

眼看那些較資深的弟子都開始叫嚷，一名和李龍飛較好，平日較為圓滑的弟子連忙說道，「吹雪師兄，不好意思，李龍飛小師弟剛入門不久，還不懂事，還請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晚輩計較才好。」

這番話說來雖然有些過份示弱，但實則只是丟李龍飛的面子而已，對那弟子卻是不痛不癢，故他說起來卻也沒有甚麼在意。

只是李龍飛這麼一聽，可就不樂意了。

他性子剛烈，此時被西門吹雪這樣威嚇，加上身邊那些弟子們的奚落，他脹紅著臉說，「我沒亂說，他明明就耍詐，憑甚麼說我是錯的！」

那西門吹雪本已有怒氣，此時又聽到李龍飛再度指責自己，身子一晃，直接衝到了李龍飛的面前，賞了他一個巴掌。

李龍飛被這一掌打得暈頭轉向，眼冒金星，忍不住低吼一聲，便要衝上去跟西門吹雪拼命。

就看到一名資深的外門弟子，往眾人中間一站，沉聲說道，「這裡乃非弟子比試的地方，若你們要比試，就去伏虎台上再說！」

西門吹雪看著李龍飛，聲如寒冰般輕聲說道，「去伏虎台比試便不用了，不過是區區練氣三層的弟子，若是與之比試了，別人還笑我以大欺小。但若是他不服，我自可在這劃個圈，讓一隻手跟他玩玩！」

1. 我還有一雙拳頭

李龍飛站在那臉色鐵青，他知道自己修為比對方低了兩層，一打起來肯定是有輸無贏，搞不好還得重傷幾個月，但要他咽下這口氣，實在是難以忍受。

寒玉師兄站在李龍飛身旁，拉了拉他的衣袖，撇撇眼低聲向他傳音。

「龍飛師弟…你…你別犯傻阿，不過就是一個小蛐蛐跟五個靈石而已，我賺了那麼多，吐一點出來沒關係，你就別理他了，這事咱們就這樣算了齁，阿？」

李龍飛卻像是沒聽到寒玉的傳音，直盯著西門吹雪，一動也不動。

「既然不敢，那就別說廢話，跟你這樣一個廢物比試，還沒了我的名聲。」那西門吹雪見他不答話，輕蔑地笑了下。

就看到李龍飛長呼一口氣，勉強地從牙縫中蹦出兩個字，「我比！」

西門吹雪聽完，臉上浮現陰冷的笑容說，「好，想逞英雄，我就讓你變狗熊！」

就看到西門吹雪手一揮，鬥蛐蛐旁的地上頓時被畫出了一個大圓，往內一踏，站在跟那圈內對著李龍飛說道，「來吧，自己上這台內，我也不欺你，讓你一手一腳。」

「只要你能將我逼得用上兩手或是離開了這圓圈，就算你贏，我就承認是我做弊，並賠你五十個靈石；但如果你輸，不但你要承認是你眼紅誣賴我跟我弟，陪償我弟十顆靈石，還要自掌十下嘴，如何？」

聽到對方這樣講，寒玉忙對著李龍飛說道，「師弟，咱們認輸就算了吧，那十顆靈石我替你賠，至於掌嘴，我跟師兄求饒一下，他不會真的要你照辦的。」

李龍飛眼皮一閉，心中百感交極，當初他還是凡人時就被仙人欺壓，想不到都已經踏入修仙界，還是受到這等屈辱。

想來，這修仙界裡並不像自己那樣想的一樣，真正能作到無欲無求，很多時後仍是私心頗重，甚至弱肉強食得更多。

一念及此，他將木盒放在了鬥蛐蛐場邊，自己踏上了圓圈，睜眼說道，「好，就這麼辦。」

見到李龍飛真的走上台來了，西門吹雪眼神中閃過一抹狠毒，他跟著又說，「只有咱們兩個比試，那也太過無趣，你既然是來這鬥蛐蛐的，想來也有準備蛐蛐。」

「這樣吧，我再退一步，你把那蛐蛐放出跟我弟的一鬥，要是你蛐蛐贏了，即使你輸了，我仍不追究你的過錯！」

李龍飛一聽，兩眼直盯著對方看去，對方越是表現的大氣，反而更像是突顯了自己這的胡鬧。

事實上，這也是西門吹雪要的，只是他恐怕沒想到，李龍飛懷中還有一隻棕色的蚱蜢。

李龍飛也不答話，默默將操控著引力術將那放著棕色蚱蜢的盒子往蛐蛐場地內一放，西門吹雪見狀，轉頭對著他弟西門上說，「你那隻天霸王，借我一用。」

身為當事人之一的西門上也不知道該說啥，雖然擔心但只能點頭借出。

他並不是真的甚麼大惡人，只是輸多了，不甘心，加上靈石要用光了，心底一急，找了自個一起入宗門的哥哥幫忙而已。

要知道，西門兄弟二人，當初都是仙人世家出生，背景都有些來頭；只是他們兩沒有甚麼天賦，在又是家中的分支所出，所以才會被送來自在道修練，看看是否能有些造化轉機等等。

西門吹雪資質好點，入了自在道後，修練五年，練上了練氣五層，接著就再也無法進步，卡在這裡；西門上資質差了些，修練五年只能到練氣三層，所以跟其他弟子混在一起。

這時因為跟王寒玉的鬥蛐蛐，搞出了這麼僵的場面，西門上一來自己的確做弊，心底虛，二來也不知何是好，愣在那裡看著自己兄長出面處理。

一旁所有弟子見到兩人真要打起來，表情都露出比剛剛鬥蛐蛐還要熱切的眼神。

需知自在道因為名氣不大，弟子數一代比一代少，雖然伏虎台開放弟子上去比試，但在弟子少的情況下，也少有人真的上場去嘗試。

而且如果自己明知會輸給對方，更是不會答應上去比試。

而師長們雖然擔心此事，但彼此因為收的弟子少，所以對自己弟子也極為保護，平常練招只能點到為止，就算實戰，也只能跟武練場上的木人試打，跟本不可能有互相打鬥的情況發生。

此時大夥看到有人真的能打鬥，那可還能不興奮嗎？

而且西門吹雪所提的打鬥，一來介於門規曖昧之中，二來還加了鬥蛐蛐的方式，若是長輩責怪下來，也有一番說詞，所以即使旁邊幾個較資深的弟子，也都沒有阻止。

李龍飛站好了架勢，靈氣所及將那木盒打了開來，褐色蟋蟀被關在盒內一整天，已經是氣極敗壞，這時看到木盒打開，霎時就跳了出來。

一跳到外面，見到眼前是一個大個頭，加上四週的道童吆喝，頓時拍舞著翅膀，唧唧唧的戒備叫著。

那西門吹雪也不看蛐蛐場，他眼神看向李龍飛的目光帶著冷淡，靜靜地說，「再讓你一把，你先出三招，三招之後，我一招敗你。」

李龍飛這時已經將一切擔憂拋到後頭，心底只想著要將眼前之人打敗讓他承認自己的惡行。

聽到西門吹雪這麼一說，李龍飛一拍儲物袋，嗡地兩柄飛劍出現在自己身旁，帶著怒氣先射出了其中一把。

那西門吹雪動也不動，身旁出現一個小鎚，剛出現時還有點小，待到西門吹雪一吹，越變越大，越變越大，最後竟成了半個人大小的鎚子，飛在半空朝射來飛劍擋去。

「靠山鎚，是靠山鎚！」

「聽說那靠山鎚是藏寶閣內二層的中品法器，至少要練氣五階才能駕馭。」

「吹雪師兄竟然一開始就拿出了這法器，這龍飛師弟看來要敗得很慘了。」

一旁的道童見到那鎚子，紛紛議論了起來。

只見李龍飛心念一動，控制那木劍便要繞過槌子攻去，卻沒料那靠山鎚雖大，飛起來竟是比木劍還快，一個閃爍，擋在了木劍繞過的去路，倒像是木劍自己撞了上去。

就聽到鏗一聲，那木劍鎚子相撞，靠山鎚動也不動，木劍卻倒彈了回去，劍尖還崩了一角，靈氣大減。

「第一招。師弟你都練氣三層了，這樣的修為，太弱了。」

西門吹雪搖搖頭，故意將太弱了三個字說得特別大聲。

李龍飛鐵青著臉，他當然知道自己跟西門吹雪的實力有如天差地遠。

可他就算輸，也不願讓對方好看，心念一動，彈回的木劍跟原本那柄環繞在一起，畫成了一個圈圈。

「正好來試試昨天練的劍陣看看。」

李龍飛雖然倔強，但卻不是不知進取的人。

昨天在經過那貓妖一戰之後，讓他察覺自己的飛劍術實在太過簡陋，於是在自在訣中卷中找了許久，找到了一段關於用飛劍組成劍陣的方法。

此時倉促使用出來，雖然有些生澀，但也比直接飛射來得好得多。

就看那兩柄木劍互相旋繞，以靈氣互補行成了一個更強大的劍氣，隱隱約約有著兩儀生四象的概念產生。

旁邊的道童們雖然人人都懂這法訣，但要是他們知道李龍飛在昨天之前，只懂讓木劍飛前飛後而已，怕是也要驚訝他進步的速度飛快了。

西門吹雪仍是看也不看，抬頭看著天空的浮雲說，「第二招，師弟你請吧。」

李龍飛正愁沒時間揣摩了自在訣中飛劍劍陣的意境，此時見對方不主動，於是便自顧自地將那劍陣隨意使弄，以求再多感悟一些。

但西門吹雪怎會讓他有這在時間慢慢去體悟，眼看對方不進攻，西門吹雪的靠山鎚刷地往那劍陣方向飛去，嘴中還說著。

「你這劍陣了得，但要破我的靠山鎚，還得加一把勁！」

卻是將主動說成了被動，好像是那劍陣攻來的樣子似的。

李龍飛見狀，知道再不出手等對方打來那反而不妥，只得運起練氣三層靈氣，搖控著飛劍以旋繞成漩渦的方式，朝著西門吹雪射了過去。

西門吹雪鼻中氣息一吐，低聲喝道。

「我就等你過來！」

頓時那靠山鎚停在那裡，準備以逸待勞，等著兩柄飛劍來到後再一一打落。

可有了先前的經驗，李龍飛怎會沒有準備，那劍陣甫一靠近靠山鎚時，他靈識覆蓋在雙劍之上，突然一左一右順著畫圈的離心離甩開，以數倍以上的速度閃過靠山鎚，接著又畫弧捲在一起，旋繞回漩渦朝西門吹雪射去。

這一變化，大出西門吹雪的意料之外，也讓旁邊的人看得是驚嘆連連。

「好厲害的控劍方法！」  
「原來這才是自在訣中兩儀生四象的概念！」

「龍飛師弟不是才練氣三層嗎？怎麼這麼快就能學到這劍陣的奧妙？」

「不不，這還不算甚麼，真的劍陣，可比這奧妙得多！」

聽到其他弟子稱讚李龍飛，西門吹雪原本抬頭看雲的臉轉了過來，看著那飛來的雙劍，刻意若無其事地說，「練氣三層加上類似劍陣的意境，的確是有兩把刷子。」

「不過，還是太弱了！」

西門吹雪右手一揚，一道仙風吹出，那雙劍頓時一緩，接著不知道怎麼著，他雙手一抓，飛劍竟被擒了下來。

「是空手入白刃的掌法！」

「是如意掌！是本門的如易掌！」

「聽說這如意掌練到後來，雙手可以輕易接下任何下品法器的攻擊，想不到吹雪師兄他已經練到這種地步了。」

這樣一來，一旁的道童又比剛剛更加驚訝了。

西門吹雪雖然在同輩弟子中沒特別出名，但畢竟是修仙家族之後，底蘊比起一般弟子深厚許多，這時候露出這一手，不少資深弟子頓時對這他起了刮目相看之意。

就連自在道內門裡，三道無形掃來的靈識，也都有些詫異起來。

可就在西門吹雪擒住那雙劍，嘴角微微勾起上揚問道，「還有嗎？」時，李龍飛已經一個箭步踏上前，全身靈氣聚在拳頭，閃開了靠山鎚雙拳齊出大喊。

「有！我還有一雙拳頭！」

1. 髑蛐

李龍飛個性或許是倔強不懂人情事故，但不代表他是個笨蛋。

在站上圓台之前，李龍飛已經在心底想過勝負。

他很清楚自己跟西門吹雪的實力差實在太大了，除非他已突破練氣第三層，進入練氣第四層，也許還有機會，否則跟本沒有任何勝算。

不過正面打打不過，不代表用計謀打不過。

李龍飛從小聰穎，常用一些小玩意耍得李府上下奴僕團團轉，只是他一直沒用在正途上。

今次上台比試之前，他就一直在想，該怎樣為自己爭取一絲勝算，他想了很久，還是想不出來。

最後，當他聽到西門吹雪的條件後，他總算看到了一點希望。

完全靠實力來說，那是不用打了。但如果西門吹雪只能用一隻手一隻腳，而且用上兩隻或離開圓圈那就輸了，對李龍飛來說，還有一點點希望。

第一支飛劍，是讓李龍飛試看看那靠山鎚的速度。

果不其然，那靠山鎚速度比木劍快上許多，但如果李龍飛用上全力，還是有機會躲過那靠山鎚的攻擊。

所以他第二招，用上兩柄飛劍，分開又合併，躲過了靠山鎚的阻擋，直射西門吹雪過來。

不過西門吹雪畢竟實力高上不止一籌，他一隻手，便將兩柄飛劍給接了下來，還反客為主抓著，逼得李龍飛失去任何攻擊的法器，只剩下轟雷符這個攻擊咒符可以使用而已。

但是轟雷符對練氣三層以下還有些用，對上練氣五層後期的西門吹雪，可說是作用極小，所以李龍飛並沒有打算用他。

他將全身靈氣貫在雙腳上，爆發出自身平常速度的數倍以上，閃過了靠山鎚，接著將靈氣又轉到手上，雙拳攻了出去。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不是李龍飛靈脈比一般弟子多了許多，恐怕要操控起來還是無法將靈氣這樣隨心運轉。

說來也是因果循環，一切自成。

李龍飛原先的仙根跟悟性其實不好，就算踏上仙路也很難有所大成。

可是因為不想讓他踏上仙路，當時天宏上人施展了一門秘法，打算讓他終其都無法將靈脈給成功開擴出來，自然也就沒有機會成仙。

但李龍飛倔強的個性卻讓他死都不肯放棄，硬生生熬了近兩年的努力。

最後，他不但開出靈脈，還陰錯陽差地將自己的仙根從普通偏差，變成了比起天驕弟子還好一些。

而另一他尚未注意到的地方是，天宏上人的修為可以說是十分恐怖的。

他一身修為已達東萊國境內排名前二十名以內，這樣一個大仙的術法，施在李龍飛身上，雖說最終消散開來，但多年的潛移默化下，仍殘存了一些靈氣在李龍飛的靈脈之中。

這些靈氣對練氣期的弟子來說十分驚人，平常李龍飛也無法操控。

這時候李龍飛一心只想打贏西門吹雪，雙拳齊出，竟引動了體內那潛藏的天弘上人靈氣，雖然只是極微渺小的一絲，但對練氣層的西門吹雪來說，立刻感覺到一股可怕的力量來襲。

「好可怕的力量，這已經不是練氣三層所能給我的壓迫了！」

西門吹雪當初說好要讓李龍飛三招，這時除了擋下之外，就只能退後或閃躲而已。

但李龍飛趁他接劍時攻上來，要閃是來不及了，就算退的話，李龍飛也會繼續前進，這圈圈就這麼大，退到最後，還是非擋不可，所以他只能選擇將這招給擋下來。

另一方面，隨著李龍飛的拼命，那兩柄木劍感受到主人的力量暴增，也是嗡嗡作響，如果西門吹雪這時候放開他們以右手去擋下這雙拳頭，那那兩柄木劍肯定會朝自己攻來，到時候自己肯定是會受傷的。

被一個練氣三層的四代弟子打傷，就算西門吹雪贏了，面子也掛不住，所以他緊握著木劍，不肯放開。

這麼一來，李龍飛的雙拳已經近在咫尺，就要轟到西門吹雪的身上了。

西門吹雪哼了一聲，喝道，「真有點本事！」

口中一股真氣凝聚，張口一咬，噴出一口鮮血與那真氣結合，化作一股無形的力量，將李龍飛的身子緩了稍許。

西門吹雪接著退了兩步，在眾人尚未來得及反應之前，大喝一聲，「三招已過，看我敗你！」，抬起右腳，一招自在腿踢在李龍飛的手腕上，喀喀兩聲，勁力所及，以巧破力，將李龍飛的雙腕給踢了個骨折。

李龍飛雙手手腕一痛，靈氣送不到拳中，自然失去了攻勢，接著西門吹雪得理不饒人，又一招自在奔雷腿擊在李龍飛的胸口，頓時候者身體飛往後頭，噴出了一道鮮血。

「敗了！我究竟還是敗了！」李龍飛眼前一黑，心知道自己敗了。

他努力算計，又拼盡了全身靈氣，但是還是敵不過練氣五層頂峰的西門吹雪，他心中苦悶難以想像，哇了一聲，又是一口鮮血吐出。

西門吹雪雖然贏了，但他其實未待李龍飛將第三招打完，便以腿法硬破第三招，又是練氣五層對三層，還仗著門內絕學才勉強獲勝，一些修為低的弟子可能還看不出來，幾個較資深的弟子，卻是忍不住都眉頭一皺。

不過修仙界裡，強者為尊，即使知道西門吹雪不公，那些弟子卻也沒有講出來。西門吹雪見既然沒人出面指責他，於是便若無其事地說，「你敗了，太弱。」，接著轉頭要看向那蛐蛐場。

眾人方才眼光都放在李龍飛跟西門吹雪的身上，雖然說西門吹雪是說主人跟蛐蛐一起比試，但他們怎會去看蛐蛐而不看人比試？

這時西門吹雪獲勝，順著他的眼光往那蛐蛐場看去，心中想的都是，多半那天霸王也已經早取得了勝利吧。

但西門吹雪臉色一變，卻見那天霸王此時已經倒在地上，全身發黑，而那褐色蟋蟀反而立在天霸王身上，鼓著翅膀唧唧叫囂著。

「既然你的主人敗了，那你也跟著給我敗吧！」西門吹雪雖然驚訝，但他只覺得這是李龍飛好狗運，只是這樣的運氣對他來說，卻是看不過去。

於是順手將右手那兩柄飛劍一甩，射向那褐色蟋蟀，打算取得完全的勝利。

李龍飛這時候眼神散渙，聽到西門吹雪這樣說，一時間記憶湧現，那褐色蟋蟀彷彿化成了自己的父親、七葉道人，而西門吹雪則成了那灰袍道人。

他大吼一聲，叫道，「不要殺我爹爹！」起身像發狂般朝西門吹雪撲來。

「冥頑不靈，自找罪受！」西門吹雪搖了搖頭，右手一招如意掌揮去，要將李龍飛再度擊倒在地。

便在此時，那褐色蟋蟀感受到殺機，唧唧兩聲，一道黃光閃過，只聽見半空傳來一陣晴天霹靂，「孽畜！不可！」「飛兒！住手！」

接著兩道身影從道觀遠處疾飛而來，西門吹雪不可置信地看著那褐色蟋蟀咬在自己右手手指上，接著全身一軟，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李龍飛一愣，心中一鬆，也是跟著暈了過去。

1. 執法長老

那兩道身影在兩人暈倒那一刻，兩個道人一前一後正好扶住了西門吹雪跟李龍飛，接著默默對視了一眼。

眾弟子一見那兩人出面，心中都是一緊，幾個比較膽小怕事的甚至臉色都刷地慘白了起來。

扶住西門吹雪的那道人白髮紅顏，兩個大耳垂到了雙頰，頗有福緣模樣，正是西門吹雪的師傅。

他一扶住西門吹雪，哼了一聲，一股精純的靈氣就傳進了西門吹雪身上，那還咬在西門吹雪右手手指的褐色蟋蟀震了一下，鬆嘴跳了開來。

「收！」

扶住李龍飛的那道人此時則是一喝，原本裝著褐色蟋蟀的木盒就將那蟋蟀又收了進去，而且這次更被牢牢困著，讓牠逃也逃不出來。

「你的好徒弟可真好阿，連髑蛐這種毒蟲都找來了。」那大耳道人原是要收起那蟋蟀，現在先被搶先了，皺眉看向對方不滿地說。

那道人正是天泉道人，他淡淡說道，「老壇師兄，龍飛他既是偶然抓到，不知者無罪，我想這這可怪不到他身上。」

「不管怎樣，那毒物既然傷了我徒兒，我便要牠死，交出那個毒蟲，其他事後再說。」

「如果傷了你的徒兒便得死，那傷了我的徒兒，那又該怎麼算帳？」

那被稱作老壇師兄的大耳修士，劍眉一豎說道，「弟子們之間的比試受傷，有甚麼好算帳，難道做長輩的還要替晚輩出面才行？」

「若是在伏虎台上比試，自然沒有話說，但在這比，可是有失門規。」天泉表情平靜，嘴裡卻一步也不肯退讓。

「若說犯了門規，那你徒兒不也一樣？」老壇冷哼了一聲，袖口一甩，四周弟子頓時感到一股莫名壓力籠罩著這裡。

「嘿…這比試，可不是我徒兒提起，更何況，起因更是其來有自。」天泉卻像沒有感覺到似的，反倒意有所指的看了西門吹雪一眼。

跟著他眼光又掃向四周，一些修為弱的弟子已經承受不了那壓力，卻又不敢先走，正臉色蒼白的站在那苦撐著。

「不管怎說，人命關天，我看，你還是讓你徒兒先服下這顆三藍解毒丹吧。」天泉吸了口氣，語氣帶緩，從懷中掏出一枚丹藥遞出，上面有三條藍線，散出淡淡的清香，同時也讓那些弟子們壓力稍減了一些。

老壇道人不答話，右手一翻，同樣取出一枚三藍解毒丹，餵給了西門吹雪服下，「我自己的徒兒，我自己會救，不用你擔心。倒是你方才提到，這比試起因特殊，既然如此，那好，我便以執法堂代表下令，把人帶回去審理，你可是沒意見吧？」

天泉劍眉一豎，心下幾番思量，良久才鬆開眉頭，微微一笑說道，「意見倒是不敢，只是，掌門師兄既來，又何必再回執法堂處理呢？」

老壇道人一聽，猛地往旁邊看去，一位長鬚至胸的道人正緩緩走來，正是當今的自在道掌門人，天鬚道人。

卻說這自在道當年開山祖師爺自在道人，以結丹之力力抗假嬰修士，最後創立自在道，一時之間聲名遠播，收徒近百。

但就在一百年前，自在道根基尚不算穩時，自在道人有感修為將要突破，無法等待，遂吩咐座下幾名親信弟子掌事，隨後到了一個無人知曉的地方閉關打坐，從此再無消息，也因此讓自在道漸漸消聲匿跡，甚至沒有弟子願意再上來拜師。

而一百年來，當年那些親信弟子有感自在道人不在，門內無人坐鎮，其中較有實力的除了兩位假丹元老還待門派之中，剩下的多半出宗門外去遊盪，試圖尋找突破自身修為的機緣以及奇遇，所以整個自在道的沒落也就更加的無可避免起來。

所幸雖然那些親信弟子離去，但當年自在道人閉關時收的弟子在這段時間也成長起來。

其中，天泉道人跟老譚道人裡頭的佼佼者，分別都以幾十年就達到築基，比起其他同時期的弟子，要來得強得多，當然也被授予重要職位等等。

但這兩人，彼此之間個性不合，更因為實力相仲，而互有競爭之意，這才造究當年為了李龍飛敲鐘一事的爭執。

說到底，天鬚掌門是比較有意讓天泉當下一任的掌門，因此老壇道人更是千方百計的想將對方給打壓下來。

這次李龍飛跟西門吹雪比試，雖說天泉跟老壇早就以靈識察覺情況，但一來不算真的打鬥，二來也有比較之意，於是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有出面阻止。

而後西門吹雪雖以取巧獲勝，但畢竟李龍飛沒甚麼性命危險，所以天泉始終忍著沒有出手，只是觀望而已。

想不到在最後，出乎兩人意料的褐色蟋蟀出手攻擊西門吹雪，這才引起兩人注意仔細看去。

這一看，竟發現此蟲乃赫赫有名的髑蛐毒蟲，因此兩人才連忙從內觀中飛出，想不到還是遲了一步。

髑蛐毒蟲，有人說是蟋蟀修練成精後，所化的一種毒蟲，也有人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毒蟲物種。

總之，這髑蛐是一種劇毒之蟲，雖然力氣不大，但性喜吞咬比自己大的毒物，越毒越好，而且一咬到嘴，就很難讓他鬆口。

這隻姆指大小的髑蛐，已經修練了一段時間，雖然還沒能突破本身修為的一個境界，但身上的劇毒，也不是練氣七層以下可以抵檔的住。

好在他昨天被關了一整天，剛剛在跟天霸王打時，一氣之下把毒性釋放了大半，而又幸好西門吹雪練了如意掌，手掌對那毒性略有抵抗，這才只是暈倒而已。

否則尋常的練氣五層弟子被咬到，別說暈倒，一時三刻內毒性發作沒緊急治療，恐怕必死無疑。

天泉見天鬚掌門前來，拱手一拜，「拜見掌門。」

「拜見掌門。」老壇見狀同樣也是一揖，跟著眼中閃過一絲陰沉。

天鬚道人走了過來，先看了看西門吹雪的氣色後，這才轉頭看向李龍飛這。

「敢以練氣三層力抗練氣五層，並迫使對手使出雙手，此子，膽識不錯，臨場應變更是了得，更重要的是，為人硬骨，不畏強權，這等弟子，才是我們自在道所要哉培的，你說是嗎，老壇？」天鬚道人摸了摸長鬚，臉上微微一笑，若有所指說道。

見到天鬚這般模樣，老壇的臉色更是沉了下去。

他雖沒從頭看到尾，但也有看到自己弟子作弊那段，本來他心想，自己弟子若死不承認，以那小輩的修為，怎樣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這麼一來，將人帶回去後，再慢慢審理對方，便是天泉硬要出面，自己也還有後山可靠。

想不到現在掌門出現，這麼一來，自己便不可能再偏坦弟子了，當下冷哼一聲，不答話直接將掌心放在西門吹雪背後，加速逼出體內的毒素。

天泉知道如今已不用擔心對方亂來，便不再多去注意，而是拿出一粒療傷的丹藥，讓李龍飛給服下，不一會，後者便悠悠醒了過來。

李龍飛一睜開眼，就看到自己師傅眼神和藹看著自己，那目光跟當初父親眼神很相似，心下一緊，連忙起身一拜說，「弟子給師傅添麻煩了。」

接著心底一愣，心想剛剛暈過去前雙手手腕明明骨折，怎麼這會雖然仍舊疼痛，但卻已經好了大半。

天泉見李龍飛雙手沒事，又轉頭看向老壇道人一眼，這才回頭臉色漸轉嚴肅說道，「飛兒，你與西門師兄私下比試，還以毒蟲傷了對方，此事你可知罪？」

李龍飛一聽，想起門規的確禁止此事，方才血氣方剛之時，將此規定拋到了後腦，此時想起，不由得冷汗直流，忙跪下說道，「弟子知錯，此事的確是弟子的錯。」

天泉點點頭，跟著又問，「既然知錯，那你便說說，為何要頂撞師兄，更從何得拿來毒蟲髑蛐？」

「髑蛐？」

「就是你抓的那隻褐色蟋蟀。」

李龍飛一聽，先是一愣，跟著咬了咬下唇，這才一五一十將剛才經過跟兩人報告，接著又說到昨天怎麼到後山殺了那三尾貓妖，而後怎麼遇道那靈羽蛇跟怎麼抓到這髑蛐。

「弟子知道自己擅闖後山，又多犯了一條門規，弟子甘願受罰。但關於頂撞師兄一事，弟子所言不虛，還請師傅明查。」

李龍飛見到西門吹雪身旁的老壇，心下已猜到對方應該也是其師父，但卻沒因此退縮，仍是就自己所見不增不減地通盤說出。

一旁的低階弟子們聽完，私下都是一陣騷動；要知道，他們來自在道修練多年，也沒甚麼人敢進去後山抓蟲，李龍飛以練氣三層，居然敢踏入後山，還殺了一隻貓妖，更抓到這髑蛐毒蟲，光是這等膽識，就讓不少弟子大為折服。

當然，還是有少數幾人口中不屑，認為李龍飛在說謊。

「練氣三層殺了一隻三尾貓妖？吹牛也不打草稿，偶然抓到了一隻毒蟲就真自以為是了！」

「我說阿，也不知道他是從哪僥倖得到那隻毒蟲，打不贏西門師兄，居然用暗算的！」

「西門師兄這回可真是被坑慘了！」

同時間，西門吹雪這邊也已經將毒素盡數逼出，靠在老壇道人身邊，面色蒼白地聽完李龍飛的說詞。

眼看對方說詞沒有破綻，老壇道人面如沉水，看了西門吹雪一眼，「龍飛師姪所言，你可有甚麼要反駁的？」

西門吹雪無力地低下頭去，搖頭說到，「弟子知錯，龍飛師弟所言無誤。」

他知自己師傅相當護短，此時沒有替自己說話，代表其心意已定，當下只好磕頭認錯。

老檀道人冷哼一聲，聲如寒冰將西門吹雪籠罩進去，「你身為本門弟子，在嬉戲中施法本來不算甚麼，但你被龍飛師姪揭穿後，身為師兄，不肯承認，還以大欺小，強壓同門。」

「之後又自討苦吃受這毒蟲囓咬，若非我跟天泉師弟在場，你現在早已毒發身亡。如此不公不義，又不自量力的行為，本該將你驅逐出宗門。」

「現在念在你家族對自在道常年都有貢獻，罰你在執法堂面壁思過十年，勞役所換靈石充公，你可服氣？」

西門吹雪倒吸一口氣，沒想到自己師傅如此重罰，當下顫抖著身子，一時三刻說不出話來。

旁邊的西門上眼眶一紅，衝了出來跪在地上哽咽，「師尊，我哥哥是因為我而犯錯，我願替我哥哥分擔一半罪行，只求師尊高抬貴手，收回他一半責罰吧。」

「胡鬧，一人犯錯一人擔，你身為胞弟沒能阻止他，反而在事後才來求情，這次念在你兄弟情深不再追究，此事休得再提！」老壇道人一揮手，一陣強風將西門上往後捲吹了出去。

「老壇，何必如此動怒呢？」便在此時，天鬚掌人一手搭在西門上的肩上，穩住了他的身形，跟著開口說道，「此事雖是西門師姪的不對，但他素來無犯錯記錄，這次念在初犯，不如從輕處罰，判面過三年即可，你覺得如何？」

老壇略一沉吟，跟著雙手一揖說道，「既然掌門替他求情，自無不可。」跟著轉頭瞪著西門吹雪，「還不快謝謝掌門！」

「謝謝掌門，謝謝掌門！」西門吹雪如獲大赦，連忙磕頭謝恩。

天鬚道人微一點頭，跟著說，「有罰有賞，這次李龍飛雖然也有錯，但立意為善，而且膽識可佳，如此行為，執法堂也該有所賞賜吧。」

老檀道人瞄了李龍飛一眼，跟著袖口一抬，一枚紫金令牌飛了出去，浮在李龍飛的身前。

「李龍飛聽令，你雖然犯了門規擅闖後山，但以練氣三層之力斬殺的貓妖，又收了奇物髑蛐，更見義勇為，膽識過人，如今功過相抵，本座賞你貢獻點一千，並給靈石五十，你可有議？」

其餘眾人一聽這獎勵，紛紛倒吸一口氣，畢竟靈石五十雖然不算巨富，但對他們這些外門弟子可是得積存許久才能得到的。

李龍飛聽完也是又驚又喜，他本以為會受到重罰，想不到結果卻是如此，心中哪還有不滿，連忙道謝說道，「弟子歡喜都來不及，哪敢有議。」

老壇處理完這事，跟著朝天鬚一拜，「如今既以賞罰結束，我這便帶著劣徒回去面璧，請。」

說完，也未等天鬚回話，便一卷西門吹雪，化作一道長虹飛往後山。

天泉道人同樣對著天鬚揖禮一拜，「這次謝過掌們師叔了。」

「哪得話，我只是盡了掌門本份而已。」天鬚微微搖頭，跟著轉向李龍飛說道，「那髑蛐不是你現可以掌控的，若你要留，我便傳你一門術法，可簡單操控一些蟲術，你覺得如何？」

李龍飛喜出望外，連忙又再磕頭道謝，跟著天鬚道人便留下一只玉簡，隨後才和天泉一起飛回了後山裡頭。

李龍飛望著手中拿著獎賞令牌與那玉簡，心中仍有些不切實際的感覺，反倒是玉寒衝了上來，抱著他又跳又叫，旁邊人這才跟著起鬨，一群人熱熱鬧鬧地談到天黑這才散了開來。

此事之後，雖對大部份的人對李龍飛的戰力評價不一，但對那場比賽，卻個個都是津津樂道，尤其對於那髑蛐妖蟲，更是繪聲繪影一番。

而李龍飛的名聲，也因此在低階弟子間水漲船高，一下子成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名人，走在路上，總會有人測目而來，讓他一時間還頗不自然。

這樣的待遇，直到幾個月後，這才慢慢平靜下來。

1. 育蟲術與轟雷術

幾個月後，李龍飛的洞府之中，一顆米粒般大小的紅光正浮在李龍飛的面前，那紅光雖小，但卻是散發出陣陣強烈靈氣，若不是有洞府外的禁制掩蓋著，怕是在門口處都可以感受得到。

而在那紅色米粒前，一個樣式簡單的木盒，裡頭不時傳出撞擊聲，更帶動著木盒上下震動著，彷彿關著一個縮小的絕世兇獸，正在木盒裡頭試圖掙脫開來。

此木盒，正是那裝著髑蛐的籠子。

那天在被其師傅天泉道人送還給他之後，李龍飛便一直沒有將這木盒給開啟過。

畢竟此蟲毒性如此強大，如果自己不小心被咬上一口，那怕是天泉道人想救，也會來不及救援。

在跟西門吹雪一戰之後，李龍飛的想法更有著明顯的改變；他明白，在修仙界中，強者為尊，很多時後，即使道理在你這邊，如果你拳頭比別人小上太多，也是無濟於事。

這事，不管從當年他父親之死，到後來張虎被逼離，還是與西門吹雪一戰，再再都映證著這道理。

所以，如果想要在修仙界中走得遠，甚至要能報仇，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變得強大。

哪怕是講道理，也要有實力，才有得講。

所以他再次像未突破練氣一層前那樣，每天苦修數個時辰。

只是，即使如此，他的修為卻始終卡在練氣三層頂峰。

於是，左思右想之下，他想到了如果能收服這聽說練氣七層之下都難以對抗的髑蛐，那自己修為雖然沒有突破，但在與人爭鬥時，卻多了一個強力的靠山。

所以，在那之後，他便根據天鬚掌門所贈給他的玉簡，詳細地研究著該如何收服這髑蛐的方法。

不過李龍飛還是想得太天真了，那玉簡上只是簡單記載著數百種他從未見過的奇蟲，外加一些培育跟驅使的方法，要怎麼收服那髑蛐，卻是沒有詳細記載。

但既然天鬚掌門告訴他這玉簡可以簡單操控髑蛐，那應該還是有相關的術法才對。

在李龍飛不死心地將整個玉簡來回看了數次之後，終於在其中一個驅使蟲子的秘法上找到了一些可能性。

那可能性就是現在他施展的那種米粒紅光。

這米粒紅光的秘法在玉簡上是原被天鬚道人稱呼為「育蟲術」的術法簡化而來。

這育蟲術是天鬚道人早年跟其他修士交換而來的一種驅使奇蟲的術法。

本來，修練育蟲術的基本要求是築基才有可能，但在天鬚道人的記載中，他將其稍作修改後，化簡為適合練氣期弟子就可修練的「小育蟲術」。

當然，化簡後的小育蟲術威力也相對的小了許多。

不過小歸小，這小育蟲術在修練上，仍是十分的繁瑣。

其中第一個步驟，便是要不斷以自身精血加上靈氣融合成那米粒紅光，餵食給所要操控的蟲子，並以此一點一滴立下禁制，最終始能達到操控的效果。

但要融合精血與靈氣，即使李龍飛已經練氣三層，在施展上仍是十分困難，往往失敗個兩三次，才能成功一次，因此每天餵食一次，對他來說，已經算得上是極限了。

如果次數再多，怕是會影響到自身修練，那反而是本末倒置。

看著眼前震動的木盒，李龍飛艱困地將那紅光往其移動，片刻之後，那紅光穿透了木盒，沉了下去，跟著一陣騷動後，紅光便消失不見，木盒內的動靜也因此停了下來。

「呼…這小育蟲術可真花工夫阿…」李龍飛這才長呼一氣，抬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鬆懈了下來。

透過那被髑蛐吞噬的紅光，他清楚感覺到自己跟髑蛐之間有著一條若有似無的關係牽引著。

而那關係隨著自己餵食髑蛐數次，變得越來越是明顯。

若然自己能再這樣不間斷地餵食下去，估計再數十次到至多百次，便能簡單操控著那髑蛐了。

到時，在戰鬥前要是先將髑蛐給放出來，在敵人沒有防備下，定能出奇不意地發揮了重大效果。

不過與之相對的，因為自己的精血被吞噬了，若是髑蛐出了意外，那自己恐怕也會有所損傷，故這術法在天鬚掌門的玉簡上備註了，若非必要，不建議門下弟子修練。

「必要嗎…？對我來說，現在努力變強，是很必要的…」李龍飛喃喃自語了幾句，這才收起了那木盒，跟著低頭沉思另一件事情。

既無法突破練氣四層，李龍飛便轉而從其他地方下手加強自己。

修練小育蟲術是一個方法，另一個方法便是去經法庫內挑選合用的術法使用。

先前跟西門吹雪對戰中，要不是對方所學的術法比自己多許多，怕是自己也不會輸得那麼慘。

李龍飛雖沒接過甚麼任務，有那一千點貢獻點的獎勵，想來應該換到不少術法。

「寶物終究是身外之物，只有學起來的術法，才是真正自己的實力。」

「那西門吹雪雖然境界比我高上兩層，但如果他不會如意掌或是大如意腿法，恐怕也沒辦法只以一隻手一隻腳打贏我。」

想到此，他便去了那經法庫內一趟，準備挑幾個術法學學。

慶幸的是，這次在經法庫，沒遇到上次所遇到的那個脾氣暴燥的道法師伯。

於是李龍飛很順利的進去經法庫，跟著到了架上，逐一挑選著裡頭的術法。

讓他失望的是，經法庫內的術法少得可憐，而其中練氣期能修練的，更是只有十來種術法而已。

畢竟自在道創立時間並不常，比起其他派動則幾百幾千年，自在道的底蘊著實不夠。

而且很多基礎的術法或功體法門，在外面門派裡是直接傳授給入門弟子的，但在這，卻還是得用貢獻點對換。

「火蛇術，火系低階術法，貢獻點五百點，能以靈氣化為火燄靈蛇，吞噬你面前的敵人。」

「冰錐術，水系低階術法，貢獻點四百點，能將靈氣化作冰錐，噴射前方的的敵人。」

「風牆術，風系低階術法，貢獻點五百點，能形成旋風環繞在自身四週，保護自己。」

「怎麼這些術法每個都要貢獻點那麼多阿？我還以為一千點可以換到不少術法，這樣看來，我頂多只能挑一兩個換阿！」

李龍飛越看越是氣悶，他原以為一千點貢獻點可以換到不少術法，現在一看才知道自己想得多了。

李龍飛繼續看下去，眼角掃到其中兩個術法，微微一瞇，竟是當日西門吹雪使的術法。

「如意掌，土系體術，貢獻點一千五百點，修練後可以將手掌練成像法器般的堅硬，最終可以擋下所有下品法器的攻擊。」

「大如意腿法，土系體術，貢獻點一千點，本門祖師爺自創的腿法，其勢如破竹，威不可擋。」

踏入了自在道也一段時間了，李龍飛明白修仙之人除了術法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的招式，其中這體術是專門加強自身肉體的，而金系則是代表這招式偏向的五行屬性。

雖然那大如意腿法所需的貢獻點自己正好足夠，但一來自己暫時不想修練體術，二來其屬性跟自己有些不合，所以李龍飛猶豫了下，還是沒有選擇兌換它。

成了正式弟子之後，李龍飛知道，修仙之人，除了有沒有仙根之外，每個人的仙根還會有屬性之分，不同屬性的仙根在修練不同屬性的術法時，其威力大小，及難易度，都會有所不同。

其中基本的仙根屬性，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分；而再進階的，還有風雷冰暗光等一些較少見的屬性，至於傳說中的一些特殊的天地靈屬性等，更是幾萬個修仙人僅有一個而已。

李龍飛當初在突破練氣一層後，其師天泉就有確認過他的屬性，雖不是資質最好的單一屬性或是雙屬性，但也不算太差，是很尋常的三重屬性，以金靈根為主，水木靈根為輔。

如果他修練土屬性的大如意腿法或是如意掌，雖不是不行，但會事倍功半，而且威力大減，這種事情，李龍飛當然不願去做。

跳過那兩個術法之後，李龍飛繼續看下去，突然，他眼睛一亮，看到了一個玉簡上記載。

「轟雷術，雷系術法，貢獻點九百點，能聚天地雷霆之力於手中，並以之攻擊敵人。」

「雷系術法雖說以雷屬性修練最佳，但金屬性修練起來也是很好，加上我正好足夠支付，看起來這個是最好的選擇了。」李龍飛想到這，心中有些心動，不過他還是忍著衝動，將剩下的術法通通看過一次。

「蠱毒術，闇系術法，貢獻點三百點，能以蟲毒下蠱與敵人體內，雖難以短時間生效，當長期來說，能造成的損傷極為可怕。」

「這術法對我來說也十分有吸引力，只可惜闇系術法如不是暗屬性去修練，往往會承受一些負面效果，也難怪它只要三百點貢獻點就能學了。」李龍飛看著這玉簡，嘆了一口氣將其又放了回去。

「決定了，就選轟雷術了，剩下其他想學的，等存夠貢獻點再來換好了！」在掃過所有術法之後，李龍飛沉思了一會，最終決定還是先把這轟雷術給學會，剩下的，等有賺到貢獻點再找時間來學好了。

打定了主意，李龍飛選了轟雷術的玉簡，拿到外面跟經法庫的值班的師伯換取了一張竹簡，複製了那玉簡，跟著靈識一查，身份令牌內的貢獻點馬上就降到了一百點而已。

1. 練氣中期

再過兩個月，李龍飛的洞府內，動也不動的他，閉著眼右手緩緩伸直張開，跟著在其掌心中。

突然其掌中一絲靈氣的波動起伏，跟著那波動轉為幾點白色火花；火花甫剛一出現，便滋滋幾聲，化作一道弧狀細小的雷霆，跟著越來越多條，越來越密集地聚在李龍飛的掌中，最終融合成一小顆有如核桃般大小的藍白小球，將整個洞府內映得閃閃發亮。

李龍飛的雙眼仍緊閉著，彷彿對這藍白小球全然不知，其右手動也不動，跟前方閃耀不停，不斷發出滋滋聲響的小球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時間一分分的過去，那藍白小球仍是保持著那非同小可的旺盛活力，一點也都沒有要消失的感覺，可李龍飛動也不動的右手慢慢有了不同的反應，他張開的手掌緩緩顫抖起來，隨著時間的流逝，整個手腕，到整個手臂，甚至全身都在顫抖著。

李龍飛的雙眼猛然睜開，他直愣愣地盯著那個藍白小球看著，連額頭上的汗水滴進了眼框內都沒有動作，臉上憋得一片通紅，連脖子也冒出了幾條青筋，彷彿在努力維持著甚麼，跟著手肘慢慢移動，原本捧著藍白小球著手掌，改而變成往前張開。

片刻之後，原本浮在手掌中的那藍白小球晃晃悠悠地往前方飛去，其內的閃電也開始變大變小，眼看就要無法保持他的平衡了。

就在此時，李龍飛一聲低喝，那藍白小球加速地往前方石桌上飛去，跟著轟隆一聲巨響，甫一接觸那石桌，藍白小球便化作一陣耀眼白光，將那石桌給吞噬進去，跟著滋滋雷電聲不斷響起，不多時，白光消失之後，那原本石桌的位置也只剩一灘灰燼。

「我苦練許久，失敗數百次，這次終於成了…」李龍飛面色慘白，但眼神中充滿明亮，嘴角勾出一道笑容，心中豪情萬丈，長笑了起來。

「這轟雷術，果然與金屬性相符合，玉簡中記載半年內有所小成，我只花了兩個月便有小成，看來以後修練，得多找一些同屬性的功法，才能事半功倍才行。」

「只不過，現在這凝聚的雷球還是太小，比起之前用轟雷符威力要小得太多，而且速度也太慢，在打鬥中，敵人可不會傻傻的等我聚完再打過來。」

一想到要是現在拿來打鬥，得先花上半天才能凝聚而成…

「看我的轟雷術！」

「等等，先讓我凝聚十來個呼吸時間再說。」

李龍飛搖搖頭，光想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看來還是要多練練，早點習慣這法訣跟使用的方法。」

轟雷術，竹簡內記載著，如果修練到最後，威力大了的話，那可是連樓房都可以直接轟滅，當年自在道人便曾用這轟雷術，一掌將一個數十丈高的大妖給轟成了灰飛煙滅。

「說到底，不管甚麼術法，終究要有足夠的靈氣才能施展，若我修為到了更高層，應當施展起來更為容易才是。」李龍飛心裡酌磨著，他卻不知道，若不是他體內靈脈比起別人多上許多，要修練起這些術法，怕是會更加困難。

想到這，李龍飛還是決定先想辦法突破練氣四層再說。

「說起來，當初突破練氣一層時，靠著便是丹藥之功，看來，在修仙路上，丹藥及功法是變強不可或缺的條件。」李龍飛沉吟了一下，雙手一翻，便多出了一個儲物袋來。

打開儲物袋，裡頭有六十多顆靈石，那是先前賞賜加上這些年所賺到的成果。

拿了這幾顆靈石，李龍飛走出洞府，去了丹寶樓一趟。

如今他也已經不算新人，自然不會再被那洪師伯給凱油。

不多時，他回到洞府之中，臉上有了一些期盼，而他的儲物袋裡，七十多顆的靈石只剩下了不到十顆，其餘的，全都換成了低階修士所適合的凝氣丹了。

雖說凝氣丹只適用於練氣四層以下，但他目前修為也正好在適用範圍之內。

看著數十顆發出陣陣丹藥香的凝氣丹，李龍飛壓下心中的火熱，盤腿而坐後這才服下一顆，跟著緩緩運起了練氣四層的功法，照著自在訣上的法門吸吐著天地靈氣。

不久，果然感到腹內一陣火熱之氣燃起，身體自動吸吶體外的陰冷靈氣作為調合，同時一股力量似要衝破自己卡住已久的練氣三層頂峰修為。

李龍飛沒有猶豫，當下引導那力量衝擊練氣四層的那關口，只是那關口實在難突破，雖然有那火熱之氣輔助，卻始終突破不了。

再衝擊了關口兩三次未果後，那股火熱之氣也就漸漸顯得有些力量不足了。

李龍飛眉頭一皺，他知道此時不能停歇，連忙翻掌又掏出了一枚凝氣丹，跟著一張口就服了下去，頓時那股火熱之氣如增添了後援，再度有了活力，重新衝擊著那關口。

就這樣，隨著李龍飛一次次的衝擊，那練氣四層的關口慢慢有了些鬆動，而他也不斷補充靈氣，只要那火熱之氣一不夠力，便馬上服下凝氣丹輔助，直到那數顆凝氣丹將近用完時，李龍飛全身的靈氣已經聚集在頭頂有如一團小小氣旋，突然腦門一陣憾動，李龍飛只感到耳邊如一道雷霆轟鳴而過，之後本來沒有靈脈的頭頂位置，數條剛凝聚出來的靈脈便細微的出現在那。

李龍飛心中一喜，連忙以自在訣中的吐納法吸收天地靈氣，繼續培養那條靈脈，又過了不知道多久，那靈脈才漸漸跟其他地方的靈脈長成同樣粗細，他長噓一聲，呼出一口濁氣，同時身上排出許多穢垢，整個人感覺又精進許多。

此時洞府外一片黑暗，竟是已經過了七天六夜；李龍飛收起了功法，立身大笑，「哈哈哈…成了，我已經到了練氣四層初期，果然丹藥的功效，對修練是有必要性的。只可惜，凝氣丹已經幾乎用光，而靈石也不足了，否則能再精進一點的話，那自然是更好的。」

「不過沒關係，能突破練氣四層，花掉身上所有財產，也是值得的。」

他卻不知道，要不是他體內的靈脈眾多，能聚集的靈氣比一般人雄厚，要打通這三到四層的關口，沒個幾年之功，就算有凝氣丹的效用，怕還不見得能突破呢。

這就像是水流衝擊石頭一樣，雖說滴水穿石，累積久了自然能磨出一個洞來，但越是龐大的水流，穿透石頭的時間自然也越會縮短。

而練氣期每逢三、六、九，都是一個關卡。三層升四層，六層升七層，九層升圓滿，都特別的不容易。

每次突破，依序都會在頭，胸，腹部各開出數條新的靈脈，不但增加了靈氣，也為之後築基，墊定下了一絲的可能性。

如今這頭上的靈脈一開，李龍飛頓時覺得思緒飛快了許多，就連視力也更加的敏銳，現在望去，就算是遠處地上的螻蟻，他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1. 任務

突破練氣四層後的又過了一個月，李龍飛來到自在道的內務房前。

這一個月，他除了穩固剛突破的境界，同時也繼續修練小育蟲術與轟雷術。

每次境界的突破後，修士都需要在穩固修為一陣子，否則對日後的修練會埋下一些隱患。

內務房，同其他經法庫、執法堂、藏寶閣、丹寶樓、武道場併稱自再道六門，這六門的管事都是自在道中的長老所負責。

其中西門吹雪的師傅老壇道人便是執法堂的長老。

而天泉道人則是習武道場的長老，之前李龍飛若有聽道，也都是在那裡進行。

唯有這內務房，他一直都沒有來過。

並不是他偷懶或是他沒有資格過來，而是頭幾年他剛踏入仙路第一步，所以來這能做的事也不多，加上修為突破迅速，倒也沒必要領些任務賺取靈石。

但現在知道了貢獻點跟靈石的重要性，他便來到了這內務房外，準備接幾個任務再賺些丹藥的錢。

一到房外，只見師兄甚至長老也都在這裡進出著，其中東門師兄赫然也在人群之中。

見到李龍飛來，東門師兄手一揚叫道，「師弟，你也來了阿！」

這麼一來，立刻引起其他弟子的注目。

「欸欸，你看，那便是之前引起騷動的弟子，李龍飛耶。」

「之前從沒見過他出現在這，現在是第一次看到，不知道他會接甚麼任務？」

「聽說他之前就敢一個人去後山抓蟲子，也許這次他會想去做些斬殺妖獸的任務。」

像對其他人的竊竊私語沒有聽到，李龍飛直直地朝東門師兄走去。

東門一看到他，先是一愣，接著憨厚的臉上露出又驚又喜，望著他不敢相信地說，「龍飛師弟，你到練氣四層了！？」

李龍飛也沒隱瞞，點頭說道，「是阿，前陣子換了數十顆凝氣丹，突破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看來不久之後，我便得喚你作師兄了。」東門臉上帶著些許自嘲，「我前幾天也換了幾顆補靈丹，本來打算拿來突破練氣五層的關卡，但怕不夠，所以想先來這賺些靈石多準備一些。」

「補靈丹，那是練氣中期服用的丹藥嗎？」李龍飛一聽，頗感興趣地問。

「是阿，像我們這樣練氣中期的弟子，所服用的丹藥雖說有好幾種可用，但其中價格與效用最均衡的，就是補靈丹了。」東門點了點頭，替李龍飛一一解釋著，「但即便是最均衡的，一顆也要價不斐，要十顆靈石才買得到，要是不到內務房接任務賺取靈石，靠門內所發給的，根本不夠用。」

自在道內，一般弟子每個月賞兩個靈石，但平常修練或多或少都會用到靈石，所以一旦到了練氣中期之後，那些靈石根本就不夠花費。

那十幾顆補靈丹還是東門在內務房接任務存了大半年才存到的。

但他換完後，仍然擔心有些不夠，所以才想再多接些任務以備不時之需。

李龍飛看著師兄暗淡的表情，心中一動，掏出了剩下的那靈石說，「師兄，要不，我這邊的靈石還夠你換一粒補靈丹，就給你用吧？」

東門一愣，看向他的眼神多了些複雜，接著慎重說道，「龍飛師弟，這可真的謝謝你了。我也不跟你客氣，這幾顆靈石，等我突破到了練氣五層，馬上做些任務加倍還給你！」

十顆靈石可說是價值不少，李龍飛身上也只剩下這些，但他以前富家子弟豪氣慣了，對錢財等身外之物很是慷慨，這時因為見到東門師兄感觸，隨口便給了出去，心底倒沒想過要對方奉還。

但那東門可就真的感謝在心了，他原本便想再多賺三四十顆靈石應該足以，如今少須到十顆，心底自然感動。

看著李龍飛的修為，想到對方從入門到現在，短短幾年，就已經趕上他了，而自己當初還曾扶他進來，一念及此，東門就有些恍然。

「人的天份，真是沒得掙阿，我東門十歲入門，至今也十七歲了，也才練氣四層而已，龍飛師弟不虧是當年敲響拜師鐘那麼大聲的人，進步得可算神速了。」

「東門師兄，我想去裡面接些任務，你要一起來嗎？」東門恍神之間，李龍飛已準備進去觀看任務，隨口問了一句。

「去、去，當然一起！」被這麼一問，東門醒了過來，連忙跟上前去。

李龍飛既然是第一次接任務，他於公於私都自然要跟對方說明一下。

一進內務房，只見六排綠竹竿，三左三右橫掛在那兒，每根竹竿下都掉著一個個竹簡，靈識掃過，裡頭都是密密麻麻的任務，很是壯觀。

「龍飛師弟，你是第一次進來這吧，我給你介紹了下。」東門既然收了對方好處，自然熱心了點，指著左邊那些竹竿一一介紹著。

「這一根竹竿，上面的任務掛的是練氣三層以下都可以接的任務，有些任務甚至不需要踏入練氣層就可以接了，比方說拔拔草啦，掃掃地拉之類的。」

「另外這一根，上面的任務就比較難了，通常是給練氣六層以下接的，有的是殺妖獸，有的是尋靈草，」東門頓了一下，「我知道師弟你實力已經足夠，但是如果剛開始，還是先從第一根竹竿接起。」

「最後這根，是築基期以上接著任務，除了困難度大幅上升之外，有些任務甚至要多人才能完成，更有些是連築基初期都很難完成的，我勸你就不用看了。」

「那右邊那些竿子呢？」李龍飛看向右邊那三根竹竿。

「右邊？」東門搖了搖頭，「右邊那些最低要求都是築基期以上才能接，而且得是內門弟子身份才行。」

「內門弟子？」李龍飛之前剛入門時天泉有說過這是，當時還說他應該很快就能進內門弟子，但後來發現他連第一步都踏不出，也就沒再說過。

現在聽到，李龍飛心中點起一絲好奇，尋問起來。

「本門每隔十年，會舉辦一次內門弟子會考。」

「整個自在道的外門弟子，都可以參加考試，一但考過，就會升為內門弟子。」

「那內門弟子人數有限，每次考試只有三個名額，一但升為內門弟子，就不再是跟我們平起平坐，我們得一律稱之為師兄，同時，他們也可以跟師伯他們一樣，住進內觀。」

「住進內觀！」李龍飛雖然沒去過內觀，但在這一年多了，也知道自在道分內外觀之分。

雖然門派小，但自在道的宗門範圍還是有好幾座山峰之多，平日李龍飛所處，是在外宗範圍之內，是眾多事務跟外門弟子所在之處。

但內觀所在，乃是宗門核心山峰所在，那裡的靈氣可是跟外觀完全不能相提併論的，當年自在道人就是看上了內觀的山靈水泉等等，這才在這創派，後來弟子漸多，慢慢分出了內外觀之分。

內觀作為資深弟子所在，在自在道人還在時，只要認為有潛力的，就會開放讓他們進來。但是後來自在道人閉關，加上內觀的洞府已經快住滿了，所以這才定了十年一次的內門弟子考核，避免太多人都進了內觀，反而讓大家彼此分得的靈氣，不夠修練。

「嗯，師弟你一開始雖然…依你現在實力成長來看，幾年後的內門弟子考試，是值得去考上一考的。」

「不過我也提醒你別太期待，像吹雪師兄那程度的外門弟子去考，都只是陪考而已，咱們去了，便只是想長長點經驗，見識見識罷了。」

連吹雪師兄都只是陪考阿？李龍飛這下子有點驚了。

想不到自在道雖然人數不多，但弟子的整體修為卻還是不錯的。

李龍飛當然不知，自在道雖然創派短，人數少，但是當時自在道人名聲可不小，所以拜他為師的弟子可以說是真正的資質天賦都很不錯，一個個都是本來就有仙根在體，所以才能在短短兩百年內就成就這麼多的築基仙人。

爾後，因為自在道人閉關，加上再收的弟子已經較少天份高的，而許多築基以上的師伯又出去外面闖蕩，所以門派才慢慢沒落。

到了現在，那些再收進來的弟子多半是人家不要的，更不提李龍飛拜師的時後了。

敲響拜師鐘就可以入門？當初可不是這樣，敲響只是第一關，後面還有第二關，第三關的入門考試！現在全都取消了，就算這樣，自願上門拜師的人還是少之又少。

但這些，當然都是自在道師長們避而不談的事了。

「不過你現在也不需要去管這些，咱們先選選一些任務接一接，賺些靈石或貢獻點，把自己修為提升上去再說吧。」東門認真說著，隨手拿起了第一竿的一塊竹簡。

李龍飛也是靈識掃過，「拔宗門外的雜草方圓一里，換一靈石或貢獻點一百點。」

「掃宗門外階梯一個月，換一靈石或貢獻點一百點。」

「幫師門採買物品，或傳送書信，累記十次換兩靈石或貢獻點一百五十點。」

「採集三色花五十株，換兩靈石或貢獻點一百五十點。」

怎麼這些任務的報酬都那麼低阿？李龍飛皺了皺眉頭，想不到宗門給的獎勵都這麼摳，這樣說來，當初自己拿到的獎勵一千點還真算多了。

就在此時，他靈識掃過一個竹簡，上面寫著，「斬殺一隻相當於練氣二層的妖獸，種類不限，並拿取妖丹繳納，換靈石五個或貢獻點三百點。」

「這個倒好，修仙，就是要斬殺一些妖獸，一直去拔草送信算些甚麼？！」李龍飛雙眼一亮，便要將這竹簡給取了下來。

1. 膨脹

東門見李龍飛拿起那個竹簡，嚇了一跳，忙問道，「師弟，你確定要接那個任務？」

「怎麼，這任務很難嗎？」李龍飛有些不解。

雖然說斬殺妖獸風險是高了些，但是東門身為練氣三層，斬殺一些相當於練氣二層的妖獸，應該不是很困難才是阿？

只聽到東門說著，「師弟你有所不知，那妖獸，踏入修妖之路後，便會結妖丹，這妖丹共分九轉，每一轉妖丹，比起我們修仙的，都是強上許多。」

「妖丹三轉，就相當於我們練氣九層。」

「練氣二層相當的妖獸，大概是一轉妖丹中期的妖獸。」

「但妖獸除了妖丹妖力之外，牠們真正讓人害怕的還是自身的天賦。有些妖獸會使毒，有些會變身，更有些天生就會一些風雷術法，同境界的仙人對上，往往都不是妖獸的對手。」

「像你抓到的那隻髑蛐，論妖丹來算，頂多是二轉妖丹初期而已，但他的毒性，就算是練氣六層也都難以抵檔，恐怕要到練氣八層以後，才能不再畏懼。」

「好在天道公正，有得便有失，這些妖獸天賦雖高，但修練比起我們仙人要來得慢許多。」

「雖然他們壽命也較長，但同樣時間經過，我們仙人的修為提高的速度快上不少。」

「所以通常我們斬殺妖獸都是會高個一兩個境界再去斬殺！」

「你拿的這竹簡，其上的相當於練氣二層的妖獸，通常是練氣四層甚至是五層才去斬殺，雖然你也到了練氣四層，但剛突破而已，還是先找練氣一層的妖獸任務比較好吧。」

李龍飛聽得出東門是關心自己，但他生性倔強，加上又是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怎會願意示弱，當下臉色不變，心中卻暗自嘀咕，「我貓妖都殺了，還抓了一隻二轉妖丹初期的髑蛐來養，這練氣二層的妖獸，有甚麼好怕的？」

只是既然東門出聲提醒了，當下也不好拂逆了對方好意，於是點了點頭，「既然師兄這樣勸我，我就先不挑這任務好了。」

接著，他隨便挑了幾個簡單的任務，跟著東門去內務房管事那承報接案。

等到跟東門告別之後，李龍飛在外繞了一圈，這才悄悄回到內務房內，挑了那殺練氣二層妖獸的任務，跟著來到管事那退掉原有的任務，改接新的。

那管事長老雖然覺得奇怪，但心想這便是最近名聲頗響的弟子，當下也沒多說，就任由李龍飛換取任務。

接完了任務，李龍飛回到廂房中，繼續修練那轟雷術跟小育蟲術。

就這樣，又過了十來天，李龍飛自認轟雷術已經稍有小成了，如今升上練氣四層，對轟雷術的凝聚果然加快許多，已經能再幾個呼吸間將那雷電小球給聚在掌心了。

而那髑蛐，也在餵食了近百個紅光米粒後，與自己建立起最基本的一絲心靈相通。

現在即使將牠從木盒放出，也不會主動攻擊自己，反而把自己看成是同類一樣，會在李龍飛的掌上鳴叫示好著。

再看看那玉簡，裡頭記載的任務期間也差不多過了一半，於是李龍飛帶上木盒及兩柄飛劍，打算去找那練氣二層的妖獸解掉任務。

「這轟雷術，雖說我仍需在五個呼吸內才能凝聚於掌中，如果威力已經可以滅掉一顆小樹；若是時間再久一點，甚至可以聚積出更大的威力，屆時，就算是那甚麼妖丹二轉的妖獸，想必也無法承受我這麼一擊。」

「而這髑蛐，也已經可以簡單聽我指揮，看來這一次，我應該可以輕鬆完成任務才是。」

「上次師傅說我殺的那貓妖，不是普通練氣三層可以解決的，想來那枚妖丹，也不是一轉妖獸的妖丹，等我之後接了更高的任務，需要更好的妖丹時，再上繳上去好了。」

「可惜那時後抓到髑蛐後，沒記得把那靈羽蛇的妖丹也拿走，否則，怕是可以換更多的貢獻點了。」李龍飛望著手中的那貓妖妖丹，在其心中，已經變成了貢獻點的存在。

他離開洞府，來到附近的山林中，找尋任務上所指定的那些妖獸。

胭脂山脈旁，有許多小山，裡頭靈氣多半比世俗的地方多，許多草木野獸，吸得多了，自然而然或修練成精，或轉化為妖。

有時後妖獸多了，就會下山去危害凡人，故而靠此山脈的修仙門派，常會指派弟子去山中抑制過多的妖獸，一方面是保護凡人，一方面也是當作給弟子們的修練。

自在道自然也不例外，李龍飛來到的這座山林裡，便是自在道管轄的範圍之一。只是林中鬱鬱蔥蔥，山徑小路湮沒其中，沒事怎能找到妖獸斬殺呢？

李龍飛走了幾圈，汗都已經濕透了內衫，還是沒有見到妖獸的蹤跡，心底盤算著該怎麼辦，突然聽到唧唧的聲音，原來又到了該餵食髑蛐的時間了。

「對了，這髑蛐喜愛吞咬毒蟲，既然如此，應該是能感受到其他毒蟲的氣息，不知道如果是其他妖獸，他是否也能感應得到呢？」李龍飛熟練地凝聚了紅光米粒給掌中的髑蛐吞食後，突然腦中靈光一閃。

他將捧著髑蛐的手掌高舉在前，跟著在腦中默想著尋找妖獸的念頭，不一會，那髑蛐便朝著某個方向開始鳴叫起來。

李龍飛心中一喜，連忙跟著髑蛐鳴叫的方向前進，偶爾走錯了方向，髑蛐馬上停下叫聲，直到他在回到正確的路上，這才開始鳴叫。

就這樣李龍飛九彎十八拐，在一個時辰後，髑蛐突然大聲叫了幾下後，便再也不出聲，而是趴在他掌中，一動也不動。

李龍飛心中有所感應，收起髑蛐，放出兩柄木劍，飛在身邊護著，同時靈識放出，小心翼翼地找著四週可能有的妖獸。

在他靈識散開，仔細觀察四週的同時，卻疏忽了頭頂，其上正有一隻妖獸，就停在他身旁的那顆大樹上面，仔細地觀察著李龍飛。

這妖獸名喚牲猴，也有人叫長右，他外表像隻猴子，但長有四耳雙尾，擅長水術。

他平常也不會特意去作惡，只是有時後無聊了，下山戲水，玩著玩著，過了頭的話就會引起山洪爆發，倒也不算太壞。

這長右早早就看到遠處一個仙人靠近，雖說感受不到太大威脅，但也讓他收斂起氣息小心提防。

畢竟修練到妖丹一轉，牠也已經通靈，自然明白此人不懷好意。

就看到李龍飛在這大樹下繞來繞去，喃喃說道，「奇怪，根據這髑蛐的叫聲跟感應，這附近應該有隻妖獸才對，怎麼我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到呢？」

「難道這妖獸知道我要殺他，率先跑了？說起來，這任務也真麻煩，這麼大的山林裡，要隨機找到妖獸，而且為民除害，豈不是很花工夫。直接等有妖獸作惡時，再舉報去除不就好了，否則要是運氣不好，不是白白浪費門下弟子的時間？」

他第一次接任務，性子又比較驕縱，找半天找不到，開始怪起任務內容了。

那長右聽到他的話語，雖然不會說，但多少聽得懂一些意思，心底想著，幸好老子我先躲起來了，一個得意，捂住了嘴偷偷笑著。

這一笑，原本藏的妖氣就放了一些出來，李龍飛靈識一掃，馬上感應了出來。

李龍飛心中一喜，明白了自己方才錯過了上方，當下不動聲色，卻悄悄將靈識分出了一絲，往樹梢上掃去。

「好阿！原來是隻猴妖，而且看他樣子，他居然敢笑我！」李龍飛的靈識發現那長右捂住了嘴在那偷笑，心中一愣，頓時有氣，兩把飛劍的其中一把立刻便往上沖去。

長右本來還在偷笑，這時四耳抖了抖，察覺到飛劍破空而來的聲音，一個縱身，從立的樹根盪到了另一根，接著再盪到下一根去。

「別跑！你給我停下！」李龍飛看到牠跑去，靈識連忙散開，跟著腳下急奔，往前追了過去，同時兩把飛劍穿梭其上方，試圖要將那長右給攔阻下來。

但猴子本就長於林間飛盪，加上長右又是成了精的猴子，身手在樹梢頭更是靈活巧妙。

李龍飛一時之間無法阻擋住對方，便這麼一人一猴，在山林中追逐了直有兩里。

其間長右也試圖隱匿氣息，但李龍飛既然察覺到了對方，怎會看走眼，他靈識死死盯牢了長右，任憑他怎麼躲怎麼閃，都不肯放過。

那長右被追了這麼遠，心底也冒火了，牠心想我跟你又無冤無仇，你沒事追殺我幹麻？

一個不爽，長右齜牙裂嘴，索性不跑了，抓起一顆果子，貫上妖力便往那長劍丟去。

「來得好，我還怕你不肯打，既然你停下來了，那就不用擔心你跑掉了！」李龍飛心裡高興，一邊控著飛劍攻擊，一邊默默在手中凝聚轟雷術。

就在此時，遠處一隻黑虎，張開了眼，像是聞到甚麼，站起了身來。

牠身上妖氣隱而不露，左眼有一刀傷狠狠劃過，右前腳下的白毛底處沒了腳掌，但全身修為，卻赫然不只妖丹一轉，而是達到了妖丹二轉的頂峰境界。

1. 冤家路窄

李龍飛雖然達到了練氣四層，但他畢竟修練時間尚短，對於術法跟實戰經驗很是欠缺，那長右雖然只有妖丹一轉，但他躲在樹上，一時間他倒也真的拿牠沒有辦法。

那飛劍雖然會飛，但以練氣四層的修為操控，速度仍然不到飛快，就算配上靈識，對人眼來說或許不及，但對長右這等以速度稱羡的妖獸來說，仍是可以輕鬆避開。

於是那長右一開始還有些擔心，但到後來對方不過如此，便開始吱吱吱叫個不停，挑釁的意味濃厚，反而不再繼續跑了。

李龍飛的飛劍來來去去，長右便拿起樹果，一顆顆的用力扔去；若是命中了李龍飛的飛劍，往往打得那劍身晃動不已，得再花許多力氣才能操控回來，否則便會掉下去，根本難以傷到對方。

而且他右掌聚著轟雷術，雖然已經聚滿，但長右在樹上高高站著，自忖也轟不到牠，還要分出心思控著雷球，時間一久，李龍飛氣了，索性將那雷電小球轟在樹上，電得那樹喀啦一聲，化作焦炭倒了下來。

那長右也不在乎，跳到了另一棵樹上，繼續往下面吱吱吱的叫著。

少了轟雷術，李龍飛全神貫注在操控飛劍上面，兩柄飛劍的速度明顯加快，動作也靈活不少。

但要刺到長右仍然有一段距離，尤其是牠四耳靈敏，就算兩柄木劍一前一後包抄，牠用聽的就聽得出飛劍射來的方向，頭都不用回頭就閃了過去，氣得李龍飛是爆跳如雷，在樹下大吼著，「有種你給我下來，你下來阿！」

就見一人一猴，一高一低，在那大樹下吱吱對罵著。

突然雙劍旋轉，劍氣縱橫，形成劍陣的雙劍速度陡然快了一倍，那長右一時不防，被那雙劍劃過了一臂，嚇得牠不再叫囂，張牙裂嘴又吱吱吱地跑了開來。

李龍飛暗嘆剛剛那招沒能成功刺殺，接下來可就難了，但他不肯放棄，一人一猴又追了起來。

就在又追了快一里之時，李龍飛懷中的那髑蛐，突然唧唧唧大聲叫了起來。

李龍飛遲疑了一下，「怎麼，這髑蛐這次的叫聲有些不一樣，似乎很著急甚麼的？」

還在猶豫之時，他突然感到心中一悸，腦中還沒反應過來，身體先直覺性的一閃，只感覺到左臂一陣痛，三道傷痕中，鮮血淌淌流下。

驚怒交加中，李龍飛看到一隻黑虎站立在前面，牠妖氣四散，惡狠狠盯著李龍飛看著，左眼上的疤讓牠看起更加猙獰，而四隻長著白毛的腳底中，右前方的那裡卻只有腳腕而已。

李龍飛這時後也知道自己大禍了，腦中飛快轉動，雙劍喚回了身邊來，右手掌悄悄拿捏了轟雷術，身子壓低，謹慎翼翼地往後退去。

那黑虎舔了舔右腳，彷彿那傷口還會痛似的，跟著狂吼一聲，往李龍飛這裡衝來。

李龍飛眼見戰鬥無法避免，法訣一指，雙劍齊飛，跟著轉身就跑，一顆心噗通通亂跳著，臉上一個淡淡疤痕的爪傷，隨著激動隱隱作痛浮現了出來。

「該、該死的，居然是當初那隻黑虎！」李龍飛這時也認出來了，這隻黑虎，赫然是當初那隻攻擊他時，被黃半仙打跑的那隻妖獸。

當時他尚未踏初修仙第一步，遇到黑虎，只能隨便拿著木劍亂揮抵擋，卻被這黑虎一掌擊飛，甚至還在臉上流下三道爪痕。

好在後來遇到七葉道人，給他服了一些傷藥，這才沒留下甚麼疤痕。

這時後再度遇上這黑虎，除了心底驚恐之外，新仇舊恨湧上，倒是比剛剛對上那長右還要讓他更加得升起殺機。

只是當時他尚未成仙，還不察覺不到這黑虎的厲害，此時修為達到練氣四層，頓時感受到對方身上濃厚妖力，比起西門吹雪當日，更要強上許多，因此思考了片刻後，他還是決定轉身先逃再說。

他卻不知，那黑虎此時見到他，心中也滿是怨氣，殺氣騰騰的堅決不放過對方。

當初那黑虎在胭脂山下，吸收天地靈氣修練成一轉妖丹後，仗著自己皮堅肉硬，在附近殺害凡人數十，惹得民憤眾怒，最終輾轉拜託了七葉道人幫忙出手收拾。

七葉道人於是派弟子黃半仙追殺黑虎數十里，這才有遇上李龍飛一事。

而後這黑虎因為被黃半仙砍斷了一隻腳掌，又傷了一眼，這才明白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於是遠離他鄉來到這自在道附近，潛心修練，在心無旁騖下，竟達到了二轉妖丹。

想不到今日正在吐吶靈氣時，聞到當日自己追殺的那小子氣味，他心中遷怒，於是跑了出來，打算將當時遇到的那凡人殺死，以洩自己心頭之恨。

這時雖感受到李龍飛身上的靈氣而遲疑了下，但仇恨上心頭，不管三七二十一衝出來抓傷了李龍飛的左手。

李龍飛控著那兩柄飛劍，心驚膽跳地防守著，同時往後努力奔跑，與方才追殺長右的處境反了過來，與此同時，他的右手也不忘凝聚轟雷術，只等時機成熟，一個出奇不意便要回頭擊殺這頭黑虎。

這一人一虎，很快的追離了原地一兩里，其間李龍飛身上也不斷增加著許多傷口，將他身上的白衣染紅了大半，看起來很是狼狽。

但李龍飛一邊交手，一邊對自在訣上記載靈氣使用的法門一一突破，許多原本不太懂的地方，如今在戰鬥中竟得以印證，甚至那飛劍的操控法門，也越來越懂得如何以最少的力氣，盡到最大的速度。

如果這次能逃過此劫，李龍飛有很大的把握，自己回去後的實力必定能再有所突破一些。

事實上，這並沒有甚麼好奇怪的，修仙路上，除了打坐修行，更多的時後是以實戰來進行修練。

畢竟很多東西不能學以致用，不管再怎麼熟練，往往都還是死的。

自在道中的自在長生訣雖然說被外界評價普普，但那是因為自在道人天資奇高，沒拜任何師門，靠著一些奇遇，就能踏上仙路並成就金丹，可說天賦異稟。

這樣的一個仙人，他所創的自在長生訣若不是同樣天資奇高的人來學，往往很多修行中的困難點，會無法理解，或該解釋而沒有解釋，當然也就讓人難以吸收，從而覺得不怎麼出色了。

此時李龍飛跟黑虎打鬥的同時，雖然身上染血處越來越多，但對於許多靈氣的使用方法跟疑惑處，有了一絲絲的明悟。

他這時竟漸漸忘掉仇恨，心中只是默默想著，「原來這裡靈氣可以這樣使用，原來法訣上講的將靈氣留三分，生生不息是這樣的道理…」

到後來，他的飛劍速度越來越快，挑刺砍擊的角度也越來越專精，偶爾還能找到黑虎的漏洞傷到對方。

雖說那黑虎皮堅肉硬，那飛劍砍穿不透，但牠也逐漸發現對方有越變越強的趨勢，尤其是其受傷的次數，從每次撲咬一個傷口，慢慢變成每三次撲咬才一個傷口，到後來，要每五次撲咬才一個傷口，再這樣下去，恐怕別說每十次撲咬一個傷口，能不能傷到對方，都是一個問題。

牠心中一懍，知道不能再將對方看成當初那名凡人，大吼一聲，妖力不再保留，妖丹中一股黑色妖氣從身體四肢冒出，融合著四周的風，將自身層層盤繞，速度赫然快上三倍。

這正是那黑虎的天賦，黑風罡煞！

李龍飛本來正沉浸在揣摩明悟自在訣中奧妙之處的狀態，突然對方速度加快，他只覺得眼前一閃，那黑虎已經朝他撲了過來。

危急之時，那髑蛐護主，跳出去朝那黑虎鼻頭一咬，黑虎吃痛，本能的將那髑蛐甩在地上，跟著噴出一口黑氣，瞬間退了開來。

這一咬，髑蛐的毒液讓黑虎不得不以大半的妖力壓下毒性，但髑蛐本身也因為黑虎的黑氣躺在不斷抽搐，再也動彈不得。

「該死的，早知道我就聽東門師兄的話，別隨便接這任務！」李龍飛看到髑蛐救了自己，心中感激之餘也彌漫著苦澀，趕忙將髑蛐收入懷中。

他這時雖然後悔不已，但也知道這是一個機會，連忙轉身想要逃跑，但吃了痛的黑虎雖因髑蛐這一咬暫時不敢靠近，卻以飛快的速度不斷繞著李龍飛盤旋，不讓他有機會離開。

李龍飛心中悲憤，在看不清對方身形的情況下，只能將雙劍不斷穿梭在自己四週，劃成雙圓，盡可能護住要害，同時祈禱那黑虎因髑蛐的毒性發作，自行離去。

不過這想法明顯沒用，因為那黑虎轉圈的範圍，越來越縮小，眼看再過幾圈，黑虎又要再度撲來，李龍飛心中怨悔更多，只能希望還有奇跡發生。

「完了完了，我要死在這裡了。我不甘心，我好不容易當上仙人，我還沒替復活我爹爹，還沒找那灰袍道人報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阿！」

就在那黑虎抓準空隙，一撲飛撲，往前一爪將李龍飛擊倒在地，並讓他吐出一口鮮血的同時，一個聲音怒叱。

「孽畜！死來！」

那黑虎一愣，似曾相識的畫面在腦中浮起，跟著就看到一道雷電轟來，劈在那黑虎身上，黑虎雖然不覺得痛，但下意識聯想到斷腳之痛，牠心中一驚低吼一聲，跟著也沒看個仔細，便放下李龍飛，縱身一躍，逃入了林子深處裡頭。

1. 張天師

眼看黑虎逃入林內，自己死裡逃生，李龍飛再也撐不下去，哇一聲再吐一口鮮血，倒了下去。

就看到一個細皮白肉，胖呼呼的道人，從林子另一個地方走來。

初看到對方，因為臉上鮮血直流，李龍飛還以為又是黃半仙，但是待那道人走進一看，那哪是黃半仙，是一個跟本沒見過的道童，比起自己，也大不了多少而已。

不過當他看到道童身上所穿，跟嘴中唸唸有詞時，他不經目瞪口呆起來。

只見那胖道童身上，叮叮噹噹掛了三把菜刀，五把小斧，左手拿著兩張護符，右手握著一個白玉法器，身上有著兩好幾層護身靈光，口中說著，「天靈靈、地靈靈、你家老子來顯靈，山中惡虎別靠近，快快躲開才聰明…」

李龍飛感覺對方身上靈氣不強，約莫也只有練氣四五層的境界，跟自己其實差不了多少，怎能嚇跑那黑虎，於是開口問道，「這位道兄，剛剛…那雷電，是你使出的？」

那胖子看了他哼一聲，得意地說，「不是俺老張使的，難道是你運氣好，老天自己降的？」

李龍飛剛逃過大劫，被胖子這麼一嗆，倒也沒有生氣，他只是心中默默感激，低頭往懷中一看，那髑蛐正在不斷抽動，只剩幾口氣可活了。

「別人都說，你是害人毒物，但你救了我一命，對我來說，卻是有如親人一般，你可別就這麼死了…」李龍飛心下悲傷，透過連繫努力地替著那髑蛐打氣著。

「疑？你那髑蛐可受了重傷阿，若不立即治療，只怕撐不了多久了。」那胖子看到李龍飛懷中的髑蛐，脫口而出。

「這位道友！你既然能說出這小蟲的名字，那肯定也知道救牠的方法，拜託你了，救救牠吧！」李龍飛一聽，心中如風雨中找到了個依靠，連忙對著那胖子肯求起來。

「欸~這救牠的方式我不是沒有，只是代價很貴，而且還不一定成功，你願意嗎？」那胖子眉頭一皺，看著李龍飛的兩眼直問著。

「可以，可以，只要能有機會救這髑蛐，你要我付甚麼代價都可以。」李龍飛一聽有救，連忙點頭將髑蛐捧了起來，就怕那胖子又改變心意。

那胖子看了李龍飛腰肩的身份令牌一眼，跟著接過那髑蛐，從懷中掏出了數罐丹藥，倒出了其中幾顆藥丸，捏碎之後灑在髑蛐身上，這才把牠又還給了李龍飛。

李龍飛見那髑蛐不再抽動，而是動也不動，心中默默感受那無形連繫，知道牠只是傷勢太重沉沉睡去，當下小心翼翼地收回木盒，這才雙手一躬對著那胖子行禮說道，「多謝道兄救命之恩，在下自在道李龍飛，不知道道兄是…」

李龍飛入了自再道已多年，不再是剛入門的新人，對於一些仙人間的禮儀也都懂了，加上他感激對方出手相救，所以語氣很是客氣。

那胖道童笑了笑，「俺叫張天師，偶然路過這裡，見那黑虎做惡，順手轟了他一個王八蛋，道友也不用太放在心上！」

李龍飛一聽，對方說得有趣，心中的緊張感不由得緩了許多，雖然他心中還是有些納悶那黑虎怎麼突然逃跑，但不管如何，這張天師的確救了自己跟那髑蛐一命。

此時鬆懈下來，他吞下一顆尋常凡人所吃的療傷藥，一邊運起靈氣恢復自己的傷勢。

自在訣上記載著，如果受了傷，能越快治療越好，否則傷勢一久積成後患，越難化解，因此李龍飛也不顧胖子道童還在旁邊，連忙運氣療傷起來。

那胖道童見他療傷，掏出了一枚丹藥，遞給了他說，「諾，既然剛剛都幫你救了那蟲子，這丹藥再給你，可以幫你療傷！」

李龍飛聞那藥香，知道是類似大還丹之類的丹藥，心下一喜，接過後又是連忙稱謝一番。

待到自己服下藥丹，運氣療傷個七七八八成後，李龍飛一個翻身，站起恭恭敬敬對胖道童一揖說道，「無功不受祿，道友不但救了我，還助我療傷，這等恩情難以還報，不知道友方才提的代價，所求為何，只要在下能幫上忙的，肯定義不容辭…」

卻聽見張天師揮了揮手阻他繼續說完，直接從懷中掏出了一個算盤出來，跟著毫不掩飾地揮舞著略胖的手指，上上下下撥動算珠計算了起來。

「行了行了，你也不用謝甚麼，俺從不做虧本生意，方才耗掉的那雷鳴符本來老子要拿來賣的，現在這樣使掉了，不加俺所花費的靈氣，算你三十靈石就好，至於那治療髑蛐的丹藥，因為使用得不多，加加減減算你二十靈石好了。」

「還有阿，那個大還丹，一樣是要賣的，看在你我有緣，打個折算你四十靈石就好。」

「這樣加起來總共九十個靈石，但我來這深山裡多少得收一點車馬費，湊個整數，總共一百靈石好了，你若一時付不起，先付一半，其餘的寫個收據，我日後利息算你一個月一塊靈石就好。」

李龍飛一愣，原本還想說些道謝的話，開口卻變成，「這…天師道友…」

那張天師又是右手一揮，故作大氣地說，「欸~道友可別嫌太貴，要知道，人命關天吶，錢財這東西嘛，再賺就有了；可命沒了，任憑你怎麼賺，都是賺不回來的。這幾樣東西，俺本來打算賣別人一百五十個靈石，但現在只賣你一百個靈石，還救了你一命，道友應該很慶幸了才是阿。」

「不…不是…」李龍飛還想解釋一下，那張天師劍眉一豎，有些嚴肅地開口說道，

「這…想不到你還是個會殺價的人，不應該，不應該阿…好吧，這樣，最多俺再忍痛一點，不收那車馬費了，總共收你九十個靈石就好，你可別再殺了阿！」

李龍飛心中一陣苦澀，他也不是嫌貴，只是他就是因為缺靈石才接任務，現在任務都還沒解，哪來的靈石給對方呢？

而且那些丹藥跟道符，雖說自己不懂價格，但也知道對方賣得比一般高出許多，不由得苦笑起來。

當真是剛脫離虎口，又落入另一個狼窩阿。

但畢竟如對方所說的，命只有一條，撇開丹藥價格不說，能買回一條命，別說一百個靈石，一百五十個靈石他也願意付。

當下他又抱拳一揖說道，「天師道友，不是在下不給付，只是在下現在實在沒有這麼多靈石可以給你。」

張天師一聽眉頭皺得更緊，一手舉起，比出個二，說道，

「二十個靈石？」

「沒有。」

「十五個？」

「沒有…」

「十個？」張天師說到這，已經是咬牙切齒了，他兩個眼睛發紅，看著李龍飛的樣子簡直像看到仇人似的。

李龍飛看到對方的樣子，心下也很是歉疚，他掏出了儲物袋，拿出僅存的一個靈石，遞給張天師，「天師道友，在下真的只剩這一個靈石，如果你不信，我將這儲物袋給你瞧瞧也行。

那張天師呼了一口氣，仰天長嘆了一聲，許久才嘀咕著說，「虧了，虧了，這次真的虧了…老子從不做虧本的生意，怎麼這次這麼笨就沒先看清楚呢？」

李龍飛苦笑了一下，他將剛剛那兩柄木劍其中一柄拿了出來，恭敬說道，「要不，天師道友將這把木劍拿去，約莫能換幾個靈石，你看這樣如何？」

那張天師盯著木劍半晌，心底真的很想收起，良久，才撇開了頭說，「算了，拿人防身武器這事，俺做不來。真的沒有，就當賒借你好了。下次見面，記得要環俺九十個靈石。」

李龍飛笑道，「這個自然。」

「每個月還要加一個靈石當利息。」

「沒問題。」

「還有，半年內至少要先還一半，超過半年，每個月變成多兩顆靈石。」

「行，」李龍飛啼笑皆非，自己從沒見過這麼斤斤計較的人，偏偏他是自己救命恩人，也不好說些甚麼，只能滿口答應，「天師道友若怕，我三個月後先還你一些，就是只是不知道天師道友所在？」

「俺是靈崇觀的弟子，因為要辦些事情，路過此地。你剛說你三個月後要先還我一些，可不要隨便說說阿！」那張天師抖了抖渾身的肥肉，有些擔心的說。

「一定送去，天師道友放心。」

「這樣吧，俺這三個月先不回宗門內，你三個月後，來到大都找俺，俺給你客棧名稱。」

「好，一言為定。」李龍飛跟那張天師擊掌為誓，對方這才放下心來。

大都位在自在道以西南有段距離的赤劍宗附近，是一個數千人的仙人城鎮，頗據規模，自在道任務內也有不少是需要到那裡去交換買賣物品。

李龍飛看著張天師遠去，再察看自己身上傷口，只見小傷無數，大傷也有三四處，加上那長右這時早已離去，心下長嘆，這回可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回到了自在道，李龍飛退掉了那鏟除練氣二層靈氣妖獸的任務，接著乖乖接下了其他簡單的任務後，努力賺起靈石。

三個月後，李龍飛在這期間整整清掃了自在觀外觀數次，又拔了方圓好幾里的草，還幫師伯們辦事無數趟，最後賣掉當初那個貓妖的妖丹，終於換到了四十多個靈石。

加上這三個月來門下發放給弟子的靈石與丹藥，算一算，總共湊足了五十個靈石，他心懷誠信，跟師門說了一聲後，便啟程來去大都找張天師還靈石去。

「這次去大都，除了還錢外，也想多見見市面。上次的實戰中，幫助我突破了許多修練中的關頭，讓我達到了練氣四層初期頂峰，這麼看來，如果能多增廣見聞，也不失為一種修練的好方法才是。」李龍飛看著通往大都的地圖遙想著。

1. 大都

大都，胭脂山脈西南方，凡人小國齊國的首都。

裡頭凡人眾多，熱鬧非凡，但凡人不知的是，裡頭更有過半的仙人，或是融入凡人中，或是佔聚一方，是一個仙凡交雜的熱鬧城鎮。

因為是齊國首都，所以雖是凡人境內，但還是有三名築基道人陣守著。

進來大都的仙人，不管修為高低，一律不能飛行，而且也不能傷害凡人，否則會被趕出去，甚至是被裡面的築基仙人鎮壓。

李龍飛看著地圖上的介紹，行了近兩百里，終於到了大都城外。

「這大都城，果然仙靈地氣充足，難怪齊國首都會蓋在這。就算不是仙人，長期在這居住，對凡人也是延年益壽。」

「想當初，我還在李府時，我的理想是跟我爹爹一樣，當上北都的官員，而現在，對我來說，就算當上齊國裡面的大官，也算不上甚麼了！」

當初李龍飛還小，加上眼界尚淺，自然沒有甚麼大志；他現在已經是踏上仙人之初的人了，自然不像以前那樣以凡人間的官員為目標。

「不管怎樣，那張天師說他在這，還是快點還他靈石，免得他又擔心了。」想起那張天師，李龍飛也不由得好笑起來。

初時因為對方救自己有一命之恩，但後來發現彼此修為差不多，而且對方更是視靈石如命。

像這樣貪財的人，偏偏又讓人感覺討厭不起來，可以說是李龍飛生憑見到，極為奇特的一個傢伙了。

回憶的同時，李龍飛已經進到大都城內；這大都城的道路都方方正正，分十一門一宮，李龍飛便是從南面文明門進入。

一進去，先繳納了一兩凡人銀幣給門邊守衛，接著便感受到城牆上有靈識掃視過來。

「是城裡守衛的仙人吧？」李龍飛心想著，並沒有阻礙對方的檢視。那靈識感覺起來跟一些師兄師伯差不多，怕是有練氣八九層左右。

待到靈識檢查完，那守衛對李龍飛點了點頭，便示意他可以進去。

大都裡，果然如地圖說的，各式各樣的繁華人事都在裡面；李龍飛雖然已經是仙人，但少年心性，看到許多新奇事物，直撓得他心癢癢的。

「待到還了靈石，我再逛一逛這大都好了。」李龍飛暗暗下了這個決定。

往前再走一會，他來到東面一條大街上，走沒幾步抬頭一看，一座煙雨樓座落在大街路旁。

「是這裡了，那張天師說他就在這等。」李龍飛走進了樓。

一進去，裡頭已經有許多客人，只見那張天師身穿道袍，在那帶著一隻鸚鵡，配上一把南胡，邊演奏邊讓鸚鵡唱起了幾首京曲，旁邊還有個盆子，竟然是在賺凡人用的銀兩！

李龍飛看得有好笑又好氣，「這張天師也太寶了，堂堂一個仙人在這表演賣藝幹麻？」

只見那張天師的南胡拉得的確很有韻味，加上那鸚鵡唱腔了得，不一會，竟然收了滿滿一大盆的銀兩回來。

「張道友，我來給你還東西了！」，李龍飛趁著他收錢的中斷時間，對他悄悄傳音說著。

那張天師見到他，眼一亮大喜道，「好，太好了。俺今天醒來右眼皮直跳，俺就知道俺有好事了！」

「你等等，等老子把錢收完，這就跟你拿東西。」

李龍飛耐心地等著他向店內的客人要了一輪銀兩，不一會，竟又收一大盆銀兩回來。

一來他表演的確出色，二來他的外形又惹人討喜，所以店內每個人大多打賞了他一些，甚至連一些看起來兇神惡煞的大漢都掏出了碎銀，丟入盆中裡頭。

也不知道他怎麼收下這兩盆的銀兩，不一會，收完錢的張天師便來到李龍飛面前說，「道友倒是位守信用的人，時間一到，竟真的來還這靈石了。」

「我不習慣說謊，這是我這三個月賺來的靈石，雖不能全部奉還，但也有五十個個左右，道兄請點算一下。」李龍飛笑著遞過一個袋子，交到了張天師的手上。

張天師將袋中每個靈石拿起來看了看，然後又摸了摸，這才心滿意足地放了回去，隨即收入自己懷中。

李龍飛看他那貪財的樣子有些好笑，一時好奇，便又問道，「道兄身為修道之人，喜歡靈石那是正常的事，只是在下不懂，為何道兄連凡人的銀兩也要賺呢？」

張天師看了看李龍飛的衣著，又看了看自己的打扮，笑笑地問，「道友認為俺太市儈了，是嗎？」

「不敢...」對方終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李龍飛很是客氣。

「欸，俺雖然錙銖必較，但最討厭婆婆媽媽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俺問你，你是不是覺得俺太貪財？」張天師皺眉問道。

「道兄雖然貪，但取之有道，沒有甚麼不好。」李龍飛見到對方不悅，雖把心中想法說出，卻還是拐了個彎稱讚了一下。

張天師輕笑了一下，拍了他的肩說，「你說得不錯，俺欣賞你。那些表面稱讚，私底下抹黑的小人，俺是最討厭的了。」

「俺跟你說，俺在修仙之前，曾窮怕了，所以俺在踏入仙門時發誓，就算不能成為最厲害的仙人，也要成為最富有的仙人！」張天師跟李龍飛說的話都用著傳音，倒也不怕客棧內他人聽到。

「原來如此，那倒是在下錯怪你了。」李龍飛點了點頭。

「錯怪倒也沒有，俺的師傅曾告訴俺，修仙，就要拋棄凡念，才能聽聞天道。要是俺再這麼貪下去，那一輩子都跟成仙無望，」張天師頓了頓後又嘆口氣說，「可是，要俺不貪，那比要俺去成仙還難。俺若是不貪，俺當初就不會為了一塊金子，而走上修仙之路...」

李龍飛見他緬懷過去，心中若有所思，臉上的笑容也斂起。

自己修仙一路，何嘗不是帶著執念，要為父報仇，並復活爹爹呢？

如果要他斷了這執念才能成仙，那成了仙，又有何意義呢？

想到這，他也不由得惆悵了起來。

那張天師回憶了一會，又用力拍了李龍飛一下，大笑道，「哈哈哈，想這些幹麻呢？對了，你那只蟲子，後來沒事吧！」

「你是說髑蛐嗎？沒事，那次牠受傷後，幸好有你及時治療，所以沒有大礙。」李龍飛沒料到對方居然還掛念著這事，心中有些感動，當下掏出了那髑蛐出來放在手上。

那髑蛐經過黑虎一事之後，加上李龍飛的小育蟲術有成，不再像以前那樣，而是很是溫馴地趴在他的掌心歪著頭看著張天師。

「既然沒事，那就好，有道是客從遠方來，今天俺遇到你很是開心，來，俺做東，請客，你愛吃甚麼愛喝甚麼，都算俺的！」張天師臉上露出笑容，伸手往胸膛拍了拍說道。

李龍飛嘴角微微一揚，將髑蛐收起，「我不餓，道兄心意領了，吃喝等就不用了。」

張天師忽然湊到他耳邊一說，「你可別小看這煙雨樓阿，這裡除了賣凡人喝的酒菜，還有許多仙人愛喝的酒，甚至連俺家師傅，都常專程來到這買幾壺好酒配小菜喝呢！」

李龍飛心下一奇？這張天師的師傅聽起來是靈崇觀的仙人，應該也是修為不錯，居然會特地來這買酒喝？那這酒，可就真的得嚐嚐看了。

當下點點頭說，「既然如此，那在下的確該跟道兄喝上幾口，來，咱們找個位置坐」

張天師喜道，「跟俺來，俺在這有個好場所。」隨即招呼了店小二，請他安排了一間高樓廂房，兩人獨處在那對飲。

李龍飛坐在房內，環顧四週，只見這小房間雖然格局較小，但離大廳較遠，且地處寧靜，更能賞玩底下遊客，很是雅緻。

「想不到道兄這間房間，頗有特色！」李龍飛舉杯一飲，一股辛辣卻溫馴的美酒吞下喉頭。

「是吧，不瞞你說，這店老闆背後，也是個仙人，某次因為急需要靈石，跟俺借了些錢，因此這才認識得上。從此以後，他便替俺留了這個空房，只給俺做專屬的休息室用。」

李龍飛點點頭，「道兄對人熱情，是我輩修仙之人該學的榜樣。」

說完，又舉杯對飲一口。

這酒的確特別，李龍飛三杯下肚，只覺得丹田中隱隱有一股靈氣流動，雖然平常修練時也會有所感覺，但像現在這樣自己不運功自然而然感應到，倒是不常見的事情。再喝幾杯，那靈氣越積越厚，竟隱隱又讓自身修為鬆動提高的現象。

李龍飛又驚又喜，對著張天師問道，「道友這酒可真厲害，居然可以提高修為？莫非是仙人所釀的酒？」

張天師也很是歡喜，他將面前那杯酒一飲而盡說，「俺這酒叫靈泉秘釀，是俺靈崇觀秘方所釀，需在凡人之處發酵，所以俺便寄放在這，一方面能在這賣藝賺取銀倆，一方面也是為了釀這好酒。」

「這酒能打通平常難以疏通的靈脈，雖然不能立即提高修為，但長久下來，對修行幫助很大。」

李龍飛一愣，慎重道，「這酒既然如此貴重，那我倒是不便多喝了。」

「欸~俺做事只看順不順眼，不管其他太多的瑣事。你可別看俺平常死要錢的，這酒既然是俺要請你喝，你便不要再跟俺客氣了！否則，咱們可就算不上是朋友了。」張天師豪邁地說。

李龍飛心下感激，便也不再推託甚麼。

就在此時，煙雨樓外傳來一陣吆喝聲，一個洪亮的聲音大喊著，「兀那漢子，給你家爺爺死下來！」

李龍飛跟張天師往窗外一看，只見許多客人都看著街上一名黑臉壯漢，他正拿著一跟木棒，對著二樓的一個客人大罵著。

1. 白衣少年

「嗯？有人鬧事？」李龍飛聽到外面的動靜，有些好奇地看過去。

張天師倒是見怪不怪，仍是晃晃酒杯淡淡地說著，「這裡是大都，雖然殺人放火的事是幹不來的，但打架鬧事嘛，甚麼時後都有可能。」

就看到兩人還在對談之時，煙雨樓內一個青袍白淨的公子走了出去。

那白臉公子一出樓門，黑臉壯漢便劈頭罵道，「你這小子，老子黑炫風的事，你管個甚麼勁！」

白臉公子一臉鄙夷，看著黑臉狀漢說，雙手負後淡淡地說，「不是我想管，你前天在煙雨樓內，調戲良家婦女就罷，自個的太座管不好還讓她衝進來樓內撒野，動手打傷別的女子，這種怕老婆又愛偷吃的樣子，我實在看不下去。」

那黑臉壯漢被白臉公子嗆得臉色漲紅，要不是因為皮膚黝黑此時肯定已經一整個臉漲紅，眼看說不過對方，他大吼一聲，手中那根木棍呼一聲便橫打了過去。

「嗯？是個練家子！」李龍飛看向那黑炫風，只見他腳底穩健，身形頗為靈巧，倒不是一個普通的凡人。

「黑炫風，本名李右達，曾學觀鶴派武道一途，雖說武道跟修仙一路略有不同，但大凡道理殊途同歸，武道煉的是體，而修仙修的是氣，這黑炫風練體已經有一段時間，倒也讓他在大都頗有一番名氣。」張天師漫不經心說來。

「喔？」李龍飛先前層被西門吹雪用體術打敗過，自然知道體術的厲害，但他卻不知道體術真正的修練方法，此時聽到張天師說明，不由得起了些興趣。

「練體之術修的是以氣練體，凝而不發，達到身強體健的作用，雖說初期會比修氣的容易，而且更有效果，但在中後期難度卻會急速增加，要突破十分困難，所以這千千萬萬年以來，大部份的人都採用修仙的方式了，而將體術拿來輔助而已。」

張天師繼續說道，「況且，就算真的想以練體走下去，也很難找到好的法門或宗派去學習。這黑炫風拜的觀鶴派只是一個小小不成氣候的練體門派，他能練到這樣，已經十分了得了。」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這時黑炫風一根木棒已經揮舞得有如狂風暴雨一般，周圍看熱鬧的人群都散了開來，以免被波及到。

但看那白臉公子雖然臉上仍掛著鄙視，但行動卻沒有輕敵，他放鬆了身子，順著攻過來的棍風飄飄蕩蕩，猶如一艄在汪洋中的小船，雖然風波不停，但它依舊飄浮在水上。

那黑炫風越攻越急，心底一氣，大喝一聲，棍法陡變，形成大開大闔之勢，往白臉公子砸去。

張天師眉頭暗皺，低語道，「那白臉小生要遭殃了。」

果然那白臉公子身上雖也明顯有練氣修為，但氣息尚淺，方才藉由一些遁術或步伐避開了黑炫風的攻勢，但這時黑炫風以力壓制，那靈氣運轉不及，開始左支右遣有些招架不住。

張天師見李龍飛蠢蠢欲動，笑道，「你也不用緊張，那白臉小生既然是修仙一派，自然有些法器。咱門不妨再慢慢看下去。」

果然那白臉公子再過一會，從懷中掏出兩個鈴噹，口中唸唸有詞，頓時鈴噹飛上半空，跟著越變越大，與那木棍打了起來。

那鈴噹雖輕，但有著靈氣包裹，砸起來也是呼呼有聲，加上它較為靈動，跟那木棍鬥起來倒是拼個棋鼓相當，不佔下風。

少了木棍猛烈的攻擊，白臉公子慢慢有了喘息的空間；而那黑炫風練體之術雖然不怕白臉公子的攻擊，但沒了木棍輔助，體內的靈氣發揮有限，一時間反倒慢慢被壓制了住。

再過幾十招，那鈴噹突然發出一陣叮叮噹噹之聲，將四週的人震得耳朵一陣發疼，身在攻擊範圍其中的黑炫風更是因此頭腦一陣暈眩，白臉公子一個步伐轉身，掏出一道靈符，一舉貼在黑炫風的身上，只見後者身子一晃，接著動也不動定在那裡。

「勝負已分，黑炫風輸了。」張天師笑著下了評斷。

雖然說這紛爭跟自己無關，但李龍飛也是看得有些熱血沸騰。

那白臉公子放倒了黑炫風，也沒再下重手，任由他的其他隨從將他帶走，接著收起鈴鐺，揮揮袖中扇子走回煙雨樓內。

張天師看李龍飛一直盯著，拍拍他說，「要不，俺請他一起上來喝杯酒吧？」

李龍飛一愣，忙道，「這怎麼成，我是道友的客人，還請其他人上來，這太打擾了。」

「欸~你與俺一見如故，不用這麼見外。反正這白臉小生，俺也覺得頗有好感，多交個朋友，也是好的。」

「如此說來，就多謝道友了。」李龍飛抱拳說道。

他本來就是富家公子，喜歡廣交朋友，這些年被打壓慣了，這才沒有作為，此時見到那白臉公子的身手，的確有些親近之意，見張天師這麼熱情，也就不再拒絕。

不一會，張天師就請了那煙雨樓的店小二帶那白臉公子上來。

白臉公子一上來，看到這小房間，也是驚喜了下，開口道，「這裡還有這麼一間精緻小巧的廂房，這可真是太好了。」

張天師見他上來，示意店小二退下後，拉了張椅子說，「來來來，俺這裡有小菜好酒，先敬你一杯。」

白臉公子客氣地行了個禮說，「敢問此間兩位兄台大名是？」

「俺姓張，叫俺張天師就可以了。」

「我姓李，名叫龍飛，敢問兄台貴姓？」李龍飛兩人報上名字，也順便詢問對方。

那白臉公子臉上笑容微微一滯，愕然道，「原來兩位並不知道在下是誰？那怎會邀請在下上樓呢？」

「哈，俺看你打那黑炫風打得很爽，心下喜歡，便邀你上來了，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張天師豪爽地說著。

白臉公子一聽，也哈哈一笑，說道，「行，閣下當真豪爽，在下姓黃，熟人都稱我黃公子就可以了。」

張天師一聽，眼神瞇了一下，微笑不語。

李龍飛則熱情倒了一杯酒後，遞給黃公子說，「來，這杯酒敬你剛剛表現。」

黃公子將酒接了過去，沒有馬上喝下，而是放在了桌前，有些尷尬地說，「剛剛那些丟人現眼的樣子都給你們瞧見了？」

「哪兒的話，你剛的身法可俊得很，尤其那兩個鈴噹，一看就知道是個好寶物。」李龍飛雖然不怎麼會稱讚人，但這時酒喝多了，開口也是很流暢。

張天師則是起身一揮手，模仿方才黃公子躲開黑炫風棍法的那身形說，「你這一招連消帶打，很是不錯阿。」

黃公子鮮少被這麼稱讚，心中也是有些得意，他笑容燦爛說，「這是家師教的窺劍步伐，我還只有小成而已；看兩位的樣子，也是修仙之人，不知道是師承何派呢？」

張天師飲了一口酒說，「俺是靈崇觀的，這位李兄是自在道，黃兄莫不是赤劍宗一脈的弟子是嗎？」

黃公子大喜道，「張兄知道敝派門號？」

「風火水澤，靈赤刀鬼，在這胭脂山附近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四大仙派了，你與俺同為四大派之一，怎會沒聽過呢？」

「尤其是赤劍宗的窺劍步伐，配上禦劍術，可說是獨步一方，俺剛本就在猜，聽你一說是使用窺劍步伐，當下更加確定了。」

黃公子被這一捧，有些樂了，他不自覺拿起桌上那酒，喝了一口說，「在下只是學點皮毛，方才跟那黑炫風打，還擔心丟了師門的臉，所以不敢出劍，好險險勝一籌，這才沒有讓師門蒙羞。」

李龍飛舉杯又敬道，「原以為黃公子滿懷信心，想不到原來只是路見不平，這可更加難能可貴了。來，敬你一杯。」

黃公子舉杯又喝了一口，眼神波光流轉，有些輕飄飄地說，「這酒很是不凡阿！」

李龍飛看向張天師，笑道，「這可是張道友特釀的靈泉秘釀，對修仙之人大有幫助阿。」

黃公子一聽，眼神也是一亮，又多一喝口說，「張道友真是熱情豪邁，黃某今天算是一口氣交到兩個好朋友了！」

就這樣，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對飲到了晚上未時。

黃公子酒力較弱，喝茫了，廂房內有張小床，李張兩人便讓他先躺著歇會，叫了店小二再拿些小菜來閒聊論道。

就在兩人正談到修仙路上的一些難關時，突然煙雨樓一個熟悉的聲音大喊著，「那該死的黃毛小子，給你家爺爺滾下來！」

李龍飛往窗外一看，眉頭不禁皺了起來說，「怎麼又是那個黑炫風？他下午不是才被送走，現在居然又敢來叫囂，到底是學不乖還是？」

「唔、他敢再來，想必有所持勢，咱們先看情況再說。」張天師也收起了笑容，看了看人群中的黑炫風。

這黑炫風下午被黃公子打倒，隨從抬了他回去，這時後卻又厚著臉皮，拿著一根木棍再度來挑戰。

張天師看了半晌，搖頭說，「不太對，那跟木棍跟下午的木棍有些差異，而且俺感覺他的身後，應該還有人撐腰。」

李龍飛順著他的話一看，果然見到那木棍散發淡淡的靈氣，跟下午那跟凡木有些不同，同時他感覺有一股視線朝他們這小窗射來，不由得心頭一愣，「張道友，要不，我們就先別出去吧！反正黃公子也睡了，我就不信他們敢硬上來？」

張天師點點頭，「俺也這樣想，反正，現在天色也晚了，他們叫一陣，應該就會走了。」

但聽見黑炫風在下面越叫囂越是難聽，甚麼黃公子下午只是靠運氣打贏，甚麼前天是因為要跟黑炫風搶女人才出手，又說甚麼要不是因為怕打傷他，黑炫風下午早就出全力了，說到後來，搞得好像是黃公子輸了一樣。

李龍飛越聽越是氣憤，他再也忍受不住，轉頭對張天師說道，「雖然與我無關，但這人實在太不要臉，既然黃公子認了我當朋友，我不能眼睜睜聽朋友名聲被這樣污衊。」

張天師也是圓滑，他哈哈一笑說，「早知道兄弟你的個性了，走吧，既然這人不知好歹，咱們就代黃兄給他點顏色瞧瞧！」

1. 竹取武師

黑炫風在煙雨樓外叫罵了一陣，旁邊的隨從問道，「老爺，那黃公子該不會跑了吧？」

「不會的，我收到消息，他下午用那下三爛的手段將我定住後，又回到煙雨樓內喝酒。現在一定是怕了，不敢出來。」黑炫風咬牙切齒道。

其實他也跟黃公子沒有甚麼深仇大恨，只是兩天前在調戲一名賣藝女時，被自家太座衝出來大打一頓，正當自己太座要連那賣藝女一起打時，黃公子出面擋了住，之後又壓下他跟太座的氣勢，讓他回家後被整整罵了兩天。

他一向外強中乾，十足的妻管嚴，這下子太座要出手被擋下來，氣憤難奈下當然把氣都宣洩在他身上。所以他不得不出面討這一口氣。

想不到今天下午一戰，居然被那小子用不知道甚麼身法給定住自己身子，不但沒報到仇，還丟了大臉，弄得太座都說要搬回娘家住去。

他越想越是不滿，不得已，回去師門那求助師兄，借來了一根碧竹棍，想要借此一雪前仇之恨。

這碧竹棍也不是甚麼特別的寶物，在只不過是使用百年靈竹加上一些禁制，所煉製出來的下品法器而已。

只是觀鶴派不大，資源也不多，這碧竹棍還是他師兄為師門做了許多事後，才得到的一個寶物。

雖說是下品法器，但棍身非一般鋼鐵能傷，更兼有柔韌彈性，還能將練體之人體內的氣灌入其中，使其威力大增，用在練體之人身上，也可抵過一個中下品法器的威力。

這時黑炫風拿在手中，自信就算再遇到那黃公子的兩個鈴噹，一定能順利打落，於是大字扎馬立在門口大聲叫喝著。

就在他又要開口罵道時，煙雨樓內走出了兩個道童，其中一名年紀較輕，臉上還頗為稚嫩，另一人身寬體胖，身上帶著許多物品，叮叮噹噹的好不吵鬧。

黑炫風也沒多加理會，開口對著煙雨樓上大喊，「兀那白臉小子，有種下來阿，老子看你要躲到甚麼時後？」

那年紀輕輕的道人眉頭一皺，說道，「這位兄臺，你以大欺小就算，下午已經輸了一場，怎麼現在又敢再來叫戰，這不是不知進退嗎？」

黑炫風本來正看著樓上，突然被這麼一說，原本漆黑的臉色又紅上一些，怒道，「小鬼，老子跟人約戰，甘你屁事，你快快給老子滾開，免得老子連你一起打！」

那道人當然就是李龍飛，他本來想試看看能不能勸退對方，想不到對方不領情，頓時火氣也升了上來。

張天師在旁也跟著笑道，「李兄弟，你這麼講，他怎麼可能會退呢？我看，還是俺出手打發他好了！」

李龍飛搖搖頭，「黃公子是我請你邀的，我又受你那麼多恩惠，怎麼能再讓你出手？這黑炫風，還是讓我來試看看吧！」

黑炫風見這兩個小鬼一副沒把他放在眼裡的樣子，加上他下午又被比自己小快一輪的黃公子給打倒，心下怒火暴發，再也故不得那麼多，碧竹棒向李龍飛一掃而過，激得勁風呼呼。

李龍飛早有準備，身子一退，閃過了這棍，掏出兩把木劍飄浮在半空中。

其實他在下午觀察黑炫風跟黃公子打鬥時，就已經看得出這兩人實力不過也是練氣四層左右。

雖然說實力相差不多，但他之前就敢以練氣三層挑戰練氣五層的西門吹雪，對上同樣實力的黑炫風，還真的是無所懼怕。

加上他個性本就倔強，即使黑炫風實力高他一截，他也不會就這樣有所退縮。

自從知道實戰後對修練大有幫助之後，李龍飛便不再畏懼實戰，反過來，對於這種不到生死的戰鬥，他甚至有些期待。

因此，他才會想試試自己這陣子的領悟，出面代替了黃公子面對黑炫風這一戰。

此時李龍飛以靈氣御劍，兩柄木劍盤旋交錯，明顯比之前西門吹雪一戰時靈動得多，而這正是先前自在訣中領悟的一些操控靈氣的訣竅結果。

黑炫風原本這一棍只是想嚇退對方，也沒用上全力，但見李龍飛輕輕巧巧地躲了開來，又掏出兩柄飛劍，想起下午黃公子使的法器，當下不再小看對方，立馬扎穩，以一套降鶴伏虎棍法展開攻勢。

李龍飛雖說沒有小看對方，但親自下場之後，還是感受到局中人的差別。

此時自己周遭那碧竹棍的棍影一會兒像鶴嘴一樣突刺，一會兒像虎爪一樣橫掃開來，要不是他修練突破練氣四層後身子比起以前靈巧太多，早就三兩招被打下來了。

但看他閃躲在碧竹棍影之中，東閃西躲，雖沒有中招，卻也不像下午黃公子那樣行雲流水來得自在。

「果然，沒有功法配合的話，單靠身子靈巧，還是不太夠的。」李龍飛一邊閃躲，一邊在心底評估著

黑炫風眼見久攻不下對方，心下一急，暗道自己下午對一個白臉小子已經輸了，現在連這個看起來更弱的傢伙都贏不了的話，那以後我在大都要怎麼混下去？

當下大吼一聲，全身靈氣灌入碧竹棍內，頓時碧竹棍透體綠光，有如大了一倍一樣，攻擊範圍更加的廣闊起來。

李龍飛本來身形就已經快要跟不上了，突然被這棍氣一掃，雖然沒直接打在胸口，但一股無形的綠光氣勁仍是擊在胸上，頓時蹭蹭蹭退了兩步，一口鮮血吐了出來。

「李兄弟！」張天師見狀大吃一驚，黑炫風則是將棍子立起，得意揚揚站在那邊說道，「哼，哪裡來黃毛小子，學了點皮毛，就想出風頭！老子早說過，叫你別插手，否則一起打！現在知道老子厲害了吧！快快給我閃開，免得等等我打得你連你娘親就認不得你！」

他倒也不是好心突然想放李龍飛一馬，只是對方明擺著兩人，自己卻只有一個，擔心做得太過火對方一起夾攻自己，到時後可就難辦。

李龍飛眉頭一皺，擦了擦口角鮮血，他自從喪父之後，對母親最是敬重，這時黑炫風提到他娘親，他反而笑了起來，「沒事，張道友，等著吧，我一定可以打贏的。」

黑炫風本來已經爭了點面子，有些氣消，這時後聽到李龍飛這樣說，氣又火了上來，大罵道，「該死的小鬼，老子今天就打到你娘親抬你回家！」說完，碧竹棍又如狂風爆雨般打了過去。

李龍飛控著兩柄飛劍，以迴旋方式加強威力，試圖在棍氣中突破一條路來，同時李龍飛暗中在掌中聚勁，身子隨著飛劍往前破去。

那碧竹棍的棍氣如海浪般不斷拍打過來，但兩柄灌上了靈氣的飛劍也不是省油的燈，兩相交碰下，隨著劍氣迴旋不斷轉動，那黑炫風的棍氣被慢慢破了開來，但與此同時，飛劍的攻勢也到了一個極致，就這樣僵持在那裡，誰也壓不下誰。

便在此時，黑炫風身後一人發出了一聲冷哼，黑炫風一聽，臉色變得鐵青，真呃一個怒吼，一招力壓海棠使出，任由那棍子壓在飛劍之上，身子卻如炮彈般地往前一衝。

跟著他欺身到李龍飛的身旁，雙掌一推，便要以練體的優勢將李龍飛給迅速擊倒。

但李龍飛早在聽過張天師說明體術的優勢後，便料到對方會有此一招，此時心中不但不著急，反而嘴角勾起一道淺淺的微笑。

黑炫風見狀，尚未有任何反應，身子卻已經被一道雷光打中，跟著慘叫一聲，整個人以反方向往後飛了出去，雙眼緊閉，卻是暈了過去。

李龍飛險險擊退對方，這時也是面色泛白，伸手一招，兩柄飛劍將已經失去主人的碧竹棍震開，打算連同棍子一起收了回來。

就在這時，那彈起的碧竹棍突然往前一壓，跟著兩道棍氣啪啪兩聲，擊在李龍飛右手腕上，喀一聲李龍飛右手骨頭斷成兩段，雙劍也被棍子壓在地上。

李龍飛強忍著劇痛，捧著手腕慘哼一聲退了開來，兩眼直盯人群中一個尖臉細眉，留著小撮鬍子走出的中年男子。

那小鬍子男看了地上的黑炫風一眼，右手一揮，那碧竹棍便像憑空被人拿起一樣，飛回了他的手上。

同一時間，李龍飛的兩柄飛劍也被他採在腳下，發出了嗡嗡不平的劍鳴聲。

「是觀鶴派的竹取武師？黑炫風的師兄？」張天師見到李龍飛受傷，忙護著他往後退開，並從懷中掏出一粒丹藥，給李龍飛吞下，後者服下後，手骨上的疼痛略微減輕，但卻仍然動彈不得。

「哼，兩個小鬼，打狗不看主人？我師弟的事你們也敢插手？」那小鬍子中年人握住了碧竹棍，棍上的綠氣明顯比剛剛強上許多，身上氣息散開，更是達到了練氣六七層之強。

李龍飛此時額上因劇痛而冷汗直流，張天師則是收起了笑容，腦中急轉著要如何化解這局面。

「喔？那我倒想看看觀鶴派有多大的本領，打到我們赤劍宗的頭上來了？」危急之刻，一個清朗的聲音從煙雨樓上傳來，李龍飛抬頭一看；原本他們的高樓小廂房外，一名紅衣少年正悠哉坐在屋簷旁，窗口黃公子一臉關心又是歉意的神情朝李龍飛看來。

1. 佳人俊秀

那小鬍子中年一聽，原本高傲的臉色微變，朝旁邊的僕從低聲罵道，「你們怎麼沒說惹到的是赤劍宗的人？」

旁邊的僕從聽完也是顫抖不安，忙恭身說道，「奴才等也不知道阿，奴才只聽從黑老爺的話來這幫忙叫陣，可不知道黑老爺惹的是赤劍宗的仙人。」

那小鬍子中年心底盤算一陣後，抬頭朝那紅衣少年拱手說，「在下竹取，不知道閣下是赤劍宗誰人弟子？」

那紅衣少年聳了聳肩，從四層樓高的屋簷一躍而下，輕聲說道，「我跟我師妹是天風師尊的弟子，怎，你有何事嗎？」

小鬍子中年聽完搖搖頭說，「實在抱歉，在下師弟魯莽，不知道為何得罪了貴派弟子，今日既然約戰輸了，在下自會請他之後不再相煩！」

說完，眼角示意旁邊的僕從將地上的黑炫風給帶走。

「等等，你打傷了人，居然甚麼都沒表示，就要走了？」紅衣少年走到李龍飛身邊，看了看他的右手腕說。

「嗯？」小鬍子中年瞳孔一縮，臉色有些沉了下來。

論修為，他倒也不怕了眼前的這位紅衣少年，只是赤劍宗名氣在大都比觀鶴派大了許多，如無必要，他實在不想為了一個師弟得罪了對方弟子。

「你說你師弟約戰輸了，不再相煩，這道理很是正常，但這少年打贏之後，你出手偷襲，打斷他手骨，難道不該有所負責？」紅衣少年雖然修為比對方弱，但他卻毫不畏懼，冷冷看著眼前大他許多的小鬍子中年。

竹取武師原本是打算先聲奪人，所以才用上這麼不光彩的手段，想不到對方後台比自己硬，咬了咬牙，於是掏出一枚丹藥，丟給了那白衣少年說，「這是我觀鶴派療傷用的三三轉骨丹，他服下之後，三天之內，傷好骨合。」

「喔？這轉骨丹這倒是頗有名氣。」白衣少年拿下丹藥，轉身遞給了李龍飛。

「還有事嗎？」竹取武師沒好氣地說道。

「當然有事，俺兄弟無緣無顧被你暗算，你賠他丹藥只是基本，但他心靈上受創，加上肉體痛苦，這比帳咱們得算一算阿！」張天師這時開口叫道。

竹取武師臉色鐵青，他剛剛已經退讓許多，想不到這小輩如此不知進退，當下就想發火。

卻聽到紅衣少年冷冷一笑，看著張天師點頭說道，「對，這位兄弟說的沒錯。你如覺得冤枉，我現在就叫我師父過來說個清楚如何？」

「要如何才能將此事作罷。」竹取武師深吸一口氣，知道這次虧大了。

「簡單，你以大欺小在先，偷襲在後，而且還想裝蒜，俺七七八八折扣下來，你要陪一百個靈石才夠！」張天師一聽有戲，連忙掏出算盤，故作姿態地撥弄了幾下，跟著就是獅子大開口，聽得李龍飛都瞪大了眼。

竹取武師霍然轉身，雙眼露出精芒，瞪著張天師說，「小子，不要得寸進尺了！」

張天師被他這麼一看，也是心底一陣膽怯，但表面上卻是不願現露出來，張大眼跟著他比瞪著眼。

紅衣少年忍住了笑，晃了晃頭，說道，「這樣吧，二一添做五，你賠五十顆靈石，扣掉剛剛那丹藥，算你四十顆靈石就好！」

竹取武師一聽，心頭怒火一陣中燒，強忍著要爆發的念頭，隨手丟了一個袋子，這才帶著眾人離開。

張天師掏出袋子內了靈石，喜得眉開眼笑說，「李兄弟，不是俺要說，這次你可賺到了，打個架就有五十顆靈石，這種生意，早知道俺就自己來了。對了，這靈石，我就當是你還我的，先前那些剩下的欠款，就此一筆勾消，你說好還是不好。」

李龍飛苦笑著看著自己的右手腕，說道，「張兄既然這麼說，當然可以，只是這次不是靠我，是這位紅衣兄臺的幫忙。」

那紅衣少年年紀看起來比李龍飛大上一些，跟張天師也差不了多少，他笑咪咪地說，「哪裡，我不過是借著師門的名聲罷了。倒是你，你跟我師妹素昧平生，居然挺身而出，很有種阿！」

「師妹？」李龍飛有些不解地問。

張天師則笑著說，「黃公子是女的阿，你看不出來阿？」

李龍飛這時回想，才發現黃公子的確比平常少年白晰纖細許多，身材更是矮小不少，只是他自己從小對異性較遲頓，要不是張天師說破，再相處久一點恐怕他還是認不出來。

「哈哈哈，在下師妹性喜胡鬧，愛做男兒打扮，你看不出來，也是情有可原。來來來，我師妹已經在樓上等你們了，我們一起上去吧。」白衣公子扶著李龍飛走進煙雨樓，轉頭又笑著對張天師說，「我倒忘了，那廂房的主人還是你，我可不請自來了。」

「哈哈哈，好朋友多一個不算甚麼，只怕你們嫌太擠而已！」張天師豪爽大笑中，也跟著一起踏入。

當晚，李龍飛四人在煙雨樓又重新叫了好幾道好菜跟好酒，一起聊到了天亮，很是開心。

宴席言談間，紅衣公子自我介紹說，原來他乃是黃公子的師兄，赤劍宗的唐斐。本是來大都找人，得知師妹也在此，便相約在這煙雨樓內聚一聚聊聊。

哪知下午發生了黑炫風一事，加上黃姑娘在打贏黑炫風後被李龍飛兩人請上了小樓，他閒著沒事做，就在樓內打坐，這才有之後出面幫忙一事。

那黃公子這時也換上了女妝打扮，一襲白繡粉袍，身材雖然嬌小，但卻玲瓏有致，該凹的凹，該凸的凸，尤其那腰身長腿，在燭光下更添她的貌美不凡。

她坐在李龍飛對面，含笑說道，「我本名一個襄字，並不是我故意做男兒打扮騙你們，只是在外行走，很多事男人方便多了。」

李龍飛從沒見過如此標緻的女子，加上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對男女之事一概不懂的傻小子，一時之間看得呆了，半晌說不出個話來。

黃襄倒也不避諱他的眼神，掩嘴笑嘻嘻說，「我猜張大哥早就猜出我是女兒身了，只是我沒想到李公子會為了我去跟黑炫風打上一場。」

張天師哈哈一笑，也不否認說道，「俺見過的人較多，女扮男裝看多了，所以猜得出來。倒是李兄弟可從頭到尾都不知情，否則應該表現得更好一點，省去打斷了雙腕，是吧。」

黃襄收起笑容，正色說道，「我知道，所以我對李公子見義勇為的事很是佩服。」

李龍飛這時才醒來，謙遜地說，「哪裡，一開始要不是妳阻礙黑炫風調戲婦女，怎會發生這一連串的事？說起來，妳才真的是稱得上是巾幗英雄！」

聽到李龍飛這番稱讚，即使是黃襄，心底也是喜孜孜的低下頭去，一旁的唐斐拍手笑道，「好，你們都是英雄英雌，我這個小鬼可要先開動吃菜喝酒了。」

張天師很有默契地替他斟了一杯酒，舉杯說道，「唐兄，俺跟你一樣，都是先吃東西要緊！請！」

四人對望一眼，哄堂大笑，歡笑之間，一群人喝著仙酒，聊到了深夜，這才依依不捨的道別離去。

隔日，黃襄與唐斐又過來跟李龍飛一同逛了大都許久，直到了下午，黃襄倆因為還有事要辦，這才不得不跟著唐斐離開大都。

「李公子，我得跟師兄一起去辦些事情了。這次出師門，能認識你真是太好了；只是赤劍宗跟自在道有些距離，這次回去，下次再見不知道甚麼時後，這可就讓人有些遺憾了…」黃襄看著李龍飛，有些不捨地說著。

她倒也不是真的動了甚麼心思，只是不知到為何，對這個才見過兩天的道友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此刻要走，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

李龍飛見她垂首長睫顫動，心中一股莫名情緒升起，不自覺握住她的手說，「放心，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去找妳！」

黃襄雖然也有此意，但沒料到李龍飛居然在眾人面前抓住自己的手還說出這般有如真情告白的話，一時愕然之際，臉紅嬌羞地將手抽了回來。

李龍飛這才驚醒，暗道自己怎麼會這麼大膽，尷尬的站在一旁。

唐斐眼神中閃過一絲異色，表情卻似笑非笑看著兩人，而張天師則拍拍李龍飛的肩膀說，「咳、看不出來，李兄手段高明阿！」

「我…」李龍飛被這麼一說，臉上神情更是尷尬，不知道如何是好；而黃襄則羞紅了臉，直比一顆熟透的蕃茄一樣，跺個腳，搶先便跑了開來。

1. 聚寶樓

送走了唐斐跟黃襄，李龍飛心中有些異樣的感覺，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感覺叫甚麼，只是覺得如果能再多相處一點，那該有多好？

張天師見他這樣，哈哈笑了笑，說道，「你也別不開心了，來來來，俺帶你去走走；這大都，可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難得來這一趟，咱們多逛逛點再說。」

李龍飛本來還在低落，這時聽到有好玩的地方，心中一喜，隨即就打起精神來。

他本來就少年心性，來這大都雖說是還錢，但心底也有小半玩樂的想法；尤其是在自在道的時，身邊的人多是求修練為主，較為沉悶；他修仙沒多久，自然還是玩心較重，這時聽到張天師說要介紹好玩的地方，眼睛一亮，馬上將剛剛的沉悶拋到九霄雲外。

而張天師也不虧是經驗老道，帶著李龍飛遊山玩水，去了許多大都內許多有趣的店家及玩藝場所，比如說茶堂書院，遊船畫舫，甚至是賭場茗樓，都一一帶李龍飛見識見識。

李龍飛雖出身富貴，但踏上求仙之路時尚小，還沒有經過甚麼歷練，見到這些本來他沒去過的地方，加上有張天師帶著，他怎樣也吃不了虧，幾天下來，可說是玩得不亦樂乎，差點兒就不想回自在道裡當甚麼仙人了。

『如果能每天這樣玩樂，感覺比當仙人還快樂阿！』李龍飛走在張天師後頭心想著。

張天師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停下腳步，笑咪咪地看著他說，「李兄，俺跟你是一見如故，所以也不想害你。跟你說句實話吧，雖然俺對凡人間的玩樂頗感興趣，但那是因為俺門下修仙過程，有一段要求是要入世之後再出世，磨練自己心性，所以俺才會放縱自己在塵世間玩樂。」

「然而，入世後再出世，說得容易，做得難。本門靈崇觀每年有多少人入世之後，出不了世，荒廢仙路，最終成了凡人。李兄，你求仙是為何？這入世之後，究竟能踏不踏得出世？你若想求仙之路走得遠，那心，可得堅定兒些阿！」

李龍飛一聽，心頭一愣。他原本也沒有太多想法，只是顧著眼前玩樂而已；張天師這麼一說，他頓時想起當初他離家的原因，就是為了求得復活父親的法門，更想起那個追殺他的大仙，以及該報的大仇。

原本若是其他長輩說他，以他的富家子弟個性，要嘛是聽不進去，要嘛是心生不服；但張天師與他算是平輩，對他又是有恩，可以說在不知不覺已經被他當作兄長般的看待。

這時張天師一番話，不但他心服口服聽了進去，更是如一桶冷水般，將他潑醒，頓時臉上有些兒微熱，恭敬一拱手說，「張大哥說得對，點醒了我，否則，我可能真的忘了我的初衷。」

張天師哈哈一笑，「大哥不敢當，咱們都是平輩，既然投緣，做為兄弟，以後大家多照顧彼此就是了！」

李龍飛也微笑稱是，心下則是收斂起了自己的玩性。

接下來幾日，雖然張天師仍是帶著李龍飛四處遊玩，但有了日前的提醒，李龍飛對這些塵世的樂子，就比較能看得淡了。

這一日，張天師帶李龍飛到一棟樓前，這樓高數十丈，大門上雕龍刻鳳，幾根巨大的樑柱散發出霸氣騰騰，更有幾個黑衣守衛看守著，很是威嚴。

張天師說道，「這棟樓，叫聚寶樓，樓內賣的是奇珍異寶，更有那東萊之外所買賣的外來品，很是珍貴，咱們進去瞧瞧。」

李龍飛連日玩樂，眼界也開了許多，見這大樓高大，跟之前幾處地方比起，的確很是不同，連忙跟了進去。

一進樓內，只見裡面頭四面牆壁掛滿了許多沒見過的寶貝，一一展示在架上等著人買賣。

有那百年龜甲內的夜明珠，燈火之下，閃發出耀眼光芒；還有那數十年未孵化出來的活獸卵，透過一瞧，裡頭還有獸胎正在成長；更有那東萊國外買進來的奇花異草，許多人在那指指點點，很是不凡。

雖說這些都不是凡物，但也只是奇物，對仙人來說，還是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但看在李龍飛眼裡，已經是也是十分瞠目結舌的了。

倒是張天師，看也不看，直拉著李龍飛走上樓去，好像這些東西他都不放在眼裡似的。

到了二樓，滿牆的珍寶更是了得了，一面牆上擺著一顆西瓜大小的紅寶石，耀眼的程度讓牆壁有如整片紅光，就算是黑夜，恐怕都有如白天一樣的光芒，旁邊圍著許多富豪正在估價；另一個桌上，一盅據說是生長了千年人蔘，其香氣濃厚，李龍飛仔細一聞，更隱隱感覺到一股靈氣波動從裡頭不斷湧現出來，就算是仙人看了，都會起凡心想要買下來。

但張天師還是看也不看，繼續拉著李龍飛往上走；李龍飛心裡奇怪，但仍是跟著上樓，就這麼直上了四層樓，直到到了第四層時，只見通往第五層樓的樓梯，一個馬臉道士閉眼坐在一旁打坐，正正好擋在樓梯口，阻了兩人上去了路。

張天師也不意外，拿出了兩顆靈石，放在道士的懷中，然後退了開來。

那道士微微張開眼一瞇，也沒有起來，身子卻往左移了一點，讓出個小路過來；張天師一看，對著李龍飛笑道，「李兄，剛剛那些都是掩人耳目而已，接下來上去的，才是咱們來這真正要去的地方。待會，你先別說話，一切有俺，知道嗎？」

李龍飛忙點頭說是，跟著走了上去。

一到樓上，只見原本應該是一層樓的空間，赫然成了三層樓高的大院，中間是一個大廣場，其他三層樓圍繞著廣場而上，裡頭許多修練之人來來往往，每一個人都很是忙碌。

一個打扮打膽，姿色妖饒女子見到兩人進來，走了過來說，「兩位仙人，請問有需要甚麼樣的服務呢？」

那聲音甜膩膩地，聽得李龍飛很是舒服，心中忍不住想要親近對方一點；張天師卻不為所動，再拿出兩顆靈石說，「俺倆人想參加一下拍賣會，給俺們安排一個位置吧！」

「拍賣會？」李龍飛一聽，有些不明所以的望向張天師尋問，對方卻沒有回答，只是直盯著那女子看去。

那女子見到兩顆靈石，眼瞇了一下，笑容更加妖媚，口中卻說，「這次拍賣會漲了，門票要一顆半的靈石。」

張天師哼了一聲，心不甘情不願地再掏出了一顆靈石，那女子這才將三顆靈石收下，笑咪咪地帶著兩人來到一張桌椅前，嗲聲嗲氣地說，「兩位仙人這邊請，拍賣會再過一個時辰就開始了，這段時間，要不要小妹替您介紹點樂子？」

一聽到樂子，李龍飛有些心動，但張天師卻揮揮手說，「免了，俺倆想歇會！」

那女子也不氣餒，仍是媚笑地深深看了張天師一眼說，「那麼，小妹就不打擾兩位仙人了。」

張天師等那女子離去，這才轉頭對李龍飛笑著說，「李兄，我見你直盯著那女子看，你可知對方甚麼來歷？」

「不知道。」李龍飛被張天師這麼一問，訕訕地笑了下回答。

「那女子可是身負妖狐血脈，天生媚功了得，多看幾眼無礙，但私下可千萬別靠得太近了。」張天師若有所指地提醒了一句。

李龍飛一聽，心中一愣，忙尋問道，「妖狐血脈，難道她竟不是人族嗎？」

在還沒踏入修仙路前，李龍飛曾在古籍上讀過，有些強大的妖獸，會幻化為人形，融入人族社會裡頭。

「嚴格來說，她仍是人族，只是身上有些妖狐血脈而已，這樣的人，修練起許多特殊仙法，會比我們快上不少，但缺點則是靈氣中會帶有雜質，在築基或是結丹時往往更加的困難。」張天師解釋著，跟著又說，

「這此我帶你來這，主要就是為了這拍賣會。我跟你說明一下。這聚寶樓的真正主人，是個築基中期修士，本身更是赤劍宗及齊國內公認的拍賣會地點。來這大都的修仙者，不說大半，但許多人都是衝著這拍賣會而來。」

「裡頭可以買到的東西五花八門，價格更是有高有低。你有沒有甚麼想拿出來拍賣的，在這往往可以比外面來賣得好。當然，賣得貴買得也貴，但很多寶物在這買得到在外面可是買不到的，你如果想買甚麼好寶物，來這買也是是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呵呵」張天師看了看李龍飛的儲物袋，想起對方阮囊羞澀，又是笑了一下。

李龍飛有些尷尬的陪笑，搖搖頭說，「張大哥還是自己拍賣就好了，我身上真的沒甚麼好賣的。」

張天師點一點頭，接著兩眼發光，拍了拍身上的儲物袋說，「俺的確是要好好拍賣一番，這拍賣，可比廝殺還要讓人膽顫心驚！」

李龍飛聽到他這樣說，奇道，「拍賣不就是買賣寶物嗎？怎麼會讓人膽顫心驚呢？」

張天師看了他一眼，語帶玄機的說，「這你就不懂了，等等看俺表演給你看！」

接著他在李龍飛懷疑的眼光下，走到了一個道人旁邊，比手畫腳了番，並拿出了一個袋子遞了出去。

1. 拍賣會

很快的，張天師跟李龍飛在安排的桌椅前喝茶聊天的時後，一個宏大的鐘聲敲響起。

噹、噹、噹、噹、每一聲都蘊含著一股莊嚴而又雄厚的氣勁，若不是修仙之人，在這一層樓內聽到這些鐘聲，恐怕就暈了過去。

那鐘聲連敲十二下，敲完十二下後，中間廣場一個穿著金袍的道人，聲音宏亮地說，「聚寶樓本月拍賣大會，正式開始！」

「開始了！」張天師有點緊張地摩拳擦掌看著下面說。

李龍飛看著他這樣子，覺得有些好奇，之前他對上那黑虎時，也沒那麼緊張，想不到只是個拍賣，居然這麼慎重。

他們兩的坐位在二樓，算是最便宜的位置；往下一樓，因為靠得近，看寶物看得較清楚，所以較貴，往上一樓，因為在最高點，位置較隱密，而且有幾間還是包廂，所以最貴，也是給較有身份的人進去。

只不過這一個月一次的拍賣，並不是每次都有好寶物出現，而這次所拍賣的，並沒有太特別的寶物，所以一二樓雖然人多，但三樓卻沒有坐滿，好幾間包廂甚至都是空的。

那金袍道人等各樓層的人都坐妥了，這才開始拿出一件紫袍大衣，開口說道，「第一個拍賣的東西，是這件紫衫翔衣，這是紫雲宗所產的大衣，除了對法術有抗性之外，最重要的，穿著它的人每日能以練氣大圓滿速度飛行百里一次，拍賣底價一百五十顆靈石，現在開始競標。」

「我出一百五十一顆靈石！」一個一樓的大漢首先開口喊著。

「我出一百五十二顆！」二樓對面一個青袍道人跟著喊道。

「一百五十八顆！」

「一百六十顆！」

緊接著，眾人也紛紛出價，聽得李龍飛是目瞪口呆。

沒想到這樣一件衣服就要上一百顆靈石以上，這對他來說，那可是一筆龐大的數目阿。

張天師倒是見多不怪，口中喃喃說著，「太貴了、太貴了！」

很快的，第一件紫衫翔衣就以一百八十七顆靈石成交了；當成交的那一刻，李龍飛頓時覺得，自己實在是好窮，進入自在道數年，最多時後，靈石也沒破百，如果要買這衣服，怕是沒待個幾年是買不起的。

接下來第二件，是一個丹藥，此丹藥對築基以下有效，名叫破境丹，據說築基以下服用，有機會直接突破一個小境界；就算築基以上，服用也有會對突破境界上有所輔助。

此丹張天師也加入搶奪，但這丹要價太貴，底價就是兩百靈石，最後以四百八十顆靈石的高價格成交，張天師只喊到三百靈石就放棄了。

「太貴了、太貴了！」他搖搖頭，「這丹藥雖好，但一輩子只能服用一次而已，俺現在已經接近練氣四層頂峰，很快就突破成了五層，這種丹藥到了練氣後期突破不了時，再來買也不遲。」

李龍飛心忖，丹藥對自己很是重要，也是自己來這大都想買的其中一個東西；但想不到此時見拍賣場賣的丹藥都那麼貴，雖然想買，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也就算了。

再後面，還有甚麼寒雪飛劍、紫氣仙脈訣的修練心法、保靈丹等等，雖然都賣得不錯，但還是沒有賣得比破境丹來得高。

而張天師偶爾雖會加入叫賣，但始終沒有真正買到過。

李龍飛心中微微納悶，但也沒有問些甚麼。

就在第八件拍賣品出場時，張天師突然兩眼發直，站起身來盯著那金袍道人熱切看著。

只見那金袍道人拿出一張符，開口說道，「接下來這件拍賣品，很是罕見，這是張隱身符，使用次數不只一次，只要使用這張符，在練氣九層以下，都能隱身不被發現，拍賣底價兩百靈石，每次以十顆靈石加上去。」

「三百靈石！」幾乎是金袍道人一說出口，張天師就直接開口喊道，頓時，眾人安靜下來，許多視線更是朝這裡看來。

畢竟之前喊價都是幾十幾十靈石加上去，像這樣一次加一百顆靈石，可是沒有的事。

只見對面一個道人笑著說，「這位道友好氣魄，可是，這張符對本人很有用，我出三百五十顆靈石。」

竟是要跟張天師搶奪這張道符。

先前張天師都只喊到三百多靈石就停下來了，但他這次咬牙一陣之後，居然開口喊道，「四百顆靈石！」

李龍飛皺了皺眉頭，雖然他也覺得這道符很是珍貴，但它也僅能在練氣九層以下躲過，四百顆靈石聽起來有些太超過了。

那道人也是一愣，他先前聽張天師喊價幾次，知道張天師這都不超過三百多，所以才開口喊三百五十顆，想不到這次張天師居然喊到四百顆靈石，他不禁躊躇了下。

這道符雖好，但也不是沒有弱點；隱身，不代表就真的找不到，很多時後，真要找，還是有方法找到的。

就在那道人躊躇時，三樓一個包廂內一個聲音喊道，「四百五十。」

張天師跟那道人都同時看上去，張天師看似憤恨，但深處卻有一絲奇異光芒閃過。

那道人牙一咬，脫口喊出，「五百！」

剛說完，張天師猙獰喊著，「五百五！」

那道人倒吸一口氣，臉色鐵青正要思考時，三樓那聲音又喊，「六百！」

這下子，那道人直接臉色垮下來，搖了搖頭後，坐下不再喊價。

李龍飛同情地看著張天師說，「張大哥…你，你別灰心，總會有買到要的東西的時後。」

那張天師笑而不答，直到聽到金袍道人宣佈那道符以六百靈石賣掉後，這才低聲說道，「哈、李兄你不知道，其實那道符是俺拿去賣的！」

李龍飛張大了眼看著他，不解地說，「那…為甚麼？」

張天師乾笑了兩聲，「俺是故意的阿，不然，要怎麼拉抬買賣的價格？」

「就連俺前幾次叫喊，也是故意有個底限，讓人以為俺底限在那，所以才會想跟俺爭。」張天師瞇著眼看向那對面垂頭喪氣的道人，接著撇了眼三樓的包廂「只是沒想到，想釣的沒釣到，反釣上了另一條大魚，這可是俺意料不到的。」

「不過這也得抓得住其他人的心態跟底限，否則俺自己買下自己的東西，還要繳一成的手續費，那可得不償失！」

李龍飛這才恍然大悟，明白張天師這些叫喊的背後意義，佩服地說道，「張大哥，你可真厲害，難怪你說這拍賣比撕殺還要激烈！」

張天師拍拍他的肩跟著說，「俺這張道符七折八扣，還賺了兩百多靈石，來，你看看，等下如果有甚麼是你想要的，你喊價看看，俺可以權衡一下借靈石給你。」

李龍飛搖搖頭說，「張大哥的心意我心領了，但這邊賣的東西實在太貴了，我買不起，還是看看張大哥拍賣就好了。」

張天師也不勉強，他笑了笑，繼續又競標了下一個東西。

這聚寶樓的拍賣的確火熱，跟著又賣了許多寶物出去，張天師的東西也都賣了出去，其中有三樣東西讓他賺了七百多靈石，剩下一件輪火環被他自己標回來，虧了五十個靈石，但整體來說，是賺了不少，讓張天師是眉開眼笑，感覺比自己突破一個小境界還要開心。

李龍飛也大開眼界，看著身旁有明明跟自己只是一樣修為的張天師，居然有數千靈石，不由得佩服到極點。

張天師看他這樣，有些得意地說，「兄弟，你可別看俺這樣賺大把的靈石，要知道，一開始，俺也賠了數百個靈石過。能有現在的眼光跟靈石，那可是花了不少本錢在這裡面。」

李龍飛點點頭，他明白這個道理，只是一想到自己身上靈石盡空，不由得有些羨慕起對方。

「張兄，既然你有那麼多的靈石，應該可以買到許多提升修為的寶物才是，怎麼你修為還跟我差不多而已呢?」李龍飛想了想開口問道。

張天師哈哈一笑，說道，「你有所不知，當年，俺當年入門時發過誓，在練氣九層之前，俺要賺上五萬個靈石。這誓約雖然不容易達成，但一旦達成，以俺所修煉的紅塵靈道大法影響下，可以一次突破好幾層的修為，甚至直接到達到練氣大圓滿也有可能。所以對俺來說，這賺取靈石的方法，其實就是俺的修煉方法」

李龍飛聽得恍然大悟，這才明白為什麼對方對賺錢跟賺靈石有那麼大的興趣，同時也對於這仙人修煉的各種法門有更深的了解。

「看來，不同門派的修煉方法有很大的差別。不知道我所修煉的自在長生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還在發想的同時，拍賣會已經進到了尾聲，只見那金袍道人，拿出了一塊石頭，約莫有一個人頭的大小，浮在半空，外觀甚是平凡，「這是某位道友拍賣的石頭，名喚梵天石，雖然外觀平凡，也不知道有何作用，但這位道友堅信此石有其特別之處，所以標價底價一千靈石；但若有人能說得出這石頭的奇特之處，他也願意無價送給對方，只要求能讓他證實或試驗一次這石頭奇特之處即可。」

此話一出，所有人一片嘩然。

先不說這石頭看起來跟一般路邊石頭一樣罷了，這石頭的主人，居然不知道這石頭有何奇特，就標價一千靈石，而且更揚言只要有人說得出這石頭奇特之處，就免費送給對方，這般拍賣法，若不是耍人，就是頭腦有些問題。

如果不是聚寶樓拍賣會在這大都的名氣也算大在場的許多修仙者肯定認為這是一個騙局。

但饒是看在聚寶樓的名氣，許多人還是私底下覺得這根本是瘋子拿出來耍大家玩的。

「我看這石頭一點特殊都沒有，這聚寶樓怎會允許這樣的拍賣出現呢?」

「是啊，莫說這石頭有什麼奇特之處，就連靈氣，我都感受不到，這東西除了傻子會要，就只有瘋子會買了吧。」

別說其他人懷疑，就連那金袍道人也是滿腔狐疑，「這石頭我怎看都沒有特有的地方，而且要不是我將它撐起，他連在半空中浮著都做不到，到底老祖為什麼答應那瘋子將這石頭拿出來拍賣呢?」

想是歸這樣想，金袍道人還是開口開始拍賣，「底價一千靈石，第一次拍賣開始，有沒有人要出價的?」

現場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只有在底下竊竊私語，沒有開口。

1. 兄弟

就在眾人都沒有說話，紛紛認為這顆石頭會流標之際，張天師卻發現李龍飛臉色難看，而且坐立不安，神色十分奇怪。

「兄弟，你怎麼了，有甚麼不舒服嗎？」張天師關心地看著李龍飛問。

後者搖搖頭，下意識地抿嘴一下，似乎想說些甚麼，但又說不出口。

事實上，李龍飛心中此時正波濤洶湧，不斷地冒出了一個一個的疑問。

那顆旁人或許看來沒甚麼，但顆梵天石，旁人或許不認為有甚麼奇特，但在李龍飛眼中，那可是再熟悉不過的東西了。

那正是那顆好幾年前，他用來墊腳偷看他姐姐丫環，冬菊，所用的墊腳石。

而也是在那石頭前，冬菊脫下了鞋子，整整齊齊擺在底下，再這麼一爬上去往前一跨，懸在樹下，上弔自盡。

更因為冬菊這一死，使得他父親因而替自己贖罪被殺，自己悲痛之下決定踏上求仙之路，從而走到了現在。

所以他怎可能忘得了那塊石頭？那個形狀，那個大小，甚至他依悉都看得到那上面好像還有當年他踩上去的鞋印，不知道是否也是冬菊踩上去的地方？

李龍飛愣愣地看著那石頭，心中百感交集，一時間說不出是悲傷得多，還是懷念得多？是恨自己？還是恨冬菊得多？

至於那石頭怎會在這？又怎會叫做梵天石，他心中倒是連想都沒想，也沒力氣去想。

就在李龍飛陷入回憶之際，那金袍道人已經準備拍板三聲，決定流標，只聽到他喊著，「第三次喊價，第三次喊價？有沒有人想要，沒有的話，這梵天石就要流標了喔？」

也是此時，李龍飛彷彿看到當年的他跟王小石正要踩上那石頭，攀爬窗緣偷看冬菊更衣。

他一個恍惚，站起了身，舉起手想要阻止那兩個孩子，但就這麼一舉起手，一個聲音急促尖叫道，「李兄...等、等等阿！」

但那聲音終究晚了一步，李龍飛一驚，從回憶中醒了過來，只見全場所有人數百雙眼睛直盯著自己，每雙眼都是疑惑古怪，有些更是帶著看好戲的心態看來，就連那拍賣的金袍道人，也是神情怪異看著自己。

他囁囁嚅嚅說道，「我...我...」

就聽到金袍道人深吸一口氣說，「一千個靈石一次，一千個靈石一次，有人還要出價嗎？」

李龍飛有如被天打雷劈劈道，連忙急著要解釋，卻見張天師面色鐵青拉了拉他搖搖頭說，「李兄，沒用的！」

他看向張天師，張天師此時臉色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艱難地開口說，「這聚寶樓的規矩，一但喊價，不論你是甚麼理由，都不能收回！」

「而且如果付不出來，別說你是名門大派，就算是天皇老子他們都會收款到底；你沒有靈石，他們找你身邊的人要，你身邊人沒有，再找身邊的身邊人要，總之，一定會要到底。」

「曾經有個小的修仙宗門少祖，因為賭氣喊了一個付不起的價格，想說檯面上贏些面子，等拍賣完私底下找聚寶樓退貨貼補靈石，結果，那宗門隔天被聚寶樓登門討債，據說那次那宗門一開始還不肯給，直到聚寶樓打傷了他們裡頭三大長老之後，才乖乖給靈石息事寧人。」

李龍飛聽到此，額上冷汗直流，想不到自己這麼一個回憶，又闖下了大禍。

一千靈石，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拿得出來的，即便是像他這樣曾身為富家子弟的人，也認為這是一筆天文數字。

而且這次不只是自己，恐怕連自己宗門自在道都會有所牽連，當下茫然不知所措。

再一想到，若是讓自己師長一輩知道了，就算替自己付清了靈石，恐怕也會逐出宗門，李龍飛心中更是亂成一團，只差沒有直接喊出要錢沒有，要命一條這句話而已。

張天師看他這樣，也是嘆了幾口氣，最終開口說道，「李兄，俺跟你兄弟一場，加上是俺帶你來這的，俺想，你剛也不是故意要起身出價，這樣吧，如果等等真的標到了，俺先替你付清，然後咱們再慢慢來談該怎麼還這筆錢...」

話還沒說完，只聽到那金袍道人喊道，「...一千靈石三次，恭喜那邊那位道友得標！」

接著那梵天石直接被他隔空飄到了李龍飛前面，效率之快，只怕可稱得上是天下第一了。

李龍飛看著眼前漂浮的梵天石，再看看張天師繃著的臉，只得點點頭表示感謝，不敢再多說些甚麼。

接下來，他們倆也不再參與拍賣會，逕自付了款拿了石頭來到了樓下的包廂之中。

張天師原本是很開心自己賺了七百多靈石，但是李龍飛這麼一闖禍，別說賺了七百多靈石，還倒貼了兩三百靈石。

此時他正捧著張苦瓜臉，看著眼前的這顆半個人高的梵天石發愁。

張天師實在是很想罵李龍飛，但他也知道這是怪不得他，只是他雖然豪爽，但對靈石始終有些執著，所以不賺反賠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可是十分的難受，半天說不出個話來。

李龍飛則就更沉悶了。

這次他犯的錯雖然不至要命，但這一千靈石以自己的情況，恐怕得花大半輩子來還清，而且那還得自己努力去解宗門內的任務。

不管怎麼想，都是一件頭疼的事情。

兩個人就這麼對著這石頭愁眉不展，長噓短嘆好一陣子。

最終，還是張天師率先開了口說，「李兄，咱倆雖然是兄弟，但親兄弟明算帳，這一千個靈石，俺也沒辦法就這麼說算了。」

李龍飛點點頭嘆道，「是，張大哥說的是，這一千個靈石是不能這麼說了算。」

他頓了下，「不過，我身上真的沒有這麼多靈石，就算要我去賺，恐怕也不是三五年賺得還的。」

「要不，我每年還你一百個靈石，還十二年，多那兩百就當是利息好了。」

張天師一聽火就來了，他大喝道，「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俺是這種人嗎...」

李龍飛一愣，不知道自己說錯了甚麼，就聽到張天師說道，「...這聚寶樓是俺帶你去，俺當然也有責任，怎會只要你負責？你說這話不是在瞧不起俺嗎？！」

李龍飛忙說道，「不是的，張大哥...」

張天師手一揮，橫擋在李龍飛面前，阻止他繼續說下去，他眼咕嚕一轉，抖了下身上碩大的肚子，一咬牙說道，「這梵天石，俺跟你對分五百靈石，你那份五百靈石，甚麼時後還，怎麼還都好。俺就當是借你的，只要你有錢時再還我就行了。」

「至於那甚麼利息，俺跟你是兄弟，談甚麼利息？你當俺是說假的嗎？」

李龍飛原本心情沉重，聽到張天師這麼說，全身一陣激動，熱血湧上心頭，誠心誠意拱手說道，「大哥！是我錯了！」

張天師也是一陣熱血，他雖然心痛那一千顆靈石，但聽到李龍飛發至心底喊的這聲大哥，心下也是慢慢舒坦起來，「好好好，俺多了一個真心兄弟，這一千顆靈石，可真值得，真值得。」

當下兩人不再眉頭深鎖，而是相視一笑暢快開來。

1. 那只玉鐲

「話又說回來，兄弟，你跟這石頭到底有甚麼關係？怎麼會在看到後不自覺站起來，更舉起手呢？」張天師生性豪爽，雖然他重錢財，但既然花了，就當作白工一場，不再想它。

拋開了煩惱，張天師問起方才李龍飛的失態。

李龍飛心底有些躊躇，但轉念一想，張天師雖然不像當初張虎那樣有持香結拜，但跟自己卻已儼然成了拜把兄弟，而過去那段往事，也沒甚麼好隱瞞，於是便直接了當，把自己一路走來的事全盤脫出。

甚至乎，連被那灰袍道人追殺的事，也一併說給了張天師聽。

張天師很有耐心地等李龍飛全部說完後，才開始閉目沉思。

他想了很久，臉色有些沉重，看得李龍飛都有些不安。

最後，張天師張開了眼，開口問道，「兄弟，你在進自在道之後，可有回過家裡一趟？」

李龍飛原本心中就有些不安，被張天師這麼一說，心下一凜，張大了眼說道，「大哥…你意思是…莫非...」

「不是莫非...是很有可能。俺是怕，如果那道人會追殺一個尚未踏上修仙之路的你，那麼為何不會去為難你的家人？」

「要知道，咱們修仙之人，對非修仙之人動手，已經是犯了天理難容之罪；而他之後又追殺想要修仙的你，更有滅口之餘，如今這石頭在這拍賣，很難讓我不去想像，是否你李家遭到甚麼不測，所以這石頭才流落出來。」

李龍飛越聽越是心寒，一個心撲通撲通，直沉到了谷底，最後猛然站起身來說道，「大哥，我要回家一趟！」

張天師點點頭，雖然總覺得還有些地方不解，但也支持李龍飛的決定，更是果斷的表示要和李龍飛一起回去一趟。

就在兩人正準備收拾東西時，窗外的月光，隱隱約約透過窗欄灑落在那梵天石上，那梵天石映著月光發出淡淡的靈氣，這靈氣一般人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但張天師跟李龍飛是修仙之人，自然能察覺得出。

李龍飛心中詫異，正準備靠近一探究竟之時，突然懷中一冷，一股寒氣從胸口中的一物不斷冒了出來。

「這是怎麼回事？」李龍飛從懷中一摸，掏出一只玉鐲。

這玉鐲是當年他要離開李府時，娘親給他的寄託之物；這些年來，他偶爾會在想到娘親時拿出來看，平時則收好繫上紅線放在胸前。

想不到今日不但見到了類似李府之物的梵天石，更引發這玉鐲奇異的反應。

卻在他拿出玉鐲的同時，那梵天石冒出的靈氣，斗然增多，更有一陣清香，撲鼻而來。

那清香有如蓮花香氣，淡雅中帶了一絲牡丹花香，更隱隱多了一股甜味，比玫瑰花香還要來得迷人。

而那靈氣，雖然不多，但李龍飛一吸，一股莫名其妙的清新醍醐灌頂而來，讓他猛然覺得修為好像鬆動了些。

「這...」李龍飛驚訝的同時，張天師也一樣感到吃驚。

他修為雖然跟李龍飛差不多，但修行時間較久，見識也較廣，這靈氣的濃鬱，跟他以往所遇的靈氣過相比，在質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就連他師傅偶爾帶他進去的靈泉寶地裡，都沒有這種濃厚靈氣的存在。

『這靈氣的濃郁程度，怕是只有太師傅他們的洞府，才有得比了吧？』張天師心中大驚的同時，也稍稍吸吐了一絲絲的靈氣，感受那濃郁氣息。

更讓兩人心動的是，這靈氣的量顯然只是那梵天石流漏出來的一小部份而已，因為那石頭現在正隱隱發光，散出嘶嘶聲響，就像滾水的茶壺冒出煙霧一樣，一絲絲靈氣正抑制不住地往外流洩。

李龍飛跟張天師兩人互看一眼，彼此都看到對方眼神中的興奮，張天師舔舔嘴唇，輕聲説道，「兄弟...發了！這下子發了！你撿到寶了！這梵天石哪只一千塊靈石，就算是一千五，不，兩千，都花得值得，花得值得！」

張天師從他長年買賣寶物的經驗來看，此時也估不出這塊梵天石的真正價值，但他知道，這梵天石肯定不只一千塊靈石的價，兩千、三千、甚至五千，都有可能。

這還得看它到底是一次性囤積釋放靈氣，還是能多次使用。

如果是後者，光是想，就覺得頭皮發麻。

李龍飛思索了下，對張天師認真說道，「大哥，要不，這梵天石歸你所有好了。」

張天師身體一愣，轉頭詫異地看著他。

李龍飛倒也不是不想要這石頭，只是這本來就是他一時差錯，才標到這顆梵天石。

而且更是因為張天師幫忙，才能順利買下。

之後又聽他說要幫自己負擔一半靈石，這一切種種，都讓他心下感激不盡，不知道該怎麼回報才好。

此時發現這石頭本身的價值比當初那一千顆靈石還多，心念一轉之間，便起了拿石頭作陪償之意。

卻見張天師咬了咬下唇，眼神中罕見地露出了猶豫，半晌後才說，「不了，這石頭既是你買的，那便是你所有。我張天師雖然愛財嗜寶，但拿兄弟的東西這種事，我做不來。」

「大哥，這本來就是你出的錢，石頭歸你，也是理所當然。更何況，如果不是你，我搞不好還出不了聚寶樓，你又何必推拖呢？」李龍飛誠懇說著，沒有一絲虛假之意。

張天師搖搖頭，「你不知道，我所練的功法，雖然講求入世，但那最終也是以修仙為目標。錢財寶物只是一個象徵，象徵著一種道，如果我貪你的寶物，那反而破壞了我的道，這是你的機緣，你就收著吧。」

李龍飛聽完，也不再堅持，點點頭說，「既是如此，至少這些靈氣散開前，大哥跟我一起吸納吧。」

張天師也不再客氣，點點頭後兩人坐下開始吐納天地之氣。

就看那梵天石的靈氣源源不絕，初時只如涓涓細流，但經由兩人吸收，加上窗外月亮移動，竟是越來越濃厚，到後來，洩出的靈氣不再只是一絲絲而已，而是大量的湧出，彌漫了整個房間內。

幸好張天師早就料到，拿出一把寫滿奇異文字的鐵傘，開啟後在房間內佈下了一層淡淡藍光的結界，阻止了靈氣的外散，否則以這靈氣之濃，兩人一時間恐怕吸吐不完，散到房外，怕是會引起其他人的注目。

在這靈氣包圍之下，李龍飛不一會就覺得卡著他許久的練氣四層初期瓶頸有些鬆動，似乎有所突破。他猛然一吸，一股龐然厚薄的天地靈氣從頭頂的靈脈湧入，散入全身靈脈之中，渾身像被水包覆，很是舒服。

在這狀態下，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他感到全身一陣劇動，不一會居然成功突破四層初期，來到練氣四層中期。

而且這還沒有停下，隨著吸吐，李龍飛感到自己的頭內那道靈脈往下延伸，很快的全身修為從練氣四層中期變成練氣四層中期，接著更是來到候期，踏入練氣四層圓滿之境，只差一絲絲就可以突破練氣四層，來到練氣五層。

但也在此時，天邊一道雞啼聲將他喚醒，他張開眼，只見張天師已經不在房內，只剩自己在這盤腿打坐，旁邊還有那塊梵天石跟那鐵傘留著。

而房間的濃郁靈氣此時也沒了九成九，只剩下一點點還有殘留的痕跡。

梵天石也不再釋放靈氣，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石頭一樣。

李龍飛想起昨夜修為突非猛進，心下有些恍然，但一站起身，全身上下充滿了精力，又讓他不得不相信這些都是真的。

稍微一運勁，雙臂雙腿就像灌入了無盡力氣，修為隨時能暴發出來，而原本頂上的靈脈則延伸到了脖子，只差一點就要延伸到胸膛之處了。

「哈哈、四層顛峰，四層顛峰，我居然一夜之間就達到了四層顛峰！」李龍飛心中大喜，當時他對上練氣五層後期的西門吹雪師兄落得慘敗，要不是因為髑蛐的關係，恐怕會輸的更慘。

而他現在修為到了四層顛峰，只差一點就可以突破進入練氣五層，此時如果再對上西門吹雪師兄，雖說不能獲勝，但至少不見得穩輸，甚至功法修練得當的話，平手也不是一件難事。

只是他開心的同時，也想起這石頭正是跟娘親送他的玉鐲有關；一想到李府的安危，心底頓時又七上八下起來。

正在思索之際，一旁張天師的聲音傳來，「兄弟，你醒啦，來來來，我為你準備了早膳。」

李龍飛看過去，只見張天師正端著個盤子，上面各種小菜擺著，正熱切的招呼他。

看起來，他修為也是大增，只是比李龍飛早一些時後醒來，此時正開門走進房間裡來。

1. 李府之變

練氣期，因天生的仙根跟後天的環境等等，每個人修練的速度差距很多。

資質好的，如各門各派內的天驕之輩，幾年內就能練氣八九層，甚至其中出類拔粹的，幾年內達到練氣大圓滿，從而築基的也不在話下。

比如說這一輩的赤劍宗弟子，宗內天驕幾乎都是半甲子內築基而成；又比如說靈崇觀內的核心弟子，也必需是在半甲子內築基，否則就會被踢除名額。

雖然自在道內的弟子資質不能跟這些大派天驕相比，但在如果能在半甲子內能築基者，同樣也有選為核心弟子的傳承下來。

如今李龍飛入門不到五年，已經是練氣四層後期，只要之後能繼續這樣下去，就算跟那些天驕之輩比起，修行速度也是不遑多讓。

然而此刻，李龍飛並沒有心思思考那些未來的事，心中只是茲茲念念掛記著老家。

「你說，會不會，你家祖上曾出過仙人呢？」張天師向著身後的李龍飛，琢磨這樣的可能性問道。

「不太可能，如果先祖曾有仙人，怎會讓爹爹就這樣死在仙人手上呢？」李龍飛則沉聲回答，但心中同樣滿是懷疑。

這兩人，正騎著一匹灰馬，飛快奔往記憶中的李府。

這灰馬是張天師的法器之一，收起來，能化成一尊玉馬雕像，放出來，卻能成了日行百里的快馬。

兩人騎著它，一路上疾風呼呼，有如飛行一般；如果不是惦記家族，李龍飛必定會好好享受一番。

但眼下卻只嫌速度不夠快，恨不得眨個眼就能飛回家中一探究竟。

那大都跟李府相距甚遠，就算這揮馬飛快，抵達那時也已經是個把月之後了。

這還是因為他們兩一路上一帆風順，沒有遇到甚麼麻煩，否則的話，肯定得花更久的時間。

在路程上，張天師知道李龍飛心急，故意拉著他東談西扯許多修仙界裡的奇趣異事，想轉移他的擔憂，無奈這事李龍飛實在太過心煩，所以始終愁眉不展。

一到李府，只見原本應有的紅漆大門大宅院換上了幾戶農家，一附農莊模樣。

旁邊農田水稻盛長，也不見有甚麼曾經的李府景象。

張天師看到這樣子，正想說些甚麼，李龍飛已是臉上鐵青，二話不說，衝進那農莊裡頭。

此時正是收獲季節，就見莊內廣場，兩個壯漢正在打米脫殼，見到李龍飛等闖入，其中一名長鬚漢子皺眉喝道，「你們是打哪來的，去去去，別來這礙事...」

話未說完，李龍飛已經右手凌空一握，轟雷術隨之而生，一道道雷光滋滋作響，轟一聲將地上的稻穀電的焦黑一片。

那兩個漢子目瞪口呆，這才意識到了是遇上了仙人，連忙跪下磕頭求饒。

「你們是誰！原先這裡的李家大宅怎麼了？！」李龍飛挾著轟雷術，不怒自威說著。

那長鬚漢子咚咚咚嗑著頭說，「仙人饒命，仙人饒命...甚...甚麼李家大宅，我們聽都沒聽過阿？！」

李龍飛一聽，臉色更加沉了下來，眼看怒氣就要暴發，張天師拍了拍李龍飛肩膀，搖搖頭示意他沉住氣，接著笑瞇瞇往看著那兩個漢子說，「你們這住的是哪戶人家？說清楚？」

那長臉漢子連忙開口說道，「這裡...這裡是陳家莊，我們住在這已經百年有餘，從沒聽過甚麼李家大宅阿！」

此時農莊內其他人家，也陸續出來，只是見到這景象之後，多半都是猶疑不前，遠遠在廣場邊緣張望著。

張天師心中微微一愣，表面仍是不動聲色說道，「那好，你把這幾年來方圓十里內的人家大略說給我聽。」

那長臉漢子聽完，忙開始一一述說，有時後說得太快漏了，旁邊的幾戶人家還會插口說上幾句。

張天師怕對方說謊，還故意重覆問了幾次，甚至挑其他人問；直到這農庄的人每個說的都大同小異後，這才帶著李龍飛離開了。

一出農莊，李龍飛只覺有些茫然，他怕張天師不信這裡是他老家，喃喃說著，「張大哥，我老家，的確在這...」

張天師點點頭，「我知道。我相信你不會記錯。」

「那這陳家莊...？」聽到張天師這句話，李龍飛有些一頓，但還是心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在他心中，從前幾天拍賣梵天石開始，到後來的玉鐲生變、張天師提醒自己該回老家一趟，這種種事情不旦讓他擔憂，更讓他有種極度不安的念頭。

他修仙正是為了替父親報仇，這親情正是促使他離家幾百里的動力。

如今親眼看到李府不見，換成從為見過的農莊，那一夕之間所有牽掛的都不見了，那種悲痛著急，讓他整個人快要崩潰。

所以於那些農夫農婦所答，在他耳中，不但聽不進去，反而覺得煩躁。

如果不是張天師待在他的身旁，怕是他整個人當下就會發瘋。

此時看到張天師似乎有些底，頓時讓他有如抓到浮沉中的木頭，急於想知道情況。

張天師若有所思說道，「依照這些人所言，他們住在這至少有好幾十載了，我本來也跟你一樣認為他們說謊；但察其言語，又似乎毫無破綻...所以，我有個大膽的假設！」

「甚麼假設？」

張天師看著李龍飛，一字一句說，「我認為，他們是從別處被安置過來，然後捏造入虛假的記憶，使他們認為自己在這片土地已經活了好幾十載了。」

「只是，要做到這樣的程度，除了得是仙人之外，還必需修為非常高深；而這樣的仙人，如果是要尋仇，實在不需要這麼麻煩。」

「所以我認為，是有人要替李家避禍才是。」

這些話，雖然不假，但張天師知道這種機會微乎其微；只是眼見李龍飛快要崩潰，他不得不提出這樣的說法。

李龍飛一聽，雖覺覺得許多地方都解釋不清，但至少有了一絲希望，冷靜了些；不過他眼中仍透出濃烈的瘋狂，無法就此釋懷。

「照大哥所說，如果有仙人要幫我家避禍，又是誰要找我老家麻煩？何況，如果真的如此，怎會不留一絲線索給我？」

張天師像是看穿他的想法，淡淡地說，「線索，是有的，只是要追下去太難了。」

1. 殺機突來

「線索是甚麼！」

李龍飛猛然抬頭，眼神中露出一絲瘋狂。

張天師看著他眼中的瘋狂，嘆了口氣，知道這義弟現在已經聽不下任何勸阻，更明白如果自己不說，他肯定也會想辦法自己去尋找，於是一五一十說著。

「首先，線索正是你懷內的那個梵天石。」

「這梵天石，既然如你所說，曾放在你家府中，那麼，如果有仙人幫助李府，豈會沒有注意到這石頭的奇異之處？」

「再者，如果不是注意到這石頭奇異之處，怎麼會從李府中拿出來拍賣，而且以這種奇怪的方式拍賣？」

「最後，這石頭既然能跟你娘親給你的玉鐲起共鳴，那麼，你娘親給你的玉鐲怕並不是一時興起，這背後恐怕也有關聯。」

「而這一切的一切，層層關聯下來，你現在拿到這梵天石，究竟是幫你的人所給？還是想借此引你出來？實在難說。」

李龍飛聽著聽著，胸口有些起伏，他無法反駁這些推測，但若是這些推測為真，那這一切的一切，所牽扯到的實在太廣，其中不解處也太多，甚至，他父親的死，是不是與此事也有關，都很難說。

張天師說完這些，突然眼神露出一絲驚愕想著，「不對，當初若不是我在，就算義弟看到了這石頭，也沒能力付出那一千顆靈石才對。如果這是針對義弟設的局，那賣梵天石出來的人怎麼會沒想到？」

他隱隱約約想到些甚麼關鍵，正要與李龍飛說，一道劍芒無聲無息急射而來。

眼看就要刺中李龍飛，將他身上刺了個大窟窿時，張天師在千鈞一髮之刻用力一推，險之又險地將兩人分了開來，噗一聲，一把黑色飛劍從中劃過，直刺入地面三分。

李龍飛此時也從沉思中驚醒過來，順手一拍儲物袋，兩把桃木劍從中飛出，環繞著他自身旋轉；同時他頭一扭，往那飛劍刺來的方向看去。

就見遠方一位蒙面大漢，其修為高深，雖不到築基，卻明顯比自己兩人高出不只一籌，此時破風而行，不怒自威地快速奔來。

而更要命的是他身上的殺意毫不掩飾，臉色冷酷中帶著不屑，令李龍飛兩人一看就知道對方肯定是沒有得商量。

張天師臉色大變，此刻不及細想對方來頭，對著李龍飛大喊，「逃！」

同時拿出兩張道符，貼在兩人身上，頓時兩人奔走速度比平常快上不止一倍，轉眼就要遠遁而去。

但就在兩人往前逃不到十息之後，前方不遠處，六道人影斗然靠進，其中四人更是左右散了開來，頓時行成包圍之勢，直困著李龍飛兩人。

看到對方殺局如此周詳，張天師果斷拿出一個巴掌大的龜殼，遞給了李龍飛說，「你先走，我斷後，這樣逃出去的機會較大。這龜殼法器乃是我偶然得到的一個中品法器，可擋下築基以內任何人的全力一擊。可惜我只剩一個，你帶著，如果逃了出去，記得到大都等我。」

李龍飛心中一震，望向張天師問，「那你呢？」

張天師臉露堅毅，沉聲說，「我自有方法，你別擔心。而且如果我推算的不錯，這幾人是衝著你而來的，你我分頭行動，對我來說也比較有利。」

李龍飛聽出對方雖這樣講，但話中的誠心跟關切十足，心下暗暗感念的同時，也發誓有辦法的話定要找人回來幫忙。

他不再猶豫，拿著龜殼，突然往右一閃，跟著張天師分了開來。

原本包抄兩人的那六個漢子見狀，一愣之下，包圍之勢略有空隙，被李龍飛一晃衝了出去。

這一切發生得極快，從一開始躲過那柄黑劍，到兩人決定分頭逃生，不過短短幾十息的時間而已。

看著李龍飛突破包圍，後面那一開始出手暗算的蒙面大漢心中也是有些佩服對方這麼果斷。

他朝前方那六人以眼神示意之後，倏地原本包圍的那六人中四人改為追向張天師的方向，而那蒙面大漢則和另外兩人往李龍飛那追去。

張天師瞧見那大漢衝去，牙一咬，一柄翠綠長劍從懷中疾射而出，劃破長空，試圖阻擋那大漢。

那長劍碧綠蒼松，去勢洶洶，大漢見狀微微一皺眉，卻是不作停留，順手掏出一面金盾，噹一聲，那長劍擊在盾上，倒捲而去，而金盾被這一擊，也碎裂了開來。

只是這麼一頓，那李龍飛卻已經跑得更遠，消失在大漢眼前。

他提起步伐，準備再度追上，卻聽到張天師那猛地一喊。

「分！」

那長劍再度擊來，更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轉眼分成了八把同樣外表，同樣氣勢的翠綠長劍。

張天師深吸一口氣，運起靈氣，心中一分為二，一面逃跑，一面操縱那八把長劍。

那八把翠綠長劍乃是張天師珍藏的寶物，雖只是中品法器，但無限接近上品，而且祭出後能自行殺敵，十分不凡。

那大漢雖然不願，但殺機來臨，卻也不敢輕忽，只得回過頭來，掐指運訣，頓時他的身後，一個巨大的鐘影出現，將他環繞在內，噹噹噹擋下這八把長劍的攻擊，同時往李龍飛那繼續追去，只是速度卻緩慢許多。

張天師心中默默嘆道，「果然正主子打死都要往義弟那衝去的。唉，義弟，為兄已經盡力，別要怪我，如果你也在場的話，先不說我是否贏得了對方，恐怕我一出手你就先受害了...」

想到這，他腳步一緩，竟是不再逃跑，任由那四人包圍著自己。

那四人見狀，其中一名青袍黑臉看了下確認對方沒耍詐之後，皺眉看著張天師冷道，「你也算聰明，知道跑不掉所以想要求饒是吧？」

「罷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你既然有這意思，自斷一隻手，再讓我下個禁咒，我就留你一命好了。」

張天師臉色一沉，發出了平常少見的陰冷笑聲說道，「誰該自斷一隻手，還不知道呢。」

接著雙手一甩，四粒丹藥破空飛出後，沒等那四人反應便自行爆裂，頓時大片的紫色煙霧，轉眼就將四人給包圍了起來。

1. 殺生

再說李龍飛那頭，他離開了張天師後往東側方向跑去，但不一會兒，兩名身影便追了上來。

李龍飛飛奔之中，不斷回頭看；他越跑越是心亂，越跑越是悲傷，淚水都忍不住流了下來。

他倒也不是怯懦，畢竟無論是當時在李家面對那灰袍道人，又或是面對西門吹雪的對戰，甚至是面對那黑虎妖貓及妖獸等等，他都不曾不如眼下這般慌亂過。

面對灰袍道人，他那時不懂事，仗著父親，還不知道甚麼是害怕。

面對西門吹雪，他知道頂多重傷，還不至於死亡。

至於黑虎妖貓，他可以搏鬥，可以拼命，最多就是死而已，也不會像現在這般非跑不可。

但現在，他遭逢家族劇變，在未知道李家眾人下落之前，他實在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更不願就此斷了尋找李家的可能性。

這也難為了他，任誰遇到這等事情，也都會心底毫無頭緒，尤其是李龍飛一想到，這一切若都是自己引起，那一旦自己也跟著死去，自己豈不是成了李家的千古罪人。

想到這，李龍飛第一次體會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是有多重，也越發的對死亡害怕起來。

只是與此同時，不管是修仙前後，那被人追殺的怨氣，也越積越深，幾乎快跟他的害怕一樣壓在他的心上。

他的心底顫抖，卻又同時有股聲音再怒吼，彷彿要他去廝殺。

「跑跑跑，跑得了一時又怎樣，你不是要報仇嗎？面對別人追殺，你就逃跑，要怎麼報仇？」

「不跑，找死嗎？對方不是一個兩個，是好幾個人，後面那人修為更是深不可測，不跑，丟了小命，還有誰能替李府報仇嗎？」

「該死的，貪生怕死又何必離開李府？」

「明知不可為又為之，那不就又跟過去犯的錯一樣嗎！」

在這又急又怕又氣又怒天人交戰之下，他一口氣喘不過來，突然雙腿一軟，無力再跑下去。

那追來的兩人，一高一矮，修為約莫是練氣四層頂峰跟練氣五層左右，此時見到李龍飛停下，心中一喜，頓時速度加快，要擒住他爭功。

其中那較矮的修士，道符一貼，順間速度更快上不少，轉眼就跟較高的那個拉開距離。

「該死，孟啟，你敢跟我爭功！」

「開完笑，這次師尊下令，能殺死這小子的，賞靈石數百顆，能活抓的，更是賞生生造化丹一枚，這等機緣，我孟啟不拿，難到要拱手讓給你白奇才對？」

李龍飛本還想奮力往前逃跑，聽到對方將自己當作死物一般的爭奪，心中那股怨氣再也吞忍不下，瞬間壓過害怕的心，雙眼赤紅，低吼起來。

「阿阿阿…死就死了，這般再跑下去，就算活著，以後也休想報仇了！」李龍飛猛地一鎚胸，從儲物袋中掏出兩把飛劍，身子跟劍化作三道長虹攻向那靠得較近的矮子修士。

那矮子修士哼地一聲，心中對李龍飛的這舉動嗤之以鼻，對他來說，即便對方跟自己的修為差不了多少，但以一敵二，加上自己出自大門大派，跟本不能相提並論。

眼下對方自己撲過來送死，他目中寒芒一閃，雙手掐訣，頓時身邊幾個拳頭大的火球飛起，遠遠地就轟在李龍飛身上，似要將他給燒成了灰燼。

那高個的修士咬牙切齒，心中暗罵這小子不知好歹，居然回頭跑了過來，讓那矮子修士給得手，這下子自己大老遠跑這一趟搶不到功勞，可是把到口的肥肉給吐了出去。

卻見到李龍飛毫不停留，任憑那幾顆火球轟在自己身上，懷中一枚龜殼發出耀眼光芒，將那些攻勢給全都擋了下來。

那矮子修士沒料到對方有辦法擋住這一擊，略為一愣，李龍飛已經飛速衝到面前，接著大吼一聲，在他來不及閃躲之際，兩把飛劍與轟雷掌先後轟在他的身上。

一聲淒慘的哀嚎聲叫起，那兩把飛劍其中一把被矮子修士的護身法器給擋住，但另一把卻直接穿過他的胸膛，帶起了一片鮮血，接著李龍飛的凝聚已久的轟雷掌更是擊在對方身上，頓時了結了他的性命。

直到死前，那矮子修士都仍不敢相信自己會死在修為比自己低的對方手上。

那高個修士雖然對這結果有些錯愕，但他不怒反喜，腳下更加快了速度，嘴角露出冷笑。

「死得好，這下子沒人跟我爭功了！」

與此同時，李龍飛一擊之後沒有停頓，體內的怒氣像是打開了戰鬥本能一樣，手一指將那兩把飛劍轉向，疾射至那高個修士方向過去。

那高個修士修為比那矮子修士更高，已經到了練氣五層初期，他手揮，五把飛劍破空而出，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形成一個絕殺之陣往李龍飛射去。

「看是你的劍快還是我的劍快！」那高個修士露出殘忍的笑容喝道。

李龍飛沒有回應，他體內的直覺本來尖叫著要他躲避，但他的倔強卻硬生生逼他往那五把飛劍衝去。

噹噹噹！

兩把飛劍與他的飛劍相撞，紛紛退了開來，接著剩下三把刺在他的身上，又被那龜殼護芒擋了下來。

李龍飛眼精一亮，趁著這個機會，衝到了那高個修士面前，轟雷掌擊出想將他給撩倒，就聽到那高個修士嘿嘿一聲，胸口一塊玉珮泛出淡淡靈光擋住雷擊，同時用力將李龍飛右掌一折喝道。

「來得好，我正等著你這一擊！」

喀一聲！

李龍飛的手腕骨頭被對方狠狠抓住跟著反折坳成兩斷，同時胸口門戶大開，硬生生吃下了那高個修士的另一邊的拳頭，哇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傷得無以復加，再也爬不起來。

與此同時，原本正準備繼續追擊的那高個修士，卻突然臉色一變，一掌改往自己臂上打去。

就看到一隻深褐色小蟲，正緊咬著那高個修士，同時肉眼可見皮膚下一條黑線從那咬傷處快速往他的腋窩延伸而去。

那高個修士一掌飛快擊落，褐色小蟲雖想閃開，但掌風所到之處，籠罩了牠整個身子範圍，啪一聲，小蟲全身碎裂掉落下來。

隨著髑蛐死亡，李龍飛感覺自身受到一股反噬的力量侵襲，忍不住也噴了一口精血，但他對此並不在意，只是心疼地從地上將那髑蛐屍骸捧起，左手掐訣一指，一柄飛劍立刻又飛了過去。

「就靠這點毒，也想翻身？」但李龍飛本已重傷，又因為育蟲術反噬傷上加傷，本身靈氣大減下這飛劍去勢微弱，高個修士輕鬆地閃過這一劍，從懷中掏出一枚丹藥，放入嘴中直接咬碎吞了下去，。

李龍飛目露兇芒，直直看著那高個修士，猛然奮不顧身，衝上去環臂張開，便要抱住了那高個修士來個同歸於盡，後者卻冷笑一聲，一腳便要將他踹開。

卻在此時，那高個修士突然打了個冷顫，面色轉黑，抓著自己的胸口，全身有些無力。

李龍飛那會放過這機會，他雙臂抱住對方，一口利牙嚓一聲狠狠咬在對方脖子上，有如野獸一般瘋狂攻擊。

那高個修士被李龍飛咬住，原本發黑的面孔更加猙獰，卻無力掙脫，一時間兩人糾纏在地，竟像個鄉下漢子一般的互打著。

李龍飛這時已經殺紅了眼，他雖然覺得對方不知為何沒有太多反抗，但確仍死命地咬著不肯放開，因為他知道，一旦放開，自己肯定再無力做下一波的反擊。

「放開我，放開我！你這該死的小王八蛋阿…」高個修士推不開對方，只覺得自己頸中動脈被咬開了個大洞，鮮血啵啵啵地直流出來，他心下越來越是害怕，突然不知從哪恢復的力氣，一指飛劍，便回頭往李龍飛與自己身上插去。

李龍飛被飛劍這麼一插，立即從口鼻中湧出大量鮮血，但他確似毫不知覺一樣，仍緊緊地咬著對方，嘴裡混著不知是那高個修士的鮮血還是自己噴出的鮮血，刺鼻且血腥味都讓自己不斷的想要作噁。

忽然間，晴空中打了一個悶雷，李龍飛嚇了一跳，嘴裡不由得鬆了一些，這才發現到那高個修士已經張大了眼，死了一會兒。

他搖搖擺擺站了起來，臉上滿是淚水跟鮮血，手臂因為剛剛太過用力已經失去之覺，有點不感相信地看著眼前兩名死去的修士。

「我…我殺人了…我真的殺人了…」李龍飛臉色慘白，身體因為傷勢嚴重，而有些站不太穩。

這是他第一次殺人，跟之前殺妖獸的感覺完全不同，猛然間他感到一陣暈眩跟噁心，彷彿中毒一般。

「難道是他的血中的毒？」李龍飛見到那高個修士脖子中不斷流出的黑色鮮血，轉念便明白了前因後果。

「不成…我得趕快離開這…」好在那高個修士生前曾服下解毒丹藥，加上李龍飛只誤嚐到一些毒血，所以並沒有太多的影響。

就聽到，後面突然一個哼聲，有如天雷一般在他心中炸開，那一開始出手的大漢此時終於追上，看都不看地上兩具屍體，冷冷地對著李龍飛說道。

「居然還有些本領，連殺我兩位師弟，不過我倒要看看，你還能使出甚麼花招！」

1. 難以抗橫
2. 怕死

如果說倔強是與生俱來的，那不怕死多半還是後天形成的。

李龍飛也是人，他不是天生不怕死，之所以當初敢對著那灰袍道人口出狂語，多半跟他不懂得天高地厚有關。

就像初生的嬰兒，在沒被火燙過之前，是不會知道火的危險。

但李敦的死改變了他，讓他毅然決然脫離了富家子弟的生活。

那時他仍天真的以為自己只要拜了仙，學了本事，到時後就能報仇，甚至是讓父親死而復活回來。

但世事卻不是這樣簡單。

別說復活這一事幾乎不可能，就連報仇，到現在都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先前好幾次面對危機，李龍飛靠著天生的倔強跟運氣撐了過去。

雖說撐過，卻多少在心中留下陰影。

到了這次發現李府失蹤，然後促然面對追殺，被迫與張天師分開後，在所有一切都驟然失去的同時，再有後面那兩名修士追殺的壓力不斷增加之下，總總累積終於爆發，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絕望跟恐懼湧上心頭。

只不過，在那恐懼形成的同時，無窮的憤怒也一同爆發了出來，所以才會有方才以其無比絕倫的戰鬥本能化不可能為可能，擊殺了兩名修士的結果出來。

但在殺完之後，李龍飛的憤怒也宣洩了許多，剩下的只有徬徨跟無助的情緒充斥在他的心頭。

而在此時，那大漢卻是帶著比那兩名修士強的修為，更大的壓力，以及更絕望的恐懼而來。

李龍飛身子像篩糠一樣顫抖，他身子猛地彈起，拔腿就往後頭跑去，同時左手聚起轟雷術，準備在對方靠近時給對方一個意外再逃離開來。

可是，那大漢卻是十分老練地半點機會都不給他。

他一邊保持著跟李龍飛固定的距離，一邊以那把黑色飛劍遠遠地疾馳射去，竟是絲毫沒有輕心大意的感覺。

李龍飛身上的龜殼法器發出耀眼光芒，擋住了這一擊，跟著又跑出了幾步，再次擋下了另一次的黑劍攻擊。

那大漢卻是毫不意外，冷笑著保持距離不急不徐，「我就看你那法器能撐多久？」

李龍飛眼見對方不靠近，咬牙中不再逃跑，放棄以轟雷掌攻擊對方，而是操控起飛劍往那大漢方向射去。

但李龍飛的雙劍與對方的黑劍明顯有著品質上的差別，幾個照面之後，其中一把飛劍已經傷痕累累，劍身上更是裂開了一道粗痕，速度也慢上許多。

再過片刻，那雙劍已經剩下一把，逼得李龍飛不得不再往後退去，而那黑劍則絲毫無損地繼續往他身上刺去。

那龜殼法器仍是不斷發揮奇效，擋住了一次次的攻擊，但也隱隱有了破裂。

這破裂連同李龍飛心中的勇氣，一起被打開了一道裂縫，他跑也跑不掉，打也打不過，就連想擋，看起來也都沒多少次機會了。

此時他心中的希望再也撐不下去，恐懼如潰決的洪水充斥在他心中。

他再沒有想反擊的念頭，只是淚流滿面，雙眼模糊地往前飛奔著。

那大漢在後面追著，好幾次都快追上李龍飛了，但卻不急著上前，而是瞇起了眼，有如貓捉老鼠一般，咧嘴笑著。

「嘿嘿嘿，就這麼個低階修士，師尊又何必勞師動眾派我來滅殺他呢？」

一想到師尊的吩咐，他心中就有氣；如果不是師命難違，身為門內天驕的他，何需大老遠跑到這裡殺一個自己視之如蟻螻的存在？

看著李龍飛還在拼命往前跑，他心底頓感一絲不耐煩。

「算了，跑也跑夠遠了，該給個了結了。」

隨手一揮，那黑劍頓時散出森森寒氣，跟著速度快上一倍，疾馳而出。

李龍飛身外那層半透明的龜殼綠芒本已殘破不堪，此刻艱難地擋下這一擊，綠芒卻閃了幾下，轉眼就要消失。

那大漢眼神一亮，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唇，「疑？我倒小看了這寶貝，想不到這寶貝居然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厲害？…光這寶貝，就不枉我大老遠跑這一趟了。」

這句話聽在李龍飛耳裡，心底更是又氣又怕，他此時心中沒了主意，強忍著恐懼，本能的回頭喊著，「你…你到底是誰，為甚麼要追殺我，我跟你有甚麼仇…」

那大漢嘿嘿一笑，隨手一揮黑劍又跟龜殼護盾碰撞了一下，「嘖嘖嘖，我跟你的確無冤無仇，但我師尊既然下令，說不得，我也只能取你性命再說。」

「只不過，」他搖了搖頭，「師尊的命令裡並沒有提到要讓你怎麼死，所以你放心，只要你乖乖投降，我還是會留個全屍給你。」

噹一聲，說話的同時，那黑劍又是一次撞擊。

雖然有龜殼保護，但那黑劍一次次撞擊防護後的餘勁仍是傳到了李龍飛身上，他胸口一熱，耳裡聽到那大漢這樣說，心下一陣愴然，哇一聲一口血噴了出來，腳底一軟，再也跑不動。

那大漢看他停下，冷笑了下，「打算投降了嗎？也好…你殺了兩個我的師弟，又跑了那麼久，也算是個人材了。最後告訴你我的名字，算是給你的獎勵，記住了，殺你的人，叫做陳越！」

說完陳越大袖一甩，竟從袖中又出現兩柄黑劍，與先前那把一同排了一個品字，同時一股練氣大圓滿的修為從陳越身上散開，轉眼那三把黑劍就朝李龍飛刺去。

喀嚓一聲，那龜殼護盾本已近乎碎裂，此時再也防護不了，倒捲落回李龍飛懷中，同時那三把黑劍再無阻礙，刺向了李龍飛的胸口、手臂、及小腹處。

這一刻，時間彷彿無限拉長，李龍飛絕望地看著那龜殼倒捲回撞，在他還沒吐出胸口的鮮血，三柄黑劍已經來到他的身前。

接著，在他充滿不甘、恐懼的眼神下，冰冷的黑劍刺入體內；李龍飛打了個激冷，眼前許多畫面飛過。

三歲時，父親抱著他，看著他用毛筆寫下全家人的名字，稱讚他天資聰穎。

五歲時，母親帶著他逛花燈，他一個手賤，將一盞花燈的燈心給打翻，燒掉了許多花燈，引起大騷動；最後是爹爹出面，才將一切給壓了下來。

八歲時，他帶著黃小石跟底下的僕童玩，一個不小心，黃小石打傷了人，李敦氣得要處罰黃小石，他站了出來，硬是護著黃小石，最後這事不了了之。

那時，爹爹說了一句話，「你這孩子，硬骨子是好，但是非不分，一昧的逞強，以後只會害人害己。」

當時娘在旁邊還笑著說，「有骨氣、愛逞強有甚麼不好，有你在，飛兒還有甚麼好怕。」

如今想起來，這一切的一切，也許就像自己爹爹講的，都是自己招來的。

「至始至終…是我…錯了嗎…爹爹？對不起…我…錯了、我真的錯了…都是我錯了。」

李龍飛眼角泛淚，在心中喃喃自語。

在這之前，他即使知道自己錯了，心底深處，卻還是有些不甘。

總認為如果不是那仙人，自己跟父親跟本不會有事；而這一剎那，他真正認了錯，了解有些事，一旦錯了，就會終生後悔。

矇矓中，他好像看到了父親的背影站在自己身前，拿著木劍替自己還罪的那一幕…

他的眼皮漸漸沉了起來，身子慢慢冰冷，腦子一片空白，就這樣像要睡著一樣。

陳越看著他，沒有任何憐憫之意，伸手一揮，將那龜殼憑空抓來的同，其中一把黑劍抽了出來，朝李龍飛脖子落下。

「嘿…為求保險，將你的腦袋帶回去給師尊看，便能完成我的任務。」

1. 何為道理，拳頭大的說話

就在木劍毫不停頓，迴旋斬落的那一刻，一個冷哼之聲驀然響起。

陳越心中一驚，那冷哼如天雷一般，傳進自己耳裡，震得他狂噴一大口血，同時那斬落的黑劍應聲斷成兩截，墜落下來。

更讓陳越害怕的是，那聲音的主人自己依稀記得，是跟自己師尊一向不合的天宏師伯，此時在這出現，恐怕自己所作的一切都被看在了眼裡。

他這時再也顧不得李龍飛是否真的死透了，轉身就要逃離。

在他轉身之際，一個頭頂髮髻，戴著道冠的修士從長空之外疾飛而來，他手上拿著一面銅鏡，毫無表情的看著底下的這一切。

陳越冷汗直流，逃離的速度比方才追李龍飛時還要快上十倍，眼看他就要逃影無蹤，那修士對著銅鏡恭敬說道，「師尊，是否需要我出手攔下他呢？」

那銅鏡裡一個身影晃動，沉默了許久後才說，「罷了，此事我本不該再出手，但當年受他人大恩，而且既然幫了，就幫他最後一次吧。」

「此事過後，我跟李家間的因果也了，剩下的看他自己造化了。」

說完，銅鏡裡那身影消散，一道白光映照在李龍飛身上。

肉眼可見的，李龍飛身上原本三道深可見骨的傷口竟轉眼復原；接著，他本已剩一口氣吊命的生機赫然再度燃燒起來。

而且這生機比起原本的還要旺盛，幾個呼吸間竟帶動著李龍飛的修為突破了練氣五層，來到練氣六層。

原本陷入昏迷的李龍飛也因此轉醒，同時感覺到一股熱浪在自己體內爆發開來。

在這爆發下，李龍飛臉上青筋鼓起，他忍不住發出一聲帶著痛苦的驚天咆哮。

同時，李龍飛的腦海中一股如天威的聲音說著，「專注你的精神，不要昏了過去…感受我接下來施展的術法；如果有一天你真能突破練氣，渡過築基，來到結丹，也許對你會有所幫助。」

話未說完，李龍飛感到一股巨大的痛苦，那痛苦比起之前任何一次受傷都要讓人發狂，若不是他意識始終清醒，肯定寧願失去意識。

在那生不如死的茫然之中，他的修為以一種駭人的速度快速提升，身體也發出砰砰巨響，骨頭更是發出了陣陣喀嚓喀嚓，好像快要承受不住一樣。

轉眼，他的修為突破了練氣後期，來到了練氣大圓滿…沒有停止，那氣息繼續攀登上去，來到築基初期，更是在一瞬間成了築基大圓滿，而後突破築基，成為結丹初期、結丹中期…結丹大圓滿，似乎只差一步，就能突破來到元嬰！

這正是半步元嬰的結丹大圓滿境界！

同時間，方圓百里內天地變色，風捲殘雲，不遠處的許多仙門家族紛紛有高手出來觀看，離此地最近的靈崇觀更是一次出現了三個結丹老祖直接飛上門派內的天空，神色惶恐地看向此地。

「這是哪位高人？」一名紫衣長者眼露驚恐的看向遠方天地異變的方向。

「應該是某個元嬰期的老怪化身降臨，否則不會如此。」另一名看起來十分嫵媚，臉色有些蒼白，卻讓其顯得更為嬌艷的少婦凝神推測著。

「師兄，我們是不是該過去一探究竟？」最後一名看起來頗為年輕的儒生也臉色沉重說道。

就在三人還沒有結論時，靈崇觀內一道強大的靈識傳來，沒多久，這三名結丹老祖才恭恭敬敬地點頭稱是後，飛回了靈崇觀內。

吼！

不知道引起許多人注意的李龍飛此時仰天長嘯，在這澎湃修為之下，就算是那拿銅鏡的修士，也感受到壓迫而下意識的低下頭去；更別提遠方的陳越，此時他好像在驚濤駭浪之中，不管跑多遠，都仍然覺得遠遠不夠遠。

李龍飛震驚於自己的修為同時，也有些無法理解這強大到底有多厲害；而倘若他真的能理解的話，他會驚覺這種突破機運可以說是千載難逢，幾十萬個修仙之士裡恐怕也找不到一個人能有過。

哪怕這突破只是短時性的，但也已經對他造成了巨大的改變。

他的身體在這突破之中，被改造成可容納這樣的修為的潛力，雖不說是改天換地，但這讓他在修行時的速度會更加快速，而且之後只要有辦法找對了門路，直到突破到結丹境界前，都不會有無法突破的問題。

此時，在他還無法理解的同時，那腦海中平淡卻帶著無限威嚴的聲音響起，「天地洪爐…」

同時，李龍飛的右手不自覺的舉了起來，向著遠方已經盾逃無蹤的陳越方向一指。

轟轟轟！

整個地面瘋狂震動凹陷收縮，同時無數隻方圓數十里內的蟲鳥紛紛驚亂飛起，卻怎樣也飛不出去。

原本已經逃到遠處的陳越同樣感覺到這股震動，他赫然發現自己雖然仍是往前奔跑，但遠方的山卻離他越來越遠，像是自己迅速往回倒退一樣。

他猛地一咬舌，噴出了一口心血，施展了自己所能發出的極限速度，整個人如一道虹影飛奔而出。

只是不管他往前跑得再怎麼快，那往後退的速度還是遠遠超越了他，幾個呼吸之後，他驚恐的發現自己又被帶回到了李龍飛身前的數百尺範圍之內。

在見到陳越身影的瞬間，李龍飛腦中那聲音又接著說下去，「眾生煉…」

同時，他的右手手指發出一陣光芒，頓時陳越感受到一股生死危機。

他失聲驚呼的同時，雖知道沒有僥倖的可能，仍是運起修為，操控剩下的兩柄黑劍剎那疾射而去，接著掏出大量法器防護，更是掐指運訣，張口一吐出一道雷霆，幻化做一尾青蟒，試圖做最後的抵抗。

不過這一切的一切，隨著那道光芒劃過，頓時失去了意義。

那些法器在碰觸的光芒的同時，跟本無法抵抗半分，紛紛爆裂開來，而那兩柄黑劍更是眨眼就灰飛煙散，唯有那青蟒，讓光茫停了一下，但也就那麼一剎那而已，接著青蟒就消散成煙，使得那光芒直接射向了李越的胸前。

陳越絕望中大聲咆哮著，「這沒有道理！我是奉師命而來，就算我有錯，你也不能直接殺我，這是犯了門規，這是犯了禁忌！」

那聲音哼了一聲，透過李龍飛的嘴開口說道，「天地萬物，生生滅滅，修仙之人逆天而行，何來禁忌！我之所以不願犯門規，是因為我尊重師門！你師傅一再挑戰我的底限，今天，我便讓他知道，我的底限在哪！」

「何為道理？道理，就是拳頭大的說話！道理，就是我心中自有的那把尺！」

「你說我不能殺你，的確，我不該殺你！但我不殺你！他殺！」

「你師傅口口聲聲說他有錯，但此子之父已為他贖罪，難到還不夠？」

「這些藉口，過得了執法堂的規矩，過不了我。」

「今日，我就借此子之手！以殺止殺！要你師傅知道，做事該有分寸！給我煉！」

那陳越還想說些甚麼，但光芒已經射穿了他的胸前，他難以置信的看著自己胸前的大洞，張口結舌，嘶吼了幾聲，接著再也撐不下去，全身化做一陣血霧。

接著，那血霧連同剛剛那些破碎的法器，青蟒煙霧，緩緩聚集，一絲淡淡的天地之力，更是融入其中，幾個呼吸之後，凝聚成一顆指甲般大小的血色肉丹，散出驚人的氣息漂浮在半空之中。

1. 何處是歸鄉

這一切事情，說起來很長，但其實從李龍飛醒來到凝聚血色肉丹，不過短短不到幾十個氣息之間的事。

幾十個氣息前，陳越還處於絕對優勢的獵人位置，而李龍飛則是那個絕望的獵物；幾十個氣息後，兩人的位置互換，甚至，陳越連半分逃跑的機會都沒有。

而造就這一切的，看起來像是李龍飛本人所造成的，但事實上，李龍飛自身卻像在看別人表演一齣戲一樣，唯一不尋常的，是他是從他自己體內看出去的。

此時望著那血色肉丹，他呼吸急促，腦子裡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然從死裡逃生，那聲音已經開口嘆道，「我跟你先祖有緣，今日當此一報。」

「從今而後，我與你李府因緣了結，再不相干……這『煉血丹』對你修為提升大有好處，當作送你的一場造化……你既踏上修仙之路，就好好努力吧…」

說完，李龍飛全身七孔飄散出一縷煙霧，隨著煙霧的飄出，他的修為也快速下降。

從結丹大圓滿，跌回築基，再從築基，跌落至練氣四層頂峰的境界。

而那種前一刻，還是結丹強者，下一刻，落回小小練氣修士的的感覺，讓李龍飛整個人感到無比虛弱，甚至身體產生反撲，哇一聲吐了一口鮮血出來。

更是整個人茫然若失，好像靈魂也被抽了出來一樣。

天空中那修士對這一幕毫無表情，他轉動銅鏡，向著那煙霧一照，轉眼煙霧收了過去，更在鏡中凝聚成一道人影，隱隱似忽對著李龍飛這頗有感觸。

就在那修士做完這事，轉身打算離去之際，李龍飛猛然想到一事，顫抖著開口叫道，「等等，別走！」

那修士眉頭一皺，心底有些不滿升起。

他奉師命來這，更是甘冒門規，以法寶銅鏡結合密術讓自己師尊的一屢元神可以穿縮萬里，直接來這救這小輩一命。

雖說對此自己並不怎埋怨，甚至對師尊為人更為敬重，但一想到那小輩居然可以獲得師尊這麼大的機緣造化，那修士心底難免還是起了點妒忌。

此時被李龍飛叫住，他頓時臉色一沉，語帶寒意說道，「你還想怎樣？」

李龍飛一愣，感到一股壓力籠罩全身，好像對方一念之間就可以將自己滅殺。

他渾身顫抖，下意識要閉上嘴巴，但一想到娘親，硬是從牙縫中擠出一絲話語，「前…前輩息怒…，晚輩…只想問一句，是…否知曉…李府下落…」

講完這句話，他胸口一甜，一口血又湧上心頭。

那修士聽完他講這句，心下也是有些佩服。

方才他散開修為，以築基氣息鎮壓著李龍飛，本來是要他知難而退，止住了嘴；想不到他硬是開口尋問，這等骨氣，哪怕在自己門派內，也少有幾個人能辦到。

那銅鏡中的身影眼眸中閃過一絲黯淡，淡淡傳音給那修士說了幾句，那修士聽完一愣，表情明顯緩了一些，看向李龍飛片刻後，收起了修為。

李龍飛感到身上一陣輕鬆，原本有如大石壓頂的壓力頓時消失，連忙抬起頭來望向那修士。

那修士搖搖頭說，「不知道，不可說，不該找…不過若你真有心去找，等踏上結丹境，或有機會知道其消息下落。記住，我輩修士，既已踏上修仙，就該好好捨棄凡心，努力求得長生之道；我言盡於此，好自為之吧。」

說完，再無停留，轉眼化作一道長虹消失於天邊之際。

許久，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李龍飛望著那浮在半空的血煉丹，有些茫然地將他收入了儲物袋內。

不知道過了多久，天空上降下了雨水，這雨來得很急，嘩啦嘩啦，滴落在李龍飛的身上，將他衣衫打濕了大半。

在他四週，方圓十里內所有鳥獸蟲鳴全都沒有，一切安安靜靜，就像這裡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情。

只是如果站在高處一望，可以清楚看到此地從外面向內凹落，有如一個巨大的碗坑，也許多少年之後，此地凝聚一灘水，甚至成為了一座湖。

雨幕中，李龍飛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心中浮現這幾日的曲折轉變，讓他不知如何是好。

此刻的他，回想起來，有如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踏過一輪。

李府…已經不見了，那修士說自己要是結丹，會有機會再見，這麼說來，代表李家之人很有可能是沒有死去。

李龍飛只能不斷說服自己，事情是像張天師說的那樣，有大能將自己家族整個帶走；而自己已經踏上修仙這條路，看來是無法跟著一起去了。

昏暗的夜色中，月光透過烏雲朦朧地照在他身上，即便成了仙人，他還是感到了一絲寒意。

只是在這寒意之中，他胸口有些壓不過氣的失落感。

「何為道理，拳頭大的就是道理…」李龍飛喃喃。

「我以為，是我錯了，所以我罪有應得…，然而我的確有錯，但仗勢欺人，仗著仙人之威，逼死我爹，又再三的追殺我…那也是錯的…」他沉默了下，徐徐轉身，走在雨中，走在茫茫無涯的大雨之中。

暗夜裡，他的背影慢慢蕭蕭，慢慢的融入黑夜之中，彷彿成長了些，又好像悟了些甚麼。

一陣風吹來，將烏雲吹散了些，露出了更多的月光，撒在他的身上；只不過，那月光在雨中，好像也無法照清楚他的影子，因為，他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歸鄉。

矇矓中，雨夜的天空裡，那亮了些的月光，讓一道身影彷彿出現在那，那身影默默注視著他，似乎很是關切，卻又好像無動於衷。

一道閃電打落，將黑夜劃破了開來，猛然間，李龍飛抬起了頭來，眼神中露出了未曾有過的異樣光彩。

「是了…是那把尺，心中有尺，道理自在我心，而要能貫徹我心，得加上夠大的拳頭…我懂了，從今而後，我真真正正明白了甚麼是修仙了…修仙，修的是心，修的是行，唯有自身夠強，其他人才會願意聽你的道理…」

轟隆轟隆！

天地間又一道閃電打落，彷彿響應著他的話語，彷彿對這答案感到滿意。

他抬起頭來，看向月光，雨，出奇的緩了下來，烏雲也散了許多。

已死過一次，李府也消失的他，天大地大，卻沒有個歸鄉；但反過來說，也因為天大地大，處處是歸鄉，如今的他，放下了茫然，找到了新的方向…

「我還有家，我還有親人…自在道，就是我現在的家…張大哥，便是我親人，當我修為夠強時，我便能保護我真正的家，李府的娘親、奶奶…你們等著，我會找到你們；爹爹，我會替你復仇的！」李龍飛深吸了一口氣，兩眼深處藏著深深的明悟，踏著步伐，緩緩地往自在道的方向回去。

1. 內門考試 (第二章)

天地蒼茫，雲海飄渺，在這片天地間，東萊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往大的來說，他至少是這片天地裡，五大修真國之一；往小的來說，古往今來，浩瀚無涯的時間長河裡，他也不過存在一萬多年而已，比起其他四國中最老的上唐古國，可以說是還年輕得多，更別提遠古時期那些已經消逝的古老帝國。

而今，東萊國內的胭脂山脈旁，一處小山裡，一座小小宗門中，裡面弟子忙祿，正在舉辦著十年一度的內門弟子考試。

李龍飛赫然也在其中，他這時已經十八九歲，昔日的少年在修仙幾年下來，已小有成果，使得他外表看起來比起之前長高許多，同時臉龐更為俊秀出塵，整個人有如青竹一般，雖然整體來看仍是稍嫌瘦弱，但假以時日，必能更加的出色。

此時他在外門弟子當中，正跟著東門等一群外門弟子，一起等著聆聽內門比試的規定。

整個自在道山門內的外門廣場上，外門弟子加上長老上百人，雖不說將廣場擠得水洩不通，但是也是摩肩接踵，眼下卻是安安靜靜全都坐著，偶爾交頭接耳，卻不敢發出太大的聲音。

原因，正是來自廣場前方那裡，擺著三張雕琢精緻的椅子上。

那三張椅子，此刻已經入座兩人，其中一人大耳白眉，閉目養神的同時，一身驚人修為若有似無地散發出威壓，讓人感到有如一座大山壓在那裡，鎮壓著眾人，正是當年出面救下西門吹雪的老譚道人。。

另一人，神色自然，平淡間只有在細看時才能察覺到他體內那一點深厚的修為，卻是到了反璞歸真的境界，讓人更加的覺得敬畏，乃是李龍飛的師傅，天泉道人。

此時他們倆正坐在那裡，等著天鬚掌門前來宣佈比試規定的同時，也在觀察著眼前的外門弟子的成長。。

自在道內門比試，早在兩年前李龍飛就聽過東門說過，當時，他也只是聽聽而已，對於成為內門弟子，並不是那麼的渴求。

後來，一年多前幾乎死亡的那事，讓他有所改變；雖說本質上並沒有變化太多，但第一次殺人，第一次被殺，許許多多的第一次，讓他對修真界的殘酷無情，算是深深的刻印在了骨子裡，同時他也明白到在修真界中，強大，才是唯一的真理。

他恨不得無時無刻都在修行，以早日達到能變強無懼仇家的那一日到來。

只是他根性實在普通，原本能不能成為仙人都很難講，就算踏上仙路，要成就築基以上幾乎是微乎其微，更別提像天寶道人那樣的修為。

好在後來因緣際會下體內多了許多靈脈，又得到天宏道人的造化，更有那神秘的梵天石散發靈氣無時無刻不加速修行，最終讓他在去年成功突破了練氣四層的界限，踏入練氣五層的境界。

更是在踏入練氣五層的當下，服下了那神秘的血煉丹，轉眼突破了練氣五層，來到六層初期，成了外門弟子中近年來修練最快的少數幾人之一。

一時之間，他的名聲在外門弟子又引起了一陣嘩然，事後更發生一些風波，成了外門弟子萬眾矚目的師兄一輩，每天都有人搶著要跟他結交討好，請他指點一些修行上的疑慮等等。

這一切的改變，讓他比起同輩人，心智上更有一些成熟感觸，同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這些都是機緣巧合，並不是自己真的有甚麼天資特殊。

在達到練氣六層之後，那梵天石不知道為甚麼，突然不再釋放靈氣，同時六至七的關卡，也讓他修行上有所停滯下來。

這一年來，無論他再怎麼努力修行，他的修為都只是更加精純，無法再次提升。

為此，他請教了他的師傅，天泉道人，將這一切除了那梵天石之外的事情全盤說出，尋問是否有哪裡出了些問題。

天泉道人在聽完他的經歷後，饒是他已經成為築基，也對於天寶道人的追殺與天宏道人的出現瞠目結舌。

在他聽來，那兩個道人修為恐怕都有結丹以上，甚至是假嬰也無不可，而這樣修士，在胭脂山一帶，可說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對於李龍飛這樣一個小小道童如此重視，就讓他不得不細細追察到底有何關連。

只不過李府消失，加上李龍飛的確不知情，所以這事最後也就被天泉道人埋在心中，並囑咐他如非不得已，不要讓宗門內的其他人有所知悉。

而李龍飛的修為停滯，在他想來，不是那麼奇怪的事，先前李龍飛修行速度異常，多半是那丹藥所致，如今停滯一段時間，反倒是正常情況。

至於如果真有辦法，也只是吸吐更多的靈氣，而成為內門弟子，得到更好的丹藥跟洞府，便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聽完天泉道人的答覆，李龍飛決定參加這十年一次的內門弟子比試，試突找到突破修為的任何可能性。

想到這裡，他放眼掃去，只見眾多的外門弟子中，有幾個修為較高的弟子，此時或被人簇擁，或獨自一人在那，甚至連一些不常見的身影，也都出現在廣場之上。

李龍飛此時已經在自在道三四年，對於一些人事也較為熟悉，對於這些弟子，也都有了一一的認識。

那名身穿黑衣，被人簇擁的窄臉弟子，乃是陳家分脈中的驕子，名叫陳英，雖只有練氣五層修為，但一身馭風術爐火純青，罕逢敵手。

而獨自一人在那，氣質出眾，明顯高出眾人一等的，是之前閉關修練，並與他曾有一面之緣的外門天驕王騰雲。

其一身劍術據傳乃得自王家真傳，且他已練至五行劍氣的境界，修為更是達到練氣七層，是這次比試最有可能得冠的人選之一。

其他還有外號紅雲仙子的莫婉兒，其婀娜多姿的身影，配上那巧兮倩兮的笑容，讓人很難相信，她竟有能力在練氣四層時斬殺一隻二轉妖丹的妖獸，並將其頭顱帶回宗門交代任務。

至於西門兄弟中的西門吹雪，那更不用提了。

此次他也因為內門比試，特准放風出來，與其弟西門上站在那裡，跟其他外門弟子說說笑笑著。

就在眾人齊齊等待的同時，一道長笑由遠而近，天鬚道人面帶笑容，倏地破空而來，轉眼坐到了第三張椅子上。

眾弟子一見，連忙振奮了精神，側耳細聽。

就見長鬚道長跟天泉、老譚兩人寒喧了幾句後，轉身斂起笑容，臉上少有的莊嚴神情說道，「老夫天鬚，身為自在道現任掌門，今天來此所為何事，在座弟子應該都已經清楚了。」

「我自在道立宗雖短，但也有兩百餘年。每十年一次，宗內都舉辦內門比試，此次舉辦，由老夫主持，天泉，老譚師姪等協助。」

「這次內門比試，初試是先登記報名。所有想報名的外門弟子，皆可以敲響宗門外的大鐘，以此當作登記，時限三天，三天之後，不再開放報名。」

「一旦鐘響了，就代表報名成功，除非自己棄權，否則其他人不得干涉。若有干涉者，即是違反門規，老夫會處以重罰！」

「如果鐘沒響，代表你修為不夠，尚須努力，可以下次再來挑戰。」

「另外初試名額，只有十六名人選。十六名人選出來之後，進行外門天驕戰，並挑其中四人成為內門弟子。」

「這四人之中，依名次排行高低，給予不同獎賞，其中第一名者，更將被老夫收為傳承弟子，給予生生造化丹，作為獎勵。」

說完，天鬚道人掃過眾人一眼，眼神中充滿著欣然與勉勵，似乎很期待看到弟子們的表現。

底下的弟子聽到這些獎勵，渴望中也紛紛升起了戰意，畢竟修仙本就逆天行事，誰都希望自己能成為外門天驕，取得更多的資源，才能成就更高的境界。

當天鬚道人看到了李龍飛那裡，見到他一身練氣六層的修微，微微點了點頭，神情閃過一絲讚賞。

事實上，他的確很欣賞李龍飛，畢竟李龍飛修練神速，實在驚人。

短短五年不到，從凡體練至練氣六層，雖然只有練氣六層初期，但這速度，放眼整個自在道內，恐怕只有當年自在道人及一些一代弟子，才有可能有這樣的速度。

這讓他對當年收了這個弟子的資質，很是滿意，更確信當時天泉聽到的拜師鐘響聲沒有聽錯。

不過欣賞歸欣賞，要能走入他的眼中，一切還是得看這次的內門比試結果才行。

天鬚道人心中追憶著席日自在道光榮的盛景同時，也輕聲在自己心中問著。

「師傅，不知道您老人家閉關修行，如今一切是否順利？此次十年一度的內門比試，在您老保佑之下，是否又能出現大有可為的弟子，重現自在道當年的光景呢？」

1. 拜師鐘

自在道山門前，一座巨大的青銅鐘置在門口旁的高台上，旁邊還跟著一根半個人大的撞鐘槌懸吊著，看起來很是壯觀。

這正是當年自再道人為了要審查弟子資質，所設下的拜師鐘。

除了當挑選弟子資質之外，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做用，就是用在內門弟子考試時的核定。

每十年一次，內門弟子比試之時，首先要過的第一道審查，便是這拜師鐘。

此鐘鐘身設有當初自在道人所下的術法，在內門比試時，非有一定程度的修為，敲之不響。

這事，早在半年前，東門就將比試時的細節說給了李龍飛所聽。

此時天鬚道人宣佈完之後，眾百名外門弟子，頓時有許多人衝向門外，躍躍欲試起來。

李龍飛倒是不急，跟著東門遠遠站在人群後望去。

「既然是以敲響鐘聲做為比試，總不可能先敲完十六名人選，之後後面再有更好的人選就排除掉了吧…」李龍飛心中琢磨著。

經過李府事件之後，李龍飛學會了謹慎，凡事考慮之後再做，否則以他之前的個性，肯定甚麼都不想，先衝過去敲了再說。

東門也站在那陪著他不動，但他不急的原因是因為自認自己沒有機會入選，所以不急著報名。

畢竟在經過兩年後，他雖成功突破了練氣四層，但在修練到了練四氣層後期後，就一直卡住，此時雖已達練氣四層頂峰，離練氣五層只有一線之隔，但就這一線，他已然是嚐試了近半年都不得其門而入，所以對這內門比試，他是想都不敢去想。

只是，他們倆雖不急，其他外門弟子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

許多人心中多少還是認為，報名人數只有十六個名額，所以當然是先敲先贏；而且就算敲不響，但規定中並沒有說不能再敲一次，如果三天內能再次敲響，恐怕也是可以被承認的。

不過三天內修為提升到被認可的情況，這麼多年的內門比試中，也只有一次發生過。

眼看第一個人已經到了拜師鐘前面，李龍飛凝神一看，就看到那名外門弟子，拉起鐘槌，狠狠的往鐘身撞去。

那弟子李龍飛也認得，名叫做羅易，是外門弟子中修為較高的幾位之一。

羅易平時為人頗為霸道，此次內門比試，搶作第一個，對自己的修為很是有信心。

就見那鐘槌撞到了鐘身，出奇的是，鐘身竟是分紋不動，更是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

羅易面紅耳赤，沒料到是這結果，他脹紅著臉，想到後面有這麼多人看著，心有不甘，用力拉起鐘鎚，又更大力地撞了一次鐘身。

這一次，那鐘不但依舊不動，甚至連那鐘槌，也在撞到的瞬間，黏在一起，好像不願在被羅易再次拉起一樣。

見到那鐘如此，羅易從喉頭發出了一聲低沉的狂吼，他猛地退後兩步，眼露瘋狂，握緊了雙拳，接著運氣提勁，雙拳奮力向拜師鐘擊了過去，「我就不信我敲不出聲音來！」

就在羅易擊在鐘身上面時，一陣靈壓從鐘身上散了開來，就聽到咚咚兩聲，羅易雙拳力道，盡數反彈回自己身上，哇一聲他噴出一口鮮血，面露恐懼，這才不得不退了開來，黯然接受自己失敗的事實。

其他後面的弟子看了，紛紛議論起來。

「看，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場。」

「這拜師鐘鐘真神奇，看來這挑選沒辦法混水摸魚，我還以為我練氣三層有機會試它一試說。」

「別傻了，這鐘是祖師爺所傳下來的，怎麼可能讓妳混過去呢？」

「不過這它挑選的標準不知道是甚麼，方才羅易的修為可是練氣四層巔峰，連他也沒被選上，難道只有練氣五層可以報名成功嗎？」

東門聽到這些議論，看了一下身邊的李龍飛，羨慕地說，「龍飛師弟，看來你應該可以報名成功，而我恐怕是選不上了。」

李龍飛淡淡一笑，「祖師爺既傳下這鐘做挑選，怎會那麼簡單呢？恐怕這挑選是整體性的挑選，而不是只有單單看修為那麼簡單而已。」

東門一聽，心底升起一絲希望，隨即還是搖搖頭說，「就算論起資質，你也是當仁不讓阿。」

李龍飛沒有回答，心中卻思考著，如果真的包含資質的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順利過關。

在他沉思之際，那拜師鐘卻已經被人敲響，鐘聲蕩蕩，將他喚醒過來。

就看到第一個敲響鐘聲的弟子，正是那陳家驕子，此時他帶著滿臉得意，霎是風光的走下高台，接受許多弟子的簇擁，揚長而去。

接著沒多久，第二個、第三個敲響鐘聲的人，一一出現，甚至到了第五名敲響鐘聲的弟子，敲響鐘聲後，那鐘聲竟環繞宗門，持持沒有散去，直到他走下台後，才慢慢停住。

那弟子正是王騰雲，他前次內門比試，因正值修練自家劍術至緊要關頭，沒有參加比試，這次參賽，一身修為已經達到練氣七層後期，就連許多內門弟子，見到他也都是頗為敬重。

此刻鐘聲迴蕩，在天泉老譚讚賞之下，神色自然地踏下高台，頓時吸引了許多弟子目光，更有不少女弟子臉頰泛紅，看過去的神情中充滿著異樣神彩。

而第九位敲響鐘聲的弟子，雖不像王騰雲那樣鐘聲環繞，但那聲響卻是比起其他人都還來的大聲，急促響亮，有如晴空突來一道雷聲，讓所有聽到的弟子都為之一凜。

那弟子名叫呂宋傑，人如其名，虎背熊腰，一下高台，一雙電眼睜睜，其他弟子看到之後，都轉過頭去，竟沒人敢多看他一眼，他哼了一聲，下了台後盤腿打坐，身旁一陣陣雷電盤繞，方圓五尺內竟有如雷池一般無人感靠近一步。

一旁椅子上的天鬚道人此時也都瞇起了眼，暗暗嘆道，「好好好…之前居然看走了眼，沒注意到此弟子身負一絲雷靈根，看來這次比試有不少大有可為的人才阿！」

之後陸陸續續又通過了幾個弟子，如莫婉兒，西門吹雪等，也都相繼敲響了鐘聲。

至於西門上，雖然修為也達到了四層巔峰，但還是沒能跟他哥哥一樣，通過內門比試的第一關，黯然走下了高台。

在第十三個弟子敲出鐘聲之後，李龍飛也來到了拜師鐘前。

他看著眼前的拜師鐘，心中有些恍然。

當年他入自在道，是在昏迷情況下被天寶道人帶過來的，雖然他自己不知道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從沒敲過這拜師鐘，如今第一次要敲，心中難免有些忐忑，

「萬一我資質太差，敲下去後不響怎麼辦？」李龍飛心中有些七上八下，只是，眾人面前，他不能表現出來，最終還是咬緊牙關，把心一恆，拉起鐘槌，死命的往前敲去！

1. 有資格也好，沒資格也罷

咚…鐘搥敲去，眾人本期待應發出巨響的一擊，在碰觸到那拜師鐘後，竟是出奇地沉默下去。

一時間，台下的外門弟子一片安靜後，爆出了陣陣嘩然。

「不會吧？李師兄修為也算得上是外門弟子中較高的少數幾人了，怎麼可能會落選呢？」

「這…這拜師鐘，考驗的不只修為，還考驗資質，悟性，心性等等…會不會李師兄資質不好，所以被刷了下來？」

「怎麼可能？當初李師兄在拜師時，敲響的鐘聲，據說可是十分大聲阿！」

眾人喧嘩間，天泉跟天鬚兩人也是眉頭微微一皺。

他們比起其他人更了解當初李龍飛剛修練時的情況，但就算這樣，以目前李龍飛的修為來看，也不應該會連個初試都通過不了阿？

最尷尬的是李龍飛，他本來只是有些擔心，但心底對自己修為也仍有一點底氣；如今在台上進退不得，他心下一急，一縷怒火升起，眼中燃起了熊熊不甘。

「該死的…當初我在初入仙途時，歷經千辛萬苦，幾番波折，才能成功踏入練氣一層…如今，我修為莫名停滯，為求突破，特來參加這內門比試。想不到我都到了練氣六層，第一關，我就被刷下來？」

「難道？我這輩子，真的跟報仇無望？真的無法成為強者？只能受人欺負？任人宰割？」

「不！我不甘心！我李家雖非仙人世家，但我既能踏上仙途，就要不斷突破！」

「這鐘既然不認可我，我就用拳頭讓他認可！修仙界裡，拳頭大的就是道理！我一定要通過這內門比試，有資格也好，沒資格也罷，今天，我都要敲響這個鐘聲！」

想到這，他放棄再用那鐘槌，低吼一聲，運起修為，練氣六層不弱的境界灌入雙臂，竟是跟那羅易一樣，要用自身力量強行敲響鐘聲。

底下那些外門弟子看到李龍飛的舉動，雖然為他練氣六層的修為所動容，但大多數人的心中，都還是有所遲疑。

「就算李師兄已經到達練氣六層，比起羅易的練氣四層高了不只一籌，但這拜師鐘乃祖師爺所立，以李師兄的修為…恐怕最後還是遺憾收場阿…」

天鬚道人跟天泉道人互望一眼，彼此都看出對方神情中的那抹遺憾，雖沒有出聲，也沒阻止李龍飛的決定，但心底都在思量著，如果李龍飛當不成內門弟子，該怎樣讓他能繼續成長下去。

就看到李龍飛右拳奮力一擊，在拳頭接觸到那鐘身的那個瞬間，鐘上的那陣靈壓波動又散了開來。

李龍飛首當其衝，感覺到一股大力將自己右拳的力量吸了進去，接著更是反彈回來，直接打在自己身上，讓他五臟六腑全都揪成一團，咕一聲一口鮮血從嘴角流了出來。

台下弟子見狀，幾個跟李龍飛要好的同門臉色更加暗淡，東門及寒玉倆更是鐵青著臉，有如蒙上一層寒霜，不忍的別過了頭去。

當然也有一些人，如西門吹雪與陳英等人，他們有如看戲一般，神情鄙夷，只差沒笑了出來，心底卻早已暗道李龍飛根本是自不量力。

不過在台上的李龍飛，卻對這些恍然不見，他因為剛剛那鐘力量的反噬，察覺到一絲希望，眼中露出奇異之芒，思索了幾秒之後，重新運起靈氣，右拳對著那鐘身又是狠狠的一拳打去。

那鐘身上的術法光芒仍是一閃，將這力量吸納後反彈回去，但這一次，李龍飛強忍著一口鮮血不噴出，在那反彈之力還沒結束的同時，左拳高舉，同時擊在鐘上，竟是拼著受傷也要將那鐘聲敲響。

那鐘上的術法光芒晃了一下，似乎沒料到同時還有一擊，險些來不及吸收，最終閃了一下才將它又吸收進去。

但就在這一瞬間，李龍飛發出了一聲咆哮，他骨子裡那倔強撐著不讓他停下，幾乎在第二下反彈剛要出現的那瞬間，他奮而往前用力一撞，竟用額頭往那拜師鐘上撞下去。

這一次，那拜師鐘上的術法再也來不及吸收，鐘身整個被這一撞的力勁直接擊在上面，發出嗡嗡嗡的低鳴響起。

同時，那第二擊與第三擊的反彈力量同時落在李龍飛身上，在全力出擊沒有防禦的情況下，李龍飛再也忍受不住，連同之前喉頭的鮮血哇一聲吐了一大口出來，整個人被震飛出了高台。

台下弟子紛紛吸氣，他們本來一開始以為李龍飛應該能通過初試，但卻出乎意料外的沒有；而在他們以為那無望的時後，李龍飛卻又再次打破眾人認定的敲響了鐘聲。

尤其是那鐘聲雖被敲響，但在嗡鳴了一下後，立刻停止消失，讓人不由得覺得是拜師鐘本身不願意承認這結果。

這樣一來，究竟李龍飛是不是通過初試，還是判定無效，所有弟子都拿不定主意，甚至就連天泉道人，心中也是頗為吶悶。

在天泉道人還沒想出個結論時，一旁的老譚道人搶先開口說道，「李龍飛以取巧方式敲響鐘聲，與祖師爺所立下的規定不合。鐘雖然是響了，但明顯違規，故不合格。」

一旁的天鬚道人看了老譚一眼，沒有說話。

天泉卻沉聲說道，「老譚師兄此言差矣，雖然李龍飛敲響鐘聲方式與祖師爺所說不同，但規定中並無提及不可用此方法敲鐘。如今鐘既已響，哪怕只是一下，也應算合格。」

「胡扯！內門比試，豈能如此隨便？祖師爺既以此鐘做為初試，那就代表此鐘的判斷才是決定，既然這鐘都不願意讓他通過了，他又怎能成為內門弟子一員？」老譚振振有詞喝道。

「大道無涯，誰能莫測，祖師爺當年以此鐘做判斷，也只是為了方便後人選材，怎可因此就認定，再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天泉聽完，也毫不退讓地大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這是認定祖師爺所定的方法有錯囉？這可是對祖師爺的不敬！」

「我並無此意，我只說祖師爺當初也許沒想到有人會如此做法，師兄你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相信若祖師爺此時在這，必定也會根據情況略有改變！」

「你明明…」

「我…」

「好了！」在兩人爭執不休的時後，天鬚掌門低喝一聲，「你們兩人在小輩面前，吵吵鬧鬧，成合體統。」

「不管怎說，此事由我判斷，你們無需再要多言！」

天泉老譚兩人一聽，這才低下頭來，自覺也有些失態。

天鬚道人看著此時台下勉強起身的李龍飛，心底雖然讚賞，但表面上，他也不能太過偏坦，於是開口說道，「此子既然敲響了鐘聲，雖然有些取巧，但也算符合了規定。」

「這樣吧，等三天之後，若是有十六名人選額滿，那此子就列為不合格；若是沒有，那代表此鐘終究是認同了此子，也算是他自己爭取來的造化。」

「這事就這樣定論了，其餘者繼續敲鐘。」

說完這話，天鬚道人摸了摸鬍子，大有意思地看了天泉一眼。

1. 王騰雲

三天後，在眾人注目的眼神中，李龍飛長吸一氣，飛身躍上了比試台旁。

此地是自在道中，除了掌門大殿外，最為宏偉的廣場。

廣場旁，四隻根栩栩如生的盤龍柱豎立在東南西北之外，其上雕像，分別是左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種靈獸，無一不雕琢精緻細微，李龍飛甚至覺得那些觸鬚鱗甲彷彿隨風飄揚，看起來栩栩如生。

他看著旁邊其他人，回憶這三天的經過，心中也有些慶幸。

三天前，掌門決定之後，在眾人奇異目光裡，他拖著傷勢，由東門攙扶回到了洞府內修養。

在這三天內，連同東門在內，最終共有一百二十三個外門弟子試著去敲響那拜師鐘，但直到時間結束，扣除他不算，只有十五個人敲響了鐘聲。

而那十五人之中，東門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其中一員，成了第十五個敲響鐘聲之人。

事實上他這三天裡腦中都是一片空白，對於此事有種不切實際的感覺。

至於那些失敗的，不乏有許多在看了李龍飛做法後，跟著又重新去嚐試的人；但除了李龍飛之外，沒人能打出第三下，自然也沒有人能再以此敲響鐘聲。

事實上，在李龍飛成功用此法敲響鐘聲之後，那拜師鐘就改變了法則，在有人試圖用自身力量去敲鐘時，會感受到一股柔和大力將其推出。

此力雖非強勁，但也非練氣期弟子可以阻擋，使得那些人終究紛紛落下鐘臺。

但也因此，眾人對李龍飛能硬生生敲響鐘聲一事，更為震撼；畢竟，這拜師鐘一直以來不變的法則，竟因為李龍飛而改變，某程度上，可說是比敲響鐘聲的其他人更為讓人稱奇。

只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其實是天泉道人所為。

天泉道人在老譚道人與天鬚掌門離開之後，甘冒門規禁忌，硬是在拜師鐘外佈上一道禁咒，任何人只要試圖以自身力量攻擊拜師鐘，就會受到風牆阻礙。

這倒也不是天泉道人偏心，而是他當初在李龍飛剛踏入自在道時，冷落了他，事後想想，總覺得有些虧欠，所以下意識想要做些彌補。

當然這事，就連李龍飛本人，也是絲毫沒有察覺。

此刻的李龍飛，與東門站在比試台旁，觀察著四週其它的天驕戰人選。

這些人倒也不像外門弟子，對李龍飛投以異樣眼光，畢竟能通過初試，成為天驕戰人選，本身多是外門弟子中的佼佼者，自然深知各人有各人造化道理存在。

只是裡頭有幾人，如西門吹雪一輩，對於李龍飛能通過初試，心底還是感到憤憤不平。

「哼、那傢伙要不是有天泉師伯幫忙說話，肯定不能用這種小技倆通過初試。」一想到自己正是因為對方而被罰面壁十年，西門吹雪心中就有一股怒意。

李龍飛對於這些人的心思，沒有任何在意，他現在滿腦子只想著，好不容易通過了初試，只要再打贏兩場比試，就能成為內門弟子。

一旦入了內門弟子，那宗門內對內門弟子的的待遇，可說是好上太好。

畢竟自在道不大，除非進了內門弟子，否則很多修行的資源，都只有基本的照顧而已，至於第一名，雖有想過，但李龍飛卻沒有自大到認為自己能得到這個殊榮。

比起他，東門站在他身邊，臉上滿是茫然跟擔憂，眼神略帶退縮地看著其他參賽人選。

這怪不得他，他是參賽者中修為最低的，只有練氣四層頂峰的修為，其他人，最低層次也是練氣五層中期，一但打起來，除非他有逆天之資，否則很難贏過別人。

而自在道內雖然門規嚴禁弟子間互鬥，但像這種公開的比試，只要不是殺死對方，就算斷了對方一隻手一隻腳，也是在允許的範圍內。

說到底，修真界弱肉強食，門規保護得了一時，保護不了一輩子，這種最低程度的受傷，已經是傷害最輕的了。

李龍飛注意到他的神情，思索之後，低聲開口，「…東門師兄，如果真的打不過，投降便是了，我相信宗門不會輕易讓門下弟子受傷的。」

聽此一言，東門心底略安，對李龍飛點點頭表示謝意，於在同時，門外的拜師鐘傳來陣陣鐘鳴，一連九聲，迴蕩在自在道內，更有四聲龍吟虎嘯從台旁的柱上傳來，連掌門殿的大門也緩緩打開，天鬚掌門及天泉老譚，從中走了出來，憑空坐落在前方眾人的廣場之上。

「內門天驕戰，不允許故意殘害對手，更不得致人於死；但修行本就逆天行事，比鬥中更存在許多風險，故比試中若覺不敵，開口認輸者自有台內四聖獸靈保護，望各位切莫逞一時之快，而徒留遺憾。」

「除此之外，任何術法招式，兵器防具，皆可盡情使用，更無需擔心波及到台下弟子的情況，比試台自有陣法隨時防護。」

天鬚掌門嚴肅卻不失溫和的宣佈完規則後，大袖一揮，頓時十六支七彩琉璃的籤支飄散到了參賽者的前面。

「好了，現在第一場比試，抽到一號與十六號者，上場。」

眾人見到那彩籤，內心一振，各自選完籤後將靈識注入其內掃視，在確認號碼之後，紛紛躍下了試台，最終，只留下王騰雲與另一名外門弟子立在高台之上。

那王騰雲此時收起籤支，臉上依舊雲淡風輕的神情，站在比試台上，雙手負背，眼神若有似無地看向了他的對手。

一陣清風吹來，將他的長髮掀起，更吹動他的白衫，霎時白衣勝雪，轉眼間一鼓高手氣勢猛然升起。

他的對手修為也是不弱，一身靈氣至少是練氣五層中期以上的境界，但此時面對王騰雲，心中只覺得對方有如一座高山坐落在那，越是對峙，越覺得其氣勢高升，無可奈何只下，只得把心一橫，倉促出手。

只可惜他左手剛凝聚完一條火蛇，尚未出手，王騰雲已抬起右手，往前輕輕一指。

「劍！」

此話一出，一道青芒劍氣，頓時凝聚在前，往前橫掃而過，那對手見狀，慘叫一聲，連火蛇都還沒扔出，已被那劍氣擊中胸前，暈厥過去，卻是連變招都來不及變，就直接落敗下來。

看到王騰雲如此輕鬆獲勝，台下不少弟子吸氣連連，女弟子們更是如癡如醉，紛紛叫好起來。

對這一切，王騰雲仍是一派自然，瀟灑地走下比試台，逕自找了個地方坐了下來，旁邊的外門弟子們更是圍著他不敢太過靠近，怕打擾了他的清閒，只是眼神中都投以敬仰崇拜的眼光。

天泉道人立台上半空，以靈識掃過那落敗的弟子，確認沒有大礙之後，淡淡開口說道，「第一戰，王騰雲勝，第二戰，二號對十五號。」

頓時兩個外門弟子，又躍上了比試台，進行下一場的對戰。

1. 呂宋傑與陳英

第二場比試的兩人，分別是練氣六層與練氣五層的外門弟子，這兩人打鬥雖然不像王騰雲那樣厲害，但也是十分精彩，讓台下外門弟子看得是連連叫好。

但那第三場，卻才真的讓李龍飛看得是血脈噴張，心神激動了許久。

第三場比試的是那呂宋傑與另一名練氣六層弟子。

比試一開始，那練氣六層弟子就使出一張道符，招喚出了一隻勘比練氣七層的虎頭羊尾靈獸出來。

靈獸，乃是修道之人在捉補妖獸，加以馴服練養後，成為自身戰力的一種護身獸。

一般來說，專修此道的修士，其馴養的靈獸往往比其本身修為還來得高上幾層。

只是，自在道內並無修練靈獸的法門與傳承，估計那弟子是自己另有機緣，才能得到這樣的修練方法。

那呂宋傑雖身負雷靈根，舉手投足間都有閃耀著雷光，其術法更是混著雷電之力，但修為同樣也只有練氣六層，對上那靈獸，雖然不至落敗，但短時間卻也無法輕易取勝。

那練氣六層弟子見狀，心中擔心夜長夢多，竟噴了一口鮮血，取出另一張道符，再次招喚出另一隻練氣六層境界的靈獸出來幫忙。

然而他終究只有練氣六層修為，此時勉強招喚兩隻比自己修為還高的靈獸，雖有道符幫忙，操控上還是略微不足，使得原先那頭虎頭羊尾靈獸速度緩了一緩。

便在這一刻，呂宋傑抓準時時機，身子有如電光火石一樣，閃過那兩尾靈獸的夾攻，衝到了那練氣六層弟子的身旁，一聲低吼。

「雷！」

就看到呂宋傑右手雷光四散，一道道姆指粗細大小的雷電凝聚在掌中，彷彿戴上一隻雷電編織而成的手套，轟然擊出，那外門弟子還來不及防守，便被那雷電擊在身上，碰一聲，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就飛身撞落到了比試台外，昏迷過去。

李龍飛在台下看到這一幕，第一次對同門間的比試升起熊熊鬥志，呂宋傑的那招雷術，他自然看出那正是轟雷術練到極致後的表現。

不需要任何準備，只需要一掌，直接就可轟出轟雷術的威力，而且那威力比自己當初大了好幾倍，雖然這兩年過去，自己轟雷術威力也大了不少，但比較起來，還是對方強上一籌。

「這就是真正的轟雷術嗎？」李龍飛心底第一次發現，自己所會的術法，在他人手中，是如此的強大，頓時怦怦地心跳加快了好幾成。

一直以來，李龍飛面對的都是壓倒性的力量，鮮少讓他對自己的修為產生一些信心，此時見到呂宋傑的轟雷術，第一次，他發現了自己未來的一種可能性。

「如果我也能練成這樣的轟雷術…」

在李龍飛激動的同時，他也似乎明白了為何宗門內要用這種比試來決定內門弟子的人選。

「只有藉由這樣的比試，才能更直接快速的讓弟子間互相激勵學習…」

而後的第四場，第五場分別都是外門弟子中的佼佼者，其術法修為，都各有千秋，李龍飛看的同時，也一一印證一些修行上的疑點。

到了第六戰，上場的則是東門及那名陳家驕子，陳英。

東門心下緊張，看了李龍飛一眼，李龍飛則給了他一個鼓勵的眼神。

在收到這鼓勵之後，東門深吸了口氣，平定下心情，一口氣躍上了比試台。

比試台上，那陳家驕子早已做好準備，此時一身黑衣長袍，配上他還算俊朗的臉孔，衝著東門微微一笑。

東門愣了一下，下意識點頭示好，便在此時，陳英眼神中閃過一絲狡獪，一招風刃隨之揮出，竟是直接出手偷襲。

在修為沒對方高，又沒料到對方出手的情況下，東門冷不防直接被那風刃擊中，哇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蹬蹬蹬直退了好幾步，差一點就摔出比試台外。

看到這畫面，李龍飛臉色一變，猛地站起身來，旁邊也有許多外門弟子，紛紛皺起眉頭，發出不平之聲。

「無恥，修為高過對方，居然還偷襲？」

「這陳英也太過不要臉了，明明不至於落敗，卻還要用下三濫的方式取勝？」

但那陳英身旁的那些親信聽了，卻是個個面無愧色，甚至有些還開口叫好反擊起來。

「你們懂甚麼，這叫以最少的力氣得到最大的效應！」

「比賽中本來就不該大意，自己大意活該怎麼還能怪人！」

「我家少主聰明機智，又豈是你們這些人能明了的？」

在眾人的爭吵中，台上東門兩人這時已經戰到了一起。

原本東門對這內門比試沒甚麼信心，雖有想過也許能有甚麼氣運，僥倖通過兩場，鯉躍龍門成為內門弟子那就太好了。

但那念頭畢竟只是想想，心底還是打算比不過就認輸的想法比較多。

可是陳英這麼偷襲之後，反倒激起了東門心中的怒火及戰意；他此時沒了認輸的想法，心中只想著，至少要給陳英一個教訓，讓他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

只是那陳英修為乃練氣五層，本就比東門高上一籌，加上偷襲成功在先，取得先機，一時之間，東門只能不斷防守，連反擊的餘力都沒有，更別提找機會獲勝了。

李龍飛看在眼中，心底也是又氣又急，他自李府歸來後，跟著東門及寒玉一起解了很多門內任務，彼此互相幫助許多，東門可說是除了張天師之外，他最要好的兄弟之一了。

此時見到他先是被那陳英偷襲在先，又節節敗退在後，好幾次都忍不住想上場幫忙，但一想到這是內門比試，擾亂不得，只得將雙拳握得緊緊。

再過了幾個呼吸，那陳英見遲遲無法將東門給擊敗，心中一急，腦中思慮飛快運轉之際，竟露出了一個空檔跟漏洞，給了東門一個絕好的反擊機會。

李龍飛見狀，忍不住脫口喝道，「攻他右側！」

台上的東門此時被一連串的攻擊打得頭暈腦轉，正覺得撐不下去的時後，聽到李龍飛這麼一喊，平時合作的默契使然，運起靈氣，勁隨氣走，想也不想地就往陳英右方的那個漏洞擊去。

下方的陳英親信一看，個個急呼起來，趕忙提醒陳英小心。

「少主，小心！」

「該死的，是誰喊的！怎麼可以影響比賽進行！」

就連上方的老譚道人，也是眼神一凝，朝李龍飛那投以不善的眼光！

眼看東門這一拳，就要打到了陳英的身上之時，陳英臉上露出一絲得意，卻是身上纏繞了旋風，速度瞬間暴增了一倍，直接閃過了這一擊，接著右手一指，一股螺旋風錐，朝著東門空門大開的後腦杓猛地擊去。

這一下變化李龍飛始料未及，更別提台上的東門本人，他只覺得腦門背後一陣巨力，眼前一黑，接著便往前撲了過去，直接撞到了地面，發出一聲巨響！

「不好！」比試台上的天泉道人神色一變，身體驀然飛出，直往東門那去，速度之快，轉眼就將東門扶起，並運氣助他療傷。

一會之後，東門這才哇一聲吐了一口鮮血，醒了過來，然後又暈倒在天泉道人的懷裡。

天泉道人心一沉，冷眼看向陳英。

「內門比試，不得致人於死，你不知道嗎？」

陳英臉上抽動一下，低下頭說，「弟子並無此意，只是下手不自覺重了些而已！」

天泉道人還要說些甚麼，上方的老譚道人開口說道，「疑？天泉，你此言差以矣，比試之中，本就存有風險？」

「更何況，此弟子所以受傷，乃是因為你另一名弟子違規出言相助，害他誤信之後，才會漏出空隙。若非如此，又怎會被對手給與重擊的機會呢？」

「在我來看，陳英師姪乃是臨機應變，善加利用機會而已；這在弱肉強食的修真界中，此一行為可說是再正確不過的事情，又怎能責怪他出手太重呢？」

天泉一聽，皺起眉頭，但看向上方天鬚掌門那，見對方沒有表示，心下暗嘆一聲，沉默中，抱起東門離開了比試台。

眾人低語中，老譚道人面露得意，繼續說道，「第六場比試，陳英勝，第七場，七，十上場」

1. 莫婉兒的魅惑

第七場比試，是此次天驕戰中萬綠叢中一點紅的莫婉兒與另一名練氣六層弟子的比試，這比試，本應該很受矚目，但此時眾人還沉浸在上一場比試的震撼裡，頓時許多人顯得有那麼些心不在焉，更有些人，直接閉上了眼，陷入了冥想之中。

莫婉兒上台一看，表面上雖仍是笑盈盈的，但心底可不怎麼舒服了。

她看向那練氣六層的對手，雖然對方修為不弱，但她自寸要贏他不難，只是眼下眾人注意力都不在自己身上，這樣就算贏了，自己也覺得少了點樂趣。

美目流盼之間，莫婉兒心中已有了思慮，她手無寸鐵，往前一步嬌滴滴地說道，「這位師兄，待會兒比試，你可不可以別像上一場比試那樣？那太粗魯了，人家心底有些害怕呢。」

「你瞧，人家身子纖弱，可經不起那樣對待，萬一受了傷，誰來負責阿！」

眾人聽她這麼一說，配上那故意露出手臂的纖纖玉手，以及讓人忍不住吞口口水的雪白大腿，頓時將許多原本還在恍神的目光給吸引了過去。

而那練氣六層的對手，是一名光頭修士，他隱藏了修為多年，本來是打算在這次內門比試中一舉成名，挫挫那其他平日赫赫有名的天驕一輩，此時聽到莫婉兒這麼呢喃軟語，心底也忍不住掀起一陣波瀾，下意識就想要憐香惜玉，手下留情。

只是他既能隱忍修為多年，在意志上也是頗為堅定，此時發現自己心志不堅，連忙用力咬舌噴血，同時手捏大腿，想藉著這股疼痛維持心中的戰意不散。

但那莫婉兒卻趁這機會，腳踏清香，靠了過去，來到他的身邊，輕聲在他耳邊低語。

「好哥哥，那內門弟子的資格有甚麼好，咱們何必打打殺殺，定要爭個你死我活呢？」

「不如我們一起放下戰意，離開這裡，你我依肩共遊，豈不是快意自在得多？」

那光頭修士耳聽她聲音如鶯聲燕語，又聞到她身上特有的處子清香，身子一震，轉頭望去之際，正好迎上莫婉兒含羞待怯的神情，他腦中有些迷惘，低吼一聲，血脈噴張，再也按耐不住，拋下兵器就要一把抱去。

卻看莫婉兒格格一笑，朱唇輕吐，一陣七彩雲煙從口中吹散過去，罩在了那光頭修士頭上，接著轉身而去，再也不看他一眼。

而那光頭修士，在那七彩雲霧間手腳揮舞，還不時傳來陣陣略帶歡喜的狂吼之聲，不一會兒，便虛脫暈倒，輸了這場比賽。

此時眾人才驚覺莫婉兒的幻法媚術如此高明，竟是除了王騰雲外，第二個輕而易舉贏得勝利之人；甚至不少男弟子，此時看向莫婉兒的神情，隱隱有如那光頭修士一般，如癡如醉，頗為著迷。

「莫師姐太厲害了，怕是能和王師兄一較長短。」

「別說一較長短，我看，恐怕連王師兄都很難對她下得了手！」

「你說甚麼，王師兄乃門內天驕，怎可能會輸…」

莫婉兒眼看自己成功抓注所有人的目光，甚至引得眾人議論紛紛，心底頗為得意之際，眼角掃去，卻赫然發現一名弟子立在那裡，似乎對自己吸引力毫無反應。

如果那是名女弟子，又或是甚麼天驕之輩那也就罷了，偏偏那弟子在自己印象中只是名普通的外門男弟子，還是很勉強才通過內門比試的初試，這可就讓莫婉兒有些不服氣了。

只是她此刻身在比試台上，不好做些甚麼反應，但此人相貌卻被她暗暗記下，打算之後多多注意，定要將自己身影深深烙在對方心底，這才罷休。

而那男弟子，自然是李龍飛了。

他也不是沒注意到莫婉兒的媚惑，只是他生性對男女之間的事較為遲鈍，而且方才在心動之時，不知為何想起了當年結識的黃襄，更進而想到當年與張天師在李府附近的生死大劫，頓時讓他情緒冷靜下來，所以後來莫婉兒看去時，才會覺得他怎麼如此冷靜，好像一點對自己的媚術一點反應都沒有。

當年李府外遭逢生死大劫，後來雖來有去試著找過張天師，但卻只見地上三名追殺者的屍體，其餘甚麼都沒有。

之後他不死心地跑到大都好幾次，始終沒有遇到張天師，只好託人去靈崇觀尋問，卻得到張天師沒有返回師門的消息，無奈之下，只能暗自祈禱張天師是去了其他地方雲遊。

之後閉關修練，始終沒時間再去找尋，此時想起，心底隱隱有些惆悵，惆悵之餘，也帶著些些悔意。

「當年我們義結金蘭，事後雖然大哥應該無礙，但始終沒有找到，等結束這場內門比試後，有機會還是再去找找好了…」

在李龍飛回想的同時，老譚道人已開口說道，「…第八場比試，八、九，上台。」

聽聞此言，李龍飛深吸了口氣，不再有其他雜念，躍上台前，靜靜看的他的對手。

而他的對手也已立在那裡，神情滿是鄙夷，更有一股練氣六層頂峰修為的波動散開，正是那被罰閉關十年，此次特准出來參賽的西門上的哥哥，西門吹雪！

1. 再戰西門吹雪

自被罰處閉關十年之後，西門吹雪在執法堂內，無一天不記得當日的恥辱。

然而這反讓他突破了原本遲遲無法突破的練氣五層瓶頸，來到練氣六層。

而後在自由被限，百般無聊，卻也因禍得福，修為突飛猛進，來到了練氣六層後期，成了外門弟子中修為最高的幾人之一。

此時再見李龍飛，察覺對方也到了練氣六層，西門吹雪心底一股忿忿不平，新仇舊恨湧上，頓時格外敵視對方。

「想不到他也到了練氣六層，一定是天泉師伯偏心，給了他宗門內的靈丹聖藥，否則以他的資質，連拜師鐘都不願意承認他通過初試，怎能進展的那麼快。」

「當年也是這樣，要不是師伯偏心，我怎會被罰壁關十年…」

一想到這，西門吹雪煞氣滿面，在老譚道人剛說完比試開始四個字後，咻地衝上了前，率先出手攻擊。

另一邊，李龍飛雖對西門吹雪也存有仇怨，但在經歷生死大劫之後，此等小事已經被他看淡許多，加上事後回想，當日自己的確太過倔強，所以反倒不如西門吹雪那樣抱有敵視。

此時他雖再次與西門吹雪交手，心中卻是出奇的一片平靜，有如一片湖泊般的映出自身週遭的各種動靜。

他心知這是因為自己修為漸高，加上當日那場大劫之後，對於修仙界中的殘酷爭鬥，比起其他外門弟子有了太多的深刻體悟，所以現在反過來看這場內門比試，只覺得安全太多，跟本難以攪動他心中的寧靜。

不過平靜不代表就能取勝，在他看到西門吹雪出手的時後，李龍飛便感到對方練氣六層頂峰的那股壓力，排山倒海而來，雖然自己到了練氣六層初期，但想要獲勝，仍然是只有不到三成的機會。

他瞳孔一縮，御風術繞在身上，雖不及陳英那樣的威力，但也讓李龍飛速度加快了不少。

這兩年內，除了修為練到了練氣六層，自在道內的術法，李龍飛也以貢獻點兌換了許多。

就看到他往右閃過西門吹雪一擊，右手凝聚雷電，正是轟雷術的前式，只等西門吹雪這一擊勢老之後便要反擊而去。

但西門吹雪當年練氣五層已對李龍飛的出招變化印象深刻，如今到了練氣六層頂峰，又怎會如此輕易讓李龍飛閃過這一擊？

只見他這一拳去勢正要轉弱之際，忽然身形變化，原本往前的拳頭，倏地化掌往李龍飛方向擊去，同時腳踏八卦，不管李龍飛想往哪退，似乎都會被追上一樣。

「給我敗吧！」

西門吹雪冷哼一聲，心中暗道著。

「如意掌！是西門師兄的如意掌！」

「當年李師兄便是拜在這一招之下，此時西門師兄再度使出，不知道李師兄是否能夠面對？」

台下幾名當年在場的外門弟子見到此招，紛紛議論了起來。

就見李龍飛本正在醞釀的轟雷術，此時不及凝聚完，便直接擊出。

「爆！」

李龍飛一喝，那雷勁還沒對上西門吹雪的如意掌，便直接自爆，一聲巨響過後，雷光四散，同時西門吹雪也被止住了攻勢，兩人分別退散了開來，隔著距離互相凝視喘息著。

「兩年不見，他竟進步到這種程度？」西門吹雪心中暗暗吃驚，收起了輕視的心態，修為急速運轉著將右手的雷電給驅散掉。

方才他一頓之後，本想繼續追下去，但李龍飛的雷電卻纏繞到了他的手上，若是不先驅散，恐怕對方還會有其他招式引爆這雷電。

李龍飛這裡也不好受，他一早有準備，但面對修為略勝一籌的西門吹雪，再多的準備也是有些不足，而且這一掌之下的餘勁按到他的胸口，讓他剛交手就受了一點內傷，就連右手臂也因為倉促將轟雷術自爆而感到暈麻酥軟。

但他的鬥志不減反增，心中燃起雄雄烈火。

「果然，現在的我與當初相比，已不再是只能被打而毫無取勝的機會了。」

「而且這種程度的比鬥，跟當初我被追三番兩次的追殺比起來，實在安全得太多；看來，宗門立下內門比試的用意，還是在激勵弟子得多。」

想到這裡，李龍飛精神一振，不再吐吶休息，一拍儲物袋內，四把飛劍咻地飛射而出，竟是主動朝西門吹雪攻去。

1. 敗中求勝

眼見李龍飛主動攻擊，西門吹雪臉色一沉，一把鎚子從懷中飛出，正是當年打落李龍飛飛劍的法器靠山鎚，只是此刻以西門吹雪練氣六層的修為使出，已不是半個人的大小，而是長到足足有一個人大，轉眼就要將那李龍飛的飛劍擊落。

卻在此時，李龍飛那四把飛劍，嗡嗡嗡地斗然盤旋起來，劍氣與速度在牽引之下，威力頓時加強一倍，更隱隱形成了一套劍陣，與那靠山鎚交撞在一起。

半空中，天泉道人微微點頭，心中頗有欣慰。

這套劍陣，是兩年前李龍飛從自在訣中領悟而來，而後經天泉道人多次提攜指點，並取名為長生劍陣，苦練許久。

此時使來，雖只用上四柄普通的飛劍，卻已經有了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基本架勢，一時間與那法器靠山鎚纏鬥在一起，竟不落得下風。

西門吹雪見到李龍飛在招式法器上都跟自己鬥得旗鼓相當，微微著急。

「我進宗門早他那麼久，兩年前還贏他那麼多，如果現在連要贏他都要歷經一番辛苦，我就算成了內門弟子，還拿甚麼臉面對其他人？」

想到這裡，他不再保留，一咬牙，狠狠朝自己胸口用力一，一口精血噴出，接著向前一指。

「血雲秘術，山鬼轟！」

頓時那靠山鎚外隱隱泛起一陣血光，接著轟鳴之間硬是擊落在長生劍陣上，將四把飛劍其中三把倒擊回去，同時勢如破竹地往李龍飛那追擊過去。

台下弟子一看，立刻有人驚呼叫道。

「血雲秘術，這是老譚師伯的血雲秘術！」

「此術非築基以上難以練成，一旦練成後，能使法器威力以倍數增加，就算敵人修為比自己強，也都會感到頭疼，西門師兄竟然能以練氣六層就使出來，這實在太過驚人！」

他們卻不知道，這血雲秘術固然非築基難以練成，但西門吹雪用的卻也不是真正的血雲秘術，而是老壇道人特地為他調整過後的低階版本。

雖說是低階版本，卻也有原本血雲秘術的七成威力，此時施展開來，李龍飛第一次在此戰中驚覺到一股危機感，眼見那靠山鎚疾駛飛來，當下不急細思，左拳往前一擋，喀嚓一聲，輕脆的骨折聲從他左前臂傳來，接著靠山鎚擊在胸前，他悶哼一聲，飛身墜落，摔倒在比試台的邊緣。

而西門吹雪這一擊雖然耗損大半靈氣，使得臉色有些蒼白，但看到李龍飛倒下，他也頗為得意，操控著那靠山鎚飛回身邊，轉身看向台下的同伴，期待聽到慶祝自己獲勝的歡呼聲與崇拜等。

卻見到西門上與其他人神色古怪，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地看像自己的後方那裡。

西門吹雪轉頭一看，正好看到李龍飛掙扎著爬了起來，他的胸前一個凹痕明顯，點點鮮血撒在長衫之上，看起來傷痕累累，頗為不堪，但眼中的戰意卻是一點也沒有減少，仍是自信滿滿地直盯著前方。

在眾人駭然間，西門吹雪猛地想起了當時第一次對上李龍飛的畫面，當時他也是如此奮不顧身的站在自己面前，甚至乎，在最後那一刻，他可以說是逼得自己打破了約定，提前使用了單腳單手之外的招式。

一股寒意直奔後腦杓，西門吹雪下意識地想要趕快終結這場比試，他右手一指，靠山鎚飛了出去，同時間李龍飛雙眼閃過一絲精芒，剩餘的右手拍向儲物袋，咻咻咻又飛出四把飛劍，與方才被擊退的那四把飛劍組成了一個雙圓，朝靠西門吹雪射了過來。

眼看對方不肯放棄，西門吹雪也戰紅了眼，他拼著大失元氣的代價，又一拍胸口，再噴出了一口精血，惡狠狠地對著李龍飛喝道，「血雲秘術，血影殘！」

就見那靠山鎚這次不但是泛著紅光，同時還有一道殘影，像是分身一樣同時撞向那雙圓，要一舉將那劍陣給破了開來。

就在此時，李龍飛右手狠狠一捏。

「爆、爆、爆、爆、爆…」

同時間那幾把飛劍齊齊爆開，掀起的風暴將那靠山鎚跟它的殘影給吹散開來，接著李龍飛狠狠一踏，身子瞬間來到西門吹雪面前，右拳義無反顧地往前擊去。

西門吹雪原本使用兩次的血雲秘術就已經是很勉強，此時術法被破，反噬的力量更讓他當場受傷，吐了一口鮮血，此時李龍飛右拳擊來，怒極之中也是一招如意掌攻去，竟是拚著兩敗俱傷也要先將對方給擊倒。

卻聽到刷地一聲，方才飛劍爆炸之時，其中兩把並沒有跟著一起自爆，而是暗地混在塵煙之中。

此時李龍飛右拳擊去，兩柄飛劍刺穿他的衣杉，同時也刺穿了西門吹雪的雙掌，將西門吹雪的攻勢化解了開來，在半空中濺起一蓬蓬血花，更往胸口刺去。

眼看這一刺，西門吹雪必敗無疑，他怒吼一聲，其胸中一塊寶玉，化作一面盾牌，擋在前面。

砰！那兩柄飛箭刺在那盾牌前面，反彈了回去，但李龍飛右掌卻以極其巧妙的方式繞過盾牌，打在西門吹雪胸前，後者尚來不及慘叫，一股雷勁已然爆開，胸口連同李龍飛的右拳一同炸裂開來，慘哼之中，兩人分別飛了出去。

「那是西門師兄用的如意掌…想不到李龍飛他居然也學得有模有樣…」

「而且他還加上了轟雷術，只是，這等近距離放出，就算他自己也會被波及到！」

一旁觀看的眾人，被眼前的戰況給震驚住，紛紛議論起來。

眼看兩人都倒在地上動也不動，老壇道人正要上前查看時，李龍飛這時已經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

老壇眼中閃過一絲陰沉，望向另一頭的西門吹雪，只見他整個人暈死過去，仍是沒有轉醒的跡象，不得不右手一抬，宣佈道，「第八場比賽，李龍飛勝，接下來…」

這一戰到此，可說是慘烈至極，李龍飛固然反敗為勝，但他左手骨折，右掌焦黑，胸口更是斷了許多根肋骨，全身上下無一處沒有傷痕。

要不是他之前經歷了更慘痛的遭遇，此時恐怕已經倒了下去，也沒可能還有戰意再這樣支撐著走下台去。

但也因為這樣一場敗者傷，勝者殘的局面，讓台下的眾人看得是口乾舌躁，血脈噴張，紛紛覺得先前幾場比試，與之相比，實在是太過小兒科了。

即便是半空中的天泉道人等三人，此時也被李龍飛這種不要命似的打法給震撼到，天鬚掌門更是摸摸鬍鬚說道，「此子意志堅韌，出手果斷，是成大事之人，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拼著右手廢掉，也沒痛下殺手，實在是大仁大勇之人。只可惜，他贏得此戰，卻重傷太甚，要再贏下一場，頗為困難，否則定是內門弟子的人選，可惜阿，可惜。」

天泉聽到掌門這樣一說，心中暗暗欣慰的同時，也為李龍飛擔憂起來。

1. 丹藥與傀儡

一下比試台，李龍飛便不管其他人眼光，盤腿打坐，極力爭取靈氣的恢復。

無奈他傷的太重，體內靈脈不穩，別說恢復，就連要吐吶都十分不易，幾個呼吸之後，哇一聲，吐出一口黑血，整個人更加的虛弱下去。

東門跟寒玉兩人圍在他身邊，著急萬分，卻又拿不出個辦法，想試著將靈氣灌入李龍飛體內，卻又怕一個弄不好，反讓他受傷更加嚴重。

便在此時，那看起來好像對甚麼都毫不在意的王騰雲，張開了眼，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了李龍飛面前。

「吞下這顆丹藥，然後你們兩好好助他療傷。」

王騰雲隨手一彈，一顆白雪般的丹藥落入李龍飛的懷中。

「這是…」李龍飛張開眼，看了王騰雲一眼。

「這是續命丹，雖沒有生生造化丹那樣厲害，但也能治療築基以下大半的傷勢。」

李龍飛看著丹藥，艱澀地開口問道，「為甚麼要幫我？」

「幫人，需要理由嗎？」

「…我是你的競爭對手…」李龍飛沉默了一會說到。

「你現在還不夠資格與我競爭…如果在我們對上前你夠資格了，我會很開心。」王騰雲說的很認真，眼神中沒有半點虛偽。

李龍飛想了一想，不再說話，毫不猶豫地將那丹藥吞了下去。

王騰雲臉上也露出少見的笑容，在眾人注目下，又走回了原地，盤腿坐了下來。

那續命丹果然非凡，一入腹內，便化做一股龐大的生機，轉眼間，李龍飛的右手焦黑部份已經緩緩癒合再生起來，而左手的斷臂處，雖然沒能恢復，卻也稍稍銜接上，不致於在日後留下後患。

寒玉跟東門看了，臉露喜色，連忙輪流將靈氣灌入李龍飛體內，加快他恢復的速度。

不一會兒，李龍飛雖然左臂仍然不可使力，但整體的傷勢跟戰力，已經恢復了五成左右。

他看向王騰雲那，雖然嘴裡沒說，但心底卻已經暗暗發誓有機會必定要好好報答對方的恩情。

也就在此時，天鬚道人宣佈第二輪比試抽籤開始。

第二輪比試，第一場是呂宋傑對上一名練氣六層的弟子。

這場比賽，也許是受了李龍飛影響，那練氣六層的弟子雖是一開始就不敵呂宋傑，但始終沒放棄戰意，最後，在呂宋傑一招雷霆萬均的密術之下，這不再堅持，黯然認輸落敗下台。

只是，第二場比賽，在王騰雲上台後，他仍是輕描淡寫的只用了一招劍氣，就將對手擊落下台，毫髮無損的贏得了這場比賽。

觀看此戰的外門弟子們鴉雀無聲，所有人包含那些參賽者，在看向王騰雲的眼神裡都充滿崇拜或是敬畏，就連幾名內門弟子，也都在聽聞傳音後從後山出來觀看比試。

王騰雲本人倒像是毫不在意，仍是在比試完後靜坐在那裡，等著下一場比試的開始。

而第三場比試，在李龍飛聽到雙方名字後，便猛地張開雙眼，沉著臉跨步走上台去。

他的對手正是之前擊敗東門的陳英，此時他正一臉惋惜，似有不忍地朝向李龍飛看來。

「第二輪第三戰，李龍飛對陳英…比試開始。」

天鬚掌門聲音剛說完，李龍飛尚未動手，陳英便往前一步，臉色誠墾地拱手說道。

「李兄，陳某對你方才的比試，實在很是佩服…」

李龍飛本來正提防對方會像對東門那樣直接偷襲，此時聽到陳英這樣說，心中不由得一愣，下意識想聽聽對方要說些甚麼。

「…之前誤傷東門師弟，實在是一時手誤，非陳某的本意。只是內門比試，事關重大，且戰況之中，隨時都有可能生變，故陳某雖佔優勢，為求保險，仍是全力以付，所以若有得罪李兄朋友之處，還請李兄你多多包含才是。」

此話一出，李龍飛再怎麼對陳英不滿，頓時有些不知所措起來，畢竟在比試中的確隨時可能逆轉，即便自己，也不敢肯定能留一手，雖然對方對東門下手重了一些，但修仙本就是伴隨著許多生死風險，自己親身經歷那麼多次，怎還能怪罪對方下手過重呢。

陳英看李龍飛臉色稍緩，接著又說，「如今陳某見李兄左臂不能動彈，加上方才受傷頗重，雖說李兄修為比起陳某高上一籌，但若是真比試起來，恐怕陳某還是佔優得多…」

說到這裡，陳英抬頭看了李龍飛一眼，見他沒有反駁，算是默認了這個說法，於是又說道。

「…只是如果以此欺之，那就算得勝，陳某也感到頗不光彩。既然如此，陳某有個提議。」

「說吧。」李龍飛聽完，沉默了會後開口說道。

「是這樣的，陳某無意間，得到幾件下品傀儡法器，能以自身靈氣灌入，幻化為自己的化身操控。」

「如果李兄相信，我們可以以此充作我們的替身比試，如此一來，李兄的傷勢便不受影響，相信定能讓我們這一戰更為精彩。」深怕李龍飛不信，陳英還揮手從儲物袋中拿出了兩尊一模一樣，半人大小的木頭傀儡。

李龍飛靈識掃去，發現那兩尊傀儡的確能吸納靈氣，只是自己是否能夠操控，當下還是不能肯定。

「李兄若有疑慮，可以先試著操控看看。」，陳英像是早料到這樣，手一指，一尊木頭傀儡飄了過去，更將一卷竹簡，烙印上了靈識，扔給了李龍飛研究。

李龍飛靈識掃過，依那竹簡中記載的傀儡操控法門，依那法門灌入靈氣，果真可將那傀儡幻化作他的樣子，跟著舉手抬足間都隨著李龍飛的心意行動，就連轟雷術也隱隱凝聚出來。

台下弟子此時也都交頭接耳，驚訝這傀儡的神妙之處，只有那王騰雲眼神中閃過一絲精芒，但卻也沒有多說甚麼。

眼看的確沒有甚麼問題，李龍飛轉頭問陳英最後一個問題，「你既說內門比試重要，為何要提出這樣對我有利的方法？」

陳英嘆了口氣說，「雖然此法看似對你有利，但說穿了，對我何嘗不好？你修為高過我，如果真的比試，我難保你臨危之際像上一場那樣以兩敗俱傷方式傷我，如果能公平又安全的比試，我何必冒這個風險呢？」

「當然，此法要能行，還得看師長們是否接受，否則一切都是白談。」

李龍飛雙眼微凝，隱隱覺得有些不太對的地方，但他處事經歷尚淺，一時間想不出哪邊不妥，於是思慮了一會，終究還是點頭說好。

見到李龍飛點頭，陳英臉上一喜，眼神深處閃過一絲狡猾，心中暗暗說道，「我就不信，你這還不上當？」

原來除了那兩尊傀儡之外，他身上還有一枚天晶石，是用來強化傀儡使用，可以讓傀儡短時間大幅提升能力，達到堪比中品法器的境界，只要李龍飛答應用這方法比試，他便可以偷偷使用，等若處於不敗之地。

當然，若是李龍飛不答應，他也會立刻出手，操控這兩個傀儡進行偷襲。

眼下李龍飛既然答應了，陳英望向半空中的師掌們，只見天鬚掌門面無表情，冷冷說道，「只要你們商量好，要用何種比試，宗門不會加以干涉。」

天泉在旁邊雖然看出問題所在，但礙於弟子間的比試是個人造化，所以他也只能暗自著急，而不能出手點破。

「唉，我這弟子在處事上還是太過天真，也許給他點失敗經驗也好。」

於是，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約好彼此不得攻擊對方本尊，只能以傀儡進行比試，否則就算失敗，然後陳英便讓李龍飛任意選擇哪一尊傀儡，接著一起注入靈氣，操控著傀儡進行比試。

1. 防人之心不可無

一開始，的卻是如陳英所說的，李龍飛將靈氣灌入傀儡後，自在的操控著傀儡跟陳英的傀儡比鬥著。

在不考慮傷勢的情況下，雖然李龍飛靈氣只恢復了五成左右，但練氣六層對上練氣五層畢竟還是高上一籌，使得李龍飛的傀儡跟陳英的傀儡打得平分秋色，甚至隨著李龍飛操控上漸漸熟悉，而隱隱有佔上風的趨勢。

陳英心中暗道，「練氣六層果然厲害，連受傷了還有這麼強的威力，好險我沒直接和你比試。」

同時悄悄在懷中一摸，一顆晶瑩剔透的乳白色石頭已然握在了右手裡頭。

就在李龍飛的傀儡使出轟雷術，要將陳英傀儡給擊敗的同時，陳英右手一揮，那顆天晶石倏地沒入了陳英傀儡的體內。

轟隆一聲，陳英傀儡肉眼可見的膨脹一倍，同時顏色轉深，散發出難以置信的靈壓，硬是被那轟雷術擊在了身上而毫法無損。

李龍飛驚怒之下，對那傀儡的操控略有分心，就見那陳英的傀儡往前一揮，一道風刃砍過，李龍飛的傀儡頓時一條手臂斷落，轉眼優劣互換。

「你耍詐！」李龍飛氣紅了眼對著陳英大喊著。

「我耍詐又如何？這方法你也是同意了，我可沒說過我沒有加強傀儡的手段阿！」陳英眼看計謀得逞，瞇起眼笑著說。

台下眾人這時也一陣嘩然，有些人認為陳英此法沒有問題，有些人卻似有不妥。

「陳英師兄這手段也太卑劣了，這樣就算贏了也不光彩阿。」

「卑劣又怎樣？修仙路上，可不是所有人都光明正大，如果連對方的心機都看不出來，那受騙上當只能算是自己活該！」

「是阿是阿，何況這場比試，誰贏了誰就是內門弟子，換做是我，我也一定會出此計策，只能說李師兄太過天真而已。」

眾人言談之間，莫婉兒立在一旁，心底也對李龍飛的天真暗自不屑，「原來此人是個傻瓜，難怪剛剛會沒被我吸引，想來他連男女之間的事都不知道吧。」

就連遠處的東門跟寒玉看了，此時也臉色鐵青，認為李龍飛這下子非敗不可。

只見李龍飛的傀儡此時又中了一計風刃，雖沒有再斷四肢，但胸前木頭破裂，看起來再中個幾招可能就報廢破壞。

陳英嘿嘿一笑，朝著李龍飛得意說道。

「李師兄，你還是放棄吧，我這傀儡的威力我最清楚，一旦使用了天晶石，威力陡增一倍以上，憑你那個傀儡，是難以和我對抗的。」

李龍飛臉色鐵青，雙手緊緊握著拳頭，咬著牙，看著自己的傀儡不斷在轟擊中往後退，心中更是後悔自己怎麼如此大意，竟沒想到這是對方設下的陷阱，此時方法既然答應了，哪怕自己出手攻擊對方，想來也是輸了這場比賽。

「我還是太天真了…修仙路上，爾虞我詐，即使害人之心沒有，防人之心也不可無。」

「現在這傀儡只能再受一次攻擊，一但壞掉，就等若輸掉這場比試，我該如何是好…」懊悔中，李龍飛突然福至心靈，心中升起一個大膽的念頭。

只見那陳英的傀儡越攻越快，身上纏繞的御風術也越來越強，李龍飛靈氣操控，那傀儡不躲反而停了下來，站在那不斷凝聚雷勁。

「哼，又是轟雷術嗎？來不及了？」陳英見狀，操控著傀儡，聚起最大程度的風刃，朝著李龍飛的傀儡掃去。

就在此時，李龍飛突然衝到自己傀儡面前，碰一聲替自己傀儡擋下了那道風刃，哇一聲狂噴了一口鮮血。

但他無暇去運氣療傷，而是握住了那傀儡，一口氣將全部靈氣灌入傀儡核心，並在陳英還來不及反應的同時，將那傀儡死命一扔，砸到了陳英的傀儡身上。

「爆！」

轟地一聲，灼熱的氣息順著那傀儡自爆散了開來，陳英的傀儡雖然強化至堪比中品法器的境界，但李龍飛的傀儡凝聚靈氣已久，加上最後李龍飛灌入的大量修為，那威力之大，就算是中品法器也承受不起。

喀喀幾聲，陳英的傀儡隨著爆炸，同樣也四分五裂，形成了兩敗俱傷的局面。

「李龍飛！你違反了規定！」陳英神情大變，氣急敗壞地吼著。

「我哪裡…違反規定了，我們只說好…不能攻擊對方彼此，可沒說…不能替…傀儡擋下攻擊。更何況，是你的傀儡攻擊到我…要我說，還是你…違反規定，應該判輸才對！」李龍飛雖傷勢重得無以復加，氣若猶絲，但眼中卻重新燃起希望，振振有辭地說道。

「你…你…」陳英被堵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半晌後，他目露兇光，聚起了風刃，指著李龍飛道。

「好，就算這樣，你跟我的傀儡同時損毀，也算平手而已，我倒要看看，接下來，以你的傷勢，如何再與我鬥！」

「喔？是嗎？」李龍飛像是早料到他會這樣說，慘笑之中，掐訣一指。

就看到那片傀儡殘骸中，李龍飛的傀儡雖然上半身子都消失，甚至連核心都露了出來，但那軀幹下半部，卻在破爛不堪中，站了起來，朝李龍飛這搖搖晃晃走了過來。

陳英臉色蒼白，不自覺地倒吸口氣退後兩步，他怎樣也沒想到，李龍飛的傀儡，在那自爆之中，竟還有餘力保護最重要的那個核心。

事實上，若非李龍飛將靈氣全輸入傀儡用作保護，自己也不會傷得如此嚴重。

如今陳英算是拿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算他現在想改變規則，也無法自圓其說，想到這裡，陳英艱澀地想從喉嚨吐出幾句話來改變這局面。

但半空中，天泉道人卻已經冷冷宣佈，這場比試的勝利者是誰。

「第二輪第三場比試，李龍飛勝！」

李龍飛這才長噓一口氣，朝天泉道人拱手作揖，躍下台去，再也無法支撐，坐倒在地。

1. 四強之戰

此戰雖然沒有生死相搏，但其中的心機計算，卻是更為甚之，看得眾人都是心曠神宜，不少人更是暗自衡量，認為就算自己想得到這方法，也不敢以身試險，毫不防備地擋下那道風刃。

「這李龍飛當真不怕死阿！」

「他第一場拼死一搏也就算了，這第二場，在不確定是否可以摧毀對方傀儡的情況下，還這麼不顧性命，當真是瘋子一個！」

「也不能這麼說，要不是這樣，他怎能連贏兩場呢？」

「現在可好了，就算他第三場輸了，他一樣是內門弟子，看起來，能踏入內門弟子的，都要有這樣的決心才可以阿！」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紛紛之際，台上的天鬚掌門也是暗暗讚許著。

「好、好一個李龍飛，這兩場戰鬥讓我派外門弟子，掀起了很久沒有出現的鬥志，這樣的一個弟子，不枉費宗門每十年舉辦一次的內門比試。」

天泉道人也是心中頗為欣慰，更慶幸當初自己沒有放棄這個弟子，差點就錯過了一個好苗子。

唯獨那老譚道人那陰沉著臉，這陳家本是跟他有些淵源，此時自己弟子西門吹雪跟陳英相繼敗在李龍飛的手上，讓他對李龍飛的憎恨厭惡到了極點。

要不是天鬚掌門在這，方才他可就想推翻天泉所立下的判定。

「罷了，既然這李龍飛升上內門弟子，以後我找個機會，好好敲打他一番算了！」老譚眼中深處閃過一抹凶光，表面卻仍是毫無異樣一般。

很快的，第四戰也跟著上場。

剩下的是莫婉兒跟另一名練氣六層的弟子。

在眾人都以為莫婉兒又要使用媚術時，出乎人意料之外，莫婉兒竟直接出手攻擊，而且使的是自在道中以威力著稱的火雲掌。

只見那練氣六層的弟子，雖然兇狠善戰，但莫婉兒身上的氣勢卻是更加威猛，舉手投足間都帶著烈火重重，最後修為更赫然攀升到練氣六層大圓滿境界，一舉將對手轟出場外，贏得了第四場的比試。

至此為止，內門比試已算是結束一半，李龍飛等四人，不論接下來的比試為何，都能成為內門弟子，從此真正踏上自在道核心一脈，更有機會在之後成為傳承弟子，接受莫大的機緣與造化。

所有外門弟子，此時看向莫婉兒的神情，也不再只是迷戀，還帶著許多狂熱，不少人更是她與王騰雲放在一起，說他們是自在道內的絕代雙驕，便是王騰雲本人，此刻也多看了莫婉兒兩眼，這才轉過頭去。

莫婉兒卻在下台之時，特意的看了李龍飛一眼，接著雙頰泛紅的靦腆一笑，這才跑了開來。

這一笑，讓許多人升起了妒嫉之心，更是有不少此時圍觀的內門弟子眉頭緊皺，帶著惡意望向這位以後即將成為自己同輩的內門師弟。

李龍飛看到莫婉兒的笑容，又感受到眾人的目光，心底一愣，訥悶對方為何如此的同時，仍是爭取時間調養打坐，等待下一場比試的開始。

不久之後，半空中的天鬚掌門緩緩開口。

「此次內門比試，王騰雲，呂宋傑，李龍飛，莫婉兒等四人成功晉升內門弟子，接下來，四人輪戰，以此排名。」

「第一戰，王騰雲戰呂宋傑，比試開始！」

在眾人期待之中，呂宋傑目中燃起戰意滔天，大吼一聲，渾身雷霆轟鳴，猛地躍上試台，頓時以他中心為主，無數電流激竄，看起來很是嚇人。

「這一戰，我定要使出全力，只要能打贏王騰雲，就算之後我無力再做第二戰，也值得了！」

而王騰雲依舊平靜，站在那完美的如一尊玉像一般。

兩人的氣勢，一動一靜，皆讓眾人屏氣注目，許是王騰雲的名聲太大，呂宋傑上了台後，竟罕見地沒主動搶攻，而是蓄勢待發，以不變應萬變。

王騰雲等了半晌，淡淡一指，一道碩大的劍氣，橫掃而去。

「來得好！」

呂宋傑眼中精芒一閃，大喝一聲，雙拳往前，一道道雷勁竟錯綜交節，形成一張張巨大的雷網，往那劍氣包圍了過去。

轟轟幾聲，那劍氣雖然斬破了前面幾道，但最終仍是突破不了層層雷網，被包圍收縮，碎裂開來。

「呂師兄居然有如此巧勁，還以為他招式都是大開大闔，想不到居然能化雷為網，將這劍氣給收了起來！」

「這一戰肯定相當精彩，不到最後很難知道鹿死誰手！」

眾人議論紛紛之時，王騰雲臉上也第一次露出了一絲戰意，不再雙手負背，而是凝神看向了呂宋傑。

「出劍吧，我知道你有一把青雲寶劍！」呂宋傑神色得意，對著王騰雲說道。

「還不是時後。」王騰雲搖了搖頭，右手一揮，重新將左手放回了背後。

「你找死！」呂宋傑自從敲響了鐘聲，被人萬眾注目之後，何時受過這樣的侮辱，他自尊心極高，此刻再也按奈不住，低吼一聲，天空中黑雲密佈，降下無數雷霆閃電，正是先前他用過的祕術雷霆萬均。

此術一出，他的氣息瞬息高漲許多，隱隱突破了練氣六層的境界，短時間地來到了練氣七層的高度。

可就在他右拳聚起雷霆，往前一衝的同時，王騰雲面前，五道劍氣，蘊含著五行之氣，一一破空而出，飛馳而去。

轟！

第一道劍氣，以柔剋剛，與呂宋傑右拳凝聚成形的巨大雷拳擊在一起，化做無數水氣，將其雷勁盡數散了開來。

轟！

第二道劍氣，以強破強，金芒四射，硬是將呂宋傑身外的護身雷勁擊得粉碎。

轟！

第三道劍氣，霸道異常，內含火勁，在呂宋傑不敢置信的眼神下擊中了他的胸口，喀地一聲將其外衫連同他的護身法器碎成粉末。

轟！轟！

最後兩道劍氣，一是土劍，將呂宋傑的左臂骨震得粉碎，另一劍則是木劍，穿過他的右腳，飛起了一灘鮮血。

五劍飛過，呂宋傑面色慘然，底下的弟子們也一片驚愕，想不到王騰雲的實力居然高到了這種程度，就連莫婉兒也握緊了小手，心底對王騰雲的修為暗暗吃驚，緊緊咬住了下唇。

1. 禍從天降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要結束時，呂宋傑發出一聲慘烈的笑聲。

「還沒完，我還有最後一招！」

只見呂宋傑原本漸漸消散的練氣七層氣息，猛然再度暴漲，達到練氣七層中期的境界，接著他全身雷勁聚向眉心，全身顫抖生機枯萎的同時一道雷光從眉心射出，頓時每個人心中都聽到一陣天雷地動的怒吼。

這雷光一出，化做了一條雷龍，雖只有三尺大小，但其散發出來的威壓遠遠強過一般練氣七層的弟子，堪堪比作練氣九層境界，就連王騰雲也是瞳孔一縮，第一次表情顯得凝重。

底下的所有弟子，更是心驚膽跳，沒料到呂宋傑這居然有此絕招。

天空中，天鬚掌門微微一凜，神情嚴肅間，一枚丹藥在手，心底打定了主意，就算呂宋傑輸了，也要好好獎賞一番。

「這本命雷元，非雷靈根之人使不出來，但就算是有雷靈根之根，若無足夠的修為定性，也難以催出。」

「此子才練氣期，就能強行逼出如此雷元，幻化成龍，實在是資質過人，如果日後好好修行，怕是成就不會比王騰雲差矣。」

此時那本命雷元一出，呂宋傑整個人虛弱無比，修為瞬間降到了練氣四層，但他神色中卻露出異彩，心中暗道。

「這本命雷元乃是我歷經千辛萬苦，又得莫大機緣才修練得來，一但碎裂，得再花一年以上才能修練而成。但此時為了獲勝，我豁出去了。」

心念及此，那本命雷元化做的雷龍隨著他的心意，往那王騰雲那攻去。

王騰雲臉色沉重，隨手一揮，一道道劍氣橫出，似要將那雷龍給砍落下來。

但那雷龍快速異常，那些劍氣雖快，仍是被他一一躲過，眼看就要擊在王騰雲的身上，王騰雲突然洒然一笑。

「你不是想看我的青雲寶劍嗎，今日，我便讓你一瞧吧！」

就看到王騰雲一拍儲物袋，一把寶劍飛出，頓時場內光芒四射，那劍身之上，竟散出琉璃華彩，轟鳴間與那雷龍已然交鬥在一起。

那青雲寶劍乃王家至寶的法器之一，品階已是中品偏上，雖然呂宋傑的本命雷元不凡，但在王騰雲練氣七層修為操控下，搭配著他的劍法，竟隱隱反壓雷龍，更使龍身不斷碎滅，一步步漸成敗相。

呂宋傑此時內心也苦澀不堪，想不到自己使出了本命雷元，仍是不敵對方，尤其王騰雲看起來還游刃有餘的樣子，更讓他明白自己再撐下去，恐怕只是輸得更難看而已，頓時便想將那雷元收回，投降認輸。

卻在此時，王騰雲一指。

「斬！」

那青雲寶劍彩光一閃，一劍起落，速度卻是快上了好幾倍，那雷元化成的雷龍一個閃避不及，被斬成了兩斷，化做一大一小的兩道雷光，分別疾射出去。

「王家的一劍飛仙訣？這王騰雲果然是天縱英才之輩，之後若有機會，定要想辦法納入我的門下才好！」老譚道人目露喜色，暗暗在心中思索著。

呂宋傑雷元被破，一口鮮血噴出，來不及開口認輸，已急忙掐起法訣，要將那四散的雷元重新納回。

想不到其中那段較大的雷光龍頭，一個閃爍，竟衝出了場外，往旁邊圍觀的弟子們波及而去。

原本場邊應該有陣法保護，但這雷元奇異，竟有穿透陣法之效，頓時場外弟子紛紛飛身走避，幾個來不及閃躲過的，被雷光掃到一角，更是慘叫連連，一時間台下亂成一團。

但在這紛亂之中，其中一人，卻是坐在地上，似對這雷光沒有察覺，仍是盤腿打坐，正是此時爭取回氣，努力吐納的李龍飛是也。

他這時修為正運行到一個循環的中途，對外界感覺較不敏銳，沒料到這雷光禍從天降，不偏不移正擊在他的身上，哇一聲，他噴出多口鮮血，慘痛間只覺得全身似被撕裂開來，頓時再無知覺，暈了過去。

這一切說來話長，但事實上卻是眨眼之間而已，等天泉道人衝過去時，李龍飛已經暈了過去，看來是無法再參與之後的比試了。

台上的呂宋傑看傻了眼，他耗盡力氣，卻仍是輸給了王騰雲，想不到正要認輸時，雷元竟被斬斷，更波及到了李龍飛，最後只納回一小部份，此時欲哭無淚，氣血攻心下，又噴出了一口鮮血，接著才無力地開口認輸。

台上的王騰雲也是漠地無語，他也沒想到居然會造成這樣的後果，目光露出一絲不可置信跟失望，接著默默將青雲寶劍收了回去，一樣躍下試台。

天泉道人卻沒去管之後的比賽，他手扶李龍飛背心，一股靈氣灌入，要替自己的弟子好好療傷。

但他靈氣灌入，卻發現在李龍飛體內，那股雷勁已經深入其脈，化作無數殘缺片段，以他的修為，竟也無法為其療傷，心痛之餘，練忙掏出一粒保靈丹，強行張開李龍飛的嘴巴置日，要先護住他心脈不受到雷勁的侵蝕。

天鬚掌門在半空中，沉思了一會，搖搖頭低聲傳音給天泉道人，片刻之後，他開口說道，「此戰，王騰雲勝，而下一場，因李龍飛無法出戰，所以由王騰雲對莫婉兒比試。」

眾人議論間，天泉道人著天鬚掌門拱手一揖，心痛地帶著李龍飛，咻地飛往了後山之中，留下了一絲遺憾，在王騰雲心中輕嘆著。

1. 禍兮福所依

當李龍飛醒來時，他正脫光了衣服，浸泡在一處山泉池之中。

此處泉水涓涓，魚兒遊走，泉邊幾株不曾看過的靈植異草，很是繁密，便是那鳥兒蟲鳴，也是十分悅耳，宛若一處人間仙境，很是非凡。

但李龍飛剛要起身，便覺得全身劇痛，跟著竟引動他體內數十道雷勁交錯，痛得他差點滴下淚來。

「唉，你先別動，好好適應一下，聽我說明。」

旁邊一聲嘆息，一個人影從遠方出現，正是李龍飛的師尊，天泉道人走來。

天泉道人滿臉憂愁，身形消瘦了些，帶著拂塵慢慢靠近李龍飛這。

「師尊，我這是…？」李龍飛沒有昏迷前的記憶，有些不解的開口。

雖然沒有動彈，但光是開口講話，已讓李龍飛感到十分痛楚。

「…你受呂宋傑雷元破碎片段波及，雷勁入體，更因你當時正在吐吶，深及靈脈，此時那些雷勁片段，潛存在靈脈之中，即便外人想幫助，除非有結丹修為，否則難以納出。」

天泉道人心知此事終究無法隱瞞，只得將實情告知給李龍飛，李龍飛一聽，傻愣了眼，他沒想到自己居然會遇上這等衰事，而且這事還沒人能怪，一時之間，他不知道該哭還該笑是好。

看到李龍飛愣住，天泉道人也是無奈，他跟著開口又說道。

「可是，飛兒你也別擔心，我跟掌門問過了，這雷勁，即使外力不除，只要時間久了，仍會慢慢被你靈脈吸收，屆時，不但不會再有痛楚，更會因此讓你修為大增，有很大機會突破練氣六層初期，甚至可能直接到練氣六層後期，可以說是禍福相依，不失為一種機緣。」

「我將你浸泡在靈泉之中，又以保靈丹為你護住心脈，只要你不運氣吐吶，除了行動時會劇烈疼痛外，倒也不會受傷。」

聽完這番話，李龍飛默然不語，他本就卡在練氣六層初期一陣子，如果這種痛楚可以換來修為的精進，那也的確是種造化，想到這，他又想起一件事，連忙詢問。

「師尊，那這樣的情況，會持續多久？」

「…三年，或五年更久，端看你靈根天份如何…」天泉知道他的情況特別，看了他一眼，苦笑中無奈回答。

「三年！天阿…」李龍飛睜大了眼，表情像活見鬼似的。

「那豈不是說，我得過像這樣半殘的生活三年以上了說？」

「師尊，難道沒別的辦法，可以讓我更快恢復嗎？提前吐吶呼吸有沒有用？」李龍飛苦喪著臉，有些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

天泉深吸了口氣，搖搖頭道。

「如果可以，我一定會告訴你，不過，就連天鬚掌門也想不出辦法，你還是好好休息一陣子吧。至於吐吶呼吸，還是等你恢復差不多了，再進行比較好。」

說完這話，天泉道人滿臉憐惜，遞給了李龍飛三顆保靈丹，以及內門弟子的身份令牌，還有一只裝了自在訣下卷及不少靈石的儲物袋，這才轉身離去，臨走之前，他又丟了句話。

「對了，恭喜你成為內門弟子，有鑑於你情況特殊，宗門特別安排改由外門弟子做為你的侍從，為師已經替你選好了，以後東門寒玉，就跟隨你了。」

外門弟子晉升為內門弟子時，可以帶兩名雜役做為侍從，跟在身旁，且不受內觀門禁，這事李龍飛之前就已經知道，此時聽天泉道人這樣說，知道這是因為自己情況特殊，所以改由外門弟子替代，做為一種補償。

一想到自己成了內門弟子，而且能帶東門寒玉進來內觀，雖然得花五年以上都像這樣，李龍飛心底至少寬慰了一點。

「三年是嗎…」李龍飛清楚知道，修練到越後期，時間需要越久，許多師兄往往突破一個小境界，就得花上個數年時間。

如果自己能突破練氣六層，那花個三年時間，似乎也算合理，只是復原時間的長短，得看自己靈根天份…而自己靈根向來不好，該不會到時後要花更多時間恢復，想到這，李龍飛又頭痛起來了。

等到天泉道人離去，東門跟寒玉這才從花叢中跑了出來，來到靈泉旁邊，讚嘆著內觀裡的種種不凡。

「師兄，這裡果然跟外宗那不同凡響，我跟東門師兄剛剛去逛了一圈，不但靈氣濃郁，而且各種靈花珍果，四處可見，在這修行，可是加倍有效阿！」

「還有阿，成了內門弟子，每個月宗門發的不再是兩個靈石，而是十個靈石，外加還有三顆補靈丹，平常還有靈果可吃，難怪外宗弟子們拼死拼活，都想要成為內門弟子阿！」

「還有阿…」

寒玉興奮的霹靂啪啦說了一大串，同時還左右張望著。

「行了行了，寒玉你讓師兄歇會，不要一口氣說那麼多。」東門較為冷靜，打住他的話題，雖然眼神中也很是雀躍，但仍是尊敬地先看向李龍飛一眼。

李龍飛苦笑地搖搖頭說，「別叫我甚麼師兄了，我入門較晚，不嫌棄的話，叫我龍飛就好，師兄甚麼的，太折疼我了。」

「好…」

「那怎麼行！你身為內門弟子，理當尊稱你為師兄不為過！」寒玉剛要答應，東門皺著眉頭說道。

「更何況，要不是因為你，我們兩還進不來內觀，只是叫你一聲師兄，還是佔便宜了。」

眼看東門如此堅持，李龍飛也不便再說甚麼，連忙岔開話題，尋問了一些事情。

「對了，比試後來的結果如何？」

東門跟寒玉互望一眼，兩人都有些無奈說道，「還能怎樣？後來師兄不能出賽，呂宋傑傷勢過重，不是莫婉兒的對手，結果當然就是王騰雲第一，莫婉兒第二，至於呂宋傑，因為他至少還能出賽，所以拿了個第三。」

「要不是因為你被他的那個雷元波及，怎麼會不能出賽，我說，至少這第三名，應該是師兄你拿才對！」寒玉不滿地哼了一聲說道。

李龍飛微微一笑，他雖然也有些可惜，但在見到王騰飛跟呂宋傑一戰之後，心底有自知之明，知道就算是狀態十全的時後，要剩呂宋傑等任何一人，都是困難萬分。

想到這，他不由得對變強這事更為渴望，既然師尊都說三年之後有望恢復，那自己如能早日吸收掉這雷勁，也許能提早復原，從而突破這一直卡住自己的練氣六層初期。

屆時加上內門弟子的身份，要達到練氣七層，甚至是練氣八層以上，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此一來，自己這次受傷，看來也不算是全然沒有收獲了。

1. 賭注
2. 傳承之地
3. 踏仙橋與百寶山
4. 福緣淺薄
5. 石中石
6. 開山師祖之物
7. 丹之道，博大而精深
8. 廢材
9. 錢不夠阿
10. 嘲諷
11. 根基受損
12. 打擊
13. 仙石之秘

很快的，三個月轉眼就過去。

這三個月來，李龍飛仍是動彈不得，只要稍微想要活動活動，全身就疼得讓他發出慘嚎，好在他如今修為已高，三個月不吃不喝，也沒有甚麼大礙。

至於生活中的許多雜事，有寒玉跟東門在旁照料，到也沒有甚麼問題。

這段時間裡，李龍飛也的確感受到體內雷勁慢慢被靈脈吸收，只是這吸收實在太慢太慢，如果照這速度推算下去，完全恢復恐怕不是三年，而是五年十年都有可能。

這就讓他有些發愁起來，「雖說我本來就不覺得資質多好，但這也太差了吧，如果照這樣下去，怕是等我有實力去找李府時，都已經是人事已非了…」

於是到了三個月後，李龍飛終究還是按耐不住，試著調動體內靈脈，強行吸收那雷勁看看。

起先，光是運勁吐納，便讓李龍飛全身有如萬蟻鑽動，讓他忍不住全身劇顫，額頭滿是斗大的汗珠滴落。

好幾次，他都快受不了停了下來，但他當年倔強的脾氣帶著他撐過許多痛苦，加上更劇烈的疼痛也經歷過，此時仍是硬撐著堅持，不肯放棄一絲機會。

幾天之後，雖然那痛苦雖然依舊沒有減少，但他卻可以感受到，體內的靈脈漸漸有復甦的徵兆，更有一絲絲雷電之力，隱隱在脈絡中遊走交錯。

「果然有吐納就有幫助，幸好我有提前吐納。」

就在他這樣想的同時，兩天後的夜裡，異變突起。

這天，李龍飛吩咐東門跟寒玉將一些瑣事處裡完後，艱困地盤腿坐在床上，準備運氣吐吶。

但當他尋著自在訣中的小周天循環，打算再努力吸收那雷勁之時，突然間一絲微弱的雷電之力，快速地在脈絡中串接起來，跟著遊走流動。

隨著那雷電遊走，他感覺到自己靈氣似乎慢慢復甦，連痛楚都減輕了些，連忙將小周天循環改為吸吶天地靈氣，希望能更加恢復一些。

但他還沒轉換過去，便驚覺那雷電之力，竟不再受自己控制，而是自成一體，在他的體內遊走起來。

「怎麼會這樣？」李龍飛驚愕之際，連忙加強靈氣要去操控它，只是甫一接觸，那雷電之力赫然將他的靈氣給吞噬進去，跟著不由自主地開始吸納他體內散亂的靈氣修為。

驚慌失措下，李龍飛趕忙要收那些靈氣收回，卻見那雷電之力猛地從他七孔散出，在他慘嚎之下慢慢在體外形成一條雷龍魂體，將整個房間照得閃耀不已。

原來當初呂宋傑那雷元片斷在進入李龍飛體內後，因無主控制，加上李龍飛暈了過去，便散了開來化作碎片存在了他的體內。

但隨著李龍飛的吐吶，那些碎片慢慢甦醒過來，自然而然的串接在一起，化作原本的那雷龍雷元。

那雷龍無主，殘缺不全，本能地想要吸取天地靈氣以完整自身，而李龍飛與其共生共存，自然成了它吸取靈氣最容易的選擇。

若在平時，李龍飛練氣六層的修為還能與之抗衡，但此時他久經重傷，根本無法操控體內靈氣，當然也爭不過它。

就看到李龍飛體內靈氣越來越少，修為也跟著慢慢降低，可以想見，一但靈氣完全被那雷龍奪走的話，就算李龍飛不死，修為也等於廢了。

李龍飛著急萬分，無奈他虛弱無比，連要大喊出聲的力氣都沒有，此時眼睜睜看的自己靈氣被奪，對自己沒有聽信師尊的話語感到後悔萬分，可卻已經是為時以晚了。

「我怎麼又這樣了，該死，我怎麼不好好等待就好，偏偏要自做主張，強行吐吶。」

「現在可好了，要是我的修為要是全沒的話，別說報仇，要再重頭練起，可能都困難重重，該死，真的該死阿！」

就在他因靈氣被奪，眼神黯淡，意志也漸漸模糊的時後，突然身體裡那雷龍猛然幻化出來，揚首一吐，頓時雷光閃耀在房內處四亂竄，將周遭的桌椅器具全都電得焦黑破碎。

其中一道雷電，不偏不倚正好劈在李龍飛身旁的儲物袋上，當場將儲物袋內的靈石法器全都化成灰燼。

李龍飛心中叫苦，卻動彈不得，便在這時，那儲物袋中一顆半個人高的巨石滾了出來，竟是完好如初沒有任何損傷。

李龍飛尚來不及驚訝，那巨石跟著又發出了萬丈光芒，一道模糊的龍影從中傳出，一道滄桑而又不屑的聲音從中傳出。

「哼，哪來的雷系小蟲，不過是模仿了我族形態的神通，居然在我面前放肆！敢以雷霆轟我，我便拿你填腹，看看究竟是誰比較囂張！」

就看到一隻小指般粗細，半截手臂長度的白龍身影突然出現，跟著張嘴朝那雷龍用力一吸。

那雷龍雖然比白龍明顯大上許多，但一見那白龍出現，便有如遇到天敵一般，渾身發抖，動都不敢動地被那白龍吞入嘴中，接著白龍張嘴一咬，喀嚓喀嚓，就像在吃甚麼食物一樣，三兩口就將雷龍吞了進去，然後舔舔嘴巴，眼神中一抹精芒綻放，意猶未盡地看著李龍飛本人。

李龍飛這時才看清楚那白龍，只見牠鹿角蛇身，白鱗紅背，雖然身形微小，但散發出了的威壓，比起自己在師尊身上，甚至是天鬚掌門身上，感受到的都要來得恐怖得多。

且那巨石，李龍飛這時也看清了，正是當初他在拍賣會上買回來的梵天石。

看著那白龍，光是從梵天石中投影出來，就有這樣的威壓，李龍飛很難想像，要是牠真身出現，到底會有多恐怖的感覺臨身。

但不管如何，這白龍將雷龍吞下後，李龍飛少了體內的雷勁，傷勢頓時好了七七八八，雖然修為被吸走大半，但至少不是整個廢功。

他這麼多年也懂了一些人情事故，加上這白龍修為高深，連忙鞠躬一拜，恭恭敬敬說道。

「感謝白龍前輩救命之恩，在下終身難忘，之後若有需求，必定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那白龍皺了眉頭，哼了一聲說道。

「甚麼前輩不前輩，你今年幾歲？」

「在下今年十七八歲，不知前輩有何吩咐？」李龍飛一愣，有些摸不著白龍的意思。

「我跟你說，我今年一千三百零八歲，換算成人族年紀，也才十三歲而已，你少拍甚麼馬屁，叫我前輩，我可沒那麼老。」那白龍氣鼓著臉，很是在意地說。

「呃…前…恩公既然如此吩咐…在下自然遵從…」

「甚麼恩公！我是母的，不是公的，你這人眼睛難道瞎了阿！」

那白龍一聽，更火了，威壓猛地大增，連背上的龍鰭都紅通通了一片

「不是…那…那…恩人息怒，恩人息怒…」

李龍飛只覺得有苦難言，他一個小小練氣修士，怎會知道公龍跟母龍怎麼分辨，但覺那威壓從天而降，驚駭中連忙想安撫這白龍的情緒，卻看到白龍一聽，連眼神中都冒火出來，牠怒吼一聲，震得整間石洞晃了起來。

「甚麼人不人，本姑娘擺明龍模龍樣，你偏偏要詆毀我是人？你…你這該死的，沒事找事做，一定要惹我生氣！好好好…我正好沒吃飽，拿你來填我肚子再說！」

說完，牠張口一吸，不由分說要將李龍飛給吞下肚子，李龍飛被一股大力一扯，整個人直接飛了過去，眼看就要跟剛才那條雷龍一樣，被吞噬下去，卻在這時，李龍飛懷中一直放著的那只玉鐲猛地發熱起來，接著一道柔和的光芒包覆著李龍飛，將那吸力給隔絕了開來。

白龍一看，眼神驚恐了一下，跟著就聽到外面眾人大喊的聲音靠近，其中更有李龍飛的師尊，天泉道人，呼喚著李龍飛名字的聲音。

眼看自己一時間難以將李龍飛給吞下，而門外又多了許多人，那白龍心底雖然怒火中燒，但也記起不該現身的規定，牠心念一轉，猛地撲向李龍飛，拼著受傷反噬的後果，一口咬住李龍飛身外的那層防護，跟著身形一閃，連同李龍飛一起消失在這洞府之中。

在他們消失後的幾個呼吸內，李龍飛的洞府門被天泉道人一掌破開，跟著天鬚道人，老譚道人，還有東門等人都衝了進來。

只是此時洞府內已經空蕩蕩半個人影都沒，天泉道人臉色難看，靈識掃過了洞府一遍後，跟天鬚掌們低談了幾句，這才讓眾人散了回去，跟著將此洞府給封印起來，不准任何弟子進入，由天泉道人親自追查此事下去。

1. 白龍玉鐲

不知道過了多久，當李龍飛醒來之時，他只看到一條巨大的白龍，活脫脫是之前那白龍的放大版，青角白鱗，紅鰭黑爪，身長萬丈，正怒目看著自己，似乎想一口咬在自己身上，卻又只是盯著自己看著。

「你這低賤的人族，快將你身上的那道護身屏障給解除，讓我乖乖吞你入肚，我保證不讓你死得太痛苦，否則別怪本姑娘無情，到時後將你凌遲至死，一樣能將你吃掉！」

那白龍見到李龍飛醒來，開口大聲咆嘯，頓時地面震動，連空間中都隱隱破碎虛空，卻無法傷到李龍飛半分半毛。

李龍飛再仔細一看，只見自己四周，一道柔和光芒，保護著方圓十尺，就是這光芒，阻礙了那白龍的威壓，讓自己能毫髮未傷。

李龍飛雖然見識不多，但也不傻，此時聽到這句話，苦笑著說。

「恩…恩龍，妳既救了我一命，又何必如此？如果妳肚子餓，我想辦法找些東西來讓妳吃就好，我那麼瘦小，又怎夠妳吃呢？」

「你管我？本姑娘要救就救，要吃就吃，你區區蟻螻，哪來跟我那麼多的廢話！何況我吃那雷龍是因為他劈了我一道雷，誰說我是要救你了？」那白龍滿臉不耐，兇狠猙獰，低頭又往前靠了近威脅著。

李龍飛吞了吞口水，雖然心中忐忑，但腦中急轉也大概了解了情況，明白這白龍定是無法破開這屏障，所以才只能出言恐嚇，只是這屏障能撐多久，自己也沒有個頭緒。

一想到從內門比試開始，自己就一直衰到現在，此時那白龍又在那咆哮恐嚇，不由得一肚子鳥氣，口氣也不再尊敬，哼了一聲怒道。

「妳若有本領，就自己來吃我阿！妳吃不了我，要我自己乖乖送死，天底下哪有這麼白癡的道理！」

「你說我吃不了你？你敢說我吃不了你！我就吃給你看！」那白龍本就煩躁，被這麼一說，氣得張牙舞爪，張口一撲，大吼了起來。

只是她雖張大了嘴，往前一咬，但那光芒卻是柔和不散，將她上下兩排利牙硬生生擋在外面，半點都沒有進來的可能性。

那白龍暴跳如雷，不斷衝咬撕裂，甚至用上了許多在李龍飛眼中威力驚人，可說是天崩地裂的術法，但李龍飛方圓十丈之內，卻是安安穩穩，一片平靜，甚至，那些術法，連掀起一陣微風過來也都沒有。

許久，那白龍氣喘噓噓，氣息也明顯衰弱了些，這才停手恨恨盯著李龍飛，眼神中滿是殺機地躺在那裡休息著。

李龍飛見那白龍的確是破不了這光芒，這才有些安心，看向四週，對自己所在的地方張望了起來。

只見這裡是一片灰濛濛的世界，雖然可見遠處山峰樹林，但整個世界灰白，好像山水畫中一般。

他心中遲疑了一下，往前跨出一步，那光芒便隨著自己跨步，以自己為中心，跟著往前移動了一下。

李龍飛低頭看向懷中，掏出一只玉鐲，這玉鐲一出現，光芒更是加大起來，從原本的方圓十尺，擴大到方圓十五尺的半圓屏障。

此時李龍飛也已然明白，那光芒屏障，怕就是這只玉鐲所致，只是這玉鐲乃當初母親隨手給了自己的，既不特別，也沒聽說藏有甚麼秘密，怎會有此能力，又是甚麼緣故給觸發開來，種種前因後果，他想破了頭，卻是一點頭緒都沒。

反倒是那白龍，原本趴在那裡，看到那玉鐲，雖然表面上毫無動靜，心底卻是掀起了波濤洶湧，暗暗叫苦起來。

「該…該死的，這傢伙、這傢伙怎會有那只玉鐲，那傢伙跟那些老不死的有甚麼關係？我我我…我早該想到，既然他會出現在那石頭旁邊，又怎會沒帶著那只玉鐲？我是怎麼了，我幹麻沒事自討苦吃，一時興起，現身外面還把這傢伙給拉進這裡來呢？」

見到李龍飛在那仔細觀察玉鐲，白龍心中越想越不安，她猛地開口說道。

「喂、那個…我說，我們來打個商量好嗎？」

「嗯？」李龍飛正在以靈識觀察著那玉鐲，聽到白龍這樣問，下意識發聲回應了下。

「這樣吧，我不吃你了，你把屏障解除，我們來好好溝通一下好嗎？」那白龍看到李龍飛回應，壓低了姿態，開口說道。

「你當我傻了嗎？我一把屏障解除，以你的修為，肯定能在我還來不及反應下，就將我一口吞掉，我又不是笨蛋，怎會聽你的話？」李龍飛皺了眉頭，看向眼前巨大的白龍說道。

「你…好、好、不解除屏障也沒關係，我們來討論一下如何？」白龍一聽，雖然氣得從鼻孔猛噴氣，但仍是沉住了性子，繼續說道。

「我跟你還有甚麼好討論的？」李龍飛沒好氣的說。

「難道你不想離開這裡嗎？」

雖然一開始是白龍將李龍飛給拖了進來，但此時此刻，他反倒希望對方快點離開。

李龍飛聽到這話，心念一動，有些不解地看向了眼前的白龍，心中升起了許多疑惑。

他當然想離開這裡，但一來他不知道保護自己的那光芒何時會消失，二來他連這裡是哪也不知道，所以才會先優先研究起那只玉鐲，至少先求有個自保能力。

此時聽到白龍這麼問，心中隱隱覺得，對方怎麼好像比自己還要希望自己能離開這裡的樣子。

「反正是你帶我進來的，能不能離開，還得看你。與其找方法離開，還不如先研究看看，這玉鐲有甚麼做用，免得等等這屏障消失，我可能就被妳一口吞掉了。」想到這，他故意開口這樣說道。

那白龍一聽，心中咬牙切齒，但表面卻是裝作和顏悅色的樣子說，「唉呀，誤會、誤會，方才是我不對，我待在這裡太久了，有些衝動。但是你放心，本姑娘現在已經決定不吃你了，你可以不用擔心屏障消失的問題，先來討論你怎麼出去才是，你說對吧？」

李龍飛一聽，更加好奇了，自己能不能出去，不是看對方決定嗎？怎麼對方反而要來跟自己討論，心中一想，於是便試探地問，「你願意放我出去？」

55.灰白世界

那白龍見成功轉移了李龍飛對玉鐲的興趣，連忙開口喜道。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我一定放你出去，不過現在我沒辦法放你出去，只能跟你說怎麼樣讓你出去，如果你願意，本姑娘可以幫你一臂之力，讓你早點離開這裡，回到外面的大千世界。」

「妳能帶我進來，卻沒辦法放我出去？這是甚麼道理？難道妳又想打甚麼壞主意？」李龍飛聽完，有些懷疑。

那白龍看李龍飛遲疑，連忙跟著說。

「我沒有騙你，我雖然有辦法拉人進來這小千世界，但出去的方法，卻是這創造這個世界的大能者所定，我只能告訴你，卻沒辦法直接讓你出去。」

「小千世界？大能者？」李龍飛有些迷惑，聽都沒聽過這些名詞。

「唉…小千世界，就是相對於你們的大千世界所說，宇宙洪荒，三千大界中，各有無數個小千世界存在，大能者，即修為通天之人，能以一己之力，創空間於一界之中，所謂一沙一世界，即為如此。」

「而這裡，正是某個遠古大能者於天道石中所創的灰白世界，進入此界，則依此世界法則，除非你修為比那大能者高，否則只能照著這世界法則出入。」

「我雖能拉你進來，但法則所限，無法放你出去，你若想要出去，我只能告知你方法，必要時刻，本姑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其餘則愛莫能助。」

這一翻話，聽得李龍飛腦中有如天雷轟動，他無法想像，一粒沙裡一個世界是甚麼樣的意思，但卻聽明白了，這裡，竟只是一個大能者的所創的一個世界而已。

「…如果連世界都能創造，那死而復活，應該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心中撲通撲通，對於自己一度絕望的事情再度燃起了希望。

那白龍卻不知他在思考些甚麼，見他沉默，以為對方不肯出去，連忙又催促著說。

「雖然說我幫助有限，但有本姑娘的提示下，要離開這裡並不困難，你不用擔心太多啦。」

被這麼一催促，李龍飛心底又起疑了起來，他沉思了一下，開口詢問。

「那你又是誰，怎會在這灰白世界？」

「我是誰干你屁事阿？你到底想不想出去？」白龍心底一急，不耐煩地喝道。

李龍飛眼神一白，伸了伸懶腰，坐下來故作庸懶地說。

「喔？那等我想清楚了，再出去也不遲阿！」

那白龍氣得差點吐血，要不是隔著那個屏障，此時她定要將李龍飛千刀萬剮，接著治療好後再千刀萬剮一遍，以消消心頭之恨。

只是她現在實在是不願意對方再待在這裡下去，哪怕早一刻鐘也好，她都希望能快快送走這個對自己來說可能是瘟神的傢伙。

「我的老天爺阿，我被關在這這麼多年已經十分可憐了，怎麼還偏偏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要是讓他發現那玉鐲的真正功用，那我下半輩子可就不得安寧了阿！」

想到這，白龍雖然心中忿忿不平，但仍是低聲回答。

「我是這灰白世界中的守護之靈，雖然說是守護，但卻是非我所願，而是被術法強迫禁錮在此…」

話剛說完，白龍臉色有些不自然，像是察覺自己說錯了些甚麼。

「妳被…禁錮？」

李龍飛聽得有些傻眼，在他來看，這白龍強大異常，就算是當年追殺他的那道人，恐怕只是相差不多，這樣的修為，居然被關在這灰白世界當看守，實在是讓人難以相信。

「對！怎麼，不行嗎？」那白龍被戳到痛處，有些不滿地咆哮著。

「沒有，只是覺得關你的人有些過份…」李龍飛露出同情低聲說道。

他不說還好，這麼一說，立即就在白龍傷口上灑了鹽，她身為尊貴的龍族，從出生之後就被人禁錮已經很是彆扭，此時又被一個在他看起來，弱小得用一口氣就能噴死的修士同情自己，她再也無法忍耐，猛地張口一咬，迅如疾雷，但那柔和的光芒卻再度出現，擋下了這驚天一擊。

只是那白龍這時已經殺紅了眼，咬得太過用力，雖然李龍飛有光芒護體，毫髮未損，但那白龍可沒有，那光芒的反震力一震，喀一聲，一顆龍牙塴掉了開來，牠頓時滿口鮮血，痛得翻滾慘嚎起來。

李龍飛看著那掉在地上的龍牙，撿起來輕輕一碰，頓時手指鮮血直流，讓他對這牙齒的銳利程度倒吸了一口氣，更對於這光芒的堅固嘆為觀止，只是心中忍不住納悶，怎這屏障這麼厲害，怎麼自己好幾次九死一生，卻都沒有發揮效果呢？

還在思索的同時，那白龍目露兇光，但卻學乖了不再攻擊，忍著痛啞著聲問。

「你到底還要問些甚麼，一口氣問完，然後趕快離開，否則，就算你之後求我，本姑娘寧死也不會再跟你說出去這灰白世界的方法！」

李龍飛雖然有些不願，但心中卻也的確想趕快出去，於是不再多問，看著那白龍說道。

「沒有要問的了，妳說妳知道出去的方法，那妳說來聽聽好了。」

「上來！」那白龍哼了一聲，長尾一擺，伸到了李龍飛的面前示意他爬上來。

李龍飛遲疑了下，踩在龍尾，而那光芒也跟著延伸，像顆球一樣將他所在包圍起來，他這才往前邁步，走到了龍背之上。

那白龍沒等他坐好，冷不防往前一躍，倏地便攀上了天空，跟著朝著遠處的一座山峰，迅速地飛了過去。

龍背上，所有景物飛快的往後消逝，耳邊更能聽到呼呼風聲，有如雷鳴一般，但光芒內的李龍飛，卻感覺不到風壓，很是平靜地坐著。

而那山峰雖然看起來很近，事實上卻異常遙遠，以這白龍的飛行速度，居然也飛了整整一天一夜，這才來到山腳之下。

1. 龍涎造化

遠遠看去，那山峰只是一般高度，等到了山腳一看，李龍飛這才驚覺，這山，有如擎天一般，竟是舉頭不見山頂，足足有萬丈之高，山體更是彌漫著一股滄桑氣息，好似這山已存在上千年，上萬年，甚至是萬萬年之久。

那白龍將李龍飛送到山腳後，輕輕一晃，將李龍飛甩了下來，冷冷說道，

「諾，只要你順著這條小徑，爬上這座山的第一座涼亭，便完成了這片灰白世界創造者所要求的最基本試練，能離開這裡，重新回到外面的大千世界。」

李龍飛延著白龍的目光看去，只見山腳下，一條石階小徑，彎彎曲曲地蔓延而上，兩旁草木林立，雖說只有灰白兩色，卻是讓人感到清秀明朗，頗有幽然絕世的感覺。

他沉吟了一會，踏開步伐，往那小徑走去，一上石階，他身外的光芒瞬間熄滅，嚇的他趕忙退後兩步，同時看向白龍那裡。

白龍那卻一臉高傲，很是不耐地對著他吼道。

「放心吧，本姑娘以我道心為誓，你爬樓梯之時，我絕對不會攻擊你，你快點上去走完。」

李龍飛半信半疑，想了一想之後，這才把心一橫，跨步往上走去。

這一次，在他光芒熄滅的瞬間，他感受到一股壓力，好像身上扛了幾袋重的沙包，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原本以他練氣六層的修為，這等壓力，應該不會太過難受，但他先前修為被奪，此時降到只剩練氣二層左右，一時間，舉步維艱，勉強爬了數十梯之後，轟一聲被彈了出來，摔落到了小徑之外。

「吼！你真是個廢物耶！連這麼一點壓力也扛不住嗎？」白龍見狀，心下氣急，忍不住破口大罵。

「妳行，你去爬阿！要不是我修為大跌，我也不至於爬不上去。」李龍飛被摔得滿身疼痛，又被這麼數落，也是怒火中燒，回嘴大吼。

那白龍被他一吼，咬牙咧齒，很想張嘴咬去，但一想到剛剛的誓言，終究還是忍了下來，恨恨地說。

「要是我可以爬，我早就爬上去了，還用得著你說？手伸出來！」

李龍飛看在眼裡，雖然不解，但心中也對她信守承諾的舉動也稍減惡意，於是將手伸了出去。

就看到白龍嘔的一聲，從嘴裡吐出了一灘白沫，滴到了李龍飛的手上。

「妳幹甚麼！」李龍飛臉上作噁，忙想將那灘白沫給甩了出去，卻聽到那白龍哼地一聲，忿忿不平地說。

「你少不知好歹了，這可是龍涎，是本姑娘尚未消化完的靈氣凝聚，要不是為了要補償你被吞掉的修為，我才不會白白送給你咧！」

那龍涎落到了李龍飛的手上，迅速凝聚成一團白色的液狀，散發出淡淡的幽香，更有濃濃的靈氣從內顯露出來。

雖然聽到那白龍這樣說，但李龍飛一想到這是對方的口水，還是很難接受地看著手掌上的那灘液體。

「快吃掉阿！」白龍看到李龍飛嫌棄的樣子，心中又把火又冒了上來。

「你到底想不想出去阿，吃掉這龍涎，能讓你修為恢復，更能精進不少，如果你不想吃掉，還我！」

那白龍低下頭去，作勢要將那龍涎給吞了回去，李龍飛見狀，連忙閉上了氣，一口將那液體給吸了進去。

甫一入口，只覺得有股香甜滑嫩的口感流入喉頭，接著他腹中猛然一團靈氣脹開，有如一團烈火一般燃燒在整個胸腔之中，卻出奇的沒有任何不適，而是感覺暖哄哄的。

隨著那暖意散開，李龍飛盤腿打坐，每一次呼吸，體內的靈脈都好像不斷重生，更有一股磅礡的靈氣從他腹中，注入到四肢百骸，感覺好不愜意。

到最後，李龍飛不但察覺到自己修為恢復到了練氣六層，更是突破六層初期，直接來到練氣六層中期，跟著是練氣六層後期，然後衝擊著練氣六層的瓶頸，差一步就來到練氣七層的境界。

只是這一步，異常艱難，李龍飛雖有那龍涎幫助，卻仍是衝擊了好幾次，始終無法突破。

畢竟練氣六層到練氣七層，是練氣期第二個關卡，一但突破，就能成就練氣後期，在腹部之處開出靈脈，將丹田化作氣海，成為日後奠定築基的必要條件之一。

此時多次衝擊，那團靈氣已經消耗殆盡，只剩下一絲絲殘存而已，李龍飛有些失望，正打算停止運功的時後，突然他福至心靈，拿出了先前撿起的龍牙，猛地以靈氣籠罩之後一吸，頓時那龍牙內冒出一些白沫，被他吞入體內，跟著李龍飛體內那團靈氣又再度燃燒起來，支撐著他做最後一次的突破。

這一次，他感覺到腹部一陣劇痛，接著一股靈氣，在丹田四週快速擴張，不一會兒，那靈氣跟丹田渾然交集，形成了一片緩緩盤旋的漩渦，正是形成氣海的現象產生。

李龍飛身旁，那條白龍不屑的看了他一眼，哼了一聲心中喃喃說道。

「吸了本姑娘那麼多龍涎，還偷拿我的龍牙，這才突破練氣七層，這樣的資質，怕是爬上第一座涼亭，已經是他的極限。」

「也罷，只要能爬上涼亭，早早送他離開，之後在他還沒死前，我絕不要再出現在外頭，這樣一來，就算那玉鐲再怎麼厲害，也拿我沒辦法。」

「嘿嘿，就這麼辦，本姑娘真是太聰明了，那老傢伙千方百計要暗算我，我倒要看看，這種資質的後人，有甚麼可能能奈何得了我？」

1. 福兮禍所伏

時間又不知道過了多久，等李龍飛張開雙眼，他身上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濕透，身體外更是滲出大量的黑垢，整個人騷臭不堪。

但他體內，卻是煥然一新，不但修為突破，更有一湖氣海囤積在腹部，整個人有如重生一般，目光褶褶，氣息更是不同以往。

看到李龍飛醒來，那白龍皺著眉頭，擤了擤鼻子，很是嫌惡地說。

「臭死了，你們這些修士，每次修為突破，身上總是髒兮兮的，快去洗一洗，你那麼臭，等等要怎麼去爬那樓梯？」

雖然爬樓梯跟身上髒沒有關係，但李龍飛想到這次突破，全都是這條白龍所賜，當下也不反駁她的辱罵，徑自施展術法降水，將自己全身清洗了一遍。

等李龍飛清完了身體，那白龍這才催促著他道。

「現在你修為突破了，快去走到那個涼亭上面，只要到了涼亭，你自然就會明白該怎麼出去這個世界。」

李龍飛微微一頓，大有謝意地看了白龍一眼，有些感嘆地問道。

「我要出去了，妳對我有恩，更是幫我突破了修為，不管妳是為了甚麼，我都想知道妳的名字。」

那白龍沉默了下，聽得出李龍飛這番話是肺腑之言，許久，牠才搖搖頭說。

「我沒有名字，我出生沒多久，就被關在這裡，我雖然知道很多事，但我的任務就是守護這世界，對於創造這世界的大能者而言，我不需要有名字，而本姑娘，也從來沒想過要有個名字…」

李龍飛心底一震，感受到那白龍話語裡的悽涼，他思考了一下，小心翼翼的試探。

「如果…如果妳願意，也許我能幫妳取個名字？」

那白龍神情有些複雜，牠的自尊裡，不允許一個小小修士替他取名，但牠的內心深處，卻也緊緊期盼著有人能給予自己一個名字。

畢竟，自己給自己名字，跟別人給自己名字，那意義上，差得太多太多。

良久，牠的期盼勝過了牠的自尊，牠冷哼一聲，驕傲中帶著些許顫抖，開口說道。

「你可以試試，如果本姑娘覺得這名字不好，相信我，我想盡一切辦法，也會離開這裡去外界將你吃掉！」

李龍飛吞了一口口水，想到了曾在書中讀過的一首古詩，靈光一現說出了一個名字？

「白…白煙霞？」

「白…嫣…霞？」那白龍一聽，喃喃念了兩句，搖搖頭閉上了眼。

李龍飛怕她不喜歡，連忙將那古詩念出。

「『中散不偶世，自本餐霞人。行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力俗杵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這詩是古人所作，我見妳孤身在此，吞雲吐霧，所以才取其義替你命名。」

這不解釋還好，一解釋，那白龍從鼻子噴了口氣，張開眼惱怒道。

「你是說，你把本姑娘比做你們人族裡的一個落魄詩人了？」

「呃…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唉…我意思不是那樣，我只是希望有朝一日，你能飛上九天，在那霞雲煙霧之間，自由自在，不再受到任何人的禁…呃…我是指…那個而已。」李龍飛見白龍又生氣了，有些結結巴巴，半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白龍頭一甩，哼地一聲，心底雖掀起一些波動，但也不再追究取名一事，催促著說。

「算了，你們修士的品位很是低落，我還是自己取名字好了。你快點走吧，免得本姑娘看了礙眼。」

李龍飛苦笑了下，他對這白龍捉摸不定的脾氣實在是無可奈何，當下也不再多事，延著石階便往上面走去。

一路上，那威壓再次降臨，可是這一次，有了練氣七層的修為，李龍飛雖也感到負重，卻是還可以承受的範圍。

只不過，越往上走，那威壓越是沉重，隨著他走過了十階，二十階，到那三十階時，那威壓猛然增加為兩倍，四倍，八倍這樣倍增下去…可以想見，當到了四十階，那威壓會變成十六倍，跟著，是三十二倍這樣直到走完這石階為止。

李龍飛皺了下眉頭，在他現在的位置，可以看到不遠處，有一座矮亭，座落在小徑的旁邊一禹，但從這裡過去，不算上方才的路，也還要爬快三四十個階梯才行。

也就是說，如果要走到那裡，恐怕得扛得住現在壓力的八倍以上。

當下李龍飛憑估了後，全力運起修為，一步步扛著壓力艱困地往前走去。

走到一半，正當他要跨過四十階的分界線時，突然他感到一股危機，接著那壓力竟不是再次倍增，而是一口氣增加了十倍有多，從天而降，將他壓得仆倒在地。

這威壓驚心動魄，李龍飛只覺得全身精血像要被搾出來似的，骨骼更是喀喀作響，好像要被拆散了一樣。

他駭然之下，體內修為瘋狂運轉，練氣七層的氣海靈氣迅速充斥在整個肉體全身，抵抗著莫大壓力，跟著想要往後退後幾步。

卻聽到那白龍著急的喊著，「你不要退後，試練已經開始，你一退後，必死無疑！」

聽到這話，李龍飛轉頭往後一看，只見原本身後的那條來路，此時憑空斷開，被草木淹埋，找不到任何可以下去的地方。

他又氣又急，運起修為對著那白龍怒吼。

「妳妳妳…妳果然心存惡意，明知道這方法危險，故意叫我上來，要讓我死在這裡。我怎麼這麼笨，又上當了！」

只是他再怎麼生氣，此時也知道多說無益，加上光是剛剛的怒吼，就花上了一番力氣，眼下自己離那涼亭還有二十多步距離，能多省一點力氣，還是多省省點，悲憤之下，只能咬緊牙關，奮力爬起往前走去。

那白龍在石徑下也是有些著急，以她本來的盤算，的確是有讓李龍飛出不去乾脆死在這試練裡的心機存在，但此刻看到李龍飛身限危急，不知道為甚麼總覺得有些不妥，心煩氣躁下，她索性閉起眼睛，來個眼不見為淨。

「這個廢物，才區區第一關試練，也過不了，到底他憑甚麼進來這裡，憑甚麼…」

她卻忘記，李龍飛跟她一樣，不是自願進來，而是被她拖進來的。

只是當她聽到李龍飛的慘哼越來越小，氣息越來越弱，她再也忍不住，睜眼偷看，李龍飛已經爬上了第五十二階，整個威壓是原本的三百二十倍，這讓他全身五成血管爆開，七孔流血，只剩一口氣吊著，卻拼死地運轉修為，手腳並用的往前爬去。

看到這一幕，白龍躊躇了起來。

「該死，本姑娘幹麻擔心他的死活？他死也好，不死也好，只要不再出現在我面前，那我就不會再受到威脅。」

「可是…如果他死在這試練之上，那玉鐲…那玉鐲不知道會流向何方？到時後如果給一個資質較好，或知曉了秘密的人拿去，那可就不太妙了…」

「不對，不對，不會有這種事發生，我不應該去擔心才對。」

「但是…要是有個萬一……」

就在白龍左右來回走動，遲疑不定的同時，李龍飛已經快撐不下去，他修為已經發揮到了極致，甚至都超過了練氣七層初期的境界，可壓在他身上的壓力，卻有如山嶽一般，讓他絲毫放鬆不得，只要他一個不濟，那威壓轟下，他肯定會被壓成一攤肉醬，沒有任何留情的可能。

李龍飛心下苦澀，他這時進也不得，退也不得，想要踏上那第五十三階，卻是雙腳無力，連抬起來都沒有辦法，就在這時，身後傳來那白龍一聲又氣又惱的怒吼，跟著她大聲喊著。

「拿出那只玉鐲，快拿出來！」

一時間，李龍飛還會不過意來，那白龍跟著又吼道。

「你想死嗎？不想死的話，就把那玉鐲給我拿出來，套在手上，快點！」

1. 白龍少女

眼看自己已經是剩一口氣了，李龍飛也沒心情爭論，他運起最後一絲修為，顫抖著從懷中掏出那玉鐲，帶在了手上，卻在這刻，他體內最後一道靈氣耗盡，轟一聲，那山嶽般的壓力，磅礡而降，整個人就要化作一灘血水。

就見那白龍爆發出前所未有的速度，轉眼縮小成一道白芒，直接飛入了那玉鐲裡頭。

喀嚓一聲！

李龍飛全身骨頭碎裂了四成，雙腳的膝蓋早支撐不住，倒握在地，而他眼前的灰白世界，也早已成了血色，卻是被那眼中的鮮血所染紅，唯有他的心誌，始終沒有放棄，伸著手，仍堅持著要往前繼續爬下去。

緊跟著，在那白龍鑽入玉鐲的同時，一股莫可名狀的感覺湧上李龍飛的心頭，一種滄桑，孤獨，而又瘋狂傲然的情緒出現，讓他不由得狂吼一聲，一股劇痛伴隨著他身上的骨頭重生，全身的傷口也迅速癒合，那前一刻還重如泰山的壓力，這一刻，卻好似鵝毛一般，幾乎感覺不到任何負擔。

李龍飛驚訝地爬起來看著自己，方才差點粉碎的身體轉眼已經修復七八成，而且全身氣息更是驚人的不知道到了甚麼樣的境界；但雙手雙腳上，卻長出了片片鱗甲，頭頂更是沉重重的，像是有甚麼戴在頭上一樣。

「我這是…」雖然隱隱約約猜到一些，但李龍飛還是禁不住問了一句。

就聽到他腦海中一個聲音響起，那白龍不屑的聲音直接傳了腦中。

「你這是走了大運，上輩子不知道是積了甚麼德，這才會碰到了本姑娘。現在我救你一命，你還不趕快爬上去涼亭？難不成要跟我磕頭道謝，表示一點心意？」

李龍飛深吸一口氣，眼前出現一個少女身影，她秀髮如瀑，鳳眼櫻唇，皮膚白裡透紅之外，身材更是修長纖細，長腿翹臀，唯獨在胸懷之處，略為平坦了點，但卻不影響她傾國傾城的美貌，反而讓人更覺得青澀可人，頗有另一種的嫵媚。

只不過，這些外表，都沒有她眼下的打扮來得讓李龍飛震驚，她赫然是一絲不掛，全身赤裸地站在李龍飛面前，而且舉手掐腰，毫無扭捏姿態，怒目相視地對著他看。

「看甚麼看，我叫你爬上去，還不快爬？發甚麼呆，是想氣死本姑娘是嗎？」

「不…妳…妳…？」

李龍飛口乾舌燥，很想轉過頭去，但是那身影太過美好，就算他有心避開，仍是忍不住直盯著看。

「我甚麼我？我怎麼了，本姑娘都大發慈悲的來救你了，你還有甚麼好問？」那少女劍眉倒豎，一副霸道兇狠的樣子。

李龍飛苦笑了下，費盡力氣才低下頭往前指了指那少女身體，盡可能提醒著對方，但那少女卻看了自己半天後，滿臉不解地說。

「幹麻？這樣子是照你心中所想的人族所化，你是有甚麼不滿嗎？」

「不是不滿…只是，只是妳這樣，沒穿衣服，我不知道該看向哪裡才好…」李龍飛嘆了口氣，有點明白了當年王小石為甚麼要叫自己看婢女們的裸體，實在是，食色性也，雖然明知道是在這兇險萬分的石徑小路上，自己仍是被這白龍所化成的少女給搞得心猿意亂的。

那白龍化做的少女愣了一下，思考了一會後臉上漸漸泛紅，尖叫一聲後一個旋身，一件白衫幻化了出來，穿到了她的身上。

「卑鄙！下流！無恥！你們人族都是一群壞東西，居然讓本姑娘這樣出醜，我一定要打死你！」白龍化做的少女脹紅了臉，握緊了雙拳兇很地盯著李龍飛怒視。

「我說，妳講點道理好不好…又不是我要妳裸體出現在我面前的…」李龍飛有些無奈地抗議，心底卻也有一些心虛，越講聲音越是細小。

那白龍哼了一聲，雖然惱怒，但也無說可說，徑自化回一團白芒，飛回進玉鐲裡，李龍飛抬起手臂，對於這玉鐲的神秘，更加的覺得不可思議。

他琢磨著，那白龍一定明白一些事情，但依對方的個性，肯定不會告訴自己，雖然對方對自己說不清是恩是怨，但有機會的話，還是要好好套出一點消息。

畢竟這玉鐲跟那梵天石，此時想來，可能跟自己父親之死，還有李府消失，有很大的關係。

剛這麼一想，那白龍的聲音又在腦中響起。

「哼哼、別傻了，以你的修為，看不透這玉鐲的。你最好趁現在快點去涼亭那裡，否則待會本姑娘轉性了，離開這玉鐲，你就必死無疑了！」

李龍飛一想到剛剛的情況，心底也是一個激凌，當下不在停留，往上爬往那涼亭。

來到那涼亭，只見這亭子不大，但五根柱子卻雕龍刻鳳，很是精致，更讓人吃驚的是，這整座涼亭，竟是靈石所砌，中間還有一套靈石桌椅，放到外界，可說是價值之大，難以形容。

李龍飛一踏入涼亭，便覺得一股濃厚的靈氣湧來，他深吸一口，只覺修為雖沒有增加，卻因此就更為精純。

「這裡的靈氣好濃郁，竟是跟先前梵天石所散發出的靈氣一模一樣。」

「廢話，你從那石頭所得的，就是之前我睡著了，才會不小心讓它從這世界裡外洩出去的。」白龍沒好氣的聲音說道。

「先別管這靈氣了，你快點坐上其中一張椅子。」

李龍飛遲疑了下，終究聽了白龍的話坐了上去，甫一坐穩，亭內便升起一座陣法，接著那靈石桌上，一個一尺高的仙人幻影浮現，他面貌模糊，但身形卻是仙風道骨，不帶半點感情地向李龍飛說道。

「有緣者，你通過山水界第一個試練，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回到外界，帶一件法寶離開，二是再挑戰下一個試練，登往第二座涼亭。」

隨著那仙人的話語說完，一個灰茫茫的開口在空間中撕裂而露，同時，數十把的寶物虛影在半空中盤旋回繞，等待著李龍飛的選擇。

1. 發財了

李龍飛放眼望去，只見滿天寶物，一個個都很是不凡，其上的靈壓在他看來，不但遠遠超過他在自在道藏寶閣內所看到的，就算是自己師尊身上所有的，也比之不過。

而且這些寶物種類多樣，除了一般常見的刀劍盾斧之外，甚至還有傀儡草木、丹藥道符，更有一尊石獅，栩栩如生，散發出來的威勢，還沒發動就足以撼動練期層的修士。

這些寶物，在李龍飛看去時，都自動在腦中浮現寶物的名稱，更詳細解說其功用跟威力等等，看得李龍飛目瞪口呆，一時間竟腦中一片空白。

「發財了，發財了！這可是我從沒見過的寶物阿！這大能者也太厲害了，隨便一件，都可以讓人眼紅，這麼多件擺在我面前，我一定要好好選一件最好的。」

白龍幻化的少女這時也現身出來，她鄙視地看著因為那些寶物而震驚的李龍飛說。

「這些是法寶，品質都很一般，沒甚麼好貨，不過如果給你這種程度的修士使用，還是很不錯的。」

「諾，你就選一個你順眼的，然後趕快出去吧…。」

原本還在猶豫該選哪一個好的李龍飛，聽到這話，心中再度樂傻了眼。

要知道，法寶一般是結丹修士才能得到的寶物，不是一個練氣修士有機會拿到的，此時那麼多法寶出現在眼前讓他挑，怎能不讓他怦然心動。

不過在這興奮之中，他隱隱閃過一個念頭，但這念頭太荒唐，他一時無法確認，眼神一閃，故意裝作難以下決定的樣子，轉身對那白龍說。

「唉，這裡法寶實在太多，我一時也難以決擇，這樣吧，妳已經幫我來到這裡，接下來，讓我好好思考一下，妳就自己先離開好了。」

「你以為我稀罕陪你阿！」那白龍聽完，心中一急，破口大罵道。

「不管啦，你快點選，你不知道哪個比較好用，我幫你挑好了！」

「諾、那把長劍，乃是上古玄鐵製成，內含金系劍靈，能自在操控，以你的金系仙根使用，威力加倍，對上敵人，等若以二打一，很是不錯，值得挑選。」

「至於那個暗系布甲，能擋先天以下一切攻擊，是太古吞饜皮毛所製，你若想活久一點，不用說直接拿了就走。」

「還有那個丹藥，是築基逆靈丹，築基以下，一切傷患，服下之後全都無礙，而練氣大圓滿者，服下此丹，更可以直接突破練氣，保證達成築基，我看這對你最合用了！」

在那白龍的解說下，李龍飛對這些寶物，有了更加了解，也讓他對心中所想的猜測，更加確定些。

實在是這白龍的舉動，太過明顯，從最初的將自己拖入此地，想要吃掉，到後來自己拿出玉鐲後，便急著將自己送走，就算李龍飛一開始沒想到，此時此刻，白龍飛入玉鐲後，他也隱隱有些明白。

他乾咳一聲，左右觀看，露出無法決定的神情，看著那白龍說。

「這樣吧，我看這亭子靈氣也十分充足，我打算在此修練一番，看能不能達到練氣大圓滿，然後再選這個甚麼築基逆靈丹，成就築基，然後再出好了。」

「你放心，反正這邊已經沒有威壓，我只要不出涼亭，想來也沒甚麼危險，你就不用擔心我了。」

「我擔心你個屁阿！」那白龍氣得七孔冒煙，她只覺得整個龍都不好了，之前也就算了，只是擔心對方會發現玉鐲的秘密，所以想趕快將他送走。

但現在，自己因為一時不忍，飛入了玉鐲，若沒有對方同意，除非是李龍飛自己離開了這世界，否則自己跟本不能離開玉鐲太遠，更不可能傷害配帶玉鐲的人。

原來這玉鐲，其中一個做用就是用來控制她一族的行動，更在其內，留有她祖先一脈的精血，所以她一見到，就避之不及，就怕對方知道如何將她困住的咒法，想不到，現在終究還是被困住了。

一想到這，那白龍就心底悲憤異常，她看著李龍飛的神情，琢磨著這傢伙應該不會發現了吧，但她賭不起，也不敢去賭。

無可奈何之下，她忍著心痛，從從懷中掏出一個儲物袋，扔到了李龍飛的面前說。

「拿去！這些靈石，足夠讓你吸吐到練氣大圓滿了，你拿了之後，快快選擇那築基逆靈丹，然後離開這裡。」

李龍飛低頭一看，那儲物袋內，靈石上千顆，更驚人的是，那靈石明顯跟自己從宗門內拿到的不一樣，宗門所給的靈石，只有小姆指指節的大小而已，但這靈石，足足有一根食指的大小，看得李龍飛是口乾舌燥，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只是，那白龍越是如此，李龍飛越是下決心，他手一揮，將那儲物袋還了回去，臉上正氣凜然的樣子說。

「妳當我是甚麼人，我既已承受妳諸多救命之恩，無以回報，此時若沒有辦法就算，有辦法的話，我願意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現在，又豈能再佔妳便宜，拿妳靈石？妳走吧，我自己在這修練就可以了，救命之恩，等我出了這裡，再想辦法償還。」

「請！」為了逼真，李龍飛還站起了身，躬身一揖擺手示意對方離去。

「你…你…」那白龍沒料到李龍飛這樣義正詞嚴地回答，她軀體一震，怔怔地看著李龍飛半晌說不出話。

沉默中，白龍回想起之前從出生到現在見過的幾個修士，她雖活了千年，但大半時間，都在這空間裡頭，對於人族，許多知識都是從血脈傳承中的記憶所知道的。

在她來看，人族中的修士，各各都是心狠手辣，貪得無厭，死不足惜的傢伙，每個進來這空間的人，都是想要拿到更多的寶物，得到更好的功法，從沒有一個人，像李龍飛這樣，會說出感激報恩的話，更拒絕掉那就算是自己都頗為心痛的千個靈石。

要知道，那些靈石可不是普通的靈石，每個都是上品靈石，放到外面，足足可以夠一個中等規模的宗門一年以上的花費了。

更別說，如果在自在道內，這些靈石可夠花上三五年還有剩了。

1. 真相

在那白龍震撼中，李龍飛這也在心痛，他不是不想要那袋靈石，也不是真的想在這修行到練氣大圓滿才肯走。

就算這裡的靈氣充沛，但要修練到練氣大圓滿，也要個數十年才有可能，而且靈氣只是精進修為的基本條件，很多時後，還得加上悟性跟功法才能突破修為。

「…我說要給你，就給你了，本姑娘沒那麼沒用，需要你這樣的修士來替我出力…你收了靈石，拿了丹藥，我會再給你一個法寶，拿完之後，趕緊離開這裡，如果你真的想再進來，等你築基之後，修為高了，誠心喚我，我再帶你進來。」

白龍這一次沒有再口出惡言，而是輕聲開口說著。

這樣的條件，李龍飛聽了，已經是怦然心動，只是他表面上微微皺眉，似有遲疑，仍是沒有開口答應。

「你到底要怎樣，這裡又沒甚麼好玩，你死都不出去，是怎麼回事！」那白龍見李龍飛不說話，一股彆氣又湧了上來，歇斯底里地大吼。

「我跟你說，要不是我離不開那該死的玉鐲…」

此話還沒說完，李龍飛眼中閃過一絲精芒，而那白龍也察覺到自己又說錯話了，她整個龍渾身劇顫，發出一聲慘嚎，退了兩步顫抖著說。

「阿阿阿…該死…你果然是知道了那秘密，要套我話…我我我…」

話還沒說完，她猛地轉身，不顧一切，疾速向亭外飛馳，只是不管她再怎麼飛，一踏出亭外，彷彿有一道無形鎖鍊，綁在她的身上，咚一聲，她飛得越快，就彈得越大力，被拉了回來。

她試了幾次，始終如此，最後不由得哭喪著臉，梨花帶淚，整個人好像崩潰似地，坐倒在地，哇一聲淚水滾滾從她眼眶中跌落下來。

「嗚嗚嗚…我不要…我不要阿…放我走，放我走阿…」

李龍飛看了也是於心不忍，他心下一軟，柔聲說道，

「我知道甚麼秘密？我甚麼都不知道，妳救我多次，如果我知道有甚麼方法可以讓你好過，我怎會不幫妳？」

「嗚嗚嗚…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好，那我只能說，剛剛為了幫你，我飛進了這玉鐲之中，如今，除非你同意，否則我離不開這玉鐲。」

「你若真的好心，就開口說要讓我離開。我保證剛剛的約定有效，而且我也不會再對你有任何敵意。」

那白龍淚眼汪汪，雖然不怎信任李龍飛，但眼下無可奈何，硬著頭把實情說了出來。

李龍飛一聽，果真如此，他略加思索後，開口又問。

「這玉鐲，到底有甚麼秘密？為何會留落到我父親的手裡？」

這是他最想問的關鍵，也是為甚麼他遲遲沒要離去的原因，實在是，這玉鐲給他的感覺，藏有太多密秘，恐怕正是自己陳府被針對的主要原因。

那白龍化做的少女，咬了下嘴唇，眼框紅通通一片，她看著李龍飛，心底對自己當時的衝動已經後悔過一千次一萬次，但此時知道唯有讓對方知道一些事，自己才有脫困可能。

她深吸一口氣，苦澀地說道。

「這玉鐲，乃是這創這世界大能者偶然得到的另一個法寶，威力驚天動地，據他說，非大能者無法參透其中的奧妙。我不知道你父親為何得到，但我知道的是，數千年前，此玉鐲在當時的胭脂聖女手上出現過最後一次後，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了。」

「我在這灰白世界裡守護不過千來年，很多事，我都是傳承了我族血脈得知，所以不是我不說，而是我不知道而已。」

「既然如此，妳又為何一見到此玉鐲，就如此緊張提防呢？」李龍飛半信半疑，繼續追問著。

「…這…這是因為，我知道這玉鐲其中一個威能，就是將我族一脈困住，當做靈獸，只是這威能非有特殊方訣不可用，別說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可能會告訴你…」那白龍知道無法再隱瞞，只得避重就輕的回答。

李龍飛聽完，明白這白龍所說大概有七八成實情，雖然沒有自己所要的真相，但卻提到了一個重點。

「胭脂聖女嗎？不知道這胭脂聖女跟胭脂派有甚麼關係？」李龍飛搖了搖頭，雖然知道了線索，但對方勢力跟實力都不是自己可以比擬，想要從中察出甚麼消息，怕是比登天還難。

看著那些法寶，他知道，就算拿了這些，他恐怕也沒辦法跟對方抗衡，說到底，法寶只是個幫助，很多時後，還是得靠自身實力，實力強了，才能達到自己想要的目地，也才有可能知道真相，想到這，李龍飛目光中露出一絲瘋狂，他看向桌子上的那仙人幻影，猛地開口說道。

「我要挑戰下一個試練！」

那白龍少女低嚎了一聲，她哀怨地看著李龍飛，那目中的悲憤讓李龍飛有些過意不去，他歉然說道。

「妳再幫我幾次，等我過了這些試練，得到了足夠的力量去做我想做的事，我保證離開這個世界。」

白龍少女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化回白芒，回到了玉鐲之中，同時那數十個法寶虛影與灰色出口，一起消失之後，仙人幻影面無表情開口説道。

「第二道試練，起！」

一瞬間，那萬鈞壓力又重新降臨到了李龍飛身上，只不過有了白龍相助，李龍飛只覺得有些沉重而已。

他一步一步，很快的離開了涼亭之後，往上又走了數十階石梯。

隨著這數十階石梯過後，他身上的壓力也漸漸沉重，石徑兩旁，更有狂風吹來，如萬把利刃，破空無形吹來。

只不過，有白龍在，雖然李龍飛衣衫碎裂，身上卻是沒受甚麼傷害，李龍飛不禁暗暗心驚，這白龍修為果然利害，更明白她為甚麼會那玉鐲如此忌諱，實在是如果能以此玉鐲，控制住了白龍，那等於奪天造化，想到都讓人為之心動。

但李龍飛受了白龍幾次恩惠，加上他也不知道怎麼用玉鐲禁錮對方，所以此一念一起，便被李龍飛給打消放棄掉。

如此一來，過了沒多久，李龍飛又來到了第二座涼亭之內，此涼亭內看起來跟第一座涼亭差不了多，就連那仙人幻影，也是相差無幾。

1. 走得更高，行得更遠

第二座涼亭內，那仙人幻影冷然說道。

「有緣人，恭喜你通過第二道試練，此關獎賞，一樣有兩個選擇，一是回到外界，帶一件法寶離開，二是再挑戰下一個試練，登往第三座涼亭。」

說完，同樣有數十件寶物出現，這些寶物，每一個靈壓都比剛才第一個涼亭內的還要強大，李龍飛光是看過去，就覺得靈魂顫動，要不是有白龍的幫助，怕是都要跪倒在地了。

「你選一個吧，這裡的法寶，已經是十分不錯了，就算是在我來看，也都頗為不俗了，你修為雖只有練氣期，但如果有我相助，也是可以強行將這些法寶煉化為己用，再往上去，那些法寶是你駕馭不了的。」那白龍幻化做的少女也出現勸說著。

李龍飛沒有答話，他既然要做，就要做到底，當下沒有再細看那些法寶，直接開口要求進行下一試練。

那白龍微微一嘆，又重回到了玉鐲，同時第三道試鍊也直接開啟。

這一次，李龍飛走了兩百階，來到了第三座涼亭，看都不看那些再次出現的法寶，直接選擇再往上去。

很快的，第四座，第五座，甚至是第六座涼亭，李龍飛都直接跳過。

到了第七座涼亭路上，那試煉已經是天搖地動，降下的威壓有如開天闢地之重，吹起的風刃有如滅世毀天之威，更有那天雷滾滾，地動天鳴，就算李龍飛有白龍幫助，也是舉步維艱，行動緩慢，要不是那白龍在玉鐲內不得不運起全力修為幫助他，恐怕早就登不上去了。

好不容易，登上了第七座涼亭後，那白龍虛弱的聲音裡透著漠然，在李龍飛的腦海中說道。

「這第七座涼亭，是我能幫你的極限，這裡的寶物，已經是接近上品仙器的境界了，放到外界，每個都是驚天動地，哪怕是上古的大宗大派，也不見得能夠抵抗…雖然你無力操控，但若是能拿到一個，對你也是莫大的機緣，而第八道試練，不是我所能幫忙的範圍了。你若相信我，就選一個，然後離開這裡，也算是一場造化了。」

「第八道試練，是甚麼試練？」李龍飛頓了頓，心底也是有想要拿了件法寶走人的意思，但他看向亭外時，卻被那第八個試煉給吸引了住。

那外面不再是一條石階，而是有一座洞府，洞府外，三個寫著「山水界」的黑字匾額，散發出滄桑的氣息掛在府口上頭。

恍惚中，李龍飛似乎覺得有股聲音，在呼喚著自己進去。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所傳承的記憶裡，前七道試練，是修為上的試練，每一個試練，都是創這世界的大能者為給後世有緣者留下的法寶所創的。」

「而這第八道試練，則有所不同，是心性上的試練，是那大能者用來挑選傳承者所創的試煉。所這麼多年來，只有三個人通過了第八試練，其餘闖關者，全都身死道消。而那三人，後來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仙人，成就了不可一世的造化，以你的心性，若沒有天大機緣，勸你還是不要進去來得好。」那白龍搖搖頭，表情不似虛假。

「你方才說，這玉鐲能將你一族困住，但我卻感受不到怎麼控制你，恐怕，真正控制你的並不是這玉鐲，而是另有其物吧。」李龍飛沉思一會後，緩緩說道。

那白龍臉色變了變，不說話的默認了一下，然後淡淡說道，「不管怎樣，有這玉鐲，我的確不能傷害你，而我也真的只能幫你幫到這裡，若你要進去第八試練，那就算是我，也不能違背誓言去幫你。」

李龍飛看著那洞府沉默，他大可以選擇現在就離去，光是這第七座涼亭內的寶物，想來就連算是那滅了李府的灰袍道人也不見得能夠抵擋，只是這些終究是身外之物，自己修為不高的話，別說使用，便要是擁有，恐怕都會惹來殺身之禍。

對於懷璧其罪這事，在經過李府事件後，李龍飛可以說是有了深刻的體悟。

一咬牙，他下定決心，再不猶豫，選擇了第八試鍊。

「死就死吧，富貴險中求，如果自身不能變強，終究還是蟻螻而已。我不但要報仇，還要保李府永世平安，不再受到其他仙人的威脅迫害，若能得到創這世界的大能者傳承，那我此後的修行，一定能走得更高，行得更遠！」

在李龍飛下定決心選擇進行第八試練，踏入了那洞府之中後，洞府內突然一陣強大的靈識掃過，像是要將他全身上下通體看透，深入靈魂，接著那玉鐲猛然一震，白龍的身影整個被洞府排斥了出來。

她心中一喜，此時再無留戀，連忙飛了出去，遠遠離開這座山峰，同時心底恨恨地想著，「我就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定會想去進入這第八試練，一旦你進去了，憑你這種黃毛小子，肯定會失敗在內，永世不得超生！」

而李龍飛察覺到對方離去，雖有些惋惜，但也無法改變甚麼，只能往前繼續，朝著洞府深處走去。

這洞府不大，裡頭一片漆黑，隱隱只有一條路可行而已，然而李龍飛走了許久，始終見不到底，越走越是奇怪，越走也越覺得有些昏沈。

茫茫然間，他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這路的盡頭是甚麼，在不知不覺中，他好似失去了意識，兩眼無神，成了行屍走肉的存在，只是本能的向前走著。

如果這時有人看去，便可赫然發現，這黑暗中，不只李龍飛一人在走，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數萬人，全都無聲無息地出現跟著李龍飛一同走著。

他們每個人身上的隱隱泛著幽光，那是靈魂中的火花，在這無垠無涯的黑暗之中，彷若合成了一道夜空中的銀河，流向那沒有終點的方向。

偶爾，有些人身上的幽光散去，立刻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暗之中，永遠都不再出現，而更多時後，則是有新的幽光出現，加入了這銀河的一員。

而李龍飛的身外，此時也淡淡地發出了一縷光芒，跟著眾人一起，飄向遠方。

1. 覆水難收

胭脂山外，李家府內，此刻正忙裡忙外，原因無他，李府五十多歲的老爺老來喜獲麟子，正大開宴客的眾請四方。

宴會上李府老爺李敦，看著李家麒麟子被輪流抱在懷中疼愛的同時，他目露慈祥，頗為寬慰地心中感嘆。

他本來擔心自己死後無子，沒人能承繼這李家的一切，現在得到了一個兒子，而且還是自己親生的，不是認養來的義子，這就讓李敦感到無比的激動。

而替自己生下兒子的李四娘，自然而然地，便讓李敦更加寵愛一身了。

李府老太太也很歡喜，親自替自己的這個孫兒，取了名字。

「這兒子，長大後一定能成龍成鳳，一飛沖天，便叫他做李龍飛吧！」

時間很快的飛逝而過，隨著李龍飛漸長，他在李府上的一切生活，漸漸地越發受眾人矚目。

實在是因為，在李敦的溺愛下，他長成了無法無天，整日調皮搗蛋，惹得下人們跟李家上下雞犬不寧。

這一日，他又犯下了大錯，與其奴僕，偷看了一名婢女更衣，更逼死了對方，惹得李敦也勃然大怒。

在大廳之上，李敦看著李龍飛，怒氣沖沖，斥喝著他下跪接受責罵。

李龍飛心底雖然知錯，但倔強的個性，讓他忍不住想要回嘴頂撞。

但就在他話剛要出口那瞬間，突然地，他身驅猛地一震，一個畫面閃過了心底，跟著一幕幕記憶，如潮水一般，湧了進來。

他全身顫抖，有些難以置信地抬起頭來，對上了李敦的眼神時，眼眶一紅，淚水啪答啪答，便從臉頰上滾落，滴到了大廳的石板地上。

李敦愣了一下，他知道這兒子從小被自己慣壞，已經養成了不怕天不怕地的牛脾氣，這次本來也只是打算當著大家面教訓一番，做做個樣子，想不到兒子竟然哭了出來。

他心底的憤怒一下子就消了大半，臉上卻仍是帶著嚴厲的表情說道，「你現在知錯了？知道哭了？」

李龍飛沒有答話，整個人跪了下來，咚咚咚磕了好幾個響頭，聲音大的讓整個廳上的眾人全都看傻了眼。

一旁的李老太太見狀，心下疼惜不已，開口對著李敦喝道，「你你你…孩子錯也就錯了，你讓他道歉就好，要他磕頭幹麻呢？你這麼大個人了，難不成沒犯過錯嗎？」

「男兒膝下有黃金，你瞧你的，把孩子都罵得哭成這樣，有這麼必要嗎？」

尤其在看到李龍飛額頭因為磕得太大力了，有些破皮的樣子後，李老太太更加不滿了。

「瞧瞧…頭都給磕破了，等等化膿了，這該怎麼辦才好？老嚴阿！老嚴你還不快帶飛兒去擦藥！」

「小的在！」嚴管家很識相的在最恰當的時機走了出來，扶起了李龍飛，帶了下去。

這一場責罰，就這樣在李老太太的出聲下驟然落幕，徒留下滿是不解的眾人在廳堂上討論紛紛。

事後，死去的婢女那，在李府厚葬且給了其雙親數百兩銀子後，李龍飛本人更親自前去靈堂道歉，使得其父母也安然接受了這樣的結果，不再有任何怨言。

只是在那之後，李龍飛像改了一個人似的，不再胡作非危，更是穩重許多，成日與其父李敦學習，如何做為一個好的官員。

這一日夜裡，李敦在書房中拿著竹簡，臉上嚴肅中帶著笑意，督促著李龍飛學習官府中的制度時，他有些感嘆地問道。

「飛兒，你是怎麼了，怎麼突然性子改了那麼多？要不是你是我親兒，血脈中種有一種冥冥感應，我還真懷疑你換了一個人似的。」

李龍飛正在臨寫北都國郡府制度，聽聞此話，抬起頭來，看著眼前的父親，眼神中流露深深仰慕，更有一絲藏得很深的哀傷，鎖在了裡頭。

「爹…這樣，不好嗎？」

「並無不好，應該說，我是覺得這樣很好…」李敦頷首微笑，有些遲疑了下，才又開口說道。

「只是不知道為何，我總覺得，有哪邊不妥…」

「哪邊不妥？咱們家兒子長大了，不再老像個孩子似的，您老也不用再整天操心著他，怎麼，沒事做了，反而覺得不妥阿？」李四娘拿著兩碗熱湯，笑著走了進來。

「我說阿，老爺，您就別瞎操心了，我看阿，肯定是我上個月跟娘去廟裡求香拜拜，神仙保佑，顯靈讓我這乖兒子長大了阿。」

李敦沒有反駁，只是笑而不答，默默端起了那了碗熱湯。

與此同時，李四娘將另外一碗，遞給了李龍飛。

李龍飛放下毛筆，正要接過那碗熱湯，突然他的手臂一痛，右手一個拿捏不穩，將碗摔了下去，熱湯整個灑了出來，讓李四娘唉唷的驚呼一聲。

「娘…對，對不起！」李龍飛握著右手手腕，腕上一圈淡淡紅痕，似被甚麼圈過，急急忙忙地蹲下想要幫忙收拾。

「別、別，這熱湯很燙，沒事，沒事的，我收拾就好。」李四娘連忙將他手撥開，自己則拿起布巾，小心翼翼地擦著地板。

「飛兒，你瞧，這做事，還是多注意點好，很多事，覆水難收，一旦打翻了，就像這碗熱湯，灑出去了，就浪費了你娘的一番苦心吶…」李敦溫和地看著李龍飛，叮嚀了一句。

「唉唷，您幹麻跟飛兒說這個，飛兒他又不是故意的，人難免有錯，這事怪不得他呀？」

「哈哈哈，是我不好，我只是一時有感而已，飛兒，你可不要太在意。這事的確不算甚麼的。」

但李龍飛在聽完之後，卻是腦門一轟，心中有如天雷翻動，愣在那裡，半晌說不出個話來。

「覆水…難收嗎…」他內心淒苦，隱隱有些明悟。

1. 逆天

那天之後，李龍飛雖然如以往一樣，跟著李敦學習辦事，但更多的時間，他卻在獨處之時，看著天空發呆，似有心事重重。

在他心中，隱然已經有了個答案，卻遲遲無法做下決定。

只是，時間卻沒有給他太多選擇，他很清楚，手掌心裡，一抹灰線，已經從手腕延伸到了腋下，若非腕間有一圈紅線拉著，此時應該已經伸入了心窩之處。

他不知道那灰線伸入心窩之後會是如何，但想來，這試煉肯定就會失敗。

早在那天大廳堂上，他就已經恢復了記憶，把所有事情包含第八道試煉全都想了起來。

只不過，這裡的一切，太過真實，真實到，他不確定，這是不是只是一場幻境。

那大能者既然能在一塊石頭中創造世界，又何嚐不可能，將他帶回從前，逆轉乾坤呢？

在他看來，這裡並不虛幻，甚至說，這裡比起他試煉前的真實，更較他願意相信，這裡就是真的世界。

「就算試煉失敗了，如果這一切真實，那又何妨？」

「我之所以修行，就為了復活我爹，如今我爹既然健在，我不為仙，那又如何？」

雖然原本是為了試煉而進入這裡，但這試煉卻讓李龍飛不願割捨，李龍飛閉上眼，心中有所果決。

往後的日子裡，他更加孝順父母，也對李府上下奴僕和善可親，就連之前曾痛恨過他的一些僕從，也都升起一種認錯人的感覺，卻又偏偏確確實實是李龍飛本人。

然後在某天夜裡，明月當空，星辰點點，他站在高臺，看著李府，心中頗有感觸。

這裡是他以前還是紈絝子弟時常來的地方，只是他從不覺得李府在這看下去，有如此的美麗。

扶著雕鏤欄杆，他看到樓臺下游廊曲折，花木繁茂，小橋流水之處碧波蕩漾，更有龜棲鶴舞，水中魚躍。

這一切的一切，在他踏上仙路後，一直映在腦海中，每當午夜夢迴之處，總是會不由得的想起，而如今，卻是近在眼前，真實出現。

看著不自覺伸出去的右手，那道灰線，此時已經蔓到胸口，只差一步，就要植入心窩。

「這樣也好，從今而後，我再無遺憾。」李龍飛感到右手微痛，不再理會手腕上的那圈紅線。

卻在此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跟著吵鬧，跟著吆喝，快速的踏上高樓，直奔李龍飛而來。

只見李敦披頭散髮，狀若瘋癲，一縷紅線嵌在他眉尖之前，在李龍飛詫目下衝到了他的面前。

「哈哈哈哈…好、好、好，我兒龍飛，果然非凡，既能成仙，便是換上我老命一條，那又如何？」

「我已全都明白，我早已歸西，此情此景，不過虛幻，為大能者將我一絲魂魄繫來，做為考驗。」

「我兒優秀，應當通過考驗，飛兒，你看清楚了，這只是一場幻境，並非真實。覆水難收，往者已逝，在我心中，我從沒怪過你一分一毫。」

「爹爹！」李龍飛心中激動，失聲叫道。

那李敦眼神中露出愛惜，神情柔和地說。

「你是我李家最驕傲的麒麟子，又怎能被困在如此幻境之中！」

「仙人如何，大能者又如何？我兒既已踏上仙路，必定能超越之，今日我以一死，喚你自由！記住，你名喚龍飛，乃是我與你祖母盼你有朝一日，能如龍飛九天，光耀我李家。我既已死，莫再強求，這世間因果有道，今日之果，乃我昔日之因，可惜我不能不能見到你揚名萬千的那一天了…」

話未說完，李敦深憐地看向李龍飛最後一眼，接著在李龍飛顫抖的注目下，縱身一躍，跳下了高臺，頓時慘死在當場。

「爹…」李龍飛眼淚流下，一股濁氣，猛地從胸口升起，幾乎要昏倒，但那右腕紅線，卻緊緊收縮，不斷以痛苦刺激著他，保持他一絲的清醒。

李龍飛滿眼通紅，淚光閃閃，在他看去，這高樓下不再是美景，而堆滿屍骨，一片淤泥。

而遠方疾來呼喊的李家其他人，也不再是那些記憶中的眾人，而是一具具腐爛生蛆的屍骸，嘴裡還含著許多毒蟲蛇蠍。

他仰天長泣，悲憤地發洩著心中的一切痛楚。

「這就是試煉嗎？覆水難收、覆水難收！是要我明悟，一切過往，皆不可逆嗎？可我偏不信，這世間既有大能，可以創世，又為何不能死而復生，重補舊錯？如果這是天意，我便逆天而行，戰勝這命運，戰勝這枷鎖。從今而後，我李龍飛修仙之路，誰也不能阻我。」

一念及此，這世界轟鳴，天搖地動中，這幻境的一切剎那而逝，李龍雙眼赤紅，發現自己仍在那洞府內的門口，從未遠離過。

他心下悽苦，明白自己已通過了試煉，可這第二次的喪父之痛，讓他即便通過，心中也沒有絲毫的喜悅升起。

苦澀中，他往前而行，踏入洞府的深處，裡頭樸實無華，簡單的一張圓桌及幾張方椅，一席坐鋪，其餘便是四面牆壁，以及一盞在圓桌之上，淡淡發出光芒，照耀著府內四週的古老油燈。

1. 傳承

那是一盞古老的油燈，散發出一股滄桑，彷彿連燈火四周的歲月都跟著停滯流動，靜靜地在那裡點燃著。

那油燈裡的油剩得很少，只存最後幾滴，讓那燭光也因此顯得渺小，似乎風一吹就要熄滅似的。

但那燈火，卻是異樣柔和，柔和得像這世間再怎麼紛亂，都無法撼動它的存在，除非油盡，否則它絕不熄滅。

李龍飛瞳孔一縮，心中莫名一動，凝視著那燭心，小心翼翼地看著。

在他看去的那瞬間，洞府內一股輕風，無聲飄揚而過，將那燈心吹得些許晃動。

在那晃動中，燈心裡一點點黑影出現，接著那燭火在李龍飛眼中陡然放大，越變越大，到最後，將他整個視線全都佔滿，除了那燈火的光輝之外，再無其它。

光輝裡，李龍飛所見到的洞府，突然成了一片世界，這世界極其寬廣，無邊無際，卻又荒蕪空曠，既無天空，也無大地，舉目所見，皆是虛空，只有一座座巨大無比的岩塊，有如大陸一般，漂浮在世界四週。

而遠處的虛空中，有一道道巨大破碎，正不斷裂開，裂開之處，漆黑無比，好像將所有光輝吞納進去，寸點不留。

而那些黑影也慢慢清晰，成了一個個高大無比，修為驚人的巨人，他們身穿獸袍，彼此施展的威力駭人的神通術法，向著遠方那破碎擊去。

其中一名巨人，其右手凝雷，左手呼風，所過之處，風雲變色，虛空黯淡。

另一名巨人則身後千臂幻化，手持無數法器，每一個都是散發著七彩靈光，看起來就很是非凡。

更有一尊巨人，他通體黝黑，雙眼中間，一枚法眼橫豎，形成獨目，看起來威風凜凜。

那些術法所擊的方向，有無數一樣體形巨大，長著蠅翅的異獸，其外表詭異，噁心醜陋，有的生有多腳觸鬚，有的生孿雙頭，更有的口中滴著腐臭屍水，散發著刺耳噪音，從破碎處不斷爬出，迎面朝巨人飛來。

很快的，雙方接觸在一起，一場大戰，赫然掀起。

這一戰，引得天崩地裂，震撼虛空，李龍飛這有如一粒塵埃，任何一個術法神通經過所引起的波動，都將他吹得好遠，無法靠近。

他目瞪口呆中，只能不斷躲避，好在他手腕那玉鐲此時又發出光芒，將他保護在內，這才能在這大戰之中存活下來。

不知道戰了多久，也許一年，也許百年，也許千年，李龍飛像忘記了時間流逝，只是不斷地看著這戰爭上演，畫面不斷跳過。

其中那虛空破碎之處，開了又合，合了又開，四周的浮空的大陸也崩塌潰散，形成無數碎片，飄向遠方。

到最後，率領著巨人一方的一個殺得渾身是血，頭帶冠冕的巨人猛然看向了他，接著他的腦海中浮起一個聲音。

「吾乃躨神，魁皇之後，奉天地之尊，戰異族，守蒼生，在我死後，爾等蠻夷之末，如有機緣，當行我古老約定，解我封印，留我族傳承，讓萬代後世，明我魁皇一脈，當世時之光榮。」

轟隆一聲，李龍飛腦中烙印了一個法訣，同時一個記憶，一段傳承，刻印在他記憶中最深處的地方，深深地埋藏了起來…

再張開眼，李龍飛仍在燈前，那盞油燈已然熄滅，其上的燃油全數燒盡，只留下一縷白煙，依就在那飄散著，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

李龍飛腦中隱隱作痛，好像作了一場甚麼樣的夢，但記憶中卻停留在盯著那燈心觀看的那一段，想不太起來剛剛發生了甚麼事。

「難道這傳承就只有這樣？看一盞燈？作一場夢？那我為甚麼要冒著差點迷失在那幻境中的凶險來到這裡？」

「不，這裡頭一定有些甚麼是我沒注意到的…」

他左顧右盼，突然福至心靈，凝神看著那縷白煙，越看越是懷疑，越看越是兩眼放大，猛然他朝那白煙一吸。

隨著白煙入體，一股精純無比，凝聚天地造化的靈氣鑽入他氣海之中，使得那氣海翻騰，迅速在丹田處擴大開來，氣海之上，更是天雷大作，轟隆不斷，全身修為急速升起。

而他的靈脈骨骼，承受不起這樣的衝擊，全都碎裂寸斷，就好像是一條小河想要容納廣大的海水，卻無法承受只會被淹沒過去一樣。

好在除了他體內原本的靈脈之外，李龍飛比常人多了一百零八條靈脈。

這些靈脈過往雖然無法修練，此時在如此龐大的靈氣衝擊下，卻迅速擴張起來，多少起到了一些蘇通作用。

同時，他丹田處的龐大氣海生機，也不斷將碎裂的靈脈骨骼修復重建。

在這樣不斷的碎裂重建中，尋常人等早就無法承受這般痛楚，精神崩潰，魂魄散滅，就算修為提升後也恐成了無魂之體，形同活死人。

即使是李龍飛，在忍受了劇痛之後，也逐漸意識模糊，再也支持不住。

就在他七孔流血，快要失去意識時，懷中那只玉鐲卻散發了淡淡的光芒，這光芒帶著寒意，不但減輕了李龍飛的痛楚，也幫助他穩住魂魄，而不至散滅。

也因為這樣，那玉鐲的光芒跟那龐大氣海成了救命的稻草，吊著他一絲懸命，始終沒有真正死亡。

只是，這同樣代表著李龍飛在這般極度痛楚中絲毫無法結束，除非那白煙全都轉化完成。

在這種折磨裡，李龍飛無法思考，他腦中只有一念頭，就是「活下去，變強，逆天改命！」，他全身不斷顫抖，承受著說不出的劇痛，體內一場徹底改頭換面的劇變進行中。

與此同時，自在道外，整個胭脂山下，或者說，是整個東萊國內，一場撼動天地，捲起無數紛爭的風暴，此時正赫然掀起。

這風暴乃是在李龍飛被捲入灰白世界兩年之後，算算時間，正好是李龍飛從那傳承中醒來之時。

在東萊國內，胭脂山上，突然一塊數萬丈巨石墜落，將胭脂山北脈一大半，砸了個離析分崩，數萬名修士遭受波及。

一時間東萊國境內如臨大敵，以為有外患來襲，掀起一陣騷動，好在後來東萊國境內幾位大派老祖，一同出手察看，這才確認此石並非敵襲，而是從天而降，甚至可能是天外之物。

除此之外，整個東勝世界，如此巨石在各地都有出現，共有八塊，分散而落。

在經過幾番探索之後，發現這巨石當中，別有洞天，竟有仙府殘存其內，其中傳承道法，寶物萬千，讓所有見到的修士，怦然心動，全都為之瘋狂。

只是在這仙府之中，同時也暗藏著無數凶險，更有眾多不曾看過的妖異之物，盤據其內，在巨石落地之後，一一走出。

那些妖異之物，甚為強悍，往往出手間，數百名修士滅亡，甚至東萊國一名老祖，在帶領弟子進入尋寶時，被其中一名妖物統領，斬殺隕歿，惹得東萊國仙皇大怒，親自率兵攻打進去。

即便東萊國仙皇修為高深，裡頭妖物有所不敵，但巨石內的世界實在太大，妖物實在太多，殺之不完，更有幾尊妖物統領，即使仙皇看到了，也都為之皺眉。

好在他們似有禁令，只能離開巨石不遠，未能擴散到其他各地。

有鑑於此，東萊國仙皇遂立下規定，從此以後，一甲子為一期，各大派可自選數人，踏入其內，其餘歲月，一律封鎖進出，確保那些妖物，不能出來作亂的同時，也讓有意者有機會進去尋求造化。

而這第一次進入，便訂在十年之後，同時能入其內宗派，名額有限，只有八個，所以各派之間，掀起了併吞風波，一時之間，風起雲湧，很是混亂。

1. 煉蠱

胭脂山，分有南北東三脈，縱橫數千里，修士數十萬之多。

此時胭脂山北脈，原是綠意盎然的仙境，卻殘破不堪，地面只餘一片黑土，無數屍骸倒落在此。

仔細看去，那些屍骸有的才剛死不久，其上驅體，還沒完全腐爛，爬滿蛆蟲，滿目瘡痍。

一名修士，身穿黃袍，背負長劍，仙風道骨走在這裡。

他雖外貌不揚，但行走間，彷彿融身天地，更在其走過之處，黑土轉綠，重新長出一道翠綠青地出來。

旁邊一名女修，看不清容顏，只是其身材曼妙，足不落地地跟在一旁。

「妳說，照當初胭脂仙人所傳承，此石是天外之物，一共應有九顆？」

「是…多年來，我們暗中潛入數千年，取得胭脂派一脈傳承已久，其內早有預言，這些天外巨石會從天而降。」

「既然如此，為何選在這時而降？更是為何只有八顆，少了一個？」那黃袍修士話語平淡，但說起來卻自有一番威嚴，容不得別人不坦誠。

「如果照傳承所說沒錯，應還有一顆較小的主石，早在數萬年前便殞落而化，其內藏有真正傳承，只有得到它，才能開啟世界大門，從而得到魁皇一脈的造化。」那女修不敢隱瞞，將所知一切盡數說出。

「而如今這八顆降落，應是有人開啟了那真正傳承，所以才引起八星隕落，為世界大門的開啟從而準備。」

「既然如此，那豈不是說本皇沒有機會了？」那修士聽完腳步一頓，轉頭看向那女修，眼眸中暗藏五彩琉光，讓看到的人都為之心神震懾。

「並非如此，此傳承為魁皇傳承，自然替其他人預留後路。開啟傳承之人，尚須通過這八星試煉，才能重回主石，打開世界大門。在這之前，若有人殺了他，自然可取而代之，奪得傳承，所以主上還有大把時間，可以慢慢等待，做好萬全準備，取得這魁皇一脈的造化，成就大乘的機會。」那女修低頭一揖，恭恭敬敬地說道。

黃袍修士聽完，捻捻長鬚，目光中閃過一絲精芒，心中暗道。

「好一個傳承，這魁皇一脈，以此為餌，引眾生爭奪，名為機緣，實則有如煉蠱一般，選出一個最強者，做為繼任…又或是奪舍取而代之。我堂堂仙皇，豈會任人擺佈？」

「你既以傳承煉蠱，本皇便借力使力，以東萊國境內為罎，讓各派間互相爭奪，同時克制在不損失太大為前題，提高整體國力修為，藉時不管本皇得不得到傳承，整個東萊國皆有好處，更可以藉機觀察其他四國，若有它國因為爭奪而損耗國力太大，那我東萊便可趁機合縱連橫，一舉滅之！」

略一沉吟，他轉頭又詢問那女修道。

「有辦法知道，那主石在誰手上？」

「主石神秘莫測，非大乘者不可得知。」那女修搖了搖頭回答。

「此傳承之事，可有其他人知？」

「照胭脂仙傳承所說，當時知情者，要來殺她逼問，卻被她設局全都反殺，所以應該沒有外流。」

「是嗎…？」黃袍修士不以為然，那些大宗大派底蘊老祖，個個都老謀深算，怎可能不留後手。

就算是像他這般善於算計，若不是其師當年相助，恐怕也早被其他皇族推翻下台，或淪為傀儡政權。

不過這也無彷，此計最好之處，便在於它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利益薰心下，他不怕眾人不上當，更何況下令名額有限，本身便是一種摧促。

他已經很期待，幾百年後，這些互相撕咬的眾人，會有怎樣的天驕出現，屆時，又能帶給自己怎樣的幫助，那才是比起傳承，更叫他心動的事情。

在黃袍修士走在胭脂山北脈的同時，自在道內，也面臨了一波驚天劇變。

天外巨石內藏有巨寶，此事已經慢慢擴曉到全國境內，甚至不少平時低調行事的宗門族派，也因為這事而浮出水面。

只是東萊仙皇既明定名額限制，那除非膽敢跟皇朝為敵，否則只能遵守規矩，爭奪那進入天外巨石內的資格名額。

而這名額只有八個，可其中更有許多內定，僧多粥少，許多勢力較為不足，卻有心爭奪的宗派，紛紛開始彼此聯合縱橫，或併吞合盟，壯大勢力，爭取那十年後進入天外巨石的可能性。

東萊國境內，六大公認肯定可以入選的門派，分別為流傳數萬年的上古神宗，同樣傳自上古仙道的古靈派，皇族一脈所支持的東萊武門，兇殘嗜血的邪道一脈逍遙派，神秘莫測的月仙宗，以及胭脂天仙傳承而落的胭脂門等。

除此之外，尚有兩個名額，也正因為了這兩個名額，引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這場爭奪，對自在道來說，本是毫不相干，因為他們太過弱小，相形之下，根本沒有可能脫穎而出，所以理當至身事外。

可是在他們身旁，靈赤刀鬼四個不算小的宗派，正為了這次名額，掀起了一場戰爭，波及到附近的小族小派，使得他們也被捲入了其中

此時，掌門大殿上，天鬚掌門，天泉道人，跟老譚道人以及一眾長老，在大殿之上，正在商討之後該如何是好的決議。

而一名身穿青藍道袍，臉上滿是痘疤，神情倨傲的修士，則獨自在掌門大殿外閉目盤坐，旁邊幾名同樣是藍衣弟子，站在那伺候著。

1. 暗流潛伏

大廳上，天鬚掌門神情凝重，看著眾人，略帶疲倦的口氣詢問道。

「諸位道友，此次刀仙宗派使者來召降一事，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此事萬萬不可，咱自在道雖不大，但這點骨氣還是有的，寧可一戰，也不該殘喘苟延，壞我先人的名聲。」天泉道人首先開口，一臉正氣，滿是憤慨的說。

此話一出，不少長老紛紛點頭表示同意，但卻有更多人，臉上有些遲疑，其中老譚道人，更是開口譏道。

「天泉師弟，這事可不是你一個人意氣用事便能解決的。如果老祖尚在，那咱們奮戰到底倒也無妨，只是老祖數百年前已經閉關不出，生死未卜，就算我們這次拒絕得了刀仙宗，下一次，其他大派來犯，我們又能抵得了幾次？」

「更何況，這次為了那天外巨石，許多門派都已經蠢蠢欲動，我們自在道沒有老祖所護，如何能抵得住一次次的敵人來犯？」

「照我看，雖然這刀仙宗來意不善，但這也未嘗是一個機會，讓我們不受其他門派侵犯的契機。」

這話說得理直氣狀，雖說眾人都覺得有些丟臉，但修仙路上，本就弱肉強食，如果明知道贏不過，少有人願意誓死奮戰，堅守到底。

只不過此話一出，天鬚掌門仍是臉色一暗，他雖知道這師姪較為自私，卻也沒想到在宗門為難之際，他連出手一戰都不願意幫忙。

無奈下，他轉頭看向天泉，天泉也神情鄙視，對著老譚道人冷道。

「機會？滅我道統，改立刀仙宗為尊，並收自在道為分宗，此種條件，若是你口中的機會，那我寧可不要。」

「咱老祖當年以一屆散仙，力抗十多名結丹大能，創我自在道一脈，如今遭逢有難，後人便直接投降，如此懦弱，又怎對後世弟子作為表率！」

「你…」老譚道人一聽，臉色一變，猛吸一口氣正要反駁，天鬚掌門一揮袖，打斷了兩人爭吵，沉聲說道。

「不用吵了，我已立下決定，咱們自在道道統不可就這麼斷在我們這一代，就算要降，也要戰過之後再說，天泉，你領內門弟子備戰，開我護派大陣，任何侵犯我宗門的，一率先斬了再說。」

「掌門…」老譚道人待要說些甚麼，天鬚掌門充滿嚴厲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後，淡淡說道。

「不用說了，人各有志，不願意出戰者，我也不勉強，但從今天起，你們只能在宗門內活動，不得外出，直到這場風波結束，明白了嗎？」

老譚道人目中凶芒一閃，低下頭去，不再多說些甚麼。

天鬚掌門立下決定後，交待眾人各自處理些事務，接著請那藍袍道人入殿一談，過沒多久，那藍袍道人怒氣沖沖，踏出大殿同時大袖一揮，底下那些藍衣弟子被他捲上天空，落在一把大刀之上，低聲開口。

「天鬚道人，爾等今日所下的決定，他日之後，必會反悔，一旦開戰，可不是那麼容易停止。」

天鬚掌門亦走了出來，立在大殿門邊，他的神情此時都不再如平常那般的和善，而是有一股不怒自威肅殺，目中帶著深隧，以方圓數十里都聽得到的聲音開口說道。

「刀仙宗所給條件，等若滅宗…我自在道雖不強，但仍有我們的骨氣…李兄，慢走，不送！」

哼的一聲，那李道人腳底運勁，大刀轟鳴，瞬間向著遠方飛去。

速度之快，破風而行。

這一切聽在自在道眾人耳裡，都是心下一緊，這些日子裡關於天外巨石的傳聞不斷，更有東萊仙皇的法令傳出，此時都已明瞭，這一戰，勢在必行。

不論內門弟子又或是外門弟子，個個都顯得心事重重，宗門內也籠罩著一股壓抑，彷彿山雨欲來前的一種寧靜。

內觀中，當年內門比試第一的王騰雲此時已經修為大進，來到練氣九層，再上去就是練氣大圓滿，從而築基，但此步之難，卻也是如天地鴻溝，不是一般弟子都有機會突破。

就算他能得到自在道內這十年來僅得的三顆的築基丹其中一顆，也只是讓築基的機會增加三成而已，畢竟一旦築基，壽元增加兩百年歲不說，可以施展的術法道令，跟練氣期比有如天壤之別。

那怕是天鬚掌門等人，修為也不過築基中期，未能跨入後期之境，更別提自在道內，算上天泉等人，也才一共只有九位築基修士而已。

本來若是沒有此一劫難，被天鬚掌門收為親傳弟子的他，再過個幾年，肯定能踏入築基，但現在一但大戰開啟，別說踏入築基，能否存活下來，都是未知之數，想到這，王騰雲雖是道心堅定，卻也有些唏噓。

「雖然這場大戰來得有些不是時後，但我王某人不畏戰，也不怕上戰場，此戰正可砥礪我修道之路，堅我道心。我敢肯定，此戰之後，我定能築基！」王騰雲在心中默想著，眼神中透著一股堅定不移的信念，盤坐在洞府內修養著。

相比之下，另一處，執法堂內，西門吹雪有些遲疑地看著自己的師尊，老譚道人，怒氣騰騰走入堂內。

他的修為赫然也到了練氣七層。

說起來，這都還得感謝李龍飛的關係，那老譚道人在內門比試後，跟天泉道人之間的不和更為明顯，於是他特例將跟李龍飛有仇的西門吹雪升為內門弟子，為的就是要跟天泉道人所有較量。

對於這件事，西門吹雪本身也很是明白，但他沒有半點對李龍飛感謝的心意，反而更為敵視，只不過，隨著李龍飛的消失，他這敵意也失去了對象，轉而發洩到了東門寒玉身上。

東門寒玉在李龍飛消失後，雖身為內門僕從可以進駐內觀，但其處境卻也日漸侷促，加上西門吹雪與老譚道人的暗中針對，兩人在內觀中可以說是戰戰兢兢，隨時都有可能受到威脅。

好在天泉道人也明白這一情況，總是在危及之刻出手幫忙，這才讓東門跟寒玉兩人這兩年小禍雖有，大難卻沒有甚麼發生。

只是此刻戰亂將起，天泉得忙得焦頭爛額，西門吹雪心中思量，卻是暗暗籌劃，抓到了時機，定要讓東門寒玉兩人，嚐到苦頭才行。

時間很快的又飛逝而過，五年後，梵天石內，那山水界洞府中的李龍飛不斷蛻變著，這一日，終於他全身骨骼發出了一聲巨響，喀地一聲，最後一塊尾椎骨碎裂後重生歸位，整個身軀一顫，長噓一聲，體內一直不斷折磨的痛苦，宣告停止。

1. 練氣大圓滿

山水界洞府中，李龍飛渾身黏滿了塵土污穢，宛若一尊泥像，在這已經持續盤坐不知道多久

這一日，隨著他長呼一聲，一股濁氣，深深吐出，接著，他雙目睜開，一股異樣神芒從目中直射而出，許久，才慢慢收斂，化作一個奇異的符號，收回到了他的瞳孔深處。

「五年了…我，終於熬過來了…」李龍飛喀喀幾聲，站了起來，身上一層由汗血黏著塵土的厚殼，如脫殼一樣，掉落下來。

這五年來，他無時無刻不忍受著全身劇痛，就連在彌留之際，也都如此；好在他越到後面，習慣後越能承受，到最後一個月，已經感覺不到甚麼痛楚。

這倒不是說他不痛苦了，而是指他對疼痛的忍耐力已經超乎常人，尋常痛苦對他而言，已經像是喝水一樣平常了。

他看著自己的身體，頭髮已然長至腰膝，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爛不堪，微一皺眉，往前一指，四方水氣凝聚，轉眼就化做一顆巨大水球。

除去衣物，走入水球，隨著穿過，那水球將所有污垢全都洗淨，接著換上儲物袋內備用的衣物，順手斬落過長的毛髮，李龍飛這才感到精神氣爽，整個人煥然一新。

看著前面那盞油燈，李龍飛心中無限感觸，他不知道自己現在修為多強，但在他感覺裡，自己似乎比自再訣上所記載的，練氣大圓滿還要再強上一些。

隨手一揮，轟雷術瞬間擊出，打在牆上，威力驚人，幸有法陣保護，所以洞府才沒有損毀。

「應該不是築基…」他感受體內氣海，仍未化做基臺，只是那氣海寬廣無比，跟一般的練氣修士相比，判若雲泥。

要知道，雖說練氣修士的氣海稱作海，但實際上不過像湖一樣，每個人有其大小不同而已，但如今李龍飛體內的氣海，比起之前差上不只五倍有餘，如此大小，才真正可以稱之為海，而不是湖泊而已。

如果再仔細一看，在那氣海當中，還有一盞小小的燭火，沒被李龍飛發現，浮在海面，在那載浮載沉，赫然是那口白煙，尚為被吸收的部份，凝聚所化而成。

如果有結丹修士看到，肯定會嚇了一跳，因為那盞燭火散發出的光芒，太像是一顆巨大的金丹浮在氣海上的樣子了。

而原本尚未貫通的胸口處靈脈，此時也已經長了出來，承上啟下，將頭腹兩次靈脈連通在一起，達到真正從頭至腳，全身一圈的真正大圓滿。

一想到只是當年那麼一吸，自己的修為就從練氣七層提升到練氣大圓滿，李龍飛

右手輕輕一揮，那油燈飛到面前，被他寶貝異常的收入了儲物袋中。

察看四週，洞府中再無其他物品，加上李龍飛也思念起自在道中的眾人了，他手掐法訣，一個通往外界的虛空通道，出現在了他的面前，這是他在作了那夢醒來之後，腦中唯一所能記得的事情。

「離開這，就能回到我原本的洞府了…下次進來，得通過第九試練才能出去…看來，創這山水界的大能者，並不願意讓人太自由進出這裡。」

「也罷，下一個試練不知道有多困難，我僥倖通過第八試練，又達到練氣大圓滿，已經算是氣運驚人了。離開那麼久，希望宗門內的人還記得我…」喃喃自言自語間，李龍飛踏入了那個虛空通道之中。

自在道裡，內觀的一個庭院裡，一顆不怎起眼的巨石，放置一隅，當成了造景山石擱在那裡。

驀然，一個虛空開口，在那石頭旁邊出現，接著李龍飛從中而出，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自在道中。

他這時已經二十餘歲，年紀增長不少，加上在經過這麼多事情，並熬過那地獄般的五年痛楚，心智早已比同年齡的弟子成熟不少。

再加上修為大增，對於自己實力較有信心，一踏出通道，雖見到自己並不在洞府之中，微微一驚了下，卻沒有慌張，朝那仙石一指，後者頓時肉眼可見縮小成一個巴掌大小，被他收了起來。

此乃李龍飛得到傳承後，腦中自然有的一段法訣；收起那仙石，李龍飛跟著又朝著印象中的洞府走去。

一路上，所見的弟子不多，雖說自在道內門弟子本就稀少，但走了半天只見到兩名弟子，比例也太過懸殊。

尤其是這兩名弟子，面孔都很生疏，眉宇之間更都透著一股鬱悶，更是讓李龍飛心下唐突，隱隱覺得宗門內有些甚麼事情發生了。

而那兩名弟子，見到李龍飛時，也是一愣，似乎有些疑惑，但看到李龍飛散發出來的練氣大圓滿修為之後，都態度恭敬，不敢多問，只是抱手一揖匆匆忙忙走過。

畢竟修真界中，強者稱尊，弟子裡能達練氣大圓滿的人並不多，即使不認識，也不敢對李龍飛有所不敬。

就這樣，李龍飛來到了自己的洞府門口，拿出令牌，往前一探。

那令牌發出淡淡光芒，但卻被陣法隔絕在外；很明顯，自己洞府內的陣法已被改變。

李龍飛眉頭微微一皺，他對陣法並不熟悉，但好歹自己曾住在裡面，對當時陣法也有些了解。

他明白這陣法只是最基本的小靈瓏幻陣，沒有經過主人的允許而進入的話，會被幻境所困住，並通報裡頭的主人。

他沉吟了一會，站在門外，恭恭敬敬地朝著裡頭一揖，並傳音喊道，「在下李龍飛，想請洞府主人出來一見。」

幾個呼吸之後，李龍飛見無人回應，果斷以靈識強行突破幻境而入。

這小靈瓏幻陣雖能困住練氣期的弟子，但他此時靈識比尋常練氣大圓滿強上不少，這樣的幻境雖然有些麻煩，但還難不倒他。

破除幻境，打開洞府大門後，只見裡面格局擺設，都跟自己先前所住有些不同，顯而易見，在自己消失這段時間，這洞府已經換了一個人住了。

雖說這洞府是宗門分配，自己消失五年，生死不明，被再分發出去的機會也不是沒有，但就這樣易主換人了，心頭滋味還是讓李龍飛有些不好受。

但他到底成熟不少，嘆息中，不願計較太多，轉身而去，打算離開這。

卻在這時，那洞府門口被人打了開來，一個容貌清秀，神情略微萎靡的女修走了進來。

她一進門，見到李龍飛站在府內，心中一驚，便要轉身離開，同時張口大叫起來。

李龍飛暗暗叫苦，回憶剛剛進來時府內擺設的確有些秀氣，彷彿女子閨房一般，但自己只顧著感嘆，而忘了細思。

此時雖不知道對方為何要離開叫人，但想來是誤會了甚麼，本能反應下，他便要阻止對方。

那女修修為不高，約只有練氣五層而已，李龍飛身形一晃，直接來到了那女修旁邊，一隻手從背後制住了對方並掩住嘴巴，另一隻手拿出令牌想要將洞府門口給關上。

「別誤會，我不是故意要闖進來的，這裡…這裡本來就是我的洞府…是在我…外出沒多久後才被宗門重新分派的！」李龍飛忙著解釋的同時，那洞府門口緩緩關上，同時李龍飛側耳輕聽，確認沒有人過來後，這才鬆了一口氣。

卻見那女修極力掙扎扭動，嗚嗚嗚地呼叫起來。

「我將妳放開，妳冷靜點，聽我解釋好嗎？」李龍飛有些頭疼，輕輕在對方耳邊開口問道。

等了許久，不見對方回應，李龍飛這才想到，他捂住了對方的嘴，於是放手鬆開了一點。

甫一鬆開，那女修尖叫起來，叫聲之大，怕是百尺之內全都可以聽聞，好在此時洞府已關，所以傳不太出去。

李龍飛一驚，連忙再將手給捂上，同時暗嘆一聲，左手抵住對方背心，試著恐嚇說道。

「別叫了，妳聽我好好解釋，再不安靜，我只得出手重些。」

那女修一聽，嬌驅輕顫，淚水滾滾跌落，這才不再掙扎扭動。

眼見對方冷靜下來，李龍飛試著將手抬離嘴巴一些，同時左手仍是按住不動，直到確認到對方不再大叫，這才深吸一口氣，鬆開對方，接著舉起雙手，表示無惡意地往後退了開來。

1. 宗門劇變

在李龍飛鬆手之後，那女修有些錯愕，但還是往後退了幾步，雙手抱胸，如臨大敵，楚楚可憐地看著李龍飛說道，「你…你是誰…你想幹甚麼？」

「唉…這本來是我洞府阿…我剛不是講過了…我是李龍飛，你如果是內門弟子，應該也聽過我才對阿…？」李龍飛苦笑著說。

那女修一聽此言，初時有些茫然，接著雙眼漸漸明亮起來，有些不敢相信地說。

「李龍飛…你…你真的是李師兄，你是東門常提起的，內門比試中屢創奇蹟的李龍飛李師兄，你沒有死，你還活著！」

「我當然沒有死…東門以為我死了嗎？」苦笑中，李龍飛突然很想念這個師兄，在他內門比試重傷之後，最照顧自己的就是東門了。

「…不只東門他，整個自在道…都以為你死了……畢竟…」那女修搖搖頭，神情有些哀傷，欲言又止的說。

「畢竟甚麼？」

「畢竟咱們自在道，這幾年來，太多人死亡了，就連天泉師伯跟天鬚掌門，現在也下落不明，所以大家…」

「甚麼！」李龍飛一聽天泉失蹤，饒是他此時心智已堅，仍是臉色大變，不等對方說完，便想要衝出去尋找自己師尊，卻被那女修伸手一拉，阻了下來。

「李師兄等等，先聽我說，現在宗門內，已經跟你失蹤前，大不相同了…」

「我…」李龍飛心中焦急，但聽見對方話中有話，只得強忍下來，只是他仍是看著洞口，恨不得立刻找門中其他師伯問個清楚。

「聽我說，算我求你了，你現在出去，必死無疑。我不想東門的摯友，也都白白喪命！」

李龍飛一聽，回頭一望，只見那女修神色中帶著淒涼，他有些顫抖，不敢相信地問。

「你說…東門他…」

「…東門，東門他死了…」那女修苦澀中低下頭去，眼神的悲傷更為明顯。

「不可能…東門…東門為甚麼會死！」李龍飛腦中轟鳴，不自覺退了兩步，張大了眼，有些不敢置信。

在李龍飛入自在道這段時間內，除了天泉道人，最為親近的兩個人之一，其中一個就是東門。

當初是東門在他入門時第一個過來自我介紹。

也是他在自己踏入修仙第一步時，帶著自己去領各種法器。

更是在後來自己成為了內門弟子，因為重傷，跟著寒玉照料起自己生活的一切。

這一切，讓李龍飛這裡，早在不知不覺間將對方看做了自己的兄長一般，此時聽到對方喪命，腦中一片空白，只覺得世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東門…他是為了宗門奮戰而死的，不只是他，自在道內許多人，都在這場戰亂中身亡了…」

「東門死前，還惦記著你的消失跟我的安全…要不是這樣，我也不會繼續待在自在道，寧可回到凡塵，成為一個凡人也好…」

那女修清秀的臉龐上，有著同齡少有的滄桑流露著，她的眼角，也因憶起了東門而又沾濕了淚光。

「不可能…才五年，怎會發生那麼多事情…妳騙我，妳是誰，東門跟你甚麼關係，你為甚麼要騙我東門死了！」李龍飛心下悲苦，不願意相信這樣的事實，一股怒火在他胸中燃起，他雙眼赤紅，修為放開，一股漫天壓力落在那女修身上，咬牙切齒地盯著她說。

那女修一震，身子顫抖似要扛不住地跪下，但眼神深處卻為之一亮。

「我沒騙你，我是東門未過門的道侶，在你消失之後，我跟東門訂下終身…」

換做過去，李龍飛會不假思索的相信，但在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之後，他學會了防範之心，他修為猛然更加散開，練氣大圓滿的威壓讓那女修再也撐不住，跪了下來。

「妳還想說謊，在我消失前，我從沒見過內門弟子中有妳，妳這等修為，為何能出現在內觀，又怎能證明妳認識東門？」

那女修被威壓壓倒在地，但她仍是硬撐著單膝撐起，苦澀地拿出一個佩玉，艱澀地開口說。

「這是…東門…隨身攜帶的…佩玉，你…見了就知。」

李龍飛接過那佩玉一瞧，的的確確是東門常隨身攜帶的飾物，心底不由得信了幾成，將威壓給收了幾分。

那女修得到喘息，氣喘噓噓地說，「我…我的確不是內門弟子…我之所以在此，是有一番原因，如果李師兄你相信，我先解釋這幾年來自在道的情況給你聽…」

「自在道怎麼了，甚麼戰亂，師尊跟天鬚掌門又為何而失蹤？」李龍飛一聽，想起方才對方所說的戰亂，心下一凜，收起了修為。

在李龍飛那似乎可以看穿自己通透的眼神下，那女修不敢說謊，連忙將她所知的一切一一詳述清楚。

原來五年前，刀仙宗來勸降不成之後，不到一年，便爆發刀仙宗率眾來犯的戰爭。

雖說刀仙宗內底蘊老祖並無出手，但光是一名結丹元老坐鎮，便不是自在道所能獲勝的。

戰場從一開始，自在道便不斷退縮，最後不得不開啟護宗大陣，死守在內。

期間好幾次大小規模的爭戰，更讓原本就人數較少的自在道及及可危。

好在刀仙宗最終的目標只是收編自在道，擴充實力，而非殲滅全宗，這才讓自在道留有一絲生路，繼續苦撐下去。

而天泉道人更是在死守一年之後，冒死殺出重危，試圖去尋找靈崇觀或其他三大派的援助。

不過天泉道人這一去，卻是音訊全無，就連天鬚掌門幾次派人去追查，也都是毫無進展。

有消息說是天泉道人被刀仙宗重傷擄走，也有人說是三大派都默許了這件事，所以將天泉道人關了起來。

更有一股謠言，在自在道中散佈，說是天泉道人貪身怕死，已經先逃走了。

身為天泉道人的弟子，東門對此說法當然是大為憤怒，幾次跟門內弟子起衝突，更是大打出手。

而天鬚掌門在愧疚之下，暗中幫忙，使得東門的修為大增，來到練氣七層，更隱隱成了外門弟子中新一代的領頭，帶著外門弟子一起對抗刀仙宗的侵犯。

聽到這些，李龍飛心神大震，他沒料到自己居然消失了七年，而且這已經成為了自己第二個家的門派，居然遭逢如此劇變，整個人心中有如一把刀在劃過。

1. 楚若梅

七年時間，對一般凡人而言，是個不長不短的時間。

但對修仙之人，不過是一眨眼的事。

李龍飛雖然只是練氣修士，但也明白這樣的時間，對動輒幾百年歷史的各派來說，應該不算甚麼。

怎會才七年，門派內就整個都變了？

「…我在戰亂初期時，只有練氣三層的修為，認識了東門師兄，為他的體貼所傾心，加上朝暮相處，漸漸地喜歡上了他…」那女修一路解說，神色黯淡，唯獨談到這裡，目中露出一絲回憶，嘴角更是不由得揚起淡淡微笑，讓她原本苦澀的臉孔顯得頗為麗緻。

但隨即，那女修的神情又轉為淒涼，更在眉間透出一股殺意，聲音因憤怒而顫抖地開口說道。

「然而兩年前，刀仙宗那名結丹元老，誇口要以一敵二約戰我們宗內兩位築基大圓滿元老，更以心魔發誓只要撐過他三招，刀仙宗就退兵。」

「在門內壓力下，那兩位元老，只得出宗應戰…想不到，這竟是一場陰謀！」

「兩位元老中其中一位，林自天，早已存有反叛之心，在對戰之際，趁機倒戈，害我自在道另一名元老因此遇害，更破去我護宗大陣，引刀仙宗眾人入派。」

「一時之間，自在道內士氣大跌，更有不少投降的聲浪掀起，到最後，天鬚掌門被林自天羈押收禁，王騰雲師兄及幾名天驕與內門弟子衝出重圍，逃離宗門，剩下的…除了戰死之外，只有投降一途。」

說到這，那女修神色冰寒，他看著李龍飛，冷然說道。

「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對我來說悠關重大，如果李師兄願意發下心魔誓約不說出去，我便說給你聽，否則就算死，我也不能再說下去。」

李龍飛沒有猶豫，依約發下了心魔誓約，這心魔誓約顧名思義是以心魔所立，如有違背，在日後修道路上會不斷產生心魔，對修士來說無疑是最重的誓約之一。

那女修見李龍飛發下心魔誓約，臉上的冰寒漸漸轉緩，慘然一笑繼續說道。

「我剛說過，東門師兄他是為了宗門奮戰而死的吧…這只對了一半，事實上，東門是為了我而死的…」

「在那場戰亂中，東門師兄本來打算跟我及其他外門弟子一起逃出宗門。想不到，西門吹雪早已派人堵住了我們。」

「更沒想到，跟東門師兄一向友好的寒玉師兄，竟早被來西門吹雪那禽獸收買，暗中出賣我們的行蹤，讓西門吹雪他們堵住了我們，將我們團團包圍住…」

「在試圖圖破包圍時，因我我修為低弱，加上對方又集中圍補我一人，最終，我拖累了大家，東門師兄為了保護我而身死道消，其他師兄門也大多重傷逃出。」

「我本該與東門一同生死，但我在被抓到之後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西門吹雪他饞涎了我的姿色，所以才緊追著我們不放，這麼一來，這大仇不報，我無法甘心…所以我即使作賤自己，化身厲鬼，也要忍到報仇的那一日來到…」

李龍飛聽出那女修語氣中的寒意，他猛地想到一件事，倒吸一口氣。

「嘿嘿…李師兄聽到這，應該也明白了…我這弱女子，為何能住進內觀，更能在短短時間內從練氣三層提升到練氣五層。」

「沒錯，東門死後，我一改前態，成了西門吹雪的鼎爐，哪怕他人笑我淫賤也好，我都忍了下來，更是積極討好西門吹雪，最終換來住進內觀的身份跟這一身不算高的修為。」

「而我這麼忍辱負重，只為一個理由，要死，要先報了仇再死，否則黃泉路上，我就算見到了東門，我也不敢面對。」

聽完這一番話，李龍飛沉默不語，他自己父親被害，同樣也是為了報仇走在修仙一路，但想不到這女修為了情字，甘願如此犧牲。

「妳叫甚麼名字？」嘆了一口氣，李龍飛問道。

「我叫若梅，楚若梅，雖未成婚，但楚這個夫姓，我會帶到黃泉。」楚若梅堅定地回答。

李龍飛沒再繼續問下去，縱然有些地方不解，但在了解情況之後，他沒理由再繼續懷疑對方。

「我能幫些甚麼的？」

楚若梅聽到李龍飛願意幫忙，身軀一震，眼神中透出喜悅，但隨即又搖搖頭。

「…師兄，你先回答我，你現在修為如何？築基了嗎？」

「我還沒到築基，而是練氣大圓滿。」李龍飛有些遲疑，但還是具實說出了自己修為。

「雖然沒到築基，練氣大圓滿對上西門吹雪卻也綽綽有餘…但現在宗門內，掌事者是老譚道人，背後更有林自天元老支持，以他個性，若發現你歸來，加上你跟西門吹雪那禽獸的恩怨，肯定不會放過你的。」楚若梅雖然心中有所期盼，但最終還是咬了牙，放棄拖李龍飛下水。

李龍飛明白對方的用意，心底更是有些愧疚，當年內門弟子一戰後，如果不是他讓東門跟玉寒當上他的僕從，今天東門跟楚若梅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場，他心中對西門吹雪的憤怒，第一次除了那灰袍道人之外，產生了一絲殺機。

「那妳要如何報仇？」李龍飛心中不忍，希望至少了解更多。

「我找過丹寶樓的內門弟子，以一些利益交換了數枚絕情補陽丹。」

「絕情補陽丹？」

「是，這絕情補陽丹乃是一種禁丹，單服只有壞處沒有好處，但如果有其他人服用了滅慾陰火丹，再與之交合，其體內陰陽之氣融合，可使人修為大增，是鼎爐相修的大好補物。」

「我以這兩種丹藥分別給我自己與西門吹雪那禽獸服用，表面上是為了他好，但事實上，我將兩枚丹藥的份量略作調整，增其陽精，少其陰元，使其藥效有所失和，一次兩次還沒有關係，但如果長期服用，累積下來，總有一天會因為陰陽失調，暴斃身亡。」

楚若梅聲調平淡，像在說著別人的事情一樣，兩眼凝視著遠方，好像看到了自己最終的結局。

那清秀略顯瘦弱的身影，在此時看起來隔外的單薄，透著燈火，李龍飛心情更沉重了。

他不知道這計畫會不會成功，但他知道，若有可能，他也願意為東門兩肋插刀。

只是很明顯的，在楚若梅的計畫中，他是沒有任何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甚至，他的出面，很可能讓西門吹雪提高警覺，從而破壞了楚若梅的復仇。

他只能祝福，只能等待，等待楚若梅計畫成功的那一天，等待西門吹雪暴斃的那一刻來臨，而在那之前，他還有很多事要做，首先就是得想辦法離開這裡。

他不是不想復辟自在道，只是經過了那麼多事，那麼多歲月，他終究是長大了些，明白有些事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是不可為。

在他實力還沒變強到能夠支撐起自在道之前，他只能將這仇深深放在心中，就像自己父親的仇一樣。

而去靈崇觀，找其師傅天泉道人的下落，便成了現在最可能的選擇，而且，當時自己的義兄張天師便是來自靈崇觀，自己去那應該能有一些門路打聽打聽消息才是。

1. 西門上

「天外巨石與刀仙宗嗎…」

楚若梅洞府中，李龍飛盤腿修行的同時，仍在思索自己所聽到的這些消息。

對刀仙宗，他出奇地並沒有十分強烈的恨意，畢竟他沒經歷過那戰事，回來之時，對方已經控制住了自己宗門，所以沒能感受到那種戰亂中的痛楚。

更何況，這整件事的起因，是那天外巨石，而修仙界中弱肉強食，比起其他自在道的弟子，他更早就了解了這個真理，所以今天就算不是刀仙宗來犯，他日也一樣會有其他大派為了爭奪進入巨石的資格而衝上門來。

只是，身為自在道弟子，他就算可以理解刀仙宗的行為，也不代表他可以原諒對方；不過，比起刀仙宗，更讓他優先痛恨的，是那背判了自己宗門的林自天元老跟老譚道人。

但眼下這兩人都不是他所能對付的對象，搖搖頭，他考慮的還是如何離開這裡，找到自己的師尊下落比較實際。

據楚若梅所說，在老譚道人掌握了自在道大權之後，便佈下了陣法，封鎖了弟子進出，有要出入，都要有他親自送入靈識的玉簡才行。

而這些玉簡，除了幾名老譚道人親傳的弟子外，只有每日負責運送物資的內門弟子才有。

雖然李龍飛不懂陣法，但他明白，這種護宗陣法，如非大能者，難以撼動，哪怕如今他已經練氣大圓滿了，但在這陣法面前，依舊十分渺小。

畢竟護宗陣法這種大陣，可不是一人所設，其匯聚的力量，也非一個小小練氣大圓滿修士就能隨意打破，就算是結丹修士，也不見得能夠輕易破去，否則刀仙宗就不用這麼麻煩率大軍來犯了。

如此一來，就算李龍飛想要離開自在道，還需一番困難，想到這，他心中初步有了一些計畫，在還沒能出去之前，便在楚若梅洞府內先住了下來。

楚若梅倒也不介意，反而每日外出後，都將得來的情報告訴李龍飛，在她心中，李龍飛是自己未嫁丈夫的摯友，理所當然應該幫忙。

這一日，楚若梅從外面回來之後，臉色蒼白，步伐有些不穩，一進洞府，便哇一聲吐了一口鮮血。

李龍飛正在一旁打坐，見到此狀，連忙上前攙扶，同時將靈氣注入療養她的傷勢。

「妳體內陰氣大盛，陽氣虛少，再這樣下去，妳身體會撐不下去，比西門吹雪早一步暴斃。」李龍飛的靈氣入楚若梅體內，便察覺到她身上的寒氣已經快到了一個極至。

而更要命的是其氣血低落，一股暮氣沉沉的死氣凝結在胸口，看得出來楚若梅保受身心上的折磨。

李龍飛運起靈氣，化做一股陽剛之力慢慢注入，將那些過多的陰氣消弭不少，接試圖打通她的氣血循環。

楚若梅一個哆嗦，臉色稍微增添血色，接著神情一變，掙脫了李龍飛的幫忙，厲聲說道。

「不要幫我，這股寒氣，是到時後引爆西門吹雪身上陽氣的關鍵，我就算死，也會撐到跟他同歸於盡的時後。」

李龍飛皺起眉頭，他雖不是非常了解西門吹雪，但想必對方也不是笨蛋，楚若梅都受到寒氣反噬了，西門吹雪那怎會不知？

楚若梅像知道李龍飛所想，嘴角泛起一絲冷笑，眼神中流露出仇恨解釋著。

「西門吹雪不會知道的，就算知道，也不會在意，因為我選那兩枚丹藥的原因，就在於補陽一丹，對西門吹雪的功體大有幫助，即使他陽氣大盛，也只會讓其修為更深，除非我在交合之際，將寒勁一口氣注入其體內引爆，否則他的陽氣不會有事。」

「既然如此，妳怎不立即引爆？」李龍飛有些不解。

「還不是時後，他體內陽氣還不夠多，我就算引爆，也只能讓他重創，唯有到我身體真的承受不住，再也無法服下丹藥之時，藉時，我再加以引爆，這樣才能確保他必死無疑！」

楚若梅言語中露出的狠意，讓李龍飛也為之一寒，他心下一嘆，對於對方報仇的決心，也有了些感觸。

「若換成是我，我肯這樣為父親報仇嗎？」

「我肯的，換成是我，我也同樣肯這樣拼命，只可惜，我的仇人不是那麼容易就能解決的！」

心念及此，李龍飛雖然可以做視不理，但還是決定出手幫助。

第二天他趁著楚梅出去之時，離開了洞府，隱藏了氣息小心翼翼地往丹寶樓走去。

自在道本就人少，這次戰亂之後，弟子們更是流失大半，死的死，走的走，此時宗門內除了閉關的林自天元老外，就屬老譚道人跟另外三名築基的長老修為最高而已。

至於弟子們，李龍飛不算，最強的內門弟子才不過一樣是練氣大圓滿，所以李龍飛倒也不擔心那麼快被發現。

不過為求安全，他還是稍微變裝了下，更戴上一頂草帽，這才離開了洞府。

一路上李龍飛也沒遇到甚麼人，很順利地就來到了丹寶樓外面。

就在他已經盤算好要怎麼找那掌管丹寶樓的弟子要些東西時，遠方赫然有個腳步聲，啪答啪答地快速走來。

李龍飛身形一晃，收斂起全身氣息，躲到了一座假山後，觀察著有誰靠了過來。

以他如今的修為，除非是築基以上，否則自在道內門弟子中，要察覺到他的躲藏，恐怕沒有幾個人能數出。

就看到一個面貌粗獷，身形有些熟悉的青年，左顧又盼，有些遲疑地經過了李龍飛的身旁。

在看清對方的長相後，李龍飛心中一愣，竟是西門吹雪的弟弟，當年跟寒玉賭蛐蛐因而掀起自己跟西門吹雪紛爭的西門上。

他此時有些遲疑，帶著一點畏懼，匆匆忙忙地往丹寶樓那走去。

李龍飛見西門上這幾年經過，修為仍是只到了練氣五層，心中有些感嘆，跟著尾隨在對方身後，遠遠地看他究竟要去丹寶樓做些甚麼。

只見西門上到了丹寶樓，看到丹寶樓的弟子，深吸一口氣裝出了一番威嚴說道。

「我要化寒丹，越多越好，全都拿了給我。」

「西門師兄…化寒丹…一顆…一顆靈石二十枚…」丹寶樓的弟子像是擔心西門上不給靈石，有些吞吞吐吐地開口。

「甚麼靈石？我哥哥是西門吹雪，你難道不知道嗎！」西門上雙眼一瞪，提起了拳頭威嚇著。

那丹寶樓弟子雖是練氣六層修為，但被這麼一嚇，無奈中只得從樓內櫃子裡拿出一瓶藥罐，遞到了西門上手中說道。

「是…是…這裡是十枚化寒丹，西門師兄您請收下。」

西門上拿起了藥罐，皺起眉頭有些不滿地詢問。

「怎麼只有這一瓶，其他的呢？」

「其他的…還沒煉出，西門師兄您每個月都來拿這丹藥，咱們這丹寶樓煉製速度跟不上阿…」丹寶樓弟子很是苦澀地回答。

「跟不上…哼…你們丹寶樓的弟子都是一群垃圾，要不是我哥哥的幫忙，老譚掌門他早就將你們都換了出去，給刀仙宗那群真正有用的藥師來坐鎮多好。」

西門上這番話講得讓那丹寶樓弟子臉上是青一陣白一陣，他雙拳緊握，心底有些不甘，但一想到對方哥哥是當前掌門疼愛的弟子之一，只得將這口氣給吞了下去。

眼看對方真的拿不出其他化寒丹，西門上這才又威嚇一番，要對方下個月多拿幾瓶出來，跟著轉身離開丹寶樓。

在西門上走遠之後，李龍飛這才現身，來到那丹寶樓弟子面前，開口詢問。

「西門上拿那麼多化寒丹，是為了甚麼？」

「你是誰，問那麼多幹麻！」那丹寶樓弟子此時正在心痛損失了一大筆丹藥，突然聽到李龍飛出聲詢問，嚇了一跳劈頭對著他大罵。

李龍飛也不生氣，他隨手一揮，一把飛劍已經不動聲色地架在對方脖子上，配合練氣大圓滿的修為散開，輕聲又開口問道，

「告訴我，西門上拿那些丹藥幹麻？」

那丹寶樓弟子沒想到對方這麼大膽，剛想要大聲叫嚷，李龍飛又說道，「

你叫人叫得再快，也不會有我的劍快，想試看看嗎？」

丹寶樓弟子想了想，不在掙扎，而是仔細地看了李龍飛幾眼後睜大眼睛叫道。

「你…你是李龍飛…李師兄，你…你不是死了嗎？」

「我沒死，我回來了，但你如果再不回答我，恐怕我不得不出手…」李龍飛搖搖頭，心中已經有了決定。

並非他下手狠毒，而是他明白此時宗門內已經是危機重重，有了那麼多的經驗，他已經明白該下重手時千萬不可以心軟。

那丹寶樓弟子見到他的表情，知道不能再有所遲疑，連忙開口說道。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西門師兄他拿這化寒丹已經很多次了，每次都是借著他哥哥的名義來白拿…我…我也很是無奈！」

李龍飛看著對方眼神，知道他沒有說謊，心中有些不解。

他這次來丹寶樓，主要也是要拿這化寒丹要替楚若梅解那體內的寒氣，想不到西門上會把它全都拿走。

更奇怪是，西門上沒事拿那麼多丹藥為何？

這化寒丹三顆已經可以治好一般受到寒氣入體傷害的傷患了，十顆化寒丹，服了恐怕有害無益，更別提他還拿了好幾次。

想到這，李龍飛心底起了一個懷疑。

他淡淡看了那丹寶樓弟子一眼後，伸出了手，開口說道。

「給我補靈丹，化寒丹，還有療元丹各三顆。」

療元丹，是用在受傷時服用，比起療傷丹，還要高上一籌，要價不斐，加上補靈丹與化寒丹，總共也要百來顆靈石。

此時丹寶樓弟子一聽，臉色頓時有些難看，但在感受到李龍飛身上練氣大圓滿的氣息與不善之意後，終究還是咬著牙遞給了他。

「謝謝，這些丹藥費用，我離開自在道時，自然為送還，另外，請不要對其他人提到我的事情，否則後果自負。」李龍飛收起丹藥，雙拳一揖，連同飛劍縱身退了開來，那丹寶樓弟子這才如釋重負，噓地吐出了一口氣，看著李龍飛離開的方向心想。

「謠傳說李師兄七年前已經身亡，想不到今日卻再度看到，更沒想到他修為已經達到練氣大圓滿，如果王師兄還在，不知道誰強上一些？」

「唉，宗門遭逢大劫，我看我這丹寶樓弟子也做不久了，還是找個機會趕快離開這，免得之後惹禍上身可就糟了。」

1. 沒有如果

離開了丹寶樓，李龍飛雖然有些懷疑，但眼下自在道對自己不利的人太多，所以雖然想去追蹤西門上的去向，最後還是決定先回到了楚若梅的洞府裡。

一入洞府，只見楚若梅的身影躺在地上，體外一層寒霜凝結著，他心中一驚，忙上前扶起對方，運起靈氣，化作陽剛之勁將楚若梅體內的氣血給打通開來。

在他尚未將對方氣血給完全通透之時，突然府外一陣敲門聲，接著便是西門上的聲音傳入。

「東師妹，開門，我給妳送丹藥來了…」

楚若梅雖然氣血沒有完全打通，但她被李龍飛靈氣相助，已經轉醒過來，此時聽到西門上的聲音，張開眼表情虛弱中帶著一絲著急，眨眼示意李龍飛躲到床底下面，接著站起身來往洞口走去。

李龍飛雖然有些錯愕，但他也知道此時不該現身在西門上面前，所以拉起床緣，鑽進床底躲著要看西門上到底在搞些甚麼鬼。

那西門上叫了幾聲沒聽見回應，突然著急了起來大喊著。

「楚若梅，妳怎麼了，快開門，再不開門，我要破門而入了喔…」

「…等會…我要開門了…」楚若梅看到李龍飛躲好，這才氣弱游絲開口喊著，同時將那洞府門口打開。

甫一開門，西門上便神情擔憂地衝了進來，接著一把抓住楚若梅的的手說。

「妳的身子怎麼那麼冰，妳又不肯吃我給你的化寒丹了，是嗎？」

「我早說過了…我不會吃你的丹藥，你就算給我再多，也都沒用，你還不懂嗎？」楚若梅強忍著寒冷，厭惡地甩開西門上的手說。

西門上雙手被這麼一甩，表情有些苦澀，他從懷中掏出剛拿到的那瓶化寒丹放在桌上說。

「為甚麼，為甚麼妳一定要這麼做，妳難道不懂，我哥不可能中你的計嗎？」

楚若梅的身子輕顫，下意識看向床的那一頭，半晌後她嘆口氣說。

「那你難道不懂，我只剩這條路可走了嗎？不管你哥中不中計，只要他還願意把我當鼎爐，我就還有機會。」

「你走吧，這瓶丹藥，你還給丹寶樓的弟子，你拿的化寒丹夠他賠上好幾年的靈石了。」

西門上臉色蒼白，退了兩三步後苦笑著說。

「就為了東門那個傻子嗎？兩年了，他都死了兩年了，妳還忘不了他嗎？」

「要我說，他有甚麼好，就算是我，論修為外貌哪一點不及他了，更何況我哥是老譚掌門最疼愛的弟子之一，日後我肯定也是刀仙宗的內門弟子名額？」

「西、門、上…」楚若梅聽到這話，臉色刷地漲紅，配上她原先毫無血色的蒼白，看起來有著一股妖異的豔麗，她一字一句地瞪著西門上，語氣冰寒地說著。

「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你要是再敢侮辱我那去世的夫君，我就算拼著今天就死去的可能性，也要跟你決一生死。」

「東門師兄他即便死，也死得光明正大，死得其所！你跟你哥還有老譚道人，為了利益背叛宗門，就算妳們資質背景都比他好，在我眼中，東門師兄仍是我最值得敬佩的師兄，同時也是我最值得驕傲的夫君！」

聽到楚若梅這麼說，西門上張口待要說些甚麼，看見對方那堅毅的眼神，最後還是吞了下去，嘆一口氣轉身要走出洞府。

楚若梅袖子一揮，桌上那瓶化寒丹飛向西門上，她沒有半分猶豫地說。

「這瓶化寒丹還你，先前那些我已經都送給了有需要的人，如果有機會，我會湊到足夠靈石拿去給那丹寶樓的弟子。」

西門上原先已經走到了門口，他接到那瓶丹藥，頓了一頓，沒有回頭，卻是聲音中帶著一絲愧疚，沉聲開口說道。

「…當初，我向我哥提起妳時，是以為我哥會替我保護妳，讓妳跟東門在那場戰亂中不至於受到傷害。但我真的沒想到，我哥會因為妳而殺了東門師兄。」

「我更沒想到，這一切，最終導致妳自願當我哥的鼎爐，只為了換取一個不可能成功的殺他機會。」

「如果我早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當初就算是替東門師兄犧牲，我也會親自送你們走，至少讓我在妳心中留有一個位置，也不像現在這樣讓妳瞧不起我…」

「這世上…沒有如果…」楚若梅的臉上看不出表情，她輕輕咬了下嘴唇，喃喃用著她自己聽得到的聲音說著。

西門上等了一會，聽不到任何回應，嘆了口氣，最終還是走出了門口，而床底下李龍飛反因修為深厚，所以將兩人的對話清清楚楚都傳進了耳裡。

他原先去丹寶樓的用意跟西門上一樣，都是想要來化解楚若梅身體寒氣的丹藥，如今見到這一幕，心知對方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好意了。

「這世上…的確沒有如果…」他深吸一口氣，腦中想起了，當日李府的那一幕，同時也喃喃開著口。

1. 遠古之路

西門上走後，李龍飛爬出床底，替楚若梅將其體內氣血最低限度疏通，同時又以掏出那三粒化寒丹替她保住那些寒氣不至於散走。

這過程中，李龍飛跟楚若梅都默默不語，直到疏通完後，李龍飛才沉聲說道。

「妳體內的寒氣，只能再承受一次的陰陽交合，超過這次，妳肯定承受不住，直接發作全身血液冰結而亡。」

楚若梅沒有懷疑，明白李龍飛說的都是實話，她起身向李龍飛一揖，誠心說道。

「謝謝李師兄提醒，十天之後，西門吹雪會再找我雙修，這一次，楚梅定會在雙修時引爆那禽獸體內的陽氣，屆時，也許會有一陣混亂，師兄可以把握這機會逃出這裡。」

她頓了一頓，接著又說。

「如果真的沒辦法，楚梅願意替師兄要來老譚道人的玉簡，助師兄逃出時更為順利。」

「…妳打算跟西門上要，是嗎？」李龍飛一想，便猜到了楚若梅的打算。

「希望師兄不要誤會…楚梅願意為了夫君，做任何事情…而夫君如果還在世，肯定也會這樣希望…」楚若梅低下頭去，聲音越說越細。

李龍飛沒有答覆，他知道有了那老譚道人的玉簡要出去簡單很多，但為了自己，讓摯友的妻子有所犧牲，即便是明白了弱肉強食的道理，他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修仙界是很殘酷，但他心中的那把尺，不能變。

他告訴楚若梅自己有辦法出去，要她不要多想，同時打聽了幾個想知道的消息，然後繼續留在洞府中修行。

兩天後，趁著楚若梅外出之時，李龍飛再度變裝走出洞府，來到了一座殿堂之外。

這座殿堂，當初東門曾帶自己來過，是藏放自在道功法的經法庫，掌事的道法師伯跟自己的師傅關係一向良好，更是天鬚掌門的師弟，對自己也頗為疼愛，想來可以從這問到一點消息。

一靠近殿堂，兩個看門的弟子便立刻衝出，瞧其修為都到了練氣八層九層，神色嚴厲，各自掏出了法器對著李龍飛喝道。

「站住，來者何人，此地已被刀仙宗下令封鎖，沒老譚道人玉簡，不得進入！」

李龍飛眉頭微微一皺，心底有些怒氣，他沒想到刀仙宗控制了自在道後，如此明目張膽，居然敢封鎖了經法庫，擺明是不讓自在道弟子有機會再突破修為上去。

但眼下不是翻臉的時後，他手一揖，恭敬說道。

「我是奉掌門之令傳訊給經法庫長老，還請兩位師兄通知一下。」

接著，他刻意將修為壓在練氣九層的程度，並掏出了一只玉簡，拿在手上晃了一晃。

那玉簡是很早之前，他跟西門吹雪第一次起紛爭時，老譚道人賞他獎勵所用的玉簡，雖然已經很久，但其上老譚道人的靈識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那兩名弟子雖然半信半疑，但一來李龍飛露出的修為讓他們不敢小瞧，而來察覺到那玉簡上的確是老譚道人的氣息，互相看了一眼後，連忙收起法器說道。

「早說嘛，師弟別怪我們，實在是因為近日門內太多紛爭，搞得我們看守的弟子人心惶惶，不由得緊張了些。」其中一名弟子陪笑著說。

「是阿是阿，那些心懷不詭的人實在不知好歹，我們有機會拜入更大的門派有甚麼不好，怎麼就那麼不知變通！」另一名也跟著感嘆。

李龍飛心下冷笑，但表面卻是露出很是認同的樣子說。

「是阿，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對了，還請兩位師兄先進去通報一聲，免得耽誤了掌門正事。」

「當然，當然，正事要緊！」那兩名看守的弟子連忙點頭稱是，其中一名進去通報。

不一會，那進去通報的弟子跑了出來，恭恭敬敬說道。

「道法師伯已經同意了，還請師弟自己入內傳令。」

跟著，兩人退了開來，讓出一條通路，讓李龍飛進去。

李龍飛剛進去沒多久，裡頭便傳來一陣不滿的聲音。

「老譚那個傢伙，又要幹甚麼。」

只見一個紅髮禿頂，銅玲般大眼的老修士滿是怒意，朝著李龍飛這走來。

那修士只有築基初期，雖然在長老中修為並不算高，但對上一般弟子，也是綽綽有餘。

一見到那修士的態度，李龍飛心底有些舒坦，回到自在道之後一直找不到家的那種感覺總算感受到了一點點。

「道法師伯，是我阿，天泉師尊的弟子李龍飛，小李子阿！」李龍飛摘下帽子及易容，露出真面目後熱情的走上前去。

那紅髮禿頂修士先是一愣，接著在看清楚李龍飛的面孔之後，狂喜中帶著一絲激動，居然落下淚來，用力的拍胸笑道。

「好、好、好…老天有眼，總算有個好消息傳來。」

但隨即道法師伯又神情哀傷，有些遲疑地對著李龍飛開口。

「小李子，你可知道自在道已經…」

李龍飛點點頭，表示自己知道，同時把握時間，問了他最想要問的問題。

「師伯，我已經知道了，我來這是想問，您可知道…有關我師傅下落的線索…」

道法師伯看了李龍飛一眼，長嘆一口氣後說道。

「知道，又有何用？你師傅他要不是在靈崇觀內，就是被刀仙宗所綁，不論是哪一個，都不是我所能幫得上忙的地方。」

「…那天鬚掌門呢？」李龍飛思考了一會兒後問道。

「天鬚掌門…」道法師伯一聽，身子一震，許久，才苦澀回答。

「天鬚他…他被老譚那個孽畜關到了執法堂大牢，要不是因為這樣，我們幾個老一輩的，怎會還留在自在道。」

李龍飛臉色一沉，雖然之前楚若梅已經說過了，但如果連道法師伯都沒辦法，那連築基都還沒到的自己肯定更沒辦法了。

在他思索的同時，道法師伯看著李龍飛，有些奇道。

「對了小李子，你現在甚麼修為，怎麼我會看不透？」

李龍飛一愣，將修為散開了些，練氣大圓滿的境界充斥在房間裡頭。

「那這樣子呢？師伯您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很怪，很像是練氣大圓滿，但靈氣含量卻超過了尋常練氣大圓滿許多，隱隱到達了築基的境界。」道法師伯搖搖頭，神情古怪的說。

李龍飛心底疑惑，於是避重就輕將他進入那仙石的情況跟道法師伯大概說了一下。

「你是說，你進去了一個仙境，並且得到了一個機緣，讓你提升到練氣大圓滿？」

「你說，那仙境是某個大能者所創，而且留了一盞油燈？」

「你因為吸了那油燈燒完的煙，所以修為得到突破，而且經過了五年？」道法師伯聽到李龍飛這些經過，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

想了許久，最後道法師伯想起曾看過前人記載的一個傳說，半信半疑地告訴李龍飛。

「傳說…很久以前，遠古時代，練氣層不只有練氣九層而已，而是有練氣十五層。」

「但九為極，要能突破練氣九層，達到練氣十層，除非有大機緣，又或是有大能相助，否則鳳毛麟角，比起成為結丹大能還要少上更少。」

「而一旦突破練氣十層，每往上多一層，便能得到更多天地造化，甚至脫胎換骨，日後的成就也就更無可限量。」

「只是這等傳說終究只是傳說，更有其他說法，說這天地之間，因為遠古修士犯了天威，被斷了修仙之路，所以遠古之後的修人，都只能到練氣九層而已，一但突破練氣十層，便會降下天罰，更是無法回頭，非到練氣十五層不可築基。」

「我看你應該不可能是這樣，但…但你的靈氣龐大得又難以解釋…奇怪阿…奇怪。」道法師伯左思右想，想不出個答案出來。

李龍飛卻是越聽心跳越快，噗通噗通，想起了一些記憶片段。

「遠古練氣十五層？天罰…天罰又是甚麼？而那白龍的確說過，仙石裡的大能者來自遠古，而那些試練之山更是讓我覺得有上萬年之久…莫非…我真的練成了練氣十層？」李龍飛口乾舌躁，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是真的得到如此機緣。

最終，道法師伯在無法解釋之下，只好放棄繼續思考，並丟了兩個玉簡給李龍飛，並告知他隨時可以再過來經法庫這裡。

其中一枚玉簡，記載著除了自在道完整的自在長生訣功法之外，還有許多本來需要貢獻點才能換的術法神通，現在都完整記載裡面。

另一枚玉簡，則是含有老譚道人的靈識，融入護宗大陣後能開出一個小通道，讓人自由進出一次。

「道法師伯，這是…」李龍飛沒想到能這麼輕易拿到老譚道人的玉簡，有些訝異地看著對方。

道法師伯哼了一聲，拍拍他的肩膀說。

「雖然自在道成了刀仙宗的附屬，但道統不可滅，只要有人能傳承下去，遲早會再有復興的一天。」

「至於另一個玉簡，是老譚那畜牲，為了拉攏我們，給了我們幾個老一輩的築基修士一人一個，方便我們進出。

「但他也知道，有天鬚在，我們不會離開這裡。所以我取之也無用，你就拿去吧。」

「記得，離開這裡之後，先想辦法達到築基，再去找你師傅，否則只是白白賠上一條命，不值得。」

「唉…如果有機會，下次來見我的時後，順便去看看你那天溪師伯吧，他當年也為了你的失蹤難過很久…」道法師伯憐愛地看著李龍飛說道。

李龍飛心中感動，點頭稱是之後，轉身離開了經法庫。

1. 不可為而為之

離開經法庫，李龍飛回到了楚若梅的洞府之中。

對於輕易拿到老譚道人的玉簡一事，在他意料之外。

他去經法庫主要是探聽自己師尊的消息，順便看看以往疼愛自己的師伯會不會在宗門劇變後有所改變。

想不到，道法師伯不但沒變，還給了自己這麼一個大禮，這麼一來，他原先準備好的計劃就派不上用場。

「只不過，就算不需要，我還是要去做，有些事，明知道不可為，也要為之。」他在心底喃喃自語著。

另一方面，李龍飛對道法師伯所說的遠古之路也很有興趣，於是他靜下心來打坐，感受自己體內的靈氣真正修為。

隨著他靜下心感受，他察覺到自己體內的氣海之中，那盞之前乎略掉的燭火。

那燭火實在太小了，在氣海之上，仿佛隨時都要滅掉似的，在那邊載浮載沉著。

李龍飛心念一動，將氣海中一些靈氣灌入那燭火當中，瞬時那火光大了一些，同時一股吸力，從燭火中傳了過來。

那吸力雖然不大，但李龍飛卻感到體內一股生機，被奪走了一些，同時頭上一根頭髮，轉眼就成了白色。

生機可說是每個人的壽元跟本，生機沒了，修為再高也會死亡，此時李龍飛感到生機消逝，心下一抖，連忙停止將靈氣灌入那燭火。

隨著靈氣停止，那火光的吸力也就緩緩消散，同時一股力氣似乎從李龍飛身體中滋養出來，讓他整個人精神氣爽了一些。

他觀察了一下自己，感覺自己生機被吸走了一些，雖不知道多少，但頭髮有一撮轉為白髮，整個人的肉體卻有力氣得多，心中有些懷疑。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練氣十層嗎？增加的不是修為，而是肉體強度？那這跟練體有甚麼差別？」

「只是這修練的方法需要生機，如果照這吸收的程度來看，再修練下去，怕是我會先生機全無，修為再高也就沒有做用了。」

在李龍飛認知裡，補充生機的丹藥或是法器當然也是有，但那些都是彌足珍貴的東西，普通人不可能拿得到，就算是自在道中，也需要許多貢獻才能換到。

想到這，他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又去了丹寶樓那，要了幾顆能補生機的丹藥，最後一次去時，那丹寶樓的弟子已經換人，換成一位築基長老，想來是那弟子給出太多丹藥，所以終究被發現了，至於是他自己跑路了，還是被收壓禁閉，這就不得而知了。

李龍飛心中雖擔心那弟子將他的事情說出去，但他卻只能賭他一把。

並且知道要離開自在道的日子近了，當下連忙將那些丹藥服下，並試著再將靈氣灌入那燭火之中。

事實上，李龍飛的推測是錯的也是對的，那盞燭火跟吸收生機的方法，不是練氣十層的表現，但卻是踏入練氣十層的一個關鍵。

那油燈，是遠古大能所施展的一種神通，能將傳承寄託給後世的有緣者得到，但同時，因為那遠古大能沒有想到後世傳人只能止於練氣九層，所以無意中形成了一種機緣。

這機緣是因為那神通本身是遠古大能仙氣所化，所以在李龍飛一吸之後，雖只剩些許效用，卻因此提升了李龍飛修為許多。

而原本如果在遠古時代，李龍飛應該能藉著那仙氣提升至練氣十層，但因為後世凡人天生限制的關係，所以在第九層大圓滿後就到達極至，停了下來，存留的一股仙氣便化作那盞燭火，漂浮在靈海之中。

本來，如果李龍飛築基之後，那燭火便可化作仙氣，繼續提升他的修為。

但李龍飛卻是在練氣層時就再一步將氣海中的靈氣灌入後，這氣海因為靈氣灌入燭火而缺少了一部份，加上他自身的生機被吸收，化做了缺少的一，成了一股說不清道不名的契機，竟讓那燭火有了一種轉換的效果，將他的靈氣跟生機轉為遠古修士的道，反饋給李龍飛肉體，逐漸改造成能夠修練到練氣十五層的一種造化。

這就好比一杯杯子裝滿了水，原先你已經無法再將他灌入任何清水，但如果你用管子將他抽出一些放到另一個小杯子，再從那小杯子裡加糖後注回原先的大杯子，久而久之，那整杯水變會從清水轉為糖水，達成一種徹底改變的的情況。

如果李龍飛繼續這樣下去，總有一天，當他肉體改造完成時，他便可以接上遠古修士的路，往練氣十五層走下去。

只是如今他的生機不夠，加上時間也不充裕，當幾天後的夜裡，楚若梅再度出門時，在府內修行的李龍飛雙眼赫然張開，一絲殺機毫無隱藏地閃過。

「我能感覺到，我的修為沒有增加，但肉體氣血之力卻強上不少…看來，這練氣十層的修練方法並沒有錯誤。」

「不過眼下丹藥已經沒了，而且我的生機少了許多…如果之後要再走下去，恐怕得先找個補充生機的方法才行。」李龍飛看向鏡子，他的頭髮雖有補元丹的滋養，仍然是白了一大半，成了黑白交織的奇異景象。

「不管了，這件事之後再說，眼下，我得先辦妥一件事…這自在道…我怕是之後不會再回來了。」

踏出洞府，李龍飛尾隨著楚若梅的氣息前進，他沒有告訴楚若梅他要做甚麼，即使對方隱隱約約猜了甚麼。

並不是出於慈悲善意，而是一種非做不可的感覺，李龍飛知道就算他告訴楚若梅他有把握殺了西門吹雪後逃出去，對方也不會答應讓他幫忙。

因為那是她的選擇，她的生存意義，就像他想親自替父親報仇一樣。

然而，他還是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楚若梅引爆西門吹雪陽氣之後，西門吹雪沒死，那他會替楚若梅補上一刀，確保對方的死透。

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有些事，明知道不可為仍需為之，就像現在他得去做的一樣。

1. 一切都是空

此時已經是半夜時分，夜色中，一抹弦月掛在上頭，像是一把彎刀一樣。

整個自在道，冷冷清清，雖說不至於沒有聲音，但還是不如李龍飛記憶中的那樣熱鬧。

他順著楚若梅的氣息，走在內觀中的山路之上，其間不乏有遇到一些內門弟子，但在他戴著斗笠遮掩及散開修為之後，對方多半都是繞路避之。

雖說這樣對他來說更為方便，但他心底也不免有些感慨。

「本來我還以為成為練氣大圓滿後，回宗門內可以讓師兄弟們跟師傅大吃一驚，現在看起來，反而是宗門內的變化讓我大吃一驚阿。」

「不知道王騰飛、莫婉兒那些天驕們如何了…」感嘆間，李龍飛來到了一座洞府面前。

那洞府佔地甚廣，四周還有一片藥圃果園，更豢養了幾隻靈獸圈在其內，形成了一片單獨的世界。

甚至在那些靈獸之後，靠近洞府門口之處，存在了一股靈泉，靈氣濃郁，四周小橋假山一併俱全，還有一些傀儡守衛，正來回地警惕著四週。

而那洞府門上，兩個碩大的靈石門環顯眼，門上更刻著陣法圖案，隱隱泛著光芒，使要闖入的人都不得不多思考幾分。

這裡，正是西門吹雪在宗門劇變後居住的地方。

聽楚若梅說，西門吹雪修為已經來到練氣九層頂峰，雖然不是特高，但因為其師老譚道人的寵愛，所以自在道的弟子都不敢招惹到他。

此時看到這等奢華的洞府，李龍飛心下的厭惡更為增加，他身形一晃，在那些靈獸跟傀儡都沒察覺的情況下來到了洞府門口。

「這陣法有些困難…」雖然自己的修為已經到達練氣大圓滿，要打開這大門不是甚麼難處，但要在不觸發這陣法的情況下打開，還是有些麻煩。

李龍飛心念一動，拿出了道法師伯給自己的那個老譚道人玉簡，果然隨著那玉簡碰觸，那石門轟一聲緩緩打了開來。

隨著石門打開，李龍飛沒有馬上進入，而是等了一會，確認裡頭的人沒有發現後，這才收斂起氣息，悄悄走了進去。

進去後走了一陣子，在一間石房之外，李龍飛聽到了西門吹雪跟楚若梅的呻吟聲。

那呻吟聲頗為放肆，配合著肉體的啪打聲，頓時讓李龍飛明白為甚麼西門吹雪會沒聽到那石門開啟的聲音。

只聽到西門吹雪的聲音淫邪地笑著說。

「賤貨…你這個小賤貨…當時不是還不肯嗎？怎麼，現在扭腰扭得這麼賣力，是欠我疼你一翻是嗎！」

「…唔，我下賤，我下流…我對不起東門師兄…」

「哈哈哈…東門那衰人，真是活該，要是他知道為了妳這賤貨喪命，肯定黃泉底下也不能甘心…」

隨著一句句淫穢無比的對話，要不是李龍飛先從楚若梅那聽到一切事情，肯定也會認為楚若梅是像西門吹雪口中所說的那樣下賤。

但有了先前的了解，加上西門上的話語，李龍飛越聽心底就越是滴血，他的雙拳緊握，指甲都刺進了肉裡也沒有知覺，只覺得一股無法遏止的怒氣不斷從胸口中湧了上來。

他無法想像，要承受多麼大的忍耐，才能像楚若梅這樣犧牲自己，甚至把自己作賤成如此低微。

李龍飛很想現在就衝出去將西門吹雪給殺了，可是這麼一來，楚若梅所做的一切就白費，那對她來說，無疑是赤裸裸的另一種傷害，所以他只能忍著。

忍著聽著楚若梅說的言不由衷的話，忍著聽著這一幕幕任誰聽到都會覺得淫蕩得不可思議的話語。

就在那肉體交纏的聲音快到結尾，西門吹雪低吼一聲，正要將他全身精力都注入楚若梅的體內之時，突然楚若梅一陣淒厲的慘叫，伴隨著她刻骨銘心的恨意，傳入李龍飛的耳中。

「爆！給我爆！」

「給我爆阿！」

石室內，一股極陽氣息與極陰氣息快速膨漲，接著砰砰砰一陣悶爆聲響起，轉眼就隨著西門吹雪的驚呼生在他體內爆炸開來。

「哈哈哈…西門吹雪…你也有今天嗎！今天，我要你嚐到我心中一直以來的痛苦！哈哈哈…」楚若梅退到了牆邊，雖然本身也極度痛苦喘息，但卻伴著一股開懷的笑聲，只是那笑聲中因為一直以來的怨恨，讓人感到無比的陰森寒冷。

但這爆炸氣息在漲到最高點之時，西門吹雪忽然不再痛苦，他反倒冷笑了起來，隨著笑聲，那極陽氣息快速消退，只剩下楚若梅體內那極陰氣息更加劇烈地增長。

「哼，妳這賤人，妳以為我不知道妳要幹麻嗎？」

李龍飛連忙用靈識掃去，只見石室內一張大床，楚若梅此時臉色蒼白，滿臉無法相信，全身赤裸血色全無地跪倒在上面，而西門吹雪則在好整以暇地穿好了道袍，一臉嫌棄地不屑笑著。

「妳以為，我為不知道妳想幹麻嗎？」

「妳以為，我會真的沒提防妳嗎？」

「妳真以為，憑妳的姿色，就可以誘惑那丹寶樓的弟子給你那絕情補陽丹與滅慾陰火丹嗎？」

「我呸！」西門吹雪踢了楚若梅一腳，吐了口口水笑著。

楚若梅吃痛，臉上蒼白更劇，但比起肉體的痛，她心中的悲痛更是讓她幾乎要昏了過去。

「要不是為了讓妳自願獻身給我，我怎會叫那弟子告訴妳這法子？妳還真的傻到以為我吞下那被你調整過藥效絕情補陽丹，最終會陽氣過旺，爆體而亡？」

「別傻了，我師尊早就給我修練一門陰陽補合道法，再多的陽氣，只要我想要，便可以化做陰氣，用以調合，跟本不可能會有過多的情況產生好嗎！」

西門吹雪蹲了下去，一把抓起倒在地上，此時淚流滿面，因怒火痛苦而臉孔都扭曲的楚若梅頭髮，賞了她兩巴掌後說。

「不過，妳吞下的滅慾陰火丹，在妳引爆之後，的確會因此讓妳身亡，這點妳就不用擔心…另外，你暗中藏匿那早該死去的李龍飛，就算死而復活，一樣沒用？我已經通知我師尊派人去處理了，沒意外的話，我會幫妳跟他跟東門三人葬在一起，讓妳們好好團聚一下，也算是跟妳相好那麼久的一點點回報，就不用跟我道謝了…哈哈哈…」

隨著西門吹雪的笑聲，楚若梅再也忍耐不住，她哇地痛哭起來，同時身子不自主地捲成一團，腹部之中的那團冰寒越來越大，蔓延到了全身。

她怎麼想都沒想到，這一切，竟然只是對方的算計之中，尤其是一想到自己為了這一切，作賤了那麼久，結果卻換來這樣結果，此時她心底怨念，實在是已經到了極點。

她咬得牙都崩了，想要擠出幾句詛咒的話，但全身已被冰凍得差不多，想開口都無法開口。

就在這意識要消失的那一刻，一個平靜的聲音，如陽光一般，將那即將凍結身心的最後一絲冰寒給停了下來。

「笑夠了嗎？接下來，換人笑吧。」石房門口，李龍飛那面無表情的臉，冷冷地看著西門吹雪問著。

1. 斬同門

有人說，怒極必反，這句話，實在不假。

在李龍飛聽完了這一切對話後，他心中的憤怒聲音原本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到最後，卻是嗡地一聲，如同甚麼切斷一樣，再也安靜無聲。

他默默走入石室，此時西門吹雪盡情地正對著床上一動也不動的楚若梅嘲笑，對李龍飛的來到竟是完全無感。

李龍飛沒有趁機出手，而是開口先提醒了對方自己的存在。

因為如果對方死得莫名其妙，那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

但西門吹雪畢竟是練氣九層，他雖然因為一時太過興奮，沒注意到李龍飛的進來，卻在聽到李龍飛那句話後，腦中轟鳴一閃，直覺地轉身一招如意掌便迅如閃電一般擊在李龍飛的身上。

碰！

練氣九層的威力非同小可，李龍飛頓時被這招擊得飛了開來，撞破了石房門口，陷入石壁裡頭。

「就算你回來了又怎樣，你不在的這段時間，我已經到達練氣九層頂峰了，加上師尊給的法器道術，就算是王騰雲，我也能與之一鬥，更何況是你！」西門吹雪運勁雙拳，喀喀兩聲骨頭聲響發出，。

卻看到，一頭黑白斑駁長髮的李龍飛若無其事站起身來，拍拍身上沙石說道。

「這一掌，算是給我自己的懲罰，我不該讓楚梅還來你這，更不該讓她引爆自己的寒氣…就算讓她恨我，我也應該先將她給拖走才行。」

這句話李龍飛說得沒錯，早知道楚若梅這一切都白費，那自己寧可讓對方失去所有，也不該連性命都陪上去。

只是，西門吹雪卻聽都沒聽進去這句話。

他此時心中掀起驚濤駭浪，剛剛雖然不是萬全準備，但這一擊他暗寸就算是練氣九層吃下了，也非傷不可，但李龍飛卻是毫髮無傷，莫非其修為已經到了練氣大圓滿的境界？

想到這，西門吹雪心底有些遲疑，他不做沒有把握的事，左手暗中握住了一枚玉簡，準備隨時將它給捏個粉碎。

那是其師老譚道人所給，囑咐他如果有問題時，只要一捏碎自己便能在幾個呼吸間趕到。

李龍飛卻淡淡地看了那玉簡一眼，開口說道。

「在你捏碎的瞬間，我會先將你殺死。」

說完，他像是不去管西門吹雪的存在，邁步走到楚若梅的身邊，蹲了下來伸出右手輕撫她的臉低語。

「對不起…妳丹田中的寒氣已爆，就算有化寒丹也無能為力。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幫妳報仇，在妳死前先讓西門吹雪人頭落地，妳說好不好？」

楚若梅只覺得一股熱流融入自己體內，替自己的痛楚稍稍化解，同時護住自己心脈，暫保一時不會死。

她想到自己的報仇全都成空，想到自己作賤的結果只是白費，心中一個軟弱，再也無力逞強，雙眼淚如雨下，抓著李龍飛的雙手說道。

「…幫…幫我…幫我殺了那個禽獸…」

「放心…有我，我一定幫妳殺了他！」李龍飛心中不忍，握緊了楚若梅的小手苦澀地說著。

便在此時，西門吹雪右手一指，一道光芒之中，一把小錐，一把小鎚，飛快的朝李龍飛那擊去。

李龍飛看也不看，右手仍是握住楚若梅的手，左手反身一揮，一股強大的修為，化作驚天一拳，直接將那小錐跟小槌給轟了開來。

西門吹雪雙眼瞪大，他此時再也不敢硬拼，，左手一握，便要將那玉簡給粉碎開來，可李龍飛比他更快，右手一揮，儲物袋內一把飛劍疾射而出，比起之前他使的任何一次都要快要猛，瞬間便將西門吹雪左手齊腕斬下。

去勢如電如雷，不容對方反應。

西門吹雪低頭一看，直到看到那鮮血噴出，這才感覺到自己左手劇痛，他慘嚎了一聲，同時快速往後倒退，想要逃離出這個洞府。

他這時就算再怎麼不信，也得承認李龍飛肯定是練氣大圓滿，否則不可能揮手間便能輕鬆斬斷自己手腕。

李龍飛也沒阻止，他小心翼翼將楚若梅背在背上，接著跨步出去，速度絲毫不比西門吹雪慢上多少，甚至還快了一些。

躂躂之間，他如鬼影一般弔隨著西門吹雪不放。

透過剛剛那幾招，李龍飛已然明白，自己雖然還沒踏入練氣十層，但卻已突破練氣大圓滿的境界極多，莫說練氣九層，就算是練氣大圓滿，自己要斬殺也不是不可能，甚至，他心中隱隱覺得，就算是遇上築基初期，恐怕也有逃跑的餘地。

只是是否因此就不到練氣十五層無法築基，還要待親自嘗試之後才會知道。

此時他背著楚若梅，跨出洞府，一路上，雖說自在道內弟子已少，但終究還有一些，那西門吹雪逃的方向上，幾名弟子衝了出來，明顯是受到西門吹雪吩咐，要來阻他。

但李龍飛散開修為，加上脫掉斗笠露出真容，幾個認識他的內門弟子紛紛愣住，不認識的也為他修為所震懾，不敢輕易阻擋。

只有幾名不知好歹的內門弟子，因為平常跟西門吹雪交情較深，出面阻止。

陳英，當年差一點就通過內門弟子考試的弟子，後來因為自在道劇變，老譚道人提拔了許多外門弟子晉級，此時也在內觀裡面。

他修為赫然也來到了練氣八層，身旁更是帶著兩個練氣七八層的傀儡，看到李龍飛跑來，一馬當先衝出來阻礙喝道。

「站住，李龍飛，身為自在道弟子，你回來後不回報掌門，是存何居心。」

李龍飛此時背著楚若梅，對於西門吹雪逃走的方向略有明白，知道對方是想去師長所居住的洞府之處，一旦讓對方過去，要殺之不但不太可能，自己要逃出自在道也勢必困難重重，當下對陳英的攔路起了殺機。

這些年來，他幼時的無知跟純真已經少了許多，加上現在怒氣衝天，沒有任何答話，長袖一甩，頓時儲物袋中十六把飛劍疾射而出，形成一個劍陣與那兩個傀儡撞在一起。

當日，他在練氣六層時所使的長生劍陣已經可以跟西門吹雪的法器祕術鬥在一起而不弱下風，之後在踏入內門後自然買了許多飛劍備用，如今他突破練氣大圓滿許多，同時以十六把飛劍射出，那兩個傀儡法器只是下品，頓時爆了開來，雖說幾把飛劍也因碰撞倒卷而回，但剩下的那些，卻是再無阻擋，往陳英身上刺去。

陳英驚嚇中連忙掐訣一指，身形外一尊虛幻傀儡出現想要阻止，但就連練氣九層的西門吹雪都被李龍飛一劍砍下手掌，只有練氣八層的陳英怎麼抵擋得了。

碰碰碰幾聲，陳英的虛幻傀儡在接觸到李龍飛的飛劍後立刻崩潰散開，使得那些飛劍直接刺到了陳英身上。

好在李龍飛雖然產生殺意，但終究念著同門舊情，那幾把飛劍刺入的部位有偏，陳英只是噴出了幾口鮮血，失去戰力，卻是留著一口氣，沒有生命之憂。

與此同時，原本跟著陳英衝出來的其他內門弟子，見到陳英在幾個交手間就受到重傷倒下，這還是李龍飛手下留情才沒有失去性命，紛紛倒吸一口氣，不敢再上前阻擋李龍飛的追擊。

這一切說來很長，卻只是瞬息之間，從李龍飛踏出洞府到衝過這群弟子，不過是一炷香的時間而已。

此時西門吹雪已經快要跑到師長門居住的地方，甚至，再往前去大喊，肯定就會有師長出現，他心中一喜，正要開口，卻聽到背後冷冷一個聲音傳來，接著寒光一閃，一個冰冷的感覺從脖子裡斷了開來。

「我說過，在她死前，你的人頭會先落地！」

1. 殺出自在道

西門吹雪頭皮發麻，他從小出生仙人世家，雖說不受重用，卻也比一般凡人過得殊坦得多。

而後來到自在道中，在這裡他的資質不算高，但也不差，很快就得到許多弟子們的崇拜，過得比在自己家族時還要舒服。

唯一一次的失敗，便是當時與李龍飛鬥蛐蛐的那次。

那次之後，他視李龍飛為眼中釘，目中刺，努力修練，發誓有朝一日要給對方好看，想不到，在內門比試時，他再一次輸給了對方。

那一次，他幾乎快要崩潰，身邊追隨者也離開不少，使得他的心態從此變得陰沉扭曲，喜歡聽別人的痛苦哀嚎。

幸好，李龍飛在當上內門弟子不久後便消失不見，更從此一去不回。

當他聽到連天泉道人都覺得李龍飛死掉之時，他感覺到一直以來壓在自己身上的那片灰暗終於消失，他整個人像重生一般，對未來感到前所未有的期盼，更是在之後沒多久，就爆發了刀仙宗與自在道的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其師老譚道人雖然背叛了自在道，但卻帶著他走向更高的權力核心，他成了夢寐以求的內門弟子，更是轉眼變為掌門人的親傳弟子，前途光明無限，只等著他日成長起來而已。

沒想到，今天，他命中剋星的李龍飛再一次出現在自己面前，而且是在他最為顛峰，最為得意的時後，修為更是成長到不可思議的高度，將自己好不容易再建立起來的信心狠狠挫敗。

他只覺得這一切荒謬至極，不願相信這是真的，但逼迫而來的殺意卻又讓他不得不明白這是個現實。

他跑了，跑去師尊那裡，跑去能保護著自己的長輩居住地方。

他發誓，只要跑得過這次，從今以後，他再也不要跟李龍飛有任何關聯，哪怕只是間接的也不行。

只不過，他發的誓永遠都實現不了了。

在他終於看到長輩們的居住洞府處後，突然脖子一涼，一個天旋地轉，西門吹雪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看到了自己的腳了。

並不是低頭看到的那種，而是由下往上，看到自己的腳，往前跑去，接著，跑沒幾步，跪了下去，倒了下來。

他想要開口說些甚麼，卻只聽到自己嗬嗬幾聲，發不出聲來，接著眼前一黑，再也看不到明日的太陽。

在西門吹雪的人頭後面，李龍飛眼神黯然，雖然殺了對方，但他一點都喜悅不起來。

「第一次主動殺人…居然是…殺了自己的師兄弟嗎…」

雖然之前曾殺過兩名修士，但當時是逼不得已，但這一次，卻是自己依殺機而為，李龍飛心下感嘆同時，對自己的改變也有些意外。

在經歷過山水界的試煉與修為大漲之後，自己似乎更加冷酷了些，尤其對於殺人這事，不再手軟。

「修仙界比起凡塵，更為殘忍，唯有實力，才能掌握自己甚至是他人的性命…這樣說來，當初我父親被殺，對仙人來說，的確不算甚麼了…」

但眼下並不是傷感的時後，幾乎在西門吹雪人頭落地的時後，前方不遠處傳來一陣令地面都為之震動的咆哮。

那咆哮中，蘊藏著滔天怒意，以及築基修士的修為，讓李龍飛一聽就心頭一陣狂跳。

「阿阿阿阿阿！該死的！該死的！李龍飛！我要你死！」那赫然是已經發現西門吹雪過來，從而衝出卻親眼看到自己愛徒死掉的老譚道人。

李龍飛沒有猶豫，一手便抓起西門吹雪的頭顱及儲物袋，轉身背著楚若梅就往山下跑去。

只是面對憤怒的築基中期修士，他實在沒自信自己能夠跑掉。

眼看老譚道人轉眼就要衝到李龍飛的身後，突然一聲長嘆，一個紅髮身影衝了出來，口氣中帶著一股堅毅，瞬間跟老譚道人纏鬥在一起。

「快走，我替你擋下他！」

「道法！你敢攔我！」

「老譚…當初你暗算天鬚掌門時，我天溪沒能出手幫忙，已經內咎得要命，這一次，我就算把老命拼了，也不能讓你再傷害我師兄一脈的弟子！」另一個黑色身影一晃，同樣也加入了兩人的戰局。

「天溪連你也都反了，可怒阿！」

轟鳴間，李龍飛身後的山坡崩了一大塊，築基修士的術法交戰間將整個區域震得天崩地裂。

李龍飛心中一熱，他不是笨蛋，他在出手前便知道一但出手，要逃走的機會應該會很渺茫。

但身為男兒在世，有些時後，即使知道有生死之危，該出手時還是得出手…尤其在知道了楚若梅的一切事情之後。

只是當他覺得逃不掉時，聽到了道法師伯的話語，心情激動之下，暗暗許下誓約，今日若是不死，來日必當好好報答師伯的恩情，跟著再沒回頭地快步往山下奔去。

耳後仍傳來老譚道人怒不可赦的咆嘯，與道法師伯及天溪師伯受傷卻開懷的狂笑聲。

此時弦月漸移，月光中熟悉的自在道內觀顯得頗為龐大，李龍飛背著楚若梅，一路往他記憶中最短的出宗路逕跑去。

沿途中不乏有幾個弟子擋路，但一看到李龍飛殺紅的雙眼及手中的頭顱，加上散發出來的威壓，都不敢真正包圍起來，而是集合了眾人一起尾隨在後，施展術法試圖做些阻撓。

這麼一來，雖然李龍飛沒有停留，卻也甩不掉眾人的追擊，加上越來越多的弟子加入追補之中，也讓那些術法對他他開始有了些威脅。

在這奔跑中，楚若梅的氣息越來越衰弱，身體也越來越冰寒…。

「撐下去…就快到自在道的範為之外了…到了外面，我替你輸靈氣，讓妳好過一些。」李龍飛咬牙對著楚若梅說道。

「不…不用了…」楚若梅在李龍飛背上輕輕地搖了搖頭。

她看到了西門吹雪的頭顱，心中感到一片祥和，在這祥和之中，她好像又回到了那場戰爭之中。

在自在道與刀仙宗的戰爭之中，她的修為低下，本應很難存活下來，但她卻屢屢在危急之中活了下來。

而救她的，就是後來讓她傾心不已的東門師兄。

有東門師兄在，即使在戰亂之中，她都感覺到一股安心，那是她在未踏上修仙界時，在自己家裡，有父母照顧時的感覺。

此時，在李龍飛的背上，她同樣感受到這樣的溫暖，頓時，她眼前的這片背好像成為了東門師兄的背影。

「…東…東門師兄，你…你果然來保護我了阿…」

聽到這句話，李龍飛心下一緊，他知道這是楚若梅已經進入彌留時所產生的錯覺。

「是…我來保護妳了…」他心中不忍戳破，沉聲回應著，腳下卻沒有停留。

「師兄…你知道…每次我看到你來保護我…我心中…都有一種雀躍…」

「我知道…在戰場上…這樣是不行的…」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看到你過來的樣子…」

「所以…雖然我修為低下…還是…還是衝到了最前面…」

「因為…只有在我有危險的時後…我才能看到你衝過來保護我的樣子…」

「對不起…東門師兄…對不起……」

李龍飛的背後，楚若梅的聲音越說越小，越說越細，到最後，李龍飛再也聽不到話語，搭住自己肩膀的雙手也慢慢變得冰冷。

他眼淚不自覺的又流下，眼前的世界似乎成了一片紅色。

「為甚麼，為甚麼總是這樣，為甚麼我身邊想保護的人總是保護不了，為甚麼！」

猛然地，李龍飛停了下來，雙眼露出了一絲瘋狂，不再奔跑！

1. 入微

有人說憤怒的怒火使人喪失理智，但也有人說仇恨是一種造成人強大的動力。

不管如何，此時此刻的李龍飛，其眼中的怒火，使得他看到的世界都是一片血紅。

他陡然間停了下來，不再往前跑去，而是回頭看向身後。

在他後面，約有十多個自在道弟子隔著一段距離尾隨著他，見到他停下，先是一愣之後，齊齊出手攻擊。

一時間，五光十色，各種法器道術轟來，李龍飛低吼一聲，往那群弟子跑去，接著儲物袋中十六把飛劍射出，咻咻咻地往四面八方掃去。

既然知道自己要逃出自在道困難重重，他當然早就準備好一些必要手段。

那些飛劍是他這些日子以來暗中去藏寶閣要來的，配合他此時以練氣大圓滿的修為施展長生劍陣，與以前可說是天壤之別。

那些弟子修為最高也只有練氣八層，此時李龍飛含怒出手，轟鳴間跟本無人能擋住他一招以上。

「阿！」「呃！」「退！」慘叫聲此起彼落，李龍飛的長生劍陣瞬間就將五六名弟子給重傷在地。

同時，李龍飛心中也感到一股奇異之感，他的心中，像是分成了兩半，一半怒火滔天，像是要把整個世界都給燒了，另一半，則是靜如湖泊，清楚地映著每一把飛劍與每一個砸來的法器身影。

在這樣的感覺中，他的長生劍陣精準的把握住許多細微的掌控，甚至，不需要他控制，而是憑著感覺，就能以飛劍將擊來的法器卸開，接著反擊過去。

這種奇異之感，持續了幾個呼吸，接著，他又感覺到滿腔的怒火。

「剛才那是…入微？」李龍飛心中凜然，隱隱覺得悟到了甚麼。

在他早前接受天泉道人指導這長生劍陣的過程中，天泉道人曾跟他提及過劍法的境界。

「一切大道，都有其境界，一如劍道，也有其階段。」天泉道人微笑著看著眼前不斷練習馭劍的李龍飛。

「你能從自在長生訣中自悟長生劍陣，說明你對劍有天賦，如果可以，以此為你法器，可使你與人鬥法時增添幾分威力。」

「是！」李龍飛氣喘噓噓，滿臉通紅持劍恭敬地說道。

「為師雖不懂劍道，但劍道的幾種境界，為師還是知道的…」

「首先，劍道分先天後天，先天劍法，乃是大能者與生俱來，學之不成，只能自行領悟。」

「而後天劍法，又細分為入微，劍界，人劍合一三個境界。」

「每一個境界，都是一個大的跨越，只要能贏對方一個境界，修為相同之下，鬥法中即使勝不了，要敗，也沒那麼簡單。」

「師傅…那我要怎麼跨入那個境界阿？」李龍飛有些不解的問道。

天泉道人笑了一下，聳聳肩沒有回答。

「能踏入就是踏入，不能踏入，為師也不知道怎麼踏入。」

當日之情，如今歷歷在目，李龍飛心中有些恍然，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踏入了入微的這個境界邊緣了。

同時，又有五六名弟子被他擊倒在地，眼看只剩下最後一名弟子，李龍飛正要準備將其再放倒時，突然神情劇變，有些不可思議地看向對方。

那弟子見他目光看來，竟慌忙轉頭，眼神有些不敢與他直視。

「寒玉師弟，是你吧…」李龍飛停下飛劍，平靜地對著那弟子問道。

那弟子聽完身體一顫，許久才轉過身來，以極其沙啞的聲音回答。

「是我，龍飛師兄，我…我對不起你…」

李龍飛望向對方，只見王寒玉的臉孔上，一道深深的劍痕從右眼上方往下直劈，將他的容貌整個毀容，同時右眼也變成一片灰白，卻是再也看不到了。

「你的眼…」李龍飛心中嘆息，隱隱明白了對方為甚麼會背叛東門等人。

王寒玉咧嘴慘笑了下，那笑容與當時鬥蛐蛐贏了之後的笑容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多了許多苦瑟與不甘。

「這是在跟刀仙宗大戰時所受的傷…」

「在你消失之後，我跟東門很快就失去了靠山，而東門師兄有天鬚掌門照顧，修為自然進展許多。」

「但我沒那麼好運，修為始終停留在練氣五層左右再也上不去，而大戰又不能不去，所以，下場就是如你所見，瞎了一隻狗眼…」

王寒玉越講越是激動，身子更是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

「後來，那西門吹雪渾蛋答應我，只要我將東門他們的行蹤報給他知，他就會給我一顆破境丹，而且只會將他們抓住，不會殺害東門…」

「只是後來的事…你應該也從東梅師妹那知道了…」

「嘿嘿…自在道…自在道…修真界中，真的有誰能自在消遙嗎？龍飛師兄，如今你修為已經高到一個我看不透的境界，如果你想替東門師兄報仇，那就來吧！」

王寒玉說完，也不逃跑，反而挺著胸膛往李龍飛這走來。

李龍飛嘆了口氣，收起飛劍，深深地看了王寒玉一眼之後，扔出一瓶丹藥，跟著轉身繼續飛奔離開，沒再理會地上那些重傷的弟子。

實在是在他心中，早已將王寒玉看成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人再怎麼不好，他也很難痛下殺手大開殺界。

王寒玉見他離開，眼神中流露出一絲複雜，看著手中那枚丹藥，再看向四週重傷的師兄弟們，心中一股狠意升起，跟著手起刀落，將所有弟子都一一殺死之後，取走儲物袋，消失在黑夜之中。

李龍飛對這一切一無所知，他只是一直往前跑，眼看就外要逃到內觀邊緣，來到外宗，一但進入外宗，範圍是內觀的好幾倍，就算老譚道人追來，一時三刻也抓不到李龍飛。

卻在此時，前方兩個人影飛出，其中一人，身穿藍衣，面孔陌生，修為隱隱到了練氣大圓滿，頗為不屑地瞧了李龍飛一眼。

另外一人，個頭高大，白袍素布表情複雜，看著李龍飛手上的頭顱跟身後的楚若梅，正是西門吹雪的弟弟，西門上。

那藍袍修士，看了看李龍飛，嗓音頗尖地問著西門上說。

「他便是李龍飛了？」

西門上恭敬點頭，雙手一揖說道。

「是的，謝風淮師兄，他便是李龍飛，也就是七年前消失的內門弟子。」

「你們自在道的內門弟子，都是廢物，就算是老譚師伯，也是沒用。練氣期的弟子而已，居然抓他不住，看來我回去刀仙宗後，還是要跟我師尊講一下，換個刀仙宗的築基弟子來鎮守才是。」

謝風淮雖然稱老譚道人為師伯，但他口氣中確毫無敬意，聽在西門上耳裡，讓他忍不住握起拳頭。

但一想到自在道的處境，他也只是吞下，不敢反駁。

「退下吧，你修為這麼低，莫要我出手時不小心傷到你，那可就不好辦了。」謝風淮看了西門上一眼，哼了一聲。

西門上連忙稱是，遠遠站了開來。

李龍飛眼看對方修為不弱，自寸如果再背著楚若梅可能會有所閃失，於是將她的屍體放了下來，深深地看了一眼後放入儲物袋中，同樣的，西門吹雪的頭顱也一樣放了進去，同時掏出了八把飛劍。

謝風淮雙手負背，並沒有出手先攻，而是等到李龍飛掏出了八把飛劍後，這才冷笑說道。

「有自知之明的，先自斷雙手，我可以留你全屍！」

李龍飛沉聲不語，右手一揮，八把飛劍同時射出，一出手便是全力以付。

謝風淮眼神一凝，沒料到對方修為也超過了練氣九層，但他身為刀仙宗弟子，更是門內天驕，自有其一番本領，此時雙手畫圓，頓時一股霧氣捲出，同時裡頭幾聲咆哮，似有靈獸藏在裡頭。

那八把飛劍去勢頗快，轉眼前四把便刺入霧氣之中，只聽到喀喀幾聲，那四把飛劍被不知道甚麼靈獸咬住，跟著斷成八截，墜落了下來。

李龍飛眉頭一皺，暗道大派弟子的術法果然強大，當下念頭一轉，踏步繞了過去，要往另一邊跑去。

「逃得了嗎？」那謝風淮嘴角一抹微笑，往那霧氣一指，瞬間三道黑影衝出，要去追咬往旁邊跑去的李龍飛。

「來得好！」李龍飛本就沒打算跑，他只是想看清楚霧氣中的靈獸是甚麼，此時一瞧，只見三隻長有三頭，頭上長角，身形有如小牛犢般大小的黑狗衝了出來。

他心神集中，隱約中又踏入了那入微的境界，跟著心念一動，四把飛劍繞過三隻黑狗往謝風淮射去。

謝風淮心下暗道，這是要跟我同歸於盡的意思了？

但他身為天驕，戰鬥經驗豐富，怎會沒有防備，左手往懷中一掏，一把道符扔出，形成三層防護，層層散開擋住了那四把飛劍的來襲。

可就在那三層防護出現之際，那四柄飛劍猛地往後一轉，卻是只是誘餌，跟著李龍飛儲物袋中又飛出八把飛劍，朝著那三隻黑狗有如前後夾攻一般，直接轟殺而去。

謝風淮連忙想要指使靈獸避開，但他使用符籙在先，一時來不及反應，慘叫幾聲，那三隻黑狗無法前後兼顧，頓時被刺成了窟窿，而那團霧氣，因為失去了靈獸，慢慢消散開來。

「你…你這該死的傢伙！」謝風淮見狀一愣，頓時大怒起來。

1. 滅天驕

這三頭靈獸，乃是謝風淮師父所賜，雖然威力不大，但勝在可攻可守，此時被李龍飛所毀，損失法器還好，重要的是自己居然被人耍了一招，這才真的讓謝風淮生氣起來。

他一怒之下，右手一甩，一隻白亮亮的寶刀出現，此刀只有半個胳臂長短，刀身上刻著一條精美的白龍，五光十色，散發出陣陣的寒氣，遠遠的就讓李龍飛感到一陣危機。

居然是上品法器！

李龍飛眼中閃過凝重，一拍儲物袋，再四把飛劍飛出，與方才的十二把飛劍合成了十六把長生劍陣，盤旋在他的面前聚而不出。

這是他此時能使出的最多劍數，再上去，雖曾試過二十四把飛劍，但劍數一多，靈識控制不住，反而威力有所降低。

此時這十六把飛劍，八把在內，八把在外，形成了兩個圓圈，更以中間為界，左四右四化為陰陽兩極，頗有太極的意味在裡頭。

「一堆破銅爛鐵，連中品法器都不到，看我這青雲刀怎破你！」謝風淮怒氣沖沖，右手靈氣一注，那把寶刀泛出青綠刀芒，跟著越伸越長，向前用力一斬！

轟！

那刀芒轟在長生劍陣上，外面那圈劍陣頓時碎了六把，就連裡面劍陣也有兩把出現裂痕，這還是因為李龍飛修為已經突破了練氣大圓滿來到半步練氣十層的境界，才有這樣的結果。

否則，以這十六把飛劍，只是普通最低等的法器，碰上那上品法器青雲刀，哪有不敗的道理。

李龍飛劍陣被破，嘴中一口鮮血因反噬而噴出，他凝神瞧著那把青雲刀，有些感嘆的想著。

「要是當時隨便從那仙石中拿出一把法寶，這青雲刀算得了甚麼？」

上品法器雖強，但那也是與其他法器相比；不到法寶，說穿了也只是較為堅硬或威力較大而已。

只是此時他沒有懊惱的時間，隨著這一擊過後，謝風淮手起刀落，跟著又是三道刀芒斬落，誓不殺死李龍飛不罷休。

危急之刻，李龍飛往後邁出一步，同時右手一指。

「爆！爆！爆！爆！爆！」

剩下十把飛劍，頓時在那刀芒正要劈上之時，齊齊爆開。

這其中蘊涵了李龍飛的靈氣，威力驚人，即使是遠處的謝風淮都被波及，更別說是那三道刀芒，全都碎裂開來，再沒有任何威力。

同時李龍飛也是噴出好幾口鮮血，身上被那些飛劍碎片給割出了幾道傷口，縱身往謝風淮身後跑去。

「還想跑！」謝風淮目露殺機，右手一揮，那青雲刀橫空一斬，一股巨大的刀氣往李龍飛那掃去。

李龍飛咬牙運勁，儲物袋中扔出一把小鎚跟小錐，碰一聲跟那刀氣撞在一塊，倒捲回去。

那小鎚跟小錐正是西門吹雪的靠山鎚跟靠山錐，先前李龍飛收走西門吹雪儲物袋時，已經將這兩把法器拿出，雖然沒時間煉化為己用，但因為西門吹雪已死，法器無主，所以勉強也能使用。

此時與那刀氣一撞，小鎚跟小錐上都缺了一角，卻是沒有崩潰，比飛劍來得還要耐擋一些。

看到那小鎚跟小錐，一旁的西門上眼神中閃過一絲陰沉，但他看了看李龍飛後，還是忍住沒有衝了上去。

有了小鎚跟小錐，一時間謝風淮倒也殺不死李龍飛，只是兩人越打心裡都是越急，李龍飛急的是再不趕快跑，下一波的追兵可能又要來了，謝風淮則是對自己拿一個弱小宗派的內門弟子沒辦法而感到心中焦躁。

猛地謝風淮怒吼一聲，他一拍自己的額頭，眉心一道豎痕裂開，飛出一滴魂血，接著謝風淮雙手一揮，那魂血融入青雲刀，瞬間刀身從綠轉紅，並隱隱出現一道龍影，散發出無限接近築基的威壓出來。

「這一招碧血龍刀，築基以下無人能敵，我倒要看看區區一個自在道內門弟子，要如何招架！」

李龍飛本來還因為那刀上的威壓感到心驚，聽到這招名叫碧血龍刀，臉上露出古怪的神情，他從儲物袋中將一個仙石拿出，化作巴掌般大小，跟著注入靈識，並掏出一只玉鐲，帶到了手腕之上。

隨著青雲刀威壓越來越大，謝風淮也漸感到靈氣不支，他猛地將那刀身用力一揮，一股刀氣衝出，接著幻化作一條血龍，撲天蓋地地朝李龍飛這轟來。

卻在此時，李龍飛掌上那個仙石，一道白影投出，擋在李龍飛跟那血龍中間，跟著一個嬌縱蘊含怒意的聲音破口大罵。

「你你你你你…你這個王八蛋，你不可能知道那玉鐲的秘密，你一定是唬我，一定是在恐嚇我。」

謝風淮有些傻眼，他不知道那白影在講些甚麼，卻看到那血龍在要轟到那白影的瞬間，一股驚天動地的威壓瞬間降臨，接著那白影大口一張，將那血龍給吞了下去。

「吵死了！你們人族的法器怎麼那麼愛模仿我們的樣子，實力又那麼弱，使出來跟本是丟我們的臉！」

謝風淮這才看清，那白影赫然是一尾白龍，只是此時牠只有那龍頭部份漲大，其他地方卻是十分細小。

那白龍將血龍一口吞下後，狠狠瞪了李龍飛一眼，接著似有不甘的看著他手中的那只玉鐲，怒氣騰騰地大罵。

「這次幫你，算是破例最後一次，以後別再叫我出來，我永遠都不會再見你，也不會相信你那甚麼能參透那玉鐲玄機的鬼話！」

話未說完，白龍化做一道光芒，縮回仙石裡，跟著被李龍飛收進了儲物袋中。

謝風淮碧血龍刀被破，魂血反噬，頓時噴出大口鮮血，同時修為更是大幅下跌，更慘的是，青雲刀因為血龍被吞，其上光芒暗淡，化成一柄凡鐵，跌落下來。

謝風淮蹬蹬蹬後退兩步，不敢相信自己這絕命一擊竟然會輸給了對方，他雙眼充血，又驚又怒地看著李龍飛動也不動。

「還打嗎？」李龍飛雖然不滿對方，但他終究只是想逃出自在道，如果能不殺人，他還是不願手上多掛著一條人命。

「哈哈哈哈…」謝風淮突然仰天慘笑，他雙眼流出鮮血，長髮散亂，表情再無大派天驕的那份從容，他一拍胸，一口鮮血噴出，接著又嫌不夠，連拍了幾次，霎時他前方血氣翻騰，好幾口鮮血漂浮在半空之中。

「我就不信，我謝風淮身為刀仙宗準天驕，會贏不過一個小門小派的內門弟子！」

「今日，不死你死，就是我亡！」

「血歲刀！」

慘笑一聲，謝風淮整個人像是衰老了十歲，他往前一撲，與那血氣化作一道長虹，形成一把血刀猛地砍向李龍飛的方向。

李龍飛嘆了一口氣，如果可以，他實在不想殺對方，因為一旦殺了刀仙宗的人，之後自己恐怕不只叛出自在道那麼簡單。

但就像謝風淮說的，如果不殺他，那死的，就只能是自己。

眼下那血歲刀威力甚至與剛才的碧血龍刀差不了多少，將自己四周全都封鎖，沒有可以逃出的可能性。

「我不能死，我還有事要做！」李龍飛眼神中露出堅定的決心，心境在這一刻瞬間又踏入了入微的境界。

在這一刻，世界彷彿都變慢了一些，李龍飛清楚地感受到整個四週環境的變化狀況，不管是地面因遙遠處有人跑來而震動的沙石，還是月光下旁邊草叢堆裡鳴叫的蟲子所在，甚至是西門上因內心復雜而不平穩的心跳聲等等，他都一清二楚。

當然，這也是因為修士到了他這境界，有了靈識之後，自然能不看到東西就感受到身旁四周的景物等等。

藉由這境界，李龍飛發現雖然謝風淮與那血氣融合，化作一把血刀，但在融合之處，卻因為謝風淮先前魂血被破，而有了些許的破綻。

這破綻很小，如果不是有入微的境界，跟本不可能發現，而如果沒有練氣大圓滿的修為，就算發現，也沒有辦法利用。

但李龍飛不但入微，而且修為超過了練氣大圓滿許多，他心念一動，手中運起了轟雷術，在電光火石之間，那轟雷術擊出的不再只是一道電流，而是一條略具雛型的雷龍，轟在那破綻之中。

轟！

這一刻說起來很長，但事實上只有一剎那而已，在西門上都看不清發生啥狀況的瞬間，李龍飛已經與謝風淮交身而過。

哇一聲李龍飛再度吐出大口鮮血，同時身上的氣勢也降低許多，但謝風淮的血歲刀芒卻是慢慢裂開，他難以置信的看著自己胸口處一道掌印，掙扎著想要轉過頭去，卻再也無力張開眼睛，頹然地倒了下去。

至死，他都沒有閉上眼，無法接受自己死在一個瞧不起的小派弟子手上。

1. 十年

李龍飛殺完謝風淮，身上也噴出多處鮮血，那血歲刀威力不凡，就算他抓到了對方的破綻，仍是身受重傷，戰力也跌至原本的六七成而已。

好在他在踏上半步練氣十層的同時，身體已經慢慢改變，此時他的肉體自然快速恢復，不久之後就能將實力恢復至十成。

他看向西門上，後者神情複雜地沉默了半晌後，伸手開口說道。

「把我哥的頭顱還給我，我讓你走，就算他有錯，我也希望他能留有全屍。」

李龍飛目中的幽光晃了晃，最終，他還是把西門吹雪的頭顱拿了出來，交給了西門上。

西門上接過頭顱，猶豫了下，開口說道。

「你的師傅被鬼屍門帶走，不是靈崇宗，但我勸你不要去找他，因為鬼屍門是連刀仙宗都惹不起的大派，你去了只是白白送死而已。」

「多謝！」李龍飛身子一顫，深吸一口氣，點頭道謝後，轉身就要往自在道外宗奔去。

臨走前，西門上背對著他，輕聲問了一句。

「若梅她死前…有恨我沒跟她說實話嗎？」

「沒有，如果有，我會連你一起殺了。」李龍飛頓了下，實話實說，跟著不再停留，化作一道長虹，往山下跑去。

西門上站在原地，良久之後才喃喃自語說道。

「我寧可…寧可若梅她最後說恨我，也不希望在她心中，我連個影子都沒有…」

夜幕低垂，那下沉的弦月也逐漸落到了最邊邊，自在道中的內觀裡一片血跡由內往外延伸，唯有那深處兩道人影，震撼山林的鬥法仍持續著。

出了內觀，李龍飛腳步加快的往山下跑去。

自在道外宗橫跨好幾個山鋒，更有些是妖獸頻繁出沒之地，就算是築基初期修士追來，也不見得能馬上就找到想要找的人，唯有築基大圓滿修士，靈識可及範圍甚廣，有機會一口氣找到自己。

但李龍飛料想那林自天元老，自勢其身份高高在上，應該不可能為了一個練氣弟子被殺，就出面找尋自己，所以只要逃到了外宗，也就等同於逃了出來。

事實上他想的沒錯，林自天雖然靈識早就有所感應，但他跟本沒有想要出面，畢竟這等芝麻小事，如果事事都要自己親自去管，那哪還有時間好好修練。

即便是自在道中那些跟老譚道人同一立場的築基修士，除了老譚之外，也沒有一個願意親自加入追補，仍舊在內觀之中閉關修練的居多。

此時他一連跑了數個時辰，直到天邊星辰轉換，太陽都露初一絲白肚之後，這才停了下來，掐指揮劍砍了幾根木頭搭了個臨時的篷子休息。

這般逃亡奔波雖然讓李龍飛靈氣消耗很大，但也讓他戰鬥經驗增加很多。

早前李龍飛雖然達到了練氣大圓滿之上，但戰鬥經驗明顯不足，甚至內門比試獲勝都多有取巧跟運氣的存在。

但此次逃亡，他不但跟許多弟子間真正生死搏鬥一番，更讓他悟出了劍道入微的境界，從此以後，他再也不只是一般弟子而已，而是真正經過淬練，能有一番作為的內門弟子程度了。

休息一陣後，李龍飛在這小蓬子裡檢視自己傷勢，原先受傷的地方，經過修養，已經好了七七八八，

李龍飛低頭看著自己雙手，上面非常乾淨，但在他眼中，似乎還可以看到先前沾滿的鮮血。

他嘆了口氣，如果不是為了楚若梅，自己是不至於會想殺了西門吹雪的。

但他沒有後悔，即使有機會再重來，他也會選擇同樣的道路。

「也許修仙路上，就是得一人得道萬骨鋪…可哪怕是這樣，只要我心中的那把尺沒變，那就足已。」

他始終記得，十年之前，那救了他一命的大能者所說的話語。

「…道理，就是我心中自有的那把尺！」

「而要支持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就要有足夠大的拳頭！」

如今看來，也許西門吹雪，也有自己的一把尺，只是，他的拳頭，沒有李龍飛的大而已。

搖搖頭，李龍飛不願再去細思，很多事，不是光用想的就能解決得了。

十年之前，李府消失，李龍飛失去了家。

十年之後，自己叛出自在道，就連這個家也都沒了。

「從今而後，修仙路上，我即使一個人獨行也要走下去…」

抬起頭，李龍飛看向前方兩個儲物袋，那是西門吹雪跟謝風淮的，在他們死後，被李龍飛取了過來。

他打開之後，掃了一眼，以他這種對財寶不在意的個性，在看了之後，也都深深吸了一口氣，眼神中露出了無比的震驚。

西門吹雪的儲物袋中，赫然有整整數百枚下品靈石，此外更有許多罐丹藥跟兩個玉簡，一個中品法器。

那幾瓶丹藥，除了幾個療元丹，補靈丹，跟補元丹之外，其他的李龍飛多半都不認得。

而那兩個玉簡，其中一個是老譚道人所給的出入通行玉簡，另一個，則記載著自在道四周的地圖，跟怎麼去刀仙宗的路線，看起來，西門吹雪有心在一切安定後，前往刀仙宗，改投其門下。

李龍飛老實不客氣，立刻吞下幾個療元丹，加快自己傷勢的恢復，跟著打開了另一個儲物袋。

謝風淮的儲物袋更為驚人，裡頭整整有一千多枚下品靈石，另外更有十多枚中品靈石，丹藥數瓶，法器數個，以及一張看起來非同小可的金色法符！

那法符金光閃閃，其上繪有一條銀龍，李龍飛甫一拿起那張道符，就感受到裡頭的靈氣非同小可，一旦使出，怕是築基中期也會受到重創，若是築基以下，更是絕對沒有倖免的可能。

「這可奇怪，既然有如此法符，那謝風淮怎不拿出來使用？」李龍飛看著那法符，有些咋舌地納悶著，但再仔細觀察一陣子之後，便明白了為甚麼謝風淮沒有使用了。

原來這道符竟是一種特殊的道符，使用前先以自身精血融入祭煉一個時辰，同時一旦融入精血，十二個時辰內得將之用掉，否則道符會自行爆炸開來，屆時可能反而危害到自己。

謝風淮當時對上李龍飛，信心十足，不曾想過自己會有輸的可能，所以沒有提前融入鮮血祭煉，等到落到下風，想使用這道符也沒有時間祭煉，這才留了下來。

想到這裡，李龍飛額頭流下一滴冷汗，心道如果對方謹慎點，一開始就先祭煉這個道符，怕是自己就算真的達到了練氣十層，也是必死無疑。

此時得到這道符，不由得再一次慶幸自己好運氣，並提醒自己以後千萬不可以小看任何一個大派修士，因為即使對方的修為比自己低，也不見得就沒有可以殺死自己的強大法器。

除了這些以外，在謝風淮的儲物袋中，還有三個東西特別讓李龍飛注目，那就是一個記滿了許多丹藥煉製方法的丹方玉簡及一個藥鼎，和一顆放在寶盒獨自存放的藥丸。

看這樣子，謝風淮不只是一個普通修士，同時也是一名藥師，這讓李龍飛大感興趣，紛紛拿出那些不清處的丹藥跟那丹方上加以印證，同時研究到底甚麼是丹藥的製練方法。

幾個時辰過去，李龍飛這才從那玉簡中回過神來，他眼神中露出喜悅的神彩，收起那顆藥丸有些感嘆的說。

「煉丹之道真是博大精深，若非我對草木辨識一竅不通，真想拔幾株藥草來煉製看看。尤其是其中能補充生機的補元丹，如果我能煉製了，那對於我之後要修練至練氣十層，將會不再是一個問題。」

至於那藥丸，卻是一枚叫做，「定顏丹」的昂貴丹藥，服用之後，雖不能長生不老，卻可長保青春，修補傷疤，對很多女修求之若渴，要不是那煉製丹藥的主藥十分難求，肯定被人大量生產，畢竟哪個女人不希望自己永保青春美麗呢？

1. 選擇

築基修士，練氣大圓滿之後，有一定的機會，可以突破一個大境界，從而築基，成就驚天動地的改變。

對練氣修士來說，築基，就像是練氣對凡人一樣，有著天地之間的差別，不說是完全不可能，但除非有逆天之資，否則練氣，是不可能殺得死築基修士的。

這兩者就像是一個壯漢跟一個嬰兒打架一樣，就算壯漢中了嬰兒十幾拳，也不會有太大的痛養，反之，如果嬰兒吃了壯漢一掌，即便他再怎麼強壯，也很有可能從此不起。

而李龍飛如今已經超過練氣大圓滿許多，在他的前方，只要能找到法門，並且服用少見的築基丹，便能從而築基，踏上強者一途，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弱小修士。

只是築基丹十分難求，即使以謝風淮這樣的刀仙宗天驕弟子，也不可能隨身攜帶。

而且，除了築基之外，李龍飛這裡，比起別人還有另一個選擇，讓他頗為心動；那便是已跨出了半步，只需再加把勁，就能走入傳說之路的練氣十五層。

練氣十五層，傳說中遠古時代才有的境界，李龍飛雖然沒有把握自己一定能達到，但他知道只要一旦成功，那將來等待自己的，將是無可限量的可能性，對於自己報仇的機會，會大大的加深不少。

畢竟他現在已經知道，那殺自己父親的灰袍道人，絕對不是築基，甚至可能也不是結丹，而是在這東萊國都可以威震八方的元嬰老怪以上。

會這樣說，是因為同是那灰袍道人的師兄，曾使自己無限接近元嬰，從前李龍飛可能還不懂，但這幾年思索下來，他大概可以了解，這其中的一些真相。

既然如此，如果自己只能成為築基修士，那要報仇，還是遙遙無期，只有等自己成為結丹，甚至元嬰，才有可能報這不共戴天之仇。

但要成為元嬰何其難，別說元嬰，能成為結丹，就已經是需要萬中選一的資質，加上一路不知道多少的氣運，才有可能達到。

否則，不會才幾個結丹修士，就能成就自在道，就連刀仙宗，也是一個元嬰老怪，其他是結丹長老為主。

想到這，李龍飛毅然絕然不先考慮築基，而是試著踏上練氣十層的境界看看，畢竟一旦踏上，對之後是否能夠築基，機會提高很多，更是在築基之後，能否結丹，也可能大有幫助。

所謂厚積薄發，他相信自己根基打得越好，往後的成就就能爬得越高，而這種想法，在大部份的宗門內也是頗為認同。

既已決定，李龍飛拿出儲物袋中提高生機的丹藥，齊齊放在袋中一角，這些是他從西門吹雪跟謝風淮那得到，並用謝風淮的丹方玉簡一一辨識，所能認出來的幾瓶丹藥。

光是這些丹藥，他有把握能練熬過修練練氣十層時所需要的生機，但眼下並不是修練的好時機，他還得逃出自在道，躲避可能追來的追兵才行。

才剛想到這，李龍飛眉頭一皺，他清楚感覺到遠方有幾個氣息靠近，在以前，就算有半步練氣十層的修為，也沒辦法在無意識間感應到這些，多虧了之前踏入入微境界，現在李龍飛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仍會自然而然會對四週的情況加以觀察，並馬上有所反應。

「…雖然我知道應該會有弟子追來，但我沒想到的是，這外宗這麼大，怎會精準的追蹤到我的行蹤呢？難道林自天元老親自追來？」李龍飛心下有所懷疑，但他沒有猶豫，手一揮將眼前的所有丹藥寶物全都收起，跟著離開篷子，往自在道外宗邊緣的方向逃去。

他身懷半步練氣十層修為，速度不慢，很快的跟後方追來的弟子拉遠了距離，加上在這山林之中，他左彎又拐，甚至故意繞圈，理當很快的就甩掉後面的追兵才是。

但那後方的弟子卻沒有跟丟，甚至在他繞圈時都視而不見，直接朝他方向追來，卻又速度不快，這讓李龍飛心中一跳，隱隱猜到了一些端倪。

很快的，白日西下，月鴉升起，李龍飛跑了一整天，己經快到了外宗邊緣的範圍。但卻在此時，他靈識加上入微所帶給他的感覺，告訴他前方不可再去，否則會異常兇險，他眼中泛起血絲，猛地止住向前，往後方那些追兵衝去。

在他身後約十里之處，一群弟子，扶著一名感覺重傷未癒，很是虛弱的黑衣弟子，正順著一個羅盤，往前追去。

突然間，那名黑衣弟子神情惶恐，臉色發白地顫聲說道。

「他…他回頭向我們衝過來了！」

此人正是之前李龍飛手下留情的自在道弟子之一，陳英。

在李龍飛用飛劍爆掉他傀儡之後，因為同門情誼關係，沒有再下殺手，但他卻沒料到，陳英傀儡核心，有個特殊的追魂散，一旦爆開，沾染了追魂散的物品，在一個月內，陳英都可以藉由特殊羅盤追蹤其方位。

也因此，雖然陳英被李龍飛的兇悍所嚇到，不願意再招惹他，但老譚道人卻派人壓著他，一同加入追補之中。

此時他見到那羅盤中李龍飛不再逃跑，而是往自己這衝來，心中害怕驚恐的程度，實在是讓他不願意再繼續下去，轉身就想逃跑。

但身旁一人，卻冷哼一聲，厲聲開口說道。

「陳英，你要是跑了，害我們找不到李龍飛，我就跟掌門報告，看你要怎麼交代！」

陳英一聽，身子一震，他眼露紅芒對著那人怒道。

「羅易你別太過份了！我已經帶你們找到他，現在他都要過來了，我身受重傷，不過想先離開避戰，有甚麼不對！」

「哼哼，誰知道你那追魂散到底有用還沒用，你口口聲聲說那李龍飛衝過來回頭找我們，我們這裡十多人，他再怎麼沒腦，也不該自投羅網。我看，八成是你的追魂散沒有用，想找個機會開溜而已…」那羅易昨晚沒碰到李龍飛，今早才收到老譚命令帶人出來搜尋，所以完全不知道陳英為何想要逃跑。

但他話沒說完，李龍飛的聲音已經帶著一絲冷漠從背後中響起。

「原來如此，難怪外宗那麼大，我跑了那麼遠，你們還可以輕易的找到我，就是因為我這幾把飛劍，沾染了那所謂的追魂散嗎？」

1. 白虎天驕

聽到李龍飛的聲音，陳英嚇得眼珠子都要突出，定神一看，李龍飛躍在樹枝頭，扶著樹幹，身前飄著好幾把飛劍，一身殺氣正冷冷看著自己。

羅易看到李龍飛出現，感受到他修為，心中也是一抖，但他表面上故作堅強，哈哈一笑，掏出了一面青色小旗往前一揮。

「好，師兄你居然蠢到自投羅網，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兄弟們，咱們人多，別怕他，上！」

跟著羅易身邊十幾人，紛紛掏出法器飛劍，朝著李龍飛那衝去。

李龍飛眼睛深處殺機一閃，如果可以，他實在不想殺人，但他昨晚手下留情，卻因此害自己行蹤被發現，此時外宗邊緣那危機感又快速靠近，在這壓力下，他性格中的倔強跟果斷混合在一起，化作一股殺意，充斥在自己心中。

「既然你們堅持不放我走，那我只好大開殺戒…」他看著眼前這群修為只有練氣五至八層的自在道弟子，雙眼發紅，同時心境又恢復到那入微的境界。

在那境界裡，雖然那十多人的道術法器看似包圍而來，但卻有快慢之分，李龍飛手指飛劍，朝著那速度最快的三柄飛鏢，一一打落下來，同時，他右手一揮，一個小錐從他手中疾射出去，直接穿過這群法器，末入那射出飛鏢的修士額頭。

接著他身形一晃，雙掌轟雷術擊出，與兩個臨身而來的術法對轟之後，藉著爆炸的威力快速往左邊靠去。

這麼一靠，不但讓剩下三個法器撲了個空，同時也來到了兩名弟子身旁。

那兩名弟子剛要抵擋，李龍飛一個旋身，雙拳擊在對方胸口，哼了一聲，兩人胸骨盡碎而亡。

直到這時，羅易的那面小旗才展露開來，一個黑影幽鬼冒出，朝李龍飛這衝了過來。

李龍飛微微一皺眉，隱約覺得那小旗的威力不凡，雖然要破之也不是不行，但需要一些時間，頓時他用力一踏，身子快速衝往另外三名弟子那裡，那三名弟子正要操控法器回來抵達，李龍飛果斷地以腳為掌，使出轟雷術擊向地面。

轟！

藉由轟雷術的爆炸反作用力，李龍飛速度加快一倍，在那三個法器還來不及回去主人身邊之前，他已經衝到了對方面前，銀光一閃，三柄飛劍末入三名弟子胸前，而那些法器此時回到了了李龍飛的身前。。

羅易與其他弟子此時看得頭皮發麻，轉眼間己方已經有六人身亡，而李龍飛那除了自己的轟雷腳讓他鞋子破損腳掌流血，其他地方卻是毫髮無傷。

眼看再這樣下去，別說抓到對方，即便是想逃，自己恐怕反過來都逃不出去，羅易再無保留，全身靈氣灌入那面小，大吼一聲。

「青羅旗，開！」

就見那面小旗，迎風擴大，瞬間漲成一個人的大小，同時原本的黑影幽鬼轉為青色，頭頂更長出兩根犄角，看起來更為駭人。

李龍飛沒有遲疑，他轉身想要先殺其他幾人，但那青鬼速度比幽鬼快上一倍，瞬間就追上李龍飛的速度，跟著一拳轟來，如果不擋，肯定受到重創。

無可奈何之下，李龍飛放棄先殺其他人，隨手一招，八把飛劍組成的長生劍陣，圍成防禦擋在了李龍飛的身前。

碰一聲！

那青鬼一拳擊落，雖然有長生劍陣擋住，李龍飛仍是吐出一口鮮血，駭然往後飛去。

「羅師兄威武！這青羅旗果然不凡！」其中一名弟子見狀，連忙欣喜地拍著馬屁。

但他話未說完，李龍飛已經藉這一擊朝他飛去，跟著殺機一現，兩柄飛劍畫過，又是兩名弟子人頭落地。

「李龍飛！」羅易臉色漲紅，他怒不可遏地指揮著那青鬼朝李龍飛衝去，心中掀起無比的恨意。

他當日在內門比試第一關就失敗，之後以雙拳敲鐘，卻始終沒能通過，心中一直耿耿於懷。

到了後來看到李龍飛也是同樣情況，卻硬是通過了那第一關，他心下的妒嫉恨意，讓他從此對李龍飛這名字深深記在腦中。

之後他偶然間得到奇遇，獲得了一把上品法器青羅旗，從此實力大增，更因此在戰亂之後得到老譚道長的賞識，成為內門弟子之一。

這青羅旗乃是以魂為本，鎖九九八十一隻厲鬼於其中，每九隻厲鬼，可合為一青鬼，威力大上不止一倍，而九隻青鬼，更可合為一隻青羅鬼，威力媲美築基修士。

這樣的上品法器，某程度上已經近乎法寶，一般被稱作偽法寶，比起先前謝風淮那把青雲刀，更要強上不只一籌。

可惜羅易修為不足，最多只能使出兩隻青鬼，否則威力絕對不只眼下這樣。

此次追補李龍飛，羅易有心要在眾人面前出線，所以帶的多是追隨他的師弟，想不到卻因此死了八人，心中的憤怒，可想而知。

當下他狀若巔狂，噴出一口鮮血，灑在青羅旗上，跟著另一隻青鬼，嚇然也從旗中浮了出來。

這一隻青鬼，李龍飛已是只能擋而不能攻，兩隻青鬼一起，李龍飛卻是連借力使力的機會都沒有了。

只是李龍飛以十六把劍合成的長生劍陣，跟那青鬼纏鬥在一起，威力頗大，羅易身旁的其他弟子，雖然想上前一起進攻，卻也被迫退了開來，以免受到波及。

在羅易與李龍飛激戰的同時，遠方十里處，兩個人影飛在半空，其中一人全身白衫，手持羽扇，唯有袖口處繡了一柄藍色長刀，一身築基初期修為，正輕描淡寫地問著旁邊一人。

「他就是殺了我門下準天驕謝風淮的李龍飛了？」

那被問的修士虎背熊腰，週身一圈雷霆纏繞，雖修為不到築基，但憑藉著雷靈根的特殊，卻也能騰空飛起。

他眼神帶著幾分複雜，看著遠方打纏鬥中的李龍飛說。

「是的，他就是當年被我雷元波及，因此動彈不得半年，最後失蹤不見的李龍飛。」

那白衫修士點點頭，手中羽扇擺了擺說道。

「罷了，既然當年我呂冥的好弟弟欠他一次，只要他這次能擋過我三招，我便放他一馬好了。」

呂宋傑沒有說話，但他心下嘆道，雖然自己的哥哥說得好聽，但他身為刀仙宗白虎天驕，雖是才剛築基不久，卻已勝過許多築基初期，別說三招，便是尋常一招練氣弟子也難已接下，看起來，這李龍飛是必死無疑了。

1. 呂氏兄弟

當年刀仙宗與自在道一戰，王騰雲跟莫婉兒都戰到最後，直到自在道投降後，這才相繼離開，但呂宋傑卻是在大戰初期，就消失無蹤，找不到人影。

直到後來老譚道人接掌了自在道掌門一位，呂宋傑這才以刀仙宗內門弟子的身份，再度現身在眾人面前。

事實上，呂宋傑從一開始進自在道內門，目地就是當個奸細，甚至為甚麼自在道的林自天元老後反叛自在道，也跟他很有關係。

只是這些並非呂宋傑本來意願，對他來說，他也不過是這棋子，是個任人擺佈的對象而已。

如今自在道投降後，他雖回歸刀仙宗一脈，但在心底上，卻不像其他刀仙宗弟子那樣瞧不起自在道弟子，這次跟他哥哥一起出任務，臨時被要求追補當年一起晉升內門弟子的李龍飛，不由得說上幾句好話，也算是很難得了。

但要能讓李龍飛不死，那還得看他自己的造化，這一點，就算呂宋傑想，也是難以再幫上甚麼忙了。

在他們兩對話的之際，此時李龍飛已經跟那兩隻青鬼纏鬥了許久，若非他是半步練氣十層，若非他已經踏入入微境界，肯定無法支撐到現在。

而羅易那邊，這時也已經是油燈枯盡，同時施展兩隻青鬼戰鬥對他來說，實在是消耗靈氣太大，若不是他不斷吞下之前搶來的丹藥補充靈氣，這時也已經沒力氣再戰下去。

便在此時，李龍飛福至心靈，心中入微的境界竟然更進一步提升，對整個周遭的情況觀察更加敏銳了一些。

這一提升，他立刻注意到羅易那也已經是強弩之末，猛地李龍飛一拍儲物袋，裡頭三把從謝風淮那得到的法器飛出，接著李龍飛一指喝道。

「爆！」

轟轟轟三聲，那三把法器李龍飛雖然還沒有祭煉，但卻不影響他引爆，猛地這麼一爆開，頓時將那兩隻青鬼之一，給炸得支離破碎，倒捲回青羅旗內，跟著整個旗子倒了下去。

與此同時，那羅易法器威力被破，原本就已經靈氣不足的他，再也壓不住那反噬，哇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同時眼前一黑，暈死了過去。

李龍飛也不好受，他悶哼了一聲，卻不忘往前一抓，那青羅旗頓時隔空被他一手拿去，跟著轉身準備逃離。

這時，天空中突然一道悶雷落下，往李龍飛那劈去，李龍飛卻沒有驚訝，轉身十六把飛劍化做長生劍陣，便將那道悶雷給擋了下來。

羅易這時才悠悠轉醒，他見到青羅旗被拿走，心痛不已，卻再也不敢跟李龍飛搏鬥，連忙拿出一個護身法器守住自己，同時吩咐其他人擋在自己面前，實在是他心裡已經怕了。

這李龍飛在他看來，哪怕是當初的王騰雲等天驕，都沒有這麼強大。

李龍飛一路上早已隨時注意著那危機感來臨的方向，此時凝神看去，那落雷的地方，兩名修士飛在半空，其中一名自己很是熟悉，另一個卻從沒見過，想來是刀仙宗的人。

而他身上的修為，更是顯露了築基初期的威壓，要是自己沒有突破練氣大圓滿，此時在那威壓之下，恐怕早已心生怯意，不敢與之對望。

「果然厲害，還沒到築基，便能見到我而不生畏懼，更難能可貴的是，一路戰到這，竟還能有所突破。」

「李龍飛，我欣賞你，如何，入我刀仙宗，我以我內門天驕的身份，擔保你一旦加入，你跟我派的恩怨全都了結，絕不生變！」

那呂冥身為築基修士，更是刀仙宗的天驕，本身自有其過人之處，此時見到李龍飛不凡，竟是不顧之前他殺了自己門下準天驕的恩怨，開口招攬。

李龍飛一愣，沒料到對方會說出這番話來。

一想到自己當初最開始，曾想過要入刀仙宗，爾後因緣際會，拜入自在道門下，現在對方居然邀請自己加入，更提出要替自己化解所有恩怨，這等條件，即使是騙人，也讓李龍飛為之心動。

不但他愣住，羅易等人也是愣住，其中一名弟子更是顫抖中勉強開口說道。

「這位師兄…這…這可不行阿，這李龍飛殺了我們自在道弟子數人…掌門有令…」

話未說完，呂冥冷哼一聲，那弟子一口鮮血噴出，再也說不下去。

「你們弟子無能，死了活該。修仙界物競天擇，活不下去，能夠怪誰，少拿自在道掌門壓我，我是刀仙宗的天驕，自在道掌門，還管不到我頭上！」

這些話聽在李龍飛耳裡，雖是為了自己，卻是讓他心頭一陣不舒服，他思考了一下，抬起頭來，雙眼露出精芒，跟著拱手一揖，朗聲說道。

「感謝這位道兄的賞賜，李龍飛受驚若寵。但李某好友被殺，尊師下落不明，現在又叛宗而出，若是就樣加入刀仙宗，怕是受人非議毀謗甚多，故恕在下難以接受，若是道兄能高抬貴手，放李某離開，他日必能報此大恩。」

呂冥眼中閃過一絲殺機，看向羅易等人說道。

「誰敢非議，我就替你將他們都殺了，如果你想，我現在就可以將這些人給滅了！」

羅易等人一聽，都不由得退後一步，一個個身子顫抖，卻是不敢率先逃走。

李龍飛心下有些感動，但他仍是堅定心意，舉手又說。

「多謝道兄，但此事李某真的無法當下答應，若是尋到師尊，且師尊同意的話，李某自會前往刀仙宗請入。」

呂冥看向他，不再說話，沉默中，他身上的威壓跟殺氣緩緩升起，接著聲音不再平淡，而是帶著一絲冰寒說道。

「這麼說…你是寧死也不肯加入刀仙宗囉？」

李龍飛寒毛豎起，整個人危機感到了極點，簡直快跟當初在李府外被那大漢追殺時的感覺一樣，但他現在心志已經堅定許多，不像當年那樣軟弱，抬著頭，仍是點了點，表示回答。

「好！那我便出三招，三招過後，你若不死，我讓你離開…只是，呂某從不手下留情。」呂冥面無表情，整個人如一把寒刀一樣，右手直接就是一揮。

「第一招！」

這一揮之下，一把如蟬翼一般的薄刃憑空而出，跟著一道寒芒飛過，幸好李龍飛仍處於入微的境界，否則跟本連察覺都察覺不到。

此時李龍飛全神藉備，在那薄刃出現的那一刻，十六把飛劍齊齊守護在自己身前，跟著聽到喀嚓一聲，那十六把飛劍竟全都斷裂，毫無例外。

與之同時，李龍飛胸口一抹鮮紅冒出，卻是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被那薄刃砍中，跟著噴出了大量的鮮血。

好在李龍飛那半步練氣十層的修為讓肉體能快速恢復，加上那長生劍陣雖然被破，但仍然起到一點作用，所以他雖然傷到皮肉，卻是沒有生命之危。

「疑？居然能擋住我無影無形的寒蟬翼一刀，看來你真的頗有本事，如何，現在反悔還來得及，接下來可是會更凶險喔！」呂冥露出一絲讚許的表情，那薄刃卻沒有被他收起。

李龍飛咬牙一挺，身子飛出，跟著雙掌轟雷，儲物袋中兩柄鎚子跟錐子也同時飛出，倒是要搶先在呂冥之前出招。

「戰術上倒也不凡，知道不能處於被動。」呂冥口中雖然這樣說，但他手下卻沒有絲毫留情，那靈氣灌入，薄刃瞬間化作數十個身影，從四面八方中交錯砍去，每一道威力都能讓練氣九層的修士直接分屍。

李龍飛眼中一閃，狠狠地往空中一捏。

「爆！」

那槌子顫抖著發出一聲嗚響，似乎想要有所反抗，但無奈李龍飛靈識強大，幾個震動後，仍是跟著錐子爆炸開來。

同一時間，李龍飛也將轟雷術雷勁轟入其碎片之中，將那些法器碎片串在一起，形成一個雷池防護守在自己四週。

碰碰碰碰碰！

隨著那些無形的薄刃砍在雷池上面，所有法器碎片再次崩潰，化成粉末散了開來，而在其上的雷勁也被破去，十幾道刀氣再無阻礙砍在李龍飛的身上。

但這十幾道刀氣畢竟已經被已經被雷池消弱了一些，在砍到李龍飛上身時，李龍飛雙眼通紅，竟發了狠地以轟雷術猛拍向自己身驅，藉著雷霆爆炸威力，硬是將砍來的刀氣給抵消了三四成。

但那畢竟是築基修士的術法，是就算如此，那剩下的三四成刀氣砍在李龍飛身上，仍是讓他噴出了好幾口鮮血，身子更是如敗絮般往後飛去，只剩下一口氣喘息著。

呂冥目中露出精芒，對於李龍飛這果斷大膽的戰鬥方式，即便是在他同輩之中，也是少有看到，而他體內那股比尋常練氣大圓滿還要高上一籌的修為更是讓他感到驚訝。

「這李龍飛若一開始不是拜在自在道門下，而是在我刀仙宗門下，此時必定也是準天驕之輩，可惜…」

他雖然對李龍飛頗為欣賞，但對方殺了自己師兄弟，更是讓自己開口說出三招之內放對方一條生路的話語，如果三招過後，對方真的能活著離開，那不但是打了自己一巴掌，更會讓其宗門追究下來，無法回答。

心念及此，呂冥再無保留，他猛地咬破手指，飛出一滴精血之後，往那寒蟬翼射去。

1. 我要變強

在那精血射向寒蟬翼的瞬間，李龍飛眼神中綻出無比的光芒，同時從懷中掏出一張金色道符，直接扔了出去。

那正是之前從謝風淮儲物袋中拿到，能重傷築基中期，更能滅築基以下一切修士的那張道符。

原來李龍飛早在先前感受到前方外宗邊緣的那股危機感後，就暗中將自己精血融入道符，並不斷祭煉著。

在他想來，能讓自己感受到重大危機的，不外乎是築基以上修士，不管對方是存著甚麼心態，只要不到築基後期，想來靠著這張道符，自己勉強能趁亂逃命，至於這道符雖然珍貴，但跟性命比起，怕是要花再多李龍飛也都願意。

此時那精血射向寒蟬翼的同時，李龍飛當下果斷，直接將那道符拋出，跟著用盡全身餘力，往呂冥身後跑去。

那道符一扔出，一股毀滅性的氣息頓時從上流露出來，羅易等人承受不起，紛紛腿軟倒地，那呂冥見狀也是瞳孔一縮，認出了那道符的由來。

要知道，謝風淮不但是刀仙宗內準天驕，更是其內唯一一名結丹藥師的徒孫。

那結丹藥師知道自己這徒孫行事有些魯莽，但在煉丹上頗有天份，於是耗費了一番心力，替他煉製了一張五雷符寶，以備防身之用。

符寶雖是道符的一種，但只有結丹以上修為可以煉制，因其使用的是將結丹修士才能使用的法寶部份威能煉製其中，雖說威力比起道符強得多，但同時也會大耗法寶的威力，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所以往往只有十分疼愛的後輩，才會被如此大能者贈與。

而此五雷符寶雖然使用時需要時間，但一但使用，可重創築基中期，就算築基後期，也能擋下一招，可說是珍貴無比。

眼下被李龍飛使出，呂冥心中不由得怨恨起謝風淮來，死就死了，死後還害自己陷入危機。

但此時不容他多想，他猛地一拍額頭，一滴魂血疾射而出，竟比那手指精血還快速的融入那薄刃，跟著一股冰封百尺的氣息散出，煞時間羅易等人都是動彈不得。

也就在這冰封之意出現的那一剎那，那五雷道符轟地一聲化作五道閃電，跟著五行歸一合成一條雷鞭，往那薄刃揮去。

喀嚓一聲！

那薄刃終究是上品法器，雖是不敵，但也只碎了一角，倒捲回去；不過那雷鞭卻是去勢不停，仍往呂冥這轟來。

呂冥噴出無數鮮血，滿臉猙獰地大吼一聲，「弟弟，使出你的雷元雷龍來！」

那呂宋傑沒有遲疑，眉心中一條雷龍衝出，跟著呂冥一拍胸口，噴出一口精血化做一個面目猙獰的血骷髏，騎在那雷龍身上往那雷鞭擊去。

隆隆聲中，那血骷髏在那雷鞭來臨之時，率先衝出轟擊，跟著雷龍一咬，咬在那雷鞭之上似要將其撕裂。

但那雷鞭威力無窮，血骷髏一擊不成，反而被打成碎片，跟著雷龍也承受不住雷鞭的餘勁，爆裂開來。

這一切，短短不過三息，卻在這三息過後，呂冥與呂宋傑雙雙噴血落地，而那雷鞭也慢慢消散開來。

半晌，那呂冥這才站了起來，他終究是天驕一輩，雖然這道符對上尋常築基初期足以將其斬殺，但在呂冥兩兄弟的奮力之下，還是保全了性命。

只是這番重創，非三五個月，不足以療傷痊癒了。

「哥…我們還要追殺李龍飛嗎…」呂宋傑也是全身是血，他的雷元再次被破，雖然這次已有準備，再修成的時間縮短不少，但半年之內，恐怕修為也會降低一階。

「不了，我既然說了三招過後，放他一馬，此時三招以過，我不會再去追他。」呂冥搖搖頭說道。

「只不過，我不追他，門內其他弟子也會追殺，至少，枯草師伯那肯定不會就此罷休…」

說完，呂冥扶著呂宋傑，一步步又飛向天空，在他離開的那一瞬間，一道無影無形的刀氣劃過，將地上還被凍結的羅易等人全都斬首。

在他心中，三招約定就算自己能接受失敗，也不允許除了自己弟弟之外的其他人看到。

因為他是天驕，他是刀仙宗的白虎天驕。

「李龍飛，我記住你了，下次見面，希望你已經成長得跟我有一搏之力…」呂冥心中暗嘆。

再說另一頭，李龍飛扔出了符寶之後，也不管結果如何，死命的就往前跑去。

在他心底，實在是沒能保證這道符就能轟殺對方，而自己已經無力再戰，留下來，怕是連羅易等人都敵不過，所以只得奮力的向前逃離。

跑著跑著，他不知道跑了多久，也不知道離開了自在道外宗範圍了沒，他只知道，自己的體力跟靈氣已經要到了極限，再跑下去，怕是最後會昏倒在路上。

他狠咬自己舌頭，藉著痛楚讓自己保持一定清醒之後，四下察探許久，確認沒人追來，至才用儲物袋中剩下的兩把飛劍，在山壁上簡單挖了個洞，跟著以大石封住洞口，躲了進去。

甫一躲入，他便拿出青羅旗，祭在門內，放出一隻青鬼作為護法。

雖說他尚未煉化青羅旗，但羅易既死，加上他修為足夠，短時間內那青鬼還不至於反噬。

做完這事，他心下一寬，頓時噴出幾口黑血，跟著全身虛弱，不得不盤腿打坐，調養自己的內息。

直到三天之後，他再度噴出幾口鮮血，顏色卻是由黑轉紅，心知這才算是真正沒有大礙，於是慢慢內視起自己的傷勢起來。

這次受傷，比起之前被那謝風淮打傷還要嚴重，甚至差一點就跟那次死亡的經驗一樣了。

而事實上若不是那道符，李龍飛肯定捱不過三招，想到這，李龍飛心中還是覺得有些僥倖。

「這就是築基…即使我已經突破了練氣大圓滿，在築基修士眼中，我仍然是脆弱得捱不過三招…而築基之上，還有結丹，結丹之上，才是元嬰…」

「我的仇人，修為至少也是元嬰…」李龍飛死死咬著牙齒，心中一把怒火燒起。

「何為道理？道理，就是拳頭大的說話！道理，就是我心中自有的那把尺…！」不知道何時，李龍飛腦中又想起那救了自己的大能者所說的話語，這話語當年讓自己頓悟，如今十年過後，已經成為一句刻骨銘心，深入靈魂的念頭，不可磨滅，至死不渝。

「我…我要變強，我要變得比誰都強。」

「只有變強，我說的話才是道理！」

「只有變強，我做的事才是正義！」

「也只有變強，屆時，那殺害我父親的仇人，我才有資格去向他報仇！」

李龍飛當初的目地，是報仇跟復活自己的父親，而現在，在不知不覺當中，他多了一個更為堅定的目標，變強。

因為修仙界是一條不歸路，唯有變強，他才能活下去，也唯有變強，他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1. 出關

一夜無語，李龍飛變強的信念更為堅定後，即使疲憊，他仍打起精神運氣調養自己身體。

在他終於恢復了七八成時，已經是個把個月之後了，這段期間，他始終提防著有人追來，同時也終於煉化了那面青羅旗，能招出至少六隻青鬼出來作為守護。

而奇怪的是，一路以來的追兵就像消失了似的，不再有任何人靠近。

李龍飛並不曉得，呂冥在離開時，殺了羅易等人，等於替他斷了自在道追蹤他的路線。

而呂冥本人，更不會去說自己遇到李龍飛這件事情，於是，李龍飛躲在這洞穴一事，便更加不會讓人發現了。

事實上，就算呂冥來找，此時定也會發現，他竟然找不到李龍飛的蹤跡。

在李龍飛本人也不知道的情況下，他所躲藏的洞穴外，竟出現了一層詭異的迷霧，這迷霧並非自然產生，而且如非結丹修士來臨，普通修士的靈識穿之不透，故而外界雖然懸賞了大量靈石法器追補李龍飛，卻始終沒有人找到這來。

在躲了幾天之後，眼見都沒有人找到自己，李龍飛雖不明就裡的情況下，卻也認為自己應該是可以暫時在這裡停留一陣子了。

他心下有所決斷，當即掏出先前辨識過後的補充生機丹藥，加上大把的靈石，思索了一下後，將那些靈石一堆一堆圍在自己四週，跟著吞下丹藥，開始將體內氣海的靈氣注入到那盞燭火之中。

很快的，那燭火又產生了一道吸力，跟著隨著那生機跟靈氣的注入，慢慢變成像黑洞般一樣的存在，不斷的吸收靈氣，然後反哺至李龍飛的肉體。

有了足夠的丹藥跟靈石，李龍飛沒有後顧之憂，整個人沉浸在這奪天地造化的改造之中，渾然不知道外界因為他引起了一個大的騷動。

刀仙宗內，共有八名結丹老怪，每一個都是叱吒風雲，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其中唯一一名結丹藥師，枯草道人，不但修為高深，煉丹術更是已達到了中品丹藥境界，不管在宗內宗外，都很受人景仰，就連刀仙宗的元嬰老怪，都很是欣賞。

而如今，枯草道人十分喜愛的徒孫被一個自在道叛出的弟子殺害，這就讓他大發雷霆，甚至為此衝上自在道，將老譚道人狠狠教訓了一番。

老譚道人也是一口悶氣積在心頭快要瘋掉，他最疼愛的徒弟被殺，門下許多弟子傷亡，而今又被枯草道人教訓一番，若不是因為他將道法天溪兩人交給對方，恐怕自己這掌門一位，都要不保換人。

想到這，他怒火滔天，下令全宗追緝李龍飛，格殺勿論，如果有帶回他人頭者，破例升為傳承弟子，並賞重寶丹藥。

而枯草道人這，同樣也是懸了重賞，他竟下令，能殺掉李龍飛者，築基以下賞築基丹一枚，築基以上，賞通神丹一粒。

一時之間，兩派弟子人人紛相找尋，更有不少散修也加入其中，希望能獲得一些好處。

只是，不管他們怎麼找，李龍飛就像消失了一樣，始終都沒人找到，而在這騷動之中，呂冥赫然也加入其中，更是瘋狂地延著他最後所見李龍飛的身影處，四面八方的仔細搜尋著，可惜結果卻仍是一無所獲，徒勞無功而已。

時間慢慢的流逝，轉眼，又過了半年，這半年來，對於刀仙宗與自在道李龍飛的追補，已經稍微鬆緩了些。

畢竟，比起對李龍飛的追捕，有更重要的事情正發生著，那便是赤劍宗與鬼屍門正式宣佈開戰，要爭奪那進入天外巨石的兩個名額之一。

而刀仙宗一向跟赤劍宗不合，一但赤劍宗獲勝，可想而知，那最後一個的名額肯定不是自己而是靈崇觀，於是刀仙宗全員進入了備戰狀態，全力支援鬼屍門一派。

早就因為這些原因而被收歸的其他門派，諸如自在道等，自然也同樣緊張了起來，紛紛派出了弟子支援。

靈崇觀方面，雖然始終站在中立超然的立場上，但在赤劍宗逐漸失利後，其內多少也開始出現要幫助赤劍宗維持平衡的聲音出現。

於是最後幾個靈崇觀的長老立排眾議，親自到了赤劍宗那會談了許久。

也就是在那之後，靈崇觀正式參入這淌渾水，而且派出了數千名弟子加入赤劍宗與鬼屍門的戰場，再次將戰況拉回了平衡。

這一日，李龍飛躲藏的山洞外遠方，四個身影飛快的穿梭在樹林之間，同時幾個術法轟鳴的聲音不斷傳來。

其中一個身影在前，三個在後，形成了一個追捕的情勢快速靠近這裡。

那在前的身影是一個男修，年約三十，一身紅衣飄逸，背負長劍，穿著很是不凡，身上卻明顯多處傷口，狼狽地往前跑著。

而他的臉上斗大的汗珠不斷滴落，臉色蒼白，此時正忿忿不平地往後大喊著。

「周蒼松，我待你不薄，你為何這樣逼我！」

那被他稱為周蒼松的男修，一身修為練氣八層，身旁跟著一男一女，臉上露出猙獰的笑容，哈哈大笑道。

「杜之嚴，你這是明知故問了，你赤劍宗此時跟鬼屍門已經打得火熱，我身為刀仙宗的人，約你出來，你居然還敢赴約，豈不是自投羅網？怨不得人！」

「我是相信你的為人才出來，你卻這樣對我，難道真的不顧我們十幾年的交情！」杜之嚴雖然心知難有僥倖，但他此時命在旦夕，仍是不免試圖打動對方。

無奈那周蒼松殺意已絕，不論他如何說好說歹，始終不肯放他一馬。

「你就別再妄想了，這裡離你赤劍宗沒有千里也有幾百里，以你的速度，趕不回去的！」

「該死…怪就怪我當時實在是太心急了，一時鬼迷心竅，否則也不至於落到如此下場了…」此時杜之嚴已經是油燈枯盡，不由得怨起自己當時怎會聽信對方的謊話。

這周蒼松，跟他十幾年交情了，之前自己還救過對方一次，也因此兩人雖然分屬不同門派，感情卻還算不錯。

所以這次對方說拿到自己追尋已久的一株靈草冰業草，而自己正好對這冰業草有急需用途，因此雖然有些遲疑，但最終仍是冒險跑到這已經屬於刀仙宗範圍的自在道外宗山脈裡頭，準備進行交易。

想不到一見面，周蒼松便帶著兩個鬼屍門的弟子埋伏等著他，要不是自己修為高出對方一籌，可能連逃的機會都沒有，當下就死在現場。

只是自己哪怕修為比對方三人都高上一籌，但雙拳難敵四手，終究難以致勝，甚至因為對方準備周全，連想甩開對方都辦不到。

而周蒼松方面，雖說有九成把握，但也明白狗急跳牆的道理，所以並不急著猛攻，而是採取輪番出手方式，一點一滴消耗杜之嚴戰力，要穩穩把對方給磨死。

想到這，杜之嚴心底苦澀，突然他心神一跳，背上長劍出鞘三分，一道紅光往後疾射，恰恰好擋下那女修無聲無息打來的的一拳。

但跟著，一個利爪劃過，杜之嚴左臂閃躲不及，慘被抓出了三道新的爪痕，鮮血緩緩流下。

那利爪在抓過杜之嚴左臂之後，去勢不減，爪勁轟地一聲打在了山壁之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

杜之嚴臉色蒼白，腳下有些不穩，方才那長劍出鞘一擊，將他體內最後一絲靈氣給消耗怠盡，再也無力往前逃跑。

周蒼松此時興奮異常，掏出一把大刀，立在三人之前，看著杜之嚴眼神冒光。

「嘿嘿，杜兄，別怪我出此下策，實在是戰亂之際，一個人頭就是一份功勞，我等三人修為低下，只得靠這方法，才能賺取戰功，你若是當我是朋友，就乖乖將你人頭送上，算是給我最後一份的賀禮吧！」

說罷，他刀氣一揮，一道風刃往前，杜之嚴雖然不甘，但已無力再跑，只得閉上了眼，心中嘆了口氣。

「唉，想不到我死在這小人手上…」

就在這時，原先那被爪勁打凹的部份，突然轟一聲由內而外炸裂開來，跟著一個人影緩緩走出，似乎若有所思地思考著甚麼。

這突然而來的變卦，讓周蒼松微微愣了一下，杜之嚴趁機往後一滾，躲開了那道風刃。

那人影衣衫破爛，修為不高，看起來約莫練氣五六層而已，但皮膚異常潔白，身上隱隱有些不凡的氣勢。

周蒼松和後頭兩人對望一眼，前者舉刀指著那人說道。

「你是何處散修，刀仙宗處理門派之事，閒雜人等速速離開。」

那人雖然仍是恍惚狀態，但在周蒼松說到刀仙宗三字時，眼神深處泛起一絲異樣的光芒。

杜之嚴逃過一劫，原先本來以為會有轉機，待看到對方不過是個練氣五六層的散修之後，心中暗嘆一聲。

「這為仁兄，你走吧，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你還是快快離開這兇險之地吧…」雖然杜之嚴自身難保，但他卻也不想牽累到其他無辜之人。

那人深深看了杜之嚴一眼，沒有說話，轉身就要離去。

就在他轉身之時，衣角掀起了一塊，本已破爛的衣服蓋不住他腰間之際，露出了三個儲物袋在身上。

其中一個儲物袋很是精美，看起來十分不凡，讓周蒼松身後的那鬼屍門男修眼睛為之一亮。

他和身旁的女修快速低傳密語兩句後後，開口喝道，「站住！誰讓你就這樣走了，把你的儲物袋留下！」

那人轉過身看著那鬼屍門男修，面無表情問道，「我與諸位既不相識，也無恩怨，閣下何必強人所難？」

那鬼屍門男修聽完臉上露出古怪的神情，嘿嘿一笑說道，「我看你是修行修到傻了！修仙界裡，殺人奪寶算甚麼。你身懷寶物，又獨自落單，我只要你交出儲物袋，沒取你性命，已經算是仁慈了！」

說完他和那鬼屍門女修一左一右，繞過杜之嚴，往後面包夾而去。

「你們…殺我就算了，連無辜的人都想扯進來，難道不怕遭到報應嗎！」杜之嚴雖已是靈氣耗盡，但聽到這話，卻是又氣又怒吼著。

但周蒼松卻是嘿嘿一笑，跟著又是一刀揮過，險些將杜之嚴劈成兩半冷笑著。

「你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還有心思操心別人阿…修真界弱肉強食，修為不夠，運氣不好，只能怪自己而已，又有甚麼報應好談…」

「的確，弱肉強食，修為不夠，運氣不好，只能夠怪自己…只是，這報應，不該由上天安排，而是自己爭取！」

周蒼松話未說完，一個冷漠中帶著複雜情緒的聲音從那人口中傳出，同時原本抱著興奮神情包夾過去的鬼屍門男修，卻一臉詫異的盯著自己胸前的一道焦黑掌印。

那掌印上還帶著雷光褶褶，但那鬼屍門男修卻再也無法去欣賞，全身筋脈盡碎，已經氣絕身亡。

1. 練氣十層

練氣十層，是一種只存在於傳說的一個境界，雖說理論上遠古時代的修士應該達到過，否則古籍上不會記載，但在近數萬年間的修真界中，誰也不曾聽過有人達到。

而更多人的推測是，練氣十層以上的這段路，因為不合天道，所以在上古時被降下了天罰，從此斷絕在了人間。

此後，修行之人，在達到練氣九層之後，如能成就練氣大圓滿，以自身之力，或藉由丹藥突破，便可成為築基修士，從而一躍而起，在練氣修士中脫穎而出。

而李龍飛因緣際會下走上半步練氣十層，雖說實力相對的提升很多，但卻也因此有些後果難料。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沒人指點，他不知道究竟該如何突破，只依著自己的想法，服用大量的丹藥，補充生機，慢慢試圖衝破那個界限。

而這方法，因其體內氣海那盞奇異的燭火關係，的確在最後成功讓他突破了多少年來未曾有人到達的瓶頸，來到練氣十層境界！

但在進入練氣十層之後，李龍飛卻突然發現自己體內的靈氣像被外界隔絕，再也無法吸收天地間的靈氣。

如果只是這樣那還算好，更糟的是，在踏入練氣十層的那瞬間，李龍飛感覺到一股天地間的惡意，生生地要將自己的意識給抹滅掉。

好在千鈞一髮之際，李龍飛靈機一動，將靈識全力注入那玉鐲之中，使得那玉鐲發揮出淡淡光輝，保住了李龍飛的一絲靈識。

但那惡意，仍是讓李龍飛大部份的靈識破滅，使其陷入了一種失魂狀態，無法自醒。

本來，靈識受損在吸收天地靈氣調養之後，應該能慢慢恢復才對，但李龍飛踏入了練氣十層，被天地間的靈氣排斥，不再能夠吸收，因此這靈識遲遲沒能恢復，在這山洞之中始終昏迷不醒。

如果這樣持續下去，最終是否能夠轉醒，亦或是壽終正寢，實在難料，但周蒼松等人意外闖入這裡，更以爪勁擊中洞穴。

雖說那爪勁不強，但一進入洞穴內，恰好擊中李龍飛，更是被其身體吸收，使得靈識因此恢復一絲，從而甦醒。

這等巧合，可以說是偶然，更可以說是奇蹟，只是李龍飛在第一時間出關後，神智因為靈識沒有完全恢復，還有了一些迷惘。

然而當周蒼松提到刀仙宗三個字後，李龍飛腦中一個激靈，許多事情迅速回想了起來，之後那鬼屍門的兩人又夾殺過去，本能的，他體內的靈氣跟戰鬥能力迅速對應，同時也將李龍飛的靈識修復了大半。

畢竟在達到練氣十層後，李龍飛的恢復力，比起練氣大圓滿不知道多了好幾倍，使得他肉身之力達到一種恐怖的程度，近乎生生不息，非築基難以擊滅。

這也讓那鬼屍門的男修，雖然一爪擊中李龍飛胸前，但也換來對方滅絕一掌，直到死前，他依舊無法相信，眼前這個看起來只有練氣五六層的修士，竟然能一擊就將練氣七層的自己給就此擊殺。

鬼師門另外那名女修，見到自己師兄被一擊斃命，心下駭然的同時，卻也升起一股滔天怒火。

那師兄跟她素來相好，雖然沒有公開名份，但私下早已互許終身，此時痛失愛侶，讓她不顧一切，也要施展禁術殺敵。

「我要你死！」她發出了一聲淒厲地尖叫，跟從儲物袋中掏出一口棺槨，咬舌噴出一口鮮血，整個人頓時老了十幾歲的樣子，跟著那口鮮血灑在棺木之上，轟一聲一隻青面獠牙的殭屍飛撲而出，身上修為更赫然達到了練氣九層。

李龍飛仍是有些恍然，但他隨手扔出一面小旗，疾射而出，迎風見長，瞬間變成了三丈高的大小，跟著兩隻青鬼氣勢不凡地從旗內飛出，碰碰碰地就跟那殭屍打了起來。

那周蒼松此時心下叫苦，腦中籌劃百轉千迴。

他可沒有像那鬼屍門女修一樣失去理智。

李龍飛一擊擊殺鬼屍門男修還好解釋，可以認為是對方一時大意，中了殺招；但後面那女修招喚出練氣九層的殭屍，別說是杜之嚴，便是自己，也不見得能輕易抵擋下來。

但對方隨手一揮，便招喚出兩隻青鬼與之抗衡，神情還如此輕鬆，如果只是這樣那也就罷了，就怕對方還許多殺手鐗。

想到這裡，周蒼松有些想要離去，他為人一向謹慎，沒把握的事不會輕易出手，否則自己一個人偷襲杜之嚴也可以取勝，何必再帶兩個鬼屍門的人同行。

但他為了佈這局費了一番功夫，更是找來了鬼屍門的人幫忙，如果就這樣離去，不但不捨，更會惹上許多麻煩，無奈之下，他把心一橫，又是一道刀氣揮向杜之嚴，咬牙說道。

「楊師姐，那人就交給妳處理，我先將這杜之嚴給殺掉，回頭再去幫妳！」

周蒼松嘴上開口這樣說，心下卻打定了主意，只要殺了杜之嚴，帶上他的人頭，立馬離去，想來那人方才轉身有意離開，也不會特意阻止。

杜之嚴聽到周蒼松的話語，明白對方念頭，他此刻已無力自保，情急之下衝著李龍飛大喊。

「道友救我，我乃赤劍宗的弟子，如果道友能救我一命，待我回宗之後，肯定請師長報以重禮！」

李龍飛原本的確如周蒼松所想，不願惹事，這並非他冷血，實在是他剛踏入練氣十層，修為還不是很穩定，加上有許多事沒有弄清楚，與人交手風險頗大。

更何況，他正被人追殺，這裡又是自在道的勢力範圍，在沒弄清楚對方是誰之前，眼前四人對自己來說誰是敵誰是友，委實難以說清。

方才那鬼屍門的男修，要不是有心殺己，李龍飛也不願出手擊殺，眼下另外那兩人的恩怨對他來說，實在是不該輕易介入。

不過杜之嚴那句赤劍宗弟子一出，頓時讓他腦中浮現兩個身影，他默然一會之後，一拍儲物袋，兩柄飛劍射出，擋下了周蒼松逼近杜之嚴的一股刀氣。

「此人，我今日先帶走，你們的恩怨，他日再自行了結！」李龍飛架起杜之嚴，朝著周蒼松看了一眼後說道。

周蒼松心中一凜，方才他那道刀氣，雖然因為顧慮李龍飛沒有使出全力，但也非普通練氣七層以下所能擋得住的。

但李龍飛憑著兩柄普通的飛劍，就能輕鬆接下，而且沒有損毀，不論是在修為上或是靈氣的掌控上看起來都比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

想到這，他的怯意又多了些。

也就在這時，那鬼屍門的女修，因為所控的殭屍始終無法突破那兩個青鬼的圍攻，仰天發出了一聲慘嚎。

慘嚎中，她赫然用力一拍自己額頭，頓時腦漿迸裂，白色的腦髓與紅色的鮮血混在一起噴向那具殭屍，跟著一縷怨魂從她身上飄出，被一同吸了進去。

「生魂絕屍！她竟然不顧生死使用鬼屍門的秘術之一！」杜之嚴見到那女修的舉動，無法置信地臉色懼變。

他原本自寸若不是被暗算在先，加上對方三人圍攻自己一個，自己肯定能一一擊倒對方，但此時見到這女修使出的生魂絕屍，才明白就算是一對一，恐怕自己也是佔不到上風。

「好一個烈女…鬼屍門中，也是有人有情有義的…」李龍飛卻是深吸一口氣，對那女修升起了一絲佩服。

轉眼之間，隨著那殭屍吸收了鮮血腦漿和怨魂，一股練氣大圓滿的氣息從它身上散了開來，更是隱隱超過尋常的練氣大圓滿許多，就連周蒼松，也在這股威壓下全身毛髮都像尖叫似地想要逃走。

那殭屍狂吼一聲，原本與之交纏的兩隻青鬼，頓時雙雙抖擻，往後一讓退了開來，似乎有所不敵，更是本能的畏懼對方。

「練氣大圓滿嗎…」李龍飛看著那沒了青鬼阻礙，而迎面撲來的殭屍，想起當初對上刀仙宗的弟子謝風淮。

雖然同樣是練氣大圓滿，但這殭屍卻是更甚一籌，隱隱有半步築基的氣勢。

尤其它銅皮鐵骨，更是不怕傷痛，尋常練氣大圓滿修士遇上了，怕也是很難對敵。

但李龍飛臉色不改，先是左手一揮，將那兩隻青鬼與青羅旗收了起來，跟著右手手掌一翻，掌中雷勁迅速寧聚，在那殭屍近身之際，閃身一擊，頓時一股驚人的雷光爆開，比起先前幾次都激烈無比，將那殭屍給極得吱吱作響，更是發出陣陣焦味。

那殭屍吃痛，狂吼一聲想要反擊，但李龍飛飛快地繞到他的身後，跟著又是一掌接一掌的轟雷術擊在他身上，完全不給對方機會。

雷火之術本就是邪物的天敵，此時不斷轟擊在那殭屍身上，其身上的邪穢之氣漸漸被驅散開來，加上李龍飛肉體的力量非凡，那殭屍哪怕再怎麼銅皮鐵骨，在這樣的連環電擊之下，最終也只能成了全身焦碳，再也無力站了起來。

1. 靈仙蟲芝

那杜之嚴被李龍飛架著，原本還驚慌地想要掙脫退後，但此時見那殭屍被李龍飛輕易地打倒，頓時目瞪口呆，驚得說不出話來。

但比起他，一旁的周蒼松才真的是要嚇都心都要停了。

此時他只覺得眼前一片黑，心中不斷罵道剛剛那兩名鬼屍門的男女，方才沒事讓李龍飛離開就好了，為何要招惹這樣一個煞星，更惹得自己命都沒了。

眼下只剩自己，周蒼松是逃也不是，不逃也不是，他雙腳顫抖，再無任何想法，恭恭敬敬雙手一拜顫聲說。

「前…前輩饒命…晚輩的有眼不識泰山，還請前輩見諒。」

李龍飛倒是沒甚麼殺機，他此時在心中只是感嘆，當初自己費盡工夫才有驚無險擊殺謝風淮，如今對上這殭屍，卻是舉手之間就能將它擊敗，看來自己的的確確是變強了。

如果再遇到那刀仙宗的築基天驕，不知道以自己現在練氣十層的實力，是否能跟對方鬥個旗鼓相當呢？

想到這，李龍飛心中隱隱出現一股躍躍欲試的念頭，隨著那念頭的掀起，他的修為也不自覺散開。

感受到李龍飛身上散發出的澎湃修為，周蒼松心中更是懊悔不已。

「築…築基，這修為已經超過了練氣大圓滿…肯定是築基修士…」

這樣的修為，周蒼松只在自己門內築基修士以上感受過，這讓他更連最後一絲僥倖想逃的念頭都打消了。

「該死的，鬼屍門那兩人死就死了，為甚麼要惹上一個築基修士…」

想到這，周蒼松哭喪著臉，跪了下去，連滾帶爬，抓著李龍飛的腳磕著頭，嘴裡還不斷地說著。

「前…前輩饒命…晚輩真的不是有意冒犯的…請前輩高抬貴手阿…」

一旁被架著的杜之嚴眼神中閃過一絲戾氣，一咬牙，趁著周蒼松磕頭時後，右手狠狠一指，凝聚他此時所僅有的最後力氣，一道劍風頓時貫穿對方後腦門，周蒼松連慘叫的時間都沒，便悶哼一聲，軟了下來。

「你！」李龍飛這才驚覺杜之嚴的舉動，皺起眉頭，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杜之嚴感受到李龍飛的怒意，低下頭來，不敢面對李龍飛的目光，顫聲說道，

「道友…恩公…恩公息怒…恩公有所不知，這裡是鬼屍門跟刀仙宗的勢力範圍，別說恩公剛剛救下了我，光是恩公所殺的那兩人，皆是鬼屍門弟子，若是放了這賤人活命，肯定會引來不少追兵…到時後，到時後怕是會更加危險…」

「就算如此…你藉我的威勢，殺了此人，也是事實…李某本意便要救你離去，但你如此利用我，我又怎能再幫你！」

李龍飛雖知對方所言不假，但一想到自己被人利用，加上赤劍宗在自在道被攻打之時並無伸出援手，不由得對原本杜之嚴所產生的一絲好感全都散去。

此時心中既有不滿，當下便鬆開對杜之嚴的撐扶，跨步準備獨自離去。

杜之嚴見李龍飛要離去，雖然追殺自己的這三人都已死，但自己身受重傷，又深入險境，當下急道。

「恩公！恩公留步！」

李龍飛不理不睬，正打算要往前急馳時，杜之嚴喊道，

「恩公請聽我一言，如果此言說完，恩公仍執意要走，那杜某也不再強留，只是恩公救命大恩，杜某不能忘記，如果僥倖活著回赤劍宗，他日必當回報！」

聽到這話，李龍飛腳下一頓，有些放緩，杜之嚴見狀忙大喜說道。

「恩公本已對杜某有救命之恩，杜某不該再要求些甚麼，但此地離赤劍宗實在太遠，杜某只求恩公能帶杜某離開刀仙宗的勢力範圍，讓杜某有機會找到同門求助，只要恩公答應，不論事成與否，杜某願以一珠靈仙蟲芝送給恩公，以報救命之恩。」

李龍飛一聽，心中翻起不小的波動，不由得有些遲疑了起來。

這靈仙蟲芝他在當初在梵天石內的涼亭第一試練獎勵中曾有看過，那時白龍亦有勸過他拿這出去，並說明其功用。

「這靈仙蟲芝乃真正天地靈氣精華之草木，結丹之下，服用一小片便能治療許多重傷，一旦整株服下，甚至能讓自己修為在短時間內提升一小階，練氣中期至練氣後期，築基初期至築基中期，堪稱奪天地造化之物。」

「可惜這靈仙蟲芝不論吃小片還整株，一生最多服用五次，超過五次，其內潛藏毒性累積爆發之下，必死無疑…」

當初白龍的話猶言在耳，此時李龍飛聽到靈仙蟲芝的名字，忍不住怦然心動。

「不管是要報仇要變強，治療跟殺手鐧都是必要的…如果當初有靈仙蟲芝的話，楚若梅也許也不用慘死…」

想到這楚若梅，李龍飛心中不由得又感傷了起來。

他轉頭看向杜之嚴，目中的怒意雖減了不少，但仍是不信任說道，

「如果你有靈仙蟲芝的話，早就拿出來服用了，怎會拖到現在，你這不是擺明騙我？」

「不不不，恩公我沒騙你，我的確能拿出靈仙蟲芝。」杜之嚴連忙解釋著，

「只是，這靈仙蟲芝不在我身上，而是在這周蒼松的儲物袋中，我正是為了這靈草，才千里迢迢來這險地與之交易，想不到卻中了埋伏！」

「倘若恩公不信，請馬上打開這周蒼松的儲物袋，便可知曉。」

聽到杜之嚴這樣說，李龍飛雖有些不信，還是伸手向地上一抓，頓時周蒼松及其他兩名鬼屍門弟子的儲物袋飛入他的手上。

李龍飛打開一看，周蒼松儲物袋裡頭除了一些法器靈石，幾柄寶刀之外，更有幾株草藥放置在內，其中一株一呎多高的靈草，散發出淡淡靈光，更是隱隱透著沁涼的冰寒，掏出之後，便讓杜之嚴眼睛充血紅了起來。

「這就是你說的靈仙蟲芝？」李龍飛拿著那靈草，口氣有些嚴峻，冷冷地問著杜之嚴。

這靈草雖然看起來不凡，但跟他當初看到的靈仙蟲芝卻仍是差了許多，更是感受不到相似的波動，讓他忍不住又火了起來。

杜之嚴深吸一口氣，收回看向那靈草的目光，恭恭敬敬地從懷中掏出一尾小蟲說，

「恩公別心急，這株草藥並非靈仙蟲草，但卻是產生靈仙蟲芝重要的草藥之一。」

「實不相瞞，那靈仙蟲草並非一種天地間自然的草木，而是我手中這尾『赤目蠶』所特化的一種半蟲半草靈藥。」

李龍飛看向那小蟲，只見牠攀在杜之嚴掌中，赤目白首，抬起頭來似乎感應到了甚麼，正在四處張望。

「這赤目蠶乃我赤劍宗所獨養的一種藥蟲，珍貴無比，我亦是花盡心力，才從宗門內得到一隻飼養。」

「這蟲平日啃食天炎花的葉片為生，如能長成三寸長，便可拿來下藥，是許多高階丹藥的必要藥引之一，即使是本派宗門內，亦難以取得。」杜之嚴見李龍飛產生興趣，忙繼續說道，

「然而鮮少人知，這赤目蠶，亦會啃食一叫冰業草的葉片，而且一旦啃食之後，非冰業草的葉片不再入口。」

「而如果能持續以冰業草飼養，七七四十九天之後，赤目蠶便會蛻去赤目，轉為『無目蠶』，並開始吐絲，纏結成蛹，此時，以特殊法門摧化，便可將其轉為半蟲半草的靈藥，便是靈仙蟲草，其藥效驚人，更有起死回生的功用！」

「而恩公手上所拿的，正是胭脂山附近難得一見的冰業草，我也正因為這草，才冒險來這地方…」

李龍飛聽完，有些半信半疑，將那冰業草往那赤目蠶方向一靠，只見杜之嚴使中的那赤目蠶像是聞到了甚麼誘餌，身子猛地一伸，竟拉長了半寸，往冰業草方向攀去。

杜之嚴也是雙眼發亮，順勢將赤目蠶放到了冰業草上，那赤目蠶一靠到了冰業草的葉上之後，便低頭猛啃了起來，不半會，便將所站立的葉子吞蝕了大半。

好在冰業草葉子眾多，就算這般啃蝕下去，一時三刻也不是甚麼問題，但如果要維持七七四十九天，恐怕還是以些略為不足。

看到這，李龍飛又向杜之嚴望去，後者連忙繼續解釋。

「如恩公所見，這冰業草現在的確不夠赤目蠶吃七七四十九天，但透過藥師一脈的摧化法門，將其摧發生長，便可以確保赤目蠶有足夠的葉子可吃…而這摧化之法，尋常的藥師都會使用，我在赤劍宗中內更認識有不少高階藥師，只要恩公能來赤劍宗一陣子，我定可保證能讓這赤目蠶吃上七七十四九天，而那特殊法門也無需擔心，因為我早已有所準備，不信恩公可以查看！」

說完，杜之嚴忙從懷中掏出一枚玉簡。

李龍飛靈識掃過那玉簡，上面的確記載著怎麼樣將吃過冰業草的赤目蠶摧化為靈仙蟲芝的法門，更是說明了整個詳細過程。

看完了那玉簡，李龍飛也不是笨蛋，知道對方這麼處心積慮的用意，淡淡說著，

「說到底…你都是希望我保護你回赤劍宗一脈是吧…」

杜之嚴沒有否認，只是低著頭等著李龍飛的答覆。

李龍飛沉默了一會，雖然赤劍宗對自己沒甚麼恩怨，更有曾經把酒言歡過的兩位故人，但在這四宗之戰之中，自己出生自在道，加上跟刀仙宗的恩怨，去到那，不知道會有甚麼樣的風險。

「行！我就送你一趟，但事成之後如果到時後你反悔，休怪我無情！」不過想到了最後，他仍是一咬牙，答應了杜之嚴。

「恩公我怎敢呢！」杜之嚴一聽，臉上忙堆滿笑容。

「走吧！」李龍飛伸手一搭，扶著杜之嚴，頓時在林內快速的往赤劍宗的方向離去。

1. 赤劍宗

胭脂山脈西側，一座高聳斗峭的山峰，萬丈大小，有如一把長劍，沒入雲端。

那長劍似的山峰旁，五座較矮的山頭環繞，各有高低，雖是較矮，但也都有好幾千丈高，幅員遼闊，更像人的五根手指，形成一個大掌，將那長劍一扔，直指蒼天，看起來頗為驚人。

如果再靠近細看那座主峰，可以看到在那佈滿青蒼的樹林之下，其基底卻是一片赤紅的泥土，使人遠遠一望，便覺得那是一把巨大的赤劍，而揮舞著那赤劍的巨掌，同樣也是赤紅一片。

這六座山峰，正是赤劍宗的山門，也是胭脂山西脈一帶，僅次於胭脂門跟東武門，最為強大的仙門之一。

而如今，其第五座山頭內，一座乾淨整潔的道觀中，一名女修正閉目修行，旁邊一鼎紫檀，淡淡散著混著藥香的靈氣，維持著她體內靈氣的一定多寡。

突然間，從那赤紅主峰頂頭，雲端之上，一陣巨大的鐘聲鳴動傳來，聲音響徹半空，更有一個洪亮不帶感情的聲音擴散到赤劍六峰之上。

「第四次會戰，三日後展開，此戰以少澤一脈，商陽一脈，作為主力，中衝一脈，關衝一脈，作為輔軍，少商一脈，赤劍一脈，留守山門，所有人等，即刻開始準備，違令者罰，逃離者斬，即刻生效！」

頓時六座山脈之上，無數洞府內，個個修士都升起滔天戰意，戰意匯聚，好似六把利劍，衝天而起，要劃破虛空，要斬斷阻礙在前面的敵人。

那女修也被這鐘聲打斷了修行，張開了眼，嘆口氣站起身來，一雙靈動的大眼遙望另一座山脈，喃喃說道，

「這次主戰的是少澤一脈…少商一脈留守嗎？…唐斐師兄…希望你這次也能平安無事回來…」

跟著，她轉身挑望另一處遠方，眼神飄渺，朱唇輕動，似乎要說些甚麼，最終卻是咬唇不語，遲遲沒有轉頭。

在她心中，有一句從未說出來的話，這幾年，始終放在心上。

『當年一別之後，隔那麼久了…你過得還好嗎…那場叛亂，你又是否有被捲入其中呢…？』

這絕美動人的女子，正是當年在大都與李龍飛有一面之緣，之後更是約好要再相見的黃襄。

當年她與李龍飛分開之後，隨著唐斐辦完了事，回到赤劍宗，一轉眼，就是數年過去。

這幾年來，她的年歲漸長，修為日增，心中卻始終沒有忘記那個有點遲鈍，又有點意外大膽的少年身影。

而她的容顏，隨著年紀，也慢慢的如盛開的花朵一般，綻放出嬌豔美麗的光彩。

更因其體內天生的單一水靈根，讓她即使不特別施展媚術，也惹來赤劍宗內許多男修的追求，甚至連其師兄唐斐，也慢慢的都對她有那麼一絲的好感跟特別。

只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她雖欣欣然，心底深處卻仍忍不住想起李龍飛，甚至在每次遇到追求者時，下意識拿對方跟李龍飛來比較。

當年的一面之緣，不知為何，在她心中深深刻下了痕跡，更因為時間的烘焙，成了最美好的回憶，使她遲遲割捨不下。

而黃襄原本也有考慮過去自在道找對方，但當時她正值修行的緊要關頭，閉關半年以求突破，等到成功突破到了練氣九層後，卻又聽聞自在道已經淪陷，成了刀仙宗的附傭的消息。

這消息一出，讓黃襄想要馬上去找尋對方，但同時間，赤劍宗卻也下令開始備戰，更是在宗門與鬼屍門間佈下了龐大的結界陣法，使得她不得將念頭再次延後。

就這樣，隨著赤鬼兩方氣氛更加對峙，彼此間的零星紛爭也時有耳聞後，宗門內終於下令，非有必要，不得隨意踏入對方範圍之內。

於此，黃襄無奈之下，只得先以大局為重，隨著眾師兄弟等一同等待出戰的時刻到來。

然後，在半年多前，赤劍宗率先跟鬼屍門宣起了戰爭，之後更是爆發了三場大會戰及無數場小戰役。

這三場會戰，黃襄所在一脈，參與了其中兩次，雙方死傷的人數甚多，就連她自己也在第三次會戰受到重創，甚至差一點就淪落隕歿的兇險！

好在後來其師傅及時搶救，將她從敵人面前給帶了回來，但至今，黃襄胸口仍有一道淡淡的爪痕揮抹不去，更因此遲遲無法突破練氣九層，達到練氣大圓滿的境界。

想到這，黃襄又嘆了口氣，她明白，這第四次會戰，規模只會更加龐大，可以想見，只要哪一方損失過於慘重，令一方必定趁機攻取山門，做更進一步的壓制。

她心中對於彼此的傷亡有所不忍，但自己卻是如大海中的浮萍，身不由己。

「修仙，不就為了長生嗎…為何總要，打打殺殺呢？」黃襄的心中常常如此思考著。

另一方面，李龍飛那邊，在伴著杜之嚴一路往赤劍宗前進，幾天之後，杜之嚴的修為已經恢復三成，兩人的速度更是快上許多。

只是也在這個時後，李龍飛察覺到身後有追兵跟來的氣息，而且還不只一道氣息。

「恩公…我們是否要先躲一下…」杜之嚴雖然沒能感受到追兵的氣息，但從李龍飛的表情，也察覺到一些端倪。

「無妨。」換作過去，李龍飛或許會有些顧忌跟擔心，但在經歷那自在道那場逃亡之後，他似乎漸漸習慣了這種被人追殺的情況。

「更何況，這些人修為最高也只有練氣九層而已，還不需要為了他們躲起來，反而擔擱了接下來的行程！」李龍飛眼神閃過一絲之前少有的果斷，毅然絕然地繼續往前奔走。

杜之嚴雖然有些不安，但看到李龍飛這般堅定的神情，也只好繼續往前趕路。

再過了一天之後，那身後幾名追兵之中，突然加入了三名練氣大圓滿的修士，踏著一片巨大的褐色葉子，以無限接近築基的速度滑行，追上了李龍飛，來到兩人的身後。

其中一人，前額一道葉子印記，整個人渾身繞著一股綠光，神情中透著一股傲然跟不屑，站在另外兩人身後。

「兀那二人，停步，此地乃葉府所轄，爾等既過，該當停下接受盤查！」其中一人嘴裡呼喊的同時，另外一人，手中掐訣，頓時一股黑風出現，捲動四週的葉子，使之有如刀片般銳利朝李龍飛那呼嘯奔來。

李龍飛冷哼一聲，他本就不願停留，此時更是回首一掌，頓時一道雷霆轟鳴而出，有如憑空打了一道閃電，朝著那股黑風擊去。

兩方術法交撞，砰砰之聲震耳，那黑風捲動的葉子紛紛落下，但李龍飛的雷霆也發出滋滋聲響，化為虛無。

「練氣大圓滿！」那額頭有葉子印記之人見狀，深吸一口氣，神色轉為凝重，卻是沒有畏懼，而是往前邁出一步，盯著李龍飛。

「在下刀仙宗外宗四大家族葉家長子葉無垠，奉刀仙宗之命鎮守此處，道友如非做了虧心事，請留下說明，以免彼此有所誤會！」他目光如電，冷冷開口，雖認定李龍飛是練氣大圓滿，但他自己也是練氣大圓滿，甚至無限接近築基，因此毫無半點畏懼。

李龍飛仍舊沒有答話，冷冷看了身後三人一眼，接著拿出青羅旗一揮，頓時一股青煙加持，讓李龍飛跟杜之嚴奔跑的速度更加快速。

這是李龍飛在研究許久之後發現青羅旗的另一個效用，只是這加持十分耗費靈氣，所以不到最後關頭，李龍飛不願輕易使用。

此時用出來，一方面是想擺脫對方，一方面表示自己有不輸給對方的葉子法器。

卻見那葉無垠眼神中露出貪婪，心中怦然心動，原本只是想奉命盤查，此時卻動了殺人奪寶之心。

畢竟他深知此種能加速的法器，即便在刀仙宗也沒有多少築基以下修士擁有，自己腳下的葉子，若不是因公出巡，葉家也不會隨便給自己使用，如果能殺了眼前之人，那麼以後就不用再如此大費周章跟長輩們借用了。

想到這裡，葉無垠腳下一踏，旁邊兩人明白他的意思，也是跟著一跺腳，三人將靈氣慣入，頓時那葉子加快速度，往前呼呼作響飛去。

「找死！」李龍飛看到對方目中的貪婪，心中寒意漸多。

他雖修為比對方高上許多，但本性仍不願多造殺業，只是對方都已明白他的實力了，卻仍緊咬不放，讓他不由得起了殺意。

此時他任由青煙捲著杜之嚴往前飛奔，自己卻是身子一頓，往後一指，立刻儲物袋中，幾把從周蒼松那得來的寶刀法器往後一斬，刀氣往葉無垠三人奔去。

葉無垠眼神一縮，右手用力一拍儲物袋，當下一個金色的葉子出現，迎風見長，直接化作一把大扇，往過來的其中一把寶刀撞在一起，掀起了劇烈的波動。

而另外兩人則是神色駭然間紛紛掏出了法器，碰碰碰幾聲巨響迴蕩在兩人面前，跟著紛紛退了幾步噴出一口鮮血，眼神中露出了驚恐。

那幾把寶刀在李龍飛的操控下毫髮無傷，轉眼飛回後往葉無垠那一起飛去。

葉無垠心中危機意識大作，不敢再做保留，猛地一拍自己額頭，那葉痕閃過一絲綠芒，一道虛幻巨大的綠葉幻化出來，將三人連同那葉子緊緊包住，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保護罩在外頭。

碰碰碰的聲音再度響起，這一次，那幾把寶刀承受不住這樣的衝擊，紛紛碎了開來，但那巨大的綠葉也失去光芒，消散開來，只留下其內驚魂未定的三人。

「可惜…這幾把寶刀並不是太好，若是能像那刀仙宗白虎天驕呂冥的寶刀一樣，那綠葉護芒肯定阻擋不了…」李龍飛神情中露出一絲惋惜，跟著瞪了三人一眼。

「最後警告，如果再追來…」話未說完，李龍飛已經化作一道長虹，追上杜之嚴一同離去。

葉無垠不敢再追，只是狠狠盯著李龍飛離去的地方，他額頭上的葉痕淡了許多，好像損耗了不少。

他對李龍飛的面孔沒有印象，但對方輕描淡寫之間，就逼得自己不得不使出保命秘招，想起來仍是一片冷汗。

「此人究竟是誰？為何有本宗的寶刀卻又不曾見過…？」葉無垠思索之際，後方追兵最前頭的一人，正好飛奔而至。

打聽之下，葉無垠倒吸一口冷氣。

「殺鬼屍門兩名弟子，跟本宗的周蒼松師弟？看樣子不像是赤劍宗跟靈崇觀之人，他究竟是何方修士？」

「少主…看他衣著…莫非他是前幾個月，本宗長老，枯草道人下令追緝令之人，李龍飛？」葉無垠身旁其中一人說道。

葉無垠一聽，右手立即伸出儲物袋內，再抬起時，手中已經握著一枚玉簡，這是宗內發給所有弟子的傳令，其中便有記載的追殺李龍飛的命令即他的長相。

這事本來已經過了大半年，葉無垠都忘得差不多了，此時靈識掃過，腦中立即出現一幅畫面，那畫面中的身影，正是方才出手震懾自己的李龍飛。

「居然是他！」葉無垠眼中燃起一片火熱，他本來已經放棄追查，要將此事回報而已，但現在知道是李龍飛，一想到那追緝令中懸賞的獎勵是築基丹，頓時說甚麼也要追補下去。

「我修為停在練氣大圓滿已經許久，只要能得到這築基丹，雖不能說是一定就能築基，但我至少有五成把握，可以衝擊築基境，從而突破修為，成為築基。到時，以我的修為跟身份，定能將我葉家帶往另一個高峰…」

葉無垠舔了舔嘴角，兩眼死命地望向李龍飛奔離的方向。

1. 死局

樹林裡，李龍飛帶著杜之嚴，飛快的往前疾奔著。

杜之嚴的修為已經恢復了五成，雖然打鬥起來仍是不利，但在逃跑上，已經沒甚麼大礙。

此時兩人身外捲著青羅旗的青煙，以遠遠超過尋常練氣大圓滿的速度往前奔跑著。

只是在他們身後，一片巨大的葉子，以及其上的六七人，卻仍是緊緊追著不放，偶爾還轟來幾道術法，試圖阻礙兩人速度。

「該死的，他們還不肯放棄…」杜之嚴咬牙切齒說道，方才不久前，李龍飛才又出手將一張擊來的道符給打落，卻也因此又停了一會。

李龍飛也是心煩意燥，有些後悔三天前沒直接將那葉無垠直接斬殺，此時讓他跟後方的追兵匯合，即使自己仍有信心可以將其全滅，但卻得花上一段時間。

而他有一種直覺，這耽擱的一段時間，正是對方所想要的，是以雖然靈氣消耗頗大，李龍飛仍是不斷地施展著青羅旗，片刻都沒有停留。

但這花費的靈氣之大，以他練氣十層的境界，也有些來不及恢復，好在先前周蒼松等人儲物袋內，有不少補充靈氣的丹藥，此時不斷補充之下，一時還沒甚麼大礙。

「恩公…再過兩天，我們就能到赤劍宗外圍勢力範圍，屆時他們若敢再追，肯定有得他們受的。」杜之嚴看李龍飛面色鐵青，心知自己拖累了他，更擔心被拋下不管，忙開口說道。

李龍飛恩了一聲，沒有答話，只是又拿起了一顆丹藥吞下。

後方的葉無垠等人，心中也是焦急萬分，這巨大葉子乃是葉家至寶之一，雖然不像李龍飛的青羅旗那樣對靈氣的消耗頗大，但這麼多人乘坐，也需要一定的消耗。

此時葉無垠幾人，已經花費許多靈石，卻始終不敢太過靠近，只能眼睜睜瞧著對方快到邊界，卻又拿他沒有辦法。

「少主，這樣下去，兀那二人就要到赤劍宗的範圍了，咱們豈不是到時後瞎打忙了？」葉無垠身邊那個渾漢有些焦急著說。

「放心，我爹爹就快來了…」葉無垠也是雙眼發紅，心中無限渴望援軍到來。

他在第一天遇到李龍飛後，就以玉簡傳音回葉家請求支援了，如今算算三天已過，自己爹爹應該已經快到了才是。

那葉無垠的爹爹葉全是葉家這一代當家族長，同時也是葉無垠最大的靠山，修為已達到築基初期顛峰，若不是因為身為外宗族長，早踏入刀仙宗的內門弟子之一。

很快的，時間又過了一天，李龍飛兩人終於看到遠方天際處，出現了一柄赤紅色的通天大劍。

精準的說，那不是一把劍，而是像赤劍宗的山門一樣，是一座小山，只是它山上沒有任何植被，光禿禿的，配合那紅色土壤，就有如一把赤劍豎立在那裡。

「恩公，過了那把大劍，就是赤劍宗的範圍了！其內不遠，便有赤劍宗的人駐守在那，我就不信，後面那幾人敢過那條界線繼續追來…」杜之嚴狂喜，深吸一口氣，打起精神興奮說道。

但他話未說完，李龍飛已心念一動，將杜之嚴往旁邊一推，一道龐大的刀氣險之又險地從兩人之中劃過，跟著延伸數里，轟隆隆斬斷無數樹木之後這才停了下來。

杜之嚴見到地上的刀痕入土三尺，驚嚇萬分，腦中嗡地一聲巨響，臉色蒼白地看向前方。

只見四周半空不知何時，已經來了三男一女，其中兩人是練氣大圓滿，而另外兩名築基修士中當首一人，粗眉髯鬍，一把木柄大刀握在手中，身上氣勢之強，比起當日李龍飛所遇到的刀仙宗白虎天驕還要更甚一籌，正是葉無垠的父親，葉全。

他立在半空，不怒自威地看著底下兩人，眼中滿是精芒，而另一名築基修士，則為白髮蒼蒼的老者，與那粗眉修士跟葉無垠有些貌似，只是年老許多，但一身修為雖不及那粗眉修士，卻更為渾厚，顯然不知道已經築基多久了。

「果然有些本領，難怪能連殺我宗那麼多人，還惹得枯木長老親自下令懸賞！」葉全隨手將那木柄大刀一放，渾身一股霸氣自然而然地擴散開來。

而剩下的兩人，那女修拿著一把紙傘，其傘面玲瓏剔透，一股奇特氣息散開，讓四人隱隱像是融入景色當中，正是靠著這把傘，葉全等四人才能在不知不覺中繞到李龍飛的前方。

最後那名男修，拿著一顆晶球，此時用力一捏，隨著晶球破裂，頓時方圓十里內被一股結界籠罩，雖然這無法阻止李龍飛兩人逃跑，但只要在這範圍內，李龍飛兩人的行蹤便無可遁逃。

李龍飛臉色沉了下來，揮手將自己跟杜之嚴身上的青煙收回青羅旗當中，卻是下定決心分別逃走。

如果只有一名築基修士，李龍飛還有自信可以短時間逃出這裡，但對方顯然勢在必得，直接來了兩個築基修士包圍，即使他已經到了練氣十層，仍沒有把握可以平安離開這裡。。

而這也是早前他跟杜之嚴講好的約定，在必要情況下，兩人只得各自逃跑，在赤劍宗再碰面。

同一時間，葉無垠等人從後面追了上來，見到了葉全跟那老者，葉無垠興奮地叫著，「爹爹，爺爺！」

趁著葉無垠呼喊的這一刻，李龍飛朝杜之嚴望了一眼，跟著兩人很有默契地一左一右，分別逃離開來。

葉無垠見狀，心中一急，連忙高呼一聲，帶著身後眾人衝上前要去阻止李龍飛逃跑。

「垠兒停步！」便在此時，那老者眉頭一抬，高聲喝令想要阻止，但李龍飛已經雙手一揮，一道蓄積已久的雷霆以千軍萬馬之勢朝著葉無垠奔騰而去。

「哼！」那老者顧不得李龍飛，身形一晃，來到葉無垠面前，右手往前一指，頓時在葉無垠前方地上的落葉盤旋而起，有如狂風暴雨一般，與那雷霆碰撞在一起，掀起陣陣雷光刀氣，保住了被嚇得臉色蒼白的葉無垠。

但他身後的眾人，可就沒那麼幸運，那些電流氣勁，雖是散落開來，卻沒有消散，而是往葉無垠身後流竄，頓時慘叫聲起，幾名修為較弱的修士頓時被擊成重傷。

而李龍飛趁這一亂，抓準了時機，化作一道長虹就要逃離這包圍死局。

只是葉全那裡自始自終都沒有把目光離開他的身上，此時見李龍飛就要逃出，木柄大刀一揮，一股壓倒性的刀氣朝李龍飛身後疾奔而來，如果李龍飛不顧一切繼續前行，定會被這刀氣追上，到時不死也成重傷。

不得已，李龍飛回身雙掌一檔，喀嚓一陣骨頭聲響，讓他雙臂幾乎骨折，口中更是噴出一口鮮血，灑落在胸口之上。

只不過，練氣十層的恢復力驚人，轉眼之間，李龍飛已經恢復如初，要不是胸口的鮮血未乾，看起來竟像毫髮未傷。

而他更是借著這一刀之力，往前一躍，瞬間跟眾人拉開了一大段距離。

「有本事，居然能擋得住我這一刀！」葉全冷眼一撇，眼神示意其他眾人跟上，跟著與那老者等人一分為二，分別往兩個方向追去。。

很快的，樹林中，兩邊人馬各自追擊著李龍飛跟杜之嚴，越追越近，更是逼得兩人不得不遠離那把巨大赤劍。

「我的修為還不夠，始終跟築基修士有一段距離…」李龍飛想起自己從自在道下山之後，就不斷在逃跑，心底一肚子悶氣，可是卻只能暫時忍下，努力甩掉對方。

可葉全不但修為高他一籌，戰鬥經驗也高出許多，一路跑來，李龍飛被迫越來越遠離赤劍宗的勢力範圍，更是被對方漸漸越靠越近。

好在那青羅旗的確不凡，少了杜之嚴，李龍飛一個人使著青煙，速度比起葉全還快上了一些，這才沒有一下子就被追到。

而葉全因為還得帶上其他等人，所以速度上也緩了一些。

「只是，這樣下去還是不行…」李龍飛還在思考之際，突然一道刀氣飛來，出乎意料碰一聲擊中他的後心，震得李龍飛噴出一大口鮮血。

他往後一看，只見葉全不知使用甚麼手段，瞬間來到自己十尺之內，而其他追兵則還在三十丈外。

「好、要拼命是吧！」李龍飛一咬牙，眼神露出一絲瘋狂，竟不再往前跑，而是一拍儲物袋，將剩下的幾把所存的飛劍寶刀使出，朝葉全全力一擊。

葉全眼神平靜，目光中透著一絲嘲諷，那把木柄大刀看似隨意舉起，卻隱隱將李龍飛整個人籠罩在內，只要他一靠近，肯定被一刀兩斷。

「青鬼現！」卻見李龍飛在踏入那刀勁範圍的一剎那，低吼一聲，頓時五隻青鬼出現在他周遭，似保護著他。

刀光一閃，那木柄大刀揮下，沒有掀起任何刀氣，但在其內的李龍飛卻感覺到四面八方像有無數的刀芒朝自己砍來，比呂冥的無影刀還要厲害，令他心驚不已。

只是，那刀芒落下的瞬間，那原本擊向葉全的那些寶刀飛劍，卻突然轉向葉全身後的那些修士，就連那五隻青鬼，也倏忽轉向，只留下李龍飛一人在那刀勁之中。

「退！快退！」葉全雙眼收縮，表情露出意外，但那後面跟來的眾人已經措手不及，數把刀劍猛地衝向他們，同時夾著五隻青芒厲鬼，張牙舞爪襲來。

「爆！」李龍飛低吼一聲，方才他雖瘋狂，卻沒失去理智跟判斷力，此時所有寶刀飛劍出奇不意爆炸開來，最前面三人當場連慘叫都來不及，就被那碎片刺成刺蝟，氣絕身亡。

而後面兩名練氣大圓滿修士也不好過，五隻青鬼，每隻雖只堪比練氣九層，但以多欺寡，加上挾帶著大量法器碎片，頓時將那兩人給擊成重創。

轉眼間，除了葉全之外，跟來的那些追兵全都死傷慘重，再也無力戰鬥。

「你找死！」這一切看得葉全忍不住怒吼一聲，咆嘯中無數刀勁朝李龍飛這狠狠砍下。

1. 決意

身為葉家族長，帶著族人追補一個比自己修為還低上一大階的修士，卻讓他將自己族人給重創，這讓一直都很平靜的葉全心中不再平靜。

而李龍飛重創敵人的同時，卻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身處在葉全刀勁範圍之中，雖已運起護身氣勁阻擋，但葉全築基修為配上那木柄大刀的無數刀氣，豈是他只靠肉體就能擋住的？

一連串轟鳴之後，李龍飛身上無數傷痕，刀刀見骨，慘哼一聲，身子借著這刀勁如棉絮般被拋了出去。

「你逃不掉！」葉全怒氣不息，失去了原本的平靜，原本滿臉的髯鬍更是紛紛翹起，揮動那木柄大刀，繼續往李龍飛那追擊而去。

李龍飛雖身受重傷，但嘴角卻露出一絲冷笑，銀牙一咬，藏在口中的一顆療元丹被他吞下，配上練氣十層的驚人恢復力，讓他轉眼又凝聚了一絲戰力，跟著向前一指，頓時青羅旗外那五隻青鬼合而為一，形成了一隻巨大獨角的鬼王，一瞬間回到他的前方，嘶吼中往前試圖擋住葉全這一刀。

只是即使這獨角鬼王修為堪比練氣大圓滿，但葉全身為築基修士，更是達到築基初期巔峰，此時一刀砍來，那獨角鬼王雖然兇猛，卻仍不是對手，被一刀砍滅，重新化做五隻虛弱的青鬼，向四方散開。

但借著這一擋，李龍飛已經往後躲了開來，跟著他又迅速取出幾粒丹藥吞下，傷勢雖然沒有恢復，但修為卻短暫回到八成左右，雙掌凝聚雷霆，準備接下葉全的攻擊。

「好好好、有你的，這招過後，如我葉全沒能再將你拿下，叫我從此不再姓葉！」葉全這一刀沒砍中對方，怒極反笑，他皮笑肉不笑看著李龍飛，第一次雙手握住那把大刀，高高舉起，貼在額頭，整個人有如一尊木雕神明一樣定住不動。

雖然葉全不動，但李龍飛卻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壓力將自己給牢牢困住，整個人不只被困在刀勁範圍其中，氣勢更莫名的持續衰落。

更讓他心驚動魄的是，葉全的身影，此時隨著自己的氣勢跌落，竟看起來越來越加的高大，彷彿越來越接近真正的神明一般。

再這樣下去，自己遲早未戰先敗，李龍飛強壓下心中升起的恐懼，凝聚精神，低喝一聲，雙掌尚未凝聚完成的轟雷術不得不直接轟出。

「一刀無痕！」就在他動的同時，葉全雙唇輕吐法言，眉心中一抹精血飛入刀中，，頭頂大刀緩緩落下，唰一聲，從李龍飛的左肩至右下腹之間，一刀斬落。

這一切，說來緩慢，但李龍飛卻完全沒有反應的時間，整個人只覺得身前一陣涼意後，從胸口噴出大量鮮血，轟出的轟雷術不攻自破，直接往後仰去。

葉全毫不意外，伸手就要將李龍飛擒住，卻在這時，原本應再無力反擊的李龍飛，眼中透出讓人無法置信的瘋狂殺意，右手抬起，卻不是向葉全而是朝自己額頭用力一拍，一股精血混著一絲腦漿白沫，噴在身旁的青羅旗上。

「九鬼…具現…青羅鬼滅！」

只見那青羅旗吸收了鮮血腦漿之後，陰氣瞬間大增，四隻青鬼赫然浮現，加上早先被葉全打散的五隻青鬼，直接在葉全身後合為一尊青羅大鬼，朝著葉全狠狠一抓。

這大鬼頭生三角，牙如刀刃，眼中的兇殘比起青鬼更加陰寒百倍，雖只有築基初期修為，但在葉全全無防備之際，一爪刺入他的背窩，從前胸穿出，帶起一蓬鮮血，這才化作無形，消散開來。

「你…你…」葉全冷不防對方還有這殺手鐧，難以置信的低下頭去，只見胸口破洞不住噴血，意識暈眩，腳步有些踉蹌，再看著李龍飛，他此刻頭腦劇痛，早已無法行動，整個人呼多吸少，幾乎就要昏了過去。

這一擊，雖沒擊中心臟，但卻足以對葉全造成致命，更因此讓葉全修為及生機大幅跌落，只堪比築基初期左右。

「…如果這就是你最後的手段…那我可以跟你保證，明年的今日，必定會是你的忌日…而在那之前，我要你感受到被碎屍萬段的痛楚！」

葉全左手捂胸，胸前的衣服整個染成紅色，口中低嚎，強忍痛苦，披頭散髮，臉上再無當初的霸氣傲然，右手拿著的大刀有些顫抖，一步步往前移動，誓要將李龍飛給碎屍萬段。

他這時已不再輕視對方，只想趕快結束這場戰鬥，然後好好回族內養傷。

李龍飛意識早已模糊，此時仍未昏迷，只因剛剛咬舌逼自己清醒一點，他面露絕望的苦笑，方才那一擊，的確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強一招了，事實上，即使他在十成狀態，能招喚出來的，也只有八隻青鬼。

那青羅大鬼，是他在與刀仙宗許眾人多次交手後，加上摹擬先前那鬼屍門女修所使出的絕命之法，以自身精血加壽元在一瞬間所想出來的。

這大鬼只有一擊之力，而且一擊之後，自己的修為跟生機也會永久損傷許多，所以非到最後關頭，他也不願使出。

此時見到葉全仍沒斃命，心中遺憾之餘，只能執行那不得不選的下下招。

就在葉全走到李龍飛跟前，大刀緩緩舉起，要斬斷李龍飛的頭顱以免夜長夢多之際，突然間，李龍飛的身影幻化，接著一股傳送之力浮現，下一瞬間，便要消失無蹤。

「不～～～」葉全無法相信對方還有手段，大吼一聲，衝上前來，但原先李龍飛所躺的地上，此時只餘揮空大刀的殘影，以及滿地的鮮血，證明這裡曾有人存在躺過的痕跡。

「李龍飛！我不放過你阿！」葉全仰天大吼，狂怒的聲音響徹樹林之內，也傳到了另一個人的耳中。

樹林的另一頭，杜之嚴滿身是血，傷痕累累地喘息著，他雖疲憊，眼神中卻露出了喜悅，因為在他幾尺之外，就是那赤劍小山。

早前他與李龍飛兩人分開之後，便施展了屬於赤劍宗的最後保命之招，這保命之招先前因他靈氣耗盡，一直無法使用，而後有李龍飛帶著，他也忍著不用，此時被葉無垠跟其祖父追殺，不得不使了出來。

此招一出，他的配劍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化做四個跟他一模一樣，就連修為氣息，傷痕刀疤也都一同的四個分身，連他在內分往五個方向逃跑。

這讓葉無垠等不得不分開追補，使杜之嚴終於尋得一線生機，來到這赤劍宗所立赤劍小山附近。

「恩公…希望你能活下來，如果你能來到赤劍宗，我杜某所承諾之事，一定履行！」杜之嚴眼神中閃過一絲遺憾，轉身往那赤劍小山走去。

神秘的山水界內，李龍飛的身子冰冷，一動也不動，彷彿已經死絕一樣，憑空出現在一座洞府之內。

界內濃郁的天地靈氣不斷地進出他的身體，但他的身體卻像一個篩子一樣，進去多少，就出去多少，跟本無法停留，自然也就無法修補他的傷勢。

葉全的一刀無痕，威力之強，雖說只有築基中期，卻無限接近築基後期的程度，不是區區一個練氣大圓滿修士可以抵擋的。

尤其是在那之後，李龍飛又耗盡所有修為跟生機使出青羅鬼的絕命一擊。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李龍飛不是普通的練氣修士，而是傳說中的練氣十層修士，也是必死無疑。

此刻他身體已經一片冰寒，除了靈魂中的一絲不甘的魂火還在掙扎著燃燒之外，可以說已經無法繼續，而用不了多久，那燃燒的最後，隨著熄滅，李龍飛的一生也就從此了斷。

他的意識黯淡，靈脈斷碎，氣海枯萎，生機也慢慢消散，一切的一切都逐漸化為虛無。

只是，李龍飛不甘心，他不甘心自己的大仇未報，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成為練氣十層後馬上又隕歿在此，不甘心自己總是不斷被人追殺，不甘心這一切就要化成一場空…

但修真界強者為尊，弱者除了奉強者為王之外，只有臣服跟死亡的一途，即使能反抗，也不是現在的他所能辦得到的，而隨著那魂火掙扎越來越黯淡，整個世界好似寂靜了，慢慢就要被黑夜覆蓋。

就在這時，一個女子的嘆氣，從洞府外傳來，這嘆氣帶著兩分同情跟兩分無奈與六分氣憤，隨之迴蕩時，一股柔和而又溫暖的波動散開。

隨著那波動散開，李龍飛身體在這一剎那不再冰冷下去，而是出現一絲溫暖，如同魂火被一盞燈罩包住一樣，不再消散開來。

同時山水界內的天地靈氣首次在湧入李龍飛的體內可以被他化為己用，雖然十進九出，卻有一分效用。

「算你賭贏了，我又救你一次了，欠我的，你何時能還呢？說了好，我不會再見你，這第九試練，你自己好自為之吧…」

那嘆息聲音的主人做完這些，像是在對他說明，又像是對自己解釋，跟著越走越遠，聲音也越來越小，直至消失無聲，洞府內又恢復了原先的一片寂靜。

在這寂靜之中，李龍飛的嘴角一絲不可見的微微揚起，身體因為那點溫暖，開始慢慢吸收天地靈氣，雖然緩慢，但原本碎裂的靈脈一寸寸的恢復，而生機也一點點的累機，就連修為都慢慢的恢復起來，只差意識始終沒有辦法甦醒而已。

這正是李龍飛所要的，也是他所賭上的最後手段，躲入山水界賭白龍會出手救他。

畢竟當初對方雖說不再見他，但在危機之刻，以過去的經驗，白龍願意幫忙的機會還是有的。

然而這一賭，還要再賭上另一個難關，那便是第九試練。

唯有通過第九試練，才能出去，如果不行，那即使白龍出手相助，自己最終也只是換個地方死而已。

1. 剎那光陰

至於死地而後生，這是賭徒的心態。

李龍飛不是賭徒，但他只能去賭，賭他進入這山水界後白龍會出手相救，賭他在被白龍救之後，能通過這第九試練走出山水界。

此時在第九試練中，李龍飛意識全無地沉睡著，卻不知道第九試練已然開始。

而若他有意識，能有知覺，便能感受到在其沉睡中，洞府內的時間似與外界不同，竟飛快的流逝過去，一瞬數年，轉眼間有如經過了數百年一般，慢慢長長。

如有人是醒著入這試練，他肯定會覺得快要瘋掉，因為在這裡所有的時間感覺都無限被延伸下去，即使只是外界的一炷香時間，洞府內都有如數百年之久。

更甚者，在這無限的時間內，等待著被考驗者的，只有無盡的黑與寂靜，甚麼都沒有，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而這正是第九試練所要考驗的項目，也就是所謂的定心。

在這不對等的時間流逝中，被考驗的是你能否承受住這樣的漫長孤寂，而不失去理智。

畢竟，千百年的孤單，跟不知道終點的等待，能讓滄海化作桑田，也能讓一個人的心智崩潰瘋狂。

而這考驗最讓人畏懼的，是只要被考驗者沒死去，這洞府的術法便會直接作用在被考驗者的靈魂當中，即使他以龜息或是試圖假裝失去意識，都沒有任何幫助，仍會有所感覺。

這堪稱是一種最痛苦的折磨。

但李龍飛卻不同，他來到這後，已經是真真正正的瀕死，就連魂火都快要散去，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這考驗想要作用在他靈魂之上，也都沒有用處。

但那時間的流逝跟天地靈氣的灌入卻能讓李龍飛的一切有所復元，他的身體隨著時間不斷經過，慢慢傳出細微的喀喀之聲，那是靈脈重新連結的聲音，他的氣海也再次充實，血肉再度恢復，就連修為也涓滴般的恢復到了十足的狀態，一切的一切，隨著他的沉睡，隨著無可言語的時間經過，彷彿新生一般，再度復原。

而當他身體一切已經恢復如初，但意識卻仍無法復原之時，這無止盡的時間流逝，讓這裡濃郁的天地靈氣繼續的注入李龍飛體內之中。

一個月、一年，百年，千年，甚至是萬年的時間單位經過，即使李龍飛沒有刻意修行，但那天地靈氣的注入，讓他修為不由自主的更加精進下去。

練氣十層，練氣十層半，練氣十層頂峰，如果在外界，李龍飛可能一輩子都修練不到的程度，此時在他沉睡中赫然就自動達成。

更甚者，在不到一柱香的時間過後，李龍飛的修為竟突破了練氣十層，來到了傳說中的練氣十一層。

他的氣海本就比一般人大，此時到了練氣十一層，更是無與倫比，整個身體彷彿都在氣海範圍之內，看得讓人觸目驚心。

在這樣的氣海之下，他所能施展的靈氣將是其他人的數倍之多，即便是築基修士，也與之不遑多讓。

然而這樣的精進卻沒有因為到了練氣十一層就停止，他的靈魂繼續沉睡，肉體的修為也就繼續提升，在外界幾柱香的時間之後，李龍飛再度突破練氣十一層，來到了練氣十二層的境界。

練氣十二層，李龍飛的氣海不再擴大，取而代之的，是隨著天地靈氣進入，李龍飛的靈脈整個擴大了好幾倍，更是在頭胸腹靈脈之外，原本那多出的一百零八條靈脈，也跟著擴張起來。

說也巧合，在遠古時代，這練氣十二層，本就是擴張靈脈的一次機會，此時李龍飛在這過程中，誤打誤撞將原本沒有任何功法可以擴張的一百零八條靈脈，成功擴張到正常靈脈的粗細程度。

這使得李龍飛在相同修為下，能使出的招式威力，比起之前增加了許多倍，達到了一種在練氣期堪比築基期的恐怖程度，可以說練氣十二層的他，在戰力上，已經相當於築基初期的修士了。

只不過，這樣的提升仍不是最終的結束。

很快的練氣十三層，練氣十四層，也在這無窮無盡的時間流逝下得到突破。

練氣十三層以後不再是強化李龍飛的修為，而是改為增強李龍飛的肉體之力。

練氣十三層，讓李龍飛原本就已強大的恢復力再次突破，達到一種練氣期不可能存在的境界，甚至比起正常的築基初期，都還要來得強上一些。

在這之後，除非是受到了築基中期修以上的強力攻擊，否則大部份的傷勢都能在短時間內快速復原。

然後是練氣十四層，這一境界則是使得李龍飛的肉體出現某種異變，出現了彷彿練體修士一般的強度，在不施展任何修為之下，就可銅筋鐵骨，更力大無窮，使之光靠肉體之力，便堪比能與築基初期一戰的恐怖程度。

如果有人能知曉這一切，肯定羨慕得目眥欲裂，憤恨自己怎麼沒那麼好運；畢竟修仙路上，分練氣與練體兩種不同的體系，而煉氣修士，講求的是修為上的精進，所以對肉體上的增強，某程度上與修練武道的煉體修士有著天壤之別。

與之相反的，練體修士不注重修為，只強化自身肉體，其肉體強度從初期的凡體，到修練自身皮肉臟後達到能與築基修士一戰的先天神道境，每次突破其肉體都可以說是有著巨大的改變。

而一旦外練皮肉臟，內練骨脈魂，從頭到腳都洗練過後，到達先天神道六重境的境界，甚至能在舉手頭足之間，崩山裂地，比起練氣一脈的結丹元嬰修士，絲毫沒有任何不及的地方。

而如今李龍飛身為煉氣一脈的修士，其肉體的強度，在這一刻甚至超越了普通練氣的築基修士，到達堪比練體一脈的神道一重境。

這一切的一切，皆在李龍飛昏迷之時改造完成。

只是雖然李龍飛的修為及肉體強度突飛猛進，但他的意識卻始終虛弱，即使不算死去，卻也不算活著。

而這第九試練開始至今，雖在外界不過渡過短短數個時辰，但在李龍飛身上卻已經流逝超過數萬年的光陰，若不是因為李龍飛意識近乎死亡，自動將許多感官跟知覺斷開，恐怕在第一個萬年之際他靈魂就承受不了崩潰了。

而練氣第十四層後，那練氣十五層的難度比起前面任何一層都還要難以突破，甚至直到經過了那黑暗空間中的又數萬年之後，李龍飛在沉睡中，才終於因為天地靈氣的貫入達到了練氣十五層，成為了傳說中，遠古時代才有可能擁有的練氣十五層大圓滿境界。

來到練氣十五層的大圓滿境界時，李龍飛原本如快要熄滅似的微弱魂火意識，突然間增大的起來。

彷彿添加了新油後的燭火，李龍飛的意識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清晰，最後居然突破了原本的強度，混著靈識，成了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念，成為上古修士才有的魂識。

這魂識雖然也是靈識的一種，而且尚小如燭火，但卻能讓李龍飛分散出來寄宿在其他物體之上，有如神識一般。

而所謂的神識，乃大造化的修士之人，在形成元神之後才能出現的一種意念，此時李龍飛不過是區區練氣期的修士，就能產生類似的魂識，如果有人能知曉這點，肯定會瞠目結舌，無法相信自己所理解的。

這自然也是上古修士之所以強大的原因所在。

在產生這魂識的瞬間，李龍飛的意識也因而甦醒過來，並因其意識的強大，很快的就理解了一切的前因後果。

但理解歸理解，這幾萬年的時間歲月經過，還是讓他意識無法承受自動選擇忘記。

畢竟，先前他雖沉睡，但不代表他的肉體沒有感受，只是無法有所自覺而已。

此時醒來，李龍飛沉默片刻後，從其意識中所經過的種種，明白這第九試練的恐怖，哪怕是他的選擇，此時也不禁流下冷汗，暗道僥倖。

「這一切，實在太過巧合，若不是我重傷瀕死，這第九試練肯定無法通過…以後，這山水界還是別進來為妙，否則下一次的關卡，怕是就算成了結丹修士，也無法通過考驗…」李龍飛一想到自己在無意識間睡了數十萬年，這種程度的試練，就絕對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創這山水界的大能者，究竟是何等存在，要尋找怎樣的傳承…這種考驗，怕是放眼望今整個修仙界中，也難有人能通過吧…」

只是，眼下不是思考的時後，李龍飛明白第九試練未過，他靈識搜尋四週，雖說這裡只有無邊的黑暗寂靜，但因他的意識已遠遠超過尋常的強大，隱隱竟能跳脫這黑暗，感受到在這黑暗之外，有個執念，是這考驗術法施展的來源，操控這考驗啟動的所在。

當下李龍飛分出一絲靈識，脫離黑暗範圍，強行寄宿在那執念之上，轟地解開了這第九關的考驗。

隨著黑暗的結束，洞府出現了光芒，李龍飛的眼前一如當初通過第八試練一般，出現簡單擺設及一盞油燈，那油燈便是方才他所感受到的執念，也是他靈識寄宿的所在。

此時那油燈的燭火剛滅，一絲白煙升起，看起來是因為考驗結束，從而不再燃燒。

李龍飛看向那油燈，同時掏出原本在儲物袋中所珍藏的那盞油燈，兩相比對。

只見兩盞油燈一模一樣，唯一差別只在於原本那盞油燈上，有一奇異文字，跟洞府內這盞，刻得不一樣。

李龍飛想起當初那盞油燈的白煙曾給自己莫大造化，當下用力一吸，將眼前的一絲白煙納入體內。

隨著白煙入體，李龍飛感受到體內轟鳴的聲音不斷，練氣十五層的修為雖不再精進，但卻徹底穩固下來，達到遠古時代修士曾有的真正練氣大圓滿。

同時，其肉體的強悍再度強悍了些，皮膚上隱隱泛著白光，一股說不出的堅韌感，感覺就算不運起修為，憑其肉身，也能抵擋許多攻擊。

李龍飛低頭環看自身微加思索，一拍儲物袋後一把木劍飛出，跟著他眼中精芒一閃，那木劍倒轉刺在自己臂上，卻聽到鏗一聲，鋒利無比的劍端居然刺不進自己皮膚，反而彈了出去，撞到了洞府牆壁。

雖說自己沒使出全力，但附在那木劍上修為也有練氣大圓滿的程度，看到這情況的李龍飛喜出望外，明白有了這肉身強度，就算再跟築基修士對上，想來自己也會好上許多。

而且表面上，李龍飛感覺自己的修為隱而不露，若不是比自己修為高太多的人來看，恐怕只能查覺自己是練氣大圓滿左右而已，這讓他很是驚奇，不知道這是不是練氣十五層的附帶特殊效果。

不管怎說，李龍飛整個人，此時有如煥然一新，樣子更是比起之前白晰了一些，修長了不少。

「這便是，遠古傳說中的真正練氣大圓滿嗎？」李龍飛看向自己雙手，緩緩緊握，心中升起澎湃的信心。

「不知道外界過去多久，是否真的超過了上萬年？想來應該不是，否則我的肉身應當早已腐爛。說不得，還是先出去再看看！」

此時樹林內李龍飛消失的那地方，葉無垠的祖父正一臉陰沉，雙掌放在葉全的背後助其療傷。

一旁的葉無垠跟其他眾人也都灰頭土臉，很是喪氣的立在四週護法。

實在是這次的圍攻，讓他們丟盡顏面，兩名築基修士加上數個練氣大圓滿修士追補連築基都不到的兩人，居然傷亡多人，連葉家族長都身受重傷，更是一個都沒沒能逮到，這別說說出去丟人，要是讓刀仙宗高層知道了，恐怕外宗四大家的地位，都會受到動搖。

是以身為這次追捕的起始人葉無垠，心中忐忑不安，深怕回到族內受到重罰，臉色凝重到無以復加。

而就在這時，四週突然出現一股傳送之力，在眾人錯愕中，李龍飛一臉平靜，從虛空之中走了出來，彷彿一切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般。

1. 再戰築基

「李龍飛！你該死！」葉無垠甫一見到李龍飛，眼中露出不可思議，隨即便似噴出漫天怒火，整個人狂吼一聲，一拍額頭，一抹精血飛入其配刀之中，整個人如同一把大刀，破空劈出，狀若癲狂。

「垠兒住手！」葉無垠的祖父正集中精神替葉全療傷，反應稍慢，待他看清李龍飛狀態出口之際，已然來不及阻止其孫兒的衝動。

「血歲刀！」

只見葉無垠化作一把紅色長刀，在即將要砍到李龍飛的那一瞬間，李龍飛抬起頭來，眼神中閃過精芒，看向葉無垠。

葉無垠被他的眼神這麼一瞧，原本氣勢萬千的刀意，頓時如被一桶冷水澆滅，接著更從靈魂深處升起一股寒意，下意識想要收招回去。

但李龍飛怎會給他收招的機會，他左手隨手一揮，一道雷霆有如小臂般粗大射出，瞬間將葉無垠整個人給吞噬下去，後者連慘叫的聲音都維持不到一秒，便化作焦屍倒了下來。

葉全本來正閉目全心療傷，這時突然感受到一股錐心之痛，睜眼一看，正好見到自己親兒倒下，他心中一働，原本已經好九成的傷勢頓時受到反噬，哇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而葉無垠的祖父也是心如刀割，雙眼泛起血絲，整個人修為爆發，有如要炸裂開來一般。

但他終究是活了許久的老道了，此時雖然一時心神大亂，但很快的就穩下心思，繼續助葉繼續療傷。

「你們還愣在那幹麻，全給我上，要是讓他給跑了，回頭我要你們跟我孫兒一起賠命！」葉無垠的祖父知道此刻葉全療傷正到了關頭，不能中斷，而自己又不能離開，別無選擇之下，只能冀望剩下的人能阻止李龍飛離開，直到葉全的療傷完成。

其他眾人聽到，雖是駭然剛才李龍飛的手段，但此時也不得不全力以赴，掐訣出手，頓時眾多法器刀劍，紛紛朝向李龍飛這疾射而來。

李龍飛環顧四週，此時繞在他身旁的共有七人，其中五男二女，除了兩個男修是練氣九層之外，其餘全是練氣大圓滿的修士。

當中那曾拿著紙傘的女修，此時更是施展了半步築基的修為，率先眾人，撐傘強攻而來。

瞬間，那紙傘散發著練氣大圓滿的壓迫，向著李龍飛這落下，要將他困在其內，再配合眾人進行圍殺。

「找死！」李龍飛冷哼一聲，在那紙傘罩頂的一瞬間，運起修為右手一拳，打在那傘骨尖端。

轟的一聲巨響，那傘骨竟承受不起李龍飛這輕描淡寫的一擊，整隻傘從骨到面，爆散開來，化作碎片噴向四週。

緊接著，李龍飛身子一步邁去，在那女修嚇得花容失色的同時，向前一指。

唰唰兩聲，兩柄飛劍迅雷不及掩耳地從他儲物袋中飛出，毫無阻礙地從那女修胸口穿過，掀起一片鮮血，宛如死前最後的花朵般綻放開來。

跟著，李龍飛頭抬也不抬，雙手向後揮出兩道雷霆，好像長著眼睛一樣一偏不移地與一面小鼓跟一把寶刀撞在一起，後者跟本無法阻擋半分，頃刻間粉碎後任由那兩道雷霆轟擊在其主人身上，形成兩具焦屍。

「不可能！他只是練氣大圓滿而已，怎麼會這麼強！」這一切，均在剎那間發生，就連葉無垠的祖父也是看得心中劇震，掀起滔天大浪，更是有所驚疑！

而其他四名修士就更加不用談了，此時他們一個個臉色發白，臉上露出強烈的驚恐，即使要違抗族長的命令，也要各自逃生開來。

哇一聲，不知道誰先喊起，那四名修士各朝一個方向，往外奔去，他們腦中只剩一個念頭，那就是逃，逃得越遠越好，這李龍飛不是他們可以抵抗的，就算是葉全這樣的築基修士，也不可能在七個人的包圍之下，這麼輕描淡寫連殺三人。

李龍飛在心中也有一絲僥倖，他並不是輕描淡寫，事實上方才他這三招，也是耗費了十成力道，加上其強大，境界入微才能作到這樣的表象，只是他明白身處險境，並不能將自己的弱勢給顯漏出來，是故出手則罷，一出手…就要立下威嚇的效果。

此刻看到四人逃散，他雖不想濫殺，但先前放過葉無垠一馬，反而幾乎害死了自己跟杜之嚴，如今就算再怎不願，也學會了殘忍，頓時雙手一抬，儲物袋中剩下的數柄飛劍，配合著他的靈識寄宿，有如擁有自主一般，眨眼就朝四個方向追去。

慘叫在樹林中接二連三傳出，那四名逃走的修士，沒有例外，一個個全都死在李龍飛的劍下，身死道消，只剩下葉全跟其父兩人而已。

葉全其父，葉無垠的祖父，葉縱天，一生殺戮無數，帶著葉家在其底下走入刀仙宗外宗四大家族的地位，可以說雖然修為只有築基初期，但心智計算遠遠超過尋常築基修士。

眼下見到李龍飛殺了其孫，更是轉眼間將七名族人通通殺盡，雖說是心驚膽跳，但也瞧出了其略有不足的地方。

首先，對方修為雖然詭異，但終究還是不到築基階段，若一開始那七人便能配合好一起出手，同時到達，即便李龍飛再強，肯定也無法招架得住。

再來，李龍飛這幾下出手，看似雷厲風行，但大多靠其肉身強悍，看起來，對方應是修練了某種厲害的體術；那麼，他在法器法術上應該很普通，只要能小心避開加上遠程攻擊，也能慢慢磨死對方。

只可惜，當他明白之時，前三名修士已然身亡，因此他心念閃電般急轉，最終任由李龍飛追殺其他四名修士，從而替自己跟葉全爭取到了一點療傷的時間。

此時葉全已經傷好了九成五，只剩下最後將體內瘀血給打通，就能恢復十成戰力。

這一點，就算葉縱天不幫忙，他自己也可以打通靈脈，只是有人幫忙的話，速度能更快而已，但李龍飛怎會給兩人時間，在殺完了剩下四人後，李龍飛便轉頭看向葉縱天及葉全，眼神中露出的殺意更為冰寒，舉劍便是踏步而來。

葉縱天無可奈何之下，雖然會多一點時間，但還是將雙掌離開了葉全的背心，站起身來，冷冷說道。

「哼，雖然有媲美築基的戰力，但終究不是真正築基，如果你方才先攻擊我跟全兒，那還有一點勝算，此時，你已經失去了先機！」葉縱天嘴巴上這樣說著，但心中卻是頗為忌憚，否則他也不需要以言語試圖打擊李龍飛的鬥志。

「是嗎？那便拿你試一試好了！」只是李龍飛在經歷那數十萬年的心志考驗後，意志變得極為堅強，半點都沒有動搖，數柄飛劍升起，長生劍陣直接出手攻去。

「雕蟲小技！」葉縱天大喝一聲，懷中呼嘯飛出兩把一模一樣的寶刀，一黑一白，化作黑白兩道長虹，朝著那長生劍陣雙雙斬去。

這兩把寶刀配合施展的，正是葉縱天的成名招式，別號陰陽雙刀，是他早年偶然間見過一名大能者施展的陰陽陣法，得來的啟發。

雖然號稱陰陽雙刀，但事實上變化甚少，只有陰陽互補而已，但這樣的變化，配上這兩把上品法器寶刀，已經讓他足以在築基初期罕逢敵手，並帶著葉家逐漸茁壯，此時施展開來，樹林內頓時沙石飛揚，陣陣強烈刀氣四處飛揚。

李龍飛眼中精芒一閃，他死裡逃生後，除了修為達到了練氣十五層大圓滿之後，心性也沉穩許多，此時見到葉縱天的絕招攻來，不怯反進，胸中升起了滿滿戰意，沉吟一聲，雙拳繞著雷霆縱身上前要和長生劍陣一起攻擊那陰陽雙刀。

練氣十五層大圓滿之力，這一刻赫然從李龍飛身上爆發開來，讓葉縱天雙目一縮，對李龍飛的評價再次提升。

「肉身強悍，修為也十分強大，這氣息明明不是築基，卻比尋常築基初期更為驚人，這廝到底從何得來這種功法，簡直駭人驚聞！」葉縱天驚駭之餘，並沒有自亂陣腳，反而揮手掏出一只鈴噹，飛出半空時越來越大，最後足有半個人的大小，散發出驚人威壓朝李龍飛鎮壓而來。

「你有法器，我也有！」李龍飛目中殺機一閃，同樣將那青羅旗展開，立刻九尊青鬼出現，更合成一只青羅鬼王，與那鈴噹戰在一起。

在達到練氣十五層後，李龍飛操控青羅旗已經沒有任何困難，舉手投足間便能將法器的威力使到最大。

葉縱天本以為對方沒有甚麼好法器，此時見到那青羅旗，才知道自己評估錯誤，更是越打越是心驚，那青羅鬼王身上的氣息比起他雖是略遜一籌，但卻是確確實實的築基修為。

如此一個強大的法器，竟能在一個練氣期的後輩手中使用，難不成對方其實真正修為也是築基嗎？

「我就不信，我一個築基多年的修士，打不贏你一個練氣期的晚輩！」眼看陰陽雙刀奈何不了對方，葉縱天狂吼一聲，一拍額頭，刀仙宗秘法精血瞬間飛出融入那陰陽雙刀之中，使得那雙刀刀身上的威壓更為銳利，無限接近築基中期。

跟著那陰陽雙刀互相旋轉，彼此的陰陽氣勁互相融合，形成一種互補，更增強了那刀氣的威力擴展，將長生劍陣給步步逼退。

看到那長生劍陣不敵，李龍飛卻是面無懼色，暗中凝聚了一絲靈識，寄宿在那青羅鬼王身上。

「給我破！」葉縱天大吼一聲，那長生劍陣再也抵擋不住，被陰陽雙刀從中破了開來，直接朝李龍飛這砍來。

李龍飛不懼不閃，雙拳一揮，朝那陰陽雙刀用力擊了過去。

鏗鏘幾聲如金屬相撞的聲音震開，李龍飛噴出一口鮮血往後退開，雙臂傷痕深可見骨，卻是沒有像葉縱天想的一樣被斬成兩段，反而將那陰陽雙刀給震了開來。

「青羅鬼變！」趁著葉縱天難以置信，心神稍有疏忽之際，李龍飛那寄宿在青羅鬼王上的靈識猛地跟鬼王融合，使之化做如李龍飛分身一般，不顧鈴鐺對其旗子的攻擊，轉頭猛地朝葉縱天打出致命一擊。

碰！

一聲巨響，葉縱天雖在最後勉強避開心脈要害，但整個五臟六腑也被這擊打得碎裂六成，一大口鮮血連同些許內腑臟塊噴了出來，傷重到無以覆加往後拋去。

而那青羅鬼王卻也被鈴噹狠狠一撞，化作九道青煙，收回青羅旗內，更崩了一角，難以再用。

只是，以一面旗子換對方的重創，對李龍飛來說，這仍是有划算得多。

「現在，換你給我死了！」李龍飛得勢不饒人，幾個呼吸間憑著強大的恢復力率先止住退勢，猛然向前一指，頓時被破開的飛劍重新排成長生劍陣，朝葉縱天狠狠刺去，不給對方一點機會。

「你、你敢殺我！葉家絕不會饒你的！」葉縱天受此重擊，修為從築基初期落到半步築基的境界，心滿是驚濤駭浪，絕厲淒慘的叫聲中，那長生劍陣轉眼就到他的面前，向其狠狠一刺。

卻在這時，一陣驚天動地的瘋狂吼聲傳出，跟著一道身影及一柄木柄大刀，猛地衝到了葉縱天的身前，跟著狠狠一砍，將那長生劍陣第二次的破了開來。

1. 不變的初衷

李龍飛劍陣被破，反震之力回噬，讓他喉頭湧上了一抹鮮血，但他卻動也不動，眼神直直地盯著眼前滿頭白髮，連鬍子都轉為灰白的葉全本人。

葉全滿髮蒼白，臉色卻異常紅潤，眼神充滿一片赤紅，同樣如同瘋狂般地直視著李龍飛這裡。

他因先前李龍飛那貫穿胸膛的一擊，傷到了胸中靈脈大穴，所以不得不趁傷口還沒癒合前先將瘀血逼出，否則一旦傷口凝結，到時瘀血屯積靈脈之中，將難以化解，甚至可能阻礙修為提升，使其再無望突破築基初期的境界。

所以即使明知葉縱天跟李龍飛限入苦戰，葉全仍是專心療傷，只因他相信自己父親一定有辦法解決對方，再不濟也能撐到自己復原後再做聯合夾殺。

而他原先也的確療傷至九成九，只差最後一絲，就能將體內瘀血逼出，再沒後患。

但他跟葉縱天小看了李龍飛的戰鬥力，更是漏算了對方的恢復力，此時眼見其父要死在李龍飛的劍下，葉全再顧不得一切，寧可放棄一切，也以生機的消耗將最後那一絲補上，從而替葉縱天擋下這致命一擊。

只是，這讓葉全因此少了二十年的壽元，更是會在之後修行路上有所影響。

但這些現在他都顧不得了。

「我承認，你的確很難纏，而且一再再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接下來，我不會再有任何大意了，直到你的人頭落地前，我不會再給你任何機會！」

葉全一字一句狠狠咬牙說道，跟著舉起大刀，起手就是他的絕技一刀無痕，身旁的落葉頓時被捲上天空，有如旋風打轉般著包圍著兩人。

這一幕，若是讓知悉的人知道了，肯定會大吃一驚，甚至是難以相信。

畢竟葉全乃是葉家族長，更是刀仙宗外宗頗看好的弟子，這樣的人，與其父葉縱天被一個築基不到的後輩逼得得使上全力，更是重創累累，即使親眼目賭，恐怕都無法接受。

但葉縱天即使再怎麼無法接受，也得面對現實，眼看自己兒子施展絕技，葉縱天深吸一口氣，燃燒自己珍貴的壽元，換取短暫將傷勢壓下的時間，同時運起陰陽雙刀，要配合其子將李龍飛一舉斬殺，不允許任何意外再次產生。

一時間，三人所在之處，風捲雲動，刀氣雷鳴，將方圓數里內的生靈都驚得避了開來，無敢靠近。

李龍飛目中赤紅，這是他叛宗以來，遇到最強硬的一戰，卻也在他心中掀起了最強烈的戰意。

他自內門試練以後，一切的不如意接二連三，更是被迫逃亡至今，甚至在幾個時辰前從死門關內又走死過一次，這一切的一切，讓他的心志雖不說是鍛鍊得如鋼鐵一般，但在殺戮上，卻再無猶豫，果斷殺伐，誓將眼前的阻礙都給破除開來。

幾個呼吸之後，李龍飛心念一動，身體隨之往前衝去，同時剩餘飛劍合成最後一組劍陣，不等葉全將氣勢聚到最高點，便要主動迎擊。

「來得好！」葉全心中低吼一聲，氣息斗然升起，先前那聚勁之勢竟然是個假像，其實早已準備萬全，只等李龍飛自投羅網而已。

「一刀無痕！」

「萬象歸一！」

霎時間，原本籠罩著李龍飛的刀氣，化繁為簡，形成一把半透明的木柄大刀刀勁，看似璞實無華，卻無法閃躲地朝李龍飛頭頂砍了下來。

喀嚓幾聲，組成長生劍陣的那些飛劍原本就已傷痕累累，此時更是不敵大刀的鋒利，轉眼碎裂開來，成為片片木屑。

同時，葉縱天也雙手一合，陰陽雙刀化做旋渦刀氣，將李龍飛層層包住，不讓他有機會閃躲開來。

就在這退無可退，看似無解的合擊之下，李龍飛目中的赤芒殺機也濃郁到了極點，他隨手一揮，那青羅旗被他扔出，雖然缺了一角，卻仍帶著強大的威壓降臨而去。

「給我爆！」跟著，那青羅旗在葉全跟葉縱天目瞪口呆下，被李龍飛狠狠一指，似乎還想抗議的抖了兩下，最終仍是無法抵抗李龍飛強大的靈識操控，爆炸開來。

那是上品法器爆炸的威力配上李龍飛的全力修為，即使葉全的一刀無痕已然足以媲美築基後期一擊，但仍是無法完全碾壓，碰碰巨響後，陰陽雙刀形成的刀氣無法敵擋，碎了開來，而大刀刀勁只剩三分威力，繼續朝著李龍飛那飛去。

但這三分威力，李龍飛已然無懼，他雖然耗盡修為之力，短時間無法回氣，但他明白對方同樣也在這一刻難以繼續下去。

李龍飛右腳狠狠往後一踏，堪比後天生靈的肉體之力頓時讓他在沒有修為加持下，速度依然達到了極致，轉眼衝到那刀勁面前，在葉全及葉縱天無法相信下，碰地一聲，撞破刀勁，朝葉全這衝來。

葉全心中驚濤駭浪，無法相信自己的全力一擊竟被對方這樣破掉，更是不明白為何對方修為耗盡肉體仍可如此強硬，他目中所見，只剩下李龍飛的一拳擊來，在他尚未能回氣過來之時，轟地一聲，被李龍飛擊中心脈，噴出一大口鮮血，手中的大刀頹然落地。

「該死的！等我回過氣來，你必死無疑！」葉全終究是築基修士，李龍飛這一擊雖能重傷他，但仍殺不死他，慘嚎中葉全迅速的往後退去，想要掏出懷中的符籙阻擋對方。

同一時間身旁的葉縱天也透支修為操控著陰陽雙刀朝李龍飛這追擊過去，。

只是李龍飛怎會給他回氣跟反擊的機會，同樣耗盡修為的情況下，只靠肉身之力的他速度只會比對方更快，化作一道殘影不斷朝葉全這擊來。

眼看自己被打得連掏出符籙的機會都沒有，而且五臟六腑紛紛受到重創，葉全心中升起一股面對死亡的寒意，他猛地發出一聲悽厲叫聲，奮力一拍自身額頭三次，濺出三道精血化作保命血刀往李龍飛這擋去，同時整個人轉身更為迅速的想要拉開距離。

只是那保命血刀隨著他的重創，此時只餘築基初期的程度，碰碰碰，雖然將李龍飛再次擊得傷痕累累，並劃出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但他仍不為所動，繼續往前疾追。

不過這一擋，終究拉開了一點距離，讓李龍飛短時間難以追上對方。

就在葉全心中升起了一絲希望，發了命的往前跑同時掏出一顆銀灰色的藥丸。

看著葉全那藥丸，李龍飛眼神中赫然綻出異樣的精芒，他頓了一下，任由那追擊來的陰陽雙刀砍在背上，鐺一聲巨響，隨著滿天的鮮血灑落，李龍飛背上又多了兩道刀傷，但他也藉這一擊的反作用力，如飛電般直接追上葉全，雙拳擊出，打在葉全的背上。

喀嚓的聲音自葉全體內傳開，他還來不及吞下那藥丸，便感覺到自己體內的肋骨寸寸碎裂。

劇烈的痛楚讓他連藥丸都拿不穩，墜落在地上，跟著李龍飛雙拳收起，然後再度狠狠落下，嘩一聲葉全七孔流血，心脈盡碎，再無逃跑之力，頹然倒下。

隨著葉全的倒下，李龍飛聳立在那，全身染滿鮮血，卻有如不倒的巨人，冷眼望向身後的葉縱天。

「李龍飛，你這個殺千刀的！」葉縱天在後方看到此狀，發出悽厲的叫聲，可卻渾身顫抖，直接轉身就跑，實在是在這一幕，讓他真的怕了。

己方七個練氣大圓滿修士圍攻一個，全都死了，他自己以築基修為鎮壓對方，也輸了，現在就連跟其子葉全兩個築基修士一起夾殺對方，仍是被其殺死一人，更別提死的兒子修為還比自己要高上一些。

「他下手太狠了，不只對敵人狠，對自己也狠，而且他的修為一定不是練氣修為…一定不是…」眼下自己的兒子、孫子，都死在對方手上，葉縱天不知不覺中已經被徹底嚇到，他無法將對方跟練氣修士相提併論，甚至，就連築基修士，他也覺得比不上李龍飛。

此時葉縱天不但鬥志全無，身上的傷勢也壓抑不下，反撲的結果是修為驟減到練氣大圓滿的程度，他沒有遲疑，掏出一枚救命丹藥，放入口中後勉強提起修為，全力逃跑；其內心有如驚弓之鳥，再無法戰鬥，只想遠遠逃回族內，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而在葉縱天心底，更是隱隱對其孫葉無垠有些懷恨，認為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然若他能冷靜下來，便能想到，早前他觀察李龍飛大戰七個練氣修士時，曾判斷過那四名練氣修士如不要在最後臨陣逃跑，應該還有機會將李龍飛重創，但實際親身體會過後，葉縱天無法冷靜，無法不瘋狂，只能沒命的往自己來的地方逃去。

此時李龍飛目賭對方逃去，眼中的殺機沒有因為剛殺了葉全而冷卻，反而更為熾烈。

事實上，李龍飛方才雖然擊殺了葉全，但自己也受到了盡乎死亡的重創。

其身軀中了好幾次的刀傷，雖有堪比後天生靈的肉身之力，加上驚人的恢復力硬撐，但對方畢竟是築基修士，其實內外早已完全透支，跟本無法再戰，只能勉強站在那裏。

而葉全臨死前的反震力，也讓李龍飛靈脈受損，強大的恢復力受到些許影響，倘若葉縱天拼命，李龍飛就算能僥倖不死，也只能逃之夭夭，但如今對方逃跑，卻反倒讓他有了個機會回氣。

李龍飛沒有魯莽追上，而是用顫抖的手將葉全落下的那粒藥丸拾起，放在眼前仔細觀察。

對於丹道，他沒有著墨，自然認不出這顆藥丸是甚麼，但既然葉全死前想服下它，肯定是對療傷有顯著的效果。

只是就不知，這種逆天丹藥，有沒有後遺症。

「就算有後遺症，只要現在能恢復功力，擊殺那個老鬼，那又如何！」李龍飛眼中閃過一抹狠意，毅然決然地將丹藥吞服入肚。

事實上，那療傷丹藥與葉縱天所服下的丹藥一樣，是葉全的最後手段，在生死關頭時可以救他一命，更沒有甚麼太大的後遺症。

想不到他還來不及拿出服下，就被李龍飛追擊而死，現在更是被其服用，倘若葉全地下有靈，想來也會含恨九泉吧。

隨著那丹藥服下，李龍飛本來減慢的恢復力再度恢復，跟著靈氣擴散全身，抓緊時間全力運轉修為全力恢復。

兩個人一個是藉著丹藥全力恢復，一個是勉強提起修為逃跑，其恢復的速度差異，不言而喻。

差不多一刻之後，李龍飛張開雙眼，身上的傷勢已好了大半，修為更是恢復了八成，嘴角浮現一抹冷笑，面色陰沉的朝著葉縱天逃跑的方向追去。

幾個時辰之後，李龍飛腳步蹣跚，身上沾滿了鮮血，帶著葉縱天的頭顱，回到了原地。

葉縱天的臉上，滿是恐懼，雙眼張大，目中更有不甘及仇恨在。

自在道外廣大的樹林內，不知何時，又下起了一場大雨，這雨來得又大又急，沖去了眾人的蹤跡，沖去了血腥味，也沖去了李龍飛心中的殺機。

一路上葉家族人的屍體，被李龍飛一一的找尋回來，跟著施展術法，將他們通通燒成了灰燼。

其中有兩具屍體，身上留有劍痕，卻不是被他所殺，想來是杜之嚴所為。

而李龍飛找了半天，始終沒看到杜之嚴的屍體，看起來對方應該是安全回到了赤劍宗內。

李龍飛收走所有儲物袋與法器，看向自在道的方向，沉默片刻，轉身往那巨大赤劍走去。

「修為已經到達了練氣期的極致，接下來，得想辦法找築基的方法了…赤劍宗那，雖然我沒有特別期待，但暫時躲避刀仙宗跟自在道的追兵，還是需要的。希望那姓杜的，能遵守約定，否則，也要讓他付出一定的代價！」

經過這次戰鬥，李龍飛深刻的感悟到在修真界內，一切都靠拳頭說話，對於自己要走的路，也不再迷惘。

「我變強了，但還不夠…只有變得比任何人都強，才能夠報仇，才能夠在這修仙路上存活下去…」至始至終，李龍飛復活父親跟報仇的初衷沒變，只是，他明白了若是不變強，一切都只是空談。

強者生存，更強者說話。

只有不斷的變強，才有機會存活下來，才有機會…有那報仇的一天！

打定了主意，李龍飛立刻向前疾馳，他並沒有打算捲入赤劍宗與刀仙宗的四派戰爭之中，但為了拿到靈仙蟲芝，為了能避開後面可能的追兵，他只能去，不得不去！

1. 武癡

赤劍小山下，一條彎延小徑從山腳直通山頂，頂頭一座小道觀，兩個人隨意地坐在那裡，其中一人眼神中卻是透露著精芒，只要有人經過，肯定會被他察覺。

那眼露精芒的是一名白面儒生，背上三把長劍，搖著扇子，不急不徐地看著下方。

「杜師姪，你說的那人，真的會來這嗎？」

「這…啟稟師叔，我跟他約好在這碰面…但是分手之際，他被兩名築基修士追殺…能不能來，我沒有多大的把握。」

另外一人，心神不寧，正是早前跟李龍飛分手後逃出來的杜之嚴本人。

他一身血衣已經換下，唯獨面色蒼白，看起來仍是有傷在身。

那白面儒生聽完也覺得沒有多希望，搖搖頭說道。

「聽杜師姪說，此人看似練氣大圓滿修為而已，但實戰中卻堪比築基，更是輕易地就將兩名練氣大圓滿的鬼屍門弟子給擊殺，感覺起來，不像是尋常練氣期弟子可以辦到的，可惜阿可惜…」

「…即便是這樣，要在葉家族長兩人連同好幾名練氣圓滿修士追殺下逃出，想來還是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我們是否該避一下…」杜之嚴一聽，眼上又露出一絲害怕，試探性地尋問著。

這也難怪，剛逃出追殺，如果再遇上對方，任誰都會想躲一躲。

那儒生眉頭一皺，哼了一聲說道。

「杜師姪，這話可就不對了！這裡是赤劍宗勢力範圍，即便不敵，我們怎能說退就退？」

「何況那葉縱天的陰陽雙刀，還有那葉全的一刀無痕我聞名已久，老早就想交手看看，要不是上頭規定我只能在這範圍內看守而不得隨意出手，我早就過去看看。」

「現在他們追來，如果不敢上山那也就算了，只要敢踏進這赤劍小山一步，我肯定不放過他們！」

那儒生雖然神情平靜，眼神中卻藏著一股興奮，若不是親耳聽到這一番言論的人，還真難以相信這樣一個外表溫文儒雅的人骨子裡卻是一名武癡，喜歡與人交手過招。

杜之嚴心中叫苦，卻不敢多說甚麼，只能暗自在底下嘀咕。

原來他在逃到這赤劍小山之後，順著小徑，一路往赤劍宗奔去，想不到在路過小亭後沒多久，就被攔了下來。

當下他驚魂未定，以為是對方又追來，等到看清楚攔他的人是誰後，不由得喜憂半參。

喜的是，這位師叔，跟自己還有些淵源，而且修為也到了築基中期，與那葉全有得比。

憂的是，他知道這師叔頗愛比試，平時常跟宗內其他師叔過招，更是有事沒事就去外面找人決鬥，果然在聽到他說完自己被追殺後，當下就決定帶他回這小亭內，等後面的追兵過來，更要求他也留在這裡，一起等待。

雖然杜之嚴一聽之後臉色大變，同時力勸許久，但這儒生卻是不為所動，甚至拿出兩宗正在交戰，本就該在邊界鎮守一下的理由出來。

眼看兩人在這已經等了一天一夜，杜之嚴對李龍飛的生還已經全無希望時，那儒生突然疑地一聲輕呼，接著更站起往山下凝神細瞧。

杜之嚴順著那儒生的眼神往下看，只見山底下，隱約有一個青衣修士，正嚐試從小徑旁繞路，但卻突然神情沉重，又回到了小徑路上。

最後，他猶豫一下，還是選擇踏入小徑，跟著快步向前，迅速的往小亭子這跑來。

那修士自然是李龍飛了，他本來想試看看能不能著從赤劍小山旁邊進去赤劍宗，卻發現甫一繞路，就遭到許多劍芒的鎖定，逼得他只得退出小山，那萬劍的劍芒才消失無蹤。

「看來…這赤劍宗的邊界，的確不能隨意進出…也罷，我就直接開門見山進去，看看對方到底守不守信用…」李龍飛確認過後，不再猶豫，直接踏上小徑，一溜煙的便跑上了山頭。

不一會兒，李龍飛便來到了那小亭之中，一入小亭，他微微一愣，只見兩個人已經在裡頭等著自己，其中一人，更是張著一雙大眼，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眼神直盯著自己。

「你也平安，那就好了，我們的約定還算數吧？」李龍飛雖感覺到另外一人身上的威壓不小，但仍是率先朝杜之嚴點頭問了一句。

杜之嚴臉色一變，正要說些甚麼，那儒生已經開口搶先搭過話笑道。

「哈哈哈…多謝這位道友出手救了師姪，洪秀在此先向你謝過了！」

這話說得客氣，乃是因為那儒生雖看出李龍飛修為雖只有練氣，但既然能逃到這裡，那便代表葉全兩名築基修士的追殺沒有成功。

這麼一來，那儒生對其是否為練氣期的修士便有些懷疑，暗想該不會是築基修士隱瞞修為等等，再者，對方救了自己同宗弟子，於情於理，都不好意思以長輩自之。

李龍飛聽到這話，卻是心中幾番思量。

首先，對方既然稱呼杜之嚴為師姪，看起來的確是赤劍宗的長輩沒錯，加上其身上修為雖然隱而不現，卻跟先前葉全所給自己的壓力相差無幾，肯定是築基修士。

自己目前逃離宗門，前途茫茫，後有追兵，雖說對方口中客氣，但自己可不能真的就此拿翹，當下躬身回答。

「不敢，晚輩李龍飛，恰巧經過遇到杜兄被刀仙宗人追殺，所以出手幫忙，之後因對方人手眾多，所以分開逃命，相約在此，此時見到杜兄無恙，心下也是感到欣喜。」

這番對答，不卑不亢，如果是從前，李龍飛還真無法回答得這麼圓滿，也多虧這幾年歷練，加上那山水界中無數考驗的洗滌，總算讓他個性沉穩了些。

卻看到那洪秀神情有些複雜，跟著話題一轉，出口問道。

「聽杜師姪說，你在本宗內有熟識之人，所以想要入宗探訪一陣子，雖說這事本來無礙，加上又救下本門弟子，本該答應，只是近來四派大戰頻繁，不知道閣下原先門派，所屬何宗，又或是何處之修呢？」

這些話聽得李龍飛是一頭霧水，有點莫名其妙，自己何時說要入宗探訪何人？

他轉頭看向杜之嚴，只見對方心虛地低下頭去，同時臉上浮現不安神情。

再看向那洪秀，他仍是一臉平靜，看著自己沒有說話，但眼神中的疑問卻明白表示，如果李龍飛回答不出來，那要入赤劍宗一事，可能就沒那麼容易了。

李龍飛深吸一口氣，腦中急轉，片刻之後他坦然說道。

「晚輩乃自在道門下…」剛說完這句，那杜之嚴就阿了一聲，而洪秀則是眼神微微一縮，隨即又變得自然，李龍飛卻沒有停滯，仍是繼續把話說完。

「師承天泉，雖然師門遭逢劇變，但當時我因事在外，沒有被牽涉其中，是以這番前來，其實是希望能暫留一陣，等風波過後，再做打算。」

卻是他順著杜之嚴的謊話，加以修改，正式提出入赤劍宗的請求。

這番回答，讓杜之嚴臉色緩了一些，而洪秀聽完，先是沉默了一會後，接著好像想到何事，臉上展露笑容，看起來頗為開心。

「原來如此，我想起來了，前陣子聽說自在道有個叛逃弟子，被刀仙宗跟自在道雙雙通緝，想來那便是你了。雖說目前自在道加入刀仙宗，但人各有志，既然你是不願同流合污，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赤劍宗自然是歡迎。」

「只是，此番大戰之中，赤劍宗內人人都須出力，你雖是外人，但想要留在赤劍宗裡，就得在緊要關頭幫上一些忙，你可答應？」

這話這也在李龍飛意料之中，畢竟天下沒白吃的午餐，但一想到有可能跟原自在道的同門對上，還是讓李龍飛猶豫了下。

不過眼下只剩這條路了，而且想要讓那靈仙蟲芝成熟，還得靠杜之嚴在赤劍宗內幫忙，因此也只有遲疑一下，李龍飛便點頭答應。

只是在他點頭答應之後，那洪秀卻是仍盯著他看，同時口中嘖嘖稱奇，有些躍躍欲試的表情。

「晚輩既已答應，是否可以就此進入赤劍宗內？」李龍飛被看得有點不自在，強忍怪異的感覺開口問道。

「喔…喔…可以，當然沒問題。」洪秀被這一問，猛然驚醒，轉身帶著李龍飛跟杜之嚴要往赤劍宗走去，臨走之際，還不忘看了李龍飛一眼，似乎有甚麼遺憾一樣。

李龍飛卻不知，要不是剛剛自己一念之間以晚輩自居，這為武癡儒生，必然會想跟他交手試試。

畢竟能從葉全兩位築基修士手中逃出，加上之前被人通緝，即使只是練氣期修士，洪秀也感到十分有興趣。

只不過既然李龍飛都自稱晚輩了，洪秀倒也不好意思再做比試要求，要不然被人說是以大欺小，不管是贏了輸了，對他來說，可都不是一個好結果。

但要是他知道李龍飛不只是逃出來了，甚至還斬殺了葉全葉縱天兩位築基修士，不知道會不會後悔，怎麼就這樣放李龍飛離開，而沒找機會比試比試。

1. 賓客樓

幾天後，洪秀總算帶著李龍飛兩人到了赤劍宗門派內了。

雖然一路上杜之嚴已經跟李龍飛說了一些宗內的事，但是實際上看到那六座巨大山峰，跟其上赤劍宗的宏偉山門，李龍飛還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要不是之前曾在梵天石內看到更高的試鍊之山，李龍飛肯定會震驚更久。

見到李龍飛那樣子，杜之嚴心底終於有了一點得意。

不過在踏入山門之前，杜之嚴還是帶了李龍飛去一位師叔那裡做些確認。

雖說李龍飛救了他一命，但大戰期間，該做的一些審查還是不能避免。

李龍飛很識相的沒說甚麼，或者說，就算他想說些甚麼，也是沒用。

那位審核他暫留的師叔乃是一位光頭的結丹修士，他坐在審核房內，光是輕描淡寫地看了李龍飛一眼，就令他有種渾身被看個精光的感覺，好似自己內心裡的想法秘密，全都無法在其面前隱瞞一樣，令他差點就難過得想吐出一口血來。

好在這結丹修士只是審核，沒有惡意，加上李龍飛心中坦蕩，所以這難受的感覺只持續了一個呼吸左右，便消散而去。

跟著，這光頭修士對著杜之嚴微微點頭，扔出一塊代表賓客身份的牌子，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威嚴聲音說道，「此人申請的入宗證核准了，期限五年，五年之後，需再度申請。」

接著，就閉起眼睛，不再看李龍飛跟杜之嚴一眼。

杜之嚴這才放下心中一塊大石，臉上大喜，拿起那個牌子，遞給了李龍飛，接著恭恭敬敬鞠躬退出審核房，長噓一口氣。

「恩公，這下子，我總算不辜負對你的承諾了。」杜之嚴抱拳鞠躬，表情很是誠懇。

李龍飛微微一笑，搖搖手說，「恩公這兩個字，不用再提。你既然已經知道我的來歷，應該知道，當下我們不過是互取所需而已。如果你不嫌棄，從今以後，便以道友互稱吧。」

杜之嚴臉色微微一變，想要在說些甚麼，但隨後還是啞然而笑，「既然如此，杜某先謝過李道友救命之恩了。」

「另外此番重返赤劍宗，杜某曾答應要將靈仙蟲芝催化，如今既已回宗，李道友是否將冰寒葉跟赤目蠶拿出，好讓我送去門內丹藥大師那催化呢？」

李龍飛聽完，臉上沒有露出任何表情，隨手將那靈仙蟲芝從懷中拿出，遞給了杜之嚴。

雖然一路上甚麼都沒說，但是對方既然為了這靈仙蟲芝跑去大老遠的敵方那交換，如此一來，催化完後是否會還給自己實在說不準。

反正這東西對自己來說本就是有了更好，沒有也罷，所以李龍飛倒也沒真的很放在心上。

倒是那杜之嚴一接到那冰寒業跟赤目蠶，神情略顯興奮不安，小心翼翼拿好，跟著對李龍飛說道，「杜某必定將此靈仙蟲芝催化完成，屆時，當會奉還李道友。」

看到對方神情，李龍飛雖然再次肯定了些甚麼，但他仍是不願想太多，只是

隨口應答了下，並相約四十九天後再見，便回到了自己的住處。

在赤劍宗內，像他這樣尋求庇護的外人不算多，但也有十來個。

這些人統一都被赤劍宗安置在一個小山谷內，裡頭鳥語花香，雖不說是靈仙寶地，但倒也不算虧待。

李龍飛順著牌子內的記載，來到了一戶大院前，此院佔地百丈，裡頭除了一棟獨立閣樓，樓前掛著賓客七樓外，其餘都是院子。

而院子內，雖然靈氣不比當初他的內門洞府來得濃厚，但青石鋪路，小橋流水，甚至還有一個獨立的花圃，以及兩名童子在內打掃清理。

「這赤劍宗果然是大宗門，光是讓外賓暫住的地方，就比當初自在道外門弟子來得好得多。要不是靈氣較稀，恐怕便是我當初的內門洞府都不過如此。」李龍飛看完心中有些感嘆，他卻不知，這閣樓本就是赤劍宗招待一些較有身份的外來客所在，當然精緻，而他因為救了杜之嚴，加上對方在赤劍宗內跟某些長輩有些淵源，所以才被允許進入，否則，憑他自在道叛逃弟子的身份，連要入宗都有些困難。

李龍飛看了一會，跟著拿起那代表身份的牌子向前一晃，一道無形的禁制劃了出通道，跟著他身子一晃，走了進去。

以他現在的修為，在還沒進入前就能感應到，這院子被一些粗淺的陣法之力保護著。

一踏入院子，那兩名本在打掃的童子，立刻停下手邊的工作，恭恭敬敬地跑過來拱手一拜，異口同聲說道。

「前輩您好，我二人是本門派來在這段時間伺候前輩的，如有任何吩咐，盡管說就是了。」

這兩個小童，一個約莫八九歲，一個約莫十歲，難得的是長相相似，身上修為更是一樣都在練氣一層左右，想來是專門挑選過了。

在問過姓名後，李龍飛得知他們兩一個叫石玉，一個叫石天，是真正的親兄弟，拜在赤劍宗當雜役弟子已經有一年，當下微微一笑，賞給他們一人一個靈石後，吩咐他們先下去了。

那石玉跟石天有些驚喜地看著手中的靈石，機靈地點頭又說了幾件事後，這才歡歡喜喜的退下去了。

看來赤劍宗雖然很大，但未入門的弟子，仍是不受重用，得不到太多的資源。

打發了兩名弟子後，李龍飛踏入閣樓，只見裡頭雖然不寬廣，但一切修練的必需品，應有盡有，甚至還有一個丹爐，看來是以備給會煉丹的賓客所使用的。

李龍飛察看了下，靈識掃過四周，確認沒有甚麼問題後，拿出之前滅殺葉全等人之後，一直都還沒有機會好好檢查的儲物袋一觀究竟。

只見大大小小十多個儲物袋內，東西許多，靈石法器玲瓏滿目，讓李龍飛看得是吞了一口口水。

以他富家子弟對身外之物不太戀卷的個性，這時也不禁對葉全等人的富有感到羨慕了。

「這也太多了寶物了吧，這葉家等人，想來平常殺人奪寶的事做多了，不然沒事怎會放這麼多寶物在身邊呢？」

李龍飛倒不知道，葉家等人固然常殺人奪寶沒錯，但在修仙界，越是寶物的東西，也越是帶在身邊。

李龍飛一面嘆到，一面將物品分門別類拿起來把玩，只見那一個個法器寶物，不但從符籙飛劍，寶刀護鏡，應有盡有之外，還有幾個很特別的東西，讓他詳細觀察了許久，還看不出是幹麻的。

其中一個是一個五指連環，戴在手上正好一指一個，上面散發著不小的靈壓，感覺起來是個金屬性的中品法器。

而另一個是一個玩具木偶，猴頭獅身，還長有四手，雖然雕塑的十分精緻，但卻感受不到任何靈氣，也不知是不是小孩兒的玩具，竟被修仙之人帶在身上。

李龍飛記得這兩個東西都是那拿著晶球的男修儲物袋內所有，想來也有些特別作用，靈識察探許久仍不知所以，這才把這兩個物品收在另一個儲物袋中，接著拿起一對黑白雙刀，若有所思的凝神注目著。

這一對雙刀，正是葉縱天的成名刀器，陰陽雙刀。

光是其中的任何一把，都可以說是是扎扎實實的上品法器，更何況還兩把成雙，一模一樣，對於修練雙刀之人，可以說是難得至極。

只不過，李龍飛練的是飛劍，對這刀法，沒甚麼研究。

放下雙刀，李龍飛拿起另一把木柄大刀查看，這把大刀，同樣也是上品法器，是葉全所用，重達百斤，要不是修仙之人，普通凡夫跟本拿不起來，更別提揮舞自如了。

李龍飛看了許久，雖然這柄大刀比起那一對雙刀，感覺更加厲害，但終究還是刀器，與他仍是不合，他嘆一口氣，便想將其收起。

就在他握住那木柄之際，突然發現有些異狀，靈識稍加察看了之後，竟發現其木柄之中，夾有一卷皮革。

李龍飛心中一喜，忙將木柄旋開，拿出那卷皮革，注入靈識後，詳細研究起來。

三個時辰後，李龍飛才收回靈識，長噓一口氣後，神情古怪地看著那卷皮革跟那把大刀。

1. 歸心訣

那捲皮革，的確如李龍飛所想的，是記載著與葉全刀法相關的功法，只不過，其上並不是只記載著刀法，而是記載著一門十分罕見的功法，歸心訣。

說是功法，其實有點不正確，正確來說，是一門秘術，是專門修練靈識的一種法門。

如果按照那皮革上所說的，修練這歸心訣不但能增強靈識，更能學會許多神通，甚至修練到最後，在結成元嬰時還能幫助突破心魔那關。

只是這歸心訣一共七層，皮革上只記載了兩層，剩下五層說是失傳以久，得靠後人自行尋找。

而且練這歸心訣雖說好處甚多，但同樣也有一些壞處。

別的不說，這歸心訣在修練過程當中，每次要突破關卡時都會產生心魔幻覺，所以練起來兇險萬分，過去修練之人，往往十有二三迷失在心魔之中，成為瘋瘋巔巔之人。

好在這歸心訣本就是為了克服幻境心魔，所以越到後面，越能安定心神，只是前期就危險得多。

而另外一個不算壞處的副作用，就是練這歸心訣之人，因其心魔幻境見得多了，往往會心性趨寒，變得冷冰冰的，對人情事故較為冷漠，這倒也說不上是好是壞了。

李龍飛雖然有突破心魔的經驗，但那不光是靠自己而已，此時見到那歸心訣的壞處，不由得有些遲疑。

但再看到那些好處，光是練成第一層之後所能得到的神通，加上能增強靈識這一點，就忍不住想修練看看。

所謂以己之長，攻彼之短，李龍飛的靈識本就比同階修士靈識強得多，如果在配合上這歸心訣，想必能成為一大殺器！

更何況其第一層內唯一一個神通，悚神術，其修練效果究是能在戰鬥中自然而然的以靈識壓制對方，使對方減弱實力許多。

如此一來，即便遇上比自己高一班的敵人，在戰鬥中也不至於毫無招架之力。

現在想想，當初對上葉全時那種異樣壓迫感，恐怕就是這悚神術融合刀仙宗的刀術結合而成的。

看來，若不是當初進到山水界內得到莫大造化，強化了靈識，要戰勝那葉全可說是十分困難。

「不過…這秘術修練起來有些風險，還是等之後有得到甚麼能輔助安定心魔的寶物再進行修練好了。」想到這，李龍飛沒有急著修練，而是將皮革收入儲物袋中，然後再繼續檢查其他寶物。

這番檢視，總共花了他一晚的時間，才將所奪來得儲物袋內通通盤點清楚，算一算，法器寶物不計，光是靈石，就有約莫一萬多枚，加上先前他閉關前搶到的，身上共有近兩萬初低階靈石，可說是堪比一般中規模宗門的的一名長老財產了。

而法器寶物零零總總加起來，少說有二三十件，扣掉那對陰陽雙刀跟木柄大刀不算，也還有七八件中品法器，其餘則是各式各樣的下品法器。

李龍飛從中挑了三件最是順手的中品法器，加上許多符籙丹藥，通通放進一個較大的隨身儲物袋中，其他的則是分別放入了剩下兩個儲物袋，則留著作為備用，以備有不時之需的時後。

說起來，那個較大的儲物袋，還是從葉全身上拿的，裡頭空間是自己原本那個的十幾倍，看來這次追殺自己不成，葉家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怕是就此要從刀仙宗四大外宗家族裡沒落了。

而李龍飛倒也不怕葉家來找自己的碴，畢竟他現在身在赤劍宗，而赤劍宗本就跟刀仙宗大戰，哪怕葉家知道這件事，想來也只能恨得牙癢癢的，而無法有太大的動作出現。

「修仙界裡，果然弱肉強食才是真理，這些寶物靈石，若不是我殺了這麼多人，恐怕修練一輩子，都還得不到。」

看著自己腰上那麼多個儲物袋，李龍飛有些感慨的想，但隨即眼神中閃過一絲寒芒。

鳥為食亡，人為財亡。

既然對方要追殺自己，當然也得冒著殞落的風險才是；修練至今李龍飛也不是初哥了，對於這種廝殺早已沒有一開始的那些心軟。

平覆了心情，李龍飛這才盤腿打坐，同時繼續思考著接下來未來的方針。

以他現在的修為來說，下一步，應該是想辦法築基才對。

如果在自在道，那他自然而然能得到師長們的指導，甚至得到大力栽培也不是沒有可能。

別的不提，光是前人築基的經驗及心得，便能讓人省掉許多冤枉路，更別說築基必需要的築基丹了。

但現在宗門沒了，要靠自身成就築基，雖不是癡心妄想，卻也不是啥簡單的事。

隻身一人的他，想要拿到築基丹，根本不可能；就算退一萬步講，能偶然得到一顆，也不保證就能因此而築基。

自己只是暫居在赤劍宗內，其宗們內的師長當然不可能會幫忙自己。

此外四宗交戰以久，雖然自己是外人，但要出手幫忙的可能性也頗大。

一旦被捲入大戰之中，自己縱然修練到了練氣十五層大圓滿，可與築基一戰，但戰場上一個不小心，還是有可能落得身死道消。

所以總總事情累積在一起，若不早日想法子築基，否則肯定沒有甚麼好下場。

想到這，李龍飛頓時想起那個靈仙蟲芝的重要性了。

不過就算有了靈仙蟲芝，真正的保命根本，還是在自己的戰力能增加多少。

一念及此，李龍飛沒有浪費時間，拿出自在自在訣下卷，照其內的法門，加緊修行起來。

成就了上古練氣大圓滿境界，自在訣上中下卷已經不能助他突破修為了，但在許多靈氣運用以及術法上，卻是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自在訣下卷中幾種神妙的術法，對於現在的李龍飛來說，是最急需學習的事情之一。

這就這樣在這賓客樓內修行約莫二十多天後，這一日，李龍飛正在打坐的時後，突然神情一動，察覺到閣樓外有人觸動了禁制，於是靈識一伸，掃了過去。

只見門外一個紅衣中年，躊躇不前，看起來有些猶豫，正是杜之嚴本人來到。

李龍飛倒也不覺奇怪，拿起令牌隨手一揮，那禁制便打開一條通道，跟著淡淡傳音而出。

「杜道友既然有事找李某，那便進來吧。」

杜之嚴臉上一喜，但隨即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了進去。

一進到樓內，見到李龍飛正在打坐，杜之嚴恭敬一揖說道，「李兄，杜某打擾了。」

見到對方如此客氣，李龍飛眼神中閃過一絲異色，隨時將示意對方坐下，點頭說道。

「杜兄何必如此客氣，李某之前就說過了，之前的事，不用再放在心上了，此次前來，莫非是那靈仙蟲芝出了甚麼問題嗎？」

既然對方如此客氣，李龍飛也不好意思再稱對方為道友，而是改以兄弟稱呼，只是對方比預定的時間早許多天來訪，想來是那靈仙蟲芝有了甚麼問題。

一聽到對方如此直接，杜之嚴反倒有些支支唔唔了起來，只不過，他也只有遲疑片刻，隨即就毅然決然抬頭對李龍飛說。

「實不相瞞，那靈仙蟲芝摧化得十分順利，但杜某此次前來，並不是要來告知此事，而是前來相求，李兄能否將那摧化成熟的靈仙蟲芝給予在下一片葉子？」

「一片葉子？」

「當然，如此珍貴的異寶，杜某不會平白要李兄贈送，杜某願意用中品靈石五十顆…不，一百顆…外加一套威力不小的陣法交換…」眼看李龍飛尋問，杜之嚴有點不知所措，連忙解釋，但聲音卻顯得有些心虛。

畢竟當初他可沒提過這件事，何況少了一片葉子，那靈仙蟲芝就無法發揮吞下整株能提升修為的效果，所以李龍飛若是不答應，也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不過杜之嚴也不是故意欺騙對方，要不是他真的急需將這靈草帶回到門內，而又需要對方救助，也不會隱瞞這件事情。。

眼下雖然不妥，但既然已經回到宗門，杜之嚴不由得有了些底氣跟對方討價還價。

那頭李龍飛聽完這話，眼神中似笑非笑，雖然沒有明說，但他其實早已猜到。

若不是有急需，誰會沒事離開宗門深入險境去做交易？

只是既然寄人屋簷，就算想要拒絕，也不能直接明講。

頓了頓，李龍飛平靜地回答，「好吧，如果你真有需要，那給你一片也無妨，只是為何需要，得跟我說明一下。」

那杜之嚴一聽李龍飛答應了，臉色一喜，心中一塊大石終於放下，忙把整個原委給說個清楚。

原來，杜之嚴的世家，乃赤劍宗內不算小的修仙家族之一，更是精通陣法，在門內頗有地位。

而杜之嚴雖不是嫡子，但因其陣法造詣不弱，所以被被另一修仙家族許家看上，將其族內一名身份甚高的族女下嫁給他。

哪知道這一件好事，卻恰好碰上了這次四派大戰，更因為杜之嚴的未婚妻所屬一脈，在第一次大戰時便被派去出戰，結果那許家族女，因此身受重傷回來，雖說沒有性命大礙，但傷及心脈，至今仍都未能全癒，臥病在床，也就無法出嫁。

而好死不死，杜之嚴在探望過佳人之後，竟對其一見鐘情，為之瘋狂著迷，於是開始四處打聽消息，更是在門內到處尋求靈丹仙藥，以求替佳人療傷治癒。

若是在平時，這倒也不是甚麼難題，但在大戰之際，這些靈丹藥草自然是準備得越多越好，沒有人肯輕易送出。

而杜之嚴又只是庶出公子，雖人緣甚好，但也無法替他喬到所需要的丹藥。

最終還是一名平常頗照顧他的長輩，以一些戰功，向赤劍宗內要來了宗門養殖的赤目蠶，並告訴他煉化靈仙蟲芝的方法，要他自己再去找那冰業草碰碰運氣。

之後就如李龍飛所知道的，杜之嚴打聽到自己好友周蒼松那有冰業草可以交換，想不到卻中了埋伏，然後又陰錯陽差被李龍飛所救，最終僥倖逃回到了門內，還成功帶回了靈仙蟲芝的所需的蟲藥。

了解這整個事情的原委之後，李龍飛原本還有些不滿的念頭也化作煙消雲散。畢竟對方為了自己心上人，這麼做也算是人之常情。

1. 築基丹

送走了杜之嚴，李龍飛又繼續打坐，同時拿出了一章玉簡放在面前，思索著剛剛問的幾個問題。

一是剛剛在答應送杜之嚴一片葉子之後，趁此機會，李龍飛詢問了關於安定心魔的一些寶物，二是與築基相關的一些事宜。

前者還好解，杜之嚴提到赤劍宗外的坊市內，有一些專門賣法器寶物的店舖。

雖說李龍飛不是赤劍宗的人，但也可以過去那找找自己想要的東西，畢竟有錢的是老大，誰會沒事把找上門的生意往外推？

只要拿得出足夠的靈石，賣給赤劍宗的人跟賣給外面的人，還不是都一樣。

但第二件事情，可就麻煩多了。

當聽到李龍飛問到築基的事情，杜之嚴先是吃了一驚，跟著露出羨慕的眼光。

他當然知道李龍飛的修為達到練氣大圓滿以上，只是沒想到對方已經在做築基前的最後準備。

不過再一想，李龍飛能從兩名築基修士中逃出來，這麼一說好像又有些合情合理。

「不瞞李兄，這築基一事，非同小可，在任何一個宗門，都可算是宗門內的一件大事。」杜之嚴沉吟了一會，單手托著下巴回答道，

「首先，各門派的功法，雖有記載如何築基，但沒有前人經驗，想要靠自己摸索，會難上許多；而且若沒築基丹，普通練氣後期修士光靠自己突破境界，機會只有半成不到。」

「但就算有了築基丹，也只是將機會提升到三四成而已，而且還得有人護法，以免中途走火入魔，出了亂子。」

「而那築基丹，雖不說是稀世珍寶，但也要價不斐，但就算有人有足夠靈石，宗門內也不會輕意賣出，畢竟一般宗門一年能煉出一爐築基丹已經是算很難得了，所以往往是數年屯積夠了，一起統一賞賜給有功勞的弟子，或是比試分發下去，少有在市面流通的。」

「但若築基成功，那可說是鯉躍龍門，從此真正成為宗門內的中堅分子，備受器用。一個宗門的強弱，可以說是以築基修士的多寡區分，即便是赤劍宗，築基弟子也不過數百人而已。」

「同是那也是宗門潛力多少的象徵，築基修士越多，以後才越有機會有人結成金丹，成為真正的支柱，所以說，這築基一事，一向是宗門內的大事…」杜之嚴看來也是對築基有所期望，所以下過一番研究，一一分析給李龍飛聽。

可李龍飛越聽臉色越是沉下去，他本以為築基雖難，但自己身上得到的靈石甚多，應該還是有辦法弄到幾粒築基丹，從而築基。

但如今聽起來，他才知道，自己還是太過天真。

想來當初如果在自在道內，能不能輪到自己拿築基丹，也是個未知數，而現在在別人宗內，要得到築基丹，看起來確實不太可能。

而且杜之嚴也講了，就算有築基丹，也只是三四成的機會而已，自己資質一向不好，想要築基，恐怕得準備不只一顆築基丹才行。

想到這，李龍飛打斷杜之嚴的話語，沉聲問道。

「那築基丹雖難買，但難道沒別的方法更有把握提升築基的機會嗎？赤劍宗也算大宗了，應該有些秘法吧？」

聽到這問題，杜之嚴面露難色，隨即把頭搖得跟波浪鼓一樣，嘆氣說道。

「李兄不知，這別的方法，不是沒有，但要嘛是太過危險，要嘛是比築基丹更加難求，而築基丹雖然稀少，但主要是因為煉製此丹中的其中一味主藥難尋，否則如果有足夠藥材，一般丹師多煉幾次倒也可以煉製出來。」

「甚麼主藥，竟然這麼難尋？」李龍飛一愣問到。

「是黃木蔘，而且還得是千年以上，這種靈草，胭脂山一帶的修仙界本就不多，加上無法人為種植，所以限制了這築基丹的數量，否則怎會這麼難晉升築基！」杜之嚴邊說邊是搓手，同時臉上頗有感慨的樣子。

李龍飛聽完卻是默默無語，良久之後才抬起頭來問。

「這麼說，要是有足夠的千年黃木蔘，那要得到築基丹，倒也不是甚麼難事囉？」

杜之嚴聽到李龍飛的語氣，嚇了一跳，忙詫異問道，「李兄難道有千年黃木蔘嗎？」

李龍飛搖了搖頭，平靜地說，「這種靈草，我怎會有？只不過，既然知道了要這種靈草才能煉出築基丹，那我自然會想辦法去找尋。否則，以我現在的身份，想來也沒有哪個宗門會將築基丹賞賜給我。」

這番話倒也中肯，杜之嚴聽完沉思一會後，拿出一枚玉簡，以靈識拓印了一份資料，連同一張丹方，遞給了李龍飛。

「這是？」李龍飛看向前面這兩樣東西，有些驚訝。

杜之嚴嘴角微微上揚，雙手一拱，「李兄對我有救命之恩，先前又答應贈我靈仙蟲芝的葉子救人，這是我之前從家族中得來的千年黃木蔘消息，加上一張本宗丹師所給的築基丹丹方，李兄如果能順利取得千年黃木蔘，以此丹方，倒也可以找個丹師煉製出築基丹出來。」

「你不想要築基丹嗎？」聽到是如此貴重的東西，李龍飛也不得不動容地望向杜之嚴問道。。

杜之嚴倒是像做了件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搖了搖頭說，「也不是在下不需要，而是相比於李兄，在下從家族或宗門內得到築基丹的機會大得多。再加上現在下在修為未到，短時間內並不用著用，所以這黃木蔘的消息，跟築基丹的丹方，就權當報答李兄的救命之恩吧。」

李龍飛眼中閃著精茫，看著杜之嚴一會後，這才將那兩樣東西收下，跟著揖身一謝，「既然如此，我也不推卻了，杜兄他日築基如有需要，李某自當傾力相助。」

兩人至此，終於把心中一些陰霾給散了開來，當下又笑談了許久，杜之嚴這才離開閣樓。

而現在，擺在李龍飛面前的那章玉簡，正是當日從刀仙宗準天驕謝風淮身上所得的丹道入門簡介。

這玉簡上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煉丹常見的一千種藥草，每一種都詳細介紹，還附帶圖鑑，栩栩如生，第二部份則是幾個簡單的煉丹入門法門，從如何將草木催生，到抽取精髓，煉製成丹都有提到。

當時李龍飛因為看不懂，加上被人追殺，所以沒有細看，但如今聽到這築基丹如此難求，不由得想要從最基本找起，就是直接找到煉製築基丹的原料，再請丹師幫忙煉製出來。

只是，李龍飛自己也知道，以他現在叛逃弟子的身份，想要找到個丹師幫忙，可說是天方夜譚，既然如此，那他不如自己學習，成為丹師之後，再找齊原料，自然就可以煉出築基丹，從而築基，成為築基修士。

這番打算，若說出去，恐怕會貽笑大方，讓人不恥。

畢竟為了築基而學煉丹，還要煉出大名鼎鼎的築基丹，這種想法，說甚麼也不會有人敢打算。

但李龍飛當年以凡人身份就敢妄想成為仙人報仇雪恨，他骨子裡的那種膽大妄為跟立定目標後就不顧一切的倔強即使在這幾年已經被他藏到了內心深處，此時還是忍不住顯露了出來。

當然，這也只是李龍飛所做的最壞打算而已，若有可能，他也希望能找到丹師幫忙，或者直接得到築基丹服用，畢竟他脾氣是硬了些，但也不是傻子，自然明白這其中的困難度有多大，而不會白白浪費自己的時間。

想到時間，李龍飛又嘆了口氣，從他離家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這段期間，他沒有再見到李府家人一面，甚至隱隱約約，他也多少明悟自己的父親恐怕是救不回來。

但他不願去想，也不敢去想，在他心中，一直支撐他的是，有朝一日能替父親報仇雪恨，然後施展大神通，將父親復活，同時找到李府，一起再享天倫之樂的願望。

就這樣，接下來的時間，李龍飛一邊修練，一邊研究那玉簡中的煉丹之法及背記草木圖鑒，很快的，一個月又過去了。

1. 資質太笨

一個月後，杜之嚴如期將那已經催生好的靈仙蟲芝裝在一個寶盒，放進儲物袋中交給了李龍飛。

望著那半蟲半草，晶瑩剔透的靈藥，李龍飛也有些恍惚。

這如此珍貴的藥草，竟真的被自己給拿到了，雖然上面少了一片葉子，無法發揮整株服下的效用，但其他四片葉子，可說是四次救命仙丹，足以讓他在遇到兇險之際逆轉乾坤，逢凶化吉好幾次。

而杜之嚴更是細心地將其裝在一個紫金色的寶盒，封住了藥草上散發出來的天地靈氣，否則以李龍飛的外人身份，在這赤劍宗內，可能還會因這靈草引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只是，這樣的喜事，還是沖淡不了他所受到的煉丹挫折。

望著那本玉簡內的草木圖鑒，李龍飛心中滿是無言與無力感。

明明才一千多種植物，在修先者修為越高，靈脈洗髓去除凡體污垢的情況下，一目十行，過目不望這種神通理當是越來越厲害才是，偏偏李龍飛對這一千多種植物卻始終記不了太多。

不是忘了馬尾草的生長條件，就是漏掉鼠仙花是幾月開花的，至於孔雀蘭跟金繡草長得那麼相似，更是讓他每次都不斷錯認。

而這是煉丹的最基本的功課，如果連靈草都不能記熟，那更別提怎麼催生，怎麼淬煉，當然也就不用想要煉丹了。

他也曾想過，是不是自己真的資質太笨了，但明明在記功法心訣，甚至是了解杜之嚴給的那些陣法上，自己都還算不錯，為甚麼要記這些草木圖鑒，就會這麼困難呢？

無奈之下，他只得仰天長嘆一口氣，繼續更加的努力起來。

當初天宏上人在他身上落下禁制，都讓他硬生生地花了一年時間磨破，他可不信學這煉丹一術，會比磨掉那禁制要來得難。

至於何時學會，那倒是其次，反正要得到築基丹不只一種方法，他好歹要每種都試過，否則是不會甘心的。

就這樣，在一喜一憂之下，李龍飛又打坐修行了兩個多月。

這前後近四個月裡，李龍飛也慢慢將赤劍宗的情況跟四派大戰的戰況給打聽清楚了。

首先，雖說四派大戰已經許久，但詭異的是，彼此間竟在近期很有默契的開始暫緩下來。

從第一次大會戰之後，第二次會戰，第三次會戰，彼此會戰的時間越拉越久，出戰時間也越戰越短，到四個月前的第四次會戰，甚至只持續了五天，就鳴金收兵，然後延續了四個月的和平。

這倒也不是說四派之間已經放下仇恨，畢竟光是爭取進那仙石的名額，就不可能有人會打退堂鼓，因此彼此間的小會戰仍是不減，但較大型的會戰卻是停下來了。

李龍飛雖然詫異，但這等事情，也不是他能知許太多內情的，所以只是聽聽就算了。

事實上，四派會這樣子也是無可厚非，實在是因為這四次會戰，讓彼此不管高階修士還是低階修士都損傷許多，而各派的掌事都是老謀深算之人，一開始或許有些衝動，但幾次之後，便明瞭了不能再這樣下去。

畢竟，就算真的有哪一方將另一方給滅了，肯定也是元氣大傷，就算幾年後爭取到了那入仙石的名額，能否派足夠人手進去尋寶，都是個問題，這麼一來，自然多少在戰役上做些保留了。

再來，進這赤劍宗四個月內，雖不說多熟，但一些低階弟子能去的地方，諸如練丹房，比試廳，百藥園等，李龍飛也都算熟了。

其中百藥園更是被他重點探訪的地方，這裡的奇花靈草，雖說都屬於赤劍宗，但外訪的貴賓也可以以靈石購買，方便一些練丹修士使用。

說起來，赤劍宗的練丹造詣雖不說四派之冠，但也跟刀仙宗相差不多，而這百藥園也是當年赤劍宗一名坐化的元老所親手佈置下來，裡頭的草藥種類可說是多達上千種，平日得靠許多低階弟子照顧，也算是讓李龍飛大開眼界了。

當然，他能見到的還是較常見的藥草而已，那些奇珍異草，自然是不輕易讓人見到的。

最後是這四個月內，李龍飛雖對赤劍宗內的弟子認識不多，但倒是結交了幾個住在附近，同是賓客樓內的外來修士。

這幾個人分別是五男二女，均是練氣層的修士，雖說賓客樓也有其他築基修士，但那些前輩怎會跟練氣期的小輩混在一起，所以自然各成一圈，而李龍飛同是練氣期修士，當然被他們邀請，希望能在一起彼此也好互相交流交流。

這五男二女，為首的乃是一名長鬚老者，一身浩然之氣頗為正派的樣子，被稱作樸道子。

他被這群臨時湊在一起的散修推為魁首，雖說沒有正式定下甚麼約束，但大夥還是對他所說的話很是尊重幾分，畢竟據說他曾服下一枚築基丹，雖未能築基，但修為卻是跨出練氣大圓滿許多，無限接近築基。

另一個姓陰的男修，則是一名陰沉的瘦子，一身魔氣頗讓其他人不舒服，但看在大家都是在赤劍宗作客，那僕道子也不好意思不邀他，便讓他一起跟大夥行動了。

除此之外，剩下五人中有兩人是一對道侶，乃地水寨人氏，名喚黑武熊跟胡道姑，各使得一口金刀跟銀環，看起來很是厲害。

而住在李龍飛旁的，則是兩個從風火靈洞來的散修，徐氏孿生兄弟，哥哥叫徐篙，弟弟叫徐益，分別練就風靈訣跟火靈訣，名聲似乎也頗響亮。

最後一名陳姓女修，竟是一名年約十四五歲的少女，修為只有練氣八層，其貌不揚，但一雙大眼靈巧之極，讓人看上去頗為討喜，也不知道跟赤劍宗是何關係，竟也能住進賓客房裡。

要知道，這群人，除了最後那名少女，最底限也都是練氣九層，甚至半數以上都是練氣大圓滿，若非如此，恐怕赤劍宗也不會會讓他們在此作客了。

而李龍飛雖然成就了練氣十五層，但在一般修士眼裡，修為只是比練氣大圓滿強上許多，所以在這群人之中，倒也不算特別突出。

說起來，彼此也都是天涯淪落人，若不是因為受四派之戰牽累，就是想提前避開此禍，才住了進來。

畢竟就連自在道這樣小有名氣的宗門，都會遭到刀仙宗等併吞，其他散修或小家族，除非有足夠的自保能力，否則多半還要表態支持才行。

就這樣，在李龍飛一邊苦背那些草木圖鑒，一邊繼續修練之際，很快的，三個月過去了。

這一日，他打坐到一半，懷中那面賓客身份令牌突然動了一下，隨即在他開門之後，見到那兩名石姓小童恭敬地立在門外，似乎有事等他。

「怎麼了，你們找我有事？」雖然對方身份只是個雜役，但在別人宗內，李龍飛可不敢太自恃身份。

這也多虧他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磨練，心性比以前穩重思考得多。

「敝宗林長老，請前輩前去外訪樓一趟。」那兩名童子一揖，恭恭敬敬說著，語氣卻是不容推辭的樣子。

李龍飛心中一愣，雖然隱約猜到了甚麼，但也沒有多說甚麼，便跟著那兩名童子便往那外訪樓走去。

對於那林長老，李龍飛也不陌生，此人便是當初審核他進赤劍宗的光頭結丹修士。

轉眼間，李龍飛便來到了一棟高樓外，一進大廳，只見除了他之外，其他賓客樓的修士也幾乎都來了。

而在其內，一名修士在半空中盤腿閉眼，正是赤劍宗的林長老在那打坐，似乎因為還有其他人沒到，而沒有張開眼睛。

雖是如此，他身上龐大的靈壓，還是壓得此地的眾人不敢大聲喧嘩，紛紛各自找地方盤腿坐下。

靠近大廳外的一位長鬚道人，見到李龍飛進來，很熱情的朝他揮了揮手，同時騰出個位置，示意要給他位置坐下。

此人自然是跟李龍飛親近的那群人中的樸道子了。

李龍飛見到樸道子招手，倒也沒作多想，當下便往他那靠近，同時與旁邊的人一一點頭。

只見黑武熊道侶跟那對徐姓兄弟已經都坐在那了，見到李龍飛點頭也輕輕向他回禮，而那陰姓瘦子則與其他人都坐得有點距離，一雙眼神冷漠地看著四週，似乎在思索著甚麼。

最後就在又進來三四個修士，連同那名十四五歲的少女也都進來了後，那林長老終於張開了眼，精芒一掃地看了眾人一眼後，輕聲開口說道。

「都進來了，那麼，可以開始跟諸位貴客說明今天找大家來的原因了！」

1. 百日試煉

林長老的聲音不大，但傳到每個人的耳裡，卻都是清清楚楚，顯然修為十分高深。

除了李龍飛與樸道子等八名練氣修士外，此廳內還有不少練氣修士，更有十來個築基修為的散修，此時也頗為凝重地看著光頭修士。

「如各位所知，本派與刀仙宗，鬼屍門，靈崇觀已經戰爭一段日子了，各位想必也為此在敝宗待了一段時間有了。」林長老沒有太多廢話，直接開口就是說明眾人心中的疑惑。

「然而各位可能有人還不知道，這次戰爭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一塊小山般的天外仙石，其內寶物機緣甚多，但妖獸魔物等也不少，因此整個東萊仙國的仙皇親自下令，只準八個門派的名額能進去尋寶，而其餘六個都已決定，只剩兩個空了下來，所以我們這四派才為此爭奪了許久。」

林長老這番話一說出，雖說李龍飛早已知道，但其他散修中可不是人人都有收到消息，頓時有幾個人臉色變化，這才明白了四派戰爭的真正原因。

「…然而，前陣子鬼屍門已經與靈崇觀訂下約定，打算停戰，不再讓戰事繼續下去，既然如此，我們赤劍宗與刀仙宗的戰爭，當然也停了下來，所以，四派之間，可以說是暫時和平了。」

這赤劍宗的前輩倒也坦白，開口便將如此機密之事說了出來，只是這番開誠布公，怕不是另有所圖吧？

李龍飛經歷了那麼多事，心思自然變得更細膩些，忍不住這樣思考；但他也沒傻到開口相問，畢竟這邊那麼多人，沒事的話還是別當出頭鳥好。

「既然如此？那前輩找我們來這幹嘛？」果然，另一名較沉不住氣的築基修士，忍不住開口尋問。

只是他的語氣著實不好，讓其他人聽了都替他捏一把冷汗。

「雖說戰事停止，但那名額之爭，卻還是沒有解決…」林長老似乎也在等著對方發問，對於此人的唐突沒有發怒，反而意味深長的嘆口氣繼續說下去。

「諸位道友雖然在赤劍宗做客的時間不長，但赤劍宗對待諸位，也算是盡了地主之誼吧。」那林長老話鋒一轉，突然談及了這事。

其他人聽得面面相覷，李龍飛心中也暗暗覺得有些不妥。

「這名額之爭未解，但我們四派戰爭卻得停下來，於是我們四派上層在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各派出百名代表，以四派交界的一處山谷為界，進行辦個百日試煉，百日之後，通過試煉人數最多的兩派，便是我們四派裡能進去仙石奪寶的兩個名額。」

「而這次請諸位來此，正是希望你們能代表赤劍宗進去比試，畢竟此次四派大戰本宗雖說不是最慘，但也損傷頗大，低階弟子更是傷亡甚多，如果諸位能進去幫忙，對本宗目前的戰力來說，可說是大大的提升許多。」林長老語氣平淡，但話中的內容卻是讓眾人聽得是大吃一驚，想不到竟然會是此事。

「既然是名額之爭，我等修為低淺，恐怕不好代表貴宗出試吧？」方才那衝動的築基修士立刻站起來反對。

雖然這話說得比剛才婉轉了，但有耳朵的人都聽得出來其中不願意的意思佔得居多，要不是礙於林長老的修為，恐怕說得更為直接。

其他人聽了，也都側目過去，要看那林長老怎麼回答。

那光頭修士先是難得的笑了一下，接著正色說道。

「這位是清海湖散修午陽居士吧，不必擔心，這百日試煉，四派說好了只準結丹以下的修士進入，加上之前大戰，恐怕築基中期以上的修士進入不到十來個而已。」

「以閣下築基中期的修為，要自保恐怕是綽綽有餘。就算是築基以下進入，只要不要與人生死相爭，多作小心，想來要過百日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午陽居士聽到林長老說出自己修為跟來歷，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鎮定下來，畢竟他們都是來赤劍宗作客，對方查清自己的底細，想來也很正常。

林長老接著又說，「而且此次進入，不只諸位，本宗也會派人一起進入。但最重要的，只要諸位可以幫忙，本宗必定重重有賞，別的不說，本宗尚有十幾顆破障丹，對築基修為的突破頗有幫忙，想來各位是聽說過了。」

那幾名築基修士一聽，眼神紛紛變了起來，其中幾個甚至深深喘了幾口氣，看起來對此丹頗為在乎。

「至於築基以下的練氣修士，若是能在這試煉中表現突出的話，本宗的幾枚築基丹，倒也不是不能給予諸位道友，想來各位也都做好了築基的準備吧。」林長老掃了李龍飛等人一眼，掏出了一瓶丹藥看似輕描淡寫地從中到出一枚藥丸出來。

那藥丸一出，頓時一股濃厚無比的藥香味飄散在整個大廳之中，每個練氣修士都振奮了起來，就算是李龍飛，心頭火熱無比，其中樸道子更是兩眼發青，似乎對那瓶築基丹勢在必得的樣子。

「當然，如果諸位還是對此試煉沒有興趣的話，本宗倒也不好強求。只是各位雖都是賓客樓的貴賓，但當初暫留之時應有言明過，必要時應對本宗盡些援手，既然此時不願出手，那麼在宗內的花費，本宗可就要跟各位一一討回來了。」跟著林長老聲音一寒，沉聲說道，同時身上龐大的修為散發開來，卻是在給完糖果之後，改用鞭子伺候了。

在場眾人一愣，無一不露出畏懼的樣子，就這樣，在軟硬兼施的手段下，最終進入這訪客樓的人，沒有例外的全都答應參加那百日試煉，而林長老這也才臉露喜色，一一將這試煉規矩說給眾人聽完，再請人送他們回到賓客樓去。

在林長老與李龍飛等人說明時，赤劍宗另一個山頭內，一位結丹老者，正神色肅穆地跟前方一群修士說著差不多的話語。

這些修士中，多半都是練氣九層以上，其中少部份的，則是築基修士，正用心傾聽老者的話語。

「…此番進入百日試煉，雖說有些危險，但也不失為一個機緣。修仙路上，弱肉強食，只有經過不斷的磨練，才能走得更久更遠。爾等剛經過大戰，應該皆有所感，如今這試煉之地雖然兇險，但比起戰場，還是平安多了。此次試煉主要在百日內保有自己及奪取敵人的身份令牌，每個令牌記點一分，切莫輕易的遺失了；而幾位修為較低的弟子，更要記得集合地點，一入禁地就趕往那邊，自有長輩帶隊，不要擅自脫隊單獨行動…」

人群中，一名面貌姣好的女修聽到此話，不由得往腰上的令牌看去，只見那令牌散發著淡淡紅光，如果有人細細看去，還能看到黃襄兩字，此女正是與李龍飛有一面之緣的黃襄。

她在上次赤劍宗會戰，雖然不需出戰，但這次百日試煉，卻還是被點名岀戰了。

因其身上尚有傷勢，其師還特地給了她一面玉玲瓏，希望能保其平安，但也只能如此，無法另多做設法，畢竟這事乃上面高層決定，以其師的身份，還不能做太多的干涉。

倒是黃襄本人對此試煉，並沒有太多反對，很快的就答應要代表宗門進去。

原因很簡單，因為赤劍宗給通過這試煉的弟子獎勵，比起李龍飛等人所聽到的，還要多上許多。

如果能順利存活下來，獎勵的那些靈丹仙寶，不但能助她傷勢痊癒，更能支撐她衝擊築基，凝結基臺，往前跨一大步。

因此，雖然她也知道風險，卻還是毅然決然的參與了這百日試煉。

而在山頭眾人都不知的高空中，兩道虛影，周身光影纏繞，讓人無法看清，唯獨目光部份，透著紅芒，正平淡的看著下頭情況。

「掌門師兄，咱們真的要聽那些老鬼說的，以這群低階弟子，決定入仙石大殿的名額嗎？」其中一個虛影，明顯對另一道虛影頗為恭敬，躬身尋問著。

「不然又有甚麼法子呢？靈崇觀那群人，已經跟鬼屍門談好了，如果我們赤劍宗不肯停戰，難不成你要我們一對三嗎？」被稱為掌門的虛影冷哼一聲，但語氣裡聽得出對此事也頗為不滿。

「當然不是這樣，只是這次我們明明在高階修士上佔了上風，卻用這方法選定名額，那刀仙宗結丹修士比我們少，但練氣期跟築基修士的神通，卻是比起其他宗來得兇猛得多，而鬼屍門弟子從練氣期開始便能修練屍傀等妖物，往往能以一敵二，靈崇觀同意這決定，不就擺明了要坑我們嗎？」另一人微微一驚，察覺到對方口氣中的不滿，連忙解釋清楚。

「唉…」赤劍宗掌門長嘆一聲，隨即無奈地搖了搖頭，不再回答另一人的問題。

他當然知道這決定對赤劍宗不利，只是這決定乃四派幾名元嬰大長老等一同立下的，他雖身為掌門，很多時後還只是能聽命行事，所以也只有說好的份，否則能入仙石這等莫大機緣，他又怎會不想去呢？

就這樣，在赤劍宗上下準備的同時，胭脂山另一方，一片陰氣森森的沼澤深處，同樣也不時傳來低沉的吩咐聲。

同時，一陣陰陽怪氣的詭異笑聲，伴隨著陣陣陰風，很是得意地交談著。

「咯咯咯…靈崇觀那牛鼻子，活該正好在修練那通靈大法，得閉關數年，否則這次仙石機緣，就算有刀仙宗那兩個小輩幫忙，我還真沒把握能同時力壓其他兩宗。」

「不過那赤劍宗的老不死倒也聰明，知道明著不夠妳打，便立下這百日試煉，要讓小輩們決定進去的名額數。但就算如此，以咱鬼屍門的煉屍術，同樣低階的弟子，又怎麼會輸呢？嘿嘿…看來妳跟我得準備準備，幾年後的那仙石機緣，若能得到咱想要的那東西，那突破元嬰大圓滿，日後衝擊凝神境可就有望了…」另外那人跟著也說了幾句，然後乾笑幾聲，這才無聲無息地消失，只留下原本此地的寧靜跟濃郁的死氣。

1. 試煉之前

賓客樓內，李龍飛看著眼前的一套法訣跟幾件法器，沉吟著是否開想辦法煉化其中一些，或是該做些甚麼準備。

那玉簡正是杜之嚴給他的那套陣法，其名為「小五行陣法」。

陣法之道，博大而精深，與煉丹、育蟲、製器、道符等同樣都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學成的。

哪怕全心全意去學，沒有個三五年，難有小成，而就算學了一二十年，也難有人敢說自己是精通此道。

所以修仙路上，陣法師與煉丹師同樣都是少之又少，受人尊敬的存在。

畢竟大道無情，壽命有限，一般修仙之人光是突破修為就得費盡心思了，如果再分心在其他事務上，想要在壽元之內突破瓶頸，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李龍飛雖然不蠢，但也不認為自己能聰明到分心去學煉丹又學陣法。

不過，先前他試著學習煉丹之術，卻始終無太大進展，如今突然被迫參加甚麼百日試煉，而且又時日不多，不得不先放下煉丹術，改為研究研究這陣法一途了。

畢竟比起煉丹術，陣法在對戰上，仍是較為實用。

話又說回來，這陣法之道雖然沒有個三五年無法小成，但世上也沒有絕對的事情。

修仙界幾千萬年來，當然不乏有才智出眾的前輩針對這一點做了改善，創出了一些不需要理解陣法，也能施展的方式。

其中陣旗、法盤這類方式，只需要湊齊法器，按照位置布置好後，就能簡易施展陣法，算是一種變通的方法。

當然，這種方式無法佈下甚麼威力太大的大陣，但以李龍飛如今修為所需，也足以加減使用。

而李龍飛面前這個小五行陣法的玉簡，恰好便是一個可以以陣旗法盤布置，卻有不失威力的防禦型陣法。

當然，這也是杜之嚴之所以給他此陣的原因之一。

李龍飛想透了這些，拿起小五行陣法的玉簡，靈識注入其中，半晌之後，這才慢慢放下，臉上露出一喜一憂的表情。

按照玉簡中所記載，這小五行陣法乃是另一套陰陽五行大陣的簡化版之一，其中五行相生，五行相剋的各種關係交錯組合之後，雖然不足以滅殺築基期的修士，但抵擋一陣子倒是可以的。

只不過，這陣法雖不複雜，但要學會恐怕也得數個月的功夫，此時距離試煉不到百天，自然沒這時間去慢慢學習。

另一種方法，便是找來五種不同屬性的法器，以此五種法器為陣旗，練化一番之後，可簡單佈置出來。

李龍飛望向前面那堆法器，從中選出四件。

其中兩件分別是木柄大刀跟五指連環，對應上滿足了木屬性跟金屬性的法器。

另外兩個則是拳頭般大小的珠子跟一塊磚頭，分別散發著強烈的水屬性靈氣及土屬性靈氣，乃是李龍飛從先前奪取的寶物中挑出了兩件中品法器。

這兩件法器，李龍飛也不知道其作用，正好拿來做為陣旗使用。

但最後一件火屬性法器，李龍飛翻遍了儲物袋，卻始終沒能找到合適的，不得已，只好之後再花點時間想法子煉製。

選好這四件法器，李龍飛跟著雙手掐訣，照著小五行陣法內的記載，一一祭煉，幾個時辰之後，那四個法器上殘留的主人氣息，終於有些鬆動，可以開始被抹去。

李龍飛喘了口氣，並沒有因此而大意，而是從懷中拿出一枚丹藥，吞了下去補充法力後，跟著又繼續祭煉起來。

就這樣足足經過了十多天，李龍飛這才將四件法器煉製成小五行陣法的陣旗，跟著起身離開了迎賓樓，來到了赤劍宗山腳的一個市坊前面。

這市坊說穿了，其實便是依附在赤劍宗山腳的一座小鎮，鎮內的住戶大部分都是與赤劍宗有關係的人士或是店家。

平時赤劍宗的弟子不論採買丹藥，抑或是法器靈符等等，無一不都是常往這裡跑，一些外來的散修或貴客，也會在這邊做一些交易等等。

畢竟赤劍宗弟子眾多，雖說宗內亦有提供買賣的地方，但價格上較為固定，樣式也較少；而在這市坊內，雖存在許多參差不齊的貨品，可卻勝在總類繁多，而且只要有錢，一些平時較難以見到的寶物也有可能買得到的。

李龍飛現在身上還有近兩萬的低階靈石，就算不夠，也有許多中品以上的法器可以兌換，不怕找不到適合自己所要的法器。

所以他這一次前來，除了找尋布置小五行陣法的火屬性法器，也想順便添購幾個看得上眼的寶物；畢竟試煉危險，多幾個強力法器，自然也多幾分保障。

與搶來的法器不同，新的法器使用上雖也需要煉化，但因沒有前人使用，煉化的時間遠遠比強奪來的法器少許多，有的一次性法器符寶甚至不需要怎麼煉化，自然是對這次的試煉有更佳幫助效果。

只是兩萬多的靈石加上那麼多法器，帶在身上畢竟不是一筆小錢，有了曾經被搶的經驗，他在這方面謹慎許多，所以特別變裝過後，這才前往採購法器。

※※※

赤劍宗山腳的市坊，到處都是鬧哄哄的修士，中央的廣場上，一處處小攤位賣著各式寶物法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站或蹲在那駐足觀看著，當然，兩旁的店舖內同樣也有著更多的人潮。

一名戴著斗笠的青年，帽沿邊緣的長紗半蒙著臉，在那看著四周似乎有些遲疑，臉上更是隱約閃過一絲追憶；片刻之後，那青年終究是搖了搖頭，不再猶豫，跟著踏入了一家頗為普通的店家裡頭。

那店舖是個專門製作低階法器的商家，裏頭十幾位練氣期修士正在挑選牆上的法器，五六名小二正忙著跟客人解說，更有一名築基期的老者在後頭養精蓄銳盤腿閉目坐著。

大部分的小廝見到這青年進來，只是望了一眼之後，就轉頭繼續跟旁邊的客人長談，唯有其中一名臉色黝黑的少年，沒有轉開眼神而是靠了過來，客客氣氣問道，「這位客人，是要買現成的法器呢，還是訂做一件法器？」

「你們這有飛劍類的法器嗎？」戴斗笠的青年沒有回答，反而摸摸鼻子問道。

「呃…有的，本店的飛劍類法器，多達數百種，更有不少是中品法器，不知您是要哪種屬性的呢？」那少年愣了一下，心情卻黯淡了下去。

畢竟飛劍類的法器，是基礎中的基礎，一般來說，都比同階級的法器來得便宜。

眼前這名青年看起來年紀頗輕，又其貌不揚，恐怕只會買一兩把下品飛劍法器而以。

不過那少年雖然心中這樣想，表面上卻絲毫不敢得罪對方，引導那青年往下品飛劍區走去。

其他店小二聽到了，心中也是樂了一下，慶幸自己沒有轉過去招呼對方，算是個明智的選擇。

那青年在下品飛劍區前面站了約片刻，轉身對著黑臉少年說，「這些法器，一把要價大概多少？」

黑臉少年心中一嘆，果然如此，但仍是恭恭敬敬回答，「一把從五到二十塊靈石不等。」

那青年聽完沉默不語，似乎在想些甚麼。

「客官，這價格雖然比外面貴了些，但本店的這些法器，都是有品質保證的，雖然只是下品，但也都是下品偏中的階級…」黑臉少年看了，心情更加沉了下去了，但他今天尚未賣出任何商品，只得鼓起如簧之舌，盡力說服對方，

「如果您真的嫌太貴，本店也不是沒有更便宜的法器，只是，那些恐怕就有點瑕疵了。」

良久，那青年才轉身笑了笑，搖搖頭說，「你誤會了，我不是嫌貴，是在思考，將這些法器全買下來需要多少靈石。」

此話一說，黑臉少年整個人都呆了，其他店內的小二，也都愣在那裏。

雖說這些下品法器對一般赤劍宗弟子來說不貴，但總共也有百來把阿，如果全都買下來，怕是要一兩千靈石跑不掉，這對普通練氣期弟子來說，已經是一筆天文數字了。

眼前這名青年，居然說要全買下來，有沒有搞錯？

就在那黑臉少年驚疑不定的同時，那青年又說，「另外，我有幾件法器要賣，你們這收嗎？」

「…收…當然收…」那黑臉少年結結巴巴說道。

一般來說，練氣期修士很少人會拿法器出來賣，畢竟中品法器不是人人都有，有也無人會想賣掉；而下品法器雖然可以賣錢，但值不了多少靈石，還不如當作備用。

但面對眼前的青年，黑臉少年心中卻已經沒有了半分小瞧之意，而是滿心期待地看著。

聽完這話，青年點了點頭，下一瞬間，居然從儲物袋中一口氣掏出了十幾件法器，其中更有一兩件是中品法器，看得那少年是目瞪口呆，就連旁邊那些客人也忍不住停下了動作，往這邊望了過來。

「如何，這些法器，你們收購嗎？」不用說，這青年正是變裝過後的李龍飛，他此刻淡淡望著對方，似乎沒看到對方臉上的驚訝表情。

「當...當然，這批法器，居然有中品法器，本店將以六成，不，六成五的行情收購！」黑臉少年簡直快要樂翻天了，連忙逐一檢查那些法器之後，撥弄著算盤計算著。

「這葫蘆寶算下來約三十靈石、而這件中品法器則是兩百靈石左右…」黑臉少年越算心裡越是興奮，這樣的大生意接一次可抵自己一兩年的工資。

「喔，對了，我還要一件火屬性法器，跟幾件上品法器，就不知這裡是否有這樣的商品？」李龍飛的聲音不大，但配合剛剛的行為，卻讓整間店內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更是人人臉色一變，便是後面那打坐的築基老者也睜開了眼。

「你…是說，你要幾件上品？」那黑臉少年原本還在撥弄著算盤，聽到這話臉色一變，差點將算盤跌落在地，張大了嘴傻在那裏。

畢竟法器分上中下三品，一般來說，練氣修士多半能得到幾件下品法器，但中品法器，可說是可遇不可求了；至於上品，若不是名門世家，或是門內天驕，那可說是難以取得。

黑臉少年在此店工作幾年有了，自然知道店內藏有幾個上品法器，但那些法器，隨便一個都要數千甚至上萬靈石，普通低階修士別說存一輩子買不到，就連想都不敢想！

眼前的客人，居然一開口就說要幾件，那怎能不叫他吃驚。

「小虎子，退下，不得對貴客無禮。」那築基老者終於按耐不著，站起身來，雙眼炯炯有神走向李龍飛這裡。

李龍飛修為雖然低了一截，但經過先前這麼多的廝殺之後，面對築基修士已無任何畏懼，目光透過斗笠上的長紗，自然而然地迎了上去，毫無任何波動的起伏。

那老者心中一凜，這樣子的練氣修士在他印象中，多半是世家弟子才有的氣度，但他在赤劍宗山腳的市坊那麼多年，大部分世家的弟子都有些印象了，眼前這名青年卻是怎麼也想不起來是誰啊？

1. 天寒珠與木癸寶劍

「這位貴客，在下寶來軒掌櫃丁信，敢問你是要怎樣的法器呢？」那築基老者面帶微笑，略一點頭問道。

一股築基期才有的修為，迎面撲向李龍飛，雖無敵意，但一般練氣修士遇上了，也會感到不適。

但李龍飛看著那老者，內心一片平靜。

事實上，如果可以，他並不想在這太過高調。

但要進入百日試煉前，自己不論如何，也得買到幾件可以防身的寶物才行。

以他現在的修為來說，普通的練氣修士自然不構成甚麼威脅了。

但築基修士呢？

那林長老可是說得很清楚，百日試煉裡，不但有練氣期弟子，同樣還有築基修士。

築基初期的，勉強可與之一戰；築基中期的，打不贏還可以逃；但築基後期的，遇上了，恐怕九死一生是逃不過了。

所以李龍飛才想準備幾個殺手鐧備用。

小五行陣法只差一個火屬性法器，對此他是勢在必得，而如果能再購得幾個上品法器，那自己更有把握在百日試練中存活下來。

只不過，就算他再無知，也明白上品法器一般來說，是難以再市坊買到的；退一百步來說，就算買到了，恐怕也會替自己惹來麻煩。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當初自己年少時曾因為顯露錢財而遭人覬覦，而後逃離自在道時也因為身家不斐，而屢次遭人追殺。

幾次教訓下，便是蠢貨，也明白了該藏財的道理。

之所以反其道而行，自然是為了將店內真正主事的人引出來。

「火屬性的中品法器一把，其他的如果有上品法器，威力越大的越好。」李龍飛再次提出剛才的要求。

果然此話一出，店內其他人倒吸了一口氣，就連那築基老者眼中也閃過一絲遲疑。

畢竟一般築基修士，要得到一把上品法器也頗困難，對方不過練氣大圓滿的修士，怎敢誇口要買上品法器呢？

「實不相瞞，在下不久便要參加百日試煉，家中長輩提醒若不多準備一些重寶，他們難以安心，所以前來採購一番。」李龍飛咧嘴一笑，故意裝作無奈般說道。

那築基老者聽完，這才露出原來如此的眼神，但他還是有些疑惑，點點頭問道，「原來是世家的弟子，那的確是該準備一番。只不過，這等重寶，一般來說都頗為昂貴，不知閣下是哪家子弟，預算多少？」

李龍飛沒有答話，而是隨手扔出一個儲物袋到丁信手上，氣定神閒弟看著對方。

一旁的黑臉少年見狀眼神閃過一絲著急，卻不敢說些甚麼。

要知道，他們這些夥計所賺的，大半可都是抽成兒來，這會兒這大生意眼看就要被那掌櫃給搶走了，怎能不敢到委屈心痛呢？

「這裡不是方便說話之地，貴客請隨我來。」，那築基老者靈識掃過儲物袋後，原本心中還有些疑慮的地方，這會全都不見，雙眼炯炯有神，跟著客客氣氣伸手一邀，示意李龍飛往後頭走去。

李龍飛沒有遲疑，跟著對方走上店後的樓梯，只見二樓四周雕欄玉砌，雖沒有一樓店面的寬敞，但卻甚為典雅，幾張案幾，幾塊假山，一盞風鈴，一座三人才夠環抱的白玉香爐放置正中，裏頭陣陣香氣飄散而出。

「貴客請坐，丁某尚未請教貴客大名，方便的話還請告知在下一二。」築基老者隨處往旁邊一坐，客氣地問到。

「杜某單名一個飛字，在家族中長年閉關，所以掌櫃不認得我也很自然。」李龍飛自然不會說出實話，杜撰了一個名字說道。

「原來如此，難怪在下總覺得杜公子頗為面生。」築基老者沒有多想，畢竟方才那儲物袋的確是杜家所有，倒也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

「既然如此，咱們就不再多浪費時間，我這有幾件可能符合杜公子所要的東西，這就拿出來給公子看看。」

「如此甚好。」李龍飛同樣也沒有其他意見。。

那築基老者見李龍飛同意，右手輕輕一抬，一道輕風吹在香爐上的風鈴處，發出叮叮噹噹幾聲輕響，跟著不到數十息的時間，從三樓上走下數名妙齡女子，各個端著一個白玉石盤，上面擺著大小不一的長匣，快步來到李龍飛的面前，低頭雙手呈上。

李龍飛往第一個長匣內看去，裡頭是一把拂塵，遍體通紅，散發出一股強烈的火靈氣。

「這是第一件火屬性的法器，其名為火狐塵，中品偏上，應該可以滿足公子要求。」丁信簡單扼要地向李龍飛說明。

後者不置可否，點點頭表示明白。

跟著兩人又來到另一個長匣面前，只見上面一把碧綠色的長劍，雖然劍身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缺口，可是散發出來的靈壓十分驚人，比起李龍飛的陰陽雙刀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乃木靈係的劍系上品法器，名叫木癸寶劍，原本乃是千年前木癸道人所製的下品法寶。後因為有些損傷而威能大減，降級為上品法器。若公子想要，算你一萬靈石就好。」那築基老者站起身來，隨手指向將那長件法器，後者便漂浮在半空之中。

李龍飛心中一熱，他現在最缺的便是長劍法器，雖然木癸道人的名諱他沒聽過，但光是結丹修士才能使用的法寶，便讓他有種想買下來的衝動。

只是他知道還不能那麼快把自己底牌打光，於是忍著心頭火熱繼續往第三件看去。

「第三件是一枚水系符寶渾滔道符，若分三次使用，其威力每次可當一個築基中期修士的全力出手；若一次消耗使用，則威力甚至可以重創一名築基後期的修士，可說是這三件寶物之中殺傷力最大的一件…當然，它的要價同樣也不便宜，需要七千靈石才可以買下。」築基老者一面說明一面偷看李龍飛的臉色，見到對方臉色平靜後，心中對對方的地位再次提高幾分。

「最後一件，是一串上品法器佛珠，此佛珠來歷頗大，是靈崇宗天寒大師親手煉製，其名天寒珠。共十六枚珠子，每顆珠子都是可獨立使用，能瞬間冰封一名築基初期修士，就算是築基後期修士，四枚珠子一次用出，也能重創對方，要價兩萬五千顆靈石，不可分開購買。」

李龍飛聽完倒吸了一口氣，腦中卻飛快轉動；很快的，便打定主意想要將它們全都買了下來，就算靈石不夠用，拿剩下的法器交換，也勉強足夠。

而他之所以這麼快決定，一來是因為這這幾件法器對他都很有用處，二來是他知道自己這番採買，一定會引來別人注目。

與其在多間店面分開挑選法器，不如一次在一間店裡搞定，減少他人的覬覦。

「這四樣法器，我全都要了，靈石不足的部分，你把我的法器拿去依店內價換了吧。」李龍飛不再猶豫，掏出了兩個儲物袋，遞給了對方。

那老者聽到他打算全部買下，雖說在這行內已久經歷練，卻也不猶得有些激動；自己身為築基修士，就算傾全部身家，也無法和眼前這名晚輩相比，想到這，就不禁讓他又對世家子弟起了不少的羨慕。

「既然如此，那為了日後能跟杜公子多做些交易，那火屬性中品法器便送公子好了。」築基老者接過儲物袋，靈識掃過之後轉交給身後其中一名女子去估算價值，爽快的做了個決定。

李龍飛當然樂意見到如此，當下不再說些甚麼，而是靜靜坐在那等著。

很快的，儲物袋內的那些法器價值被估算出來，總共可以變換約三萬靈石，加上原本的兩萬多靈石，在買完法器後大概也所剩無幾了。

不過李龍飛並不心疼，畢竟命只有一條，錢再賺就有，這次試練風險很大，沒有任何保留餘力的空間。

剩下的靈石，被換做等值的中品靈石，連同那四件法器及數百件下品飛劍被裝在一個精緻的儲物袋內，呈到李龍飛的面前。

修仙界中，一枚中品靈石價值約一百顆下品靈石，但使用上前者效益明顯較大，所以兌換時多半能換到較多下品靈石；寶來軒這麼兌換，也算是再次向李龍飛示好一番。

李龍飛靈識掃過，滿意地點了點頭，跟著又和築基老者寒暄幾句，這才下了二樓離開。

離開寶來軒時，不僅寶來軒掌櫃丁信親自送別，甚至其他小二也列隊迎送，至於一開始那名黑臉少年，因得到丁信給予的賞賜，更是賣力地揮手道別，讓李龍飛不禁感嘆修仙之人也是頗為現實。

走出店門口不遠，李龍飛謹慎地左右拐彎一陣，確認沒人跟蹤後，這才卸下變裝，快步離開了市坊。

在他離開的同時，寶來軒的三樓，那築基老者恭恭敬敬站在一名臥躺在橫椅上的少婦的身旁。

那少婦身穿緊身長紗，頭戴黑絲，隱隱約約只看得到下半張臉，但光是那露出的下巴，便引人勾起無數遐想。

「有趣，赤劍宗何時來了這麼個有膽識又身家雄厚的練氣期晚輩。」少婦眼神望向窗外，落在李龍飛消失的街尾之中。

「樓主，這人既然不是赤劍宗的世家子弟，咱們是否要將賣出去的上品法器給搶回來？」築基老者開口，像是在說一件在尋常不過的事情。

「無需如此，區區幾把上品法器而已，既然賣了，那就送給他吧。雖不是杜家之人，但有杜家的儲物袋，說明他也算是跟杜家有些交情。四派大戰已經接近尾聲，我們在這的計畫也快完成，此時還是別節外生枝得好。」那少婦想了想，口吐幽蘭說道。

「是，那屬下就不再過問此事。」老者略一沉默，跟著恭敬說道，眼神中露出一抹壓抑不住的期待。

再說那回到住處後，李龍飛立刻開啟賓客樓的禁制，跟著吩咐石玉石天掛上暫不接客的告示，這才在內室之中，將那四件法器拿出來好好煉化一番。

那柄木系靈劍與水系符寶雖說是上品法器，但畢竟一個有些損毀，一個本就是給晚輩使用的符寶，所以煉化上也沒有多大難處，約莫三四天後便完全煉化完畢。

但那十六顆天寒珠，可就不一樣了。

李龍飛兩根手指輕輕捏著一枚珠子，放在眼前打良許久，越看越覺得神奇。

這一枚看似平凡無奇，如一般佛珠般的藍色圓珠，表面不但泛著一股異樣的藍光，甚至看久了，心情也會平靜下來。

但除此之外，珠子上並無任何特殊氣息流出，就連一點點靈壓也無法感覺出來。

不過李龍飛對於那寶來軒的掌櫃丁信說的話，並無任何懷疑；因為這一串天寒珠，光是其中一顆珠子，煉化上便需要花上半天的時間，加起來總共要煉化的時間，甚至比前兩件都還要得出上許多，這讓他對於到時候使用天寒珠的威力，期待滿滿。

而除了這三件上品法器，最重要的那件火屬性法器火狐塵自然也被李龍飛煉製成小五行陣法的陣旗。

火狐塵雖沒特別出色，但那是與其餘三樣相比，放在一般練氣弟子眼裡，已經很是了得，若是被人知道李龍飛拿去陣旗練製，恐怕折煞了許多人的眼。

煉完陣旗的那天，李龍飛佈下小五行陣法，跟著拿起主陣旗試了幾下，果然陣內變化多端，五行之道相生相滅，若是修為不到練氣後期進入，恐怕不脫一層皮是難以逃離出去。

而就算是練氣大圓滿或是築基初期修士誤闖，恐怕沒有一兩個時辰，也難以逃離。

有了這番精心準備，李龍飛對於百日試煉也就沒有那麼得擔心了。

在最後的時間裡，李龍飛又再多試著修煉歸心訣第一層心法。

原本他打算等試煉完再好好理解，但準備陣法一事比他想像中的順利，所以李龍飛乾脆從葉全的儲物袋中，找了一顆安定心神的定心丹服下後，抓緊時間修練起來。

也幸好他有服下這丹藥，因為在他開始修練後沒多久，竟陸續產生了許多心魔，雖然他都不費多力的就清醒過來，但最後牽扯到他爹爹的那些幻象，可就讓他在識破之後還久久不能忘懷，看起來，這歸心訣對修練之人的影響，還是十分危險的。

但如此有風險的秘術，在修成後，倒也的確好處甚多。

李龍飛光是練成第一層的前半段，靈識就感到增強不少，以他原本就比常人強大的靈識，竟能再增強，這可讓他有些驚喜。

更重要的，許多靈識的用法，在之前的自在長生訣中並無記載，卻在歸心訣第一層略有小成後，自然而然的就學會了。

而那悚神術，更是他原本就必學的目標，當然是首要其衝的先行學會了。

就這樣，時間飛逝，很快的，百日試煉的時間就到了。

1. 試煉開始

胭脂山東部，凡人小國齊國與武祁國的交界處，有一座無名小山，此山雖小，但附近的居民卻都不太敢靠近，甚至聞之變色，勸人勿入。

因為這小山上，一層濃濃的白霧籠罩，伸手不見五指，終年不散，讓人覺得十分詭異。

曾有些膽子較大的村民，仗著人高馬大，帶著兵器，試圖進去一探究竟，但最終卻都狼狽回來，絕口不提遇見甚麼，有的更是一去不回，再也沒有見到蹤影。

久而久之，這小山便被村民列為禁忌，除非有人自己找死，否則是不會進去裡面的。

這一日，本該無人的小山山谷中，卻有數百道人影，整整齊齊，有條不紊地立在那裡，似乎在等待著甚麼。

其中一百人來人，站在谷中一隅，雖是衣服顏色各異，卻在腰間處，都繫著一把紅色小劍樣式的玉珮，正神情各異地看著對面的另一群人。

而對面那群人，也約莫一百來人，衣著卻是統一藍色，唯有樣式不同，看起來很是一致，每個人臉上都帶著煞意，使得他們所在之處，被一股淡淡煞氣彌漫，好似在半空中凝聚出一把虛幻的大刀一樣。

在兩群人的旁邊，還有百來人，既不像第一群人那樣各色各樣，也不如第二群人那樣整齊劃一，而是率性而為，卻又隱隱有著一定規律在內的靜坐在地，打坐休息。

也不知道這三群人在這已經多久，突然間，第一群人中一名光頭修士，皺眉開口。

「李道友，我等已在此多等了兩天，不知道鬼屍門等人何時到來，難道這日期不是你們一起訂的嗎？」

此人正是赤劍宗的林長老，這次試煉既然由他告知李龍飛等人，自然而然地也由他帶人前往。

「喔？林道友問我，我要問誰呢？鬼屍門的人不來，難不成我還要逼他們來嗎？」只見藍衣那群人中，一名三辮鬍子的大漢，右手捂嘴打了個哈欠，慵懶的樣子表露無疑。

「刀仙宗一向跟鬼屍門交好，如果鬼屍門有事遲到，閣下不可能沒收到消息吧？」林長老一聽，本來已經揪結的眉頭更緊，有些火大的說道。

「就算我收到消息，有一定要跟你講嗎？別忘了，上次大戰，你我還大打一場，要不是這次四派談和，我還懶得跟你說話咧！」那大漢毫不客氣，大剌剌地表示出他的不滿。

「你…」林長老一聽對方這樣的語氣，怒火一升，往前一站，一股威壓赫然升起，將對面人群壓得是呼吸困難，連那把煞氣大刀也都有些不穩起來。。

「嘿嘿…林道友，你我都知道彼此是結丹中期，這等威風，何必出在小輩身上呢？莫非，你怕你們赤劍宗這次輸得太慘，要提前下下馬威嗎？」那大漢卻是毫不在乎，只是把背上的刀連同刀鞘往前一放，頓時便將那股威壓化解開來，同時與那林長老分邊對峙起來。

就在林長老臉色一變，似要真的發怒的時後，第三群人裡一名中年道士起身把拂塵一甩，揖手打圓場說道：

「林施主，李道友，請住手吧！林施主別急，鬼屍門的鬼谷道友早前已有傳訊給我，說他們所派之人會晚一兩天到，想來這時已經快到了，就請你跟李道友再多等等吧。」

雖然那道士嘴裡客氣，但他這麼一揖，兩邊對峙的威壓頓時被分了開來，洪水開路，使得林長老跟那大漢臉上都是微微一變。

「好吧，看在沖虛道人的份上，我就不再計較。只不過，一會兒鬼屍門到了，最好給我個遲到的好理由，否則，我不會善罷干休的。」林長老見到靈崇觀帶隊的道長出面，也不好意思不給對方面子，只得順勢退了回去，嘴上卻是絲毫沒有勢弱的樣子。

「哼！」那大漢卻是冷笑一聲，隨手一招，那刀鞘隨即又飛回他的背上。

李龍飛等人在一旁看到雙方的對峙的滔天氣勢，都是目瞪口呆，驚得不敢多說甚麼，乖乖坐在那繼續等著。

「這便是結丹修士的實力，光是一怒就驚天動地，還沒出手就足以壓死低階修士，就連築基期也難以抵擋，更別說是我等練氣弟子了。」李龍飛雖見過天宏天寶等人出手，但此時見到結丹修士的氣勢，還是忍不住為之折服。

一想到如果能築基成功，就能更加追趕這樣的身影，他便對這次參加百日試煉有更深的信念。

畢竟這一切，都是為了要得到築基丹，否則以他身上的靈石，想來要支付這一年在赤劍宗的花費，應是綽綽有餘，也不用參加這甚麼百日試練了。

就在他思考之際，這時天邊出現了一個灰色光點，轉眼間又化作一片烏雲，快速的往這邊靠了過來。

其速度極快，不久就到了山谷上空，跟著往下一降，一群黑衣人，每個人背後都背著一口棺材，表情陰沉，一聲不響的從烏雲中走了下來。

頓時山谷中又出現第四批人，為首的是一名駝背的老嫗，她拿著一根鬼頭柺杖，一拐一拐地往前慢慢走去。

那刀仙宗的大漢跟赤劍宗的林長老見到她之後，都倒吸一口氣，在心底嘀咕了起來，唯有靈崇觀的那道士，神情毫無變化，也不知道在想甚麼，仍是那副雲淡風輕的樣子。

在看到那老嫗之後，林長老臉上表情不變，心底卻緊張起來。

「想不到鬼屍門這次竟派玉靈子這妖婆帶隊，看起來，他們對仙石的名額是勢在必得了。」

也難怪他忌憚，這老嫗乃鬼屍門內四大長老之一，一百多年前修為就已達結丹大圓滿，只差一些就能踏入元嬰境界。

只不過，不知道甚麼原因，這老嫗始終沒有突破元嬰，只停留在結丹大圓滿而已，但饒是如此，她身上的法寶眾多，加上所特別煉製的天煞屍鬼，即使是元嬰老怪遇到，也都不敢對她小瞧，可說是四派當中元嬰底下的第一人無誤。

此番前來，不只是林長老心生警戒，那大漢同樣也是為之一凜。

「小李子，我聽說，剛有人放話，要我鬼屍門來了之後，好好解釋解釋為甚麼遲到是嗎？」只聽見一個沙啞難聽的聲音，從那老嫗腹中傳來，其喉嚨竟是動也不動，只用腹語說話。

林長老往旁邊一看，見到那大漢正斜眼冷笑，知道是對方暗中傳音給那玉靈子，當下一肚子氣，卻只能微微一笑說道。

「前輩誤會了，在下只是擔心，貴門是否遇到些麻煩，所以才略加尋問而已。」

「喔？原來你還這麼好心。敝門的確有些麻煩，如果你們這次能不參加試煉的話，那我們麻煩可就解決了。」那老嫗臉色陰沉，狠狠地看了林長老一眼。

「前輩何出此言，難道想反悔不成？」後者一聽，臉色一沉，身子已經往前踏出一步。

「我就想反悔，你奈我何？」卻見玉靈子說翻臉就翻臉，右手一抬，將那鬼頭拐杖往前方地上一插，頓時那鬼頭兩個空洞的眼窟窿綠芒大作，接著從口中噴出一道綠氣，化作一顆森然駭人的碩大鬼臉，朝赤劍宗等人撲了過來。

「森羅鬼臉！」林長老沒料到對方居然真的動手，倉促之下不及答話，連忙反手往身後一抽，一把赤紅長劍向前一劈，一道紅芒飛了出去。

只見那紅芒迎風見漲，最終化作驚天一擊，往那綠霧鬼臉砍去。

嗤嗤兩聲，那鬼臉在跟紅芒接觸之後，竟毫無抵擋之力，轉眼就被砍成兩半，讓林長老又驚又喜，卻在下一個呼吸，兩個各自一半的鬼臉，分別化作略小的完整兩鬼臉，繞過林長老繼續往前撲來。

眼看那兩個鬼臉就要撲到赤劍宗等人身上，讓李龍飛及身旁眾人忍不住驚聲尖叫的同時，一道黃芒突然照來，落在那鬼臉上頭，頓時兩道悽厲的叫聲從鬼臉傳出，接著肉眼可見的化回一團霧氣，消散開來，這時林長老才滿頭大汗，飛回赤劍宗等人前面，嚴陣以待，驚恐地看著前方的老嫗本人。

而死裡逃生的李龍飛等人，此時也面色蒼白，忍不住往後退了幾步，幾個較膽小的修士，甚至在褲頭都隱隱有些水漬出現。

「浩天鏡，原來靈崇觀的鎮宗八寶之一被你帶了過來。難怪以你一個小小結丹初期修為，也敢阻我。」那老嫗卻滿不在乎，轉頭看向靈崇觀的中年道士。

「晚輩不敢，只是這事乃宗內師祖們定下，如果前輩不滿，是否該尋問貴派宗老再出手呢？」沖虛道長手中拿著一面八卦銅鏡，鏡中顏色變化萬千，語氣不卑不亢，氣定神閒地站在那說道。

「老妖婆，你敢出手，難道你就不怕再掀起四派大戰！」但另一邊，林長老已經忍耐不住，破口大罵起來，實在是他這次在一出手就吃了大虧，甚至所帶的弟子都差點出事，這種恥辱，讓一向冷靜的他也爆發出來。

「哼！四派大戰？要不是宗門的要求，我倒真的想再繼續這四派大戰。唯有死的人越多，我的天煞屍鬼也才能吸收到越多死氣，早日進化成萬魔屍妖。到時別說是結丹，就算是元嬰，也不見得能穩壓贏我！」玉靈子滿臉煞氣，依舊強勢地看著林長老。

那沖虛道人聽完第一次臉上露出了為難的表情，若有所思了會，張口低聲傳音了幾句，隨即其他三人臉上都露出詫異的表情，玉靈子眼神甚至閃過一絲忌憚，這才將那鬼頭拐杖收起，不再看赤劍宗這裡一眼。

經過這一連串的事情，四派的弟子都是大開眼界，許多人見到結丹修士的驚天神通，都忍不住為之嚮往，唯有赤劍宗士氣低弱，每個人心上都有一股壓抑感存在，畢竟自己門派的前輩被打壓，身為晚輩的也沒多大光榮。

李龍飛心情也頗為低落，但他倒不是因為面子問題，而是在見到鬼屍門那老嫗出手之後，想起自己曾殺滅過的兩名鬼屍門弟子。

好在這件事除了杜之嚴外沒人知道，否則如果那老嫗知道了，以對方的個性，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鬼屍門的人給盯上。

不過他也是多想了，畢竟四派大戰期間，誰不曾跟其他派有過過結？這次試煉，本就是互相淘汰，別到時後連靈崇觀的人都對赤劍宗弟子下手，那就已經是萬幸了，其他兩派，說不敵視，那反倒奇怪了。

而這次進去，雖說自己對於練氣期修士不敢到畏懼，但若是遇到築基期的對手，李龍飛多半還是得避而遠之。

畢竟雖然死在他手上的築基修士已經不只一位，但那多半都有大意的成分在，若是真的一對一比拚，李龍飛可不認為自己穩操勝算。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四派的帶隊已經都準備好了，幾聲吩咐後，眾人便隨著四人往一處走去。

不一會，來到一片小樹林外，裡頭雖然昏暗，但也不算不可見日，而且地方不大，看起來實在不像可以試煉的地方。

「難道已經到禁地了嗎？」

就在李龍飛跟其他人一樣納悶時。

就看那刀仙宗的大漢，第一個出手，往前扔出他背上的刀鞘，而一直都沒出鞘的寶刀，赫然往上開了一縫刀身，跟著一道龍吟之聲從綻藍的刀身傳了出來，化作一個無形的衝擊波往那樹林撞去。

奇異的事情發生了，那衝擊波剛要撞到樹林，突然像觸碰了甚麼一樣，剎那間散了開來，跟著樹林前的虛空中，五顏色六的彩霞出現，伴隨著轟隆隆的聲音，形成一個高不可見，寬不可視的屏障，看得眾弟子是目瞪口呆。

眼見那衝擊波散開，那大漢不慌不忙，掐手一指，一道藍光射在那寶刀身上，頓時使得刀身再往上露出幾吋，同時好幾道的龍形虛影衝了出來，前撲後繼地往那彩霞擊去。

但那彩霞不知道是何時的上古修士所佈下的陣法，任憑那龍形虛影不斷衝擊，卻都只是略為晃動一下，隨即就堅定不移。

「兩位，請一起出手吧。」沖虛道人像是早有準備，對著玉靈子與林長老一拜。

「哼！」玉靈子沒有答話，卻是將那柺杖往前一插，之前的那森羅鬼臉立刻再度出現，而且這次大了許多倍，化作半身鬼影往那彩霞衝去。

而林長老這，也是臉色平靜，揮動赤劍，打出一道道紅芒，一起壓制那彩霞。

其他弟子見狀，不敢怠慢，一一列隊走在自家前輩後面，只等一有機會，就要進入那禁地之中。

說起來，這禁地也算是四派中一個神秘的地方，最早是由靈崇觀發現，而後因其內有許多奇蟲異獸，靈仙百草，最終被四派約定，共統擁有，每十年一次，一起進入拿取資源。

但這次因仙石名額的爭奪，使得四派決議提前進去，並在此進行百日試煉，也算是給予低階弟子們一個造化的可能。

畢竟不管是哪一派得了仙石名額，都不是這些低階弟子能進去參與的，因此讓他們進入此山試煉，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比那仙石名額，對他們更加有好處。

就見三人出手激鬥了一個多時辰後，每個人都汗如雨下，那彩霞也開始激烈晃動，玉靈子大吼一聲。

「還不出手！」

沖虛道人聽到此言，拿起一那浩天鏡，往天空中一扔，頓時內鏡中的七彩顏色化作一道白光，直挺挺地往那彩霞照去。

這白光看起來像是無害，但是一照到那彩霞，頓時有滋滋聲傳來，本已在晃動的彩霞，終於被轟開了一個洞口，跟著越來越大，形成一個黑呼呼的通道，裡頭什麼也看不見。

「快點進去吧！我們可撐不了多久！」那大漢此時臉上已沒有懶洋洋的笑容，而是滿臉虛弱，渾身是汗。

四派弟子聽言，不敢多想，連忙依照隊伍，一批批地飛入了通道之中。

赤劍宗排在第三，飛入之時，人人沉默不語，臉上都是喜憂半參。

畢竟雖說同宗之人彼此非敵是友，但通過這通道傳送之後，是否會在一起，這可難說，要是僥倖跟同宗的人一起，那自然是多些存活的機會，要是落單一人，那可就得多碰碰運氣了。

李龍飛排在隊伍的中間，眼看著前面的同伴一一進入，突然間他有些訝然，隨即臉上出現一絲驚訝，竟在前方疑似看到了一位熟人。

只不過，他尚未呼喚對方，對方便踏入通道之中，跟著自己略一遲疑，前面之人也跨了進去。

深吸一口氣後，李龍飛不再猶豫，縱身一躍，往那通道裡飛去，跟著一片天旋地轉，眼前一花，人就從洞口出消失得無影無蹤。

1. 血色禁地

當李龍飛從暈眩中站穩腳步，看清眼前的景象時，不由得一愣，跟著詳細端倪起來。

此地竟是像那山水界一樣，與外界身處於不同的空間一般。

整個世界都被一片紅光籠罩著，所有事物都泛著一層血色，讓人看得十分詭異，更覺得有些心驚。

遠處的山脈起伏，紅色的雲朵飄過，天空中，更是日月同現，分別掛在兩邊，看起來頗為玄妙。

李龍飛手握腰間的赤劍玉珮，將裡頭有關這禁地的訊息快速掃過一遍，知道了自己是傳送到了這禁地的北方。

這禁地名叫血色禁地，早在進來前他就從玉珮中得到相關的訊息。此地雖然有些風險，但同樣有一些外界難以尋得的靈仙藥草，所以對低階弟子來說其實是禍福相依。

「只可惜這裡沒有那千年黃木蔘，否則，我之後要煉築基丹的機會可會提高了一些。」雖然在丹道上一直受到挫敗，但李龍飛可沒有放棄這條路。

但他還在感嘆之時，突然間神色一動，轉頭看向不遠處的一片林子。

不一會，一道人影從林內竄出，見到他先是一愣，跟著大喜叫道：

「李兄，快幫我，後面有兩個賊人跟著！」

來者正是跟他在賓客樓時，同樣結伴七人的徐氏兄弟哥哥，徐篙。

李龍飛眉頭一皺，還沒來得及反應，林內跟著又竄出兩位修士，看穿著都是刀仙宗的打扮，一老一少，同是練氣大圓滿境界，那年輕的修士見到李龍飛出現，也是一愣之後，隨即獰笑道：

「好！一口氣殺了兩個，等出去後宗門必定有賞！」

反倒是那個老的，修為較高，心思也縝密了點，衝著李龍飛瞧了瞧後說：

「慢著，既然他們也是兩人，沒必要冒太大風險，要他們把令牌跟儲物袋交出，就放他們走吧！」

眼看對方如此囂張跋扈，把自己兩人當成俎上肉，李龍飛眉頭深鎖，心中殺機湧起，但卻冷靜地用靈識往四周一掃。

在經歷了那麼多次逃亡之後，這件事對他來說，已經慢慢變成了一種習慣，遇到狀況時本能的就會探察一遍。

果不其然，這麼一掃，李龍飛嚇了一跳，除這兩人外，林內不遠處，還有一人埋伏，只是此人修為頗高，就連李龍飛也沒有把握看出真正端倪，想來應該是個築基修士，。

雖不知道此人是否跟眼前兩人一夥，但以二對三終究對自己不利，於是李龍飛悄然不動聲色地開口傳音給那徐篙，跟著往後退了一步。

「找死！」就在他退後的同時，那老者臉上殺機一露，突然沒有前兆的出手攻擊，而且一出招就是四五道近乎無形的刀氣，呼嘯而來，氣勢驚人。

「跑！」也就在對方出招的同一時間，李龍飛大喝一聲，隨手一指，一道火蛇往前與那刀氣對撞掀起一陣爆風。

這是他前陣子在專研自在訣後所學的法術之一，火蛇術，雖沒有轟雷術威力那麼大，但勝在出招速度快，此時正好派上用場。

跟著李龍飛與徐篙兵分兩路，趁著對方錯愕之際，往不同的方向跑了開來。

那刀氣雖可改變方向，但對方動作如此迅速，就連那老者也是為之頓，等到想再追過去，卻已經是失去了先機。

眼看對方兵分兩路，那老者跟那年輕修士對望一眼，都看出對方心中的猶豫，不知道該往哪邊追才是。

卻在此時，那林子後方一個妖豔的少女走出，她赤腳裸足，兩臂短袖僅恰恰好蓋過肩膀，一身玲瓏標誌的身材讓人看得都為之神迷。

她看都不看兩人一眼，朝著李龍飛逃去的方向，嫵媚地笑了笑，自言自語說道。

「靈識，判斷，都很不錯，就可惜修為低了些，否則倒也是個合適的鼎爐。」

跟著，轉頭對刀仙宗兩人冷冷説道：

「你們把身份令牌留下，之後就可以離開了。」

那老者還要遲疑些甚麼，年輕修士已經忍不住破口大罵道：

「妳說甚麼，我們可是刀仙宗的人，妳既是鬼屍門的人，難道不知道我們兩派約好互不出手嗎？」

「喔？奴家是聽說過我們不能對刀仙宗出手，但可沒聽說過我們不能對死人出手阿…」那少婦幽幽說道，低頭看著自己的一雙玉手。

「妳…」老者聽到最後，大吃一驚，正要開口說些甚麼，卻見到對方纖纖細手一揮，一道五彩繽紛的毒霧迅速散出，瞬間將兩人包在裡面。

只聽到毒霧內傳來陣陣寶物術法的光芒與淒慘的叫聲，不久，再散開時，地上只剩下一攤血水，以及兩人的衣物及令牌等遺留在地上。

「唉…奴家可給過你們機會阿。拿門規來威脅奴家…說不得，只好讓你們消失，只有這樣，奴家才不會受到責罵。」說完這話，那少婦順手將地上的令牌一收，跟著大有興緻地朝著李龍飛逃跑的方向望去，接著飄然飛了過去，彷彿一切都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同一時間，血色禁地之內，這樣的事情在好幾處都上演。

…………..

一片黃塵滾滾的沙地中，三道人影兩胖一瘦急速往前飛奔，看其修為都至少是築基以上，但前方兩人臉上卻血色全無，不斷地往身後追趕之人看去。

「道辰子，你別太過份了，我們不過是拿了你師弟的令牌，現在也已經還回去了，你還想怎樣？」兩人中落後的是一名長相青秀的修士，背上背著一口黑棺，看起來還有點小白臉的樣子，此時卻是面目猙獰，一點也沒有平日在宗內的瀟灑。

「哼！想怎樣？你們既然敢搶我師弟的令牌，那就該知道奪人者人亦奪之的道理，乖乖丟下你們的令牌給我，否則，就把命給留下來吧！」背後那追趕之人，雙手負背，腳下踏著赤劍，明明可以馬上衝到對方身後，卻是不急不徐地前進著。

「欺人太甚！白師弟，我們跟他拼了！」另外那名黑衣修士，背上同樣背著棺木，聽到這話，猛地停下腳步，氣急敗壞轉過身去，雙手一個掐訣，頓時身後的棺木打了開來，一個青面獠牙的屍傀走了出來。

那長相清秀的白師弟微一遲疑，雖說還想試著說服對方，但眼看自己師兄出手，當下也不得不喚出自己的屍傀，頓時另一尊黑臉壯碩的屍傀立在他的面前，朝那赤劍宗的修士撲去。

「哼哼…雕蟲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出醜？要是貴門的鬼谷玟出手，那我還有些忌憚，至於你們，自尋死路而已！」道辰子臉上露出譏笑，往腳下赤劍一踏，頓時長劍一分為四，化作數道銳利的劍氣直衝而出。

那兩名鬼屍門的的弟子大喝一聲，隨著手中一道道令符貫入青屍黑屍，原本閉眼的屍傀頓時雙目一睜，一雙銅筋鐵臂赫然增長數寸，往那劍氣抓去。

卻聽到碰碰兩聲，到那劍氣銳不可擋，竟直接將那兩尊屍傀的手臂斬碎，跟著直穿屍身，將那青黑兩屍刺出了七八個窟窿。

那黑衣修士慘叫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跟著一手往腰間一扯，一塊令牌丟下，另一手則是掏出一道符籙，摧化之後化作一道黑霧，轉身便往遠處遁去。

「師兄，你…！」白臉修士一見自己師兄竟棄了自己逃跑，本已白晰的臉色更是蒼白，轉身也想往後跑去。

但他們兩人所控的屍傀本就抵擋不住那劍氣，此時只剩他一個，更是瞬間就讓那劍氣將青黑兩屍斬成了數塊，跟著道辰子眼中殺機一閃而過，冷冷說了一聲「遲了！」，唰唰兩道劍氣，瞬間穿過那白臉修士的護身法器，後入前出，直到死前，那白臉修士都無法相信自己就這麼輕易地死在對方手下。

殺了那白臉修士，道辰子收起令牌，看向那黑衣修士逃跑的地方，嘴角泛起一抹陰寒的冷笑，跟著踏上赤劍，轉眼化作一道長虹繼續往對方追去。

………………

沼地裡，三名練氣大圓滿的刀仙宗的弟子，彼此圍繞成圈，背對背看著前方的敵人，臉上露出兇狠的樣子，心中卻是苦不堪言。

三人之外，七名靈崇觀的修士圍繞著他們，雖然每一個人的修為都比對方低上一截，但是七人聯合，竟形成了一個奇異的陣法，生生將對方困在裡面，即使對方想逃，也沒有那麼容易就能出來。

「唉…陳道友，我跟你也算是舊識，只要你將令牌交了出來，我們絕不為難你們，否則，這小七星陣雖一時三刻無法滅殺你們，但要將你們法力全都耗光，也不需要花上太多的時間，屆時，我們一樣可以得到你們的令牌，豈不是得不償失？」陣法中間，一名帶頭的白鬚修士，嘆了口氣，撫了撫長鬚似有不忍地說道。

那被稱作陳道友的刀仙宗弟子，臉上則充滿掙扎與不甘，轉頭看向身旁兩位師兄弟，彼此都看得出對方心中的無奈與惶恐。

他們運氣也不知是好還壞，一傳送進來，便發現同門師兄弟都在附近，因此三人聯手，只打練氣期弟子的主意，竟也搶了不少令牌。

想不到當他們打算對一名練氣九層的靈崇觀弟子下手時，這才發現，對方竟是故意引自己入洞，反過來佈下陣法，困住了自己三人。

雖說對方修為不如自己，但佈下陣法後，每一個人出手都有如七人同時出手，即使自己三人聯手，也敵擋不住那樣的威力，弄到最後，連想逃離，都被牢牢困死在裡面。

此時那位陳姓修士，靈氣已經耗掉了七七八八，再這樣下去，恐怕連命都不保，當下臉色一沉，低聲說道：

「姓胡的，你說話可算話？我們把令牌交出，你們可得保我們性命無虞？」

「這個自然，我們目標是令牌，不是奪人性命，只要你們把搶來的令牌連同自己的令牌交出，我們何必要為難你們呢？」那胡姓老者義正言詞，點頭回答。

一刻鐘後，那三名刀仙宗的弟子，在交出令牌之後，這才狼狽的離開陣法中心。

他們三人卻不知，在他們離開不久，那沼澤之中，突然一個驚天黑影，猛地從沼澤之中竄出，張口一吸，將那靈崇觀七人連同陣法一起吞下，跟著又沒入泥中，轉眼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

山坡上，李龍飛祭起木癸寶劍及八把飛劍，臉色陰沉，絲毫不敢放鬆地看著前面一名青衣修士。

這名修士旁，一名白衣青年，正神情複雜的看著李龍飛，同時暗自在心底嘆了口氣。

「你說，此人便是我師尊通緝，連殺我宗好幾個弟子的李龍飛是嗎？」那修士正眼不瞧李龍飛，自顧自地問著那白衣青年。

「是，我曾跟他交手過一次，絕對不會認錯。」那白衣青年看起來對那青衣修士很是恭敬，抱拳低頭回答。

「喔？連築基修為都沒有，居然能從師弟你手下跑掉，到底是他有一些特殊手段呢？還是師弟你故意放水呢？」那青衣修士雖然表情不變，但是身上氣勢隨著說話，陡然急速攀升，轉眼間，一股築基後期的修為散了開來。

白衣青年額上冒出了一些冷汗，不敢回答，但另一頭的李龍飛，卻是感到渾身有如重物壓頂，要不是肉身已達到半步築基之力，此時恐怕已經跪下，無法再像現在這樣直挺挺地站著。

「罷了，殺了他，奪下令牌，也算是替我師弟謝風淮報仇好了。」那青衣修士輕描淡寫之間，右手一舉，一道驚天刀氣，比起當初葉全全力所施展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朝著李龍飛直接劈去。

1. 鬼谷玟

眼見刀氣劈來，李龍飛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修為運轉，傾刻就將身上的重壓給解了開來。

接著向前一指，那木癸寶劍赫然往那刀氣擊去。

轟！

寶劍與那刀氣撞擊之後，雖說彼此修為差距頗大，但畢竟一個是實體法器，一個只是凝聚而成的刀氣，加上對方只是隨意而為，寶劍雖不敵，還是擋下了刀氣，跟著反彈回來，落在了李龍飛的面前，令他噴了一口鮮血出來。

「疑？果然有些門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怪師弟你了！」那青衣修士有些詫異，斜眼看向李龍飛這裡，李龍飛只感到對方眼中一片冷如冰山的殺意，讓他光對上眼背後就不由得升起一片寒意。

說起來，李龍飛的運氣也算夠背了，他剛逃離那刀仙宗的兩名修士追擊，隨即感覺到先前躲在那林內的修士如影隨形的跟在自己背後。

雖說他沒有見到對方的樣子，但他下意識的直覺，千萬不能讓對方追到自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拼了命地想要甩掉對方。

也是因為他靈識強大的關係，所以即使對方試圖繞路，每每還是被自己給發現，躲了開來，這才能從那林子處跑了幾十里來到這山坡地。

當然，這也是因為對方不知為何，始終沒有全力追趕，否則，哪怕能察覺對方行蹤，李龍飛還是沒把握能跑這麼遠。

當他逃到這座小山，發現前面就是一片沼澤，心中正著也許能甩掉對方，想不到一上山坡，便察覺到前面遠遠處有兩名修士朝自己靠近，其中一名修為更是深不可測，讓他不由得一驚，氣息也因此被對方察覺，所以才被擋了下來。

如今，那青衣修士散發出來的修為遠不是自己可以抵擋的，若是其他宗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偏偏對方是刀仙宗的弟子，另一名更是跟自己有過過結的白虎天驕呂冥，這可就讓李龍飛心如死灰，努力想怎麼逃過這場殺劫，卻始終都想不出個好法子來。

但李龍飛可不願就這樣放棄，抬頭看去時，那青衣修士已經隨手又揮了兩下，兩道跟剛剛一樣巨大的刀氣，同時直奔自己這裡而來。

一咬牙，李龍飛同時摧動木癸寶劍跟長生劍陣，分別朝那兩道刀氣擋去。

轟轟兩聲，木癸寶劍再一次彈回自己面前，但那長生劍陣的飛劍可沒那麼堅硬，直接被刀氣劈成碎片，跟著餘勢不消地往李龍飛這擊來。

千鈞一髮之際，李龍飛懷中兩道黑白光芒一閃，雙刀憑空而出，將那刀氣擋了下來，正是陰陽雙刀；但這麼一來，卻讓李龍飛臉色發白，體內的靈氣快速消耗。

尤其是那陰陽雙刀自己尚未完全祭煉完畢，使用上來，頗耗靈氣，若不是李龍飛靈氣比一般練氣修士強大數倍，怕都還無法操作。

「真是漏看了眼，居然同時能操控三件上品法器，果然不是一般弟子可以對付得了；不過，你這般使用下去，靈氣就算比尋常煉氣大圓滿多，又能撐得了多久呢？」那青衣修士見刀氣在次被擋下，神色不變，順手再揮了幾下，跟著又是四道刀氣凝聚而出，朝李龍飛這呼嘯而來。

眼看自己是逃不過這一劫了，李龍飛神情陰沉，思索著是否要乾脆再祭出天寒珠困住對方以求自保，只是這麼一來，自己靈氣怕是支撐不了一刻鐘，倒時候若是不能逃出，那可就真的小命難保了。

卻見其中兩道刀氣同樣與陰陽雙刀和木癸寶劍交纏在一起，另外兩道卻猛地轉向，往另一邊一顆小樹上擊去。

咯咯一聲嬌笑，一道婀娜多姿的身影從虛幻中走出，一手握著一張已經燃燒掉的符籙，另一手隨手一揮，一陣五彩繽紛的霧氣朝那兩道刀氣捲去。

那刀氣與霧氣撞在一起之後，出奇地半點聲音都沒發出，後者便將刀氣給吞沒下去，跟著在那玉臂招呼之下，嗖地又飛回了身影之處，過程只有幾個呼吸而已。

「五彩毒霧，妳是鬼谷玟，這次鬼屍門弟子中修為最高的帶隊弟子！」那青衣修士眼看刀氣被吞噬後，雖然神情不變，但眼中閃過一絲精芒。

「唉唷，奴家哪敢出頭帶隊，更何況論修為，青陽子師兄只差半步結丹的修為，奴家怎樣也都追不過去阿？」鬼谷玟聲音狐媚，整個人像似沒骨頭地倚在那棵小樹，偏偏這樣懶洋洋的姿勢將其姣美的身材突顯得更為動人，就連青陽子身旁的呂冥也忍不住吞了口口水，有些魂不守舍地將目光直盯著對方的胸腰等處看去。

李龍飛自然也沒忍住，眼神隨著對方的一雙媚眼直愣愣地就要迷失，但便在這時，體內修練的歸心訣自動自發地運轉起來，腦門一陣冰涼湧現，配合他足以媲美築基修士般強大的靈識，整個人赫然清醒過來，心中則一陣驚懼，暗暗叫聲僥倖。

察覺到李龍飛的清醒，鬼谷玟跟青陽子都是微微詫異了一下，前者本就矇矓的眼神，在望向李龍飛的時後，又增添了許多的興致。

而青陽子則是殺機更重，下定決心要趁這次試煉將對方給殺死，否則等其築基之後，自己宗內的師弟們恐怕會多了一名難纏的敵人。

「既然妳都說妳修為不如我了，那麼還鬼鬼祟祟躲在那裡幹麻？難道是想打我令牌的主意？」青陽子心意既定，當下也不再囉嗦，打算先將眼前這名大敵給打發走再處理後面的事。

鬼谷玟也不動怒，仍是那樣嬌滴滴地帶著笑容說道：「青陽子師兄怎麼說得那麼難聽呢？奴家哪有鬼鬼祟祟躲在那裡？奴家不過是跟著這位師弟來到這裡，想不到卻見你們交戰，心中一時調皮，躲了起來而已。想不到師兄一眼認出，還把奴家的藏蹤符給破了開來，你瞧，是不是該賠償奴家？」

這番話說起來聲音十分悅耳，加上鬼谷玟挺起酥胸往前一站，一股風情萬種的姿色毫無保留展現出來，旁邊的的呂冥聽到了，竟有一種想把自己的寶物交出去的念頭。

「哼！」青陽子眼見自己師弟被迷得團團轉，運勁冷哼一聲，頓時讓呂冥清醒過來，同時臉色大變地看著鬼谷玟，下意識往後退去。

「看起來，妳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好，便讓我領教領教妳的四色毒傀有何強悍之處！」青陽子臉色一沉，兩把短刀不知何時已然握在手上，跟著往前一扔，轉眼化成兩道青芒破空而去。

那兩道青芒與先前攻向李龍飛的刀氣完全不同，破空之聲吱吱作響，看得後者頭皮發麻，心道自己終究還是低估了這些築基高手。

鬼谷玟見對方一言不合就直接動手，同樣也是眉頭一皺，嬌叱一聲，整個人以一種詭異至極地姿勢往後疾射，同時雙手一揮，那團五彩毒霧頓時又散了開來，向那青芒捲去。

但是這一次毒霧卻不管用了。

青芒甫一接觸毒霧，便發出一連串的爆裂聲，跟著後者肉眼可見的快速消散，讓鬼谷玟眼中露出措愕的神情。

眼看那毒霧就快被青芒給劈散開來，鬼谷玟心中也有些肉疼，隨手一揮，將那毒霧給收了回去，同時另一手翻出一只巴掌大小的水晶棺，小巧玲瓏，看起來很是可愛。

跟著她朝那水晶棺吐出一口真氣，頓時棺上的水晶板往旁邊一開，一道彩影衝了出來，跟著轉眼放大變成了一尊秀麗的女屍，黑髮白肌，紅裙黃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很難相信這竟是一具屍傀。

看到這屍傀出現，青陽子也不敢大意，他雙手掐訣，法力灌注，頓時那兩道青芒更為凌厲，朝著鬼谷玟便是迎頭砍去。

鏗鏗兩聲，鬼谷玟絲毫不動，但那女屍已經鬼魅般地飄到了她的面前，同時雙手指甲暴漲，不偏不移地擋下兩柄短刀。

青陽子一擊未果，神情卻毫不意外，跟著又扔出了兩張道苻，頓時一張化作一條數丈長的青蛇，身上陣陣威壓非同小可，另一張則凝聚成一片烏雲，雲層內還有陣陣雷聲，看也知道是類似轟雷術的進階法術版本。

「青陽子！你別欺人太甚！」鬼谷玟操控女屍抵擋那兩柄短刀已經很不容易，此時看到對方又祭出兩張道符，心中又氣又急。

那朵烏雲尚且不足為懼，但另外那條青蛇可是貨真價實的妖丹四轉的妖獸，加上一旁的呂冥雖沒動手，但修為也是不弱，讓本來頗有自信的鬼谷玟心底直打鼓，考慮著要不要就此撤退。

卻在此時，一旁一直不動聲色的李龍飛突然出現在青陽子身旁數尺之外，然後猛然扔出三粒藍色珠子，跟著縱身往旁邊飛奔而去，卻是要趁著兩人交手之際，試圖逃離這裡。

但青陽子怎會沒有提防，他隨手一扔，又一件法器祭出，一個小爐黑光一灑便要將李龍飛給罩住，用膝蓋想都知道，一旦被罩住，以李龍飛的修為，恐怕不死也難。

只是此時那三粒藍色珠子突然喀喀幾聲裂成粉末，跟著一股驚人的寒氣散了開來，頓時方圓數尺的空間肉眼可見化作巨大冰塊，將那小爐與青陽子困了進去，跟著便聽到後者一聲怒吼。

趁此機會，李龍飛轉身便往前衝去，同時更腳踏陰陽雙刀，借著雙刀之力往前快速滑行開來。

這是他先前研究出來的一種方法，雖說不能像築基修士那樣真正飛行，但卻可以做到凌空滑行一陣子，也是多虧這樣，之前他才能躲鬼谷玟躲了那麼久。

「混蛋，還不快追！」看到李龍飛逃跑，一時間破不開天寒珠結界的青陽子怒火中燒，對著一旁的呂冥大聲吼道。

呂冥這才從觀看兩人的激戰中驚醒過來，騰空朝李龍飛逃去的地方追去。

1. 泣冥獸

沼澤裡，李龍飛踏在雙刀上，每隔幾里便重新從地面踏上雙刀再快速地往前方滑去，此舉看以來雖然輕鬆，但事實上卻十分消耗法力。

要不是李龍飛的靈氣比起一般練氣期弟子要來得多上好幾倍，他也不可能用這方法逃跑。

畢竟，這等同於全力施展法器，只是不是用來攻擊，而是用來逃跑，誰能這樣堅持幾個時辰下去呢？

不過眼下李龍飛也沒辦法想那麼多了，他心中叫苦連連，只想趕快逃離這裡，然後找個地方躲起來，等這試煉結束之後再說。

「這哪是甚麼奪牌試煉，這跟本就是互相殘殺的試煉，練氣大圓滿的修士在這裡隨時都會隕落，別說百日，就是十日，也都很難存活下來。」李龍飛這時也看出來了，自己這群人恐怕只是被當成是棄子，增加赤劍宗築基修士存活的一些機會而已。

「難怪赤劍宗願意給予活著出來的練氣修士每人一顆築基丹，我們數十人進來，能有十個活下來恐怕就很不錯了，更別提還要搶奪其他人的令牌，要是讓我重選，我就算付出大把靈石，也不會再進來這裡。」雖然李龍飛心中後悔萬分，但禁地出入口已關，只能等百日之後出入口再開，加上後面呂冥的不斷追趕，他也只能跑一步算一步。

就這樣兩人前後追逐，一連追了整整一天一夜，這沼澤也實在龐大，兩人越追越是深入，卻始終沒看到另一邊。

在這期間，李龍飛雖然三不五時就拿出儲物袋內能補充靈氣的丹藥服下，以確保逃跑的速度不變，雖說之前奪來的丹藥不少，但在這麼快速的消耗之下，能吃的也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幾個，要嘛是不認得的，要嘛是沒作用的，只剩下一兩瓶丹藥有用而已，讓他就算再怎麼不重視身外之物，也不由得心痛起來。

但身後的呂冥，卻是更加心痛，他雖貴為天驕，但身上的藥瓶並沒特別多，這一番追逐，李龍飛的速度不但大出他意料之外，丹藥之多，更讓他為之氣結。

他可是親眼看著對方吞丹如吃果一樣，動不動就拿出來服下，要不是自己修為始終比對方高上一籌，恐怕無法支撐這般消耗下去。

若是這樣，那倒也就罷了，呂冥身為刀仙宗天驕弟子，真要加速追上去，也不是沒有機會成功，只是，除了丹藥之外，李龍飛身上的法器，竟也多到叫他吃驚的地步。

起先還沒注意，但呂冥幾次加速靠近時，對方竟突然從身上丟出數件下品法器，跟著以蠻橫的方式將法器給自爆開來，逼得自己不得不暫避其鋒，速度稍減了些，對方卻趁機拉開距離，遙遙而去，讓他氣得是咬牙切齒，偏偏卻又無可奈何。

畢竟下品法器在他眼中雖不算甚麼，但數把同一時間自爆的威力，若一個不小心，怕是自己也會受到重創。

到時後是誰追誰，恐怕就不一定了。

因此兩人一逃一追，漸漸深入這沼澤深處；初時還不覺怎樣，但時間一久，想起之前聽聞的幾個風聲，就讓呂冥心底暗暗叫苦，很想回頭離去，卻礙於青陽子的威壓，咬牙繼續下去。

原來這沼澤，名喚黑潭，是禁地內幾處頗具危險的兇險之地。

雖然這禁地內本就有一些低級妖獸存在，但那通常不到妖丹三轉，對於築基修士並不算甚麼太大的風險。

可這黑潭與幾處兇險之地，卻被人證實有妖丹六轉以上的妖獸存在，所以在宗門給他們的地圖裡，此處是建議避開的地方之一。

此時一路追逐，李龍飛踏著雙刀，所以刀氣縱橫，而他在後頭追趕，自然也翻動沼中的一些池水，引起一些低級妖獸注目觀看。

好在兩人身上氣息都頗為龐大，尋常一轉二轉妖獸倒也不敢做些阻攔。

另一方面，李龍飛雖成功逃了那麼遠，但他心中卻同樣苦不堪言。

自己使出渾身解數，終於從那恐怖的青衣修士手中逃出，但身後的呂冥卻死咬著自己不放；好在自己早有準備，利用數十把的下品法器自爆，加上不斷的嗑丹藥，才沒讓對方追上。

但再這樣下去，恐怕丹藥吃完，法器用完，自己也沒辦法逃掉，想到這，李龍飛索性把心一橫，靈識快速地往身後掃去，確定那恐怖的青陽子沒有追來之後，停下雙刀，不再向前飛去。

看到對方停下，呂冥先是一愣，跟著謹慎地停在離李龍飛有數尺遠的距離，然後全神戒備地看向對方。

一年多前，對方還只是個自己隨手可滅的練氣大圓滿修士，一年之後，雖說對方仍是練氣大圓滿，但身上的靈壓跟戰鬥方式，卻是判若兩人，若不是自己親眼看到，肯定不相信對方能在自己大師兄手中擋下兩招，甚至趁亂跑到這裡。

這一切的一切，讓一向自視甚高的呂冥都有些妒嫉起對方的成長速度。

但他畢竟是刀仙宗天驕，妒嫉歸妒嫉，交手時卻絕對不會低估對手。

此時既然對方打算停下出手，那麼自己肯定也不能大意，是以等會交戰，一出手，便得用上全力。

另一頭李龍飛同樣也很是感慨，一年多前，自己在對方的威壓下尚只能勉強支撐著，一年後的今天，自己對上對方，卻不再有這樣的感覺。

要不是其身邊的大師兄修為太可怕了，自己也不會一路逃到這裡，還害怕那個人的追來。

此時見對方如此謹慎，李龍飛同樣小心翼翼，右手放在儲物袋上，準備一出擊就將自己所能施展的全力施展出來。

也不知道彼此僵持了多久，就在沼澤中一個沼氣氣泡啵了開來之際，李龍飛這頭首先動了起來，一揮手便是兩件中品法器疾飛，一隻黑傘，一塊金磚，正是當初從葉全等人奪來的其中兩件法器。

雖然他在寶來軒已經賣掉許多，但有幾件較為好用的中品法器，還是留了下來。

那黑傘先是一在李龍飛頭上一開，跟著一道護身光芒籠罩全身，看上去有如一道結界，將他包圍得密不透風，以防有攻擊襲來。

而那塊金磚則沒有其他花竅，純粹越變越大，最後有如一塊通天巨石，朝著呂冥那直接砸去，就算呂冥有甚麼寶刀，恐怕也無法抵擋得下來。

呂冥那見狀，也不慌忙，順手扔出一面銅鏡，鏡面對著那金磚照去，竟從鏡面處憑空冒出一個一模一樣的金磚，與李龍飛那塊一同撞在一起，互不上下地交擊在一起。

同一時間，幾聲鏗鏗聲響，李龍飛身外的那護身光芒一晃，像被甚麼東西攻擊一樣，出現了兩道裂痕，雖然很是細微，卻明顯不敵對方攻擊，恐怕同一部位再多幾次，就會被打穿一個縫細出來。

只不過，李龍飛本就無意長時間纏鬥，他祭出這兩件法器，主要是為了拖延一下時間，那陰陽雙刀，才是他真正的殺手鐗所在。

早前他自知沒時間完全煉化陰陽雙刀後，就曾思考該怎麼有效使用這兩把雙刀，畢竟他不是修練刀法，許多術法神通都無法靠這雙刀發揮，但若棄而不用，卻又十分可惜，因此在研究了許久之後，終於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出來。

那就是將自己的轟雷術雷勁，灌注在陰陽雙刀之上，並藉由雙刀的威力，將其增強，成為雷刀般的威力擊出。

轟雷術的特性是聚積雷電越久，威力越大，但因為正常修練之人肉體有限，如果累積的威力太大，在攻擊之後自己也會受到反噬，所以限制了一定的威力上限。

但灌注在雙刀之後，因其法器堅硬的程度比肉體強上太多，自然而然能承受的雷電威力也更加龐大，一旦轟出，甚至可以到達原本的威力五六倍以上，可以說是十分可怕的攻擊術法。

但是這樣的作法也有弊處，首先是灌注雷勁需要時間，哪怕現在李龍飛聚集雷電的速度已經快上許多，但要讓威力更大，自然要花上更久的時間準備。

而這準備的時後，便會讓敵人有機可趁，所以在實戰中，其實還是很不可行的作法。

再來雖說法器堅硬，但其程度終究是相對於肉體而言而以；使用五六倍的轟雷術威力雖大，但每一次的使用，對雙刀都是一種損耗，長期使用下來，了不起施展個十來次，雙刀就難以再承受下去，會自行毀滅。

好在對於李龍飛來說，使用雙刀不過是個權宜之計，真正主力還是以木癸寶劍為主。

此時李龍飛看出那黑傘一時三刻還能抵擋得住，當下全神灌注，將轟雷術的雷勁注入陰陽雙刀，令傘內的空間雷光閃動，滋滋作響起來。

那呂冥看到對方的舉動，雖不知道那雙刀威力會變多大，但心知再拖下去讓對方準備完成自己可沒任何好處，當下一拍額頭，一抹精血飛出，瞬間融入他的寶刀寒蟬翼裡頭，跟著一股冰封萬物的波動散開，瞬間將還在撞擊的兩塊金磚凍成冰塊，跟著那黑傘也只撐了幾個呼吸，便連同李龍飛在內與其護身光芒，一同化作一根巨大冰柱聳立在那。

但那冰柱剛剛成型，裡頭就傳出喀喳幾聲，兩把佈滿雷電的陰陽雙刀盤旋而出，所到之處冰消雪融，瞬間開出了一條通道出來。

「去！」呂冥雙眼一瞇，寒蟬翼刀無影無形，轉眼就砍在那雙刀身上。

噹噹噹！

那三把寶刀，互相碰撞在一起，卻是旗鼓相當，誰也沒能把誰壓倒。

但陰陽雙刀上的雷電可不是如此，轟隆一聲，在李龍飛的掐訣下，那雷電赫然脫離陰陽雙刀，化作兩條雷龍，氣勢萬鈞地朝那呂冥咬去。

「不可能！」感受到那雷龍的威力，呂冥臉上也為之一變，再一拍胸口，一口精血化做一個血骷髏，朝那雷龍飛奔而去。

卻在此時，李龍飛雙眼閃過一絲狠意，祭出一張符寶，口中喃喃唸了幾聲咒語，陣陣奇異的靈氣波動從中散發出來。

轉眼間，呂冥頭上一道滔天巨浪憑空出現，往下狠狠砸去！

「水系符寶！」呂冥見狀驚了一下，但隨即也從懷中掏出一張符寶扔出，一柄巨刃險之又險地與那巨浪打在一起，靈氣滾滾爆發開來。

轟鳴巨響，掀起的風暴甚至將兩人底下的沼澤給震得出現一圈圈巨大的漩渦。

李龍飛倒退幾步，而呂冥則是身子一晃，硬撐下來。

但就在彼此跟著又要往前繼續廝殺，卻聽見嘩啦一聲，一個龐大無比黑影從漩渦中衝了出來，跟著張口一吸，就要將兩人連同各式各樣的法器給吞下肚去。

見到這黑影，呂冥像是想起甚麼，顧不得攻擊李龍飛，轉而操控血骷髏往那黑影砍去，同時驚聲尖叫起來：

「這是…泣冥獸！」

而李龍飛那，同樣也被這泣冥獸嚇了一跳，只見這妖獸巨嘴短身，整個身軀有七成以上都是一張大嘴，裡頭小牙密佈，活脫脫像是個天然攪碎機。

此時那泣冥獸張口，李龍飛同樣在其吸咬的範圍之內，但他卻轉念把心一橫，兩條雷龍仍是繼續往前飛去，同時手中掏出三顆藍色珠子，往呂冥身後扔去。

「該死，姓李的你不得好死！」呂冥見到那三顆藍色珠子，心中掀起滔天恨意，但卻不得分神，只得一拍額頭，噴出一抹精血往那雷龍擋去，同時全力操控著血骷髏攻擊黑影，畢竟方才因自己沒有退後，那泣冥獸出現的位置距離自己較近，如果不將阻止對方吞噬，自己怕是比李龍飛還要早被捲入嘴中。

就看那泣冥獸將黑傘跟兩塊金磚吞下肚後，面對攻來的血骷髏，用力呼一口氣，一股腥臭不堪，夾著銳不可擋的黑風噴出，頓時將附近所有物件都給裂成碎片，跟著又再一吸之後，回頭讓泣冥獸給吞下肚去。

李龍飛在操控雷龍往呂冥那擊去後，就果斷放棄了對雙刀的控制，直接蒼白著臉往身後退去。

但他才退沒多遠，便覺得一股黑風擊在自己身上，雖說他肉身已是後天生靈，但那力量實在大得恐怖，悶哼一聲，李龍飛噴出一口鮮血，傷重到無以復加，只能順勢往遠處滾去，直到滾了幾百尺後，這才滿身痛楚地起身面露驚恐。

而呂冥可就沒這麼好運了，眼看血骷髏根本無法阻止黑影半分，他驚嚇之餘，一咬舌尖，噴出口大口心血同時將其胸口一枚青玉護符給捏碎，一道巨大血影從其身後浮現，終於將泣冥獸給擋了片刻下來。

但當他藉著這一刻，萎靡著臉想要離開時，那三顆天寒珠在他身後爆了開來，巨大的寒冰斷了他的退路，只能眼睜睜看著泣冥獸又是張口一吸，把他連同身後的冰塊與納血影吞入口中。

「不…」一聲悽厲絕倫地慘叫聲從其嘴中傳出，跟著轟地一聲，吞完食物的泣冥獸隨即往沼澤內土遁沉入，而這在刀仙宗內本該前途無限，身懷數寶的白虎天驕就這樣無聲無息，永遠地消失在這禁地之中了。

1. 故人重逢

三天後，李龍飛滿是疲憊，終於從這沼澤邊緣回到了陸地。

這三天內，除了第一天遇到那讓人絕望的泣冥獸之外，他還遇到了三次妖獸攻擊。

其中兩次都只有妖丹二轉左右的妖獸，對付起來並不太困難，但最後一次遇到的，卻是妖丹四轉的怪蟒，李龍飛在失去陰陽雙刀，又身負重傷的情況下，最終在自爆了數把下品法器，並趁機用三顆天寒珠困住對方，加上木癸寶劍，這才將那怪蟒給擊殺。

雖然拿到其妖丹，但李龍飛卻也因此不得不服用一枚靈仙芝草的葉子，否則恐怕再遇到任何一隻妖獸，都能讓他隕歿在這禁地之中。

「這禁地比我想像中的難上許多，才剛進來沒多久，就將早前準備的手段全都用得差不多了，真難想像其他練氣修士，該如何在這存活下去…」李龍飛嘆了口氣，將那半蟲半草的靈仙蟲芝吞了下肚。

此藥果然神奇，甫一入喉，一股龐大又清涼的靈氣便從腹部散了開來，跟著融入全身靈脈之中，讓原本萎靡的患處一一癒痊起來。

不到一天的時間，原本因為重傷而衰弱的李龍飛便康復了九成以上，甚至在他內視之後，發現自己修為又因此精進了一些。

「杜之嚴說得沒錯，這靈仙蟲芝果真有逆轉乾坤的效用…看來我的運氣還算不錯，這場試練我還可以繼續走下去。」李龍飛察完傷勢後喜道。

不過就算這樣，他也已經打定，接下來的日子，要找個地方，挖一個洞穴，把自己藏進去，再佈上小五行陣法，等試煉時間差不多要結束，才出來便可以了。

築基丹雖然珍貴，但那也要有命拿才行，否則白白成了砲灰，可是得不償失。

就在他忙著找地方躲藏的同時，沼澤中，那青陽子陰沉著臉，正飛在先前泣冥獸出現的地方，冷冷地看著下方。

「呂師弟身上的感應符最後是停在這裡，看這附近，也的確有戰鬥過後的痕跡。但就算那姓李的再怎麼強，呂師弟也不該連留個傳音都沒有就直接消失無蹤。」

「這麼說，要嘛是在戰鬥中發生了甚麼意外，要嘛是有其他人插手，才讓呂師弟落得如此下場…」青陽子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但憑著他老練的經驗，仍是足以將情況猜出個八九成。

「不管怎說，呂師弟的死既然跟他有關，那麼我身為師兄，這條命得跟他討回來了！」青陽子閃過濃濃殺意，朝著隨意一個方向一晃而去，倘若李龍飛得知此事，肯定會大喊不公。

但修真界中強者為尊，除非有足夠能力自保，否則說甚麼道理也都只是枉然。

很快的，在李龍飛躲進洞穴的十多天後，這次的百日試煉所進來的人已經從四百人剩兩百多人，幾乎少了一半以上。

但是留下來的，無一不是老謀深算，或是心機膽識過人，或是修為高深，身懷異寶等等。

而這禁地裡所留存之人，也大多從宗門玉簡中或親身經歷了解到了，這禁地內有五處絕地不可輕易靠近。

一是那黑潭沼澤，裡頭有一妖丹七轉的巨獸，普通修士遇之，少有存活者。

二則為一處滅絕火山口，此地妖獸雖然修為不高，但全都是火屬性異獸，仗著熔岩地勢，加上數量眾多，非築基後期修士難以取勝。

三乃是一座古老荒城，也不知是多久以前的古修士所建，裡頭雖有許多珍奇古寶，但同樣也存在無數上古禁制，尋常人等踏入，非死即殘。

據說曾有四派的元嬰老怪起了貪念，想要一探究竟，結果帶了數名結丹修士進入後，除了那元嬰老怪狼狽逃出之外，其他人全無生還，震驚四派，從此各派在禁地介紹上，都有特別註記，不讓弟子再誤闖進去。

四為一片湖泊，其內深不見底，雖沒有高階妖獸，但越往下越是冰寒，據傳就是結丹修士也無法支撐到湖底。

最後一處，便是這禁地的中心，此地座落著一座靈山，山裡有許多奇花異草，洞府靈泉，但同樣的，此處的妖獸也比比皆是，甚麼天雷獸、赤吞虎、青髑蛐，幾乎外面叫得出的高級妖獸，都有人在此看過。

而這座靈山，正是這些存留下來之人不約而同前往的地方，畢竟比起其他四處，此地與那上古荒城明顯可以得到一些造化，但古老荒城的上古禁制可不是他們所能靠近的，所以自然選擇此地了。

這次百日試煉雖說以搶奪令牌為主，但另一個目的也是給低階弟子奪取造化的機會。

這些宗門的天驕子弟們自然也沒人會想錯過，畢竟修仙是一條逆天之路，不進則退，誰也不想百年之後，成為荒骨一堆，白白失去了長生的可能性。

不過這些都與現在的李龍飛無關，他此時正在那洞穴裡動也不動地打坐，將先前虧損的靈氣給彌補回來。

雖然他體內的靈脈比起同輩多得驚人，但同樣的，一旦靈氣消耗殆盡，也得花上更多時間再能調養得回來。

這天，他將早前消耗掉的靈氣都恢復過來，同時發現，自己修為更加精進許多，頗有因禍得福之喜時，突然神念一動，發現有四道人影闖入小五行陣法，疾速朝自己這裡奔來。

其中一道在前，三道在後，想來是有人正在被追趕。

他雖不自私，但這麼多年過去，經驗跟理智都告訴他在修仙界裡別輕易多管閒事，否則可能又會惹禍上身。

可是當他靈識一掃，見到當中一位熟悉的身影之後，他不猶得一愣，跟著仔細一察，再沒有任何遲疑，直接破開洞口，站了出來，等待對方的經過。

幾乎在他踏出洞口的同時，那四人也來到了此地，見到他從一個山壁的洞中出現，都是一愣之後神情緊崩起來。

前頭逃跑的那人，乃是一名女修，一身翠綠宮裝雖不算華麗，卻可將她襯托得高貴不可侵犯。

只是她此時被人追趕，臉上滿是惶恐跟汗水，身上衣衫也有許多處破損，露出大半肌膚，倒與她絕美的容顏形成一股柔弱讓人憐憫模樣。

此時見到眼前突然冒出另一人，下意識地覺得對方跟身後之人同夥，要將她包圍合擊。

當下沒想太多，抽出身後一把小劍，嬌喝一聲，化作一隻半丈長的火鳥，朝李龍飛這撲來。

「疑？」李龍飛有些訝異，左手在袖中微一掐訣，小五行陣法內的水之力頓時凝結成一面冰盾，飄浮在他面前，與那火鳥相撞在一起，跟著他往前一踏，輕聲說道：

「黃姑娘，別怕，是我阿！我是李龍飛！」

那女修見火鳥被克，先是一急，跟著聽到對方所說的話之後，一愣之下，竟忘了再操控那火鳥，頓時被那冰盾反壓，化作小劍，反捲回去。

「小心！」李龍飛見狀，心底沒來由地著急，腳下一踩，突然衝上前去，右手一招，將那小劍一把抓住，同時縮短了他跟黃襄的距離，幾乎快將兩人臉貼著臉，只隔著一個一步的距離而已。

後方三人這時也察覺到自己誤闖了陣法之內，臉色陰晴不定，散了開來，形成包圍之勢，卻不敢太過靠近。

他們之前雖然追趕得急，卻未盡全力，甚至有點在戲弄對方，否則以對方的傷勢，怎能跑得了這麼遠。

此時誤闖入陣法之內，而且陣法主人還修為還不弱，不免有些後悔，早知道便提前將對方擒下了。

「真的...是你嗎？」而那女修在看清擋住自己的人是誰後，看都不看其他人，愣愣地望著李龍飛許久後，眼角突然一絲淚光閃爍，神情不可思議地抬起玉手，想要撫摸李龍飛的臉頰。

李龍飛沒有閃躲，順從地讓她摸著自己的臉頰，白晰如玉的手指所觸之處，卻有如烈火般地滾燙了起來。

眼前這人，雖然打扮跟當初自己印象中的模樣有些不同，但其容貌神情，身影聲音，無一不跟記憶中想念的伊人一樣。

尤其是她身上的氣息，雖然李龍飛不是個登徒子，但當初這氣息曾使他魂牽夢縈許久，此時又是近乎半裸著靠近，讓他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突然間，他明白了當初那一年，為甚麼王小石要去偷看那ㄚ頭洗澡了。

一直以來對男女之間的情事，李龍飛都是似懂非懂，不是很明瞭。

畢竟他小時出生富貴，其他人對他不是疼愛就是恭敬，很少跟同輩玩耍在一起，而後拜入仙門，以復仇為動力，更是少有玩耍的時刻，即便有其他念頭產生，也被他壓了下來，若不是當初張天師偶然間帶他遇到了黃襄，恐怕到現在他都不知道甚麼是喜歡一個人的感覺。

此時意識到自己喜歡黃襄，心中頓時掀開了對情感的壓抑，只是這感覺出現尚短，他自己也不太明白這該算甚麼，只覺得想跟對方永遠在一起，同時對追趕她的其他三人，不由得一陣憤怒。

那三人雖然修為不高，但最起碼也都是練氣大圓滿，其中一人更是半步築基，眼下分散開來圍著兩人，擺明是防止那黃襄逃跑，同時也有將自己包夾在內的意思。

而那三人也的確是這麼想的，只是他們在看到李龍飛在與那女修聊幾句後，身上散出的陣陣殺意，讓他們不由得眉頭一皺，互望一眼，跟著舉起手中的法器起來。

其中那修為最高的青衣漢子，童顏白髮，拿著一對銀色雙鉤，往前一站，大喝道：

「道友，這事與你無關，把陣法解開，我們就不跟你為難，否則，可別怪我們無情。」

他這話也不是心存甚麼善念，不過是想試探對方，如果李龍飛真的解開陣法示弱，這三人肯定也不會放過他。

黃襄本還沉浸在見到李龍飛的驚喜當中，聽到這話頓時清醒，連忙轉身護在他身前，同時低聲傳音說道：

「快走，這黑風三煞不好惹，等等我一個動作，你我分頭逃跑，你不用擔心我，我有辦法逃走的！」

最後那句話，也不知是真有辦法還是為了不讓李龍飛擔心她，說起來卻沒有半點遲疑。

李龍飛心頭一暖，望著前面露出大半背肌的佳人，心中說不出的感動。

他自從被吸入仙石之後，親如兄弟的東門死了，照顧自己的師尊也不見了，所遇到的人多半都是追殺自己而來，此時再見到故人，對方明明自身難保，卻還擔心著他，光是這點，就讓他更加確信要守護對方。

「這幾個人，我還不需要逃跑，妳先去旁邊休息，等等事情結束了，我們再好好聊聊。」李龍飛對著黃襄淡淡一笑，在其有些愕然發呆的神情下，脫下自己的長袍披在她身上，跟著往前一站，反倒將其給護在自己身後了。

1. 大顯神威

自從李龍飛離開那自在道以來，幾乎每一次的出手殺人，都是逼不得已，就算是殺西門吹雪那次，要不是他對楚若梅實在太過份，他也不會狠心出手殺之。

但現在，他對著眼前這三個素昧平生之人，卻升起了濃濃的殺意。

實在是他從黃襄大半裸露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不願看到的痕跡。可想而之，必定是在逃跑過程中被那三人所傷，甚至，是故意凌虐所造成的。

眼見對方坦護自己，黃襄雖然感動，但還是忍不住開口傳音：

「李…李公子，你還是別逞強吧，這黑風三煞雖然修為不到築基，但擅於互相配合，真的打起來恐怕比築基初期的修士還勝過一些。」

「我這還有個殺手鐗沒出，原本打算最後再用，現在加上你，我們能有九成機會跑掉，根本不需要和對方硬拼！」

這話倒也有一半不假，她懷中還藏有其師尊給她的一道塊護身寶物玉玲瓏，激發起來足以擊殺築基一下修士一人。

只不過，這玉玲瓏只有一塊，對方卻有三人，所以她遲遲沒有使用，只等最後緊要關頭時再見機行事。

此時見到李龍飛擋在她面前，心神激蕩卻不失冷靜，且察覺到對方的修為，一番思考之後，於是傳音給李龍飛勸他一起逃命。

只是李龍飛既然起了殺機，又怎會在自己心上人面前退縮，當下沒有回頭，只是輕聲說道，「我沒有逞強，這幾人真的不需要害怕，妳等著看就是了！」

「小子，給你三分顏色你倒真的開起染坊來了！既然如此，我們拼著法力多耗一點，把你一起殺了，可也算多賺一筆了！」這些話，李龍飛沒有刻意隱瞞，自然也聽在那三人的耳裡，頓時其中一名矮黑中年修士臉色滿臉煞氣怒喝著，同時一面小盾及短戢在他面前則盤旋，竟是一對可攻可守的成雙的法器。

另外那名童顏白髮的修士雖然沒有說話，但聽李龍飛這樣說，原本略為不善的眼光轉為冰寒，畢竟他雖有些忌憚，但料想對方不是築基修士的話，自己這裡有三位練氣頂級修士，打起來也不會吃虧才是。

「哼！」李龍飛冷哼一聲，也不答話，只是站在那，一雙眼如寒冰似地朝著三人看去，歸心訣已無聲無息運轉起來。

那三人只覺得對方的雙眼如蘊含無盡殺意，同時其身形越來越顯得高大，忍不住都在心底心生一絲的怯意。

其中那名矮黑中年修士修為最低，受不了這樣的威壓，一陣冷汗夾背後，再也按捺不住，一指著一戢一盾，頓時小盾外出現淡藍的護身光芒，同時自身跟著那短戢化作一道黑芒，朝李龍飛這疾射而來。

「不好，一起動手！」那童顏白髮修士心中一凜，連忙吩咐另外那名修士一起出手，瞬間三樣法器一前一後往李龍飛這飛馳而來，卻是兩把銀鉤銀與一把彎刀，配合著那矮黑修士到達時間，要將李龍飛給困死在裡頭，進行擊殺。

卻看到李龍飛雙手掐訣，頓時身旁地面豎起一道道土牆，擋住了彎刀的去向；同一時間，兩柄銀鉤飛往的方向，同樣也浮現一面面冰盾，阻在前頭。

而李龍飛本人，則腳底雷電一爆，速度猛地暴增三成，手持寶劍往那矮黑修士率先衝去。

這麼一來一去，立刻將兩人碰撞的時間加快許多，那童顏白髮修士暗叫不好的同時，矮黑修士已經慘叫一聲，那面藍光小盾竟被李龍飛手中的木癸寶劍勢如破竹地斬成兩半，彷彿紙糊似的，跟著身子則被李龍飛一拳給擊飛出去。

也就在此時，那彎刀砰砰砰地終於擊破三道土牆，再無阻礙地射向李龍飛。

李龍飛面色無懼，嘴角泛起一絲嘲諷，左腳踏地，身子順著轉了一圈，竟藉著迴旋的力道，逆勢朝童顏白髮的雙鉤奔去。

「來得好！」那童顏白髮修士心中一喜，這雙鉤乃是他偶然所得的一件中品法器，銳利無比，替他殺了無數敵人，眼下對方自己迎來，雖不知道骨子裡賣甚麼關子，但卻正合己意，於是想也不想，便朝那雙鉤一指，頓時雙鉤上的銀芒大作，威力大增，將擋在前面的冰盾一一破碎開來。

卻看到李龍飛在接觸之際，木癸寶劍輕輕一揮，鏗鏗兩聲，銀鉤竟被從中破開，斷成四截，靈氣盡失地墜落在地。

「這不可能，那是甚麼法器！」那童顏白髮修士心中一驚，脫口而出，但李龍飛卻是去勢不停，繼續往他奔來，轉眼就相距不到三丈，嚇得他趕忙掏出一張保命道符，準備擋在自己身前。

可那童顏白髮修士還沒來得及激發道符的威力，李龍飛猛地冷哼一聲，一股威壓再度從身上散出，正是以歸心訣中的悚神術對附此人，讓那白髮修士神智不由得為之一頓，就這麼一頓，李龍飛手中的木癸寶劍已經刺穿他的心臟。

嘩一聲，那白髮修士噴出一篷鮮血，跟著抽蓄了兩下，倒了下來。

這一切說來漫長，可實際上卻只是一眨眼工夫而已，直到那童顏白髮修士倒下，最後的那柄彎刀才擊在李龍飛的背上。

可他此刻的肉體強度，已經堪比築基，區區中品法器，又怎能讓李龍飛受創呢？

鐺地一聲，李龍飛若無其視地轉身看向最後一人，眼露寒芒，這時對方才如夢初醒，知道自己一群人惹錯對象，當下一聲發喊之後，連法器都來不及收就轉身想要逃跑。

但既然出手了，李龍飛怎會讓對方逃掉，他雙手掐訣，五行陣中火之力立刻凝結成一隻火蛇，往最後那名修士撲去。

同時那柄彎刀，也被他一把抓住，靈識一掃猛地往那矮黑修士甩去。

這一甩，沒了主人操控的彎刀，雖有些掙扎，但在李龍飛強大的靈識鎮壓下，反倒比方才擊向李龍飛時的速度更加迅捷。

那矮黑修士本以受到重傷，此時逃跑不及，被那彎刀穿過，幾個踉蹌後，同樣也倒地不起。

而最後那名修士被火蛇纏住，同樣逃不了多遠，沒多久就被李龍飛追上，以木癸寶劍配上轟雷掌擊殺，步入白髮修士的後塵。

整個過程，從他出手到滅殺三人，不過一刻鐘的時間，等到李龍飛再回黃襄身邊時，後者已經目瞪口呆，有些不敢相信地看著對方。

「怎麼了…我臉上有沾到甚麼東西嗎？」看著黃襄，李龍飛原本煞氣的表情又恢復了原本的笑容，而且還有些靦腆地摸了摸鼻子。

這笑容裡有三分害羞七分喜悅，更藏著一股連李龍飛自己也控制不住的情緒存在。

「沒甚麼，只是...你的實力讓我有些驚訝，想不到當年一別之後，你竟然變得如此厲害。」黃襄足足看著他有好幾息之久，這才長長呼出一口氣，同時露出淺淺的笑容。

看到那帶著梨窩的甜美笑容，李龍飛心神蕩漾，卻只能傻笑不語，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他雖經歷那麼多事性子改變許多，但對於感情這塊，卻仍是一名初哥。

「阿，我還沒感謝你救命之恩...這次真的多虧李公子相救了，不然在下可就真的危險了。」黃襄見對方不答話，平覆了下情緒後，神色突然肅然說道，朝著李龍飛鞠躬行一大禮。

「妳...欸...這個，幹麻那麼客氣！這個，我救你...應該的，應該的...自己人嘛，自己人，不需要這樣的！」李龍飛原先還愣在那裡，一見到對方真要行禮，趕忙將她扶起，同時口中有些窘迫辭窮著。

「嘻，也是，你腰上掛著赤劍宗的令牌，看來的確算是自己人！」黃襄見對方這般姿態，嘴裡也是噗嗤一笑，當下不再那麼嚴肅，打趣著說道。

她不知道為甚麼，一見到李龍飛這個慌張的樣子，心底就有些開心。

李龍飛聽到她這麼說，倒是有些尷尬，不知道該不該和對方說自己只是個賓客而已。

黃襄也不急著跟他聊天，先走到四週，將三人的儲物袋都收了回來，跟著法器也一併拿著，再揮動赤色小劍，喚出那火鳥將屍體都燒成燼後，這才繞回李龍飛的面前。

「吶！這是你的！」黃襄笑咪咪地，伸手一遞，將儲物袋都拿給了他，靈動的大眼眨呀眨地看著李龍飛。

「不用不用，我用不著，給妳好了。」就算李龍飛再笨，這時也知道該怎麼討好對方，連忙將儲物袋又推了回去。

「你看都不看裡面有甚麼，這就不要啦！」黃襄心底有些甜甜，嘴上仍是調侃著他。

說真的，自己一路被追殺到這，寶物丹藥都用得差不多了，如果這些儲物袋裡有好東西，那還真是應急所需，因此黃襄也沒客氣，將手一縮，便開始盤點起裡頭的東西。

這三名倒霉鬼雖說修為不高，但他們聯手殺了許多落單之人，因此儲物袋著實有不少寶物。

只是這些東西有些雜亂，而且多半是雞肋之物，所以除了一些丹藥，黃襄看過之後也沒有多大興趣。

「這是...」突然間，她眼角掃到一樣東西，臉上一喜，伸手夾了出來，同時有些忍不住驚喜地歡呼了下，引得李龍飛也看了過去。

只見黃襄手上，赫然出現了一對玉戒，戒環裡正流動著異樣綠光，讓人為之注目。

黃襄將其中一指戒子拿起，稍微往手指一套，頓時那原本有些太大的戒子縮小一圈，跟著剛剛好戴在她的食指之上。

接著她想了想，將另一指戒指遞給了李龍飛，臉上有些微紅地說：

「此乃雙環戒，成雙成對，你戴上看看。」

李龍飛看著那戒指心中有些怦然，但還是順從地戴了上去。

就看到那兩只戒指都戴上之後，原本在其間流動的綠光，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玄之又玄的感覺在他腦中升起。

他彷彿可以感覺到黃襄的所在地及心情，同樣的，想來對方也能感應到。

李龍飛看向黃襄，只見對方雙頰紅通通的，想來心中的念頭跟他一樣，當下咧嘴一笑，那黃襄卻對他吐了吐舌頭扮了個鬼臉，然後將那戒指給取了下來。

「喂~你可別想歪了，這戒指真正用途可不是給你這樣消耗靈氣感應對方的，而是在危急時後，可以藉由雙環戒的力量進行一次小範圍的傳送，直接到對方身邊。」看到李龍飛臉上露出失望了表情，黃襄先是嘟了嘟嘴，然後臉色漸漸轉為正經。

「而且這戒指傳送時有許多限制，不但要雙方同意，再來相距也不能超過三百里，最後，最後它是一次性的法器，一旦傳送之後，兩方的戒指都會一起消毀，所以不到重要關頭，不要輕易的使用它！」

眼看李龍飛雖不知聽進去了多少，但卻表情嚴肅搗頭如蒜，咚咚咚地點著，黃襄忍不住又掩嘴笑了起來。

「好啦，我雖這樣說，但也不是真的不讓你戴它。畢竟這禁地中危險太多，我若是不小心跟你走散了，要找你可就麻煩。有了這戒指，想來就沒甚麼好擔心了。」

「我一定不會跟妳走散的！」李龍飛一臉嚴肅，想都不想就將黃襄雙手牽了起來認真說道。

黃襄一愣之下，想起當初對方也是這般直接，又羞又喜地將手抽回，跟著低下頭紅透了耳根。

彼此沉默片刻後，黃襄這才抬起頭來，臉上半瞋半喜地問著李龍飛道：

「你還沒說，你怎麼會加入赤劍宗呢？」

李龍飛此時才從凝視對方的神遊中驚醒過來，忙將自己這幾年來的事情一一訴說，同時尋問起剛剛那三人的事情。

1. 定情丹藥

原來黃襄在傳送進這禁地之後，雖說在事前赤劍宗弟子有約好集合的地點，但她被傳送的地方較為遙遠，一時難以過去，於是只得冒險單獨往第二個集合點前進。

而後一路上因為她的貌美關係，不少見她落單的修士都想出手將她擒住。

雖說黃襄原本修為也不算太低，但上次大戰傷勢未癒，加上幾番遇敵輪戰之後，讓她元氣大傷，最後竟只能勉強發揮練氣八層修為左右。

好在她師尊在赤劍宗內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給了她不少法器丹藥，這才苦苦支撐到第二集合點。

但一到那，不知道因何緣故，說好的其他人等竟提前離開，她無可奈何下，打算躲起來先恢復傷勢，最好則就這樣熬過這百日試煉。

卻沒想到那三人不知有何神通，竟搜查到躲在洞府中的她，一交手後，更是一路被追殺近百里，要不是對方其中一人有著虐殺女修的癖好，恐怕自己早就已經隕落在對方手裡了。

說到這，黃襄心底也是一寒，修真界內的殘酷遠非常人可想，像她這樣幸運逃過一劫的，可說是少之又少了。

一想到是李龍飛救了自己，黃襄看向對方的眼裡又增添了幾分溫柔。

不知為何，從第一次見到對方起，黃襄就對對方有一種莫名的好感，即使只是匆匆一面而已，卻讓她固執著堅持到現在，而最後也證明了自己沒有錯，對方居然在這禁地內救了自己，這讓她心底喜滋滋的，一股修仙以來一直都沒有的感覺冒了出來。

「…所以，因為這樣，我才決定代表赤劍宗參加這百日試煉。」李龍飛聽完黃襄的遭遇，也將自己的情況說了個七七八八，但是有關那梵天石與練氣十五層的事卻略過不講，只說自己另有奇遇進到一個山洞，裡頭有些靈丹仙藥，讓自己修為比起一般練氣大圓滿還要強上許多。

他倒不是信不過黃襄，只是下意識覺得這些事若給人知道了，會給對方惹來天大的麻煩，所以不願讓黃襄捲入其中。

黃襄一口氣聽完李龍飛當年分開後到成為內門弟子，跟著閉關進入練氣大圓滿，到叛宗逃離的故事，表情從驚訝轉為擔心，跟著又從擔心轉為羨慕，起起伏伏了好一陣後，最後長噓一口氣說：

「這些年你發生的事，可比我精彩多了…」

「精彩歸精彩，但難過的事也不少…」李龍飛想起東門跟師尊，神情又暗淡了下去。黃襄跟他併排坐著，想了想之後將頭輕輕往他一靠，有些期待地問了一句：

「要不…這場試煉之後，你就真的加入我們赤劍宗吧？我師尊很疼我的，只要我去說一下，肯定行得通的，說不定，她老人家還會想辦法給你一顆築基丹呢。」

李龍飛被她這麼一靠，加上這句充滿真心的建議，心中忍不住一動，口中卻不知為何脫口而出，「不行，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除非我師傅答應，不然我不會改投其他宗門下的。」

此話一說，他就有些後悔了。

果然黃襄聽到這句話，把頭抬起，眼神閃過一絲失望，沉默了一會之後才又擠出一點笑容說道：

「也是，不然，等你找到你師傅再說好了…對了，外面都謠言你擊殺了刀仙宗的準天驕，這是真的嗎？」

雖然黃襄臉上帶著笑容，但李龍飛卻看出了她藏在深處的一點失落，只是他倔強的個性卻不肯將說過的話反悔，只能裝不知道順著她說回答：

「嗯…不過，那也是僥幸而已…實情是…」

黃襄聽了卻更加兩眼發直，她原本以為李龍飛前面所說的已經很精彩了，沒想到叛宗後逃離的事更不可思議。

除了那謝風淮外，連葉家族長也死在李龍飛手下，若不是剛剛見到他大發神威，就算黃襄不覺得對方會騙自己，恐怕也很難相信。

畢竟練氣修為連殺兩名築基修士，這說出來，根本是天方夜譚。

在說這些事的時後，李龍飛倒也不是要炫耀自己有多厲害，而是單純想把所有事都分享給黃襄聽，畢竟除了說這些事外，他還真不知道該跟黃襄說些甚麼。

就這樣，兩人肩併肩坐在山坡旁，一直從中午聊到黃昏，又從黃昏聊到晚上。

天空的月亮跟太陽沒有降下，唯一變的只有互相交換位置，跟誰比較亮誰比較暗而已。

聊到後來，一陣涼風吹來，黃襄下意識地縮了一下肩膀，李龍飛忙從儲物袋中又拿出一件衣衫披在對方身上。

在打開儲物袋的時後，李龍飛福至心靈地想起一件事來，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寶盒出來。

「黃姑娘...這個…這個給妳。」李龍飛將寶盒打開，裡面一顆五光十色的丹藥，正散發出一股清香好聞的氣味。

「這是定顏丹！這麼稀有的東西...你、你怎麼會有！」黃襄見到這丹藥，臉上藏不出驚訝跟興奮，喜悅地看著李龍飛。

畢竟這丹可是每個女修夢寐以求的東西，要不是它實在要價太貴而且有價無市，她肯定也會向其師尊要一顆來。

「從那個謝風淮儲物袋中搶到的。」李龍飛倒是直接了當，沒有半分宛轉。

拿著那丹藥，黃襄心中撲通通地跳著，不過她也沒遲疑太多，便將它一口吞下。

吞下之後，她臉上泛起一抹淡淡的嫣紅，而身上本來有的傷口，散發出淡淡靈光快速癒合著，想來睡個好覺，就不會留下疤痕了。

在看到對方因為那丹藥，心中那一絲不開心散了開來後，李龍飛也笑了起來。

「黃姑娘，只要妳想要的，我一定都會盡力去達成，就算是要那天上的星星月亮，我也會想辦法摘下來給妳！」李龍飛看著她，心中一股豪情萬丈，站起身指著那月亮說。

「噗嗤，那要是我想要千年人蔘，萬年藥草，你也能幫我拿來嗎？」

「這...」李龍飛有些尷尬，沒料到對方如此回答。

「好啦...我知道你對我好...我也不要你做甚麼，只要你...」黃襄皺了皺自己的鼻子，生持一個調皮的淺淺皺紋，跟著似乎有些害羞地越說越是小聲。

「黃姑娘，要我做甚麼？」李龍飛有些聽不清楚，隨即問了一句。

「傻子...要你別再叫我黃姑娘，我不是說過我名字了嗎？叫我...叫我襄兒...」黃襄顯得有些彆扭，最後那一句話，聲音細如絲線，要不是李龍飛聚精會神，恐怕沒能聽到。

「襄兒！」便是李龍飛再蠢，這次也不會再做出違心之事了。

他心中滿是喜悅，情不自禁往前握住黃襄的手，很是癡迷地看著。

「好了...別這樣一直看著我，我會害羞...」黃襄被看得滿臉通紅，微一撇頭笑道，跟著，她又更加羞紅著臉，輕聲說道：

「對了，我想好了...以後我就叫你，龍飛哥哥，可以嗎？」

李龍飛怎會拒絕，感受著手中那女孩兒家掌心的嬌嫩與滑膩，心底升起一股暖烘烘的溫馨感。

當晚，雖說兩人仍沒做出逾矩的事情，但進入李龍飛所開的那洞穴中彼此交心交談的肢體接觸，卻是免不了多多少少了。

隔天醒來，李龍飛神精氣爽，正要推開洞口大石，黃襄卻沉吟起來了：

「龍飛哥哥，你在試煉期限內之後的幾天，原本有何打算呢？」

李龍飛看了她一眼，雖然對方不說，但他仍是多少猜到了一些。

「我原本打算躲起來等到試煉結束，不過既然遇到妳了，那我們去找赤劍宗等人匯合，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李龍飛想了想，說出了兩個選擇。

雖然以他的意思，第一個選擇還是比較安全的，但他不想讓黃襄失望，故意略過不提。

「當然是個不錯的選擇，以龍飛哥哥的實力，只要能找到我師兄他們，那麼我們之後的日子，肯定沒甚麼好擔心的。」果然黃襄聽完後臉上露出喜色，當下便希望他能跟赤劍宗等人匯合。

「依照當初長老的吩咐，在集合了第一，第二處入試煉的弟子之後，便會由我們的大師兄，帶我們前往中心的靈山等待時間結束。」

「靈山？大師兄？」李龍飛有些遲疑，不解地看向黃襄。

「是阿，那靈山雖是這禁地內五大危險之處，但同樣也有許多造化寶物，這次四派弟子進來試練，其中一個目地便是進這靈山尋寶。咱們與其都要等結束，不如碰碰運氣，更何況我大師兄乃宗內弟子輩的第一天驕，一身築基後期修為無人能及，有他帶隊，自然沒甚麼問題了。」黃襄臉上興奮，繼續對著李龍飛說明，卻沒發現到後者臉上泛起一絲絲的異樣。

只是，李龍飛見她那麼高興，也不好潑她冷水，只得點頭同意。

而黃襄現在的修為，雖然經過一些丹藥將傷勢穩定了，但也恢復到練氣九層初期，雖說遇到一些低階修士並不擔心，但若是遇到築基中後期的敵人，可就有很大風險了。

好在經過那麼多天，修為比較高的人想來都已經先往中間靠去，所以兩人若小心一點，腳步放慢，沒意外的話，花個十幾天，也是能到靈山那的。

決定好了之後，兩人當下梳洗一番，跟著收起小五行陣法，動身前往那禁地中心的靈山走去了。

1. 靈山之外

就在李龍飛兩人決定往靈山那走去時，靈山外側，某個凹限的山坡地中，數名修仙者正跟一匹數丈長的四眼巨狼搏鬥著。

那巨狼除了正常的兩眼之外，在其額上，另外還有兩隻黑色小眼，透著幽光，看起來很是詭異。

一名長鬚老者，手持拂塵，胸前一把長劍，化作一道青芒疾速來回穿縮，將那巨狼的退路都給封得死死的，而另外一對道侶，肩併著肩，操控著一把金光閃閃的大刀跟一口銀晃晃的利環將巨狼的攻擊都擋了來。

再旁邊，一名陰沉的男子一身魔氣，竟不怕風險地赤手空拳衝進去與巨狼近身搏鬥，雖說他身上血跡斑斑，但神情卻是越打越是瘋狂，讓人看得是有些心驚膽跳。

不遠處，一名看起來身受重傷的男子躺在地上，呼吸更是呼多吸少，看起來只剩一口氣吊著。

在其身旁，還有一名少女，正努力地替他治療，希望能延續他的性命。

「樸兄，這青木狼看起來快撐不住了，咱們只要再加把勁，這四轉妖丹就落入咱們手裡了！」那道侶中的男修沉聲說道，臉上卻忍不住有些興奮。

如果李龍飛在此，肯定能認出，他們這是與他交好的七名修士。

「黑兄不要大意，這青木狼狡猾異常，最愛耍些小手段，要不是這樣，徐兄弟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場！」樸道子沒有鬆懈，仍是控制著青芒將巨狼的行動範圍越縮越小，似乎要等到最後再做雷霆一擊。

「是阿，夫君可別大意了！」道侶中的另一名女修，也是臉色沉重地說。

實在是方才那巨狼一擊，讓他們都有些嚇到了。

原本他們是四人輔助，徐式兄弟中的弟弟徐益與那陰姓修士一起主攻的。

可就在動手沒多久後，那巨狼變慘嚎一聲，像是重傷似地倒了下來。

徐益見狀，心中一喜，趕忙要上前補上最後一刀，卻看到那巨狼突然眼中閃過一絲狡詐，跟著翻身一咬，將他一隻膀子給吞了下去，更是一爪把他擊了開來。

好在那巨狼雖然狡猾，但始終只靠著妖獸天賦而已。

樸道子等人人數眾多，加上法器不少，最終仍是將其困在局裡，滅殺只是遲早的事情而已。

便在這時，那四眼巨狼眼見自己敗勢已定，突然朝天狂吼一聲，跟著四眼中的兩眼猛然一爆，一股狂亂的氣息瘋狂膨脹開來。

「小心，這孽畜要拼命了！」樸道子神情一變，一直拿在手中的拂塵猛地向前一甩，數百數千根絲線化作根根銀針，朝著那巨狼急射而去...。

……

靈山旁的某處洞窟，一個團彩霧籠罩著一個黑影，隱隱可見那黑影身材曼妙，舉手投足之間有種說不出的誘人。

在她四周，無數奇形怪狀的蝙蝠屍體散落在地上，散發出濃濃的血腥味。

若有人在此見到，肯定能認出這是一種惡名昭彰的妖獸，鬼頭蝠。

此種妖蝠本身個體只有妖丹二轉左右的實力，論殺傷力或是防禦都算是普通而已，但他們卻有兩種特殊的神通跟群居的習性。

一是牠們身上有種特殊毒性，能讓被咬的人中毒，陷入火毒之中。

二是當他們有個體受傷時，剩下的其他妖蝠會集體陷入狂暴嗜血狀態，加上他們總是數十隻一起行動，一旦遇上，就算是築基修士見到也都不願意與其糾纏。

只是如今，這洞穴裡，無數鬼頭蝠屍體落在地上，算一算，居然有數百隻，若是說出去，恐怕會讓人大吃一驚。

畢竟這麼多隻鬼頭蝠一起行動，哪怕是築基中期的修士也抵擋不了，現在居然全都死透了，讓整個洞穴裡，充滿著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息。

「這該死的青陽子…這個仇，我一定會報，給我等著…！倒是那小鬼，跑得倒挺快…哼哼！不過身上既然沾了我的追魂香，只要不出這禁地，我總有辦法找到你。希望在我傷勢復原前…你可別被其他人給宰了！」那黑影喃喃自語，聲音妖嬈，正是先前與青陽子大戰的鬼谷玟。

此時她身旁彩霧不斷腐蝕著地上的屍體，化作精血反餽其身，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跟神秘。

而其手中，一隻黑紋白翅的蝴蝶，拍翅不斷往某個方向飛去，卻好像有條無形的繩子纏在身上，始終離不開鬼谷玟身邊五尺。

遠處正在跟黃襄甜蜜同行的李龍飛卻沒來由地一股冷顫，好像被甚麼盯上似的感到心底不安。

......

靈山另一側，一個狹長的山谷中，一群修士，全都在腰肩配帶著一把小劍玉佩，人數約有三四十人，正小心翼翼地往前進著。

其中最前頭的，乃是一名看似尋常，臉上卻隱隱有些煞氣的青年修士，他腳踏赤劍浮在半空，雙手負後，正帶著隊伍緩緩向前。

一路上，許多地形崎嶇不平，不少地方雖然築基修士可輕鬆越過，但練氣期的幾名弟子卻得想辦法才能通過，但他們也沒有埋怨甚麼，看起來對前方青年似乎很是信任也很是敬畏。

其中一名馬臉漢子，修為已達到築基中期，對著身旁另一名老者，悄悄傳音說道：

「雲師兄，你說咱們這次跟著道辰子大師兄前去靈山，能平安渡過這百日試煉的機率有多少？」

那老道看了看他，心中知道他的疑問，微微一笑說道。

「如果單獨行走，我們在外圍渡過這百日的機率大概只有三成，但跟著大師兄，少說好歹有五成以上，加上譚賢弟你在，我倆危急時刻一起出手，總也有個七成以上平安。」

「要知道，大師兄天生靈劍之體，又是單一火靈根，其修為據說十年前就已經達到築基後期，要不是因為想要等待大圓滿境界再結金丹，早就可以嚐試突破修為，達到結丹境了！」

「原來如此，聽雲師兄這麼說，那我就放心了，要不然，像我等這般修為，還真不敢去那靈山附近。」那馬臉漢子一聽，臉上鬆一口氣，隨即又翻過一個窟窿，繼續往前跟上。

「嘿嘿…」那雲姓師兄也沒再多說，同樣跟著隊伍一起前行。

就在一行人經過一處水潭時，那帶隊的青年修士，眉頭一皺，卻是停了下來。

只見那水潭深處中間，幾塊黃泥色小土丘座落在裡頭，其上長有三朵異色小花，每一朵都是泛著光輝，一看就知道不是尋常的草藥之物。

「竟然是三光堇！」道辰子顯然知道那小花的來歷，若有所思地沉吟著。

「大師兄，那三光堇乃煉製幾種築基丹藥的主藥方，不知道是否由我等出手，將那小花給摘下來給你？」身後的那群修士中，閃出了一個年紀較大，修為不弱，看起來很是機靈的修士，恭敬地向那道辰子一鞠躬道。

「哼！如果你們拿摘得到，那倒也好，只是我擔心，你們還沒拿到，就落入了危機之中！」道辰子眼神卻不知何時已經瞇起，直盯著前方那三朵小花不放。

聽到道辰子這麼一說，那修士臉色微變，顯然知道對方口中的含意，略為往後一退。

就在這時，那三朵小花下方的黃泥小土丘突然傳來一陣晃動，跟著，連旁邊的潭水都開始掀起波浪，一道如蛙鳴叫聲的巨大聲音響起，跟著一條肉眼看不清的紅影瞬間就往那修士閃去。

「找死！」在那修士駭然之際，一旁的道辰子卻早已從赤劍上落下，手指一指，赤劍幻化出十來道劍影，排成一圈圓環，擋下了那道紅影，跟著再一指，從那圓環中，一把紫紅小劍晃出，朝那紅影一刺。

那紅影吃疼，一驚之下又是閃了回去，跟著一個龐然大物轟隆隆地從那潭水中嘩然冒出，一只數尺高的醜陋蝦蟆衝出了水面，怒氣騰騰地看著眼前相較來說有如幼兒般的道辰子。

「竟然是五轉妖丹的種子幻蛙！這妖獸雖然殺傷力不強，但本身幻術異能了得，即使是同階修士在不慎之下往往也深受其害。大師兄果然厲害，居然能看破他的幻影！」那雲姓老道認出妖獸來歷，低聲驚呼，同時往後退了幾步。。

只見那種子幻蛙滿身毒囊，正一收一縮地噴散著毒氣，頭頂上三朵小花正慢慢變化成一根肉瘤，方才那三光堇竟是它用來誘惑獵物所用的陷阱而已！

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剛剛道辰子阻止，那想前往摘取三色堇的修士，現在肯定已經成為種子幻蛙的腹中物，想到這，那修士忍不住打了個激冷，看向道辰子的眼光更加地敬畏許多了。

此時那種子幻蛙見自己的幻術被人視破，正滿是敵意地看著眼前這群修士，而道辰子只是輕描淡寫地凝視著它，同時思索著甚麼。

「罷了，這妖丹五轉的妖獸平常不易遇到，你們遇到了也算是個運氣，等會築基初期以下的弟子一起出手，將其滅殺了，正好測試測試平常在宗門內所學！」眼看這百日試煉時間尚久，道辰子在思索了一下後，決定不出手擊殺，而由低階弟子負責，也算是給他們增長經驗。

那些低階弟子一聽，雖然心底有些緊張，但沒人敢在臉上露出懷疑之色，

也算是那種子幻蛙運氣不好，牠雖已經妖丹五轉，但靈智尚且低下，沒有在第一時徹退，待發現情勢不對時，已被赤劍宗一眾弟子團團包圍。

雖然他噴出毒霧幻術，但早有準備的眾人怎會輕易中招，加上有道辰子壓陣，頓時刀光劍影，許多法器化作的寶氣瑞氣，在毒霧中與那幻蛙碰碰碰掀起巨響，大戰起來。

一個時辰後，道辰子帶著赤劍宗一干弟子從那水潭中離開，其身後的低階弟子每個人身上都略有傷勢，但臉上卻滿是興奮。

畢竟，五轉妖丹的妖獸平常可不是他們這些低階弟子所能應付甚至是擊殺的，如今他們僅花了一點小傷，就能將那隻皮粗肉硬，即使築基中期遇到都要小心萬分的種子幻蛙給解決，這怎麼不讓他們心神激動呢？

當然，這也多虧了道辰子在一旁壓制住那幻蛙的攻擊，不然好幾個弟子應該在一個照面之下就被那堪比上品法器的巨舌給轟殺掉了。

也因此，眾弟子對道辰子的目光也就更加的敬畏，至於那些沒出手的幾名築基中期弟子，在見過道辰子的手段後，也不得不佩服起來。

而道辰子本身卻仍是毫不在意，雙手負背，輕描淡寫低踏在赤劍上往前飛去，片刻之後，就帶著弟子們消失在這山谷中的另一處密林裡頭了。

1. 異洞

靈山外側近百里處，兩道身影小心翼翼地往靈山走去。

偶爾幾隻低階妖獸與這兩道身影撞在一起，轉眼都被其中一位白衫修士給滅殺掉，就算是中階妖獸，也只是多花了一點時間。

而這兩人，自然是往靈山前進的李龍飛與黃襄了。

隨著黃襄一路見到李龍飛出手的次數增加，她越發地對李龍飛的修為感到驚訝。

明明對方沒有築基修為，但卻能操控上品法器，而且有不少連自己築基初期師兄解決起來都頗費力的妖獸，卻都被他輕而易舉就消滅掉了。

這讓在一旁幫忙的她，都有點茫然不知要從何幫起了。

好在，李龍飛越是厲害，對黃襄來說越是開心。

甚至，在不知不覺中，黃襄在心態上已經將對方看作像自己師兄一般的依賴了。

而李龍飛自然樂得在佳人面前表現，至於那些找到的靈藥仙草連同妖丹等，也都平分給黃襄一半，讓黃襄忍不住紅著小臉，興奮得嘖嘖稱讚。

「龍飛哥哥，你真的只有練氣大圓滿嗎？」在李龍飛又將一隻四翼蜂魔給轟成碎片之後，黃襄忍不住又開口問道。

那蜂魔除了長有兩對雙翅外，其他部份都跟一般野蜂一樣，只是個體大上近百倍，約有一個幼童的大小，更是長有硬殼，看起來十分嚇人。

但這樣一個妖丹三轉的妖獸，卻被李龍飛以木癸寶劍加上拳頭不出十息就給斬殺了，這實在是讓人駭人聽聞。

「真的阿，妳不相信我嗎？」李龍飛搔了搔頭，有些想把自己真正修為透露給對方知道，但他這些日子也從黃襄口中得知四派戰爭的根源與天外巨石的大概由來經過。

當初道法師伯跟李龍飛提到天罰的時後，他就曾想過那天外巨石是否跟自己的仙石有所關聯。

而在黃襄跟他描述這幾年四派之間的戰爭跟東萊仙皇的口喻之後，他更加確信自己那塊梵天石跟那些天外巨石出現的確有關係。

哪怕沒直接關係，而是間接有些相關，但只要有一點牽扯，以東萊仙皇願意掀動全國之力來選出進入巨石的名額來看，到時不管是自己還是黃襄，都可能會被捲入其中，甚至因此而死亡。

自己大仇未報，不能輕易死在這種無關的事情上，當然更不願黃襄受到遭央，所以李龍飛守口如瓶，沒有衝動把實情說出來。

見到李龍飛第三次這樣回答，雖說黃襄還是難以相信，但終究不願多問，只是笑了笑，然後上前將那蜂魔的妖丹給收了起來。

「疑？這裡有個小縫！」黃襄彎腰拾起妖丹時，突然看到在蜂魔屍體旁，有一道只容一人可過的小縫藏在山壁之中，縫穴中清風吹動，顯然裡面是一條通道。

「這個小縫，看起來不是天然形成，而是有人以大神通鑿開來的。」李龍飛也靠了過來，伸手摸摸縫中的石壁，著手之處，一片光滑，看起竟像被刀子劃開似的。

雖說有些好奇，但在修仙界中各式各樣的怪事都有，有人以神通鑿山開通道這事，也不是甚麼太稀奇的事。

「吶吶、我們可以進去探探究竟嗎？」有了李龍飛這些日子的保護，黃襄也大膽了起來，

她原本進這百日試煉裡也是有幾分勉強，此時意外得到許多靈草，讓她不由得對尋寶一事心生希望。

畢竟正常練氣修士如果沒有特別造化，要突破築基可說是百裡挑一，黃襄的資質雖好，但她也沒把握自己一定能成功築基。

一旦無法築基，哪怕再小心百餘年後也會隕落，所以一般修士如果遇到能尋得寶物的機會，就算明知會冒點風險，也甘願前往。

「好吧，但不要進去太深，如果有任何危險，我們就趕快退回來！」李龍飛當然明白她的想法，所以雖覺得有些冒險，但還是沒有反對帶頭先竄了進去。

一鑽入小縫，只覺得裡頭通道深遠不可見底，同時一股寒氣吹來，雖然沒有大礙，卻是讓李龍飛感覺有些不適。

他還在遲疑的同時，身後黃襄已經跟進，同時嬌呼一聲：

「怎麼那麼冷阿！」

「怕冷的話，要不我們別進去了吧？」李龍飛回頭一笑，有些調侃的意思。

連日來的相處，雖然不說是完全習慣，但在彼此都知道對方好感的情況下，使得兩人間的相處日進千里，李龍飛也不像剛開始那樣的緊張跟不知所措了。

「哼！我又沒說不進去！」黃襄小嘴一撅，佯裝生氣地瞥過頭去。

李龍飛沒有答話，而是暗自將對方這小女兒家模樣的可愛模樣深深記在心中，這才又往前跨步進去。

卻在這時，異變突起，遠方深處的通道內，一陣稀稀疏疏的拍打聲響起，起初只是小小聲，遠遠的，像蒼蠅飛舞一樣，但很快的，越來越大聲，越來越靠近，到最後，更隱隱有如雷鳴聲，轟隆隆的迴盪在通道之中，讓李龍飛跟黃襄兩人臉色大變，連忙想退出這縫穴。

「不成！這縫穴口藏有禁制！」在往後退到縫口處時，前方的黃襄突然驚恐地發現洞口出現一層淡淡的光幕，這光幕在他們進來時沒有異狀，偏偏在要出去時卻被激發起來。

「讓我試試！」李龍飛勉強與黃襄交換位置，雖然因通道擁擠而和對方有許多柔軟肌膚之親，但此情此景他跟本沒心情感受，只顧運起全身靈氣，灌入右臂往那光幕擊去。

砰！

拳頭落在光幕上，發出一聲沉響，那光幕雖然稍微晃動一下，卻明顯不是他能攻擊得破的，而此時後方黃襄也看清楚深處那發出聲響的源頭。

「蜂魔！一大群的四翼蜂魔！」黃襄嚇得花容失色，驚叫起來。

李龍飛回頭一看，臉色也沒多好，他身負練氣十五層修為，一身肉體修為比起尋常修士強上太多，雙目自然也看得比黃襄更要清楚。

只見那群蜂魔數量眾多，約莫近百隻，就算剛剛自己擊殺過一隻，但如此多的數量，自己兩人肯定無法抵擋，當下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將雙拳打在光幕之上。

碰碰碰！

那光幕發出一陣又一陣的巨響，但卻始終沒有消散，到是通道內被震得有些晃動，還有些泥土落下。

「旁邊！龍飛哥哥，打旁邊的山壁！」黃襄見到此狀，急中生智，連忙開口叫道。

李龍飛一愣，跟著方向一轉，毫不遲疑地往旁邊的山壁上打去。

果然那山壁雖然結實，但比起禁制光幕卻來得鬆軟得多，幾下之後，竟硬生生被李龍飛打出了一小個凹洞出來。

黃襄見狀，同樣也拿出長劍法器幫忙，不一會而，兩人便敲挖出了一個兩人大小的凹槽，跟著收斂氣息，躲了進去，再用土石在身前填補起來。

在兩人剛把凹槽處填得完沒多久時，那轟隆隆的聲響便從兩人躲藏處經過，往通道口衝了出去，掀起的風暴更讓李龍飛深怕掩飾的泥土被撥落。

好在蜂群並沒有多作停留，沒多久就全都跑出縫穴，跟著又恢復到原本的安靜無聲。

「呼！」黃襄這才長吐一口氣，從凹槽處探出，小心翼翼地看向洞口處。

只是在那群蜂魔經過後，黃襄對進去深處尋寶也失去信心了，兩人來到那光幕前，研究是否有辦法破除那禁制。

對於禁制，李龍飛一竅不通，倒是黃襄在看了看那禁制後，臉色變得很是難看：

「這禁制乃一種單向禁制，一但激發後，除非以結丹以上修為強行破壞，否則以我對禁制的了解，是無法破除的！」

「襄兒，你會禁制？」李龍飛沒料到黃襄還會禁制，有些訝異地看過去。

「嗯。我師尊所學甚廣，當初我曾跟著學一陣子。」黃襄點點頭解釋著，「禁制，基本上是陣法中的一部份，卻更為簡單，更為靈活，只是當然比較起來，作用的威力較小，範圍也較窄，而且很看重施禁者的修為。」

「這禁制雖然我沒看過，但跟我所學過的宗門禁制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裡頭的深奧固非我能理解，威力也不小，倘若解除時一個弄不好，恐怕我們兩都會葬生此地，所以我建議還是別亂嘗試得好。」

「照妳這麼說了，那我們只能繼續進去那洞穴深處了！」李龍飛眉頭一皺，明白了事情的嚴重性。

「嗯...看來只能這樣，龍飛哥哥，對不住，這次是我連累你了。」黃襄也是鐵青著臉，許久才嘆口氣，懊惱萬分地向李龍飛道歉。

「沒事，既然出不去了，那就另外找條路好了，搞不好另有一番機緣也說不定。」雖然身入險境，但事已發生，再責怪對方也沒有甚麼用，何況對方是自己心上人，李龍飛當下便不再多想。

反而是黃襄悶悶不樂，走了好一陣子之後，才將這事藏到了心上，提起精神來跟著走下去。

1. 曼珠沙華

這縫穴雖然入口處極其狹窄，但越走卻越是寬闊，等到兩人走了約一個時辰之後，兩旁山壁間的距離已經容得下兩人並排，頂上更是高挑許多，不少如尖筍般的乳石更是長在上頭，看得出來當初開鑿之人是故意將入口作得十分隱密的。

「既然是人工開鑿，又在入口處藏有禁制，何不直接用陣法或禁制掩蓋起來，而只將入口做小呢？」李龍飛心中有些納悶，但知道這事無人可問，只能放在心上而已。

因為先前那四翼蜂魔的關係，兩人在縫穴中走得十分謹慎，經過了好幾個時辰，這才來到一個頗為寬敞的洞穴之中。

一進這洞穴，黃襄不由得打了個冷顫，李龍飛雖然肉體強韌，但也感到微微寒意，可見這裡有多冷。

他看了捧著雙手喝氣的黃襄一眼，默默將手伸過去握住，並讓體內靈氣渡了過去，幾個呼吸後，黃襄這才停止了發抖，轉而看向這洞穴四周。

只見這裡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天然溶洞，方才來的那條路，竟只是眾多出入口中的其中一條，可以想見，裡頭有更多這樣的洞窟存在著。

「看來，我們得隨便挑一條走看看，雖說運氣佔得居多，但依我看，往上走跟往下走還是有些差別。」黃襄拿出一顆修仙之人常用的夜光石看完四周後做了個總結。

「我都可以，由妳挑一條路就行！」李龍飛沒有意見，只是小心地警戒著。

聽到李龍飛這樣說，黃襄從懷中再拿出一個袋子，上頭有著奇異文字，鬆開口，抖了抖之後，竟從裡頭飛出了數十隻的綠色小蟲出來，跟著隨手一揮，這些小蟲一一飛到不同的通道裡頭。

「這是綠眼蟲，我讓他們先去探探路，等一會兒回來之後再決定走哪好了。」黃襄轉頭跟李龍飛解釋著。

「疑？襄兒，你還會驅蟲，而且還能同時驅趕那麼多隻，真的是多才多藝！」李龍飛看著那綠眼蟲，想起自己曾已育蟲數養的髑蛐，忍不住讚嘆起來。

「哪兒的話，我不過喜歡多涉略諸子百藝而已。這綠眼蟲的驅趕法門不難，你修為高我那麼多，晚點我一教你，你肯定馬上就超過我了！」聽到心上人稱讚自己，黃襄有些開心，同時也笑瞇瞇地回讚幾句。

就這樣，在兩人閒聊幾句之後，先前放出去的那些綠眼蟲，已經有不少飛了回來。

「有了，有一條通道，在不遠處就有出口，而且看起來很安全，我們就往那裡走去好了！」黃襄以秘法與那些綠眼蟲溝通之後，臉上大喜，忙跟李龍飛說道。

當下兩人不再遲疑，順著那綠眼蟲所指的方向，走進了通道之中。

那通道先是往上爬坡了一陣子，跟著卻又轉而往下。

「難道那綠眼蟲搞錯了？怎麼走了那麼久還沒到出口？」在往下走了近百尺，黃襄臉上有些驚疑不定，就連李龍飛也感覺到，似乎有些不對勁。

便在此時，突然從通道深處傳來一陣陰沉的冷哼聲，這聲音來得霸道異常，即使李龍飛靈識比起一般人強大，也感覺到腦中一股劇痛，當下抱頭蹲了下來。

而黃襄情況更為糟糕，她悶哼一聲，整個人無力地軟了下來，竟是直接被這叫聲給震暈了過去。

眼看自己心上人危險，李龍飛不顧腦中疼痛欲裂，抱起黃襄便要往回走去。

「疑？」卻在這時，那叫聲中斷了下，跟著一個疑惑地聲音傳來。

李龍飛沒有猶豫，把握這機會快步往後奔去，卻聽到那聲音跟著又在耳邊響起，「既然闖進來了，那就別急著走吧。」

接著一道黑霧從洞內深處快速飄到李龍飛面前，將兩人身形一罩，頓時便消失在這通道之中了。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等李龍飛再次醒來後，只覺得渾身刺痛，四肢麻痺，卻是動彈不得，只能無力地躺在一座石床之上。

這石床雖然看似尋常，但背後觸摸到的地方，卻是異常冰冷，李龍飛躺在上面，要不是他練氣十五層的肉體跟靈氣都比平常練氣修士強上好幾倍，恐怕已經結成冰塊，再也沒有轉醒的可能。

而更讓他震驚的，是在他用內視檢察自己身體時，赫然發現自己身上的靈脈，居然被一股龐大的力量給震斷了，若非肉身的逆天恢復力還在，恐怕他這輩子，再也無望重回原本的修為了。

但饒是如此，他仍需靜養一段時間，而且短期內還不能與人動手，否則一旦再受重創，哪怕是練氣十五層再逆天，也無法再恢復他的修為。

一般人在遇到這樣的情況後，恐怕不是陷入瘋狂之中就是心如死灰，但李龍飛歷經了這麼多事後，一開始雖仍有些慌張，但很快的就冷靜下來，跟著運起靈氣，一邊修複著靈脈，一邊思考著自己的處境。

「嘿…你這小子果然有些古怪！」在他開始修複靈脈沒多久後，遠處黑暗的角落中，一個枯槁難聽的聲音便傳了出來。

那聲音的主人顯然修為十分高深，雖然沒有刻意為之，但話語中潛藏的力量卻震得李龍飛耳膜疼痛。

他轉頭看去，只見黑暗中，一個全身毛髮垂地，骯髒不勘不知是人是獸的身影，正坐在那裡。

「你是誰，襄兒呢！」若是在從前，李龍飛可能慌亂不知如何是好，但經歷修仙的總總事情之後，他迅速的審視了自己現下的情況，強忍著內心的驚懼，沉聲問道。

「哈哈哈…不錯，不錯，不只古怪，還很有膽識。」那身影沒有回答，反而大笑了起來。

那笑聲雖沒刻意提勁，但卻轟隆隆震得整個石床震動不已，良久，那身影才停止大笑，看著李龍飛說道，「小子，你想活還是想死。」

李龍飛此時已從自己身上跟週遭情況猜到一些端倪，看著那身影，他心思急轉，表面卻一臉平靜說道，「我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想死，我也有好幾種手段對付你，其中最簡單的，就是把你煉成屍傀之後，再讓你去辦事也是可以。」那身影說得輕描淡寫，彷彿這事再一般不過。

「那如果我選擇活下去呢？」沉默了一會之後，李龍飛開口問道。

「如果你想活，那你就吞下這粒藥丸。」那身影一邊說道，一邊從其身上伸出一蓬毛髮，纏繞著一粒丹藥送到李龍飛的面前。

「我身邊的那個女修呢？」李龍飛看著那枚丹藥，沒有拒絕而是拿了起來。

「那女娃兒是赤劍宗的人，留她不得。」那身影見李龍飛拿起丹藥，語氣也緩和了些。

「既是如此，你連我一起殺了吧！」李龍飛深吸了一口氣，閉上眼說道。

那身影聽到如此，那團毛髮直接將李龍飛捲了起來，饒是後者肉體強大，此時只覺得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似要將自己給撕裂開來。

「你就不怕我真的殺了你？」那身影見李龍飛雖被捲起，卻仍忍著痛而不吭聲，忍不住開口問道。

李龍飛張開了眼，嘴角滲出一些鮮血說道，「怕，但是如果連襄兒都保不了，我也不願獨活！」

那身影聽完哼了一聲，毛髮一甩，一股千鈞力道將李龍飛重重地砸到了石床之上，跟著才鬆了開來。

雖然全身被砸得像骨頭散開來一樣，但李龍飛還是忍不住在心中慶幸自己賭對了。

就看到那身影身上另一篷毛髮抬起，不一會，從黑暗處一人便被雙手捲住垂掛著送到了李龍飛的面前。

李龍飛勉強運起靈識，掃過黃襄身上，確認對方並無大礙之後，這才毫不猶豫，將手中那枚丹藥給吞了下去。

一吞下肚，只感覺到那丹藥迅速在腹內融化開來，跟著一股若有似無的灼熱氣息潛伏在自己丹田之中，與氣海融成一氣。

「好，果然是老夫所看重之人，連問都不問就將曼珠沙華的種子給吞了下去。」那身影見狀，忍不住又稱讚了一番。

李龍飛默默將曼珠沙華的名字給記在心中，跟著看向那身影說道，「好了，我已經服下丹藥，前輩究竟要我怎樣，可以說了。」

1. 冰魄寒湖與元嬰

知道自己有機會活下去，李龍飛態度便客氣了些，同時也開始思考著要怎麼逃離此地。

「此事不急，倒是你不想先問問自身處境嗎？」那身影奇道。

「有甚麼好問的呢？前輩既有大能將我們抓來此處，而又沒有殺掉我們，敢情是別有所圖。」李龍飛一邊將靈氣輸入黃襄體內替她療傷，一邊分析道，「而我身上的儲物袋等皆無損失，想來這些東西是入不了前輩眼的。」

「那麼，我等能被前輩看重的，大概只有跑腿一事可行。」

「否則我身上傷勢，應當更加嚴重，而不至於可以修復。」

饒是那身影修為比李龍飛強上許多，此時聽完李龍飛的一一分析，也不由得一愣，低聲說道，「呵呵，你除了修為古怪之外，心思也同樣細膩許多，比一般的小娃兒，還要來得順眼，若不是我鬼玄子被困在這裡多年，真想收你做我的弟子…」

李龍飛倒也不是突然變得聰明，而是他經歷過的事情比一般練氣修士多太多，加上達到練氣十五層之後，腦筋不知為何也比以前清楚得許多，因此才能再短短時間內將這些事情給推敲出來。

不過他雖懂了個大概，卻仍有幾事不明，只是眼下並不是詢問的好時機，不如先閉上嘴巴聽看看對方是否會說溜了嘴。

在聽到對方說被困在這裡時，李龍飛心中一動，忍不住靈識偷偷往對方身上掃去。

果然對方全身雖被毛髮覆蓋，但毛髮之下卻隱隱約約能看到身上許多地方，被一條條詭異的黑線纏繞著，看起來的確像被鎖在這的樣子。

「嘿嘿…不用看了，就算老夫被困在這裡百多年了，對付像你這樣誤闖入此洞穴的小娃兒，還是不需要動到任何一根指頭。」那身影五感甚是敏銳，李龍飛這麼一瞄，馬上就注意到了。

「晚輩不敢有此意。」李龍飛對對方的五感暗暗吃驚，表面卻不動聲色。

「沒有就好…我最後再問你一事，你猜猜看，你身上躺的那張床，是何來歷？」那身影得意問著。

「晚輩不知，老實說，這石床冰冷異常，對普通人傷害頗大，但晚輩卻隱隱覺得，這石床似乎別有他用，而非冰凍敵人所用。」李龍飛也不隱瞞，把心中所想直接道出。

畢竟眼前之人被困在此不知多久了，若是這石床是用來刑求他，沒道理他不被綁在上面。

「你倒也有眼光，沒錯，這石床的確不是用來刑求他人，反而正好相反。這是老夫耗盡心思，一點一滴搬運出來的寒冰石床。」

「寒冰石床？」

「沒錯，這寒冰石床正是對修練冰屬性功法有著奇效的上等寶物，若是冰屬性靈根之人於上面打坐修煉，可以加快半成的效果。」

「半成效果！」李龍飛一聽，不由得大吃一驚。

要知道半成聽起來雖然很少，但修仙之路漫漫長長，每個階段的突破少則幾年，動則數十年，如果能減少半成的時間，那可以說是與許多丹藥相提並論了。

然而丹藥吃完就沒，這寒冰石床卻能不斷使用，兩相比較之下，更顯得此物的珍貴異常！

「你也別驚訝，這石床雖然有用，石只對結丹中期以下的低階修士有用而已…」

李龍飛抿了抿嘴，結丹中期以下都叫低階修士，看來這位前輩修為果然不同凡響，就不知，這與自己躺在床上，有何相干？莫非…

「沒錯，我想你也料到了，我讓你躺在上面，不過是為了讓你親身體會一下寒冷而已。說到底，這跟我要叫你去的地方有關。」

「你方才服下的那丹藥，乃是曼珠沙華魔花的種子。」

「此花乃是一種噬人精血而長的魔花，普天之下不敢說只有我有解法，但知道的恐怕也不出十人。」

「與牠的噬血一樣出名的，是被牠寄生之人，能大大抵抗寒冷。」

「你本來已經比一般練氣弟子耐寒，再加上這魔花寄生，想要去我所要求的地方，雖不容易，但也有那麼幾成把握。」

「只要你能辦妥我要求的事，那麼回來之後，我自然會替你除掉這曼珠沙華魔花。」

「但若是你逃跑了，屆時花開之際，便會全身精血盡失，破體而亡，到時可別怪我沒事先提醒過你！」那身影冷笑幾聲，劈哩啪啦一口氣把事情說完。

李龍飛本已料到那丹藥有毒，但此時聽到下慘如此淒慘，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在彼此沉默了一會之後，李龍飛這才開口說，「前輩拐彎抹角了這麼多圈，又在晚輩身上下此奇毒，究竟是要去何地辦何事？先不說晚輩能不能做到，知道得越多，自然是越有把握，就不知，前輩敢信得了晚輩多少了。」

「你這小娃兒不需要用激將法，老夫自然會將所需之事交待清楚。我且再問你一句，這女娃兒乃赤劍宗人，你身上亦有赤劍宗的令牌，但我查過你的修為，並沒練赤劍宗功法的跡象，究竟你是赤劍宗的人，還是不是呢？」那身影不及不緩地說道。

「這事跟前輩交待我去辦的事情，難道又有牽扯？」李龍飛心中一懍，眉頭微皺說道。

「嘿嘿…當然有牽扯，否則我這麼囉哩八唆。你且跟我說清楚，免得事情有誤。」那身影皮笑肉不笑回道。

「…晚輩是自在道的弟子，因緣際會下，暫時留在赤劍宗，並參加這血色禁地的試練。」李龍飛想了想，避重就輕地說道。

「好，只要不是赤劍宗的人便可，看來老夫真的時來運轉。」那身影一聽，心底雖有些懷疑，但還是精神略為一振說道，「我要你做的事雖說不易，但也不算太難，只是要你到某個地方，將一把劍拔起來就可以了。」

「拔一把劍？」李龍飛聽到這要求，饒是他已經想了各種可能，還是忍不住覺得莫名其妙。

「沒錯，就是一把劍，不過這把劍，不是普通的劍，而是赤劍宗那老賊，赤霄上人的配劍之一。」那身影語氣略為激動，似乎對那赤霄上人頗有怨懟。

「你既然來這血色禁地參加試練，想必也知道這裡有一處險地名叫冰魄寒湖，這劍便插在寒湖的最底部某處。你只要潛下去，將劍拔起，再回到我這，我便將那魔花的解法告訴你，並送你一門功法，讓你從此修為突飛猛進！」

「冰魄寒湖！前輩這不是在開玩笑吧！」李龍飛一聽失聲叫道。

他雖沒親身經歷，但也從玉簡中了解到那五處絕地的危險性，此時聽到那劍在冰魄寒湖，頓時鐵青著臉看著那身影。

「你看老夫像是在跟你開玩笑嗎？」那身影口氣不容置喙地說道。

「冰魄寒湖乃血色禁地中五大險境，就算晚輩真能抵抗得住寒冷，但要走到湖邊，再潛入湖底，以晚輩的修為也是九死一生的事，更甭提要在湖中尋找那把配劍。」李龍飛搖搖頭說道。

「哼，不用再言語試探，既然老夫要你替我辦事，自然會準備方法讓你進入那湖底。」那身影扔出一枚玉簡，李龍飛接過後，靈識往裡頭一掃，一幅不算小的地圖記載在其中。

那地圖與先前他所得到的血色禁地描述大致相同，唯有在多處地方明確指出了險境及危險，而地圖的一角，正是自己所在的洞窟，洞窟內，三條彎延曲折的道路通往外頭，其中一條正是前往冰魄寒湖的路逕。

看來自己與黃襄，卻是在不知不覺之中，走錯路線而來到了這裡。

李龍飛再看那地圖上剩下兩條道路，其中一條註明了可能遇到的妖獸及前行方法，最終通往靈山外圍的某處，剩下一條卻只簡短一行字，死路，有去無回。

「即使有地圖說明，前往冰魄寒湖的路上仍是兇險異常，以晚輩的實力，並不足以平安抵達湖底，更別提現在身受重傷了。」李龍飛快速地看過一次後，面色不變，將那玉簡往懷中一塞後，抬頭朝那身影看去。

「少跟我裝算了，你身上那三片靈仙蟲芝我並沒有拿走，服了它，這一點傷勢又算得了甚麼；至於那些沿路的兇險…這三張符寶拿去，前兩張足夠替你擋下兩次結丹修為以下的攻擊，就算是結丹初期，也能勉強一戰！而第三張，乃是我珍藏的小太乙化清符，貼上之後，元嬰以下難以察覺你的氣息，在關鍵時刻夠你去拔劍了！」那身影並沒有不滿，再次扔出了三張道符出來。

李龍飛愣了一下，明白對方為甚麼沒取走自己物品，同時也暗嘆自己果然鬥不過這老狐狸…但聽到後面，對方要給自己三張符寶，還是喜了一下，連忙接過符寶，將靈識一掃而過。

果然，這些符寶內接蘊含了十分驚人的靈氣波動，就算是築基修為，也難以與之匹敵，尤其是第三張，其上更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詭異文字，狀如蝌蚪，光是看去變覺得一陣頭暈，讓他連忙將視線轉移開來。

收下三張符寶，李龍飛心底這才穩定一些，說實在，自己既然被種下奇毒，不去辦事肯定是不行的，但若能有更多準備，自己活著回來的機會也會更有把握，所以方才他才故意一再推拖。

雖不知道那冰魄寒湖的路上有多兇險，但光憑這三張道符加上那幅地圖，就足以證明那身影的確是有心希望自己達成任務。

就不知，靠著練氣十五層的肉體加上曼珠沙華是否能抵得住寒冷了。

想到這，李龍飛也不在說些甚麼，扶起黃襄轉身就要離去。

「慢著，那女娃兒可不能就這樣走了！」正當李龍飛這麼想時，那身影的毛髮一閃，黃襄又被吊著綁了回去。

「慢著！沒了她，我哪都不會去的！」李龍飛原本已經減低敵意的心緒又驚怒了起來，緊握著雙拳看著那身影。

「放心吧，我並沒要扣留她。」那身影嘿嘿一聲冷笑，跟著雙手掐訣，不一會，身子猛地顫抖了起來。

只見他全身搖晃，呼吸聲也變得慢慢沉重起來，偶爾夾雜著幾聲悶哼，似乎正在忍受甚麼痛苦的過程。

察覺到黃襄並沒有立即性的危險，李龍飛按耐著想衝過去的衝動，站在那仔細看著對方詭異的行為。

再過片刻，那身影身上的氣息猛然膨漲開來，隨著修為的散開，李龍飛感受到一股超越築基的威壓有如浪潮般地朝自己洶湧而來，若不是自己身負練氣十五層的境界，哪怕是練氣大圓滿，在這壓力下也不得不跪拜下來。

但他終究不是一般的練氣大圓滿，在此威壓之下，李龍飛仍是艱難地勉強自己抬頭看去，就看到那身影前面一個看起來像是縮小了好幾倍的模糊人影出現，那影子起初還有些不清楚，但隨著那威壓越來越強，影子的容貌也越來越清悉，到最後，一個清悉無比的小人出現在那身影面前。

「果然…這身影的修為已經到了傳說中的元嬰！」李龍飛心中有些苦澀，大吃一驚的同時也對於方才那拔劍一事的危險性重新評估一番。

在這之前，他雖然已經對這身影的修為評估很高了，但他還是很難相信，這名聽起來被困於此，甚至得靠他才能去辦事的前輩，是一名元嬰老怪。

要知道，任何一名元嬰老怪，在這胭脂山脈一帶都是可以跺腳震地，隻手遮天的大人物；若不是先前李龍飛曾被那灰衣道人追殺過，可能這輩子都不會接觸到這樣層次的老怪。

如今自己居然捲入了這樣老怪所求的事情之中，那其中的風險性，恐怕不是自己所能預料的到的。

那小人的影子出現後，後方的身影顫動也停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那恐怖的修為氣息全轉移到了那小人身上。

李龍飛強忍著自己身子的顫抖，往那小人身上仔細看去，只見那小人約末三寸大小，五官精緻，緊閉著雙眼呈現一種有如在母胎內的姿勢動也不動。

雖是如此，李龍飛仍是被那股氣息給壓得汗流浹背，幾息之後，那小人終於雙眼開闔，一雙炯炯有神的瞳孔直視著李龍飛而來。

李龍飛被那目光一看，頓時如墜落深淵，全身承受比方才感受到的壓力還要大上十倍，壓得他骨頭幾乎都要碎裂掉；好在，那目光只是一掃而過，隨後那小人便從身上化出了一道若有似無的分影，悄然融入了眼前的黃襄體內。

看著那分影融入，李龍飛即使想出聲也動彈不得，而那小人在分出分影之後，便又重新閉上了雙眼，跟著倒卷回那身影的體內，原先散佈在四週的恐怖氣息也隨著元嬰的回竅而再度平息了下來。

這一切說來話長，但實際上不過是不到片刻的事情而已，那身影在使出元嬰出竅後，彷彿也元氣大損一般，再度開口時顯得虛弱無比，向著李龍飛解釋道。

「方才我拼著耗損極大的代價，才使得我的元嬰短暫脫離這該死的綑元鎮仙鎖片刻，同時我將元嬰精華分出了半絲融入了這個小娃兒體內。」

「放心好了，這一絲元嬰並不會影響她的意識，只會讓她在危急的時候修為大增。」

「至少，最低限度使得她在進入了那冰魄寒湖前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否則，屆時你拿她當完成不了任務的藉口時，你倆的死活我可以不管，但拔不了劍可不是我能接受的結果。」那身影大有深意地對著李龍飛說了這一番話後，這才將黃襄又送回到李龍飛的面前。

李龍飛看著那身影，心中滋味頗為複雜。

方才他的確曾想過在最壞的打算下，捨命讓黃襄自行逃去，而自己再踏入山水界內找尋曼珠沙華的解藥，想不到對方出此一招。

哼，說甚麼不會影響她的意識，天知道是真是假；在無法確信對方的話語及顧忌黃襄的安危之下，自己不得不照著對方的安排去做了。

看來，不管在修為或是心機上，自己的確敵不過這個已經活不知道多久的老怪物，既然如此，那也不用再白費心機，不如走一步算一步，看到時有甚麼轉機，再見機行事罷了。

想到這，李龍飛哼了一聲，從懷中掏出一枚靈仙蟲芝的葉子吞下，跟著扶起黃襄，頭也不回地朝著地圖上記載的那條路，離開了這個洞窟而去。

1. 白玉巨蜂

當黃襄醒來，察覺到自己正伏在李龍飛的背上時，心中不禁又羞又窘，連忙想張開小口叫李龍飛將自己給放下。

但感受到對方身上淡淡的男子氣息後，黃襄又忍不住閉上了嘴，輕咬下唇繼續趴著動也不動。

她也不知道為甚麼，在赤劍宗內明明那麼多師兄都追求過他，甚至不乏有比李龍飛條件還要更好的人在，但她卻始終沒有心動過。

唯有眼下這個男人，又或說是當初那個男孩，一直在她心中盤旋不去。

如今這個男孩再次以男人的身份出現在自己面前，而且不論修為，行為，都比自己之前幻想過的還要不凡後，自己心中那塊本已快消磨掉的身影，頓時又清悉無比地映在那裡。

這一次，就連黃襄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日後恐怕是很難將這身影給磨滅掉了。

黃襄就這麼趴在李龍飛的背上胡思亂想，任由他背著自己前行一陣後，突然她感覺到李龍飛的腳下一頓，停了下來似乎在猶豫些甚麼。

她終究是修仙之人，不像凡塵女子那麼驕弱，當下便不再沉默開口說道，「怎麼了嗎？龍飛哥哥？」

「嗯？妳醒了阿，身子沒大礙吧？」李龍飛身上的傷勢在服過靈仙蟲芝後已經癒痊，靈識往後一掃，開口說道。

他倒不是裝出來的，而是方才他將所有靈識都用在探查前面的路上了，所以這時才注意到黃襄已經醒了。

「嗯…我剛醒而已…」黃襄有些不好意思，緋紅了雙頰羞道，「那個…龍飛哥哥…你可以放我下來了。」

「阿！好、好！」李龍飛一聽也有些不好意思，連忙蹲下讓黃襄下來。

一踏地，黃襄感受到自己體內有些不同，忍不住咦了一聲奇道，「龍飛哥哥，我失去意識的時後，發生甚麼事情嗎？怎麼我感覺體內的舊傷不但痊癒了，修為還有所精進？」

李龍飛猶豫了下，最還是將那身影所要求的事說給了黃襄知道。

「你是說，將我震暈的那人，雖被困在這裡，居然是名元嬰修為的老怪！而且我體內還融了他的一絲元嬰精華，所以才會傷癒，同時修為提升！」黃襄身為赤劍宗內備受注目的重點弟子之一，雖不是沒遭遇過甚麼曲折的歷險，但再見到李龍飛後，卻每每被其口中說出來的事情給震驚到。

後者看著她，心中想的，卻是沒說出口的曼珠沙華毒花一事。

實在是他心中早已打定，如果真有萬一，寧可讓黃襄先逃，也不能使她因為自己而犯上甚麼生命危險。

「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受好我珍重之人！」李龍飛暗暗在心中立誓。

「這麼說，我們不去那冰魄寒湖也不行了…畢竟，我體內有那老怪的一絲元嬰精華，若是不照著他的話做，怕是我們兩都會有危險。」黃襄終究不蠢，她沉思了許久後，雖有些細節還是想不透，但也明白了兩人的處境，「只不過，那赤劍既然是本門老祖配劍，想來插在那必定有所用意。」

「我從小被我師傅養育長大，必要時，我就算犧牲自己，也不能做出對宗門不利的事情！」黃襄這話說的鏗鏘有力，雙眼直視著李龍飛，完全沒有退讓的空間。

李龍飛嘆了口氣，同樣看著她義無反顧說道，「如果這事對赤劍宗不利，那我自然會盡量避免，只是，不管如何，我絕不能看妳出事，不管對方是誰，也不行！」

黃襄看著他的表情，眼神漸漸柔緩下來，最終低下頭去說道，「龍飛哥哥…我知道你對我很好，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刻，答應我，只要陪在我身邊就好，好嗎？」

李龍飛看著她，良久才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

彼此雖然都為了對方好，但所想守護的，到底還是有些微的差異。

黃襄也沒再逼他，而是沉默中靠在他的身上，傾聽彼此的呼吸聲。

「喔，對了，方才你在猶豫些甚麼？」黃襄突然想到一事，轉頭問道。

「前方有三條叉路，但地圖上只記載著兩條，所以我有些困惑。」李龍飛沉思了一下，拿出地圖玉簡指給了她看。

黃襄靈識掃過，看到那地圖上，自己所在的路上不遠，有一轉角一隅，清楚標示了兩條道路，其中一條雖然看似寬廣，但最終卻是個死路，另一條雖然初時狹隘，但最後卻是通往了冰魄寒湖的正確路上。

黃襄看著前方黑漆漆的隧道，雖然以靈識探去可以見到數十尺的距離，但與地圖上標記的百尺之外仍有頗大的差距。

李龍飛並沒有像她一樣驅使著綠眼蟲探路，居然能提前那麼久就察覺到前方有三條岔路，這讓黃襄忍不住有驚嘆了起來。

「龍飛哥哥，你那麼遠就能察覺得到岔路，難道你的靈識能感受到幾百尺外的事物嗎？」

李龍飛不置可否，聳了聳肩膀算是默認了。

「嘖嘖，看來當年我們一別之後，你真的有很大的機緣呢！」嘴巴上是這麼說，但黃襄心底倒是沒有任何眼紅的想法，相反的，李龍飛越是厲害，她自己就越有一絲絲的驕傲感。

畢竟自己等了他那麼久，這等待終究是值得的。

想到這，黃襄不由得臉上一紅，心裡卻有些甜甜的。

「對了，既然這地圖上沒有記載那第三條通道，那我驅使綠眼蟲去一探究竟好了。」黃襄沒等李龍飛回答，右手一揮，幾個綠色光點又飛了出去，順著前方通道，湮沒在暗處盡頭，同時兩人一前一後，順著地圖繼續走去。

不一會兒，黃襄疑了一聲，奇道，「怪了，我往那幾隻綠眼蟲，突然有不少消失了！」

「算了，既然不知道裡頭情況，我們往正確的路前進便是，不需要另外節外生枝。」李龍飛一聽，心頭跳了一下，一股不好的預感產生。

「好吧…」黃襄話尚未說完，突然感覺到遠處的綠眼蟲又少了幾隻，忍不住倒吸了口氣，「龍飛哥哥，好像…有甚麼正在過來似的！」

還未等李龍飛回答，就聽到喀喀喀的幾聲聲響，在李龍飛靈識探索的盡頭，一個龐然大物，以十分快速的速度前進的，其身旁所經過的綠眼蟲，紛紛消失不見，不一會兒，便來到了兩人面前。

「這…這是甚麼！」，黃襄這時才看清楚來的是甚麼東西，忍不住低聲驚叫了起來。

李龍飛也深吸了口氣，擋在黃襄面前，同時儲物袋內的幾件法器，全都使了出來，護在自己的身前，神情凝重的看著前方。

而在通道到中間，一頭身長數尺，全身有如白玉般晶瑩剔透的四翼蜂魔，正拍打著翅膀發出嗡嗡嗡的巨響並抬首以冰冷的目光看著兩人。

其兩對翅膀掀起的風壓，讓李龍飛也覺得感到臉頰一陣肉痛，身上一股妖丹四轉初期的修為更是毫不掩飾地散發出來，令黃襄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慢慢退後…往後退去…」眼見對方來勢洶洶，李龍飛小心翼翼的警戒著，同時吩咐黃襄退去，而那白玉巨蜂則是遲疑在那，似乎正思考著他們為何出現在這。

停頓片刻，就在李龍飛兩人退後了幾步，那白玉巨蜂突然嗡嗡嗡地往前一閃，風馳雷掣般地衝到了李龍飛的面前，跟著以身後的巨大尾刺往前一螫，卻是已經將兩人當成獵物看待。

噹一聲，千鈞一髮之際，早有準備的李龍飛以其中一件鎚狀法器擋了下來，但那法器也被這一擊碎裂開來，靈性全失的墜落在地。

但就這麼略一耽擱，李龍飛抓緊機會，握住木癸寶劍，勁貫雙臂，狠狠往那白玉巨蜂身上斬去。

鏗！一聲的脆響，木癸寶劍砍在白玉巨蜂的身軀上，將牠往後轟飛了十幾尺，但李龍飛的虎口也因反震力滲出鮮血，同時那巨蜂身上居然只出現一絲劍痕，仍似毫無大礙地地朝向兩人飛來。

「該死的，這巨蜂身上的外殼硬度比先前外邊那幾隻硬了不知道幾倍有多，連木癸寶劍也砍不動，照這樣看來，就算最終我能將他斬碎，木癸寶劍肯定也會大受損傷！」巨蜂再度靠近的同時，李龍飛又是一劍將牠擊退了數尺，同時心底著急思考著脫困的方法。

就這樣一人一蜂不斷上演著一進一退的動作，來來回回進行了十來次有餘，一旁的黃襄則是緊張不已地看著。

只不過，巨蜂終究不是死物，在被擊退了數次之後，牠身為妖獸的本能開始慢慢抓到李龍飛揮劍的時機，閃躲的速度越來越快，到最後竟有幾次閃過李龍飛的攻擊，趁隙以那尾刺攻擊過去。

好在李龍飛速度同樣也是非比尋常，即使對方閃過了斬及，一時三刻要攻擊到他也不是太容易的事；但這樣下去，那巨蜂的尾刺勢必有機會刺到李龍飛的身上，屆時李龍飛是否能承受住尾螫攻擊，恐怖就算他自己也沒有幾分把握。

「龍飛哥哥，想辦法停住他的動作！」就在李龍飛苦腦之際，黃襄的聲音從旁響起，眼角望去，後者雙手掐訣，一股奇異的靈氣波動緩緩在其雙掌中凝聚著。

1. 蜂巢

聽到黃襄吩咐，李龍飛沒有太多猶豫，收起寶劍，改為張開雙臂，同時看準了時機，一個轉身繞到後頭，就將那巨蜂給攔腰抱住。

那巨蜂雖然尾刺鋒利，外殼上更有許多小刺硬毛扎人，但李龍飛練氣十五層大圓滿的肉體之力也不同凡響，除非被那尾刺當面刺中，否則擒住那巨蜂一陣子還是辦得到的。

那巨蜂沒料到李龍飛敢近身欺來，被他從後攔腰抱住後，嗡嗡嗡地振翅急忙想掙脫開來，同時原本晶瑩剔白析的軀幹竟開始慢慢轉紅，散發出詭異的血紅色光芒，頭部的雙顎也開始磨個不停，發出嚓嚓嚓的可怕之聲。

李龍飛只感覺那巨蜂的力氣逐漸變大，甚至隱隱要帶著自己一起飛起，連忙對著黃襄喊道，

「襄兒，快點，我撐不了太久的！」

黃襄此時也正滿頭大汗地努力施展著法訣，只是那術法實在太過高深，原本便不是練氣期所能施展的，若不是其師傅寵愛她為其花了許多心思將這法訣簡化許多，還不到練氣大圓滿的她跟本無力施展。

此時在緊要關頭施展，黃襄雖不至慌亂，但心底也焦急如焚。

那巨蜂見掙脫不開李龍飛，轉過頭去試圖以巨大的雙顎反咬身後的李龍飛，喀嚓喀嚓地的聲音聽得他頭皮發麻，雙手卻仍是緊緊抱住不放。

嚐試了一陣子後，巨蜂的雙顎始終離李龍飛還有一些距離，牠猛然不再轉頭，而是奮力拍起翅膀在隧道內掀起一陣狂風。

強烈的氣流吹在通道裡頭，發出了嗚嗚嗚的回蕩聲，更激得黃襄耳膜陣陣劇痛，但她雙手沒有停下，仍是不斷掐著法訣，使得手中那團靈光更加的耀眼。

只是黃襄雖然無礙，在巨蜂背後的李龍飛卻苦不堪言，他被那風壓直接吹在身上，雖不到皮開肉綻，卻也冒出了許多血痕，而這些都不是重點，要命的是他感覺自己已然浮了起來，離地半寸，只怕不用再多時，自己就會隨著巨蜂飛了起來。

「襄兒，快…」不等李龍飛喊完，黃襄猛然雙眼一亮，抬起頭來雙指往前一點，頓時那道靈光化作一絲絲細線，往那巨蜂射去。

那巨蜂也察覺到不妙，拼了命地振翅想要飛起避開，但在牠背上的李龍飛怎會給牠機會，他斗然鬆開了抓緊的其中一隻手，用力往那巨蜂其中一只翅膀擊去。

喀一聲那翅膀與李龍飛的拳頭撞上，後者頓時碎裂了幾塊骨頭，但巨蜂也因此頓了一下，再也躲不開那靈光細線。

就看到那細線一碰觸到巨蜂，便似有生命一般化入其體內，同時往其頭部鑽去。

沒多久，無數的細線從巨蜂體內集中到了頭部，形成了一道道的禁制，原本拼命掙扎的巨蜂也慢慢地平靜下來了。

隨著巨蜂的冷靜下來，牠身上的紅芒也漸漸散去，到最後，那巨蜂甚至不再拍打翅膀，而是靜靜地停在那兒，好像在等候甚麼命令似的。

李龍飛見狀，當然也鬆開了手，任由那巨蜂待在那兒。

「成了！我還是第一次將這同心術成功施展在比自己修為還高的靈蟲身上呢！」一旁的黃襄臉露倦容，但雙眸卻是散發出明亮的光彩。

「同心術？」李龍飛看向那巨蜂，果然巨蜂一改之前的敵意樣貌，很是親近地靠著黃襄，不時還歪著頭像小貓一樣蹭著對方。

「是阿，這同心術是我師傅三大絕學之一，本來它是要築基修為才能施展的，但我師傅為了讓我防身，替我改善了許多，又只針對靈蟲，要不然，憑我練氣大圓滿都不到的修為，怎能施展呢！」黃襄見李龍飛問起，很是得意地說明了一番。

「這同心術，主要並不是操控對方，而是讓對方覺得你是他的同伴，自動保護你跟著你；當然啦，像這種術法，若不是靈識比對方強，是不可能同化對方的。」黃襄跟著繼續說到，「幸好我聽師傅說過，一般靈蟲在個體上的靈識上都較其修為弱小許多，所以我才敢施展在牠身上，也是因為這原因，我師傅才特地讓我學這術法，以方便操控一些靈蟲作為防身使用。」

這也多虧黃襄運氣好，遇到的是靈蟲一類，不然一般來說，這同心術只能施展在比自己低的敵人身上，若是與自己修為相同，那成功的機率便不到一半，更別提修為比自己高的了，一個弄不好，反而可能受到術法反噬，成為了對方的同伴。

不過看著黃襄親暱地拍打著那張開雙顎留著口水的巨蜂的頭，李龍飛神情泛起一絲怪異，心中苦笑著一般女子看到這麼大隻的昆蟲，怕都怕死了吧，那還會想收服它，

果然自己的心上人不是一般人。

「既然如此，何不多收服幾隻，這麼一來不是更為妥當嗎？」感嘆歸感嘆，對於成功收服這麼一隻巨大的白玉巨蜂，李龍飛心中也很是歡喜，淡淡問道。

「沒辦法了，同心術一次只能施展在一個對象身上，超過了，彼此不同對象會造成混亂，反而可能誤擊施術者本身，否則先前遇到那些蜂魔我早就施展了。」黃襄聳了聳肩膀，面露惋惜地說到，而那巨蜂此時已經完全馴服在她底下，直接將她載起，飛離了地面。

李龍飛看著那晶瑩剔透的巨蜂竟成如此驕小可愛的少女座騎，這美好的畫面感覺別有一番滋味。

「好吧，那接下來我們要往哪走？」李龍飛攤開地圖，雖然白玉巨蜂被黃襄收服了，但第三條通道會不會又遇到其他危險的可能性還是很高，這麼一來，避開未知的通路，直接走地圖上有記載的道路，感覺起來是比較保險的。

不過他這想法，很快就被黃襄給否決了。

「欸欸~~龍飛哥哥，我們走第三條通道好不好？」黃襄看著李龍飛，有些哀求地說道。

「嗯？為甚麼妳還想走第三條通道？」李龍飛有些遲疑，忍不住問了一聲。

「剛剛我跟大白問過，那第三條通道的盡頭，就是牠的老家，裡頭僅有的五隻白玉巨蜂都已經出去忙了，而尋常四翼蜂魔也都去覓食了大半，現在只剩幾隻看門的和蜂后而已，如果能去那裡，搞不好有甚麼珍奇異寶，再不濟取幾個蜂卵出來，我們也就不虛此行了，這可機會難得阿！」黃襄一本正經的說到。

「大白是誰？」李龍飛算是聽懂了大半，但對其中一個名字有些愕然。

「就是這白玉巨蜂阿，我剛剛已經替牠取名叫大白了，你說好不好聽？」黃襄拍了拍巨蜂的頭說道。

呃…女人果然是女人，這麼快就替白玉巨蜂取了個名字，李龍飛一邊想著，一邊皺眉思索著是否要為了那些蜂卵冒這危險。

「走嘛~~回頭我們拿到蜂卵，我教你怎麼從小孵化牠們操控，這樣子以後你也可以養一隻來當座騎阿！」黃襄見李龍飛猶豫，忙開口說道。

「妳…罷了罷了，就算妳不教我，我能說不嗎？」李龍飛聽到黃襄竟想利誘他，忍不住有些好氣又好笑。

但一想到如果真能拿到蜂卵，以他之前所學的育蟲術，加上黃襄所教的一些方法，也許真能不靠那同心術就馴養幾隻巨蜂也說不定。

又如果幸運了點，能養出一隻白玉巨蜂，屆時以這巨蜂的實力，加上自己的修為，在與築基中期以下的對手對戰，也一定毫無懸念可以獲勝。

想到這，李龍飛說不心動還真是騙人的。

就這樣，兩人順著路往前走約半里之後，通道豁然開朗，出現在面前的是一個巨型洞窟，高不見頂，其中遠方一處石壁上，一個放大數百倍的蜂巢鑲在那裡，十來隻四翼蜂魔正在那進進出出巡邏著。

「有那麼多隻蜂魔，可不好靠近阿。」李龍飛方對付一隻蜂魔不算甚麼，但此時看到蜂巢外居然還有那麼多隻，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氣。

將牠們滅了倒不打緊，但要是驚動了巢內的其他蜂魔，只要引出一隻白玉巨蜂，那自己肯定是無法全身而退了。

「沒事的，我等等叫大白把牠們引走，我們再趁機進去拿幾個蜂卵出來就好！」黃襄見狀卻拍了拍胸脯打包票，跟著對著白玉巨蜂說了幾句，後者便嗡嗡嗡地獨自飛了過去。

蜂巢外的那些蜂魔，看到白玉巨蜂來了，很是敬畏地退避了幾步，眼神中似乎還帶著一些畏懼，像是下屬看到上司的感覺一樣。

那白玉蜂魔停在牠們面前，嗡嗡嗡地交談了一會，頓時所有蜂魔，毫不猶豫地往李龍飛兩人反方向飛去，沒多久，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成了，我們過去吧！」黃襄心中一樂，喜滋滋地拉著李龍飛的手，三步併作兩步地往蜂巢跑去。

來到蜂巢下，李龍飛這才發現，這蜂巢近看遠比剛剛所觀察得還要大得多，而且同時有三四個比人大的入口在巢上各處分佈。

「該走哪一邊？」雖說守門的蜂魔已經被引開，但巢內難保沒有其他蜂魔，想要安全的拿到蜂卵再出來，難度可以說是不太可能。

所幸已被馴服的大白很是主動的引著兩人往其中一個入口爬去，不一會，兩人便進到巢中百尺深的地方了。

這蜂魔巢中，通道不大，僅僅容納一兩隻蜂魔爬行進去而已，而且裡頭崎嶇不平，岔路甚多，若不是大白帶路，恐怕兩人走半天都不知道該怎麼出去。

李龍飛小時後無聊，曾在庭中觀察過蜂巢，雖說蜂魔與蜂蟻等已是截然不同的種族，但其建構的巢穴本質上卻是大同小異，此時見到內部狀況，不由得驚嘆連連。

「原來那小小蜜蜂所築的蜂巢放大來看竟是如此壯觀，人們真是小看了這些蜂蟻一輩了。」

兩人所不知的是，在通道頭頂，不少一個人寬的縫隙提供蜂魔爬行出去，而在隙縫外，夾在通道之間是一層層六角型格子狀的育蜂房隔板，每一個蜂房緊緊相臨在一起，裡頭正是大大小小的蜂卵塞著，有的甚至剛孵出來幾隻蜂魔的幼蟲，在那晃來晃去等著出去覓食的蜂魔回來餵養。

因為大白在前面開路的關係，一路走來，兩人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問題，就算有一些落單的蜂魔，在大白的命令下，也馬上繞路離開，所以並不擔心被其他蜂魔發現。

終於，在走了近三百尺遠後，大白停在一個膨大有如房間的通道中間，其身前有個如巨甕的六角蜂房，並示意兩人靠近。

「這…這是蜜靈液！滿滿一大甕的蜜靈液！」黃襄走近一瞧，在見到那六角蜂房裡面的東西後，忍不住驚呼一聲，就連李龍飛見狀，也不由得深吸一口氣，腦中一片空白。

那像大甕的蜂房裡頭，黃澄澄一片像是牛油般的液體，塞滿了整個空間，其內散發出來的靈氣隱而不散，與蜂蜜獨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說不出的氣味，光聞上一口，整個人就覺得渾身舒暢，精神都好起來了。

1. 富貴險中求

天地之間，除了人族之外，尚有許多蟲蟻鳥獸存在，而修練一路，並非人族所獨有，反而正正好相反，比起人族修仙者的稀少，其他種族踏上修仙一路者不在少數，更有不少修得大道的妖獸妖蟲能化為人形，成為呼風換雨的妖修一族。

這些傳說，在李龍飛尚未踏上仙途時，便時有耳聞，即便還在北都國時，就曾聽說過有妖獸下山騷擾凡間的災害發生過。

猶幸修仙之人，除了修己之外，大多時後也會幫忙凡俗眾人驅魔除妖，所以一般來說都不會造成太大的災害。

只不過，在這驅魔除妖的背後，除了替天行道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少妖獸妖修身上的天生異寶都是修仙之人修練的重要資源之一。

此時兩人眼前這甕黃澄澄的液體，便是傳說中難得一見的蜜靈液，其內蘊含的靈氣，不但可以取代靈石於修練時的使用或戰鬥中快速恢復靈氣，更因蜂魔本身分泌的養份融入其中，配合藥草等一起服用後，能對解毒療傷等多種功用產生奇效。

「這品質…是最高等級的蜜靈液阿！」黃襄伸手沾了些許蜜靈液放於口中品嚐之後，目中透出驚喜，李龍飛聽完也連忙試了一口。

在外面像這麼高品質的蜜靈液只許少少幾兩，便可賣到不少靈石，而這麼一大甕，恐怕沒十來萬個靈石是買不到的，這怎麼能不叫李黃兩人感到吃驚。

不過興奮歸興奮，要怎麼拿出去也是個問題。

雖說大白引領黃襄來到這裡拿取蜜靈液，但那也是因為牠將黃襄視為「同伴」，所以才想把好東西分享給她吃，倘若將這一整甕供應蜂魔幼蟲所食用的蜜靈液全都取走的話，就算是大白也是起疑心吧。

畢竟對大白來說，黃襄與蜂巢內的蜂魔都是「自己人」，差別只在於黃襄比較親近，如果做出對整個蜂巢都不利的事情，一定會讓大白感到困惑的。

於是在商量之後，黃襄一面觀察大白的態度變化，一面將那甕蜜靈液裝進了儲物袋中的一些小瓶子裡。

最後，在裝了整整三分之一甕蜜靈液後，察覺到大白態度有些不太自然，兩人這才停止了裝取，饒是如此，這三分之一甕的蜜靈液也值好幾萬靈石，讓兩人無疑是發了一大筆靈石財，因此黃襄整個笑得合不攏嘴，喜滋滋地將那些小瓶收進了儲物袋裡。

「接下來，只要再拿到蟲卵，我們便可以離開了。」李龍飛雖然同樣開心，但他本來就有不少靈石，相比下來，反而平靜許多；此時見好就收，想早點離開。

「再等等，我問問大白。」但黃襄卻不這麼想，她轉頭又跟大白傳音了幾句，後者晃了晃頭，有些遲疑的樣子，最後卻還是往另一個方向走去。

眼看黃襄又跟著大白往巢穴深處走去，李龍飛嘆了口氣，卻還是跟了上去，不知為何，他心中總有一絲不好的預感，總覺得不該再往前走去才對。

但自己心上人在前頭，要他丟著她不管而離開，李龍飛也是萬萬做不到的，無可奈何下，只得將靈識盡可能展開，準備一有危險就將黃襄給帶離此地。

其實也不能怪黃襄貪心，她隨雖從小生在赤劍宗內，備受師傅疼愛，身上靈石卻一直不多，畢竟赤劍宗內弟子眾多，就算是四大宗門，在資源上也只夠讓弟子們順利修練，想要比別人多許多靈石珍寶，終究還是得靠自己出外尋求機緣才可。

這也是為甚麼這次的入仙石之爭，四大派會以弟子們的百日試練為決定的方法，其中讓弟子進入秘境之中尋求自身機緣的用意，佔了不少因素存在。

當然，這等試練所需冒的風險也相對高了許多，但修仙一路本就是禍福相伴，若是不能比別人高出一等，那與其浪費門派資源卻在百年之後壽元耗盡而亡，還不如早早進入輪迴投抬轉世來得好一些。

這些背後的道理尋常弟子不見得都會知道，但黃襄身為其師愛徒，豈會沒有耳聞，因此這次進來歷練，自然是希望能盡可能的獲取自身的造化，早日成就築基，以期能在求仙路上走得更長更遠，最終有機會觸得那升仙大道。

又走了兩三百尺，大白帶著兩人來到了另一個膨大的房間內，裡頭有不少蟲獸屍骸，腐敗的程度分別各異，但卻都冒出濃濃的屍臭，讓整個空間內充斥著一股腥臊難聞的味道。

黃襄聞到這股味道，女孩兒生性愛潔的個性忍不住讓她伸起纖纖細手，放在鼻前搖了搖幾下，想要將這味道給吹散。

只是整個房間內都是這味道，越是擺手，越是聞得清楚，讓她不禁乾嘔了幾下。

李龍飛看到她的樣子，嘴角莞爾一笑，主動上前掏出一柄飛劍在屍體中翻找一番。

那些屍體多半是些普通的蟲獸，被魔蜂抓了進來，當作一般工蜂食用的肉品。

但也有不少妖蟲妖獸的屍體，其堅硬的外殼或是骨骸，沒有腐敗完全堆疊在那。

李龍飛挑了挑，倒也找到不少有用的東西，其中一枚妖丹，更是有拳頭般的大小，看起來像是築基期修為的高階妖獸內丹，想不到居然也會被蜂魔抓進來。

想來弱肉強食，即便是單一個體比這些四翼蜂魔強，但面對一大群蜂魔時，這妖獸終究有所不敵。

李龍飛再察看了一下這妖獸，依其骨骸來看，應是一只蛇妖，其身長數尺，若是沒死，恐怕自己也不見得願意與牠為敵，現在死了，倒是讓自己撿到了個寶。

蛇妖一般頗受修仙之人喜好，因其一身是寶，蛇皮可煉製成甲，蛇肉蛇血乃至蛇毒可煉化丹藥，就算是蛇骨，也能拿來做成各式法器。

眼下這隻蛇妖血肉都已腐朽，只剩蛇骨完好無缺，正好收了以後做成法器使用。

「疑？這是甚麼？」想到這，李龍飛彎下腰要將這蛇骨給收入儲物袋內，卻看到蛇骨之中一顆土褐色的珠子座落在原本應是蛇腹的地方，若不仔細看，還以為只是一般的石子而已。

李龍飛將其拿起，放到眼前察看了下，卻找不出有何奇異之處，正要以靈識探察時，旁邊的黃襄一把抓住了他，低聲驚呼道，「龍飛哥哥你看，那裡有幾具屍體！」

李龍飛順著黃襄所指的看過去，只見幾具修士的屍體，倒在那裡，其上有不少蜂魔撕咬的痕跡，明顯死沒幾天而已。

李龍飛往前靠去，辨識出裡頭有兩具屍體乃是赤劍宗的弟子，其他幾具則是另外三宗所屬，沉思了一下，轉頭對黃襄說道。

「將這些屍體上的身份令牌以及儲物袋收起，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裡。」

黃襄雖然有些不捨離開，但見到這些屍體，也讓她心頭一陣發麻，不再堅持要尋寶下去，匆匆忙忙與李龍飛兩人將屍體上的物品收拾了下後，轉身往原本的通道準備離去。

但就在兩人走不到幾步，李龍飛突然臉色一沉，轉頭對黃襄說道，「快、快叫大白往另一個出口走去！」

黃襄雖不明就理，但看到李龍飛臉上的陰霾，也沒多問連忙傳音給大白往另一個方向走去。

前方的大白遲疑了下，回頭看向黃襄幾眼，最終還是繞往另一條路去。

在牠感應中，前方入口有幾隻跟牠同樣是蜂巢內的精英戰士正準備要回來，以牠的想法，是想要過去打個招呼的。

但牠卻沒料到，這個在自己看來是自己人的兩位「同伴」，在其他蜂魔看起來，可就完全不是那樣子了，因此牠對於「同伴」為何避開，很是不解。

只不過被下了同心術之後，在本能上牠第一時間認為黃襄所說的話都是應該聽從的，甚至對方的階級應該在牠之上，所以倒也沒有多做反抗，回頭帶往另一條路。

但走沒多久，李龍飛臉色又再度變色，並指示黃襄讓大白再次繞路，這次黃襄多少也有些察覺了，她怯生生尋問，「龍飛哥哥…是不是…有其他蜂魔回來了？」

李龍飛看著她那自責的樣子，嘆了口氣，點點頭說道，「沒事的，富貴險中求，既然要來這拿寶物，本來就該承受一些風險。」

「只不過，能避開還是先避開來得好，真的不行，再見機行事吧。」

黃襄聽完李龍飛這番安慰之話，心情並沒有比較好好轉，她尋思自己已經兩次拖累了李龍飛，對方卻都沒有怪她，但越是如此，她越是覺得自己太過衝動，忍不住紅了眼框。

「我怎麼總是那麼衝動呢？唉，要是跟蜂魔大軍打起來，真的不行的話，就叫大白護著龍飛哥哥先走吧。」

正當黃襄在心中胡思亂想之時，李龍飛卻停下了下腳步，拉著她，面如沉水說道，「來不及了，所有出口都有蜂魔陸續湧入，而且每一群都有大白那種程度的蜂魔帶領著，看來我們想要安全離開是沒那麼容易了。」

黃襄一聽，蒼白的臉上血色全無，渾身有些顫抖，沒想到只是想來拿一些好處，竟陷入了一個死局。

但她終究是修仙之人，略一沉吟了一下，便果斷說道，「既然出不去，我們便往裡頭去好了！」

李龍飛詫異地看了她一眼，微微點頭，事實上方才他自己也打算這樣判斷。

出去肯定是會和那群蜂魔遇上，但往內走可就不一定了。

蜂群有很嚴厲的階級劃分制度，蜂后的所在處並不是一般工蜂可以靠近的，雖然不確定四翼蜂魔是否也會這樣，但依照剛剛看到大白和其他蜂魔的相處情況來看，蜂魔間的階級制度也是存在的。

如果能找到這四翼蜂魔的蜂后所在，也許能避開和其他蜂魔接觸的可能性。

那麼，只要等到時間久了，這群蜂魔肯定得再出去覓食一次，藉時，在趁這機會離開，平安的機會便高了許多。

1. 蜂后

一個蜂巢，蜂后所在的地方，肯定是處於最森嚴最裡面的禁地，這不管是在蜂族還是蟻族都同樣如此，畢竟就算整個巢穴滅了，只要有蟻后蜂后在，就能再繁殖出新的一批後代。

就算四翼蜂魔乃是修練有道的妖蟲，但仍脫不了這動物的本能。

此時，在四翼蜂魔的巢穴中，李龍飛跟黃襄正略帶緊張地跟著大白往深處走去。

一路上，越靠內所見到的蜂魔修為越是高深，甚至還曾遇到一隻跟大白一樣都是妖丹四轉初期的白玉巨蜂。

所幸，在黃襄事先強烈的要求下，大白見到那白玉巨蜂只是稍做停留交換訊息了下，跟著就往另一個方向走去。

另一方面，這也多虧李龍飛的靈識範圍很大，老早便能探察到前方的蜂魔從而避開，所以即使是在遇到那白玉巨蜂時，李龍飛兩人也早已躲得遠遠的，沒讓對方給發現到。

「看來我的靈識並不是普通的強，否則那白玉巨蜂的修為高我一個境界，在靈識方面仍是不即我，如果到時後我築基了，不知道還能強上多少？」，李龍飛若有悟地想著，不過，眼下不是去深究這問題的時後，要是他們兩人逃不過此劫，靈識再強也是沒有甚麼屁用。

再過一個時辰，大白帶著兩人來到了巢穴的極深處，此處已是大白權限所能到的最深處，再過去，根據大白所描述，是蜂窩中的禁區，只有蜂后，公蜂，以及服侍蜂后的侍女蜂可以靠近而已。

即使黃襄不斷要求，大白仍是搖頭拒絕再帶兩人前進一步，不得已，黃襄只得將大白收入靈寵袋中，準備與李龍飛兩人自行進入。

隨著大白被收入靈寵袋中，李龍飛兩人又往前走了幾步，不一會，蜂巢內的通道慢慢寬敞了起來，已可以讓兩人同時併間而行，同時前方迎面傳來陣陣花草香味，讓人聞之便覺得精神氣爽。

在退後已無去路的情況下，雖不知前方會遇到甚麼，但如在這不走，又難保會有其他蜂魔過來，沒辦法，只能往內走去。

就這樣不知道又走了多少距離，突然來到了通道的出口，眼前所出現的，竟是一個奇異的巨大蜂房。

這間巨大蜂房，比起之前那儲存蜜靈液的房間還要大上許多，甚至放眼望去，看底部的盡頭至少有數里遠，如此一來，反倒比原本從外看到的蜂巢還要大上不少，這樣的空間，理應不在蜂巢之內，但卻真真切切地呈現在兩人面前，讓李龍飛與黃襄兩人，不禁為之一愣。

李龍飛靈識向四方略一察看，馬上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原來這蜂房內雖有一部份的牆壁是與通道的材質一致，但剩下的大半部份，卻都是天然的岩石，更遠處的邊緣，還長著幾株顏色各異的靈花奇草，與其說是蜂巢內的房間，還不如說是天然的洞穴靈窟。

想來這這裡極有可能就是蜂后所在的房間了，敢情當初蜂后在尋找築巢之地時，偶然發現這靈窟寶穴，便以此為基底，再一點一滴將蜂窩築在這靈窟上頭了。

如此這番推測，李龍飛再看去這寬敞的蜂后房，倒也就不覺得奇怪。

只是這他念頭一轉，跟著便想起一個致命的問題！

既然這裡是蜂后居住的所在地，那蜂后呢！

他還沒問出口，黃襄便拉著他的袖口，顫聲靠著他說道，「龍…龍飛哥哥…你看那裡…」

順著黃襄的眼神看去，只見蜂房的中段的頂端，一個巨大無比的隙縫撕裂在那，好像整個洞窟被人硬生生砸出了個洞口！一股無法形容的威壓，從那裂縫出傳出，一個巨大的蜂魔，約莫百丈大小，從那個裂縫處，伸出了半個身子，雙眼黯淡，動也不動地卡在那裡像攀扶著窗口一樣。

那蜂后露出的上半身上，一對讓人一眼看去便頭皮發麻的雙顎，狀如銳剪，似乎只需這麼稍稍一咬，就可以輕易地將尋常的築基修士給斷成兩截。

好在此時牠像是沉睡似的，身上散發出來的靈壓雖強，但卻沒有遠離洞口太遠，否則光是那等威壓，怕是他們想反抗都無法抵抗得住。

李龍飛額頭滴下一滴冷汗，小心翼翼地看向黃襄，見到後者同樣臉色慘白望向自己，拉了拉衣角，示意對方退出洞穴之後，這才鬆了口氣，面如沉水般沉吟道。

「看起來，這房間的確是蜂后所在的地方，只是與原先估計的有誤，那蜂后房間不是我們能隨便逗留的地方；要是那蜂后醒來，怕是築基後期的修士也難逃一死。」

「這麼說，我們豈不是走進了死胡同了？」黃襄一聽，慘白的臉上更顯得擔憂。

「話倒也不能這麼說…」李龍飛略一遲疑後，開口說道，「方才我不是說，那是蜂后醒來的情況下嗎？」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那蜂后看起來似乎在沉睡中。只要我們小心一點，不驚動牠，應該有七成的機會可以通過這房間。只不過…」

「只不過甚麼？」黃襄聽到這裡，有些著急問道。

「只不過，這洞穴太大，我的靈識也看不到底，如果裡頭沒有出口，那我們貿然進去，可就自找死路了。」李龍飛有些遲疑。

憑良心講，如果是以前，他肯定沒甚麼好猶豫；畢竟以前的他做事情不懂瞻前顧後，常常一個衝動就豁出去了。

但經歷了那麼多事，個性無形間被打磨許多，加上現在佳人跟隨在一旁，就算不顧自己，也得替對方著想，所以才會再三考慮。

但他卻忘了黃襄的膽識同樣是巾幗不讓鬚眉。

「龍飛哥哥，既然咱們退無可退，那不如冒險一搏；就算真的找不到出口，也總比在這瞎耗著等那蜂后醒來來得好啊。」黃襄劍眉輕輕一挑，很快的就下定決心。

聽到身旁的佳人如此說道，身為男人的李龍飛也不好再拒絕，當下微一點頭，算是同意進去冒險了。

不過在進去之前，幾個準備還是要有的。

李龍飛帶著黃襄回到蜂后房間的洞口處，跟著拿出幾顆天寒珠，埋在地上，並以靈識在其上留下了一道簡單的命令。

只要有人踩上去了，那天寒珠便會爆炸開來，將敵人給困住，同時也讓李龍飛兩人知曉。

看著那表面上毫不起眼的藍色小珠，黃襄忍不住伸出小手想要拿起一顆一看究竟。

「別，別碰！」李龍飛見狀，連忙以傳音提醒對方，「此乃天寒珠，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毫無靈氣，但其內蘊藏著可怕的力量，千萬不要碰到它。」

被李龍飛這麼一喊，黃襄才吐了吐舌，將伸出去的手縮了回來。

布置完這些，兩人屏住氣息，躡手躡腳沿著洞穴牆壁，一步一步地往底部走去；也不知道那蜂后到底是怎麼了，即便兩人已經快走到洞穴中段，牠仍是一動也不動沉睡在那。

近距離看到，那巨大蜂后的模樣更讓人怵目驚心。

尤其是牠全身長滿了一根根的「細毛」，每一根都約有兩根手指的粗細，看起來堅硬無比，渾像個放大數百倍的刺蝟似的。

李龍飛吞了吞口水，移開目光，繼續往前進，忽然間，他餘光掃過洞穴一處角落，倒吸了口氣。

那是靠近蜂后不遠的一個角落，角落旁的牆上依稀有個裂縫，而在裂縫外，數百個嬰兒拳頭般大小的蜂卵堆在那裏。

1. 虎口奪食

此時不只李龍飛注意到了那些蟲卵，黃襄同樣也發現到了；她兩眼發光，呼吸急促，雖不說被這誘惑沖昏了頭，但也無法冷靜思考。

要知道，那可是數百顆四翼蜂魔的蟲卵阿！

修仙界中，千奇百怪各種技藝都有，其中育蟲一脈，雖不說流傳盛廣，卻也並不少見。

早在李龍飛還在自在道時，就曾因飼養髑蛐毒蟲，被自在道掌門賞賜過一套小育蟲術的育蟲心法。

只是，那畢竟是一些皮毛，加上後來髑蛐護主而亡，李龍飛悲痛之下，也就沒再繼續飼養其他的靈蟲。

但這不代表育蟲一術不值得一學，相反的，它是可以跟陣法，煉丹，煉器，魁儡等各種奇術相提並論的。

而很明顯的，黃襄的師傅對此鑽研必定是有些心得的，否則黃襄也不會懂得驅趕綠眼蟲和使用同心術操控靈蟲。

而對於懂御蟲修士來說，一隻成年的四翼蜂魔也許沒甚麼，但一顆四翼蜂魔的卵，可是價值數十，甚至上百靈石的說。

眼下那一堆白色蟲卵，在李龍飛眼中不過是一堆卵，但在黃襄眼中可就是滿滿一堆任人取割的靈石，怎能不叫她興奮呢？

不過興奮歸興奮，要拿到那堆蟲卵恐怕不簡單。

無它，那堆蟲卵距離蜂后不過數十步距離而已，想要在不驚動蜂后情況下拿完蟲卵再跑到洞底，恐怕是癡人說夢的事。

想了想，黃襄即使再怎麼心動，還是忍了下來。

倒是李龍飛在一旁，看著佳人的眼波閃動，暗嘆了一口氣，悄悄地往角落靠去。

「龍飛哥哥！你幹甚麼！」黃襄注意到李龍飛的舉動，忍不住驚呼傳音道。

「沒事，妳先往洞底走去，我等等就來。」李龍飛小心翼翼，一邊觀察著蜂后一邊走去。

「這怎麼行，要去，咱們倆一起去！」黃襄自然不願對方獨自冒險，銀牙一咬，便也想跟上。

李龍飛卻搖了搖頭，「人多反而更容易引起牠的注意。放心吧，我不會拿自己性命開完笑，反倒是妳，如果能先去洞底找到出口，對我們也比較有利…」

眼看李龍飛堅持，黃襄再怎麼笨，也明白對方這都是為了自己，心中一陣感激之後，只得依言先去尋找出口。

畢竟不管取不取蜂卵，沒找到出口，一切都只是打水漂而已。

看著黃襄往洞口走去，李龍飛這才從懷中掏出一張道符祭起，頓時身外浮現一圈防護罩。

此乃之前他殺死黑風三煞時奪得的一張保命道符，雖說在那蜂后面前，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但也算是保個心安。

跟著他又拿起另一張符籙，上頭黑漆漆的幾筆符文，雖然看不出是甚麼，但隱隱散發出一股龐大的靈壓，正是之前那元嬰老怪所給的三張符寶之一。

「就看看那前輩說的話是真是假吧！」李龍飛把心一橫，往角落靠去。

很快的，他已經來到了那堆蟲卵前面。

橢圓形的蜂卵，每一個都有巴掌般的長度，密密麻麻堆在那裡，至少有兩三百顆，靈識掃去，其中幾顆甚至已有了胚體，怕是再不久就會孵化出來。

李龍飛隨手一番，一個小巧玲瓏的儲物袋已經出現在手中，正是之前黃襄所用來裝綠眼蟲的那種儲物袋。

打開儲物袋口，李龍飛看著旁邊巨大的蜂后，眼神閃過一絲決意後，掐起法訣，頓時一道霞光從袋中噴射而出，罩在蟲卵上頭。

很快的，那些蟲卵便被捲入袋中，跟著李龍飛收起袋口，轉身便要往洞底走去。

就在此時，突然一陣嗡嗡聲響，從洞口傳來；只見一隻晶瑩剔透，白晰如玉的四翼巨蜂，不知何時，探出了頭正要進來。

李龍飛臉色鐵青，再也顧不得將動作放得輕緩，快步往洞底走去，同時以傳音詢問黃襄找到出口了沒。

「找到了，龍飛哥哥！可是，有一些問題…」黃襄尚未回答完，就聽見，洞口突然碰一聲巨響，一股極寒的氣息散了開來，將方圓五尺的範圍凍成冰塊。

該死，那巨蜂果然觸動了陷阱。

李龍飛心中彆扭，暗暗叫苦道的同時，眼角往蜂后那看去。

果不其然，原本正在沉睡的蜂后猛地震動了下，跟著那原本黯淡無光的一對複眼慢慢顯現出光彩，跟著越來越明亮，到最後一股奇異的光芒彷彿七彩琉璃似的閃爍起來。

轟！

此時此刻李龍飛也不顧會不會驚動對方了，用力一踏往洞口疾奔而去，同時朝著黃襄的方向看去。

只見黃襄正站在一道裂縫前面，那縫口不大，約末半個人大小，幼兒或許可以過去，但他們兩人，卻肯定出不去的。

「我來！」

李龍飛衝到面前，木癸寶劍飛出，狠狠砍在那裂縫之上，卻只鑿開了山壁一絲絲而已，看來沒有個把時辰，是很難劈出一條通路出來。

另一方面，那蜂后剛被驚醒，原本生產完元氣大傷應該修養的牠，顯得心情有些不太愉快。

牠下意識地往吵鬧的聲音方向看去，只見一個巨大的冰塊，裡頭一隻牠的子孫正被困著。

尚未來得及反應是甚麼情形，另一頭，洞底的方向，也傳來聲響。

兩個練氣期的低等小傢伙？他們怎麼能穿過自己重重戒備的巢穴，來到這裡？

難道那被困著的子孫便是追趕他們而來的嗎？

那怎麼只來一隻而已？

一連串的問題還沒思考出個答案，牠卻已經有些覺得不妥了。

往旁邊一看…自己的蟲卵呢？！

自己辛辛苦苦，耗掉大半元氣所產生出來的數百顆蟲卵呢？！

轟！

震怒！憤怒！暴怒！

匹夫一怒，尚可血濺五步，而蜂后一怒，天搖地動，整個洞穴承受不住這樣的怒氣，開始崩塌碎落起來。

原先李龍飛面前那一小條的裂縫，也因為震動而更大了一些…

此邊暫且打住，另一方面，血色禁地中五大險地的靈山山腳下，兩群人馬，此時正站在小徑兩旁，互相對峙著。

其中一方，約莫四五十人，每個人臉上都是一臉傲然，腰配赤劍玉珮，手持長劍法器，冷冷看著眼前另一組人馬。

而另一群人只有二十來個，各各握緊手中的刀器，表情凝重，似乎有些畏懼，不時看向前方一位身穿青色道袍的修士，不發一語。

只是從他們看向那青袍修士的眼神中可以感覺出，他們對那位青袍修士似乎有種狂熱的崇拜，深信就算對面敵人人數比自己多，仍是有把握獲勝，而並非毫無勝算。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此時站在青袍修士對面的道辰子，臉色並不怎麼好看。

這次入血色禁地，身為築基後期的他，對所有人都無畏無懼，即便是鬼屍門的鬼谷玟，遇到了也自認有七成勝率，偏偏只有一個，他不願遇上，那便是刀仙宗的青陽子。

身為四派當代弟子中的翹楚，道辰子自然對這次試煉中可能的敵手都做過一番研究。

靈崇觀的邱楚機身懷異寶，一身道法自然已經踏入半步築基後期，但他為人低調，不喜爭鬥，在道辰子看來，不足為敵。

而鬼屍門的鬼谷玟擅長使毒控屍，但本身偏弱，只要能抓準時機，攻其不備，即使對方境界跟自己一樣也不算甚麼大礙。

唯有這青陽子，二十五歲步入築基，爾後再二十年築基大圓滿，曾以一人之力，殺入刀仙宗門下一宋姓叛亂世家，雖然身受重傷且差點殞落，但卻成功將對方滿門滅口，如此果敢殺伐之人，被譽為刀仙宗兩百年來最有天賦前途的弟子。

這樣的敵人，就算道辰子對自己實力再怎麼有信心，沒打過前也不敢保證就能穩操勝算，所以他寧可不要遇到，就算遇到，也不希望一戰。

但偏偏，冤家路窄，兩人同時率領著同門師弟們相遇了；而照規定，保有自己的令牌與奪取敵人的令牌各得一分。

眼下雙方都各有十來個人以上，只要能將對方的令牌都拿過來，那一來一往下，自己宗門的勝利可就更有希望了。

不願交戰，但也不能就此退去，否則，自己在諸位師弟前辛辛苦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沒了；這讓道辰子陷入兩難，沉吟半天無法做出決定。

只不過，比起道辰子的猶豫，青陽子就顯得果斷多了；他眉頭緊皺了一會兒後，隨即鬆展開來笑了。

沒有必勝的把握又如何呢？自己當初殺入宋家，可曾想過能否活著回來？修仙之路誰不是逆天而行，死裡求生？仙途渺渺，誰與爭鋒，狹路相逢，唯一戰矣！

1. 激戰

快！

這是道辰子對青陽子出手的第一個印象。

在他尚未決定是戰是和之前，青陽子已然出手；也不見對方是怎麼出手的，數道青芒刀氣已然破空而來，直撲到自己的面前不到數尺。

狠！

是道辰子對青陽子的二個印象。

隨著道辰子右手一指，其背後的赤劍幻化出數十道劍影，圍著他繞成一個圓圈，盡將刀氣擋在了外頭。

然而他還來不及揚起嘴角，就看到那數道刀氣猛然一漲，尚未觸及劍影的刀氣猛然爆裂開來，碎成無數零散刀氣朝他身後的師弟射去。

「躲開！」道辰子目眥欲裂，想要救援卻已經來不及了。

只聽見幾聲慘叫聲，身後的幾名師弟原本還在旁邊看戲，誰知道突然換成自己上場，倉促不及之下，紛紛中招。

幾個修為較高的築基修士尚有招架之力，但剩下的練氣修士可就沒那麼幸運了；眼明手快的，施展術法或法器還能勉強擋下一部份攻擊，但有五六個反應較差的，直接被那些刀氣穿過身子，還搞不清楚甚麼情況，就不明不白的死了。

「可惡，通通都給我上了！」眼看自己一方還沒出手，就先殞落了幾人，饒是道辰子平時再怎麼冷靜，此時也動怒了。

隨著赤劍宗這邊一一出手，刀仙宗那十幾人雖然有些忐忑，卻也不得祭起法器，硬著頭皮招架。

一時之間，兩邊法術對轟，五光十射，刀劍光影，滿天飛舞。

身處兩群人馬中央的青陽子與道辰子，更是毫不保留地廝殺起來。

認真說起來，青陽子境界高上道辰子一小截，實力自然是略勝一籌；只不過，道辰子這邊人數較多，自然不會笨到跟他單打獨鬥。

俗話說的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要將對方修為最高的修士給殺了，對於勝利自然是毫無懸念的事。

這道理，不只道辰子懂，他身後的幾個師弟們也懂；隨著兩邊人馬開戰，很快的，兩名赤劍宗的弟子便來到道辰子身旁，準備助他一臂之力。

其中一人乃是一名老道，身上修為已達築基中期顛峰，距離突破後期也只差一步而已；而另一馬臉漢子氣勢稍弱，但也有築基中期的修為。

「哼，久聞赤劍宗大弟子修練赤霄劍訣已達入微一境，今日一見卻不外如是！你若有種，可敢堂堂正正與我單獨一戰！」眼見自己被包圍住了，青陽子刀氣猛地一漲將對方逼退，兩柄短刀指向道辰子，開口以言語相激。

只是道辰子生性沉穩，既然明知有師弟相助才能與對方一搏，甚至反壓回去，又怎會中計捨己之長而不用呢？

當下冷笑兩聲，赤劍已然化作九把劍影，飛嘯而出，口中不忘回諷對方兩句，「閣下莫非是腦袋燒壞了？否則怎認為我會與你單打獨鬥，若要說堂堂正正對決，難不成你要自降修為到築基後期？」

同時間，那兩名師弟也各自施展法器，將青陽子圍繞起來。

其中那名老道，雙手掐訣，一柄大劍橫飛在他面前，跟著咬指一擠，一抹鮮血塗在劍身之上，跟著那大劍轉眼發出耀眼金光，竟變化做一條五爪金龍，金光閃閃往青陽子那咬去。

「化形之術？！怎麼可能！」青陽子一驚，差點就要轉身而逃。

要知道一般來說，不管是靈氣或是符籙，所形成的妖獸基本上都只是個虛影，就像無根浮萍，並不能持續太久。

但若是結丹之後，以法寶化形作妖獸，則可以有如實物，具備長時間攻擊及特殊神通等等。

當然，其實力的大小與施展者法力和法寶的特性有很大的相關。

眼前那把大劍，居然能化作一條五爪金龍，難道那老者是扮豬吃老虎，以結丹境假扮成築基修士混進來嗎？

不過青陽子再定神一瞧，那五爪金龍雖然栩栩如生，但除一隻龍爪較為凝實之外，大半都是虛影，原來只是貌似，並不是真正結丹所施展的化形之術。

這麼一來，青陽子倒安心了大半，畢竟只要不是對上結丹修士，區區幾名同階修士圍攻，他還是有些自信不落敗的。

這一切說來話長，實際上不過一眨眼而已。

等到青陽子定下心來，那五爪金龍與九道劍影已經來到他面前不到十尺距離；但他既已冷靜，自然有把握以寡敵眾，就看他口中喃喃幾句，雙手飛快掐訣，跟著那短刀原地旋轉起來，無數青芒飛散而出，化作兩股旋風，分別朝那金龍跟劍影擊去。

「來得好！」道辰子低聲一喝，那九道劍影瞬間爆漲，頓時將那旋風斬得支離破碎。

然而青陽子卻絲毫無懼，反而嘴角掛著些許冷笑，嘲諷道，「青某的碧風雙刀如果這麼容易破去，那我也不用花這麼多心思修練它了。」

果然話一說完，原本已經散去的旋風跟著又重新組起，與那九道劍影交纏在一起，甚至隱隱還佔了上風。

只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橋梯，明知對方實力高出自己這邊一籌，道辰子三人又怎會只有這樣的攻勢呢，那旋風重新組起的同時，一道身影突然從青陽子身後出現，跟著化作一鍊紅芒，猛地往他背心上刺去，正是方才一直沒有出手的那名馬臉漢子。

他修練的赫然是赤劍宗內較為偏門的練體之術，配合上一柄赤黑匕首，以不知何種遁術繞到青陽子身後，試圖一擊必殺。

不過青陽子對戰經驗豐富，又怎會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呢？

方才表面上雖然都在操控兩把短刀對敵，但私底下早已分出一部份靈識鎖定對方動向，在對方消失的那一刻，已經機警地掏出了一張道符。

此時馬臉漢子襲來，他二話不說將道符激起，化做一條數丈長的青蛇，往那身影捲去。

那赤劍宗修士眼看自己手中匕首就要刺到對方背後了，但那青蛇也撲向自己脖子不到三尺，倘若不擋，即使能將對方擊殺，自己也會中招。

雖然自己修的是練體一脈，但那青蛇可是妖丹四轉妖獸，自己可沒把握一定能擋下這一咬；而且其嘴裡傳來噁人心血的氣息，難保被咬到不會中了劇毒，這麼一來，可以說是拿自己性命跟對方交換。

修仙之人，大多自私自利，不到最後關頭，也不願用自己性命換取己方的勝利，當下只得抽回攻擊自救。

但這麼一來，青陽子危機便解，跟著他腳下一踏，瞬間往左後方退了數十尺，再次拉開了彼此間的距離。

「可惡，貪生怕死的傢伙，等回到宗門內，看我怎麼處罰你！」眼看自己這邊好不容易製造出來的機會失去，道辰子心中暗暗罵道，但表面上卻不好說出口，只得加緊法力，試圖操控那赤劍掙脫旋風的纏鬥。

另一方面，青陽子雖然躲過這擊，但他臉色也不好看；方才那一瞬間，若不是他機靈，恐怕不死也脫層皮，加上他眼角掃去，己方師弟以寡擊眾，紛紛有不少呈現敗象，若再不快點解決對方，前去支援其他人，就算自己能活著離開試練，事後也免不了被師門責罵一番。

幾番斟酌之後，他不再保留實力，臉上青氣一現，惡狠狠說道，「好，果然有些本事，就看等等你們怎麼死的。」

見到對方臉上的青氣，道辰子臉色也是微微一變，赤劍宗長年跟刀仙宗交戰，他身為高階弟子，自然明白一些外人較為不知的隱諱秘事。

傳聞刀仙宗弟子在結丹之後，不論先前修練的是何種功法，皆會轉而修練其宗門內三大結丹期功法。

其中一套青風碧霄訣，威力頗大，學成之後與人對戰之時，臉上會浮現一層青霞，修練到越後期，其青霞會越加濃厚。

眼前這刀仙宗百年難得一見的高徒雖然才築基大圓滿修為而已，但明顯是已經開始修練青雲碧霄訣，雖說他臉上的青氣只有淡淡一層不到，但越級修練也叫人動容了。

想到這，道辰子心中也有些打鼓，別看己方這邊好像佔了上風，但最終還是得看自己這場戰鬥的勝負決定；再不拿出真本事，恐怕最後得陰溝裡翻船。

一念即此，道辰子也無所保留，他看向身邊兩旁的師弟喝道，「宋師弟，譚師弟，替我護法十息的時間！」

跟著不再理會青陽子那邊，從掏出另一張道符，珍而貴之的祭起。

聽到自己師兄這樣命令，那姓宋老者與譚師弟雖然不願，但也只能挺身向前護住道辰子。

就看到青陽子冷笑一聲，抬起右手伸指向前一點，原本還在與金龍赤劍糾纏的兩道旋風，瞬間擴大一倍，直接將五爪金龍與赤劍掃蕩開來，跟著往宋譚兩人飛去。

宋姓老者大驚失色，忙從儲物袋中掏出兩面盾形法器擋在面前，而那譚姓漢子同樣祭出一個鐘形法器，往那旋風迎去。

「螳臂擋車！」，青陽子招式不變，操控旋風往那兩人撲去，跟著就聽到霹靂啪啦幾聲如豆子在鍋中炸開的聲響，震耳不絕。

待到那聲音停止，旋風也重新化做兩柄短刀，飛回了青陽子面前，卻只見那譚姓漢子渾身是傷，滿臉鮮血直流，其身前的那鐘形法器已經靈性全失，化作一堆廢鐵墜落在地。

而一旁的宋姓老者更為慘烈，不但一頭白髮披散開來，身子左側更是鮮血淋淋，一隻手臂竟是被斬了下來，看了直叫人心寒。

好在這樣的傷勢雖重，但修仙之人身強體魄，一時三刻倒死不了；那宋姓老者臉色蒼白，右手在自己左臂點了幾下，止了住血後跟著從懷中掏出一枚丹藥，臉上閃過一絲不捨之後吞了下去。

這一切似乎都不被青陽子看在眼裡，此時他正凝神看向兩人身後的道辰子，心底首次升起開戰以來第一次的不安感覺。

在他的注視下，那道辰子氣勢越來越強，隱隱從築基後期升到距離大圓滿只有一步之差，接著雙手幻化出許多道法訣，朝著那道符打了過去；跟著那符紙便熊熊燃燒起來，化作一道赤芒，朝他撲了過來。

1. 逃出生天

相傳上古之時，有十方神獸，分別為太陽燭照、太陰幽熒、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黃龍、應龍、螣蛇等十種。

其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獸又被稱為四聖獸，其地位之崇高，不言而喻。

朱雀貴為聖獸之一，其形象自然深植人心，沒有修道之人不識得牠。

眼下在青陽子面前，那道赤芒撲來，轉眼間竟化作一隻狀似朱雀的火鳥，聲勢浩大，鳴聲震天。

「朱雀？不、這不可能！築基期修士根本不可能招喚出這樣的聖獸」，強忍著心中懼意，青陽子長袖一揮，原本已經飛回的兩柄短刀再度化作兩道旋風，往那火鳥飛去，試圖一探究竟。

只是風能將火吹熄，但火太大時，同樣也能壓過狂風；那兩道旋風甫一接觸到那火鳥，只能勉強阻礙對方一下，跟著便被捲入火中，成了一體，跟著繼續往青陽子這飛來。

但這一頓，卻讓青陽子有機會躲了開來，他這才看清楚了，那不是朱雀，而是一隻藍色火鳥，丹頂鶴貌，白喙紅斑，散發出龐大的靈壓。

「畢…畢方…」，青陽子臉色難看，原本信心十足的氣勢瞬間降至谷底。

這也難怪，對方招喚出的那只靈獸雖然不是朱雀，但也相差無幾了。

畢方乃上古妖獸之一，與朱雀，鳳凰，金烏併稱四大火鳥；比起鳳凰朱雀等雖略遜一籌，但實力也非同小可。

不過若這真的是畢方的話，那青陽子可以說不用再掙扎，直接面縛而降算了；可是這等神獸上百萬年前早已絕跡，這麼可能這麼容易出現在這？

退一百步來說，就算有人可以招換畢方，那也絕不是區區築基期修士可以辦到的事。

一念及此，青陽子勉強打起精神，仔細觀察那藍色火鳥。

果然，那火鳥雖然形似畢方，但卻是雙腳而立，而古籍上記載，畢方乃單腳神鳥，眼前這靈獸頂多有一些畢方血脈，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神獸。

而且看牠樣子，並非本體現身，而是一絲魂魄存在，多半是某個老怪物捉了這妖獸，將其精魄封印在內，供後人招喚使用罷了。

青陽子這番分析倒也無誤，這火鳥乃赤劍宗第十四代老祖所飼養的靈寵；當年第十四代老祖偶然得到一異獸卵蛋，在費盡千辛萬苦孵化之後，居然誕生一隻擁有畢方一絲血脈的妖鳥宓徯。

憑藉此鳥，第十四代老祖在與同階修士對戰時，無往不利，更因此當上赤劍宗的元嬰師祖之一，可說是功不可沒。

然而在一次與宿敵對戰之時，對手設下陷阱，將宓徯引入水系陣法擊殺，十四代元嬰師祖雖在最後殺敗敵人，卻難挽此鳥的性命。

悔恨之餘，老祖將其宓徯魂魄封印在數張道符之內，傳於後人，希望能盡到最後之力；道辰子便是這十四代老祖一脈的後人，故才有這麼一張保命道符。

只不過，即便是道辰子，也是因為曾替家族立了大功才被賞賜一張道符，此時不得已使用出來，對於道辰子來說，可以說是心如刀割，分分秒秒都在淌血。

「既然逼我使出這道符，我倒要看看，你能在這宓徯攻擊下撐過多久！」道辰子臉色凶狠，掐訣一指，那火鳥便再度往青陽子那飛去。

明白對方不是真的畢方，青陽子重新燃起一些信心，但他也不敢大意，畢竟眼前的火鳥就境界來說，可是結丹初期，遠遠不是他所能及的。

只是他此時也騎虎難下，不得不低吼一聲，噴出一口精血，射向身前的兩把短刀，原本的看似尋常的刀身，再吸了鮮血之後，頓時透出詭異的綠芒，跟著散發出龐大的靈壓，合體化作一道數十丈高的颶風，往那火鳥迎去。

宓徯同樣也不甘示弱，雙翅一揮，劈哩啪啦頓時無數火羽如流星般往颶風射去，很快的，兩邊又纏鬥了起來。

眼看這激戰仍會持續好一段時間，突然間，整個地面一陣晃動，跟著一股尖銳嘯聲，從地底猛的傳來，一道巨大裂縫，猛地從戰場的中間撕裂開來，化作深淵，吞噬其上的任何修士。

兩邊的修士原本正在交戰，被這天搖地動嚇了一跳，不少人紛紛停了下來，臉上神情紛紛為之變色。

其中一對練氣修士，原本正在廝殺，此時突然感到地面一陣晃動，但氣血上頭，仍依舊停不下來殺紅著眼對峙著。

可就在這時，其中一名修士因為劇烈晃動，腳下不穩，跌坐在地，另一人頓時露出猙獰的笑容，舉起法器準備砍落下去。

可尚未等他真的行動，突然一聲驚呼，跟著就腳踩虛無，隨著淒厲的叫聲墜落黑暗的裂縫之中，只留下那原本已經絕望的修士愣在那茫然失措。

這樣瞬息萬變的的情況層出不窮，伴著此起彼落的尖叫聲，原本還有些殺昏頭的，全都清醒過來，飛上半空的飛上半空，不能飛的也都遠遠逃離開來，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何事。

幾名較大膽修士，探頭靈識朝往裂縫中查去，初時還未見到甚麼，沒多久，一陣低沉的嗡嗡聲響從黑暗底傳來。

隨著那嗡嗡聲響，兩道人影與一隻巨大的蜂魔從裂縫之中飛了出來，其中一人身穿翠綠宮裝，雖然材質不錯，此時卻破破爛爛，狼狽不堪的樣子；另外一人同樣也是如此，甚至臉上還有不少傷口，表情難看，身旁不少飛劍護著兩人衝了上來。

不用說，這兩人當然是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的李龍飛與黃襄兩人。

話說，當時在蜂巢之中情況危急，李龍飛與黃襄兩人逃生無門，眼看再不行動便要殞落，無奈之下，李龍飛只得使出那元嬰老怪所給的三張符寶之一，希望能多少擋一陣子。

想不到，那符寶的確有效，甫一祭出，他便覺得全身靈氣被吸走大半，同時從符寶之中一條黑影幻化出來，轉眼漲為數十丈長的黑蟒，往蜂后那裏撲去。

原本蜂后就在怒火中燒，此時見那黑蛇撲來，怒極之下反而冷靜下來了。

好啊，區區兩個築基修為都不到的低等修士，偷了自己的卵不說，還敢對自己出手，實在是欺蟲太甚了！

妖蟲雖然靈智低下，但到了牠這樣的妖丹七轉以上的存在，還是有著一定的智慧；那黑蟒過來分明是要困住自己，好讓對方逃脫，但自己又何嘗不是因為某些緣由屈居在這裂縫裏頭呢。

既然對方的想法與自己處境不謀而合，那自己反倒不需要急著掙脫這裂縫了；但這也不是說自己得眼睜睜看著對方逃離，低嘯一聲，頓時從蜂后所在的洞口通道內，傳來密密麻麻的嗡嗡聲響。

李龍飛不用回頭也知道，肯定是蜂后房間外層層守護的蜂魔湧進來了，他心底著急，但偏偏渾身靈氣已經用來操控那黑蟒，無暇再顧及其他，無奈之下，抽出一隻手掏出大量天寒珠，打算等那群蜂魔靠近時使用。

然而盛怒的蜂后怎會只有這樣這樣的攻擊，牠本體在石壁裂縫中無法離開，但不代表他就沒能攻擊到對方的方式。

牠那巨大無比的雙顎往外一張，跟著吐出一片白霧，繞過黑蟒往李龍飛這飄來。

仔細一看，那片白霧哪是霧氣，黃襄兩人靈識掃過，頓時見到上千上萬隻微小白蜂，每隻約莫十分之一的米粒大小，實力只有妖丹一轉而以，但勝在數量龐大，如此多的小白蜂聚在一起，便是築基修士遇到，不死也得脫一層皮。

看到眼前情勢險惡，黃襄也不能再有所保留，她從懷中掏出一塊玉玲瓏，眼神閃過一絲決然，右手食指往其一點，激發了蘊含在其中的威能，頓時一隻火鳥，從中飛了出來，雖然氣勢沒有那黑蟒來得厲害，但也隱隱到了築基初期的水平。

這火鳥一出現，便躍躍欲雀要往那白霧飛去，但黃襄眉頭一皺，張口傳音幾句，火鳥這才心不甘情不願轉頭飛回，跟著噴出一道火網，擋在黃襄兩人面前，形成一道火焰防護。

很快的，那白霧便飄到火網面前，跟著滋滋聲響，一隻隻小白蜂撲向了火焰裏頭，被燒成了灰燼。

不過這白霧乃蜂后變化出來的神通，根本不畏生死，前面的小白蜂剛被燒死，後面的小白蜂就前仆後繼繼續往前衝，如此一來，倒與火鳥形成僵持不下，行成了一個困局。

只是久守必失，那火鳥乃玉玲瓏法力出生，維持不了多久，看得黃襄是焦急連連，忍不住掐指將更多靈氣注入玉玲瓏之中。

這些說來複雜，但實際上不過短短一炷香不到的時間，沒多久，蜂后房間的洞口處便出現一隻隻的四翼蜂魔；眼看情況惡化，李龍飛再也無法心存僥倖，直接將手中的天寒珠往洞口扔去。

轟轟轟轟，無數爆裂聲響傳來，大量寒氣與爆炸震波一同散了開來，

那些寒氣太多，將整個洞口外小半空間封成冰山，更是因為氣溫瞬間下降，而在空氣中凝聚無數冰晶，形成一片霧靄茫茫。

而那些衝擊波，在洞穴內來回震蕩，首當其衝便是那蜂后及黑蟒；前者發出憤怒的叫聲，後者則乾脆在衝擊波來到之前，直接自爆滅敵。

隨著黑蟒的自爆，整個洞口開始大規模的崩塌，便是那白霧也因此散了開來；好在那火鳥所噴出來的火網的確了得，終究是保住了黃李兩人的性命。

但黃襄也因為法力耗損太大，臉色蒼白，而玉玲瓏早已失去靈性，墜落在地碎了開來。

一片混亂中，李龍飛看到原先的裂縫已經被震開成了一條對外通道，忙叫黃襄將大白給喚了出來。

大白剛一出現，還在疑惑的同時，黃襄已經騎了上去，同時吩咐牠往那通道飛去；聽到後方霧靄之中蜂后的怒吼聲，大白本能的想要回頭，但在同心術的操控之下，終究是飛了起來。

李龍飛則掏出無數法器，腳踏木癸，手握飛劍，拉著騎在大白背上的黃襄，順著裂縫通道衝了出去，這才好不容易逃了出來。

1. 暫時聯手

道辰子此時可以說是氣腦到了極點，他好不容易將戰況導向自己有利的一方，甚至可以說只要再過一陣子，勝利就指日可待，可突然而來的劇變卻將一切都打亂了。

那裂縫吞噬修士雖然不分你我，但問題是赤劍宗的人數多阿；基數大的情況下，掉落下去的人大半都是赤劍宗的弟子。

另一方面，隨著震盪，原本纏鬥在一起的宓徯與旋風也分了開來，退到主人身旁彼此謹慎地評估是否為對方所造成的。

就見那最大的裂縫中兩人一蜂逃出之後，愣了一下便往赤劍宗這靠去，跟著其中那名綠衫女子便朝道辰子這遙遙一揖，「拜見道辰子師兄。」

道辰子心中雖然懊惱，但也看出了那女子乃自家師妹黃襄。

此女雖然修為不高，但在赤劍宗低階弟子裡倒也頗有名聲，就連道辰子自己也曾欣賞過對方，一時之間還不好對她發怒，只得按捺性子淡淡開口尋問發生何事。

「行了，戰場上無需多禮，妳可知道這裂縫究竟何來？」

這麼一問，黃襄也想起現在不是寒暄的時後，忙想開口告訴自己師兄要注意裂縫通道底下的那群蜂魔。

但她還來不及說出口，只聽到轟隆一聲巨響，原先她倆所逃出的那道裂縫，又崩塌了不少，跟著一隻巨大無比，長滿刺毛的蜂腳攀了上來。

李龍飛大吃一驚，忙拉著黃襄往後飛去，後者雖然對其他人投來的異樣眼光有些尷尬，但也沒有反抗，順從地跟著退去。

道辰子看著李龍飛的舉動心中感到有些刺眼，但此時此刻卻不是追究這個的時候；因為他已經看出來了，那蜂腳的主人非同小可。

隨著那蜂腳的支撐，另一隻蜂腳也跟著攀了上來，然後是觸角，巨大的雙鄂，窗戶般大小的複眼，一一出現在眾人面前。

「那是甚麼！蜜蜂？」

「怎麼可能！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蜜蜂！」

「是蜂魔，四翼蜂魔的蜂后！」

「那到底是甚麼蜂魔，怎麼會那麼大！」

「七…妖丹七轉的蜂魔！」

原先還在觀望的眾人全都神色一驚，再也沒有遲疑轉身就跑。

但盛怒中的蜂后哪會讓他們離開？

雖然這些人不是偷走自己蜂卵的那兩人，但既然都是人族，自然有所相干，遇上了，就全都該死！

尖嘯一聲，那蜂后張嘴一吐，大片白霧散了開來，紛紛朝那些無法飛行的練氣弟子飛去。

至於蜂后本尊，則四翅一拍，飛了起來，朝四周的修士撲咬過去。

「救命！」

「大師兄救命！」

「快逃阿！」

驚叫聲此起彼落，此時再也不分彼此，紛紛逃竄開來。

遠遠望去，巨大的蜂后與旁邊的修士比起來，好像顛倒過來似的，每個修士渺小的如蟲蟻一般，根本無法抵擋。

「該死，這等堪比結丹的蜂魔到底從哪裡來，黃師妹怎麼會招惹來如此厲害的傢伙！」道辰子臉色難看到了極點，他有心退卻，但那蜂魔一看就知道不會善罷甘休，若是能逃得了還好，若是逃不了，那等其餘師弟被一一擊破後，自己更不好過。

轉頭一望，旁邊的青陽子也同時看了過來，想來對方也想到這點。

俗話說的好，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此時兩派弟子同樣都被追殺，即使要戰，也等度過眼前這危機再說。

一念及此，道辰子即使不甘願，也只能沉聲對著青陽子傳音道，「先解決這魔蟲，之後再來了結我們的恩怨！」

「就怕你說要合作，私底下卻捅我一刀！」青陽子冷哼一聲，跟本無法相信對方。

畢竟於情於理，縱使知道兩派何作渡過這次的難關機會較大，但誰有不知是否對方會將自己當棄子，趁機逃走。

「那你要怎樣，別說你看不出來，那蜂魔實力堪比結丹境，若是不聯手，即便你我兩人有機會逃脫，其餘弟子可沒辦法。」道辰子心中氣結，但表面上仍得沉住氣問道。

青陽子看了他一眼，神色自若說道，「若要我相信你不會背後補刀，那就彼此立下心魔誓約，消滅此妖蟲之前，不得拉扯對方後腿。」

心魔誓約！

道辰子一聽，臉色微微一變，這心魔誓約在修士間可謂十分看重，如有違背，日後修行路上將會產生心魔，可說是比起甚麼山盟海誓來得靠譜得多。

不過此時他也沒甚麼好猶豫，畢竟彼此都立下這誓約的話，對方也不能暗算他，可謂互不侵犯，當下簡單制定幾個誓詞之後，共同以心魔立下誓約。

有了心魔誓約，合作一事總算靠譜得多；很快的在兩人命令下，殘存的兩派弟子紛紛集合在一起，共同祭出法器，開啟陣法，形成聯手抗敵的情勢。

李龍飛與黃襄自然也在其中。

原本李龍飛打算躲得遠遠的，畢竟他清楚明白，這巨大的蜂后只是開始而已，後頭還有一整窩的四翼蜂魔沒出現，就算是兩派弟子聯合，也決計是打不贏的。

但黃襄身為赤劍宗的弟子，又怎會捨棄自己的師兄弟們逃離呢？

沒辦法，李龍飛只得留了下來。

看到兩派弟子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了那拿走自己蟲卵的人族，蜂后自然更為憤怒；原本飄散開來的白霧聚合成數隻蜂魔，朝著李龍飛兩人方向狠狠飛撲了過來。

但這一次，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單打獨鬥，兩派的弟子的確毫無招架之力；但聯手在一起時，可就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而已。

赤劍宗與刀仙宗長年交戰，自然各自發展出了一套戰場聯手禦敵的陣形；加上青陽子與道辰子雖說未達結丹，但各自都不是普通的築基境強者，兩人領軍之下，即使對上普通結丹初期的敵人也能抗衡一陣子，更別提現在是兩派弟子合力對抗蜂后了。

只見赤劍宗的弟子，築基在前，練氣在後，一個個將自己長劍法器祭出，共同組合成各種劍陣；每六把長劍組成一小劍訣，六小劍訣又合成一大劍陣，總共六六三十六把長劍，來回穿梭，以道辰子的長劍為首，雷火交錯形成了一張赤雷劍網，將眾人保護在後。

而刀仙宗的弟子亦不落人後。

刀仙宗的功法本就以攻擊為主，加上他們人少，方才交手戰亂之中更是死了不少人，此時及時與赤劍宗弟子聯手，也不過多了十多個人而已。

但青陽子素有結丹之下第一人之稱，實力非同凡響，以他的兩把短刀為主，其他數名弟子各式刀型法器竟合力組成了一把巨大的天刀，和赤雷劍網一攻一守，與那蜂后戰得平分秋色，竟沒有絲毫落下風。

不，甚至還隱隱有越打越上風的情勢。

這情況讓原本只是想抵抗的眾人心中驚喜不已，暗想難道這妖蟲只是虛有其表，敗絮其中嗎？

蜂后對此自然是惱怒至極，卻是力餘而力不足；為了生產那些蜂卵，牠耗費了不少元氣，要知道，元氣是不同於靈氣，後者還可以靠打坐吸吐天地靈氣補充，但前者卻只能靠自身慢慢恢復。

而元氣一旦不足，輕者疲憊，重者身心靈狀態都會大打折扣，因此修士通常在元氣大傷時都會盡力避免動手，身為妖蟲，自然也是如此，所以牠才將自己困在裂縫之中，一方面是保護自己脆弱的腹部，一方面也是種族天賦裡加快自己恢復元氣的一種方式。

但牠這次蜂卵被偷，氣極之下，不顧一切衝出裂縫出來，原以為對方只是兩名低階人族，揮揮翅就可以將其灰飛煙滅再回去休養，想不到外面居然有這麼多人，而且還能組成陣行，與自己對抗。

若是全盛時的自己，還無所畏懼，但現在自己只能發揮五六成的實力，一時間，竟也奈何不了這群螻蟻。

再過一會，蜂后感覺自己的元氣陡然一降，妖丹內原本澎湃的妖力開始有些遲滯；那些白霧所凝聚出來的蜂魔原本生生不滅，即使被斬殺了也會再重新凝聚起來，此時因為蜂后的妖力有些不及，竟有幾隻開始無法再生，化為白霧散了開來。

原本正在苦苦支撐的青陽子眾人見了都精神一振，低下的士氣頓時受到鼓舞，高漲了起來。

「再多撐一些時間下去，那妖蟲已經開始衰弱，很快就會撤退了！」

「牠已經後繼無力，只要再加把勁，我們就能贏了！」

「撐下去，我們一定獲勝！」

而蜂后那邊則是又驚又怒，思索著難不成方才那兩人是故意引自己出來的誘餌？

這麼一想，牠的心底竟隱隱萌生了退怯之意。

俗話說，兩軍對峙勇者勝，蜂后既萌生了退敗之意，氣勢自然一落千丈；而隨著情勢的逆轉，道辰子與青陽子也看出了端倪，紛紛要求自己的同門再堅持下去，道辰子眼中更是深藏著一些期盼，看向那蜂后巨大蟲軀的眼神中透著火熱。

這可是妖丹七轉的妖蟲阿…若是有機會殺了它，其全身上下可無一不都是寶！

翅膀蟲殼可煉法器，毛髮血肉可煉符祿，而若是能得到那顆堪比結丹境的妖丹，回宗門後自己肯定有把握請宗內耆老幫自己煉製一爐赤血丹！

1. 三敗俱傷

赤血丹！

那可是比築基丹更加珍貴異常的丹藥，其中搭配煉丹主藥的輔料，無一不是天材地寶，靈仙花草，而主藥更是需要結丹境以上的妖獸內丹才可。

如此寶貴的丹藥，其作用只有一個，就是燃血三分，藉這自焚的力量突破，在結丹時，能增加兩成的成功可能。

而這兩成，可就是結丹的關鍵所在了。

要知道，築基後期，在無其他輔助之下，能成功結丹者，千中取一不到；而就算築基大圓滿，也不過有一兩分機會而已，所以一顆能提高結丹兩成的丹藥，那可說是有價無市，打死也不會有人願意放過的珍寶。

而道辰子雖然才築基後期，但他已經開始在蒐集能結丹的任何機緣了。

古往今來，能結丹者，莫不是在功法，資質，身家上都有特別出眾，才能脫穎而出，成為修仙路上的佼佼者。

就算道辰子資質不錯，其修練的赤霄劍訣同樣也能在結丹時增加幾分機會，在近試煉之前他也只有三成把握結丹；而之所以願意踏入這血色試煉的原因之一，便是其師告訴他這禁地內有不少結丹機緣，要他進來找尋看看。

原本見到這巨大峰后時還擔心逃生無門，此時一戰之後才發現對方外強中乾，心中暗道果然來這試煉之地有所好處；若能再得到赤血丹，那他就有五成把握可以結丹成功，如此機會，就算在赤劍宗內，也是難能可貴，無怪乎他惡向膽邊生了，反過來想將蜂后給滅殺掉了。

一念及此，他往旁邊看去，正好碰上青陽子對望過來的眼神，那眼神中同樣充滿著貪婪與渴望，頓時兩人皆是心神一震。

「該死，那見鬼的青陽子也是打同樣的主意！」道辰子暗暗恨道，對於青陽子的敵意更加入骨，只是此時兩人尚處於聯手禦敵之際，加上心魔誓約，不便翻臉，但他心中卻已經開始盤算著，之後該如何將妖蟲的妖丹占為己有。

那蜂后雖然厲害，但在眾人圍攻之下已經不成氣候，現在就算想退都困難重重了；剩下的，反倒是此時聯手攜敵的刀仙宗等人了。

在彼此都有所顧忌之下，雖然蜂后力氣漸衰，但赤雷劍網與巨大天刀卻也開始相對保留實力，以防對方過河拆橋。

李龍飛身處赤劍宗弟子當中，雖不是門內弟子，但看在黃襄的份上也以木癸寶劍出了一分力，此時劍網在道辰子的引導下刻意減弱威力，他自然能感受得到。

但他倒沒想那麼多，只是覺得奇怪，為何黃襄的這位大師兄要如此做，難道他不知道趁蜂后虛弱時趕緊斬草除根才是上策嗎？

況且，在他心中，隱隱擔心著甚麼，不時緊張地往那巨大的裂縫中看去。

再過片刻，蜂后心中雖然氣惱，但體內妖力再也不支，一個猛拍雙翅，颳起數道巨大風刃，跟著便想轉身退回裂縫之內。

但青陽子與道辰子兩人撐了那麼久，就是等這時刻，怎會放牠離去，在那風刃吹來之際，青陽子眼中精芒綻放，頓時巨大天刀猛然漲大數倍，跟著一分為二，一把砍向蜂后，一把往赤雷劍網那砍去。

「來得好！」道辰子早有準備，又怎會退縮，他同樣也是一咬舌尖，噴出一口精血，跟著身上氣勢瞬間再度暴漲，轟然間跨過築基後期，來到築基大圓滿境界，同時那赤雷劍網往中間一縮，順勢從網狀合成了一道劍形，與那天刀對空一斬。

轟，巨大的爆裂聲再空中炸響開來，刀劍撞擊的氣勁竟畫作肉眼可見的衝擊波，以中心點為圓心朝四周輾壓過去，氣勁所到之處，雙方的刀劍法器無一不像瓷瓦般碎裂開來。

身處刀劍交集不遠處的蜂后更是被這衝擊波震得斷翅殘肢，渾身上下傷痕累累，只剩半邊翅膀與三隻蜂腳，奄奄一息躺在洞口，修為更是跌落至只有築基後期境界。

「哼，你果然留有一手！」

半空之中，青陽子凜然而立，原本操控天刀的雙短刀已經盤旋回到他的身前，一臉淡然地看向不遠處的道辰子。

「笑話，我若不留一手，豈不是就著了你的道了；反倒是你方才立下心魔誓約，如今轉眼就違背誓約，難道你不怕心魔反噬？」道辰子嘴角微騰一絲嘲諷，長劍法器同樣也飛回身前，手中更拿著一張道符準備。

方才與蜂后對戰時，他全力操控法器，自然將那火鳥宓徯收了回來，免得耗費多餘的威力，此時轉眼又可能交手，當然也不會有所保留。

「心魔反噬？方才我們立下的誓約可是共同殺敵時不可心生異心，如今那妖蟲已不成氣候，我不過順你的意先動手罷了，哪來違背誓約之說。」青陽子嘿嘿冷笑兩聲，同時往其他人看去。

為了對抗蜂后結成陣法，剛剛所有人幾乎都使出了全力，畢竟那赤雷劍網跟天刀陣法威力不小，築基后期以下若不是投入全部靈氣，根本難以支撐；是以此時赤劍宗人數雖然仍然較多，但絕大部分都失去了戰鬥能力，刀仙宗人數就算較少，比起來也能打個半斤八兩，反而拉平了差距。

這也是為何青陽子敢選在這時發難的原因，在他來看，對方少了人數上的優勢，加上自己境界明顯高了一籌，可說是立於不敗之地，怎麼想都贏得毫無懸念才對。

但道辰子既然有所防備，應該也有想到這點，就不知他有何準備，居然還能氣定神閒站在自己面前。

想到這裡，青陽子眼光微微一瞇，收起輕視的心，仔細看著眼前的對手；只見道辰子仍舊不疾不徐，站在那保持著笑容淡淡地看向他。

「不對勁，看他樣子，的確是胸有成竹，不像是裝的，難道有詐？」

青陽子心底有些不安，但表面上仍是不動聲色說道，「念在方才一起對抗妖蟲的份上，你若識相的，現在帶著赤劍宗的人離開，我可以網開一面，否則，別怪我翻臉無情。」

「大師兄，不該放虎歸山阿！」

「是阿，大師兄，咱們雖然仁慈，但對他們這種人不需要手下留情阿！」

「對對，更何況，這次試煉就是要搶對方令牌，就算要放，也要他們將令牌留下阿！」

其他刀仙宗弟子一聽，紛紛開口勸道。

「閉嘴，我的決定需要你們來左右嗎？」青陽子回頭怒斥，跟著橫眉看著道辰子的反應。

後者表情不溫不火，讓青陽子肯定自己的猜測無誤，只是這蜂后的妖丹同樣也是他所急需的物品，所以即使有所疑慮，但最終他仍是選擇了出手。

其手指一點，看似隨意往前一指，但卻隱含著一股無形的殺意，將道辰子四周的緊緊困住，跟著胸前其中一柄短刀飛砍而出，化作一道碧綠的匹練刀芒，往道辰子頭頂砍去。

道辰子眼神微動，手中道符一拋，一隻火鳥瞬間衝了出去，雙爪抓住了那刀芒，發出一聲金鐵交集的聲音。

青陽子略為遲疑，正打算繼續試探時，耳裡卻傳來道辰子的聲音，

「你就不用再試探了，我既然有把握跟你搶，自然不會這麼容易放棄，若下一擊你再不使出全力，那妖蟲的妖丹我就卻之不恭了！」

青陽子臉色變了又變，最後大笑了起來，「好好好，一向只有我青陽子警告別人，想不到也有我被人警告的一天！」

「道辰子，既然你想看我的全力，那我就讓你看個夠，就怕你看完沒有命離開這個試煉之地了。」

說完，青陽子一甩青色袖袍，一道道刀氣密密麻麻浮現在整個半空，竟已經將道辰子給包圍起來。

道辰子見此，眼神閃過一絲凝重之色。

雖然已經料到對方手段絕對不只如此，但想不到對方早已將自己困在刀陣當中，看來方才對方的種種言行舉止都是為了迷惑自己而故意表現出的。

但他隨即一點長劍，一抹赤芒從劍尖直衝而出，竟有種踏破凌霄碎穹蒼的氣勢，將四周的刀氣氣勢都壓了下去。

但就在此時，異變突起！

原先在洞口動彈不得的蜂后，不知何時已經渾身發紫，跟著身上氣息不斷暴漲，轉眼間就超過了原有的結丹初期境界，跟著繼續攀升上去。

「不好，這妖蟲想自爆！」青陽子首先察覺到這變卦，他心中一驚，顧不得絞殺道辰子，刀勢一轉，打算先將蜂后給先行擊殺。

道辰子同樣臉色一沉，猶豫了一下，終究還是將赤芒射向蜂后的方向。

但那刀氣與劍芒已經晚了一步，蜂后身軀爆發出一股驚天動地的巨響，跟著身軀就在那巨響之中，如吹破的氣球一般，炸裂成片片碎肉，四散開來。

轟隆隆轟隆隆，一陣陣劇烈的爆炸聲不斷響起，方圓半徑幾里之內的範圍，傾刻間都被壟罩在這爆炸威力之內，徑直化做齏粉灰末，飄散在天地之間。

狂暴的氣浪四散衝擊，甚至驚動了外圍不少妖獸異蟲，倉皇逃離開來。

爆炸的中心點，早已成了一個碩大的洞窟，舉目所見皆是一片黃土坑洞，唯有一條寬數尺的裂痕，在爆炸之後因為衝擊的威力，更加往四周蔓延開來，有如蜘蛛網一般的龜裂在焦黃的土地之中。

1. 黑暗之中

在那爆炸過後許久，一個衣衫破爛，重傷累累的身影從黃土中爬了出來。

他眼神中充滿憤怒、不甘及徬徨不安，看著四周滿地的屍骸殘肢，良久才噴出一口鮮血，仔細搜查起四周。

這身影正是赤劍宗的道辰子。

方才妖蟲自爆時，倉皇之間他別無選擇，只能將原本刺向蜂后的殺招轉為防禦，抵擋自爆所帶來的衝擊。

但那殺招乃是赤霄劍訣中一招威力頗大的攻擊招式，在防禦上卻沒太多用途，加上情勢誤判失去先機，慌亂之下道辰子還是受到了重創。

眼看別說敵人，就連自己的同門都已在爆炸中死傷大半，道辰子心底有有些遲來的害怕。

好險自己仍是活了下來，只是死了這麼多師弟們，出去之後可有些難辦。

許久，他嘆了口氣，修行之路，逆天而行，只能怪他們命不好，誰叫他們沒實力還來這試煉之地呢？

不過他的赤劍也在那爆炸之中，碎成三段，此時可以說是身無半文，損失慘重，好在，只要能得到妖丹，那再多損失也可以彌補，是以他雖然疲憊不堪，仍是打起精神找尋妖丹的蹤影。

現在他最怕的是妖丹在方才的自爆中也一併毀去了，至於其他事，反倒不是那麼重要。

而青陽子在這樣的自爆下，怕也比自己好不了多少，就算活著，多半也沒太多威脅。

這麼一尋思，他便往另一方向繼續尋找妖丹而去。

他卻不知，此時在爆炸中心數百里外，一個身穿青衫的修士，此時同樣也是臉色難看，但卻沒有太多傷勢，表情複雜的看向某個方向。

不久之前，青衫修士在千鈞一髮之際，捏碎了懷中的一道保命護符，讓他與身邊幾名師弟即時傳送出去，雖是如此，但那衝擊波仍是讓他受了不少的內傷，但終究還是比殞落在那裏好。

想到跟著自己的那群師弟恐怕死不少人，青陽子再怎麼冷血還是感嘆了下，但很快的，他就抬起頭來，眼神堅定地往爆炸之處飛去。

然而更遠處，在他身後，一道婀娜多姿的黑影此時死死的盯著他看，直到確認他離開很遠之後，這才輕飄飄地跟了過去，絲毫沒有讓他察覺。

※※※※

另一頭，原本爆炸中心巨大的裂縫口，此時重新被無數巨石土堆埋了起來，直到不知道多深的底下，這才又嶄露了一些空隙。

在那漆黑的空隙交界處，突然間，一隻手嘩啦一聲從土堆中伸了出來，跟著一個滿身泥濘，灰頭土臉的身影衝了出來。

跟著那泥人深深吸一大口氣，轉身又鑽回土堆中，撥開土礫，費盡千辛萬苦，這才將另一個身影給拖了出來。

隨著那身影出現，那泥人摸了摸身影的心跳，跟著略一遲疑，便彎腰將嘴給嘟上，不一會，那身影咳了咳幾下，跟著原先動也不動的胸口，便開始有規律的上下起伏了。

看到這情況，那泥人這才鬆了口氣，再也支撐不下，癱在通道旁邊，氣喘吁吁地倒在那逕自休息起來。

不知道過了多久，那身影呼吸平靜了起來，跟著一聲嚶嚀，驚醒坐了起來。

「這…這裡是…」，那身影張開眼，見到眼前一片漆黑，加上地底潮濕悶臭的氣味，不由得害怕了起來，「地府嗎？難道我已經死了…？」

聽到那身影這樣說，一旁的泥人忍不住噗哧一笑，「如果妳死了，那我剛才可就白忙一場了。」

那身影聽到這句話，大喜過望，轉身想要靠了過去，但黑暗之中卻甚麼都看不到，一個不小心，反倒差點跌倒在地。

「妳看看妳，小心點，這裡一片漆黑，可別摔著了。」那泥人雖然看不清楚，但聽到對方腳步聲，自然而然將她抱在懷中，免得對方受了傷。

那身影被泥人這麼一抱，又喜又羞，身子扭動有些想要掙脫，但卻又忍不住享受這愉悅的肌膚接觸而猶豫不動。

此人自然便是黃襄了，而那泥人，也毫無意外是早一步有所行動的李龍飛本人。

話說早前在青陽子與道辰子對戰之時，赤劍宗與刀仙宗的眾人雖都在場，但只有李龍飛一人不為兩人的交手所震驚，而是緊緊盯著那癱在洞口不動的蜂后不放。

原因無他，唯有他和黃襄兩人知道，那蜂后之外還有一窩的蜂魔在裂縫下，就算蜂后重創，但若那群蜂魔全都現身，就算是眾人聯手，怕也是有所不敵。

不過比起他，黃襄對赤劍宗的道辰子師兄還是多了些信任感，所以就算覺得有些不妥，仍是沒有想到要提前準備。

因此當道辰子兩人發現那蜂后準備自爆時，竟只有李龍飛一人提前準備，一把摟住黃襄的腰，準備逃離此處。

只不過，李龍飛本以為蜂后會呼叫蜂魔出來，倒沒想到牠會自爆肉體，這麼一來，原先已經選好逃脫的路線頓時顯得太遠，不得已之下，只能躲入旁邊的裂縫，希望能藉此避過蜂魔自爆的威力。

也幸好他早已有所準備，在他拉著黃襄衝入裂縫之中後不到一個呼吸的時間，那蜂后自爆的巨大威力便襲捲整個方圓數里，將地表上的無數草木生靈，全都毀滅殆盡。

就連當時已經跳入裂縫中離地數十尺深的李龍飛，都感受到地層劇烈的晃動，同時四周的土層都被這力量推擠靠攏，要將兩人給壓成肉醬。

危急之際，李龍飛將黃襄給緊緊抱住，護住了對方身軀，同時以練氣十五層的肉身之力硬是扛住了這擠壓，這才保全了兩個人的性命。

饒是如此，黃襄也嚇得腦中一片空白，醒來後才以為自己已經魂歸地府，死在地下了。

想到這，黃襄仍是心有餘悸，同時對於李龍飛又救了她一命感到感激不已。

俗話說，患難見真情，眼前這人不但是自己從小就心儀的對象，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救了自己，若不是她還有著黃花閨女的矜持，怕是都想要直接以身相許了。

只是，要說自己還有甚麼遺憾，恐怕就只有對方不是自己同門這一點；不過她相信，就算對方不是赤劍宗的人，以自己師傅寵愛自己的程度，肯定也會答應讓她嫁給對方。

畢竟師父將自己從小養到大，不說親生也跟親生父親相差無幾，結婚這等大事，當然是希望能得到師父的祝福跟允許。

一念及此，即使身處於黑暗之中，黃襄仍忍不住臉紅起來。

李龍飛倒沒想到懷中佳人腦中的胡思亂想，他此時正在思考，到底要往上挖出一條通路呢，還是往下回到蜂巢之中。

方才那爆炸如此強烈，想來蜂后即使不死也只奄奄一息，所以往上應該無甚麼大礙；但是蜂后既死，那赤劍宗跟刀仙宗的眾人肯定又會打起來。

練氣期的弟子恐怕是死光了，但築基期的可就難說了；自己都能僥倖不死了，李龍飛可不認為道辰子跟青陽子兩人會比自己還要沒用。

倘若道辰子贏了，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但若是青陽子贏了…想到之前好不容易才從對方身邊逃了出來，李龍飛可不認為這次還會有那麼好運有那個詭異的鬼屍門女修幫忙。

但若要往下嘛…雖說沒了蜂后，李龍飛卻也沒信心能安然闖過蜂巢。

左思右想感覺都不是甚麼好選擇，這時後不由得感嘆自己實力低微，還只是個練氣修士而已；倘若能到築基，就算打不過，至少還有逃的機會，再不濟，也可以學學土遁術等這些高階術法保命，不像現在似乎怎麼走都碰壁。

「…你說，好不好…」黃襄有些嬌羞，手指不自覺繞著青絲低聲詢問著。

「蛤？妳說甚麼？」李龍飛正在思考，一個沒留意，順口反問了句。

黃襄身子一顫，跟著好半晌才氣嘟嘟地嗔道，「算了，沒甚麼啦，你這個呆頭鵝！」

「呃…我怎麼了？」李龍飛一頭霧水，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地看向偏過頭去的懷中佳人茫然。

1. 趁你病，要你命

李龍飛考慮了許久，最終還是往下回到了蜂巢之中。

畢竟蜂后既然不在了，那就算遇到其他白玉蜂魔，自己還有一拼之力；而且蜂后房間內還有許多靈花奇草，先前因為畏懼蜂后，不敢細查，說不定裡面正好有自己急需的築基丹藥材千年黃木蔘也說不定。

就算沒有，如果能得到幾種珍貴的靈草，也有機會拿去跟藥舖交換看看。

經過血色試練內這一串殺戮後，李龍飛對於想要築基的念頭是更加的堅定了。

「龍飛哥哥，你說，咱們不上去幫忙真的好嗎？」黃襄有些擔憂地問道。

比起李龍飛，黃襄自然割捨不下赤劍宗的眾人。

「襄兒，我不是不知道你的擔憂；只是咱們實力低微，就算上去了，也幫不了太多的忙。反而若是能先將蜂巢內的寶物都拿一拿，到時後跟你師兄他們會合了，也可以分點東西給他們。」李龍飛雖然不認為在那爆炸之中會太多少人存活著，但也不忍心先告知給黃襄。

反正等他們兩人把蜂后內的東西給搜括一番了，再回去時赤劍宗等人跟刀仙宗的戰鬥應該也結束了。

屆時謹慎一點，先派蟲子出去探探情況，如果不是青陽子獲勝，應該也不用再擔心些甚麼了。

聽到李龍飛這麼說，黃襄雖然仍有些遲疑，但也不便太過堅持，於是便同意了往下回到蜂巢之中。

經過蜂后的自爆震盪後，原先飛出去時不算大的裂縫，此時顯得寬闊許多。

李龍飛兩人此時落在一處礁岩上，頭頂不時還有沙土落下，一旁一條漆黑的通道通往蜂巢之中。

「走吧！」李龍飛看著上方，那些土石雖因為擠壓暫時封住通道，但再過不久，或是外頭下雨的話，肯定會往下滑而露出出口。

在那之前，他們得先往下到蜂巢之中，免得被再度活埋進去。

黃襄將大白放了出來，後者雖然因先前蜂后一事，顯得有些毛躁不安，但在黃襄同心術的安撫之下，最終還是載著兩人緩緩往下飛去。

很快的，穿過了黑暗，兩人又回到了蜂后的巢穴之中。

「真不敢相信！」一進到洞內，李龍飛便對洞口處那道冰牆感到驚訝。

也難怪他訝異，早前他為了逃命而將所剩不多的天寒珠大半都往蜂后房洞口丟去，雖然臨走之際那裡仍是一座冰山，但在經歷這麼多震動過後，李龍飛也不敢奢望那冰山還能擋住其他蜂魔。

但天寒珠的威力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又或者那些蜂魔其實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護主，總之，除了少數幾具被凍在冰山之內的蜂魔屍體外，半透明的冰山後面竟看不到其他的蜂魔存在。

「看來這次真的是走大運了！」一旁的黃襄興奮叫道；比起李龍飛，她更是對蜂后巢穴內的花草渴望得多。

「看來當初妳說要走這條路，真是選對了呢！」李龍飛打趣道。

「嘿…」黃襄有些靦腆地笑了笑，跟著手指著其中一處，轉移話題說道，「你看，那是甚麼草！」

這條路機緣雖大，但卻是九死一生換來的，再一次的話，恐怕她膽子再大也不敢賭上這性命來走下去。

李龍飛也不戳破，微微一笑順著她的手指往前看去，只見幾株紫青色的靈草，三葉五蕊長到膝上左右的高度，散發出淡淡的撲鼻香氣。

「此草應是…紫雲草，此草配上幾種輔藥的話，可以煉製基本的大還丹！」李龍飛靠前詳查了下，有些遲疑地辨認著。

「疑？龍飛哥哥你竟然還精通丹藥一途阿？」黃襄原本只是想藉故避開尷尬，想不到李龍飛真的認出紫雲草來，忍不住噘起小嘴問道。

「哪說得上精通，才剛學不久，很多草藥都記不起來，正覺得沒天份呢！」李龍飛嘆了口氣，小心翼翼以那丹道入門上所記載的採草藥方法，將紫雲草摘了幾株下來。

這採草藥的方法雖是不難，但也不是隨便簡單摘取就可以的；除了摘、捻、拔、挽、挖之外，還有許多特殊草藥需要經過處理過，才能採取下來。

否則，一旦摘取失敗，輕者浪費了藥性，重者更可能白白損失了一株寶貴的藥草，成了入寶山空手而回的遺憾。

黃襄雖沒學過丹藥一途，但赤劍宗乃正道大派，其弟子平日所做的勞役不少，採集藥草這等雜事自然是免不了的，因此對於採草的手法亦不算陌生，很快的，兩個人便把紫雲草給盡數收了起來。

除了紫雲草，洞內還有許多如馬尾草、鼠仙花等珍貴藥材，兩人同樣也將它們收了個七七八八成左右，剩下一些未成熟，或是剛發芽的幼苗，則是留下來等待日後有緣人所得。

這是身為丹道藥徒，所應遵循的道理之一，留得一線生機，順應天道，也算是替自己積些善德。

李龍飛雖不是真正藥徒，但他既學了丹道一途，自然也將此放在心上。

很快的，洞內的靈草藥材等都已經收得差不多了，就在黃襄打算繼續查探之時，李龍飛突然神情一變，跟著不動聲色往黃襄身旁靠去。

「龍飛哥哥，你看，除了這些花草之外，這裡還有一些奇特的礦石，咱們也將他們帶走吧！」一旁的黃襄沒有察覺有異，仍指著馬尾草旁的一堆土黃色石子說道。

李龍飛假意順著她所指的方向看去，同時悄悄貼近她的耳邊傳聲說道，「小心，咱們左後方處，有妖獸躲著…」

但他尚未說完，黃襄便面露詫異，跟著靈識往左後方掃去。

只見左後方山壁處，一道淡淡的身影，半透明隱匿在凹陷處，若不是李龍飛提醒，恐怕她跟本不會發現。

隨著她察覺對方的同時，那身影也跟著愣了一下，知道自己已經被發現了，索性不再隱藏，一晃出現到了兩人身後，現出了龐大無比的蜂后身驅，殺機毫無保留地衝出。

「唉…」李龍飛心中嘆了口氣，沒料到好意的提醒竟會讓黃襄打草驚蛇，幸好自己早有準備，當下取出最後的兩粒天寒珠，同時祭起無數下品法器，朝著那蜂后方向飛去，跟著不斷自爆開來。

轟轟的爆炸聲接連不絕地響起，那蜂后顯然沒料到對方竟會如此快速反應，一時間被打得措手不及，甚至身影都有些更加透明起來。

察覺到對方情況怪異，李龍飛靈識掃去，跟著神情古怪，掐止停住了攻勢，但仍保持四五把下品法器圍繞在蜂后身旁，隨時都可以爆炸開來。

只見那蜂后的身驅居然不是實體，而是半透明虛幻，有如霧氣一般，而且比起原本的大小，明顯縮水了大半，每次受攻擊，就更再少了一點。

「難道…」李龍飛心中疑惑，驅使其中一把法器攻了過去。

那蜂后見狀，怒氣沖沖地張口一咬，要將那法器給斬成兩斷，但還來不及碰到它，那法器便碰一聲又爆炸開來。

蜂后的雙顎被那爆炸炸得散了開來，化作無數白點，跟著又凝聚合好，卻小了一些。

「果然沒錯！牠已經失去肉體，那白點只是牠幻化出來的肉身而已！」李龍飛大喜，跟著又是數把法器接連自爆開來。

原來那蜂后此時早已是強弩之末，修為淪落到結丹之下，甚至連築基初期也不保，只比練氣大圓滿強上一些而已。

更慘的是，早前牠為了逃命，將肉身自爆，雖然成功滅掉了敵人，但自己也只剩下元神寄宿在妖丹之中，此時李龍飛兩人所見到的蜂后，不過是牠施法造出來的臨時肉體罷了。

趁你病，要你命！

即使李龍飛再蠢，也明白這個道理，此時不抓緊機會宰了這個蜂后，等牠呼喚其他蜂魔衝進來後，可就情勢相反了。

因此李龍飛毫不保留，將十幾隻的法器全使出來，把蜂后困在其中，後者雖不斷掙扎，試圖衝出包圍，無奈每次只要快逃出去，臨近的法器便自爆炸開，令牠不得不再重新消耗法力修補。

到後來那蜂后身體越來越小，最後不需要法器自爆，光靠木葵寶劍與其他法器揮砍就夠不斷消耗牠的肉身了。

「嗡！欺蟲太甚！」當剩下不到一尺大小，意識到自己再也逃不出後，憤怒的蜂后紅著眼試圖再度自爆妖丹。

但一旁的李龍飛卻冷笑一聲，跟著黃襄雙手掐著早已準備好的法訣，朝著那蜂后一指，一道玄之又玄的無形音波籠罩住牠的全身，跟著蜂后的身驅便化為白霧消散開來，剩一顆拳頭般大小的妖丹落了下來。

咻一聲，在那妖丹尚未落地之時，李龍飛已經早一步抓住了它，跟著靈識一掃，將其內的蜂后元神給消除殆盡，然後笑咪咪地遞給了旁邊的黃襄。

「諾、給妳。」

「咦…這…這太貴重了，我不能收。」黃襄愣了一下，忙揮揮手拒絕說道。

「若不是妳剛剛最後的那咒法，牠早自爆了，這妖丹歸妳無誤阿。」李龍飛見她不肯收下，伸手又遞了遞解釋著。

「甚麼阿，那不過是我師尊教的迷蟲咒而已，算不上甚麼」黃襄雖然有些心動，但還是搖了搖頭推回去，「再說了，就算不用上迷蟲咒，龍飛哥哥你也有一百種辦法可以阻止牠不是？」

「一百種可高估我了，頂多兩三種吧。」李龍飛搔搔頭說道。

「呵…」黃襄見他說得真誠，忍不住噗嗤一笑，跟著雙手將他又手連同妖丹一起握住，「反正，有你在我身邊，這妖丹給我跟不給我，不都一樣嗎？」

李龍飛心中一個感動，倒也不再堅持，將那妖丹收起，小心翼翼地放進了一個紫檀木匣裡頭，跟著又在上面貼上一張銀白色的符咒，這才收了起來。

1. 天道

僥倖殺掉了衰弱至極的蜂后後，李龍飛心中湧起了一股莫名的感觸。

他知道這完全是運氣使然，否則不管是其他蜂魔衝進來，或是一個差錯，今天死的就是他們兩個。

但就算是運氣，這原本可說是不可一世，在這秘境裡也是雄霸一方結丹境的蜂后，最終卻的的確確栽在他們手上。

儘管是牠低估了李龍飛兩人的實力，先前與兩宗對戰又犯了多項失誤，但失敗就是失敗，沒有再一次或如果怎樣…可能就怎樣的機會與藉口。

看看赤劍宗與刀仙宗的那些弟子們，每一個實力都比李龍飛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不少人都是築基修士，但那又如何？

還不是全都落得屍骨無存的下場。

修仙問道數十朝，殞歿崩爼旦夕骸。

看看手上的木盒，他突然有一種生死無常，天地萬物多麼渺小的感覺；同時間，他也興起了一種不甘感。

一直以來，他修仙都是為了復活父親，報仇雪恨，但在這一刻，他忘了所有，忘了一切，只有一種不甘的情懷佈滿心頭。

不是為了誰，或恨誰，而是為了自己，為了爭一口氣，爭一片天，爭一個命運而不甘。

我若自強，誰可以迫我低頭；我若不強，則淪為魚肉，任人刀俎；這道理他其實很早就懂，只是在這一刻，份外的感慨，份外的深刻體悟。

恍然間，他感覺到自己丹田之中有股火苗在長，那火苗燒著他的不甘浮出了他的體外，有如傳說中的靈魂出竅，腦中轟地一聲，身子飄飄然飛了起來。

從這洞穴中，越飄越高，越蕩越遠，最後竟然飛出了洞穴，到了外面的天地之間。

在這飄蕩之中，他看到了無數凡人，無數妖獸，在這天地間奔跑，休憩，撕殺，進食，只為了生存下去，繁衍後代。

而那些花草樹木，山巒湖泊，大川海洋，雖沒有動靜，但也各自依著一種規律，在承先啟後，改變自身。

這世間萬物，無一不盡收眼裡。

在他眼中，這天地間，就有如一張畫，而天地萬物，就是這畫中的圖案。

在這畫上，有一股無形的力量，順著這幅畫，一點一滴的調整，一點一滴的改變，將畫上的圖案導向另一種面貌，或者說，是另一個那力量想要的結果。

這股力量無蹤無息，卻無所不在，當李龍飛注意到這股力量時，他下意識想要追尋這力量的軌跡，也怎樣也無法找到它的源頭。

他本來就是個固執而又傲拗的人，否則當年也不會履履不肯低頭認錯跟堅持己見。

此時本能想找力量的源頭卻又找不到，便不斷飄蕩，不肯放棄搜尋那股力量的根源。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彷彿是一萬年，又彷彿是一瞬間，在他飄蕩在天地間的某一刻，突然間，他看到了一個人。

不，更精準的說，是他看到了一個修仙者。

那是一處仙煙裊裊的山巔，整個山頂有如飄渺在雲海之上，一位白髮老者正閉目坐在一顆巨石上。

他身旁無數法器擺設，任何一個都釋放著莫大的靈壓；倘若李龍飛不是處於一種渾渾噩噩的情況下，怕是遠遠稍一靠近，就被那靈壓給震得神魂不穩，走火入魔。

可是此時他身處一種詭異的狀態下，這種狀態下別說肉身，就連是不是神魂都很難確定，因此反倒順利地靠了過去。

就在他又要飄離過此人時，突然間，天空中烏雲密佈，所有雲霧彷彿被吸引過來似的，形成一個漏斗，捲了過來。

而那白髮老者，也在此時張開了眼，掐指操控起身邊最近的幾個法器，朝著天空之中一指。

轟，一道銀白色的天雷猛然落下，正巧與其中一個法器撞得正著，碰一聲法器碎了一半，但那天雷也因此消散開來。

李龍飛本來已經飄了過去，但此時被那雷聲吸引，身子不由得震了一下，跟著眼神中透出迷茫，順著雷聲看了過去。

那老者好像對於法器的碎裂早有預料，一點也不遲疑地掐指又是一個法器遞補而上。

轟隆隆，再一道天雷落下，卻是另一道金色天雷與數個法器交鋒，誰也壓不下誰。

就這樣，那老者身邊的法器不斷碎裂再補充，補充再碎裂，也不知道究竟落了幾道天雷下來，老者身邊的法器已經寥寥無幾，只剩數十個還完整浮在半空了。

就在此時，突然天空中一道赤紅色的天雷落下，那老者第一次露出了一絲懼意，但跟著轉眼又義無反顧的帶著法器迎面而上。

嘩啦啦一聲長響，那些法器遇到那紅色天雷紛紛化為碎片，竟是沒有任何一個可以抵抗得住的，任由它如摧枯拉朽般的往那老者擊去。

那老者臉色大變，身子咻一聲往後飛去，跟著袖口一揮，一張張氣息猛烈的道符擋在他的身前，試圖截下那道紅色天雷。

但那天雷卻依舊勢如破竹，將那些數以千計的道符給劃破開來。

只不過，那些道符明顯比法器威力來得大得多，那紅色天雷雖然將道符給全都破開，但也消耗殆盡，只剩下一絲針線般大小的殘雷往老者飛去。

饒是如此，那老者仍不敢輕心，全身氣息散開，身上道袍鼓脹得有如氣球一般，然後才舉起右手往那殘雷一指。

滋地一聲，那殘雷與老者的食指相觸，頓時後者化為一截焦炭，跟著那燒焦處往老者手掌上侵襲過去。

但老者早有準備，眼中厲色一閃，左手畫掌為刃，往右手食指一砍，將那截焦碳斬了下來，這才阻止了殘雷的繼續侵襲。

原本修仙之人斷肢殘骸不算些甚麼，只要不殞落，總有辦法復原，尤甚那老者的境界看起來頗高，一根指頭的重生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那焦灼顯然帶著一些不可名的力量，即使老者境界再強，也無法讓斷肢再度生長出來。

饒是如此，那老者也沒有任何不愉，反而鬆了口氣，長噓一聲，跟著頓了一頓，仰天朝笑，「哈哈哈哈…我天極子終於突破凝仙，踏入問道…哈哈哈哈…」

「從此這天地之間，還有幾人可以與我相比…還有幾人…哈哈哈哈…」

就在他暢懷大笑時，突然間，天上的烏雲彷彿被他這句給激怒似的，猛然一縮，跟著全部凝聚在一起，轟一聲化為一道黑雷，蓄勢待發就要迎頭劈下。

那天極子見狀，長笑聲戛然而止，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地從口中擠出幾個字來，「黑…黑雷，怎…麼會…不過是突破問道而已…怎麼會有黑雷出現…」

但那半空的黑雷跟本沒有給他回答的可能，轟一聲就朝他剎那劈下。

原本這一切李龍飛只不過是個迷茫的旁觀者，可就在那黑雷劈下的一剎那，他頓時感受到一直在找的那股無形力量。

他眼神猛然閃爍著明亮之光，跟著死死地盯著那凝聚出黑雷的地方。

在那烏雲之中，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只出現了一瞬間，好像有隻筆在那瞬間以天地為畫布，在布上畫了一道閃電，跟著又提筆離開似的。

但在那作畫的一瞬間，李龍飛的的確確感受到了那力量，雖然他也不知道那是甚麼，但他卻很直覺的知道，要想不被那力量左右，那自己就得跳脫這畫布，而不再是畫中的一個圖案才行。

轟隆隆，些許是被李龍飛這念頭給震怒了，那道黑雷本來是往那老者轟去，但卻在最後一刻來了一個大轉彎，往李龍飛這劈來。

尚未及體，外圍的不少殘雷便滋一聲打在了李龍飛身上，李龍飛只覺得眼前一片昏暗，跟著自己的意識便剎那而退，倒捲而回。

山巔，在他眼中，由一片大地急速縮小，跟著化做巴掌之大，最後微不可見遠遠離去，而自己則幾乎在瞬間，便由山洞之外，回到山洞之中，最終落回身體，一閃即逝。

唯獨那老者兀自在那山巔之上，整個人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將長袍個透了個濕，疑惑著最後那道天雷怎麼突然轉彎去了，而且還飛到了天邊之外。

良久，他才朝那黑雷飛去的方向深深一拜，跟著盤腿坐下來好好休養。

再說李龍飛這回神的瞬間，只覺得世界突然明亮了起來，雖然說不出甚麼不同，但自己似乎變了些甚麼。

跟著他猛然一抬頭，一些片斷記憶讓他緊張得忍不住將所有的法器釋放出來戒備。

一旁的黃襄才剛看他將妖丹收入盒內，突然間卻又臉色大變緊張兮兮，忍不住虧笑道，「呵…龍飛哥哥，你緊張甚麼？這裡已經沒有其他人，而我又不會跟你搶…」

卻見李龍飛收起木盒，一言不發地看著洞頂，神情陰霾不定，最後走到一旁沉聲說道，「襄兒，離我遠一點，等等可能會有異變！」

原本黃襄見狀正要抬足往他方向走去，聽到這話，不禁一愣，這腳，便沒有跨出去。

同一時間，在這樹林之外，無名小山之上，原本正在血色禁地旁護法的四宗結丹長老幾人，突然間感受到遠方一股恐怖的氣息飛速而來，尚未來得及做任何反應，一道黑色天雷便憑空出現在半空，跟著一閃而下。

「這是甚麼！」「天雷？」「快躲！」「來不及了！」四派的結丹長老跟本來不及反應，雖知道這天雷若是打下，則血色禁地入口恐怕有所變化，甚至裡頭的弟子可能再也出不來，但仍是下意識想要遠遠躲開。

只是這黑色天雷實在太過恐怖，光是感受到那威力，就嚇得他們動也不能動彈，只能驚嚇在一旁。

卻在這時，天空中一道人影出現，頭戴帝冠，身穿黃袍，低吼一聲，一道龍影憑空出現，往那黑雷飛去。

但那龍影與那黑雷碰撞之後，卻不敵地消散開來，反而是那黑雷還殘有一絲，繼續往血色禁地轟去。

那人影似乎還想做些甚麼，但最終忍了下來，搖搖頭嘆了口氣，跟著又消失開來。

從那人影出現，到黑雷潰散，整個過程不到一眨眼，四派結丹長老等人彷彿沒看到那人影出現過，仍是維持著同樣神情，同樣動作，只能眼睜睜看著黑色天雷的殘雷轟然落下，膽戰心驚。

1. 滅雷

血色禁地內，那天雷落下的瞬間，一處充滿泥濘沼澤之地，一個巨大的氣泡冒出沼面，跟著破碎開來散出一股黑色的瘴氣。

同時一個失去一條腿的修士，渾身是傷淒慘無比地從氣泡中掉落下來。

與此同時，一個龐然大物嘩一聲衝出沼面，張開充滿尖刀般利牙的巨嘴，盯著那修士眼神露出面對美食般的渴望，舔了舔舌頭。

卻在這時，牠突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危機，猛地轉頭看向遠處天空，只見那裡原本充滿血色的詭異穹蒼之中，赫然有一道黑色殘雷，像是撕開雲層，從外面猛地轟了進來。

牠顧不得尚未將眼前的修士吞入腹內，嚇得直接往沼澤一鑽，從原本冒出來的地方，瞬間就又退了回去。

只留下那修士仍昏迷在沼澤之上，漸漸被泥濘重新吞噬下去。

血色禁地的另一頭，一座飄散著白煙裊裊的湖泊，其上本來如有如鏡子般平靜的水面，在那黑色殘雷出現的瞬間，突然一陣波動翻騰。

跟著在那湖底最深處的一塊石頭上，一把滿是鐵鏽，毫不起眼的長劍猛然激烈晃動，跟著竟往外拔出了半分。

但隨即一道靈光從劍身中透了出來，一個半透明的人影掐訣對著那長劍暴喝一聲，那晃動才又平靜下來。

那人影臉上驚疑不已，剎那間衝出水面，赤紅的雙眼往天邊一看，彷彿能瞧見那黑色殘雷似的。

同樣的情況在血色禁地內多處發生，不管那些察覺到的生物是人是妖，亦或是各種不同情況下產生靈智的存在，全都不約而同的望向那黑色殘雷的方向。

同時他們全都充滿畏懼，那是一種打從心底就無法抵抗的烙印。

只是，也只有超過結丹境的修為，才能感受到那黑色殘雷的存在，其他低階修士，即使是像青陽子如此接近結丹境的築基弟子，也只有感受到一絲心底煩躁，而不知道這煩躁是從何而起。

此時在蜂后洞穴裡，李龍飛正臉色沉重的看向洞頂，他方才收起妖丹後有一瞬間恍神了一下，在那瞬間，他好像神遊了太虛之間，但卻又記不太清楚甚麼。

依稀間，他只有片斷幾個零星的記憶，其中一個就是那道黑色天雷打來的畫面。

他並不知道那畫面中的黑色天雷是否會真的追到這試煉裡頭，還是那只是他的一個白日夢而已。

但他心中的壓抑還是讓他選擇了放出所有法器全力以赴等待黑雷的降臨，哪怕他清楚知道若是那黑色天雷真的轟來，即使再有一萬個他合力抵抗，恐怕也是毫無招架之力。

因此李龍飛並沒有和黃襄多說些甚麼，而是退到一旁跟著要她離開自己身邊。

黃襄見到他這般奇怪的舉動，原本還有些好笑的感覺，但是在見到他如此認真的表情，也漸漸感受到了一股恐懼。

她對李龍飛幾乎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了，此時對方如此大敵當前的神情，讓她也不由得緊張了起來，同時放出法器往李龍飛眼神看去的方向望去。

「來了！」時間並沒有拖得太久，整件事從李龍飛驚醒到開口，只有短短不到幾句話的時間而已。

在他開口的那瞬間，那道黑色殘雷無視一切的阻礙，直接破碎山脈，轟開地面，往李龍飛頭頂劈了下來。

就在這生死一刻，李龍飛咬牙一踏，往黃襄的反方向躲去。

他已經感受到那黑色殘雷的厲害，知道自己絕無生存的可能；他雖再怎麼不甘，卻在這一瞬間明白天地間有股力量要將他消弭掉。

他無力反抗，也無法自保。

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黃襄離得遠遠的，避免她因為池魚之殃，也受黑色殘雷波及。

這是他能做，也是他唯一還可以向天地間證明，他要反抗這力量的念頭。

也就在這一刻，突然間，在他儲物袋中那兩盞詭異的油燈其中一把，自動飛了出來，同時丹田之中那盞燭火，也飄散出來，一股道不名，說不清的力量將四周包圍了起來，所有事物全都靜止在這一瞬間。

那燭火緩緩飄到油燈之上，跟著那油燈散發出層層光暈，在光暈之中，一個頭帶冠冕，三頭六臂的赤裸小人顯現出來。

那小人甫一出現，便仰天大吼了聲，跟著憎惡地看著那黑色殘雷，伸手想要將它打散開來。

只是不知怎麼的，他手剛伸到那殘雷面前時，突然停了下來，接著左邊那顆頭思索了一下，張開大嘴，猛地一吸，將那殘雷吸進了身體裡頭，跟著轟一聲在腹內傳了一聲悶響，隨即開嘴打了個飽嗝，冒出一股黑煙出來。

做完了這些，那小人正準備要回到那油燈之上時，其中右邊的頭突然又看向靜止不動的黃襄，臉上露出一付若有所思的樣子，跟著張口說了幾句。

中間那顆頭沉吟了一會，點了點頭，左邊那顆頭便歡喜地張口一吸，隨即一個模糊不清的元嬰身影從黃襄身上飛了出來，被他吸了盡去。

這還沒完，吸完了兩個大補之物之後，左邊那顆頭看向李龍飛本體，眼神穿過他的身子，似乎看到了他體內其中的異物，張口一吸，一顆平凡無奇的丹藥便虛幻出來，轉眼就要離體而出。

可就在此時，那丹藥虛影突然猛地一震，跟著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長成一株鮮紅色的小草，其上一朵妖豔的花苞含苞待放，四週卻已經長出了一條條詭異的朱紅細絲迎風擺動著。

那小人的三顆頭顱甫一見狀，都是愣了一下，其中左邊頭顱臉上流露出渴望的火熱目光，死死地直盯著那花看，而右邊的頭顱卻是若有所思，臉上露出沉吟之色。

唯有中間那頭顱，眼神中只閃過一私異芒，跟著就平靜下來，伸手一揮，阻止了左邊頭顱將要吞噬的舉動。

左邊頭顱原本正要將那紅色小花吞噬，可卻被擋了下來，眼神中滿是鬱悶跟不解，可卻也不敢說些甚麼，將原本張開的大嘴給閉了起來。

這麼一來，那紅花虛影便又慢慢消散開來，化作點點光華返回李龍飛體中。

這些事情說來話長，事實上卻在數萬分之一秒之內便結束了，等到那燭火飛回丹田，油燈重回儲物袋內，原本山洞內靜止不動的時間這才重新又流動起來。

同時，本來早已引頸就戮，心懷死志的李龍飛眼中，那道黑色殘雷在瞬間轟了下來，然後竟甚麼事也沒發生。

一旁的黃襄更是滿臉奇怪，只看到原本全神藉備的李龍飛往旁邊一跳，跟著就站在那裡，疑惑地望向四周。

「怎…怎麼了，龍飛哥哥？」黃襄尚未從緊張狀態解除，忐忑不安地輕聲問著。

「…沒事，也許是我自己多想了？」對於這一切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李龍飛，同樣也是一頭霧水，只能含糊過去。

但心底卻隱隱有所懷疑，靈識掃過了自己的丹田之處；只見那裡仍是一片汪洋氣海，沒有半點異狀，他這才若有所思地收起了靈識。

不過有一點他倒是心知肚明，就是這方才這一切不知道怎麼的，讓自己有種豁然開朗，甚至修為隱隱更上一層的感覺。

在這樣的從死到生的轉變之下，李龍飛整個人的氣質好似改變了一番，赫然有股如利劍出鞘般的銳利感。

甚至可以說，雖然他現在仍然沒有築基，但他有把握對上築基初期修士，有八成的獲勝機會，哪怕是遇到築基中期修士，也有五成機會剋之。

他看向洞口，那裡仍是一片寒冰，看來沒有任何變化。

若是之前的李龍飛，可能還有所遲疑，但現在的他，卻深吸口氣，跟著踏著堅定的步伐，往洞口走去。

黃襄遲疑了下，腳下卻沒有停頓太久，跟著也靠了過去。

那天寒珠所形成的寒冰，雖是李龍飛所造成，卻不受他操控，雖擋住了蜂魔，也困住了他們兩人。

此時要離開，既不願走上面裂縫的話，就只能從蜂巢再走出去。

李龍飛眉頭一挑，細瞧了那寒冰幾眼之後，從懷中掏一把拂塵，注入靈氣，頓時一股炙熱的氣息從中散發出來。

此寶乃是佈置小五行陣法的火屬性陣旗之一，雖然只是中品法器，但在單一屬性法器中，也算得上是精品了。

此時用來化解天寒珠所造成的寒冰，雖一時三刻無法立刻消融，但也不算緩慢。

很快的，一個時辰後，那寒冰已經融出了一個可以勉強通行的小洞；李龍飛收起拂塵，擦了擦額上的汗水，對著身旁遞上一枚丹藥的黃襄點頭微笑。

雖然他的法力比其他同階修士多出許多，但持續這樣施展法器，仍是有些吃不消。

吞下丹藥後又打坐一刻，迅速恢復完法力後，李龍飛這才起身，跟著黃襄鑽出了蜂后的房間。

1. 是福是禍

一出蜂后房間，李龍飛兩人提起精神，小心翼翼地四下張望了下；出乎意料的，房間之外居然沒有任何蜂魔駐守。

「奇怪了，就算蜂后沒有呼喚牠們，但先前已經引起騷動，怎麼此地會都沒有蜂魔駐守呢？」黃襄有些奇怪道。

「會不會是牠們深信蜂后可以處理這一切，所以就回頭去忙各自的事情？」李龍飛也有些納悶地想著。

「不太可能，蜂后乃是整個蜂巢內最重要的存在；蜂后有難，就算工蜂沒來，其他近衛蜂魔不管有多重要的事都應該會回來護衛，除非…走！龍飛哥哥，我們快去外面看看！」黃襄像突然想到甚麼，眉頭一展喜道。

雖說不明究理，但李龍飛也沒多問，畢竟對於養蟲之道，黃襄比他還是了解得多些。

於是兩人很快穿過來時的通道，往蜂巢外面走去。

果不其然，一路上暢行無阻，就連原本來時要小心翼翼的許多轉角，此時都沒有蜂魔在看守著。

李龍飛兩人也趁此機會，花了些時間將來時遺漏的許多寶物給收起來，這才來到巢穴口附近。

尚未來到巢穴口，就感覺到外頭正在進行一場劇烈的戰鬥，耳裡傳來各種術法衝擊的轟鳴聲，地面更是傳來陣陣的晃動。

「慢著，暫且先別出去，看看情況再說！」李龍飛見到黃襄一股腦想衝出去，連忙拉著她的衣角阻止道。

後者想了想，雖然心中有些著急，但還是忍了下來，悄悄來到穴口放出靈識查看究竟。

果然巢穴外面此刻正在進行一場激鬥，一票人馬正在跟數十隻的蜂魔廝殺中。

說是激鬥也有些不妥，很明顯戰況是一面倒，但讓人訝異地是，蜂魔那方竟落入了下風之中。

李龍飛定神一瞧，心中有些凜然，青陽子與道辰子赫然又聯手在一起，連同不少方才僥倖逃過一劫，沒有允落的兩宗弟子，追尋到這蜂巢入口。

原本蜂巢外巨大的洞窟上方，此刻裂開一條碩大的通道，外頭些許的紅光灑落進來，在黑暗之中顯得十分美麗，想來眾人便是由此進入。

李龍飛並不清楚青陽子兩人如何談好條件重新合作，但他肯定這兩人來此所圖的目地跟蜂后有關。

而蜂后先前死在他和黃襄手裡，加上巢內寶物已被兩人逕掃一空，可以說不管最後如何，青陽子兩人要想寶物，必定要從自己手上取得。

黃襄本人對於這事倒是沒有深思，就算想到，恐怕也不會在意太多。

畢竟其中一方是自己的同門師兄弟，分出去一些寶物，也是合情合理。

但李龍飛可就不是這樣想了。

此番踏入蜂巢，他可是冒著九死一生的風險，加上大半的法器寶物都用在裡頭，這才取得如此豐厚的成果。

更別提他跟本不是赤劍宗或刀仙宗任何一派的弟子或是親友了。

透過黃襄，他頂多和赤劍宗維持著平和關係，或者可以再親近一些，但對刀仙宗，那可說是不共戴天之仇！

別的不提，自在道算是毀在刀仙宗手上，而其不少天驕又因自己而死，青陽子還追殺自己許久，這種種恩怨讓他哪怕是只有一絲可能，都不會輕易放下對刀仙宗等人的警戒。

眼下看到兩派人馬合作滅殺蜂魔，他腦中念頭急轉，悄悄往黃襄看去，只見對方一副擔憂想出去幫忙的樣子。

李龍飛嘆了口氣，輕聲跟黃襄密語了幾句，後者遲疑了一下，最終緩緩點頭答應，彼此交換了幾個物品，跟著兩人才從蜂魔後方殺敵而出。

這時戰況之中，蜂魔一方本就有所不敵，雖說人寡魔眾，但這些倖存下來的兩派弟子每一個皆是弟子中的佼佼者。

光在修為上，便清一色都是築基修士，法器更無一不是中品以上；加上青陽子與道辰子兩人，雖說先前都受了不少輕重傷，但此時為了拿到蜂后妖丹，都各自施展了秘法靈藥，強行將傷勢壓下，使戰力恢復到自身的七八成實力。

如此一來，蜂魔這邊即使有七八隻白玉蜂魔，也終究敵不過修士陣營這方，而節節敗退。

此時再加上李黃兩人從後方蜂巢穴口殺出，一時之間百來隻蜂魔頓時形成一團混亂，不知道該往前還往後殺敵！

道辰子在混戰之中正與兩隻白玉蜂魔交手，雖說自己可以輕易將對方斬殺，但為了避免靈氣損耗太大，加上有意在青陽子面前示弱，所以有所保留。

突然間，他察覺到蜂魔陣營似乎有些混亂，雖說對方情勢不妙，但也不至於到那麼快潰敗才對。

道辰子靈識掃了過去，只見一男一女從蜂魔巢穴方向衝了出來，與兩派弟子隱隱形成一個包夾之勢。

他微微一愣，心中幾道思緒快速閃過，但隨即不動聲色壓下，跟著對著赤劍宗弟子高聲喝道，「赤劍宗眾弟子，隨我來！」

隨著他的出聲，青陽子那頭也注意到了黃李兩人。

與道辰子的表情不同，青陽子見到李龍飛時，臉上閃過一絲難以置信，跟著事震怒起來。

先前在山腳時，他因為戰況激烈，還沒有察覺到李龍飛是誰，等到擊敗蜂后，他仔細回想，才想起那便是先前殺他師弟之人！

當時自己與道辰子的戰況，雖說不敢有百分之百把握，但算上自己留有的後手，至少也有七成機會取勝。

可隨著蜂后的出現，情況卻變得無法掌握，甚至最後三敗俱傷，自己也差點殞落當場。

這一切一切，都因為一個小小的練氣大圓滿修士而引起，這讓他不由得對李龍飛印象深刻，列為這血色禁地內必殺之人。

此時見到李龍飛與黃襄出現，他罕見地怒吼一聲，「刀仙宗弟子，給我跟上！」

跟著臉色泛起詭異地紅色，朝著自己的雙刀噴出一口精血，然後往前衝去。

那兩柄半透明的短刀，在吸收了精血之後，綻放出碧綠幽光，直接將原本擋在青陽子面前的兩隻白玉蜂魔中的其中一隻，砍成兩截，跟著去勢不停地連劈開了兩三頭四翼蜂魔後這才飛回他面前。

只不過，面對青陽子氣勢的其他蜂魔，並不懂得畏懼，仍就前仆後繼地衝了上來阻擋。

很快的，另一隻白玉蜂魔就補了上來，再次擋在青陽子的面前。

另一方面，因為黃李兩人是朝著赤劍宗弟子方向衝去，所以雖然道辰子等人也被蜂魔擋住，但此消彼漲的情況，還是讓道辰子比青陽子更快靠近黃李兩人。

再過片刻，那些蜂魔雖多，但不斷滅殺之下，終於還是只剩二十幾隻。

也許是感受到了滅族危機，剩於的兩三隻白玉蜂魔，尖嘯一聲，跟著竟各自帶著十來隻蜂魔，朝不同方向逃去。

「追！」

「殺了牠們！」

「殺了牠們，替師兄弟們報仇！」

幾名修為較高的弟子，見狀連忙想要追上去。

「住手！」青陽子看到自己師弟們要去，連忙出聲阻止，同時恨恨地往另一頭看去。

同一時間，黃李兩人已經和道辰子眾人會合在一起，後者一劍砍斷了一隻蜂魔之後，跟著低聲吩咐了旁人幾聲後，便往兩人這走來。

「師兄！」黃襄見到道辰子師兄走來，連忙恭敬一揖。

「師妹妳沒事就好！」出乎意料地，道辰子不像先前那樣冷淡，而是有些熱絡地迎了上來。

1. 三方爭奪

「方才蜂后自爆，師弟們死傷不少，妳也失蹤不見，還以為妳殞落了。幸好現在妳安然無恙出現了，否則師兄我可真擔心呢…」道辰子出乎意料地，一改之前的淡然，熱烈的迎接兩人，更安排幾名弟子在旁護衛著。

原先蜂魔就呈現敗象，加上那兩隻白玉蜂魔率眾逃走之後，此時殘存下來的蜂魔潰不成軍，只剩被眾人追殺的份。

而赤劍宗等人以道辰子為主，另有兩名築基修士將黃李兩人「保護」在中間，剩下的四五名弟子繼續追殺著敗逃的蜂魔。

刀仙宗方面，同樣也是如此，只是他們人數較多，約莫倖存了十來名，以青陽子為主斬除著附近的蜂魔。

這樣的「保護」，本來李龍飛應該感到開心，但不知為何，他總有一種危機感。

尤其是看到道辰子等人看向自己和黃襄的眼光，更有一種打從心底的不安；只不過，就算蜂魔敗逃，有青陽子與刀仙宗等人在，仍然算不上是脫離險境，因此他才同意跟黃襄一起出來。

否則，以李龍飛的想法，避而不見才是最好的選擇。

眼下被赤劍宗等人以保護著，他斜眼朝青陽子那看去，果然，青陽子臉色難看，恨不得把他吞了下去，暫時強忍住氣將四週蜂魔給驅散開來。

再過一會，終於這些蜂魔全都消失無蹤，跑了出去，兩派弟子這才氣喘虛虛，停下手來。

原本聯手禦敵的時後，兩派弟子難免掺雜在一起，此時一罷手，連忙各自退了開來，同時氣勢洶洶地站成兩側對峙。

青陽子待到眾人站妥，自己隻身往前一站，右手橫刀指向黃李兩人，身上殺氣騰騰說道，

「道辰子，你那兩名師弟從蜂巢中走出，想來裡頭的好寶物都給他們拿了。我就不說廢話了，交出一半，咱們各自帶人離開，今天就到此為止，否則，別想能好好離開這裡！」

道辰子眼神閃動了一下，微微轉頭撇向被圍在其他弟子中的黃李兩人。

黃襄拿出了一個儲物袋，同樣也氣呼呼往前挺胸嗔道，「師兄別被他嚇著了！師妹我的確是撿了不少好東西沒錯，但這是我跟龍飛兄一起出生入死所得，就算要分，也應該是跟同門弟子分享，沒理由分他們一半！」

原本聽到青陽子所說的話，赤劍宗弟子等人看向黃李兩人時，已帶著些許饞涎的眼光；此時見到黃襄把儲物袋拿出，還說要跟大家分享，反倒轉過頭去，看向青陽子時多了不少同仇敵愾的神情。

更有不少人心中暗暗讚道，師妹這手做得漂亮！

可不是嗎？黃李兩人雖然平安無事，但在這血色禁地內，還有許多天要過；以他們兩人的修為，能不能存活下來還是個未知數。

更何況，此時在場的，隨便一個人修為都高出他們一截，若是真的強來，怕是有各種方法可以對付他們。

當然，赤劍宗弟子之間嚴禁敵對，但用一些手段逼他們將所得的寶物拿出，恐怕還是有的。

再者，雖說門規有訂，但修仙之道，弱肉強食，在這禁地內，若真有發生甚麼事情，只要知情者不說，誰又能查得到？

這麼一來，就算是同門師兄弟，怕也是不能百分之百信任…

但黃襄這麼坦然交出，更直言要將寶物與同門師兄弟分享，頓時將眾人的念頭打消大半，同時也更明正言順尋求了個保護。

就算是還有其他心思，在眾人都在場的情況下，也不好意思為難自己師妹。

唯有道辰子心中，隱約有個念頭閃過，但他也沒有顯現，而是笑咪咪地對著黃襄點頭稱讚，

「師妹這番話說得不錯，把師兄心中所想的一吐而出。沒錯，青陽子你說那甚麼話，寶物自然是有緣者得之。我們赤劍宗師妹運氣好從蜂巢中得寶而出，憑甚麼要分給你們？」

「就憑我們人多！要不是方才我們在上面殺了蜂后，又在這與巢內蜂魔對戰許久，他們兩人怎能平安而出？」青陽子見道辰子不肯就範，殺機越來越濃，舉起另一柄短刀，就要再次火拼起來。

就在這時，道辰子右手一舉，伸出兩根指頭，說道，「兩成，兩成寶物！」

「甚麼兩成寶物？」青陽子身後一名築基修士有些摸不著腦袋說道。

「我意思是說，兩成寶物歸你們。」道辰子瞇眼說道，「念在方才聯手禦敵兩次，我可以給你們兩成寶物。但東西要我們一起看過，這才算數！」

「四成！」那築基修士正要大怒回拒時，青陽子竟比出四根指頭，收斂起殺氣說道，「四成，分出四成寶物，我們這就離開。」

「三成…」道辰子搖搖頭說，「三成已經是我的極限，再高上去不可能。」

「三成半！」青陽子同樣沉下臉去，再度將殺氣放出，「三成半外加由我先選寶物，否則我們再血拼一場！」

「好吧…」道辰子沉默了下，正要答應的同時，一旁一個嬌滴滴地聲音咯咯笑道，「兩位師兄何必再演下去？既然都已經察覺到奴家來這了，明講就是，幹嘛要派人偷偷摸摸繞路，到奴家身後試探呢？」

只見一股香風飄來，一位前凸後翹，身材火熱的黑杉少婦走了出來，青陽子與道辰子兩人見到她，臉色皆是一變，全神戒備起來。

李龍飛見狀，同樣也是臉色一沉，暗叫怎麼她也來了，原本已經夠麻煩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煞星，看來自己是更難脫身了。

此女正是之前與青陽子大戰落敗的鬼谷玟。

她雙手舉起，食指有如掛勾一般提著兩人，卻是赤劍宗與刀仙宗的兩名弟子。

眾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方才青陽子與道辰子假意殺價，實際上是悄悄派出的同門師弟，要繞道鬼谷玟後面擊殺她。

只是現在那兩人臉色漆黑，看起反是兇多吉少，像兩條死魚一樣被吊垂在地。

「奴家要求的也不算多，咱們六二二分帳，只要兩位師兄答應，奴家這就救活這兩人如何？」鬼谷玟說話的聲音有如燕語鶯聲般好聽，叫人忍不住想點頭答應她的要求。

「聽妳在放屁！」青陽子卻不受影響，氣得眼睛都要噴出火來，雙刀一揮，兩道刀氣直接往她砍去。

「唉唷，青陽子師兄怎麼老是一見面就往小妹身上招呼，就這麼不懂得憐香惜玉嗎？」鬼谷玟嬌笑一聲，將那兩人往前一扔，頓時刀氣劃過，兩人身首異處，死得不能再死。

雖說兩人本來就難以活命，但見到自己師弟被青陽子刀氣殺死，道辰子也忍不住眉頭一皺。

一旁鬼谷玟身形軌異地躲過那繼續襲來的刀氣，一面挑撥兩人說道，「道辰子師兄你瞧，奴家好意想要給你們兩派弟子活命的機會，青陽子師兄不領情就算了，還將赤劍宗的弟子也一起砍了，你說，這是不是太不應該？」

「是不應該…」道辰子眼神瞇瞇一笑，跟著右手迅速往前出劍往前一刺，一道長虹迅捷地往鬼谷玟退後的方向擊去，

「…只不過，妳說妳要分寶物的六成，那更不應該！」

「嘻嘻…你們兩個大男人欺負奴家一個女流之輩，奴家真命苦，怎沒人願意幫幫奴家呢？」鬼谷玟也不閃躲，兩根手指看準時機，輕輕往那劍氣一掐，居然就這麼把劍氣給掐滅了，看得道辰子兩人頓時是心中一震！

「怎可能？先前她與我一戰時明明輸我一大劫，那道辰子就算不及我，也相差無幾，怎可能聯手之下被她這麼輕易躲過？」青陽子心中有些不解，忍不住往道辰子方向看去。

後者同樣也是疑惑，刷刷刷幾道劍氣瞬見連環砍落。

鬼谷玟卻是臉色不慌不忙，張手一揮一陣彩霧飄散而出，將那刀氣吞噬進去。

「五彩毒霧…不對！多了一色！是六彩毒霧！」道辰子只覺得劍氣一被包圍，便如石沈大海消失得無影無蹤，忍不住張口驚道。

「咯咯…道辰子師兄眼光可真是狠毒，奴家這新練出來的一色，你可覺得好看？」鬼谷玟纖手一扇，那彩霧就有如有性命般地凝聚在她的右手手掌之上，散發出五顏六色的異芒。

只是那彩霧在原先五種顏色上，又多了一種透明淡紫，妖豔卻又脫俗。

「就算如此，妳以為妳敵得過我們兩宗弟子的圍攻嗎？」青陽子使了使眼，一旁的刀仙宗弟子立即繞到背後，將鬼谷玟圍了起來。

鬼谷玟仍是視若無睹，嘆口氣幽幽說道，「怎麼師兄就以為，只有你們兩派有弟子進來而已？莫非是欺我鬼屍門無人？」

此話一出，不僅是青陽子心中一凜，就是道辰子也連忙將靈識放出，尋找是否有可能埋伏之人。

卻又聽到鬼谷玟噗哧一聲，臉上笑容如花綻放，看得許多兩派弟子都是如癡如醉，輕聲說道，

「兩位師兄也不用那麼緊張，奴家只是說說罷了，怎敢真的再找人來與兩位作對？」

「廢話少說，受死！」

青陽子再也沒有耐性去思考對方有甚麼詭計，直接雙手一揮，兩柄短刀瞬間劃破長空，直往鬼谷玟劈去。

鬼谷玟秀眉微微一蹙，輕輕往左飄去。

若是刀氣她自然可以用六彩毒霧擋下，但那兩柄短刀雖然看起來不甚起眼，卻是實實在在的上品法器，便是多了一色毒霧，她也不敢硬碰硬。

只是她這麼一動，青陽子嘴角便露出了一抹冷笑，鬼谷玟尚未來得及思考為何，一股寒氣忽然從身後逼近而來。

倉皇之間，她只來得及扭頭躲過致命傷，卻來不及完全避開，悶哼一聲，頓時右邊的肩膀上，一道足足有一寸寬的刀傷血痕，伴隨著血花濺灑開來。

1. 人心人性

「唔…」伴隨鬼谷玟的那聲悶哼，兩柄跟青陽子胸前雙短刀一樣的半透明短刀飛回了他的身邊。

「青陽子師兄使的居然不是雙短刀…而是四把短刀！」即使是跟隨在青陽子身邊許久的同門師弟，也都驚呼了起來。

但還沒等他的驚呼聲停頓，數道紅光無聲無息圍繞在鬼谷玟四周，跟著四道人影持劍將她團團包圍夾殺在內。

鬼谷玟臉色慘白，掐指急舞，同時六彩毒霧從她身上四散而出，試圖阻止人影的圍殺。

轟！

巨響過後，六彩毒霧中一道人影閃出，卻是鬼谷玟慘叫一聲退了出來。

她表情不再輕鬆，臉色呈現不自然的艷紅，全身黑衫殘破不堪，露出大半雪白的肌膚，其上不少劍痕血跡，連退了好幾步才停止。

而毒霧之中，四道人影合而為一，長袖一搧，將毒霧吹散開來，正是道辰子凜然立在那裏。

他右手長劍此時貫穿了一名黃衫女屍，兀自在那張牙舞爪想要靠近攻擊，只是被牢牢釘在原地，無法起身。

「哼，果然他也有所保留…」青陽子冷眼斜視，心中也暗暗驚訝道辰子這四劍的身影如此精妙。

先前與蜂后大戰，兩人竟都是沒有把壓底絕技使出，而是藏著要暗算對方；可是鬼谷玟的出現，讓兩人都不得不實力盡展，不再保留，務必用最快的速度解決第三方。

畢竟現在兩人看似優勢，但體內暗傷都是強行壓下，誰知道何時會反撲；加上鬼屍門弟子亦有可能真的出現，為了避免夜長夢多，交手幾次早有默契的兩人頓時上演了這場配合戰！

「念在妳修為不易，只要妳肯跟我簽下魂血契約，也不是不能留妳一命！否則，今後鬼屍門可能會少一個大有機會突破結丹的內門弟子！」道辰子左手食指併攏，一道劍氣延伸而出。

鬼谷玟臉色變了變，跟著出乎意料地伸手挽起幾縷散亂的秀髮，整裡好衣裳，露出一個風情萬種的微笑說道，「師兄可別嚇小妹阿，這魂血契約可不能隨便亂簽，一旦簽下，那豈不是把性命交在你手上？」

「…若真的要奴家為婢為妾，上床陪睡，說一聲便是了，像師兄這般一表人材，也不是不行商量的阿…」

那神情姿態，一點也不像被逼進了絕路之人所應有的表現，看得青陽子兩人心中都是一緊。

「冥頑不靈，給妳臉不要臉，今天我就讓妳隕落在此！」道辰子臉色一沉，左手劍氣再漲三寸，揮手便要再攻。

卻再這時，他突然察覺不對，體內靈氣混亂，跟著雙腿一軟，竟噗通一聲跪了下來。

同時間其人也紛紛發出呻吟，全身無力癱軟在地。

「唔…怎麼了！」

「我…我怎麼全身無力？」

「這是靈氣失控，走火入魔？」

「我無法提起法力了…」

驚叫聲此起彼落，兩派弟子皆是面帶恐慌，唯有李龍飛毫無異常，只覺得方才似乎有甚麼引起體內靈氣紊亂了下，卻又瞬間消散開來。

不過他也不多引人注目，低下身去，裝作無力的樣子與黃襄倒在一旁。

「妳做了甚麼…」這時就算再蠢的人，也知道鬼谷玟做了些手腳，道辰子強忍著暈眩，撐住半身勉強抬起左手指著對方。

但鬼谷玟只是輕笑了下，跟著鬼魅般地衝到了他的面前，右手輕輕往上一撥，便將他翻了個跟斗，碰一聲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而另一邊青陽子見情勢不妙，聚起體內最後一股靈氣，拔地沖起，試圖獨自逃離這洞窟。

可惜他還飛不了多遠，鬼谷玟便冷哼一聲，將原先道辰子貫穿女屍的長劍拔起，跟著奮力一擲，那長劍後發先至追上了青陽子，嘩一聲刺穿他的肩膀，跟著濺起一蓬血花，連同長劍一起墜了下來。

這一切變化發生得太快，短短不到十來個呼吸，勝敗竟然逆轉過來，看得兩派弟子是心驚膽跳，幾個膽子較小的甚至嚇得轉頭想爬離這裡。

「我說…念在兩位師兄修為不易，只要你們肯跟我簽下魂血契約，也不是不能留你一命！否則，今後刀仙宗跟赤劍宗可能會少了兩個大有機會突破結丹的內門弟子！」挑翻了兩名大敵之後，鬼谷玟也不再隱藏實力，冷冷將方才道辰子的話一字不漏嘲諷回去。

道辰子氣得怒血攻心，但他卻說不出話來，因為此時他體內靈氣已經徹底失控，在靈脈之中亂竄亂衝，痛得他是苦不堪言。

旁邊一名馬臉漢子滿臉青筋，雖然也是無力在地，但勉強撐起上身，咬牙切齒說道，「妖女…妳到底下了甚麼毒…怎可能我們全都無聲無息就中招！」

他修練的是練體之術，對毒性的抵抗力也多少有些自信，想不到今天卻莫名其妙栽在這裡，雖都知道之後絕無好下場，但就這樣認了也是死不瞑目。

「咯咯…妖女這稱呼可不怎麼好聽吶…罷了，讓你們了解奴家的苦心也好。奴家下的可不是毒，而是對修仙之人大有裨益的沖靈散。」

「這沖靈散無色無味，吸入之後能幫助築基修士短時間增加法力，恢復氣血，甚至突破修練關卡，可說是本宗不傳的絕世秘藥！要不是奴家對幾位師兄頗為欣賞，可還捨不得花在你們身上說。」

「只不過，沖靈散雖好，卻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吸入之後，若是不立即運功煉化，一個不慎，可能引起靈氣反噬，甚至走火入魔，所以方才奴家才千辛萬苦不想與兩位師兄為敵的說！」

她這一番話說得言之鑿鑿，加上眾人體內的反應，讓不少人這才恍然大悟，明白為甚麼自己等都在無聲無息之間就中了「毒」。

畢竟來這禁地前，不少人身上都作了些防毒物的準備，但這沖靈散既然不是毒，那麼那些準備當然就沒有用處。

那馬臉漢子心中一懍，不再與她做口舌之爭，而是打坐試圖控制體內靈氣流動平靜下來，其他人自然也是如此。

唯有一名老道，與旁邊倒地的道辰子眼神暗中對視了一下，跟著繼續艱難開口道，「這麼說…師姐妳方才的提意還是出於善意囉…」

「可不是嗎？奴家耗費宗門秘藥幫大家，分多一點，於情於理來說，不都是應該的嗎？只可惜…」鬼谷玟說到這，秀眉一皺，似乎很是不滿，轉頭看向道辰子兩人。

老道心中一驚，連忙說道，「大師兄一時不察，對師姐的好意才會沒能諒解，如今既然誤會解開，想來對方才的建議必定舉雙手贊成。」

「不如這就先請師姐去那師妹身上搜出屬於自己的一份，我們赤劍宗弟子等人必定不加干擾！」

說完，指了指倒在一旁的黃襄，示意鬼谷玟寶物在誰身上。

這話傳到黃襄耳裡，聽得她是又驚又氣，驚是驚自己師兄居然這麼沒骨氣，要人來搜自己的身，氣更氣若鬼谷玟過來，自己還真的毫無抵抗能力可言。

一想鬼谷玟的手段，若是對方在取寶的同時，一個不滿，就將自己殺害，這麼一想，黃襄額上便佈滿冷汗，整個背心更是一股寒意冷颼颼地起來。

卻見鬼谷玟似乎有些心動地瞥向黃襄一眼，跟著躊躇了一會，下一瞬間，右手一揮，一道彩霧朝那老道射去。

那老道沒料到對方突然發難，措手不及下，被那彩霧當頭罩上，接著慘叫一聲，那彩霧迅速消融侵蝕他的身軀，沒哀號到幾下，便雙腿一癱，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呸！奴家生平最討厭別人教我做事了…就算要搶寶，奴家也是有良心的搶，連自己的師妹都出賣，這種人我最看不起！」鬼谷玟收回了彩霧，看著地上頭顱已化作一灘血水的老道，啐了一聲說道。

其他人見她翻臉比翻書還快，殺人又不眨眼，心頭都是一顫，深怕接下來換輪到自己，紛紛吸氣不敢再多說些甚麼。

就聽見鬼谷玟喃喃自語說道，「不過…先拿寶這提議倒是有些讓奴家有些心動。小妮子，識相的自己乖乖丟出儲物袋，免得我還要在妳身上搜索一番…」

黃襄又氣又懼，當下不敢多話便要將腰間的儲物袋給扔過去，但她體內靈氣混亂，加上氣血翻騰，跟本無力舉起手來，見鬼谷玟笑眼看向自己時那種貓捉老鼠的神情，不由得急得快哭出來。

卻感到她旁邊一人突然伸手將她懷中的儲物袋扯了下來，同時顫聲說道，「這…這位師姐，我替您拿到寶物了…」

斜眼看去，不敢相信竟是躺在一旁的李龍飛。

李龍飛拿到儲物袋後，奮力往前一丟，卻不知道是不是中毒後氣力不夠，袋子只往前飛不到兩尺，便墜落在地，咚了一聲。

鬼谷玟抬頭望向李龍飛，眼神中閃過一絲欣賞，嘴吐芳蘭輕聲笑道，「咯咯…原來是你這臭小子。不錯不錯，當時剛入禁地遇到你時已覺得你是有勇有謀的人，後來看到你被青陽子追殺更覺得你大有可為；想不到你還是個懂得審時度勢之人…好吧，念在你這番孝心份上，等會留你不殺，做我私人的鼎爐好了。」

說完，她邊走邊隨手放出一道道的彩霧，那些彩霧每飄到一名兩派弟子的頭上，便又傳來一陣慘叫，聽得不少兩派弟子都是臉色懼變，不少人更是嚇得屁滾尿流，一時間有如人間地獄。

黃襄此時已經紅眶了眼，斗大的淚珠滴滴落下，恨恨地看著李龍飛，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會信錯人。

鬼谷玟走到李龍飛面前，大有深意地看了他和黃襄一眼，跟著便要彎腰將那儲物袋給撿起。

便在這時，原本看似無力的李龍飛突然暴起衝出，跟著數件法器從他懷中射出，每件皆是中品以上，挾帶著雷霆萬鈞之力，轟然而出！

鬼谷玟被打得猝不及防，雖然修為高出李龍飛一個大境界，也只能退了幾步被動防守。

而李龍飛趁此空隙，一個低身將那儲物袋再次撿起，跟著往腰間一拍，一把碧綠長劍呼嘯而出，卻不是攻向鬼谷玟，而是被他握著往頂上裂口外藉勢而飛。

「你這小子找死！」鬼谷玟勃然大怒，嬌艷的臉龐上首次出現怒容，右手一揮，一道六色毒霧將那些法器層層裹住。

同一時間，原本被道辰子釘在地上的女屍，也彈跳而起，往李龍飛那撲去。

李龍飛卻早有準備，從懷中掏出一張水藍色道符，輕輕一吹，一道洪濤水柱往那女屍衝去，瞬間將女屍給逼退數丈。

跟著他回頭看向被包在六色毒霧內的那些法器，眼神中閃過一絲不捨，咬牙單手掐訣，頓時那幾件法器氣息高漲起來，竟是自爆法器的前兆。

鬼谷玟原本正要追上去，回頭察覺到那些法器的變化，當下臉色一變，不得不打了個法訣，將法力注入毒霧之中，試圖強壓下那些法器的波動。

但那些法器乃是李龍飛用來佈置小五行陣法的陣旗，雖不是上品法器，每一個卻也比普通中品法器強大得多，即使鬼谷玟修為再高，要一次壓下五個法器自爆，卻也力不從心。

轟一聲巨響，六彩毒霧內的法器爆炸開來，一股巨大的的衝擊波將毒霧給吹散開來，不少盤坐中的弟子也被波及到，毒霧沾染在四肢身上，強烈的腐蝕性痛得他們滾在地上哀嚎不斷。

鬼谷玟眼看著自己好不容易修練來的六彩毒霧消散大半，雖說自己還是有辦法凝聚回來，但肯定會少了大半，不由得心痛至極，如刀在割。

她怒極反笑，淡淡地瞥了愣在那的黃襄一眼，跟著轉向李龍飛逃跑的方向，冷然說道，「好小子，想要英雄救美是吧…我成全你，等你被我抓回來後，我一定好好折磨你給那小美人兒看！」

1. 追殺不停

如果說六彩毒霧是至毒之物，那沖靈散就是大補之藥，只是毒與藥常常只在一線之隔，端看施藥者的用圖與份量區別，而這也正是鬼屍門弟子最擅長之道。

鬼谷玟身為鬼屍門築基弟子中的翹楚之一，更是精通此術至極，因此她對於自己無聲無息佈下的沖靈散效果，有著極大的信心。

在她估計中，哪怕是青陽子，在中了這「毒」之後，想要化解最快也需要一個時辰以上；因此只要所有人都中了沖靈散，那就真的任由她予取予求，生殺大權皆由不得自己了。

可李龍飛偏偏打破她的計算，不但沒事，反而更擺了她一道，甚至還將她苦心修練的六色毒霧給毀了大半。

如果對方是兩派弟子中的有名之士就算，偏偏他怎看都只是個赤劍宗派來送死的客卿砲灰，甚至連築基修為都沒有，這麼一來，就讓鬼谷玟在氣腦之後，倏地冷靜了下來，沒在第一時間追了上去。

「難道是我的沖靈散份量下得不夠重？」鬼谷玟心中疑惑，靠向腳邊一名刀仙宗的弟子，仔細察看。

那弟子修為普普，中毒之後本就努力壓制自己體內的靈氣亂流，此刻見到鬼谷玟這女魔頭看向自己，以為是要對自己下毒手，嚇得是魂不附體，連忙想開口求饒。

這麼一開口，體內靈氣反倒失去控制，再也壓抑不了，噫一聲，兩眼一翻，暈了過去。

鬼谷玟哼了一聲，又看向另一名赤劍宗的弟子，後者同樣也是驚得差點走火入魔，她這才站起身來，皺起眉來低頭沉思。

「看起來這些人都的確中了沖靈散，而我下的份量也的確沒有問題，那麼，除非那小子是自己體內靈氣不足，否則，只能說當時他運氣好，正好都沒吸入沖靈散了。」

她卻不知，李龍飛體內靈氣跟她想的恰恰好相反。

他體內的靈氣量非旦不是不足，反而比旁人多了不止十倍有之。

而且那些靈氣，不單只是凝聚在丹海，還徜徉在全身四肢的一百零八條靈脈之中，可說是極為寬廣，有容乃大。

因此當沖靈散被李龍飛吸入之後，雖短暫地掀起了丹海之中的靈氣波動，但很快的便被四肢百骸的靈脈給分散開來。

至於滋補血氣，引起氣血翻騰，那更是班門弄斧。

李龍飛此時的肉身，比他的修為還要高出一截，即使是普通築基修士也未必敵得過，區區沖靈散引起的血氣騷動，跟本不足以讓他行動不能。

相反的，沖靈散不但沒能對李龍飛造成傷害，還隱隱地讓他修為再次突破一些，只差少許，就能肉身築基，甚至修為也跟著築基。

這一切，鬼谷玟並不知曉，她斷定那小子定是走了天大的狗運，加上自己沒事先查探，這才讓他有機可趁。

有了這個教訓，鬼谷玟冷哼一聲，在追李龍飛之前，她特地又花了些時間，將眾人一一綁起，並撒下軟筋散，確認他們就算沖靈散藥效過後，也無法逃離，這才帶著女屍，起身前往李龍飛逃離的方向追去。

再說李龍飛握著木癸寶劍，半飛行地衝出了裂縫口外，隨即選定了個方向，踏劍而行。

他雖憑著機智，擺了鬼谷玟一道，但也沒把握逃得了多遠。

而且就算真的有辦法逃，他也不能跑得太快；原因無它，他得引鬼谷玟追過來阿！

若是鬼谷玟不追過來，那黃襄那可能就會有危險，那自己就算跑得了，以李龍飛的個性，也會終身不安。

「可惡，這一切都是修為太低的問題…要是我能早點築基，就算遇上鬼谷玟或青陽子等人任何一位，就算不敵也有把握能保命。」李龍飛咬牙切齒，再次感受到自己實力低微的痛楚。

「等等…她怎麼還沒追來？」跑了一會，李龍飛突然停了下來，回頭望向遠方的裂縫口。

以他的靈識所及，雖不算太遠，但也和普通築基修士差不了多少。

「該死的，要是她不追來，那我豈不是白費心機了！」李龍飛躊躇不停，猶豫著是否要返回一趟。

卻在這時，一股築基後期的威壓從那裂縫口傳了出來，跟著一條黑影閃電似地衝了出來往自己這急馳。

「上鉤了！」李龍飛看也不看，轉頭又往前衝去，同時拼盡全力，比方才速度更快上幾分。

遠遠望去，禁地內的天空赤紅一片，不時還有奇異的鳥獸飛嘯而過，而靈山山中離山腳不遠之處，兩道人影一前一後，飛快地劃破寧靜，時而盤旋繞圈，時而左彎右拐，卻始終沒有拉開彼此的距離。

李龍飛踏在劍上，眼中閃過精芒，他現在的速度，比起之前被呂冥追趕時已經快上許多，但追趕他的人，卻也比呂冥快上不止一籌。

即使李龍飛先跑了許久，即使他利用地形在樹林中試圖甩開對方，鬼谷玟卻還是逐漸追上，再這樣下去，怕是不出半日，對方肯定能抓到自己。

鬼谷玟在後頭同樣也是死命追擊，她倒是不擔心李龍飛躲藏起來，畢竟自己已在他身上種下追魂香，除非對方逃離自己一百里外，否則她都有把握找到對方。

而且方才她在幕後躲藏許久，也知曉了寶物不是在李龍飛就在黃襄身上，這次試練禁地雖說一半是師長要求，但另一半也是為了尋求機緣突破結丹境的可能。

聽那青陽子所言，蜂巢之中，有個修為達到妖丹七轉的蜂后被他們打死了，若是有機會拿到其妖丹或是一些巢中秘寶，肯定對自己大有裨益。

「臭小子…你跑不掉的，何不乖乖束手就擒，說不定奴家心情好了，賞你個不死，甚至收你入閨房之內也說不定！」鬼谷玟在後頭高喊著，她修為高出一個大境界，速度與李龍飛差上遠遠不只一截，若不是李龍飛手段層出不窮，肯定已經被抓了下來。

比如此時鬼谷玟身形一個加速，有如鬼魅一般瞬間拉近到十丈之內，同時間粉臂一揮，一道六色毒霧無聲無息噴了出來，轉眼就要沾染到李龍飛的背心之後。

「只要你回頭看，或是停下來阻擋片刻，我就有把握追上你！」鬼谷玟鳳眼一瞇，心中暗自盤算著。

偏偏李龍飛像早有料到似的，頭也不抬，直接從儲物袋中飛出八把飛劍，向後直奔六色毒霧，更在接觸的一瞬間，自爆開來，掀起不小的爆風，將毒霧吹散開來，氣得鬼谷玟是臉色青一陣白一陣。

像這樣的手段，隨著李龍飛戰鬥經驗的增加，也越加的熟練起來，加上他靈識比一般練氣修士強太多，即使鬼谷玟是築基修士，在他面前也藏不了甚麼手段，只能以修為之力逼他硬拼而已。

若是青陽子或道辰子在此，或許可以以肉身之力或術法之威衝一波將李龍飛給攔截下來，偏偏鬼谷玟雖是鬼屍門內天驕弟子，但其讓人害怕的是詭異莫測的手段跟層出不窮的心機。

在其肉身之力與術法殺傷力上，只能說比普通築基中期修士來得好一些而已，就連一般築基後期修士也不見得會輸給她。

而此時在追逐過程，那些手段跟心機，跟本沒有時間準備或施展開來；要使毒或術法，又需要更靠近些，這才使得李龍飛得以有一絲機會逃亡奔走。

不過鬼谷玟終究是築基後期修士，哪怕一時間追趕不上，但時間久了，她不信李龍飛以這樣全力施展修為奔走，法力能撐得比自己還久。

就這樣，兩人從靈山山腳，一路追馳，幾番交手，慢慢跑往靈山山腰之處。

也就在這時，原本毫無目標，四處亂跑的李龍飛，突然心中一動，隱隱覺得前方樹林內有些不尋常的氣息。

他還沒來得及猶豫是否要繞路而行，後面的鬼谷玟又怒嗔一聲，跟著打出一道法訣，一隻半透明的鬼爪破空而來，轉眼就要抓到他的後背心上。

李龍飛眉頭一皺，一拍腰間，七八把飛劍再次飛出準備自爆，但這次飛劍尚未接觸到鬼爪，鬼谷玟眼中已閃過一絲異芒。

她猛地噴出一道精血，那鬼爪竟一分為二，一隻繼續抓往那些飛劍，一隻則繞了過去，往李龍飛頭頂猛抓下去。

這一招來得突然，便是李龍飛也防不勝防，危及之下，只得側身一閃，以肩膀捱過這爪。

就見到那鬼爪森森，指骨如刀，李龍飛悶哼一聲，肩頭上被狠狠抓出一道血肉模糊的傷口，深可見骨，觸目驚心。

這還是他肉身堪比半步築基，否則，這一抓怕是把他整個胳臂卸了下來也是不無可能。

受此重傷之下，李龍飛眼中也泛起血絲，「好，妳要拼命是吧，那我就跟妳把命拼！」

他不再猶豫，往樹林方向直接衝去，後頭鬼谷玟想也不想，跟著追上，兩人一前一後，很快便沒入了樹林之中。

1. 小太乙化清符之威

赤吞虎，其狀如虎，足底長有赤毛，奔跑如風，張嘴可如蛇吞象般吞人入腹，故名赤吞。

如果能選，一般的築基修士寧可面對更高級的妖獸，也不願面對一隻同階級的赤吞虎，原因無他，赤吞虎的皮毛太厚，等閒的法器難以傷之，難纏至極。

可是李龍飛如今身處險境，別說他不知道，就算他能提前知道之後會遇到赤吞虎，恐怕也是由不得他，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去！」

李龍飛又祭起一柄飛劍，往四方樹幹砍去。

那些轟然墬落的斷木，雖不能造成傷害，卻成了阻撓後方鬼谷玟追殺的最好障礙，同時引起的騷動，也足以吸引那些靈山中強大的妖獸注意。

鬼谷玟在後面追得是又氣又急，偏偏卻拿他沒有辦法，同時心中也是暗暗叫苦，不時四處張望地警戒著四週。

身為築基後期修士，雖說她比李龍飛晚了點才察覺，卻也知道樹林裡有一股強大的妖氣彌漫著。

那妖氣隱約不露，但就像屋中有人放了個悶屁，就算不知是誰，卻總是聞得一清二楚。

李龍飛在樹林裡逃了一陣，忽然之間，一道泛著紅茫的龐然大物迎面而來，氣勢澎湃，沿途將不少林木都給撞倒，朝他這裡直線衝來。

早有準備的李龍飛眼中瞳仁一縮，一個鯉魚翻身往左滾了出去，同時雙腳一蹬，在站穩的同時掏出一張道符往身上一貼，整個人身影頓時模糊了起來。

那紅芒大物微微一呆，正疑惑著該往哪找去，卻跟後頭的鬼谷玟迎面碰上。

鬼谷玟的修為原本就比李龍飛高，加上李龍飛刻意安排下的，此時對那紅芒大物來說，就像是要與李龍飛一起包挾牠似的，牠一個震驚，再細細一察，對方竟與牠的修為相差無幾，更加肯定這是個來者不善的敵人。

低吼一聲，那紅芒大物猛地張口一吞，就要將鬼谷玟給活活吞下腹去。

鬼谷玟此時驚怒交加，她雖然有算到李龍飛必定是要引其他妖獸注意，卻沒想到對方如此狡猾，居然有方法能避開妖獸追察而讓她自己去獨自面對。

眼看要躲開已經有些不及，加上那紅芒大物在她想來應該也不難對付，舉手投足之間，已將那黃衫女屍放了出去迎戰那妖獸，自己則身影一閃，想繼續往那李龍飛最後消失的方向追去。

想不到黃衫女屍與那紅芒大物才一交鋒，頓時節節敗退，張牙舞爪怒吼著，雙爪卻跟本無法傷到對方皮毛。

鬼谷玟定神一看，這才倒吸一口氣，看清對方居然是一隻赤吞虎！

「該死，這赤吞虎跟據前人記錄，在這靈山之中的屬於前幾種難纏的妖獸之一，尤其這隻赤吞虎修為更是達到了妖丹六轉，尋常築基後期弟子遇到了，恐怕也只能奪路而逃，不敢與其正面交峰！」

只是這難纏程度也跟赤吞虎交手的對手有關，鬼谷玟雖覺得對方不好惹，卻也沒有畏懼。

「哼，就算你躲得了一時，難到能躲得了一世嗎？只要你沒除掉追魂香，我不信你能在我眼皮底逃出這座靈山！」鬼谷玟冷哼一聲，尋思之後便放棄立刻追去，而是轉身跟那黃衫女屍一起夾殺赤吞虎。

幾個呼吸之後，在距離鬼谷玟與赤吞虎交戰數十里之外的樹林裡，李龍飛撕下一張紫色符紙，跟著原本若有似無的氣息再度清晰起來，原本不可見的身影也顯現出來。

「這小太乙化清符真是太神奇了…居然真的能讓我從那可怕的妖獸中逃離出來！」李龍飛望著手中的那張紫色道符，有些讚嘆地說著。

早前拿到這道符時，他便曾稍微試驗過，明白這小太乙化清符的卻能讓人短暫地消失身影。

只不過它的次數有限，加上前幾次困境都與黃襄在一起，只隱匿自己一人沒有甚麼意義，所以他才沒拿出來使用。

這次被鬼谷玟追殺，在一開始之時，他便有使用這小太乙化清符的念頭，但他仍擔心效果不好，或是鬼谷玟一怒之下回頭找黃襄等人算帳，因此他才故意引對方來這靈山深處，並利用妖獸之力，反算那鬼谷玟一筆。

而結果比他想像中的還好，不但暫時逃離了對方的追擊，同時還讓那赤吞虎與鬼谷玟交手了上，看來，自己的算計敵卻是成功了。

「只不過…現在安心還太早。那鬼谷玟既然敢追到靈山之中，怕是普通的妖獸也奈她不了，如果她又追了上來，我還是得有所準備才行。」李龍飛沉吟了下，翻出了儲物袋中幾枚丹藥吞了進去。

這一路跑來，雖然有驚無險，但也將他體內的靈氣消耗了七七八八成，若不是他靈氣比常人多出不止一倍，恐怕早就支持不了倒了下去，此時抓到機會，立即就服藥打坐休養一番。

一個時辰之後，李龍飛打坐之處，遠方傳來一陣滔天巨響，跟著一聲怒吼，卻是赤吞虎死前的最後一次咆哮。

同時間整個樹林地面一陣晃動，無數怪鳥異獸飛了起來。

李龍飛雙眼張開，眼神中閃過異樣流彩，站起身來。

「看來，鬼谷玟已解決那妖獸…也好，現在我元氣恢復七成，她卻激戰過後，若是她不追我就罷，若是追來，我也有把握再跟她耗上一段時間。」

雖然此時再貼上小太乙化清符，李龍飛有絕對把握能徹底甩開對方，但一來他擔心對方回去找黃襄麻煩，二來他被追了那麼久也有了怒火。

「若是再讓她對上幾隻妖獸…說不得…我還能反殺回去！」李龍飛心中閃過一絲殺機，經歷了那麼多事之後，讓他對修真界內的廝殺已經習以為常。

人若敬我，我亦敬人；人若犯我，我必殺人！

這是修真界的鐵則，也是無形中在李龍飛心中刻下的念頭。

果不其然，在那騷動沒多久後，鬼谷玟的氣息又追了上來，李龍飛二話不說，踏上飛劍繼續往前滑行。

「氣死我了！這個小子狡猾無比，先是誘我入山，跟著又引妖獸伏擊我，尤其他身上那道道符，怕是還能用上幾次，我消彼漲之下，最終別說殺他，一個不慎，被他反殺也說不定！」感覺到遠方李龍飛身上的氣息恢復，剛大戰完的鬼谷玟心中不禁有些躊躇。

方才她與赤吞虎大戰一場，雖說終究是她棋高一籌，但自己也是受了些許傷患，並不好受；如今遠處李龍飛的氣息再現，不但沒有遠離，還故意在自己察覺得到的範圍來回遊走，分明是引誘自己，這怎能不叫她憤怒。

但若是就這樣回去，鬼谷玟心中又無法接受，「青陽子那些人此時想來也快恢復行動力了，若是我追不上這小子，又轉頭回去，怕是卵覆鳥飛，兩頭皆空！既是如此，不如追了上去，只要能從他手中奪得蜂巢內的異寶，就算沒放過青陽子那群人等，也還划算！」

想到此，鬼谷玟哪怕有些虛弱，仍是吞下一枚三色丹藥，跟著又馬不停蹄地追了上去。

李龍飛在遠處盤桓一陣，察覺到鬼谷玟的確往自己這追來後，接著又按照計畫，往靈山深處逃去。

兩人一追一逃，中間李龍飛又引了幾次妖獸攻擊鬼谷玟，可惜那些妖獸並不如赤吞虎那樣強大，轉眼就被後者毒殺，絲毫沒有替他爭取到一些時間。

不過時間這麼耗，兩人也跑過了山腰一半之處，再往前去，已經要深入靈山之中，李龍飛倒不在乎，但鬼谷玟臉上卻是越來越佈滿陰霾。

「不成，再這樣下去，等小子跑到了深處，我可就危險了。靈山深處據記載，有些妖獸是連結丹老祖遇到，也要退避三舍的存在，修仙之道在於長生，可不能為了奪寶而陪了小命，那可就本末倒置了！」

一念及此，鬼谷玟不再有所保留，只見她突然面露猙獰，原本秀麗的臉龐浮現一些青筋，跟著爆喝一聲，嬌軀四肢的皮膚冒出陣陣粉色香煙。

跟著她隨手一招，那黃衫女屍被那些煙霧圍繞包住，原本空洞的眼眶中突然燃起一縷幽火，將那些粉色煙霧給捲入進去。

「去！」

施展完這些後，鬼谷玟臉色蒼白，似乎有些不支，跟著指使女屍往前追去，李龍飛只感覺到背後一股強大的靈氣爆發，比起原先鬼谷玟的氣息還要高出許多，跟著一道破空聲響便往身後擊來。

倉皇之下他只能以木癸寶劍，往身後一擋，試圖將這一擊給阻止下來。

但李龍飛萬萬想不到的是，一直以來，在血色禁地內始終替他擋下不少強敵的木癸寶劍，在這黃衫女屍的全力一爪之下，竟首次不敵，崩裂一角，跟著倒捲而回，撞上他的後心窩，力道之大，激得他噴出一大口鮮血，踉蹌往前倒去。

眼看他腳下不穩，整個人就要往前摔倒，李龍飛從懷中勉強掏出一張紫色道符，跟著往身上一貼，瞬間身影模糊，就連氣息也變得捉摸不定。

「哪裡逃！」

鬼谷玟發出一聲狂怒，雖是氣力不多，仍是提起最後的力氣，臉上泛起一陣潮紅，咻一聲衝上前去，竟比黃杉女屍速度更快，同時往李龍飛左右方向抓去。

碰一聲巨響，一股龐大氣流爆裂開來，原先李龍飛所在之地，被鬼谷玟兩人抓出一道深坑。

坑內爪痕無數，陷地三尺，不少樹根地蟲全都被斬成碎片，卻獨獨不見李龍飛的人影，甚至，連滴血跡也沒有遺留下來。

「可惡阿阿阿阿…！」鬼谷玟仰天怒吼，雙目的殺機化作血紅，一旁的黃杉女屍則面無表情，靜靜地立在那裡不動。

1. 這是甚麼碑？

靈山深處，李龍飛耗盡最後一絲氣力，來到一處天然洞穴口，跟著再也不支，頹然倒地昏迷不醒。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些許是一個時辰，甚至是半天，直到山上下起了細雨，滴在他的臉頰，傳來陣陣涼意，這才將他冷醒。

「疼疼…疼！」清醒之後，李龍飛第一件事，便是發出慘叫。

雖然因為小太乙化清符的關係，他身上的血跡沒有被發現，但背後卻切切實實被扯下一大片肉來。

沒有慘叫太久，李龍飛很快便顫抖著手從身上撕下一張道符，跟著心疼至極地看著那道符上黯淡失色快要消失的紫光。

「可惜了這小太乙化清符，看樣子，頂多只能再使用一到兩次了。」李龍飛有些不捨地想著。

先前他實在受傷太重，來不及將它撕下，便昏了過去，因此它一直維持在開啟的狀態，直到李龍飛醒來，這小太乙化清符已經快耗光其擁有的法力了。

此時雖然疼痛不堪，但李龍飛還是優先將這符給解除開來，跟著才是察看自己的傷勢。

「還好，雖然傷到靈脈，卻沒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勢！」李龍飛內視傷口，吞下數枚療傷補血的丹藥後，跟著打坐起來。

這次逃離鬼谷玟的追殺，可說是千鈞一髮，若不是他皮粗肉厚，加上最後緊要關頭用小太乙化清符隱匿起來，恐怕真的要功虧一潰了。

「我還是太小看這些築基修士了！」李龍飛看著傷勢，心有餘悸，同時對自己先前的草率挑釁有些害怕。

或許是一開始鬼谷玟的上當讓他大意了，以致於他下意識認為自己能躲過對方的追殺，可事實證明，這些四派弟子中的內門天驕，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哪怕是看起來最弱的鬼谷玟，在關鍵時刻，爆發出來的殺傷力，都足以致他於死地。

仔細回想起來，這次行動當中的風險跟危機太大，讓李龍飛整個人都變得肅穆不少，同時也尋思接下來要怎麼行動。

「回去再引鬼谷玟怕是不切實際了…」李龍飛心中飛快盤算著。

畢竟他以一個練氣大圓滿能跟鬼谷玟耗那麼久，是多虧了神秘老者所給的小太乙化清符，但現在那符的法力已經快消耗光了，別說引鬼谷玟來追，怕是就算要躲，可能都沒能躲上幾次。

而且之後還要辦拔劍那事兒…想到這，李龍飛頭又痛了。

「拔劍那事先別管了…敢情還有一年期之約，若是等我築基之後，再來這血色禁地完成任務就是了。」歎了口氣，李龍飛繼續打算。

就算那符法力尚存，有了先前經驗，李龍飛也不敢再去冒險…自己在這躺了那麼久，誰知道鬼谷玟是不是也恢復過來。

若是彼此都在萬全狀態下，對方在知曉自己那麼多手段後，難保不會想出克制的方法。

至於黃襄等人，想來此時應該已經恢復行動，但能不能比青陽子等人快恢復，取得平安，恐怕就得各安天命了。

「倘若襄兒有甚麼三長兩短，我定要滅刀仙宗滿門報仇！」原本李龍飛就視刀仙宗為敵，此時再因而添上一樁新仇，李龍飛恨恨想著。

不管如何，當務之急，是先恢復十全狀態，跟著再出去洞穴察看情況。

打定主意，李龍飛專心休養，不再想東想西，很快的就進入了入定狀態。

另一方面，鬼谷玟在靈山之中，尋覓李龍飛大半天時間未果，最後不得不先離開此地，回去蜂巢處查看一番。

果不其然，當她花上一天時間來到巢穴外的洞穴時，赤刀兩宗的弟子已經消失無蹤，地上只新增不少血跡，不知是否是之後又大戰所灑落，卻是連半具屍體也沒殘留。

「我不甘心！那小子到底是用了甚麼符咒，怎麼可能連我的追魂香都毫無反應！」鬼谷玟鬱悶，看著手中不斷前後左右盤旋著的黑蝶，盛怒之下將其一把捏碎。

可憐那黑蝶無辜，皆因早前鬼谷玟找尋時，李龍飛仍貼著小太乙化清符，誤打誤撞下將追魂香也給藏住了，而後等他醒來，雖撕下了道符，但鬼谷玟已回到了蜂巢，黑蝶離李龍飛太遠，當然找尋不到，落得被主人遷怒賜死的下場。

殺了那黑蝶，鬼谷玟仍是心有不甘，輕咬貝齒，頓足了一會後，飛出洞穴，往靈山那再次尋去。

「我不信，最後那一下我明明有打中的手感，那小子就算短時間能逃跑，遲早還是得找地方好好療傷。」

「只要能找到他逃跑的痕跡，這次肯定能將他抓住！」

鬼谷玟在鬼屍門弟子中除了心府計謀聞名之外，更讓許多人不敢招惹的，便是她近乎變態般的執著。

哪怕是芝麻小事，她也錙銖必較，這次栽在李龍飛的手裡，除非親眼看到對方屍體，否則怕是到試練結束為止，她都會以追尋對方為第一優先事務。

再說李龍飛那邊，在休息了一天之後，體內傷勢已經恢復五成，剩下五成，只要不長時間戰鬥，也不致於有大礙。

考量到鬼谷玟可能還會繼續搜尋，李龍飛在壓下傷勢之後，決定找個地方再次躲起來。

不過對於這個臨時的山洞，他卻有種奇異的感覺。

「一般來說，這樣大的山洞，通常都是某些妖獸的巢穴，怎麼我在這打坐了一天，卻甚麼都沒有感受到，而且裡頭也沒有獸類居住過的痕跡？」李龍飛有些好奇，往裡頭探去。

這洞與之前他遇到元嬰老怪那個異洞不同，開口十分寬敞，同時隱約感覺不深，只有幾百尺深而已。

而且洞內並無其他通道，只有一條路走到底而已。

李龍飛走到盡頭，看到裡面已經沒有去路了，微微一愣，只得轉身往原路折回去。

在他轉身的正要離去之時，突然一面小碑，在洞底一處不顯眼的地方，安安靜靜地坐落著。

那小碑外表毫不奇特，高約半尺，但其上刻著的字，卻讓李龍飛心中忍不住掀起波濤洶湧。

原因無它，那小碑上竟刻著幾行歪七扭八的文字，形如蝌蚪，狀似圖騰！

要知道這蝌蚪文，李龍飛只在小太乙化清符上面看過，其他地方，他未曾接觸過，也沒聽聞類似的文字存在。

而小太乙化清符，才剛救了他好幾次，如今見到這小碑上面有蝌蚪文，怎不讓李龍飛驚訝一番。

他緩緩靠近石碑，跟著確定附近沒有異狀之後，這才蹲了下來，仔細觀看上面的文字。

只見上面除了幾行蝌蚪文外，在最前面，還有三個勉強看得懂的古篆，刻在其上。

那三個古篆，依他年少時讀過的經書對照，應該是「真照言」三字的意思，只是這真照言三字雖然認得，但合在一起是甚麼意思，卻讓人摸不著頭緒。

但不管如何，這碑上的蝌蚪文給他一種莫名的感覺，好像如果他懂，那這蝌蚪文將會代給他十分巨大的力量。

這讓李龍飛當下掏出一張空白的玉簡，想要將這蝌蚪文給記錄在玉簡裡頭。

可不管他怎麼試，那蝌蚪文明明就這麼劃，但玉簡之中，卻始終無法記錄下來，就連他以手指劃地，想要硬是記在腦中，也是無法辦到。

要知道，李龍飛原本就聰明，小時背書更是朗朗上口，靈識打開之後，更是過目不忘，鮮有出錯的程度，這些蝌蚪文雖然看不懂，但要記在腦中，應該也不是甚麼困難之事，偏偏卻是事與願違。

震驚之下，這事倒又激起李龍飛的牛脾氣了。

「既然記不住，索性我把這碑整個給搬走好了！」李龍飛心想，跟著便從儲物袋中掏出了一柄飛劍。

鏗！

李龍飛操控著那飛劍，打算從小碑下方，掘起石碑出來，想不到這一挖，飛劍居然斷成兩半，跟著翻開的土中，露出一小塊碑體。

「這是甚麼碑，果然有詭異！」李龍飛吸了口氣，想想倒也不覺得意外。

這小碑記載著神秘的蝌蚪文，若是這麼輕易挖走了，那立這碑的人也太沒遠見。

想到這，他將木癸寶劍拿了出來，這劍雖然被鬼谷玟的黃衫女屍損傷，但它原本就是法寶破損後所修復而成的。

此時只是多了一些傷痕，倒也不至於不能使用。

拿起木癸寶劍，李龍飛這次並沒有直接往小碑砍去，而是繞著小碑週圍，以劍當鏟，直直地往下挖了下去。

寶劍鋒利，雖然李龍飛沒出太多力氣，但很快的，便圍著小碑挖出圈深坑出來。

但越挖李龍飛越是吃驚，實在是這小碑看似不高，可往下一挖，卻發現其地面之下居然埋了不只數尺之深，他都挖了快五尺了，那石碑底部還是見不到蹤跡。

「這到底是甚麼碑，這樣埋沒道理阿！」李龍飛有些傻眼，看著那不成比例的碑體發愣地說。

1. 也是有緣

靈山深處，七名修士，四傷三殘，正拚盡了自己的力氣，快速往前奔去。

無奈那剩下四人，其中三人各自背著一名重患，速度大打折扣，根本快不到哪去。

而在他們之後，有一大群暗灰色的蚊子，每隻都有拳頭般的大小，飛舞著一尺長的翅膀，頂著如小刀般的口器，發出驚人的嗡嗡聲響，窮追不捨地往前爭逐著。

遠遠望去，數百隻蚊子有如一片黑雲，鋪天蓋地的往七名修士掩去，看起來好不嚇人。

跑在最前頭的，是一名練氣八層的少女，此時她正焦躁的往後頭看去，雖沒言語，但從她的眼神中看得出，其心中對遠離蚊子的恐懼，是希望跑有多快就有多快。

只是後面三人都各背一人，速度無法再快，而若她獨自離去，就算躲開蚊子，怕也是沒命下山，因此只得跑跑停停，等待後面三人跟上。

「樸兄…夠了，放我們下來吧。」其中一名老者，背上背著的是一位聲音低沉，身形消瘦的男修，此時他卻因失血過多，而臉色蒼白，看起來虛弱不堪。

那老者充耳不聞，仍是神情堅毅，背著他繼續往前跑去。

一旁被丈夫背著的女子，聽聞後也是神情悽楚，望向負著自己的男人輕聲說道，「是阿…夫君，你們把我們放下吧，少了我們，至少你們還有活命的機會。背著我們，那也只是大家一起死而已…」

「不幹！俺修仙修了幾十年，為的不就是跟妳相守百年嗎？現在放妳下來，讓俺自己跑走，那俺修仙都修成了個屁了！」那男子雖然自己胸膛處也滲著血水，臉上掛滿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一口回絕，頭也不回地背著女子繼續往前奔去。

最後那兩名兄弟，哥哥徐篙背著昏迷的弟弟徐益，臉色不定，似乎猶豫著甚麼，卻遲遲狠不下心來決定。

再過片刻，那蚊群組成的烏雲逐漸靠近，所過之處，草木枯萎，鳥獸不存，就算是幾隻妖丹四轉以上的妖獸，遠遠見到，也是避之不及。

眼看自己再過不到二十尺，就要被蚊子追上，徐篙一個咬牙，狠心將背上的弟弟往後一扔，跟著瞬間加速，越過前方的黑武熊夫婦，向前方衝去。

甚至，他還怕蚊子追來，一掐法訣，一道火蛇往後頭的黑武熊燒去。

那火蛇不過手臂般大小，對練氣九層的修士來說根本構不成威脅，但就這麼一頓，黑武熊夫妻便被蚊子追上，只離不到三尺距離。

啊一聲慘叫，原本昏迷不醒的弟弟徐益，被數十隻蚊子同時叮咬的痛楚，令他清醒過來。

但他清醒的時間也沒有太久，轉眼一兩個呼吸，全身血液體肉就被蚊群吸乾而亡，留下頭顱上兩個空洞的眼眶張大，似乎死不瞑目，難以置信。

而那蚊群組成的黑雲卻沒有因此停留下來，只分出少部分留下，其餘大半仍往黑武熊夫婦追去。

「罷了！」一咬牙，黑武熊背上的胡道姑奮力起身，鼓起全身氣力，做最後一次迴光返照，往她丈夫背後用力一推，跟著整個人便因反作用力，往後方蚊群中跌落過去。

「武哥…我先走一步，咱們下輩子再見了…」胡道姑眼眶含淚，露出此生最後一次對丈夫溫柔的神情，目送著他的背影含笑落地。

剎那間，無數灰蚊鋪天而來，將她前方的身影給掩蓋過去，同時一股劇痛從背後傳來，一隻食指粗細的口器從後貫入她的肩膀，吞噬血肉。

「可惜…我沒能替你留下後嗣…」胡道姑逐漸黯淡的眼神裡，殘留最後的遺憾，卻無力地慢慢闔上。

吼！

就在此時，一個氣急敗壞，痛心疾首的身影隨著怒吼聲衝進了蚊群，揮手亂舞將她四週的蚊子給掃蕩開來。

胡道姑看著丈夫衝來，心中一陣感動，但同時也急道，「你你你…你做甚麼，還不快回去！」

「我不回去，俺當初跟你結為道侶時不就說過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俺這輩子待妳不好，欠妳的，拖到下輩子那利息還得了！」黑武熊將她環抱在手，咧嘴一笑，一股豪情萬丈的氣慨油然而生。

胡道姑望著他那粗獷的笑臉，突然間背後的痛楚都消失了…她不再推開他，而是緊緊躲進他的懷裡，直到兩人的血肉都被蚊群給吸乾了，骨骸仍是相擁在一起。

樸道子跑在前面，卻對後面的動靜都瞭然於心，他佈滿皺紋的臉上忍不住老淚縱橫，強忍著回頭拼命的念頭，努力動起腿來，

陳姓少女同樣眼眶泛紅，對黑武熊夫妻的情義感到動容，但她腳下的速度，卻越發的快了起來，深怕被一旁的徐篙給超越過去。

眼看那些蚊群，因為連續吸食三個人的血肉，而停下了近三分之一的數量，徐篙的心臟忍不住怦怦跳了起來。

他往旁邊樸道子方向看去，看到對方正好也投來的懼怕眼神，心中惡膽向邊生，掐訣就要再度施展法訣。

「快看，那邊似乎有人！」就在此時，陳姓少女驚呼一聲，跟著往前方某個方向一指。

徐樸兩人順著呼聲，往她所指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一個身影，約莫在一里之外，正四處查探著甚麼。

「往那邊去！」樸道子心中一懍，也不管徐篙心中所想，對著陳姓少女喊了一聲，跟著自己便往那身影方向跑去。

徐篙愣了下，稍一猶豫，便被陳樸兩人落在後頭，嚇得他連忙跟上，後頭的蚊群也隨著換方向追了過去。

李龍飛此時正離開洞穴，來到外頭察看一番。

他雖有心找地方躲避鬼谷玟，但要他就這樣放棄那詭異石碑，卻也是心有不甘。

不得已，他只好先在洞穴外暗藏幾柄飛劍陷阱，同時探察地形，確認鬼谷玟要是追來，自己有把握逃脫而出。

想不到，他正在探勘之時，突然感覺到遠處一股奇異的妖氣直奔而來。

「難道鬼谷玟這麼快就帶那黃衫女屍追上來了？可除非她沒回去蜂巢，否則一來一回再怎麼快，也要明天才有可能出現阿？」李龍飛嚇了一跳，猶豫著是否要立刻逃亡。

但他再仔細一察，只覺得那妖氣雖然龐大，但卻混亂不堪，雖不算太若，但卻在妖丹二轉到三轉之間上下波動，而且並不只有一人。

「不對，若是鬼谷玟的那個女屍，好歹也是築基中期以上，對應來說，也有妖丹五轉實力，怎麼會只有二轉到三轉之間？」李龍飛雙眼一瞇，冷靜下來分析了下，「而且那妖氣前面，還有幾個熟悉的修士氣息逃亡，看起來，不像是鬼谷玟的同伴！」

沉吟了一下，李龍飛沒有轉身就走，反而迎上前去，準備看看到底是誰被那妖氣追殺，當然，這也是因為他有信心敵不過，還可以逃，所以才敢如此大膽。

不過他還是警惕這是鬼谷玟佈下的陷阱，因此並沒有超出自己飛劍所埋的範圍，而是正好停在邊界，只要情況一有不對，他便可以轉身就逃。

當然若他跑了，那石碑之秘就無法破解，但他相信，就算是鬼谷玟看到了，同樣也沒有能力能將那石碑給帶走。

除非鬼谷玟在這次試練期間，都要長守在這，否則他仍然有機會，回來找方法將石碑拿走。

對他而言，這石碑已經成了一個心結，不把它給拔走，他的倔性肯定會讓自己事後後悔許久。

就見到兩邊人馬越靠越近，從一里之外，漸漸到半里之間，跟著是兩百尺，一百五，一百…轉眼就到了五十尺內。

「是你！」「是你們！」

幾乎是在同時間，兩邊人馬都看清楚了對方。

對於樸道子等人，雖然遇到熟人讓他們精神一振，但當看清楚李龍飛只有一人之後，卻又有些失望。

「就算李道友修為比我等還高，但雙拳難敵四手，還是打不過這群蚊子阿！」樸道子心中想著，同時陳徐兩也都這樣認為。

反倒是李龍飛看到他們四人，張大了眼有些錯愕，尤其是看到他們身後那群黑壓壓的蚊子，雖然每一隻都實力不強，但加起來數百隻的數量，讓他也忍不住頭皮發麻。

「那是甚麼鬼？為甚麼你們會被牠們追殺！」李龍飛二話不說，拔腿就跑，但卻不是跑向洞穴方向，而是引向外圍。

「這…說來話長，總之，遇上你也是有緣，不如我們一起想法子對付這群蚊子好嗎！」樸道子有些尷尬，看著李龍飛苦笑了下，腳底卻速度不減，跟著李龍飛往外跑去。

「這叫有緣？有緣個屁！」李龍飛哭笑不得，雖說他並不擔心被追上，但聽到這話，也是一整個蛋疼。

好在這些蚊子的速度對他來講，並不算快，於是他帶著四人，開始繞著洞穴外圍，順著方向，跑起圈來。

跑阿跑得，那些蚊子雖然靈智未開，但也隱隱感覺奇怪，前面這群修士，好像有點不對勁阿，這地方不是已經跑過三次了，怎又再出現在眼前呢！

1. 震驚

跑著跑著，也不知道繞了多少圈，李龍飛從樸道子的口中，倒是知曉了他們七人進入試練之後的大致經過。

原來在進入血色試練之後，樸道子等人不知道是運氣好還是機緣巧合，竟一一的會合到了一起，形成一個練氣修士的七人小團體。

原本大家是因為實力不足，所以抱團取暖，而當七個人慢慢湊齊了後，反倒形成了一股不算弱的勢力，在試練中闖蕩了不少險境，得到頗為豐碩的成果。

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在經歷幾次取寶後，樸道子等人對外圍那些機緣有些不滿足了。

討論過後，眾人決定往靈山方向走去。

可他們卻在一次意外，讓徐氏兄弟的弟弟徐益，身受重傷，昏迷不醒。

倘若這樣，也就算了，可後來雖再有所收獲，卻陸續又讓陰氏，胡氏兩人也受到重創。

直到此時，七人才驚覺，這靈山不是自己可來的地方。

只是為時以晚，上山容易下山難。

七人之中，三人受傷，戰力大打折扣下，原本入山時有些可以無懼的妖獸，此時卻得小心翼翼通過。

更糟的是，在經過某處時，失足誤闖危境，引來一群蚊子的追殺，這才有了現在這樣繞圈的情況。

聽完樸道子的解釋，李龍飛沉吟了一會，沒有答話。

樸道子沒有摧他，而是繼續跑著，同時心中也是嘀咕。

「這個李道友，當時在赤劍宗迎賓樓時，就知道他並不尋常，平平都是練氣大圓滿修士，我每次看到他，表面雖然沒有顯露出來，但心底總是不知名的畏懼。」

「如今他一個人在這靈山深處，看起來過得還比我們七人滋潤，而且此時被蚊群追殺，竟若無其事，帶著我們繞圈圈跑，實在是不知道遇上他是福是禍，還是禍福相依阿！」

再跑了一圈，樸道子終究多背了一個人，氣力快要支持不了，速度慢了下來，遠遠看去，與前頭的陳姓少女和徐篙落了五六尺遠，成了五人之後最後一個。

那姓陰的漢子也沉得住氣，見到自己兩人落後，並沒有開口要求李龍飛相助，而是閉上了眼，靜靜等待奇蹟發生。

李龍飛眉頭微皺，從前排慢下來靠到樸道子身邊，伸手一搭，拉著樸道子，硬是往前又衝了回去。

樸道子只覺得一旁的李龍飛臂上傳來一股氣力，將自己肩上的重量都扛了過去，甚至，連自己身體都輕鬆許多，整個人精神不由得為之一振。

「李道友…你這是…」

「樸兄，你可知後面那群蚊獸，實力如何？」李龍飛望向後頭，似乎在打量著甚麼，突然開口一問。

「這…」樸道友愣了一下，有些不解地說，「實不相瞞，這群蚊獸，單一隻實力並不出色，就算是陳道友，也能輕鬆解決。」

「可當他們聚眾，十幾隻一起上時，就算是我，也有疏失的時後，只要被叮咬個幾下，氣血損耗，那更易他們攻擊，想要脫身都很困難。」

「而若他們數十隻，數百隻一起圍攻，就算每隻都只能吸你一些血肉，但蟻多摟死象，不出幾息，我便一命嗚呼，想逃也逃不了了。」

「原來如此…」李龍飛點頭說道，跟著又問，「那麼，就你所見，他們的口器，堪比何品法器？」

「大約是下品到中品不等，尚未見過有如上品法器的蚊獸…」樸道子說完，有些擔憂，看向李龍飛問道，「李兄你該不會是…」

「正是，你且等我試看看…」

話未說完，李龍飛便停了下來，運起靈氣，護住全身要害，跟著取出八把飛劍準備。

就看到那群黑雲，將李龍飛團團包住，跟著留下小部份蚊群，其餘的繼續往前飛去。

「李兄！」

「李師兄！」

樸陳等人皆是一驚，想不到李龍飛居然自投羅網，待要強救，已經來不及了，只得繼續往前跑去，同時心下悲愴。

「本以為李兄可以助我們逃離這蚊獸，想不到，他居然自己「自殺」了…」樸道子滿臉愁容，失望得無以復加，差點就受不了打擊想要停下腳來。

便在此時，突然異變生起。

本來包住李龍飛的那團小蚊群，紛紛墜落下來，接著李龍飛身邊八隻飛劍，有如神威，一劍一隻將剩下的灰蚊給斬成兩半。

「這這這…」樸道子跟其他兩人看得難以置信，無法想像居然有人可以在那蚊群之中，毫無受損。

陳姓少女不斷跑的同時，還不斷回頭張望，其臉上表情，顯得十分震驚。

她雖然只是赤劍宗的外賓，但其實她有位姑姑在赤劍宗內是築基初期弟子，也因為有這層身份，她才得以在練氣後期等人之中不被排擠。

在她來看，後面那群蚊獸，即使是她姑姑遇上了，也得躲避開來，李龍飛不過是練氣大圓滿修士而已，怎能在蚊群之中穿梭，而不糟殃？

李龍飛倒沒有去管前面四人的想法，他腳步邁開，他一面操控著飛劍，一面往前跟上。

那些灰蚊口器刺在他身上，雖然有些疼痛，卻沒有一個能夠穿入，反而發出尖銳鏗鏘，有如金屬撞擊聲音。

「嗯…的確堪比中品靈器…不過頂多也就造成一些皮肉傷而已。要真的穿入體內，牠們還辦不到！」李龍飛確定自己的判斷無誤後，更加有信心消滅蚊群。

不一會兒，原本包著李龍飛的數十隻蚊獸，已經全數殲滅，而那八把飛劍，也有了些傷痕，靈性稍微受損。

李龍飛往前衝去，同時一拍儲物袋，八把飛劍飛入，而另外八把，則飛出替換補上。

追上四人之後，跟著李龍飛又引數十隻蚊群，留下來包圍著自己，讓剩下的蚊群黑雲繼續飛去。

就這樣前後幾次，每次李龍飛追上樸道子等人，便故意落後，讓蚊群包圍，他再逐一鏟除，然後換一批新的飛劍

不久之後，原本數百隻的蚊群，只剩下不到百來隻，其飛行速度，也大幅下降，到最後，樸道子等人跟本不用再跑，而是加入李龍飛的獵殺之中，將殘餘的蚊獸全都片甲不留。

在斬殺完最後一隻蚊獸後，樸道子激動得仰天長嘯，「黑兄，胡道友，你們看到了嗎？我們替你們報仇了，你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陳姓少女與陰姓漢子同樣也是感觸萬分，前者喜悅的眼淚滾滾落下，雙手顫抖不已，後者則少見地露出難看卻又發自內心的笑容，久久不能平復。

唯有徐篙，兩眼充滿血絲，看向李龍飛的神情，複雜中帶點畏懼，甚至，眼底深處還藏著一絲怨懟。

「好了，這群蚊獸的妖丹也通通都收光了，你們接下來可有甚麼打算？」李龍飛摘下最後一顆妖丹，轉頭問向樸道子等四人。

樸道子回過神來，遞出一個儲物袋，開口說道，「李兄，這次多虧你了，這是我摘下的近百個蚊獸妖丹，還有一些之前得到的異寶，通通給你。」

李龍飛搖了搖頭，將儲物袋推回，拒絕說道，「我幫你們並不是為了寶物，大家相識一場，於情於理我都不該見死不救。」

「好吧…我先收下這些。欠李兄的大恩，等出了這血色禁地，回赤劍宗後，必有回報。」樸道子見李龍飛不收，也不推拖，只是再一揖讓，跟著收起了儲物袋。

「只是…我等本來目地是為了離開這靈山，如今被這群蚊獸追殺，反而跑到靈山深處…接下來的打算，可就難了…」

說完，樸道子看向其他三人，尋問他們的意見。

陳陰兩人就不用說了，前者茫然，後者自身難保；而徐篙則是沉默不語，一時間也想不出個去向。

李龍飛沉吟了一會，這才開口說道，「實不相瞞，我暫且在這還有事要做，不能送你們下山。可若是你們留在我身邊，屆時可能有生命危險。兩相取其害，我勸你們還是趕緊離開來得好。」

「李兄…並非我們不想離去，而是方才你也看到了…」樸道子聽完，有些著急的解釋著。

「敢問李師兄，你所說的生命危險，是指甚麼事情…」一旁的陳姓少女，怯生生開口打斷。

李龍飛環視了他們一眼，嘆了口氣，告知實情，「是鬼谷玟。鬼屍宗帶隊的築基修士，鬼谷玟正在追殺我。」

他沒有提到追殺的原因，畢竟這些人跟他不算甚熟，若是讓他們知道自己拿了蜂巢中的寶物，難保對方不會起異心。

雖說自己無所畏懼，但李龍飛也不想跟這群人反目成仇，所以還是有所保留。

這些年，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讓他學會了謹慎保密跟留一手的城府，這在以前的他來看，是不屑也不願為之的。

其他四人聽完，倒抽了口氣，面面相覷，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他們倒也沒想去追究，為甚麼李龍飛區區一名練氣大圓滿弟子，會被鬼谷玟這樣「大人物」追殺，因為那涉及到了個人秘密。

若是得罪了李龍飛，那對他們來說，無疑是自討苦吃。

只是這麼一來，與被鬼谷玟追殺來說，離開靈山，的確是條簡單到不行的路。

就在眾人紛紛沉默之時，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陰姓修士，低沉說道，「在下陰韋，若是李兄信得過在下，是否可以告知，李兄在此還有甚麼事要完成？也許我們亦可幫忙也說不定？」

李龍飛看著他，只見陰韋雖然臉色仍然蒼白，但經過短暫休息，已經有些精神，面對他的注目，瞳仁中雖有些渾濁，卻仍維持著大半清晰。

「好吧…隨我來。」李龍飛沒有多說話，只是帶領著他們，來到那藏著小碑的山洞之中。

1.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山洞之內，樸道子等人，圍著那小碑旁的大坑，有些不解地看著李龍飛，卻沒有開口尋問。

「咳、如你們所見，我留在這，要辦的事情，就是將這石碑給帶走。」李龍飛雙手一攤，有些無奈地說著。

「拿走石碑？」樸道子有些不解，在他來看，這些刻著彎彎曲曲蝌蚪文的石碑，雖說乍看之下有些神秘，但一點靈氣也無，應該不是甚麼異寶。

但他也不多問，從儲物袋中翻出一件金磚狀的法器，跟著掐了一道法訣，那金磚便漸漸變大，跟著從石碑下方撞擊過去。

轟！

一聲巨響過後，那金磚前方缺了一角，裂了開來，但那石碑確是動也不動，連一點點偏移也沒有。

「這是甚麼碑，居然連我的中品法器都撼動不了。」樸道子有些愕然，這才知道李龍飛為甚麼堅持將這碑給帶走。

其上面的蝌蚪文暫且不說，若是能自由揮舞這碑，怕是比上品法器，都還來得有用。

李龍飛並不意外，他苦笑了笑，轉頭看向陰陳徐三人。

陳姓少女搖了搖頭，她修為最低，連樸道子都沒辦法，她更是不需要獻醜。

徐篙同樣沒有反應，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沒有辦法，還是不願意出手相助。

只有陰韋，盯著那蝌蚪文看了許久，臉上表情有些異樣。

「怎麼，陰兄，你認得這些文字？」李龍飛見到他臉上的表情，有些期待地問道。

若是能認得這些文字，將其背頌下來，那麼也不用將這石碑給帶走，直接記在腦中就可以了。

陰韋搖了搖頭，「非也，我只是覺得這些文字有些眼熟，並不是我有所認得。」

李龍飛有些失望，但也沒有責怪，畢竟此事不可強求，只能繼續想些其它方法。

五人在這山洞之中，雖沒有找到搬出石碑的方法，倒也試了不少可能。

光是挖掘，敲打，記錄，刻劃，推擠，火燒，水淹…各種可能可以說都試過了。

甚至李龍飛還不死心，挖了足足有五十尺深，但仍看不到石碑的底部，這才死了心放棄。

「照我來看，這石碑可能是處於某種結界之中，除非能破掉這結界，否則挖再深都無法將其撼動。」陳姓少女看著眾人試了半天後，推測這種可能。

「結界？」李龍飛聽到這推測，心中一動。

「恩…我姑姑是個陣法師，她對結界頗有研究，曾提過類似的陣法，通常用來守護重要的事物。」陳姓少女如此說道。

「這倒是一種可能…」五人當中只有李龍飛知道這陣法上蝌蚪文的奧妙，因此聽到這石碑被結界保護，也覺得十分有道理。

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甚麼他們怎麼試，都沒辦法拿走這石碑。

只是這麼一來，另一個難題又來了，他們要怎麼破解這陣法結界？

「妳應該不會這麼剛好，對陣法也有所研究吧？」李龍飛看向陳姓少女，抱著一絲希望問道。

「抱歉…我當時對陣法不感興趣，並沒有多加研究…」陳姓少女臉一紅，低聲歉道。

「無妨…」李龍飛揮揮手，並不在意。

求仙之路漫漫長長，若是心有旁務，往往在境界提升上會有所遲滯，所以一般修士除了本身所學專精之外，並不會貪求太多。

卻在這時，旁邊的陰韋啊了一聲，像是想起甚麼事一樣。

「陰兄可是想起何事？」李龍飛又燃起一線希望，看了過去。

「沒錯…我想起來了，那碑上的文字，的確跟我在某個陣法書上所見，很為相似。」說著，陰韋便從儲物袋中，翻找出一枚有些陳舊的玉簡，毫不保留地遞給了李龍飛瞧瞧。

李龍飛也沒有推辭，直接拿在手中，將靈識沉了進去。

果然在裡面，看到了一篇名叫玄門陣法總訣的陣法介紹。

在這總訣中，共有九種基本陣法，八十一種變化之形，其中六十三種遺失，九種殘缺，剩下九種依照五行各分了火系四種，水系三種，土系跟金系各一，木系則一種也沒。

而那殘缺的九種陣法中，其中一篇「赤鱗化天陣」裡，所記載的文字，跟石碑上的蝌蚪文，便十分相似。

不過仔細一看，兩者還是有些差異，蝌蚪文的文字，看起來較為短肥，而赤鱗化天陣的文字，較為細長，彷彿是長大了的蝌蚪似的。

「這篇法訣，你是從何得來？」李龍飛收回靈識，抬頭問向陰韋。

「這是我在一次拍賣市集上，以十枚下品靈石，跟一個攤販買的。當時他並沒有多說甚麼，只當作是舊物賣了。」

「我拿到之後，甚為興奮，一度以為自己得到好寶物了，但事後發現，那些陣法內記載的陣眼法器，要嘛太過昂貴，要嘛聽都沒聽過，所以頗為失望。」

「如今看到這石碑，才又想起這玉簡來。你要的話，直接送你，就當做是你救我一命的一點利息好了…」陰韋也不避諱，直接將原因說給李龍飛聽。

李龍飛點了點頭，把玉簡收起，跟著拿出一件中品法寶，遞給了陰韋說，「這玉簡對我來說，不管是其上類似蝌蚪文的文字，還是本身的陣法記載，都是十分有用。除了抵消救你一命之事，這把中品法器也送給你，這才算公平合理。」

陰韋愣了一下，半晌後才伸出手來，將那法器收起後沉默不語。

旁邊的陳姓少女見狀，眼中露出羨慕的眼光，暗自責罵自己，當初要是多花一點心思跟姑姑學些陣法知識，如今可能就有好處了，不過千金難買早知道，現在想這麼多也沒用了。

李龍飛收下玉簡，雖然有些高興，但這石碑終究拿不走，他心中暗嘆，莫非自己真的跟這石碑無緣，強求不得嗎？

算算時間，若是鬼谷玟返回一趟蜂巢洞穴再來，應該也快到了，既然知道這石碑有陣法保護，帶不走它，那就算被人發現了，也不算甚麼。

而自己等人再不離開，等鬼谷玟真的到了，想要逃脫，也是十分麻煩之事，以他的個性，雖不怕強權，但也犯不著犯傻，為了一個沒好處的東西留在這裡，想到這，便有些打消念頭，準備離開了。

而就在此刻，始終沒有太多行動的徐篙，沉著聲，開口問道，「如果我有辦法破開這陣法，有甚麼好處？」

李龍飛一聽，大喜過望，看著他一眼說道，「如果你破開這陣法，我送你三把中品法器，可算好處？」

徐篙搖了搖頭，「三把中品法器太少。」

一旁的樸道子起身痛罵，「徐篙，你別太得寸進尺了，李兄救了我們一命，又不求回報。如今你若有辦法破陣，應該懂得報恩才是，居然還嫌好處太少，難道你一點羞恥心也沒有？」

「羞恥心是甚麼，能賣嗎？能讓我弟弟復活嗎？若是他早點出現，我弟弟就不會死了，修仙之人，一切以實力為主，我若能破這陣法，要求多點有甚麼錯！」徐篙不甘勢弱，同樣也開口反擊。

「你弟弟明明是你自己害死，憑甚麼怪李師兄！若不是他，別說你弟弟了，就算是你，也早就死了！」陳姓少女同樣看不下去，出口相助。

「…若是一切以實力為主，那麼李兄實力最強，你又有甚麼選擇不幫！」陰韋也沉著臉，惡狠狠看著徐篙。

「威脅我沒有用，若是我死了，那這石碑誰也別想拿走！」徐篙沒有妥協，只是冷冷說道。

「行了！你們都先停一停！」李龍飛伸手一揮，示意樸陳陰三人停下。

「我不會強迫你做任何事…」李龍飛看著徐篙，平靜地說，「若是你真的能破開此陣，讓我拿走這石碑，那你想要甚麼，儘管直說，只要我辦得到的，就替你辦到。」

徐篙深吸一口氣，有些緊張地說，「我要求一把上品法器，還有送我安全下山。」

他雖然看似平靜，但面對李龍飛時內心還是有些恐懼。

「行！只不過，我現在身上並沒有多的上品法器，但靈石跟法器還有不少，這儲物袋裡的東西，大概價值兩萬枚下品靈石了，夠你去一般的店內換一把上品法器！」李龍飛伸手往儲物袋裡一揮，取出其中一個儲物袋裝滿靈石法器後，直接扔給了徐篙。

他倒不怕徐篙騙他，畢竟沒他帶領，徐篙怕也下不了山。

至於靈石法器，他現在身上雖然沒有多得上品法器，但先前殺了幾個修士跟從蜂巢內搜括而來的儲物袋，可說是收穫滿滿，並不缺乏。

徐篙拿了儲物袋頓了一下，像是沒想到李龍飛會這麼爽快答應，靈識掃去，確認裡頭的確有價值兩萬靈石的物品後，這才小心翼翼收了起來。

「現在可以破了吧？」李龍飛看著他說。

「…可以。不過這事除了這邊幾人外，不能傳給其他人知。」徐篙看向其他三人。

李龍飛眼光掃了過去，陰陳樸三人紛紛點頭表示同意。

「現在可以說了吧？」

「…我祖上幾代，曾出過一名天資絕倫的陣法師，但他生性薄涼，對族內一向自私刻薄，一直是我先祖們引以為恥的一件事…」徐篙沒有直接回答，而是開口說了段隱私。

「怯…怎麼每個人都跟陣法有關，就唯獨沒老子的份…」樸道子心中暗罵，只是礙於李龍飛的份上，沒有開口。

徐篙沒有注意到樸道子的內心，仍是繼續說了下去，「…當時我也曾以為如此，只不過現在想想，修仙之路，本就弱肉強食，只要對自己有利，就算是自私了點，那又如何！」

些許是徐益之死對他大受打擊，原本還算正氣的徐篙，竟變得有些偏激起來，滔滔不絕說著長篇大論，試圖替自己的行為辯護。

李龍飛嘆了口氣，沒有指責甚麼，而是平靜地說，「你說的也許對，也許不對，但那都不是我關心的點。我關心的點是，怎麼破開這陣法？」

徐篙看著他沉默了下，然後笑了笑說，「先祖當初留下一個破解千萬陣法的方法，只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理論上萬陣皆可破。」

李龍飛一聽，眉頭微微一蹙，似乎想到些甚麼。

「沒錯，那方法很簡單，卻也很有效果。所有陣法都是靠法器靈力所佈置而成，然而靈力有限，外力無窮，倘若外界之力遠遠大於陣法所能負荷的威能，那不論怎樣的陣法，遲早都有破解的一天。因此只要找出這陣法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並以更大的力量施加於上，那便有辦法破之。」徐篙解釋著。

「你這說的不是廢話嗎？」陳姓少女一聽，翻了翻白眼，「要是我們能施展比這陣法還大的力量，早就把這石碑給搬起來了，還用得著在這想法子嗎？」

「嘿嘿…我可沒說，這力量一定得是像你這般死幹活幹的蠻力…」徐篙不甘勢弱，反唇相激說道。

「你…」

「說重點！」李龍飛有些不耐，斥喝了兩人一句。

「…重點是，這名先祖，乃是一名邪修…」徐篙說時臉上神情複雜，似有不屑可卻有有些欽佩。

「阿…」一旁的陳姓少女啊了一聲，連忙掩口不語。

也難怪她驚訝，畢竟修士之中，被冠上邪修之名，莫不是做過重大傷天害理之事，或專幹那姦淫擄掠的勾當，一般來說，被正派修士遇到都會被追殺或是不恥，若是家族內出過邪修，通常也會隱瞞下來。

徐篙雖然人品不好，但行為仍算正派修士，此時卻承認其祖上卻出過一名邪修，這可的確叫人吃驚。

徐篙聽到陳姓少女驚呼聲，臉上也是一紅，不過他仍是繼續說道，「先祖雖身為邪修，但他在陣法造詣上的確有其專精之道。他留下的那套破陣法訣中，還有一個他從邪道功法學來的禁忌法訣，可以短暫大幅度的增加自身的靈力，以用來破解陣法。」

「只不過…這法訣的既然是禁忌，副作用並不小，增加自身靈力，說穿了，也只是奪取他人靈力，除了被奪取者，輕者靈脈受創，重者丹田氣海破碎之外，施術者本身也受到一定風險，因此一直以來都被我族內長輩視做禁忌，棄之不用。」

「我當時跟弟弟一起出來闖蕩，隨手帶在身上，想不到今天卻派上用場了…」說完，徐篙從懷中掏出一枚玉簡，丟到李龍飛的手上。

「先說好，這奪取靈力的禁咒我再熟悉不過，若你施展在我身上，為求自保，我必定會反過來抵抗，屆時，若術法反噬，恐怕你會得不償失…」徐篙邊說還邊看著其他三人，嘴角揚起一絲冷笑。

1. 納靈訣、衍陣訣

「竟然是這種邪法！」其他三人聽了，都是臉色一變，紛紛往後退了幾步。

李龍飛靈識掃過玉簡，沉浸在其中片刻，確認徐篙所說沒錯後，心中也有些嘀咕。

這玉簡中記載的，的確如他所說的，有一套名叫「納靈訣」的法訣，能將被奪取者的靈力納為己有，並當作強行破陣所用。

而另一套「衍陣訣」的法訣，則能探測破陣所需的最少法力，進而去推估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法力破陣。

當然，這納靈訣身為邪道功法，其壞處自然也是不少。

首先，若是施法者修為低於被奪取者太多，施展這納靈訣，很容易受到反噬，反過來自身靈力被奪，得不嘗失。

再來，這法訣所得到的靈力也不能長久，頂多一柱香的時間，便會消散於體外，同時還很有可能因為容納過多靈力，導致經脈受損。

最後，其奪取別人的靈力越多，次數越常，容易連同一些神魂受到影響，心性受損，輕者踏入魔道，重者最終走火入魔，發狂瘋巔等等。

所以當時那位徐篙先祖，在屢屢攻擊比他弱的修士多次之後，惹來許多仇家，最終更因被追殺時強行運功，走火入魔發瘋命喪敵手。

「唉…」李龍飛嘆了口氣，這方法雖真的有辦法破解陣法，但同樣也難以施行。

要知道，陣法威力之所以強大，在於其內暗藏的各種法訣轉換或靈力循環的道理。

這些轉換能將佈陣的靈力來源，配何佈置法器，轉而化為十倍，百倍，千倍不等。

而破陣者，在不知道陣法威力下，冒然行之往往會受到強大的反噬，甚至無法中斷，所以才危險。

衍陣訣能避免掉這風險，讓施術者可以放心以納靈訣蓄力破之，這的確有很大機會成功。

可若使用了納靈訣，等於走入邪道，更是立刻與其他三人翻臉，這對李龍飛來說，根本是辦不到的事情。

「不管怎說，先照著這衍陣訣施展，看看這石碑是否真有陣法保護，同時也知道該需要多少力量破之。」想到這，李龍飛雙手掐訣，照著玉簡內的記載嚐試著施法。

在他掐訣的同時，樸陳陰三人也忍不住再往後一退；雖說他們不覺得李龍飛會為了石碑犧牲他們三人，但防人之心不可無，仍是警惕起來。

那衍陣訣上並不困難，李龍飛失敗了幾次之後，一道靈光便緩緩從他手指射向石碑。

在接觸石碑的那一剎那，石碑上一股黃褐色的光芒浮現出來，跟著李龍飛一喜，心中暗道，「成了，這石碑果然有陣法保護！」

不過在看到那石碑的上的光芒後，李龍飛的心又沉了下去。

照衍陣訣內所說，其推衍的陣法會發出紫青黃紅白五種光芒，一層比一層強。

其中白色最弱，練氣期可破之，紅色次之，築基修為可破，黃色不凡，非結丹境難以撼動，青光則罕有，徐篙先祖也只是聽過，推算只有元嬰老怪能破解之。

至於紫芒陣法，以徐篙先祖的見識，跟本聽都沒聽過有這樣的陣法，自然無法推衍，只是他認為在青光之上應還有更高層次的陣法，所以記載於其中。

眼前這石碑上的光芒，雖然並非青色，但也是黃色強度，別說結丹境了，李龍飛等人連築基修為都沒，就算使用了納靈訣，也不可能破之。

樸道子等人眼看那石碑上泛起光芒，雖不知所以，但也感受到一股壓力，不知道李龍飛會否對他們使用納靈訣。

良久，李龍飛才抬頭看向徐篙，沉聲問道，「照推衍訣所說，這陣法就算合我們所有人的靈力，也破解不開，難不成你在唬嚨我？」

徐篙神情變了變，有些緊張，「並沒有，我也是剛剛才知道…原先我還以為，這陣法之力頂多泛起紅芒而已…」

「不管如何，你這方法並不能讓我破解法陣…但看在這玉簡份上，儲物袋我就不收回了，只是下山之事，你自己看著辦吧。」李龍飛淡淡說道。

徐篙一聽，心底可就急了，他連忙辯駁，「怎麼這樣，當初說好了，你要帶我下山的！」

「那也得我解開這陣法才行，撇除他們三人不說，就算加上你的靈力，也不足以破開這陣法，莫非你懷疑剛才的結果？」李龍飛眉頭挑了挑，直盯著他看，絲毫沒有改變心意的意思。

徐篙想了想，這才咬牙說道，「其實這納靈訣，還有個用法，也許可以試試。」

「喔？說來聽聽？」

「這兩套法訣中的納靈訣，因為太過陰損，所以先祖棄之不用，可它的效果實在不錯，所以後來歷代祖先皆有人努力改善，最後終於找到一個方法，那就是改以妖丹中的妖氣取代奪取其他人的靈氣。只不過，這效率會低上許多，而且也更費功夫。」徐篙看起來有些不甘，但仍是將一個玉簡丟了出去。

「方才我們殺了那麼多蚊獸，其妖丹雖然不強，但數量多了，或許可以破解這陣法…」

「哼！盡耍一些小聰明！」樸道子聽完，怒目相向看著徐篙，顯然明白了後者原先的想法。

畢竟要是有這種方法，那他們根本不需要擔心會受到奪取，只有施法者的李龍飛本人需要堤防筋脈受損而已。

可徐篙故意不說，擺明了是要挑撥他們與李龍飛的關係，甚至是看他們受害。

陰韋同樣也想清楚了原因，鐵青著臉，面色不善地看著徐篙。

李龍飛收下玉簡，深深地看了徐篙一眼後，並沒有多說甚麼，而是繼續將靈識沉入裡頭。

很快的，他從玉簡中了解了徐篙後世先祖的改善，同時也確定了這方法的確可行，只不過，他所要冒的風險卻沒有變少，反而更多。

因為原本從其他修士中奪取靈氣，身為同類，自然是較為融合。

可從妖丹奪取，因為不同來源，在融合上會增加不少機會走火入魔；若是能破陣，那自然沒問題，可若破不了陣，陣法反噬，那肯定會受到重創。

沉吟一會，李龍飛下定決心，「做就做吧，沒有風險，哪來的收穫，以這陣法的光芒來說，結丹期修士可以破之，雖然方才收集的妖丹多半是練氣期修為而已，但我還有一顆蜂后的妖丹阿！」

「那可是扎扎實實的結丹境大妖妖丹阿！」

一念及此，李龍飛也不在多說廢話，吩咐徐陳等人離開此洞，而樸道子則被留了下來。

考慮到破陣時的風險，雖然樸道子無法完全相信，但至少在四人之中，仍是較可信，留在洞內以防萬一，是有其必要性的。

同時，為了怕妖丹不足，他也用剩下的法器將原先樸道子所得的百來個妖丹換了過來。

做好這些準備後，李龍飛這才照著納靈訣中的記載，開始牽引起體內的靈氣。

李龍飛並不知道，他方才這一串看似尋常的舉動，在陳姓少女與徐篙心中，卻是掀起軒然大波，面面相覷，眼中都看到了對方的震驚。

原因無他，李龍飛對法訣的天賦未免也太過妖孽了，居然只試了幾次，就將法訣給學會了。

這對一般修仙者來說，哪怕是大派天驕，也都難以做到。

他們卻不知，法訣的施展，除了其複雜的程度外，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其法紋之間的構成，及有效的控制自己的靈氣流動。

而李龍飛身上靈脈比常人多出數倍，可以說他的靈根已經勘比天縱之才，所以對於法訣的的學習如此迅速。

這些且不多說，李龍飛按照修改後的納靈訣，試了幾次之後，越發地對於徐篙先祖們豎然起敬。

「這徐篙雖然不肖，但當初徐家先祖的確了得，就不知道，為何會沒落至此了…」李龍飛心中想著。

這兩個法訣中，初時在他眼中，只有衍陣訣才是真正讓人驚豔之處，可當實際施展這修改後的納靈訣時，才發現納靈訣同樣也是一套十分逆天的法訣。

一般來說，就算沒修練過此訣的修士，靈氣同源，多少也能將體內的靈氣與他人傳遞相助，可能容納的量卻不多，而且效率不高，在傳遞過程中難免會有外洩的情況。

但納靈訣卻有效的改善這缺點，別出心裁將其存在四肢五骸之中，雖說最多只能提高自己一大境界的限制，但卻已經十分驚人。

要知道，這等同於在足夠的支援下，一名築基修士，可以使出一次與結丹老祖同樣的攻擊，簡直是駭人聽聞。

當然，除了修為外，法寶與靈力多寡，經驗，術法奧妙都是影響實力的重要條件，而且實戰中也不太可能辦到，但光是有一絲機會，就讓人怦然心動了。

好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納靈訣限制太多，實用性大打折扣，否則徐篙家族，恐怕也不會沒落至此了。

李龍飛在熟悉法訣後，拿出幾枚蚊獸的妖丹，依法施展，不久之後，果然從那妖丹之中，感覺到一股靈力，傳進了自己體內。

那靈氣與平常吸納靈石或打坐所吸收的天地靈氣不同，顯得有些狂爆跟血腥，一入體內，變覺得讓人有些煩躁，更挑起心中隱隱的兇性。

「果然如前人文獻記載，這妖丹內的妖氣雖然跟靈氣相似，但若不以煉化做丹藥或是輔以特別功法，尋常修士吸入後與自身靈氣會稍有排斥…」，李龍飛心中一凜，連忙加緊運起納靈訣中的獨門法門。

慢慢的，那些兇爆的靈氣在納靈訣的運行之下，漸漸與李龍飛的丹海靈氣融為一體，化做一枚小丹，靜靜地停在丹海之上。

只是那小丹看起來有些不穩，不斷分裂融合，看起來只能存在不久，遲了變會消失。

李龍飛心中一喜，「成了，這小丹正是納靈訣暫借外界力量所成的壓縮靈氣！」

跟著他不再猶豫，將方才得到的數百枚妖丹，一一化做靈氣，以納靈訣吸入體內。

1. 驚動靈山

在以納靈訣吸納妖丹內的靈氣這過程中，初時還算順利，到後來，數百枚妖丹凝聚之後，李龍飛體內的丹海漸漸有些異狀。

原先在丹海上的那枚靈氣小丹，已經膨丈到原本的數十倍大小，同時散發出來的威壓，讓丹海掀起了陣陣波動。

可這樣的程度，已經讓李龍飛的修為達到了築基中期。

若是一般練氣修士，能突然達到這樣境界，可能已經狂喜若望，可李龍飛雖只有練氣大圓滿，但已經比正常築基初期還強上許多，對這樣的境界也只覺得普通而已，甚至暗自估計怕還無法突破那石碑的防護。

再過片刻，將剩下的兩百多枚蚊獸妖丹吸入後，李龍飛體內的那靈氣小丹，已經讓他達到築基後期。

同時依納靈訣所說，其身體所能負荷的，也已經開始達到緊繃。

李龍飛臉上青筋佈滿，渾身的肌肉不斷跳動，顯然正承受著莫大的痛楚，他緊咬雙唇，不願發出哀嚎，但仍忍不住從喉嚨發出低沉的呻吟。

只是就算如此，那靈氣小丹仍不足以破開石碑上的陣法，李龍飛咬牙一狠，將之前在蜂巢內與這次血色試練內所得到的妖丹，除了蜂后妖丹外，一一拿出，逐一吸入。

一旁的樸道子見到那麼多妖丹，其中不乏有四階五階的妖獸妖丹，不禁倒吸了一口氣，頭皮發麻起來。

他本就知道李龍飛比自己厲害許多，但彼此都是練氣大圓滿，想來是功法修行上有所不同而已，可如今見到對方誅殺過這麼多強大妖獸，這才明白對方跟自己的差距絕非一寸兩寸，而是天差地遠。

樸道子不猶得納悶，李龍飛還沒築基就如此強悍，一旦築基之後，結丹之下還有人能贏嗎？

李龍飛吸收了那些妖丹內的靈氣，體內的靈氣小丹再次攀升，達到築基大圓滿，頂上頭髮無風飄動，周身罡氣四射，威風懍懍。

可卻仍不足以破開石碑上的陣法。

「唔…這納靈訣內雖記載著最多可以吸納高於自己一大境界的靈氣，但我體內靈脈似乎還有些空間可以吸納，不知道能不能再次突破。」李龍飛忍著痛苦，齜牙咧嘴看向剩下的那些妖丹。

「罷了，不成功便成仁，拼他一把！」

李龍飛心中一狠，將剩下的妖丹再次吸入，其體內小丹開始扭曲變形，同時他的皮膚，也開始變得血紅，好似龜紋一般，裂了開來。

可就在此時，轟一聲體內修為再次突破，終於達到了結丹境般的威壓，

此時若徐篙的先祖得知，怕是也會震驚得說不出話來，畢竟靠這法訣從練氣大圓滿一口氣突破結丹，這跟本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而一旁的樸道子早就腿軟跪下，腦中一片空白。

然而李龍飛也不好過，即使他的肉體已到半步築基，而且靈脈體魄都非比尋常，也感覺到自己處於一種一觸及發，隨時可能崩解的情況。

「事不宜遲，得趕快將這力量給發洩出去！」

李龍飛無法多想，只能照著衍陣訣中，幾種記載的簡單破陣法，硬是以力破力，將體內的靈氣小丹威力釋放出去。

那靈氣原本在他體內還隱而不發，此時一顯露出來，洞外的徐陳三人紛紛臉色一變，不自覺得往後退離了幾步。

而洞口的樸道子，只覺得一股莫大的壓力壓在自己身上，讓他整個人趴了下來，好像當初在入血色禁地時見到的四派長老一樣。

轟！

李龍飛右手一拳砸在那石碑根部，原本一直都毫髮無傷的石碑第一次有被撼動搖晃。

只見李龍飛右拳上，一串複雜的符文纏繞在手上，有如一個拳套包裹一般，狠狠與那石碑上浮現的一片黝黑光幕撞在一起，彼此堅持不下。

一道道擎天巨浪般的衝擊則從光幕傳向李龍飛的拳頭，哇一聲讓他忍不住噴出一口鮮血。

好在他肉身強硬，那衝擊雖大，短時間內還不至於受傷太重，但時間拖長了，怕是會傷到靈脈，更甚者可能連丹田都受到波汲。

李龍飛眼神閃過一絲瘋癲，左手猛地掏出那枚蜂后妖丹，右手仍沒收回，竟同時以納靈訣吸收之力，將蜂后妖丹內的靈氣納為己用！

那些靈氣一入體內，便如凶獸猛虎一般，在靈脈內橫衝直撞，痛得他是額上冒汗，身子顫抖抽蓄。

但李龍飛仍不顧一切，強行照納靈訣中記載方法，強行靈氣導入丹田，匯入那靈氣小丹之中。

此時若有人能看透李龍飛體內，就能看到在丹海之上，原本有顆米粒般大小的靈氣小丹，突然間就像灌風似的，瞬間膨大數倍，跟著又縮小回去，將靈氣給輸送到其右手拳上。

而右手拳上的符文拳套，在得到足夠靈力的加持下，也斗然變大一倍，將石碑上的漆黑光幕壓了回去，跟著碰一聲擊在石碑上，裂出一絲絲的細縫出來。

不過李龍飛肉體也支撐不了太久，此時他全身皮膚早已綻開，血液如潰決的堤防一樣，噴灑出來，同時手臂骨喀喀作響，怕再過幾息就要碎裂開來。

而丹田之處更是不妙，丹海整個波濤洶湧，若不是其全身靈脈足足有一百零八條之多，此時早已斷裂崩壞。

「給我斷！」李龍飛怒吼一聲，右拳猛然往前一推，喀一聲右掌骨斷裂，但原本便有些承受不住的石碑也碎裂開來，一道鮮明無比的斷痕漫延擴散。

卻在這時，那石碑上的蝌蚪文扭動了起來，一股奇異的波動擴散到了石碑之上，轉眼間那石碑上的裂痕又肉眼可見的復原起來。

李龍飛又驚又怒，身子一晃差點撐不下去，但最終仍是站穩了腳步，苦澀地看著眼前石碑。

「難道我真的跟此碑無緣？」李龍飛苦笑中有些想要放棄，卻在這時，他懷中的一張道符突然自己飛了出來，跟著其上的蝌蚪文發出金光燦爛，歪七扭八地重新排列了起來。

隨著蝌蚪文的排列，那道符原本已經衰弱的氣息逐漸強大起來，更隱隱發出道道金光。

那金光照射到石碑之上，原本正在復原的裂痕突然慢了起來，好像被甚麼壓制住了，跟著就連黝黑光幕上的力量也減緩許多，讓李龍飛有了喘息餘地。

李龍飛臉上閃過一絲驚疑，但此時不得細想，大喝一聲，跟著再度提起力氣，一股作氣將石碑給扳了過去。

與此同時，靈山某處的洞穴底下，一個全身毛髮，纏滿黑線的身影突然一震，驚喜萬分地尖叫起來，「疑！動了，動了！那小子居然真的成功了！咕哈哈哈哈…」

而另一個禁地，寒冰湖泊底部，那鐵繡長劍中的人影，赫然飛出湖面，神情驚怒，望向遠處顫聲喃喃自語說著，「…怎麼可能，陣法怎麼可能被破了一角…」

徐陳三人，原本正在洞外休憩，突然間，他們感覺到地面劇烈晃動，跟著便看到李龍飛渾身是血，扛著石碑，提著樸道子，衝了出來，朝他們大喊，「快閃開，離開這裡！」

徐陰兩人第一時間往旁邊避開，而陳姓少女卻下意識往後退去，下一瞬間，李龍飛正要提醒甚麼，卻臉色一變，直接帶著樸道子，衝向左邊林內，接著後方洞口內，便傳出轟隆隆聲響，一道合抱大小的火柱直接噴出，將陳姓少女給吞沒進去，連叫都沒叫出聲，便消失無蹤。

陰徐兩人看著那火柱，臉色慘白，彼此對望一眼，都看到了對方眼神中的驚恐。

方才那一刻，若不是有李龍飛提醒，加上一些運氣，怕是被火柱吞沒的就是自己而不是陳姓少女了。

此時兩人也顧不得找尋李龍飛追問究竟如何，而是先逃命在說，因為隨著那火柱噴出，方圓百尺內的樹林陷入一片火海，而且地面還不停晃動，有如地龍翻身，讓人為之色變。

李龍飛那邊也不好過，他剛才在洞內幾乎耗進全身力氣，這才將那石碑給扳斷，跟著從懷中掏出一枚靈仙蟲芝吞了下去。

正因為有這幾枚靈仙蟲芝的逆天神效，他才敢這樣拼命，只是還沒等到靈仙蟲芝的藥效完全發作，一種極度危機的直覺在他腦中響起，他幾乎是反射性地抱著石碑，提起腿軟在洞口的樸道子便往外衝了出去，接著後面便發生了慘劇。

而此時他同樣也沒有休憩的時間，趁著體內靈芝仙草逐漸提供的氣力，帶著石碑往山腳下要跑去。

「樸兄，你也快逃命吧，這情況下，我恐怕也難保你們的安危，只能自求多福了。」李龍飛看向左手邊的樸道子，雖然心中有些不忍，卻還是將他放下。

畢竟此地大亂，誰也不知道是否會有異變再生，況且，靈山中的其他妖獸怕也會因此被驚動，就算一起行動，也不見得有機會保命，不如分開逃跑，各憑機緣，或許還有機會。

樸道子雖然剛剛在洞口被李龍飛的氣息及異變嚇到腿軟，但他畢竟也是修仙界的老一輩了，自然知道這些道理。

深吸了一口氣後，他回過神來，站起身朝李龍飛抱拳一揖，「既然如此，李兄便保重了，若是你我能平安回到赤劍宗，樸某必有厚報。」

「嗯，樸兄也多保重了，這把中品彎刀法器，是我偶然得到的，送你防身，希望你也能平安出這禁地。」李龍飛沉吟了一下，拿出一把彎刀，遞了過去。

樸道子受驚若恐，臉上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但隨即將彎刀收了下去，並深深地對李龍飛再拜一揖，跟著轉身離開。

看著樸道子的背影，李龍飛嘆一口氣，跟著轉頭看向右手扛著的那石碑。

為了這石碑，他耗費了千辛萬苦，連僅有的剩下兩片靈仙蟲芝也用上了，這才拿了出來。

失去了陣法保護的石碑，已無原先在洞穴中的那樣無堅不催，帶著逃命若有損壞，那可是會讓他心疼不已。

略一思索後，李龍飛嚐試用玉簡將其上的蝌蚪文給記錄下來，可就算少了陣法，這石碑上的蝌蚪文仍是無法複印，無奈之下，只得把整根石碑收入儲物袋中，等之後再來詳細研究。

至於另一件事，則是那張小太乙化清符，此時它靜靜在李龍飛懷中，已經毫無法力，其上的蝌蚪文也正在漸漸消失，看起來再也無法使用。

「被算計了嗎…」李龍飛似有明悟，看向遠方某處，隨即搖了搖頭，踏上兩柄飛劍，往遠處逃去。

1. 靈山有獸，其名鴟龜

靈山山腳，一群修士身著大半紅衫，正互相攙扶，準備離開此地。

突然間，領頭的一名修士，似乎有所感應，回頭往山上一望，跟著神情一變，對著眾人大喊，「加快腳步，跟不上的人別怪我丟下不管！」

「大師兄…我們已經很努力了…大夥受傷不輕，難以再快了！」

「是阿！大師兄，那青陽子被你重創，短時間內怕是追趕不上，我們何必那麼慌張呢？」

「鬼谷玟那妖女去追那小子遲遲不歸，我們沒必要擔心阿…」

幾個赤劍宗的弟子紛紛開口，要求道辰子速度慢一點點。

可就在這時，靈山之上，突然一陣驚天巨響，地動山鳴，跟著一道赤紅火芒，如擎天之柱，從靈山深處往外噴射而出。

同一時間，無數妖獸猛禽，異怪蟲精，紛紛從山中奔逃而出，嘩然竄動，驚動整個靈山。

遠遠望去，靈山山體外的天空佈滿了飛蟲鳥獸，而樹林裡則是萬妖奔竄，原本的禁地如今更加危險，有如末日般的景象。

山腳的赤劍宗等人，見到這等劇變，嚇得不敢再多說甚麼，而是跟著道辰子加快腳步往山下衝去，就連原本一些動彈不得的傷患，此時也不得不施展秘術，跟著眾人一起前進。

黃襄同樣也跟在其中，她臉色沉重，頻頻回頭看著靈山，朱唇輕咬，似乎在擔憂著誰。

一旁一名女修，轉頭看著她說，「師妹，還不快走，再不離開這裡，等等沒了命，那可是甚麼也不用擔心了！」

「可是師姐…」黃襄還想說些甚麼，那女修卻是一揮手打斷了她的話。

「妳也說過了，那小子福緣不淺，而且妳不也試過身上的那個雙環戒，證明他不在三百里內，依我來看，他恐怕是跑到靈山的另一頭了，你就不要再擔心他了。」

「希望如此…」黃襄低下頭去，有些苦澀地說道。

她身上帶著一個儲物袋，那是先前李龍飛在摘下她的儲物袋時，順手塞入她懷中的。

原來早在兩人打算離開蜂巢之時，李龍飛便暗中要黃襄將其身上的儲物袋都交給了自己。

當時黃襄還不明白李龍飛在想甚麼，但出於信任，也就沒有多加詢問，爾後鬼谷玟的出現，加上李龍飛的舉動，直到兩人一前一後追出蜂巢洞穴後，她才從懷中發現了這個儲物袋。

這袋中所含的寶物，比起她原先的儲物袋，還要多上一倍，幾乎是整個蜂巢寶物的三分之二左右了。

也在她發現的同時，這才明白李龍飛的用心良苦。

只是，此時靈山劇變，自己卻聯絡不上他，讓黃襄一顆心懸在那裡，久久無法放下。

靈山的另一側，一名白衣修士，此時他左臂齊斷，披頭散髮，整個人狼狽不堪，咬牙切齒地往前奔走著。

「鬼谷玟…道辰子…你們兩個天殺的，我青陽子若僥倖不死，日後必找你們報仇…」

罵是這麼罵，但眼下的青陽子已無當初刀仙宗天驕的那份氣勢，整個人氣息更降至只有築基中期左右，渾身傷痕，對於靈山中的一切風吹草動都心驚膽跳堤防著。

早前他在蜂巢洞穴，晚了道辰子一步解開沖靈散的藥效，等到能動之時，身邊的刀仙宗等人已被清殺殆盡。

若不是他在最後關頭，勉強聚起丹田中的靈氣，以祕法沖淡藥效，怕是自己此時也已經人頭落地。

不過就算這樣，他仍是被斬下一臂，落荒而逃。

為了避免被赤劍宗等人追殺，他特意繞了一圈，從靈山另一邊山頭往下離開，可就在他準備離開時，突然靈山劇動，跟著無數猛禽妖獸，精怪魔蟲衝了出去，裡頭更有不少就算是他全盛時期，也不願招惹的存在。

而此時他勉強來到山腳邊，只差一點，就可以離開這靈山範圍了。

突然間，他像是意識到甚麼，整個人站住不動，大氣不敢喘地往前方看去。

只見前方一個巨大無比的漆黑妖獸，全身毛絨，有如圓球般張大了嘴，眼神有些迷茫，輕輕地往前飄去。

而其體外毛髮，不少淤泥沾染其上，正一點一滴往下滴落，每一滴都有人頭般大小，啪答啪答。

「泣…泣冥獸怎會在這裡…」青陽子心中發苦，他有心想要退後，但全身卻因為泣冥獸的威壓而不敢動彈。

就在此時，泣冥獸似乎也注意到了他，轉頭向他看來，跟著張大了嘴，緩緩地要將他吞下。

青陽子拼了命地想要動起身子，但受傷過重，又修為下降的他，此時被泣冥獸盯上就像老鼠遇上蛇，跟本無法行動，只能眼睜睜看著對方的巨嘴朝自己咬來。

就在他腦中一片空白之時，突然間從靈山深處，一個響亮的悶哼聲傳來，那泣冥獸愣了一下，跟著轉過身去，沒再理會青陽子，朝靈山深處急速飛去。

※※※

胭脂山脈旁，一座萬丈山峰，如長劍一般想要劃破天空，被五根手掌般的小山尖圍繞著。

在那山峰之上，雲海飄渺之巔，一名枯瘦老人，全身肌肉乾扁，好似已經坐化一樣，盤腿坐在那頭。

而他身上的氣勢，也十分衰弱，卻隱隱如一把利劍藏鞘一般，靜置在那頭，鋒芒不露。

突然間，他原本緊閉的雙眼，驀然睜開，跟著整個人氣勢升起，如劍出長匣，華光四射。

在他雙眼開闔閃動之間，其面無表情，一發不語，往前一邁，身子便模糊不見，消失在了山頂上頭，再出現，已在百里之外，往著血色禁地直馳而去。

而在同時，刀仙宗宗門內的一處秘室，裡頭一名中年漢子，背上背著五柄不同形狀的刀刃，動也不動地冥想著。

其前面一把妖異的長刀，泛著黑茫，被層層法陣包圍著，不斷地震動，似乎想要脫困而出。

可那法陣顯然不同凡響，即使那長刀上的威壓堪比結丹，卻始終被鎮壓著，無法離開。

就在那中年漢子繼續煉化這柄長刀之時，突然間，他背上一柄大刀的刀柄碎裂開來，跟著他心中一驚，站起身來，雙眼看向牆壁，似乎能看穿密室，遠遠望向血色禁地。

而鬼屍宗的內片沼澤深處，此時同樣也傳來一陣尖銳的女聲驚怒，「陣法被破，這怎麼可能…靈崇觀那些牛鼻子到底在幹甚麼用，難道連個陣法都守護不了嗎，到底吃甚麼長大的！」

「師妹妳先別急，那陣法共分五處，就算其中一處被破，還有另外四處，除非同時有兩處封印解開，否則那廝是跑不出去的。」另一個男聲連忙安慰她道。

可就在此時，那男子聲音突然猛然一變，失聲叫道，「怎…怎麼會，一個就算了，另外一個，怎麼也被了解開來…」

※※※

時間來到稍早之前，血色禁地內，一處古老荒城，一名黃袍道人，雙目睜大，渾身血跡倒在地上，其身前一名看似平凡無奇，面容扔在人群中很快便忘記的青年，冷冷看著滿地的屍體。

青年手上的拂塵沾滿了血跡，同時左手拿著一張道符，閃著金色的光芒。

而在他五丈之外，一面浮雕石壁，其上刻滿一張張壁畫，畫上似乎描述些甚麼故事，栩栩如生，歷歷在目。

那故事中，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段歲月，一個看不清臉孔的身影，帶著一隻小龜，在湖邊嬉戲著。

那身影雖看不清臉孔，卻仍可以從其婀娜多姿的嬌軀上，看得出此人必定是位絕美少女。

而下一張圖內，那小龜不知經過多久，已經長成一隻巨龜，身形有如小山，背著那少女，漫步在天地之間。

第三張壁畫之後，卻都破損的嚴重，整面牆毀去大半，根本難以看出任何畫面。

直到最後一張圖，不知道前面發生了甚麼，幾名修士，各執法器，圍繞著那巨龜猛攻，而那少女則立在巨龜身前，急切地試圖阻止他們。

那青年看向那些壁畫，臉色平靜，緩緩走向前去，右手鬆開拂塵，輕輕觸碰那些壁畫。

「…多少年了…我被困在這多少年了…仙姑，這就是妳想要的嗎…讓他們困我在靈山，再害死妳奪走傳承？」

那青年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埋怨，卻一點也不像在為自己哀嘆，反而是為他口中的那位仙姑憑弔。

「靈山有獸，其名鴟龜…當年我為了妳，寧可被困也不出手，如今故人已逝，也是時後該算一算當年的舊帳了…」

1. 鴟龜之怒，天怒也

血色禁地之外，沖虛道人正盤腿打坐，其拂塵平置於膝，膝上一串道珠，珠上每一個都刻著此次進入試練人的名字，足足有百餘個有，此時正各自明亮，閃閃發光著。

那道珠乃是靈崇觀內極為珍貴的上品法器，其作用不在殺敵，而在取出弟子的一絲神念，封印至道珠內，藉以判斷其生死狀態。

此時那串道珠，其上只有十來個熄滅，剩下九十多個，全都完好如初，平安閃耀。

「這次試煉，除了取得那入仙石的名額之外，另外一個重點，在於進入遠古荒城中，取得珍奇古寶。若是能得到幾件古寶，大大增加我靈崇觀的實力，那麼，就算進不了仙石，也算是一種收穫。當然，能兩方俱得那是最好的了，就看邱楚機那小子怎麼辦事了…」沖虛道人雖然沒有張眼，但心中卻不停盤算著。

突然間，他腿上的道珠熄滅了一個，他張開眼，嘆了口氣說道，「靈虛那小子，平常就不認真修行，這次隕落在此，也不算是意外了…」

話未說完，另一個道珠跟著也閃了一下，黯淡下來。

「咦？靈光那小子怎麼也隕落了？」

沖虛道人尚未回過神來，那道珠卻有如連鎖一般，唰唰唰地連滅了好幾個珠子。

「這這這…難道他們進荒城內誤觸了甚麼禁制嗎？不對阿，有那張古寶圖，應該能避開大半禁制才對，難道有甚麼意外嗎…」沖虛道人驀然站起，握著道珠，有些難以置信地看著。

可是就像對他的懷疑打擊一樣，那道珠上的光芒一個接著一個黯了下來，到最後一個，那道珠特別大顆，上面刻著邱楚機三個大字，勉強撐了幾息，但仍是沒有例外，熄滅下來。

沖虛道人看著那串道珠，噴出一口鮮血，心神激動，臉上戾氣讓他青筋暴露，連遠處的玉靈子與李林兩人也感到詫異，紛紛對望相視，不得其解。

但若他在看仔細，就會看到那串道珠內，有一粒珠子，其上的名字十分平凡，讓人不太記得，雖也黯淡下來，卻仍微微發亮，並沒有完全熄滅。

※※※

血色禁地內，此時若有人能從高空處往下俯瞰，便能看到，以靈山為起點，荒城，沼澤，冰湖，火山口，可以分別連線而成一個五角形。

而此時在沼澤，靈山，荒城三處，都掀起了巨大的靈氣漩渦，似乎對應著甚麼，火山口周邊的火靈氣同樣也蠢蠢欲動著。

唯有寒冰湖泊上，一道身影正努力掐訣，試圖平靜湖面的水靈氣波動。

火山口內，一群身穿黑衣的鬼屍門弟子，此時正在一處洞府面前，貪婪地看著滿地的靈石異寶。

這洞府乃是他們這次進試練的暗中目標之一，其中暗藏珍寶無數，更有許多上品法器乃至法寶在內，而洞府中央，甚至還有一爐丹藥，不知已淬煉多久，尚未開封。

「發了發了，這些靈石寶物，平分後足夠我們這些人用上數十年外，還有機會突破築基，踏上結丹阿！」其中一名看似帶隊的黑衣修士，完全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抓起一把中品靈石哈哈大笑著。

「鄭師兄，鬼谷玟師姐不在，我們是不是要幫她留一份呢？」另一名女修，突然想起一事，悄悄問道。

「哼！那女人自己不來，憑甚麼我們要幫她留一份？何況有了這些靈石丹藥，我比她早突破結丹也說不定，又需要再看她臉色幹嘛？」黑衣修士愣了一下，但隨即強硬地說。

可就在此時，那堆寶物的中央，那只方丈大小的丹爐內，突然傳來陣陣金屬撞擊之聲，而丹爐底下，也冒出熊熊赤芒，一陣陣灼熱波動，散發出來，似乎在煉製著甚麼。

「張芳，你在幹麻！」那黑衣修士看去，只見一名鬼屍門的弟子，眼神有些恍神，緩緩靠了過去，其手中一張道符，散發著金光閃閃。

「鄭…鄭師兄，我…」那弟子被叫了住，眼神閃過一絲慌亂，咬緊下唇，顯得有些心虛。

「不準動，否則別怪我不顧師兄弟之情！」黑衣男子雖不知緣由，但對方舉止奇異，心中有股說不上來的異樣，因此臉色一沉，揚手一道三色毒霧溢出飄散在半空之中，指向張芳。

那張芳顯然對黑衣男子十分敬畏，原本抬起的手不敢再向前去，黑衣男子也趁機緩緩靠近，同時另外幾人分別左右包抄，圍著張芳，以防他突然暴走。

但下一瞬間，那張道符上驀然浮現無數金色文字，狀如蝌蚪，歪七扭八晃動之間散出強大靈壓，跟著脫離張芳手掌，往丹爐那飄去。

黑衣修士與眾人還未來得及反應，張芳便眼珠一個上翻，其體內飛出現一名透明小人，跟著那小人哈哈一笑，翻掌往張芳頭頂一拍。

啪一聲，張芳整個頭顱爆裂，腦漿四射的濺在丹爐之上，原本炙燄的爐火頓時熄滅，而爐鼎內那金屬撞擊聲卻越來越大，到最後有如雷聲轟轟，震得眾人雙耳生痛。

接著丹爐猛然炸裂，一道梟首龜身狀的精魄，張著赤紅的眼，從爐中飄然升起。

黑衣修士等見此劇變，驚魂未定，那小人又轉身看向眾人，臉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容，眾人這才知曉害怕，但為時已晚，一陣腥風血雨，在洞府之中赫然上演…

※※※

靈山山腳，李龍飛踏著飛劍，飛快的往逃離著，他的心跳怦怦作響，危機感在腦中不斷刺激著。

也不怪他擔憂，光是這一路上，四轉五轉的妖獸他就遇上了不少，幸好這些妖獸同樣也在逃命，加上他速度不訝於築基初期修士，這才沒讓牠們追上，否則要是打起來了，就算能贏，怕也是有所耽擱。

可就在此時，一道黑芒，忽然從旁擦身而過，李龍飛定神一看，居然是一隻跛腳黑虎。

那黑虎全身漆黑，唯獨四隻腳底長有白毛，其中右前腳更是有些萎縮，似乎曾經傷過。

而牠的左眼，一道傷疤，讓牠看起來更為兇狠，此時散發出妖丹六轉的氣勢，往前飛奔而去。

李龍飛一眼就認出牠便是曾經傷過他兩次的那隻黑虎，不知道牠有何奇遇，居然修為大幅增加。

李龍飛臉上早已癒合的爪傷隱隱作痛，雖黑虎修為比自己高，但他還是有信心重創對方，只是現在卻不是發作的時機，只得強忍著殺機，繼續往另一邊跑去。

同時那黑虎也發現了他，其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神情，隨即朝另一個方向奔去，一人一虎交錯而過，轉眼離彼此幾百尺遠。

李龍飛待要回頭再望去，一道滄桑的聲音，不知從何傳來，迴蕩在整個靈山之中，更是傳遍血色禁地，讓每一個仍存活著四派弟子都清楚聽見。

「…靈山有獸，其名鴟龜，鴟龜之怒，天怒也…」那聲音如天雷一般響徹雲霄，讓李龍飛整個人為之一震，這正是那名神秘的元嬰老怪聲音，只是此刻聽來，似乎有些不太一樣，比起在異洞中所見，多一種沉重且古老的滄桑之感。

幾乎是同一瞬間，血色禁地外，四名護法的結丹長老，全都目瞪口呆，看著眼前的禁地入口，不知所措著。

在他們面前，原本應該是被陣法隱藏著，看似小樹林的禁地入口，此時破碎虛空，整個空間中出現許多黑色裂縫，猶如有人在半空用毛筆畫一條線一樣，一道一道浮現著。

而那裂縫所經過之處，無一不都斷裂開來，即使是巨石地面，也都如此，讓四人紛紛往後退避三分。

在破碎的虛空中，血色禁地內的景物慢慢出現在原本地方，跟著那片山，那片湖，那一切的一切，就像兩個世界開天闢地，渾沌接觸一般，將原本在齊國與武祁國的無名小山，包含山下的村莊，甚至大半國度，整個壓垮，生靈塗炭，慘不忍睹。

而那聲音，也在這時從血色禁地內傳出，響徹整個胭脂山東側半邊。

「當年…我隨仙姑縱橫東海…」那聲音帶著奇特的音律，有如天雷轟鳴，又如天音悅耳，傳至外界人獸耳中，竟有種迷惑心智的作用。

而這種迷惑感，在血色禁地內，更顯得明顯，不只是殘餘的四派弟子，就連不少結丹妖獸，也都神情漸漸迷惘。

靈赤刀鬼四名長老，此時早已飛在半空，無法置信地看著眼前天地異變的景象，半晌說不出話來。

虛空中，那血色禁地之內的聲音，帶著古老滄桑而又平靜地語氣，繼續說道。

「在東海之上，我們不知快活了多少年，不知去過了多少地方，直到有一天，我隨著仙姑來到了蓬萊，見到了那該死的雜種！」

這一次，那聲音語氣上有了些許變化，越說越氣，尤其到了最後那一句話，更是如怒濤烈火，恨不得直接將對方吞掉。

在血色禁地中的靈山山腳下，原本已經神智矇矓的李龍飛，突然心中一道寒氣流過，他猛地打了個機靈，醒了過來。

就看到自己腳下震動劇烈，無數山石從靈山之上滾落，更有不少樹木倒塌，讓他駭然不已。

「那個雜種不知道施了甚麼妖術，竟讓仙姑從此愛上了他，甘心為了他留在這鳥不拉屎的彈丸之地，助他興隆了整個國運…」在那聲音中的憤怒越來越強烈時，血色禁地內的五處禁地，連同整個血色禁地世界，竟都開始震動，就連在外頭的四派長老，都忍不住運功護住心脈，免得被那聲音中的轟鳴給震碎心肺。

而與此同時，血色禁地外的虛空中，與胭脂山脈相接之處，開始出現一道道巨大的裂縫鴻溝，如天崩地裂，空間碎裂開來，足足有百萬丈長，蔓延一圈。

若是有人此時能同時看到血色禁地與胭脂山脈，便可看到那空間交界之處，一片黑色沼澤，不斷向外吞沒，跟著一個數百丈長，巨大無比的頭顱，如鴟鴞容貌，緩緩從黑泥中抬起。

其滴落的泥土，每滴都有一小座山頭的大小，掀起的狂風，如暴雷中的吹奏。

而隨著頭顱升空，大地顫抖，轉眼就離地千丈，五千丈，數萬丈…直至白雲都在頭顱下飄過。

跟著牠轉過頭去，望向破碎虛空中外面的那微小如蟻螻般的四派長老，帶著傲然，帶著怒火，開口說道。

「可那雜種還不滿足，聽信讒言，說甚麼要將我陣壓在境內，以助國運永世昌隆，我看在仙姑份上，始終沒有還手，但最後卻從此被封印在這禁地，沉睡無數年！」』

「即使我在冥冥之中化出神念，卻礙於天道修為大減，還被一群王八蛋元嬰小兒關在洞內，動彈不得，幸好蒼天有眼，故人亦死，今日我終於脫困，蓬萊東萊，盡皆俱滅！」

「我鴟龜之怒，即天之怒也！」

1. 四祖鎮壓

血色禁地內，此時不管甚麼妖獸，也不論哪派修士，此時都趴伏在的，不敢動彈。

在他們上空，一個巨大無比，貓臉鳥嘴，目光如炬的頭顱，高高掛著，遮掩了太陽，佔據了半空。

而在那頭顱面前，甚麼四派長老，甚麼結丹老祖，根本是個屁，別說升起任何反抗之心，四派長老只能畏畏縮縮，發抖著不知所措。

即使是那脾氣最大的玉靈子，此時也溫馴地如隻小貓，大氣不敢喘一口，低著頭深怕與那鴟龜對上眼。

「這哪是甚麼試練，這根本是虎口拔牙，自找苦吃！」四人心中都不免怨懟著，尤其是若四派太上老知道此地鎮壓著如此驚天巨獸，那就更其心可議了！

甚麼血色禁地，甚麼靈山五處險地，根本就只是鴟龜的封印之地！

那靈山便是鴟龜之軀，黑潭古城，寒湖火口，分別鎮壓著他的四肢，封其神魂，鎖其靈脈罷了。

此時除了寒湖尚在強撐，其他四處，陣法全都被破，鴟龜只差最後一步，便能離開血色禁地，重回這天地之間。

而這最後一步，看起來無人能擋，也無力可擋，勢在必行！

可就在這時，天外一座山峰，如一柄巨劍，突然劃破天際，夾雜著赤火紅芒，朝鴟龜一劍刺來。

「終於肯出現了嗎？」鴟龜頭顱上城市般的大眼微微一瞇，瞳孔如貓般豎成一線，似乎一點也不意外，深吸一口氣，接著長聲厲嘯，直接在其面前的空間掀起一陣音爆。

這音爆的聲音之大，驚天動地，穿雲裂地，瞬間就將鴟龜面前的虛空扭曲著，激起一層層觸目驚心，半透明皺摺的波紋，往那山峰轟去。

那四派長老首當其衝，一個個如身處濤天巨浪之中，哇一聲噴出大口鮮血，被音爆之力直接吹落在地，撞出四個深不可測的凹洞。

這還是那音爆沒有針對他們，否則怕不是落地重傷，而是直接碎成飛灰，屍骨無存，從此不復存在。

至於血色禁地內的生靈，此時除了結丹境以上，無一例外，全都七孔流血，被那長嘯震得暈眩過去。

唯有李龍飛體魄特殊，勉強撐住，但也跪倒在地，恨不得將自己耳膜給戳破來避免這恐怖音波。

他們尚且如此，直接面對音爆的巨劍山峰就更不用說了，那劍尖部份的山巔尚未觸及到音波，便直接崩塌，碎裂開來，而劍身部份，在與那音爆衝擊之後，也四分五裂，斷成數截，跟本來不及刺到鴟龜之前，就已經墜落下去。

遠遠看去，那音波所過之處，寸草不留，如摧枯拉朽般的將一切摧毀殆盡，延伸數十里外，仍未去到盡頭。

也就在這音波去勢稍減之時，一道人影，比之山峰有如蟻螻般渺小，沖天而起，跟著雙指併攏，以指代劍，揮灑而落，劃出淡淡的劍影，朝鴟龜急速而去。

別看這劍影雖小，可卻讓鴟龜感到比方才那山峰還要強烈數倍的劍意，。

不過，那也只是比那山峰還要強烈而已，面對這一劍，鴟龜仍是毫不在意，緩緩一動，頓時血色禁地內，火山口內一隻巨大的龜爪，往前一揮。

那龜爪不過輕輕一動而已，可劃破的長空之中，嗚嗚的風鳴聲卻捲起三道颶風，每道都有百丈大小，直接將那劍影給捲進去，跟著原封不動繼續往那人影襲去。

「還不出手幫忙！」那人影臉色一變，乾枯的嘴唇微微開啟，發出一聲爆喝，同時立刻往後退去。

同一時間，鴟龜另一側，相距百里之外，一名漢子哼了一聲，背上五柄刀器剎那飛起。

那五柄刀器形狀各自不同，有的只有刀刃，有的小如匕首，還有一把大刀，狀如門板，比起刀來還不如說是塊鐵片，甚為奇特。

可不管是哪一柄刀器，其上的威壓都遠遠不是法器能比，而是切切實實的元嬰法寶，威力不凡。

這五柄刀器一出，頓時形成五道百丈大小的虛影，往鴟龜另一側急劈而去，雖仍是渺小於鴟龜，但氣勢也足以讓尋常元嬰老怪為之動容了。

可就算如此，鴟龜如天雷般的聲音仍是轟鳴四方，不屑一顧，「太弱了…就這點力，還不足以給我搔癢…」

甚至，牠連動都不動，直接以身軀硬扛，那五道刀影，在其身上硬轟了幾下，只將本已破裂的靈山山脈上再劈出幾道裂痕，露出其下的巨大龜殼而已。

「當年…你們四派之祖鎮我神念，我雖不敵，但仍分出幾許分魂在這禁地內等待著…如今，我本體甦醒，你們又拿甚麼來阻止我？」鴟龜輕蔑的聲音迴盪之際，那三道颶風已經後發先至，追上了那出劍老者。

後者哪怕有護體劍氣之身，也禁不起如此狂烈的衝擊，慘叫一聲，不多時便渾身浴血，狼狽不堪地想要掙扎衝出颶風。

而鴟龜巨大的頭顱看也不看他，反倒望向旁邊一處空處，哼了一聲，「小輩，在我面前還想藏著嗎？」

「…前…前輩說笑了…晚輩只是剛到而已…」只見一個凹凸有致的身影從半空之中浮現出來，聽其聲鶯鶯燕燕，如軟語低喃，可見到其貌之後，卻讓人忍不住想別過頭去。

她，或者說他，臉上一半男妝，一半女妝，一邊長髮，一邊短髮，從額頭中央，過眉心鼻樑，直至嘴巴脖子，赫然一分為二，半男半女。

而其身子特徵，也從中分隔，各為陰陽，就好像原本的一男一女各自切開，再合在一起一樣，讓人看了毛骨悚然。

「不男不女的傢伙…看了就噁心，你給老夫我滾！」那鴟龜毫不領情，斥喝之外，猛地張開大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前一咬。

喀嚓一聲，那身影在千鈞一髮之際，詭異地一分為二，兩半邊各自模糊消失在半空，再出現時已重合於百丈之外，臉上滿是驚恐與蒼白，氣息更是銳減許多，看得出來方才那一下雖沒讓他受傷，但也逼得他使出一次保命之術。

「師妹我早說了，別來淌這場渾水，這老不死跟本不是我們可以對付的對象，何必白白受死！」那身影其中男臉半邊又氣又怒，嘴唇開合說話著。

另外半邊女臉則是愁眉不展，似乎被這男臉說得躊躇不定，不知該如何是好。

卻再此時，原先那三道颶風內，突然爆出一陣撼天鳴響，跟著一道千丈紅光，形成一把巨大赤劍破風而出，那老者全身是血，終於脫困而出。

同一時間，在百里外的那持刀漢子，似乎感應到了甚麼，他雙手一合，驀地五柄長刀出奇地相扣相依，竟合而為一，併成一把完整的大刀。

此刀迎風漸漲，化作一道百丈大的黑色長刀，氣勢磅礡，比起那巨大赤劍絲毫沒有遜色，與那老者遙遙相對，彼此呼應著。

而那半邊女子，也在此時像是下定決心，不在猶豫，掐訣一指，一道八色毒霧化作一只百丈大的綠色毒蠍，背甲之上還佈滿了一張張痛楚的臉孔，讓人望之生怯，往那鴟龜衝去。

鴟龜同時面對三方攻勢，卻是看都不看，反而搖搖望著遠方，似乎還在等些甚麼。

嗤拉一聲擎天巨響，三方攻勢幾乎是同一時間轟在那鴟龜身上，掀起地動天搖之勢，更捲起數十丈高的塵暴，將整個鴟龜身影掩埋在內，看不清死活。

可下一瞬間，噗哇三聲慘呼，分別從三人口中傳出，跟著三道人影在塵暴中飛了出來，吐血重傷。

然而鴟龜身上，卻是露出大半龜甲，原本的靈山憑空少了半截，黑沼火口也都蒸發逕空。

不過那顆巨大的頭顱臉上，卻沒有半點喜色，而是終於有了些警惕，一言不發地看著前方。

那裡立著一名道人，其臉上平淡無奇，身材略胖，可若是李龍飛見到，定會驚乎一聲，因為那道人實在長得跟他的結拜義兄，消失不見很久的張天師有些相識，好像父子同一個模子刻出來似的。

但其身上氣勢卻遠比其他三派太上長老強上許多，甚至…比元嬰大圓滿的那半男半女還高出一截。

他正是四派之中，修為最高，久不問世，閉關許久的靈崇觀太上老，歐陽道德真君，凝神境修為的大能！

1. 四派存在的原因

曾經，四派之間也有過一次大戰，在那次戰爭中，四派死傷的人數比這次的仙石名額之爭還要多上數倍，戰況更是激烈無比，別說明著爭鬥，甚至暗中偷襲死傷的人數，也遠遠超過數百千人。

而那次大戰之中，同樣也掘起了許多天驕，許多四派弟子造就不朽的傳說，如鬼屍宗的玉靈子，赤劍宗的林長老等等…。

而在那次戰爭，演變到最後，靈崇觀內的一位元嬰老怪更因其親傳弟子被殺，沉不住氣，憤而出手擊殺鬼屍門的一名晚輩，因此掀起了滔天亂戰，原本同屬東萊國內嚴禁的元嬰間彼此廝殺，被就此打破。

奇怪的是，對各門派一向嚴格控管的仙皇，竟對此沒有多作表示，只是任由四派彼此消耗，到最後，四派間的深仇大恨已經濃到了化解不開，必須不死不休的地步時，這時，靈崇觀內一名太上長老，在大戰之中，竟因此突破了。

其修為從原本的元嬰大圓滿，突破到凝神境，成了四派太上長老中，修為最高的一人，更一舉誅殺了刀仙宗一名元嬰老怪，重創鬼屍門兩名太上長老，轟動四派，隱隱有力壓其他三宗的氣勢。

可就在刀仙宗顫慄，鬼屍門絕望，赤劍宗擔憂的時後，歐陽道德真君卻宣佈，四派就此停戰，同時他也要閉關修行，穩定境界。

此一消息讓四派不解的同時，也私下傳出了許多小道消息。

但歐陽道德真君誰也不見，靈崇觀高層無奈之下，只得與其他三派妥協，而謠言雖然滿天飛，其他三派的太上長老們也不敢不從，延續數十年的四派大戰就此妥協。

事後歐陽道德真君雖然久不出世，但偶爾遇到四派重要事情時，都會傳訊協調，也因此四派這數百年來，才小鬥不斷，大亂不起，相安無事好一段時間。

想不到這次這次鴟龜現身，竟引出了歐陽道德真君，這恐怕也是其他三派太上長老所意料不到的。

「歐陽師兄，好久不見了…」半空中，那乾枯的老者，雖然身受重傷，但看著歐陽道德真君，仍是拱手一拜，似乎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同樣胸前沾滿了鮮血，臉色半紅半白的詭異男女體，則神情複雜，恨恨看著歐陽道德真君，一發不語。

至於那持刀漢子，卻是看都不看歐陽道德真君，仍是直直盯著鴟龜，一副還不認輸的樣子。

對於三人的舉動，歐陽道德真君也沒有多看，只是看著鴟龜，皺眉說道，「赤雲道友、洪葉道友，綠鱗道友、林一川道友，最多再支撐半個時辰，仙皇他老人家，肯定很快就會趕來…」

那老者聞言一愣，「歐陽師兄所言，莫非仙皇他老人家已經知道這事了…！」

歐陽道德真君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點點頭說，「赤雲老弟…仙皇他老人家在這片大陸上無所不知，你想，他會不清楚這封印被破嗎？」

「可…可這事無需勞煩到仙皇他老人家阿…憑我們三人，加上歐陽師兄您，應該有足夠實力解決這妖獸才是阿…！」

「此言差矣，這鴟龜前輩乃大神通修為，雖然我自問已突破凝神中期，但與鴟龜前輩相比，仍是天差地遠。」歐陽道德真君神情凝重，一點也沒有把握地說道。

此話一出，其他三人都是臉色一變，紛紛朝向那鴟龜看去。

在他們眼中，雖然可以看出那鴟龜修為恐怖，但看起來也就凝神境後期而已，而歐陽道德同樣也是凝神境的存在，加上他們自認雖然修為只有元嬰後期到大圓滿之間，但宗門秘寶盡出的情況下，也有能力與凝神境一戰，所以他們這才敢出來試圖修復陣法，沒想到連凝神境中期的歐陽道德真君都自認不敵，那麼這鴟龜的真正修為，到底有多恐怖。

鴟龜眼神一瞇，臉上第一次露出了一絲笑意，只是那微微上揚幾百尺的嘴角，卻讓人看了更感到恐怖。

「你這小輩，倒也有趣…老夫盡力收斂了氣息，竟還是被你看出一二…也罷，你們四人自斷一腳一臂，跟著離開這裡，我就不跟你們計較了…」

鴟龜轟隆隆的笑聲響徹雲霄，眼神中卻仍透著冷漠，直愣愣看著四人，好像只要四人敢說一聲不，他就要立刻繼續出手。

赤雲等三人見狀都是往後退了幾步，唯有歐陽道德真君不卑不亢，仍是一派雲淡風輕的樣子看著眼前比他大上幾百倍的鴟龜眼睛說道，

「若是前輩最後一道封印解開了，晚輩別說斷一臂一腳，便是只剩下元神，也都想離開此地…」

「可如今前輩的最後封印未開，修為壓抑下，雖說我等四人仍不敵於你，但要撐到仙皇趕來，重新施法修陣，仍是有些機會…」

他話尚未說完，那巨大的鴟龜頭顱突然以無人看清的速度，快速往前開口，瞬間將歐陽道德真君給吞下。

竟是趁其不備，以偷襲的方式攻擊！

「卑鄙！」「太無恥了！」其他兩人紛紛開口罵道，唯有那半男半女想起剛剛自己也同樣被偷襲過一次，忍不住神情古怪，嘴角抽動了幾下。

只不過，那歐陽道德真君被吞了下去之後，竟憑空又在旁邊出現一個歐陽道德真君，而且只距離原本位置不到百尺而已，神情自然地看著那鴟龜。

「哼…幻術嗎…？」鴟龜凝神一瞧，只見遠處半空，四面鏡子飛舞在上，分別照出紅黃白黑四色光芒，凝聚出歐陽道德真君的身影。

「竟然把靈崇觀內鎮宗八寶的四面寶鏡都帶了過來…」赤雲同樣滿臉驚訝，看向那虛幻的身影。

身為靈崇觀友好的赤劍宗太上長老，他比起其他兩派知道更多靈崇觀的底蘊，在他所知，靈崇觀的鎮宗八寶每一樣都是赫赫有名的上品法寶。

其中浩天、殤地、瞳人、幻鬼，四面寶鏡，每一面都是威力極大的上品法寶，更是四件一組不可多得的成套法寶，威力堪比半件靈器，一直以來是靈崇觀絕不輕易動用的至寶。

此時歐陽道德真君一口氣把四面寶鏡都帶來了，可以看出他是有備而來，難道這裡封印的鴟龜真有其非比尋常的地方不成。

這讓赤雲忍不住回想起當初他師父在交待他看守此地時所說的話語。

※※※

「雲兒阿…為師年歲已大，怕是無力再守護赤劍宗幾年了，我走之後，你必成為赤劍宗掌門，有幾處地方你應該注意…」

「其中門內禁區與天藏卷閣都告訴過你了，但血色禁地的試練，除了每幾年一次之外，記得要與其他三派共同看守此地一個封印阿…」赤雲記憶中的師傅乃是一名和藹可親道人，某日在打坐之後慈愛地告誡著他。

「師傅快別這麼說，您老壽元好歹還有百年之長，只要在這之前突破凝神，就能再多活一千年，何必如此沮喪呢。」

「傻孩子，師傅壽元剩多少，自己怎會不知…倒是我剛剛囑咐你的事，你記住了沒阿？」慈眉善目的道人看著眼前結丹後期，在外很是果敢殺伐，在自己面前卻仍是有些稚嫩的青年說道。

「不就是仙皇那傢伙，下令四派鎮守的那個封印嗎？那封印傳了幾千年了，也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咱們何必那麼擔心呢？」年輕時的赤雲有些不以為然，在他來看，那封印內的妖獸被關了那麼久，恐怕早已死了，又何必那害怕。

「唉，你這孩子就是脾氣硬，仙皇他老人家在裡頭禁錮了一隻上古妖獸，兇惡異常，區區幾千年，恐怕還關不死他，你千萬別忘記…要隨時注意封印阿…」那道人嘆了口氣，有些無奈，看著自己的徒弟，有些苦惱地提醒著…

十幾年後，和藹可親的長者，如同其生前所預估的，提早了幾年，坐化輪迴了。

原本個性衝動，獨善其身的弟子，在其師叔的庇護下，不受其他派系的爭權影響，順利的繼承了掌門之位，更在數年之後，禪賢退讓，成了太上長老，守護著赤劍宗數百年。

而在其守護之下，十幾年一次的血色禁地試練，始終都很平順，久而久之，他也就漸漸但淡忘了這些話語，只依稀記得血色禁地內的封印乃仙皇所示，四派之人，有責任守護著這個地方，至於禁地內封印著甚麼，赤雪也就不去在意了。

直到今日，他在閉關之時，突然感覺到遠方有一股異常強大的氣息，方向更是在血色禁地之處，讓他心中一凜，不得不出關察看。

在見到了驚天惡龜，雖然畏懼其軀體龐大，但看其氣息畢竟只在凝神境而已，幾分思量之下，終究還是要緊牙關，打算跟其他三派聯手退敵。

但此時聽到歐陽道德真君所說的話語，讓赤雲忍不住對自己的決定起了懷疑，是否這行為到最後會成了致命的錯誤？

另一方面，鬼屍門的太上長老洪葉及綠鱗則是早已在心中打起退堂鼓了。

那男臉畏懼之中，想起了四派之中流傳以久的一個古老傳說。

那是在他還是練氣修士時，曾聽其師祖提過，靈赤刀鬼四宗其存在原因，跟一個難以想像的存在有關，甚至乎，這牽涉到整個東萊國的國運，整個東萊修仙界的氣運所在。

當時他還小，有聽沒有懂，也沒想那麼多，只當這是一個逸事來聽而已，可後來他接掌掌門，成了太上長老，知曉了許多秘辛，也承接了許多傳承。

而血色禁地的試練便是其中一條，當時他曾想查清楚，究竟仙皇在血色禁地內封印了甚麼妖獸，但費盡了許多密探，卻始終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甚至到最後，東萊皇朝內傳來一枚玉簡，裏頭明示他別再打探消息，否則不介意換個人當鬼屍宗太上長老，這才讓他死心不再追究。

此時想來，這血色禁地中封印的鴟龜，怕便是四派之所以始終在守住封印的原因，而每十年一次的試練不過是用來確認封印是否鬆動的掩飾罷了。

這一切的一切，怕是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經定下，四派存在的理由及原因！

1. 一劍，絕刀，陰陽變

「昔日仙人東萊去，此地空餘胭脂愁。仙人一去不覆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胭脂山脈上，自從胭脂仙人去逝後，那千載年來，不論晴雨，不論日夜，始終有著一抹白雲飄過。

而若有人能再仔細看去，竟可以發現，在那白雲之中，隱隱約約的，有著一片模模的景象。

那裡彷彿存在著一座島嶼…一座繡珍迷你，卻仙意盎然的小島。

精準的說，那小島的外形，有如一條迷你小龍，張牙舞爪，最前頭還有一座小小島，如仙龍吐珠一樣，串在一起。

而島嶼內，處處是雕欄玉砌，美輪美奐的宮殿，座落在鬱鬱蔥蔥的綠林內，延著龍脊般的山脈，修建其上。

這些宮殿，一座一比座精美，層層而上，疊疊升高，直至最前頭那龍珠小島，座落著一棟氣勢磅礡，驚天動地的主宮，小小一座，散發出來的威壓卻震懾天地，俯瞰著底下的蒼生萬物。

這裡正是東萊仙國，仙皇所在的，仙皇島！

歷代仙皇，都長居於此，統領著整個東萊仙國。

而這白雲，也不是真的那麼簡單，其真實身份，乃是仙皇始祖所傳的須彌法寶，芥子洞天。

看似迷你，但事實上卻比整座胭脂山都還巨大，能攻能守，價值無量。

此時在仙皇島上的主宮，仙皇正臉色平靜，看著手上五只戒指，輕輕的摩挲旋轉著。

那五只戒指裡，其中四個戒指已裂，唯有第五個，戴在大姆指上的那只藍晶水戒，仍緊緊套牢著。

「仙皇，五個封印已破其四，是否需要出面鎮壓？」旁邊一名女修，氣質不凡，雖然臉上蒙著白紗，但仍可以看得出其秀麗的眼瞳中，炯炯有神，好似天上的星星一般閃爍。

而一旁的仙皇與其相比，反而顯得平凡，一身黃衣道服，看起來並不出眾，唯有其道服上的袖口繡著幾條金龍，好似凡間的黃袍一樣，有些尊榮。

那女修見仙皇沒有回答，也不催促，而是靜靜站在那看著仙皇轉動戒指，低頭沉思。

良久，約末一刻鐘的時間，仙皇才抬起頭來，淡淡開口，「走吧，四派之人，目前還有用處，別讓他們太早退場了…」

說完，也不見其身影如何行動，再看到時，兩人已飄離了仙皇島數百里，往血色禁地的方向走去。

再說四派太上長老這邊，自歐陽道德真君祭出四面寶鏡之後，鴟龜與四人便陷入了僵持之局。

四派太上長老的攻擊固然對鴟龜不起任何作用，但鴟龜的攻擊卻也打不到四人身上。

此時歐陽道德真君全力施展幻術，坐落在四面寶鏡之中，每一面都散發出驚人波動，各自有各自的神通。

其中浩天鏡散出無數光芒，籠罩方圓百里，隱隱形成一處陣法，將四人與鴟龜限制在其內。

而殤地寶鏡則釋出黃色氳氣，很快地將整個齊國與武祁國原本所在範圍都吞沒進去，與浩天鏡遙遙相對。

至於瞳人、幻鬼，則幻化出一道道四人身影，來來去去將近千百個，每一個都散發出跟其本尊修為一模一樣，除非一一消滅，否則難以分辨出來，可說是虛實難分。

也正因為有那麼多的幻影，雖然鴟龜滅殺四人幻影可說是一口一個，但要同時滅掉所有幻影，仍是有些困難，這才讓四人支持到這時。

眼見滅殺四人不成，鴟龜冷哼一聲，四肢往前一划，就要凌空離去，可隨著他移動，四周景象竟跟著也移動，到頭來他又回到原點，逃離不開。

「沒用的，這天地四絕幻陣，就算是凝神境的存在，也逃脫不出去…」歐陽道德真君操控著四面寶鏡，聲音忽遠忽近飄盪在方圓百里之中。

「逃？老夫有需要逃嗎？我只是想飛高一點，看清楚這陣法有何奇特之處，就算不飛出去，那又如何？你們打得動老夫嗎？那四面寶鏡的威能不是你區區一個小輩能長時間操控下去的，我勸你還是早早解除幻境，讓我一口一口吞掉你們，免得最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鴟龜聽到歐陽道德真君的話語，索性不在行動，待在原地一口一口吞咬著四人幻影。

歐陽道德真君雖沒回應，但心中也知道如此久攻下去的確不妥，這四面寶鏡對於法力的效耗極為恐怖，就算他是凝神境大能的存在，同時施展四面寶鏡也漸漸感到不支。

「赤雲道友，穹蒼一劍的蓄勢還沒好嗎？」對於自己法力快速流逝有感的歐陽道德真君，雙手仍是飛快掐訣，同時問向一旁的枯瘦老人。

一旁的赤雲身影一手指天，一手指著鴟龜，身上氣勢明顯比原本多上好幾倍，隱隱與歐陽道德真君匹敵，整個人散發出無比宏大的劍氣，朗聲說道，「歐陽師兄，再給我一柱香的時間，這穹蒼一劍就可以達到完美了…」

話未說完，鴟龜狠狠往前一咬，瞬間將他吞下，但卻只是個殘影，另一個赤雲身影很快恢復蓄勢模樣，絲毫未損。

「林道友你呢？」歐陽道德真君又看了看另一個方向，那刀仙宗的林一川正盤腿坐姿，其胸前五把寶刀所合成的黑色長刀，縮小了許多，約莫只有一丈大小，可其上卻傳來嗡嗡聲響，同時一股堪比凝神境的波動從中散發出來。

「差不多了…」林一川點了點頭，雖然不想承認，但他也明白，唯有在這四面寶鏡的保護下，自己能無後顧之憂，將全部的力量集中在攻擊之上，達到這樣的地步。

至於那鬼屍門的太上長老，此時居然分成了兩個完整的個體，雙掌相連，體內陰陽之氣循環不已，氣勢赫然比起其他兩人都來得更為強大，已達到了凝神境中期，跟歐陽道德貞君的氣息不遑多讓。

四人各施絕技，蓄勢待發的同時，鴟龜同樣也漸漸失去了耐性，他原本碩大的瞳孔之中，兩道豎目微微一縮，跟著猛然將背一躬，其龜甲上的靈山喀嚓一聲，無數尖銳巨石，如利刺暗器，咻咻咻地朝外射去。

遠遠看去，方圓百里之內，滿天尖石飛舞，那些幻影不論是真是假，一一被貫穿而過，難以阻擋。

「糟糕！」歐陽道德真君臉色一變，無可奈何之下只能掐訣改變陣法，四面寶鏡各自交錯，原本虛幻的身影紛紛凝結成半實體的化身，跟著轟然出手，噴出一道道四色光芒，將那些尖石一一擊碎，。

「你上當了！」鴟龜眼神閃過一絲狡獪，跟著倏地轉向其中一道赤雲的身影，後者仍是一劍向上，擎天蓄勢的樣子，在其他赤雲身影之中，顯得格外的注目。

「不好，鴟龜發現你們了，諸位道友，還不快出手！」歐陽道德真君臉色難看，知道自己終究還是中了對方的陽謀，但此時已顧不了那麼多了，只能催促著其他三人出手。

同時他再度掐訣，那四面寶鏡盤旋環繞，上下左右組成了一面輪盤，原本的那些幻影也凝聚合成一個百丈大小的虛幻神像，三頭六臂，青面獠牙，每一條手臂上都拿著不同的法寶，凶神惡煞地往鴟龜砸去。

一旁的三人見狀，也不得不停止蓄勢，紛紛將準備已久的神通術法下擊去。

赤雲的穹蒼一劍，此時已經有數千丈高，即使大小仍不如鴟龜，但也足以威脅到牠，一劍劈下，如天火降世，尚未觸及便迎面撲來一陣焚魂炙熱，將四周的草木化為灰燼，即使是巨石都被烤出了一道道的裂痕。

更在劃破天際時，半空中都出現了一道深深的痕跡，天上的雲層好像被深深劃開兩半，久久無法閉合，露出令人畏懼的天外虛空，漆黑無比。

而林一川的黑色長刀，則電光一閃，瞬間從拔刀姿勢斬出，跟著收刀，好像一切從沒有改變過，可他整個人卻虛脫無力，氣勢下降至元嬰大圓滿，再也不復方才的銳利之意。

然而在他身前，一道細微得肉眼不可見的縫隙，一路漸漸延伸至鴟龜面前，其內散發出恐怖至極的氣息，彷彿觸及到了道之根本，在這一斬之下，世間內的一切都要分離，就連虛空也不例外，一分為二。

鴟龜罕見地露出了慎重的眼神，轉頭看向這一刀的隙縫緩緩蔓延過來。

「這一劍一刀有點意思，看來你們值得我認真一點。」

說完這話之後，鴟龜也不顧即將臨身的劍氣與刀縫，嘴中誦起莫名的經文，雖然聽不懂其內話語，卻不難感受到其內蘊藏的古樸滄桑之意，冉冉悠悠，似乎瀰漫在這天地之間。

在這經文聲中，赤雲好像看到了時光倒回，回到他少年時期，其師傅還沒去逝之前，是那麼的疼愛他，呵護他，給予他厚重的期望。

同時也想起了一樁樁來不及對師父說出的話語，以及一件件曾經犯過錯的事情。

在這念頭中，彷彿有個聲音在告訴他，勸戒他，只要他願意，這些時光都可以重來，一切都可以再度發生。

恍然之間，赤雲手中的穹蒼一劍慢了下來，而林一川的刀道一斬也緩緩散去許多。

「時光之道！」歐陽道德真君修為最深，兼之有法寶護體，在四人之中最先清醒過來，忍不住驚呼一聲，對於方才的經文聲起了雞皮疙瘩。

他踏上凝神已久，知道突破下一個大境界最重要的便是體悟世間的三千大道，而三千大道之中又各自有各自的體悟困難，但不論如何，其中的幾種大道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困難。

時光之道便是其中最難的前幾名之一。

莫說體悟了，光是要能感受時光之道，一般修士便毫無頭緒，更別提能以時光之道融入自己的神通之中。

眼下這鴟龜居然能以時光之道，引人進入過去的幻境之中，觸動心中的喜怒哀樂，雖說這不是時光之道的正途，但也讓人感到畏懼了。

不過事已至此，不得不拚，他低喝一聲，四面寶境所現的三頭六臂神像，六臂其出，卻不是往前，而是各自將法器往另一臂法器擊去。

轟轟轟的敲擊聲，震得四人都耳鼻噴血，卻也將其他三人給喚醒回來。

這一切說來話長，事實上只是一瞬間而以，等到其他三人醒來，鴟龜那巨大的頭顱已經往前一伸，迅速的朝鬼屍門的兩名太上長老咬去。

「來得好…」那半身女子剛醒過來，就看到鴟龜張開的巨大嘴巴，她眼中閃過一絲瘋狂，將其與半身男子的雙掌一開，跟著其內一道極陰之氣散發出來，就連空氣也為之凝結。

而她對面的那半身男子同樣將雙掌打開，裏頭一道極陽之氣宣洩而出，在遇到極陰之氣之後頓時如天雷勾動地火，燃起熊熊烈火，化作混沌，形成一道鴻濛混沌之火，燒向鴟龜嘴裡。

同一時間，那赤劍與絕刀同時斬落在鴟龜身上，轟鳴之中，開戰以來一直無傷的鴟龜，首度傳來一陣怒吼，聲嘶力竭！

1. 天劍與仙皇

伴隨著那聲怒吼，四面八方的天地靈氣激烈晃動著，而原本籠罩著方圓百里的四寶鏡天地四絕幻陣再也支撐不下，有如鏡子一般，碎裂開來，顯露出四派太上老的身影。

而在他們之中，一個龐大的身影在沙霧瀰漫之中，一動也不動。

「成了嗎？」鬼屍宗的半身女子太上長老露出喜色，有些驚疑不定地問。

她氣息虛弱，降到元嬰中期左右而已，若這一擊還不成功，那她也無力再戰多久，所以特別緊張。

另外三人雖然也元氣大損，但看起來仍有一拼之力。

「小心！」

卻在這時，一聲驚呼，另外的半身男子猛地將她推開，跟著一個黑影衝來，瞬間就將半身男子給吞了下去。

其他三人大駭，紛紛散了開來，唯有那半身女子一個呆楞，跟著發了瘋似的淒厲尖叫起來，往那前方的鴟龜巨嘴衝去。

「住手！」歐陽道德真君雖然平時跟鬼屍門不對頭，但此時也不得不強拉住那半身女子，迅速往後飛去。

可此時他們元氣大傷，反觀鴟龜，其身上的龜甲只是多了兩道傷痕，而碩大的頭顱上，唯有嘴角邊有一處焦黑模糊，其他地方全都完好如初，顯示出方才四人的術法對它根本不痛不癢，不由得讓歐陽道德真君心中再次一沉。

就在剩下三人半都覺得無望之時，突然間，原本還要張口的鴟龜轉頭看向別邊，竟是放棄了對他們的追殺。

只見遠處初時有一個小黑點出現，一眨眼，已經在鴟龜面前多出了一名黃袍道人，此人明明相貌平凡，穿著也沒特別華麗，可其眼神之中的光彩，卻給人一種氣宇軒昂，好似一切盡在運籌帷幄之中的睿芒。

「拜見仙皇！」其他三人見狀，全都躬身一拜，唯有那半身女子似壓抑不住情緒，仍是死死盯著鴟龜，對仙皇的到來毫不理睬。

「行了，你們退下吧…四派這次雖然讓封印破除了，但念在你們支撐那麼久，功過相抵，我就不治你們罪了…」

仙皇一派理索當然，風輕雲淡地說著，只是他話未說完，鴟龜又是張大了嘴一口往他這咬下。

可這次，那嘴咬到一半，一柄巨大無比的寶劍，已經如山一般立在仙皇面前，其劍刃尚未出鞘，可光是如此，散發出來的寒氣便如銳利的劍氣一般扎得眾人渾身疼痛。

若鴟龜這一口咬下了，怕是還沒咬在仙皇身上，那寶劍便會先貫穿他的上下顎。

「哼…仙姑的天劍…罷了，既然你有此劍，也是個緣份，把這劍還給我，我就不追究你先祖困我這麼多年的錯…」那鴟龜眼神閃動，也不知道是怕了這把天劍，還是另有所謀，把頭一縮，緩緩說道。

「還你？前輩說笑了，這把天劍乃是當初胭脂仙人心甘情願贈給先祖的，怎能說是還呢？更何況，若是要還，也是要還給胭脂仙人的後世，而非是前輩您阿！」仙皇搖了搖頭，雙手負背，臉上一本正經，一字一句地說著。

「小輩，不要給臉不要臉！」鴟龜怒目而視，口中暴喝一聲，整個空間中的氣氛倏忽凝結，就連空氣都似乎顫慄起來。

一旁本要退去的四人更是臉色一變，只覺得渾身如墜入萬古寒冰之中，眼前本已龐然大物的鴟龜赫然更加驚人，如千巖萬壑，整個所見都被牠碩大的身軀給填滿，腦中逐漸失去思考能力。

苦澀之中，四人哪怕方才跟鴟龜戰了許久，此時也才驚覺對方從頭到尾跟本沒有使出全力，否則光是發怒，便壓得四人喘不過氣來，更別提真正出手交戰了。

「前輩如此大能，為難這區區四名後輩，不覺有失身份嗎？」危急之際，仙皇身子微微往前一站，也不見他如何出手，四人只覺一股和風徐徐吹來，好似冬雪春融一樣，將四人身上的寒意一掃而空，思緒也恢復生機。

四人這才如釋重負，臉上露出惶恐的眼神，看向一旁的仙皇，一揖之後迅速退去。

鴟龜倒沒有出手阻止，他瞇起眼，好像第一次看清仙皇一樣，許久，這才再次開口，「方才…你身上有仙姑的氣息，你是仙姑的第幾代子孫…？」

「晚輩不肖，乃是先祖第十三代支系長孫，同時也是東萊仙皇第十五代傳承人。」仙皇沒有猶豫，坦然說了出來，同時嘆了口氣，似乎有些驕傲，又有些感慨。

鴟龜沉默了半晌，沒再問下去，而是陷入了回憶之中。

回憶中，有名少女帶著小龜，尋找修行求仙大道，沿途自由自在好不逍遙；白天，他們走遍大江南北，晚上，他們露宿窮山僻嶺，雖然路途上有不少危機險境，更有許多誘惑騙局，但憑著彼此的信任與合作，還是都挺過來了。

隨著少女修為慢慢的增長，小龜同樣也逐漸長大，不知不覺中，兩人名氣越來越響，越來越多人找上門來。

那些人有的是慕名而來，有的是有事相求，但更多的是，帶著惡意及陰謀而來。

只是少女已不再是當初懵懂無知的少女，就連小龜，也在不斷的爭鬥中學會了欺騙，謊言，恐嚇等等各種心機城府來保護自己以及少女。

可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自有強中強，再怎麼會飛的鳥兒，總會有被獵人打下來的一天。

少女與小龜終究遇到了不可戰勝的敵人！

戰，不可勝，逃，不可躲，一路的追殺，躲避，故弄玄虛，可以說，若不是少女與小龜兩人合作已達爐火純青，加上底蘊的確深厚無比，早已隕落在敵人手中數十次。

可天地之大，招惹到不該招惹的勢力時，卻是個連歇腳的地方都沒。

不得已，少女耗盡一切，終於換到了一生機，以秘術傳送到了遙遠遙遠之處的一座小島上藏著。

這一藏，就是無數悠悠年歲的時間過去。

時間久遠到連小龜都忘了，自己到底當初是來自何方，又為何被追殺。

不過，只要有少女的地方，對他來說，就是自己的歸處。

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該死的那幾名小輩，做了那不可原諒之事！

不可原諒，無法饒恕！

想到這，鴟龜從回憶中驚醒，他的瞳孔內也充滿了血絲，原本還算平靜的氣息再度躁動，心中一把怒火升起，仰天咆嘯一聲之後，往仙皇這直接撞來。

一旁的仙皇也感到詫異，他原本以為拿出自家先祖的來歷之後，雖不可能因此就平息對方怨氣，但多少也能讓這鴟龜念舊幾分。

想不到，對方原本看似緩和下來，最終卻又燃起怒意。

「怎麼會…難道先祖流傳下來的記載有誤，跟我所推測的並不一樣？」仙皇眼神中掠過一絲驚疑，但很快的便穩住了心思，將其壓了下來。

不管計算出了甚麼差錯，他畢竟是仙皇，身為東萊國最為頂點之人，城府跟實力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深。

面對鴟龜的攻勢，仙皇也不再多說，目中升起濃濃戰意，右手抬起，向著來臨的巨大頭顱，驟然往下一揮，口中低喝一聲。

「斬！」

這聲音一出的瞬間，風雲變色，天地劇變，好像整個世界裡，只迴蕩著這個聲音，彷彿有無數眾生，一起齊聲嘶吼，不管願與不願，都得跟著仙皇一起往前斬去，哪怕是此時在靈山之中茍活躲藏著的李龍飛，也忍不住抬頭往上一看，心中控制不住的吼出這字。

就算是已經遠去的四派太上長老，歐陽道德真君等人，也都回頭如此！

而那把無上巨劍，隨著仙皇的手臂往下，隨著眾人喊出的斬字，在天地轟鳴之間，八方震動之際，瞬間劈下，狠狠往前一斬，似乎要將所有擋在前面的一切破開，神阻神殺，魔擋魔滅，哪怕這鴟龜再怎兇悍，也要一舉斬之。

「天地共鳴…問道於心嗎…？」鴟龜難得的感到有些壓力，原本往前一無反顧的吞天撕咬頓時停頓了些，同時那巨劍也伴隨著無形的波紋，好像穹蒼被劃破開來，往鴟龜的頭顱斬來。

遠遠望去，天地間只剩下一劍一龜，在風雲之上，半空之中，剎那碰觸著，跟著一道擎天巨響，如火山爆發，在兩者交觸的點上炸烈開來，掀起的音爆化作層層氣浪，橫掃一切，將四面八方的一切都蒸發氣化。

而此時昏迷在地的四派長老身體，也在這衝擊下，不明不白之間就消散開來，碎成灰燼回歸虛無。

就算是遠處的四派太上長老，也被這波動吹出百里之外，噴出一大口鮮血，駭然之下不敢再有所保留，紛紛各施秘法往外急速離去。

唯有在靈山中的李龍飛與生靈們，因身處鴟龜身上，冥冥之中在牠護身氣勁保護自己的同時，也保護著他們，所以才不致於失去性命。

可就算這樣，李龍飛也感受到一股極大的衝擊，從空中及地面一同夾擊過來，將他震得噴出一口血塊，損及五臟六腑深處，眼前一片暈眩，差點黑了過去。

至於那些結丹境以下的昏迷者，更是不自覺地受到的重創，生死未卜。

一擊過後，仙皇依舊站立在半空之上，其原本平凡的相貌不再，此時露出一張劍眉星目，俊朗非凡的臉龐，更有九條金龍，從其袖口處漫延至身上的黃袍，氣宇昂揚，不怒自威，頗有集天下眾生目光於一身的氣勢。

他看著眼前同樣平安無事的鴟龜，緩緩開口。

「前輩，這一戰，仍還要打下去嗎？」

「當然，就算你修為足以通神，那又如何，老夫這千萬載的怒氣，可不是你區區一柄天劍就阻擋得住的！」鴟龜目露紅芒，其眼眸深邃處透著一絲瘋狂，毫不退縮地說道。

「唉…」仙皇嘆了口氣，「既然如此，那就別怪晚輩無禮了，五行八封陣，金肺開！」

1. 五行八封陣

「天地之初，混沌虛無，爾後陰陽現，再者五行出，變化千萬法，大道三千數…」

~道上經

隨著仙皇喝令一出，血色禁地內，原本在遠古荒城內已被破去的封印碎片，頓時化作粉末，跟著發出一道金燦燦的光芒，衝天而起，化作一條金龍，張牙舞爪怒吼著。

那金龍有數百丈長，雖然跟鴟龜比起來並不顯得大，但牠惡狠狠纏著鴟龜的右腳，限制住了牠的行動。

「五行八封陣…」鴟龜從開戰以來第一次皺起了眉頭，低頭看向自己右側浮現金龍的的後肢，深吸一口氣後，居然伸脖一咬，將堪比半個武祁國的龜爪給咬了下來！

如此氣魄，讓人震心！

碩大的龜爪連同其上的封印被鴟龜咬落，光是滴下的血水瞬間就將底下的大地淹沒成湖，行成血沼，腥氣沖天，死死地鎮壓住了金龍，即使是仙皇，也忍不住眉尖一挑，為此感到意外。

「起！」鴟龜低吼一聲，封住了右腳的傷勢，跟著從傷口處，冒出了許多肉芽，緩緩蠕動，竟不消片刻又長出了一隻新的龜爪出來。

只不過，斷肢重生畢竟是逆天之事，哪怕是鴟龜，也為此大耗元氣，臉上閃過一絲疲憊。

而一旁的仙皇也不阻止，只是淡淡地看著，似乎一點也不介意鴟龜用這種方法將封印給破去。

察覺到仙皇的態度不對，鴟龜還想做些甚麼，仙皇已經早一步掐訣一指。

「解！」

在他命令之下，原本沉淪在血沼之下，無法脫身的金龍碎裂成鏈，竟化作一條條金鍊子延伸出來！

若是有人再仔細看去，就能看到那一條條金鍊子全是由金色的蝌蚪文組成，密密麻麻，交織纏繞，不一會又蔓延到鴟龜腳上，任憑牠如何掙扎，重新又化作金龍將牠右腳給封住！

「吼！」

鴟龜又驚又怒，拼命想要甩開那條金龍，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仙皇得勢不饒人，一手盤心，一手指地，再度喝令。

「金生水，水生木，木肝長！」

這句話說出的瞬間，轟隆隆之聲響起，原本已經破裂不堪的靈山內，所有植被，赫然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生長，超越正常，甚至達到一種恐怖境界。

在靈山中的李龍飛目瞪口呆，看著腳底下本來只有幾釐長的雜草轉眼就長得比他還高，比他手臂還粗，有如藤蔓一般。

這些草木長到極致之後，猛然編織成一道大網，從鴟龜背上，往牠自己當頭罩下，若不是李龍飛等人相比之下有如虱蚤一般渺小，沒被網住，否則肯定也困在其中，動彈不得。

鴟龜臉色劇變，實在是這五行八封陣比他想像中的難纏得多，原本以為只是用來鎮壓自己而已，想不到解開封印之後，居然還能繼續困住自己。

不過牠畢竟是活了幾千萬年的老妖獸了，見情況不對，轉頭張口一吐，噴出一股青霞，其上隱含著令人為之一震的靈氣波動，一閃而逝融入大網之中，跟著那些草木表面便染上一層黑色，散發出令人噁心的酸鼻之味，乾旱起來。

李龍飛同樣也被那青霞籠罩範圍，所幸他危急之中，往下發力一搥，將地面打了個大凹洞，躲了進去，這才沒受到波及。

可就算這樣，他也感受到渾身不好受，好像水分都快被吸乾，連忙從儲物袋中掏出一大桶蜜靈液，喝了精光，這才感受到一些好轉。

但那些昏迷的或還顯露在靈山之外的其他妖獸，可就沒那麼好運了，不少昏迷中的妖獸直接被那青霞波及，瞬間化作黑色粉塵，碎裂開來，就算沒死，也去了大半條命。

「好厲害的神通！」仙皇雖然不覺得鴟龜會就這樣束手就擒，但也沒想到五行八封陣的木靈封印會就這麼被破去。

「看來，再不多施點力，這五行八封陣，很快就會被前輩你給破光了！」

仙皇口中雖是這樣說著，但神情間卻沒有特別焦慮，他一揮手，天上雲霞瞬間靠攏而來，有如被他捲動，跟著凝成水滴，化為一片汪洋大海虛影。

遠遠看去，天空好像倒了過來，海水滾滾翻騰，掀起的白色浪花像無數惡蛟，俟機而動，只要目標一定，便群體而上，啃食掉對方屍骨不留。

「去！」

隨著仙皇一指，那些海水化作千萬惡蛟，從上而降，鋪天蓋地，襲卷而下，其聲勢之大，如萬馬奔騰，轟雷滾滾，就連鴟龜也忍不住眼皮一跳，知道自己不能再有所保留，

「天龜、蝕日！」鴟龜猛地眼冒紅光，大口一張，頓時一股雄厚吸力便從牠嘴裡而出，範圍籠罩四方，覆蓋整片天空，大有氣吞天下的氣勢，將所有惡蛟通通吞下腹去，半點不留。

即使仙皇頭頂那大海看似一望無盡，但被這樣咕嚕咕嚕不斷吞下，沒有停歇，遲早也會有吞完的一天，見此情況，仙皇也不得不再變招式，他伸掌一抓，那不斷被吞沒的海水便停了下來，跟著又屈指一點，「水生木，木生火，水火同源，心火焚！」

頓時，化作惡蛟的大海再變，凝聚成一團團天火，形成一顆顆數百丈大小的火球，其內隱隱還看得到一顆顆撲通撲通跳動的心臟，氣勢兇悍地往鴟龜砸去。

「來得好！」鴟龜同樣無所畏懼，牠粗狀的脖子鼓起一圈圈的波紋，跟著用力一吐，方才吞下去的那些海水，連同酸液形成濃郁的黑色水柱，反過來噴了出去。

黑水滔天，像是一條黑龍，沖天而起，就算仙皇再有氣度，也忍不住顯得有些懊惱。

畢竟，鴟龜這是以彼之道，還彼之身，若是早知如此，方才他就不該以海水攻之，讓對方有了機會反過來利用。

但到了他們這等境界的對決，勝負便只在一線之間，仙皇還來不及反悔，天火與黑水就已經碰到了一起。

接觸的那霎那，沒有天崩地裂，震聲隆隆的巨響，只有無數滋滋聲響伴隨著彌漫著整個穹蒼的惡臭味傳來。

那些黑水被天火蒸發成黑霧，依舊強勁往仙皇的方向包圍過去，成了鴟龜開戰以來第一次的反擊。

眼看自己不論出甚麼手段，都被對方化解，甚至還反過來壓制自己，首次落入下風的仙皇終於按捺不住，他臉色一沉，低喝道，

「想不到，前輩被五行八封陣鎮壓了那麼久，實力還如此雄厚，既然如此，那就五行全開，八門盡封，看看前輩又能如何？！」

話未說完，仙皇雙手迅速掐訣，原本仍纏繞在鴟龜身上的金鍊子赫然漲大一倍，狠狠將其右腳給拖了下來。

而同一時間，其他四肢及頭顱身軀，也各自出現火銬，水刺，土碑，木繩四種巨大的虛幻刑具，牢牢將鴟龜困在其中，動彈不得。

這還沒完，仙皇施展出五行枷鎖之後，跟著又掐指一捏，鴟龜四週頓時出現一扇扇的大門。

每一扇門都有數千丈高，百來丈長，厚厚實實，散發出古樸滄桑之意，將鴟龜團團圍住，形成一個個八卦圖騰，便是攻向仙皇的黑霧也被捲入其中，形成一片黑霧茫茫，遮天蔽日。

饒是鴟龜神通再大，此時也是臉色數變，首度在這戰之中感覺到一股危機之感。

尤其是那包圍自己的一扇扇門裡，一股遙遠記憶中才想得起的臭味，若隱若現地飄散了出來，

牠張口一咬，想要將身上的那金鍊子給咬斷，可嘴剛張開，那數百丈粗細大小的木繩便套了過來，像馬套一樣將牠大嘴捆著，跟著又纏住了脖子，動彈不得。

牠用力想要將雙爪揮動，可巨大無比的火銬卻又緊緊綁著自己，無法掙脫。

即便牠試圖使用術法，但那些五行枷鎖，卻像是虛幻一樣，燒之不盡，驅之不遠，怎樣也難以從身上去除開來。

就在這時，其中一扇門，門上一頭金光燦燦的獸臉，原本緊閉的雙眼，微微張開，嘶吼一聲，一道百丈長的金芒之氣，如銳劍一般往鴟龜刺去。

「開、門！」

鴟龜瞳孔一縮，這金芒之劍比起之前好幾次的利劍都還要來的細小，可散發出來的危機感卻是前所未有！

牠張口一吐，一條腥臭難聞，前端分岔成三截的長舌瞬間如靈蛇出洞似的往那金芒之劍打去！

此乃是鴟龜引以為仗的武器之一，其舌頭不但堅韌無比，更兼具有腐蝕酸液，普通靈寶只要碰上了，都會被其捆住瞬間融化殆盡。

可那金芒之劍刁鑽無比，在鴟龜長舌捲來之際，已早一步從另一個方向狠狠往舌上刺去，其勢銳不可擋，便是那長舌也被戳出個洞，跟著穿透而過，往另一方向迴旋疾馳而過。

「嚎~~~！」鴟龜痛得大叫一聲，牠沒料到這金芒之劍居然如此鋒利，居然連自己的舌頭也能刺穿，吃了大虧連忙將舌頭縮了回來，這才免於在舌上再多出一個洞來。

可那金芒之劍得勢不饒龜，見舌頭消失，竟繼續往鴟龜本體追去。

鴟龜又氣又怒，牠被五行枷鎖困住，這金劍又來勢洶洶，不得已之下，無奈地大吼一聲，其臉上原本長有的無數毛羽，紛紛脫離往前疾射，如一把把銳利無比的箭矢，與那金芒碰撞在一起。

鏗鏗鏘鏘之聲震耳不絕，那金芒之劍雖然鋒利，可箭羽實在太多，每擊落一隻羽毛，金芒便消弱一分，最後刺到鴟龜身上之時，早已無當初的氣勢，連其護身氣勁都破不開來。

仙皇對此並不意外，他手中的掐訣沒有停過，沒多久，另一扇門，其上雷光不斷交錯，呀一聲，也打了開來。

鴟龜才剛將那金芒之劍給化解，還來不及喘口氣，就感受到旁邊另一道危機出現。

轉過頭去，只見一朵黑色烏雲，大小不過方圓百尺而已，可裡頭佈滿黑色雷霆，滾滾翻動，讓牠也忍不住心底直打鼓，更有幾道紫金天雷夾雜其中，散發出來的氣息，比起方才的金芒之劍更加驚心動魄。

「等等…小輩你…！」鴟龜臉色難看，尚要說些甚麼，仙皇卻沒有給他機會，那黑色烏雲轉眼已經迎頭將牠蓋下，跟著嘩啦一聲，所有雷霆直接落下，有如狂風暴雨，將整個鴟龜頭顱給捲了進去。

「該死的阿！」

轟隆之下，只聽到鴟龜一聲怒吼，隨即就被煙沒在雷聲之中，消失無蹤，只留下仙皇立在那裡，嘴角總算揚起一抹淺淺的笑容。。

1. 鎮鎮鎮、有種再鎮你媽老祖宗阿！

數個時辰後，那一聲聲的天雷仍在持續降落。

方圓數十里之內，草木不生，寸土不留，哪怕遙遠至百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到此地的驚天之戰。

仙皇此時面無表情，但其骨子裡卻也開始著急了。

他已無當初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汗水滴落。

這五行八封陣可說是他先祖耗費無數資源，集結無數人力，犧牲了數百件異寶，這才佈置完成。

甚至為了要引鴟龜入陣，還因此和胭脂道人交惡。

可這些代價終究是有所回報的，東萊仙皇的先祖成功將鴟龜封印在這山水大陸之上。

而建立的東萊國也因為莫名的氣運降臨順遂了無數的光陰。

可以說，東萊國可以在這山水大陸之上稱霸，有一半是因為這五行八封陣的間接影響。

而這五行八封陣的威力也的確無與倫比。

別說是一般妖獸，哪怕是傳說中修為已達通天，甚至成聖的妖聖，也不見得能敵擋得住，皆在此八門盡開下化為烏有。

可這鴟龜別說化為烏有，就算已成重傷，仍然死命地想要反抗，而且，這還是在牠被困在血色禁地內無數歲月，修為大減之後。

可想而之，若其全盛時期，怕就算有這五行八封陣，也不一定能滅殺掉牠。

此時八門已開了四門，除了開門驚門之外，生門景門也已打開。

景門主火，其內乃是南離宮火，比起一般的烈燄，更為炙熱蒼白。

鴟龜身處其中，不但上有紫色天雷滾滾劈落，下有無盡白色離火熊熊冒出，就連神魂也深受生門禁錮，眼神偶有掙扎，大半卻都十分迷濛，看起來危在旦夕。

可偏偏仙皇這也撐到了極限，表面看不出來，但內在五臟六腑全都苦不堪言。

五行八封陣的威力太大，一般來說操控的人至少要五人以上，修為更全都要通神境才行，仙皇雖然仗著修為高深，以一抵五，但也只能支持片刻，時間一拉長了，便是他也有些吃不消。

從他的方向看去，鴟龜雖然被五花大綁困在陣內，可卻沒有真正傷到筋骨，就連其背上的靈山，也仍在牠的龜殼保護之下，仍不至於碎裂。

唯有四肢跟頭顱，因為裸露在外，所以佈滿傷痕，但卻本能地想往內縮，一旦被牠縮進去，怕是就連五行八封陣也拿牠沒辦法，除非仙皇願意永遠鎮守在此，不讓牠逃脫出去。

「該死的，這老烏龜，到底有多硬！牠攻擊雖然不強，但防禦力實在太過變態…只有初時那幾門傷到了他，後來開的幾門，全都被他硬扛下來，甚至慢慢有些適應。再這樣下去…難道這五行八封陣會被牠給破去？！」

想到這，仙皇心中一急，喉頭一股鹹味湧上，竟是耗力太大，自己先受了些許內傷，嘴角流出一滴鮮血滴落。

這鮮血雖小，但鴟龜等了那麼久，怎會沒把握住這等機會，牠眼神猛地閃過一縷清明，跟著狠咬自己舌頭一口，噴出一大口鮮血，轉眼化作血霧，穿過五行八封陣的封印，直接撲向那滴血珠，在仙皇臉色大變，來不及反應之前，已和那血滴融為一體，再也分不開來。

跟著鴟龜口吐經文，一股悠久古老的波動從其龜甲上散發出來，在轉眼之間，其身上的氣息竟變得與仙皇身上一模一樣，就連仙皇自己也難以分辨出來！

居然是以彼之血，去模仿仙皇本人！

五行八封陣雖然厲害，但那些禁令可不會分辨彼此的差異，稍一微微頓了下，跟著便分出了一小半，朝著仙皇那包夾過去。

碩大的雷柱，在半空之中如無數分叉的樹枝，每一截都是數十丈粗細，霹靂啪啦向著仙皇頭頂降下，他又氣又怒，連忙倏地往旁邊一閃。

可任憑仙皇身影如何疑動，那些雷柱就像鎖定了他，一路轟隆過去。

更糟的是，鴟龜腳底下的那些炎炎地火，也像感應到了甚麼，直接漫延開來，滾滾熱浪迎面將仙皇給捲入。

還不只這樣，那些金鍊子，火銬，水刺，土碑，木繩等等，也都各自分出了一部份，要將仙皇給鎮壓在裡頭。

「哈哈哈…咳…怎麼，小輩，被自己的陣法困住的感受如何…」鴟龜被折磨了大半天，此時終於一轉乾坤，雖仍被土碑壓得咳出口鮮血，但還是放聲大笑了幾聲。

仙皇氣急敗壞，卻跟本沒空理牠，不斷的在空間中閃爍著移動身影。

他有心想要離開這裡，可是卻知道，除非離開操控五行八封陣的範圍，否則在這陣法範圍內，自己都會被視作封印對象，跟本無法避免。

而要是就此離開，一旦陣法沒人操控，以鴟龜的能耐，怕是不久就能破開，那麼一來，就真的再也無法將其封印，下場只會更慘。

唯一之計，只有不斷閃躲，希望在陣法傷到自己之前，先將鴟龜給封印進去。

但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卻是比登天還難，要是仙皇有本事躲得過連鴟龜都躲不了的五行八封陣，那就不用這麼大費周章的還要將其給封引起來了。

果不其然，雖然仙皇每次的瞬移都無跡可尋，可漸漸地，陣法內的禁制卻越靠越進了。

「無恥…無恥！這老烏龜怎麼如此狡猾，居然拖我下水，跟我比誰抗得久！」眼看禁制越來越近，仙皇再也忍不住，他第一次有種沉不住氣的衝動。

這感覺自他當上仙皇以後，已經很久沒如此強烈了，實在是對方這種明明贏不了自己，可卻又打不死，龜著等自己沒力的方法，讓他感到抓狂。

「八門逆轉，生死交錯！」仙皇臉上青筋鼓起，咬牙噴出一口金色的鮮血，迅速融入八門之中，頓時原本就古璞厚重的八門，再添一股血肅之氣。

而那些原本追著仙皇不放的攻擊，也因此停滯了一下，似乎有些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再追擊下去。

但鴟龜可不是死在那裡，牠雙眼一翻，口吐一道酸霧，朝著八門中其中一道門打去，頓時像是水入油鍋內一樣，掀起了八門封印激烈的反應。

不但原先攻擊更加凌厲，同時也將鴟龜神魂重新困入了生門內的影響，停住了笑聲恢復成呆滯的模樣。

可另一邊，那些攻擊中也分出一小半，不再猶豫朝著仙皇這裡打來，氣得他兩眼發直，直到那紫雷劈在了身外的護身氣勁上，這才繼續逃避開來。

「怎麼會這樣，那模仿本皇的術法到底是有多厲害！」在仙皇目瞪口呆，兩眼發紅的抓狂下，那八門封印徹底爆發開來。

方才仙皇可是不惜精血施展的獨門秘術，將陣法威力憑空增加了三成不止，更提高了鎖定的準頭，可那鴟龜所模仿的氣息仍是成功騙過了陣法，讓仙皇與鴟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鴟龜皮粗肉厚，身子更有萬丈之巨，那些攻勢打在他身上，雖然不好受，但一時三刻卻也剋不死牠；但仙皇本領再大，終究還未飛升成仙，在這八門封印的攻擊之下，就算躲過了大半，光幾次不得不硬扛下來，就讓他受了不少的傷勢。

這麼一來，就算仙皇本領再怎麼通天，終究也支持不下去，在最後狂噴了幾口鮮血，氣息便急速萎靡下去。

而隨著他的氣息衰減，那五行八封陣的攻勢同樣也和緩下來，鴟龜原本灰濛的眼珠，重新又恢復了靈動。

牠哈哈一笑，笑聲中傳來一股快意，

「怎樣，小輩，鎮鎮鎮、有種再鎮你媽老祖宗阿！我就不信你撐得比我久！」

仙皇臉色難看，但卻沒有說話，只是喘著氣看著鴟龜，後者又狂笑了幾聲後，跟著大吼一聲。

一股驚天動地的氣息從其龜甲上傳開，原本困住鴟龜的五行封印，再也無法承受住，碎裂開來。

隨著那金鏈子崩解，水刺土碑散開，鴟龜那遮天避日的頭顱再度高高抬起，停在仙皇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後者，沉聲說道，

「說吧…你，想要怎麼死！」

經歷這場廝殺後，鴟龜對仙皇的態度，某程度上可說是認可了；畢竟要不是牠底蘊深厚，還真有可能被這五行八封鎮給鎮壓下去，因此在牠滿是皺折滄桑的眼神裡，沒有怨氣，只有平靜的冷漠透露著。

可仙皇的眼神裡，同樣沒有因此失落，他收起了方才的怒火，靜靜地回望著鴟龜，

「我的命，永遠只會掌握在我自己的手裡！」

1. 仙皇真正的底氣

曾經，在這山水大陸之上，有一名男嬰，甫一出生，就受到了東萊國眾人的矚目，哪怕是山水大陸外之外，稍有能耐之人，也都知曉此事。

原因無它，他的母親，乃是當時東萊國仙皇最寵愛的側妃，而父親更是赫赫有名的東萊國仙皇。

他的出生，是父親東萊仙皇等待已久的期盼，也是身為側妃的母親，苦心積慮下才得到的機會。

可以說，一旦他長大成人，別說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就算是動搖到當時仙朝內的第一皇子地位，也不無可能。

因此，這樣的身份，這樣的背景，帶給他的，不只有榮華富貴，同時也帶來了不少災害。

所有覬覦那位置的，不論是皇子一脈，還是皇朝內的權貴，甚至外來勢力的奸細，從他出生起，就不斷地在計畫著，謀略著如何利用他，陷害他，甚至是殺害他。

若不是他的母親及天大機緣下所遇到的師尊在背後幫他一把，怕是那男嬰連長大成人的機會都沒有，就夭折殞落了。

可也就是在這樣成長的環境下，那男嬰成長為一位凡事運籌帷幄於心，堅定不移的梟雄，最終不惜一切代價，弒兄逆父，成功登上了東萊國內第一人的位置，樹立了東萊國近千年來的盛世輝煌。

而如今，在仙皇眼前，面臨的是從登基之後，幾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他判斷中，哪怕是其師尊在此，甚至父皇再臨，也難以抗橫眼前這不知存活了多少萬年的鴟龜老前輩。

只是在他眼中，始終看不到一絲面臨死亡的驚恐，甚至，就連失敗的感覺，也不曾有過。

面對這樣的敵人，反倒是佔盡上風的鴟龜，有所遲疑了。

「說吧…你還有甚麼後手…拿出來，讓你可以免於一死？」鴟龜終究是活了數萬年了老狐狸了，他沒有懷疑對方是裝模作樣，而是直接尋問對方底牌。

哪怕對方有可能是只唬嚨牠，但牠自信，不論是甚麼底牌，自己都有能力壓過去。

畢竟，修仙之道，實力，勝於一切！

「前輩實力果然非凡…即使晚輩耗盡前人的一切手段，也都鎮壓不了前輩；只不過，天下間萬物，皆有相生相剋之數。既然晚輩一切手段都制不住前輩，那麼，又何必由晚輩出手呢？」仙皇擦了擦嘴角的鮮血，又恢復一開始的淡然。

鴟龜沒有說話，牠如山壑般深陷的眉頭，緊緊皺了起來，心中浮現一絲緊張。

「儀天，出來吧。」仙皇沒有再費話，揮了揮手，朝身後呼喊了一聲。

此話一出，一道身影，從遠方虛空中凌波微步而出，伴隨著那一履一步的輕盈，彷彿有花朵芬香，隱約甚至聽得見蟲鳥天籟，環繞在她的身旁。

那身影的身材凹凸有致，一襲白衫宮裝在其襯托之下，更顯貼服，可說是增一分則太肥，減一分則太瘦，尤其那瓜子兒形的臉蛋上，薄薄一層面紗照著，那種若隱若現，似有全無的遮掩，顯得神秘誘人。

可面對這樣一名絕色，鴟龜的臉上卻比跟仙皇對戰還要驚恐；牠甚至不自覺得往後退了一步，震得群山轟隆隆作響。

「不…不可能！」

「沒有甚麼不可能的…來，天兒，跟前輩問安。」仙皇臉上露出了柔和，輕聲對著那女修說道，同時眼神中一抹得意，轉頭看向鴟龜。

這，才是他的後手！

這，才是仙皇真正的底氣！

可以說，從頭到尾，仙皇早已立於不敗之地，他之所以要戰，不過是想證明自己的實力，又或是想了解鴟龜的實力而已。

但不管輸贏，他都有把握，能將這龐然大物，先祖們始終畏懼不已的鎮國聖獸，制得服服貼貼。

哪怕最終不能將牠留下，也能平息這千萬年來的怒火。

只不過，他沒料到，鴟龜的修為的確比他高出太多，憑藉著五行八封陣，自己最終仍難逃一敗。

好在，也不是一無所獲，這場鬥法，在戰鬥中，他看到了比自己高更多層境界的可能，不論是對靈力的控制，還是對天地間法則的運用，雖不懂，但也有所啟示。

這對於修為早就達到頂峰已久的他，無疑是場機緣，引領他，邁向更遠的彼岸前行。

在他思考的同時，那那女修已經來到兩人面前。

後者毫無畏懼，緩步朝著比她大上數百倍的鴟龜頭顱，盈盈一拜，

「晚輩儀天，見過前輩…」

「妳…妳…」鴟龜怔怔看著儀天，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牠才嘆了口氣說，兩行清淚，滾滾如瀑布般從巨洞中的眼瞳中流洩下來，「仙姑…妳不認得我了…」

儀天眼神閃過一絲異芒，柔聲說道，「胭脂仙姑之事，晚輩從小便聽父親提起，仙姑為人風範高雅，晚輩甚是景仰。只可惜，晚輩不是仙姑，今天之前，未曾識得前輩，請前輩見諒。」

說完，又是再拜，這才緩緩站回仙皇的身後。

這幾句話，說起來不過短短幾個呼吸，可在鴟龜耳中，卻是有如千年之久。

牠閉上了眼，恍惚間，似乎又聽到許久年前，那伊人，在牠耳邊所說的那句話。

「小龜…對不起，看起來，我終究是無法繼續保護你了…不過你放心，就算是死，我也一定不會讓他們傷到你的…」

當年那一句誓言，口口聲聲，依稀還在眼前，可如今，物換星移，眼前的伊人，仍是那樣溫文儒雅，那樣動人可親，可其內在，卻已經不再是那個會護著自己的人了。

鴟龜深深吸了口氣，良久，才吐出沉重的氣息，其內充滿著灼熱腐朽的氣息，可卻已經傷不到仙皇兩人半點。

跟著，牠再度張開眼，望向仙皇的深邃眼眸中，透著無盡滄桑以及落寞，甚至…還有一點點妒嫉。

在彼此的沉默中，鴟龜沒有再開口，而是緩緩轉過身去，一步步往天邊踏空而行；而仙皇兩人同樣也沒有說話，只是目視著鴟龜離開，唯獨他的表情中透著一縷遺憾。

「終究，沒能將攸關整個東萊國氣運的聖獸給留下來嗎？」

仙皇的心中嘆了口氣，很快的，又有一絲精芒從眼神中閃過，

「不過那也不打緊，朕的實力能再有所提升，比甚麼都還來得有價值…這區區東萊國，遲早也不是安居之地…」

隨著鴟龜龐大的身軀，在穹蒼中的白雲穿梭而過，遠遠看去，好像天地反轉，群山倒掛在半空，遮天避日，轟鳴前行。

千里之內的修士，都為這天地異象所震驚，紛紛跪拜下來，磕頭祈安；哪怕是千里之外的修士，也陷入不同程度的慌張，更別提那些凡人了，此時早都已關起門來，在家中被窩裡頌經唸佛，以為是世界末日。

就在鴟龜逐漸遠去，快要離開仙皇的面前時，後者突然像是想起甚麼，開口傳音了幾句。

鴟龜臉上微微抽動了下，最終還是哼了一聲，這才對仙皇說道，「不用擔心，你那些跳蚤般的徒子徒孫，還沒死光；哪天我心情好了，自然會把他們給扔下，屆時你再自己來領回去吧。」

聽到鴟龜這麼說，仙皇還點遲疑，想再說些甚麼，但一旁的儀天卻開口低語幾句，仙皇這才點了點頭。

「也罷，那仙緣開啟的時機未到，讓他去外面闖闖，也許能提早將仙石之秘給開啟開來…」

看著鴟龜的背，仙皇好像隱約在注視著甚麼，但很快又搖搖頭轉過身去，一步步踏向虛空。

從頭到尾，他沒有再理會儀天，可儀天卻跟在其後，亦步亦趨，沒有半點落下，也不敢逾越一絲一毫，很快的，兩人就消失在穹蒼之中，好似不曾來過。

唯獨血色禁地外，那整片胭脂山的東側，憑空凹陷了數千里大小坑洞，甚至延伸至海上，此時雖然還未發作，但可以想見，這裡遲早成為會被海水淹滿，禍患蒼生。

但終究，這場災難，伴隨著鴟龜與仙皇的離開，落幕了下來。

1. 終於落幕

仙皇與鴟龜的這場大戰過後，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整個血色禁地被破，東萊國封印聖獸被逃的消息，傳遍了胭脂山山脈四面八方各個修仙界的大小門派。

與此同時，四派長老陣亡，太上老祖重傷的事情，也在極其隱秘的情況下被一些名門大派給知曉。

甚至乎，還引起了四派勢力範為內，一些想趁機撈些油水的投機份子出沒。

畢竟修仙界內，也不乏有利益薰心之人。

就連四派範圍外，靠得比較近的幾個邪派，也起了蠢蠢欲動的心，紛紛派了幾個探子去打聽打聽消息，看看是不是能趁機擴張地盤，將原本四派所佔領的一些地方給奪了下來。

要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句話不只是適用在凡人之上，就算是修仙之人，也同樣適用於此。

四派雖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幾千年底蘊下來，也佔了不少寶地。

這些寶地內不產凡塵的金銀珠寶，卻產修仙之人少不了的靈石或奇花異寶，此前被四派共同封印的血色禁地，就是其中一個寶地所在。

而四派勢力範圍之外，本就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邪教邪派，雖然為數不多，但卻是與正道有別，彼此水火不融。

所謂的邪派，又或稱為邪道，其實功法在歸根究底上，與正道修仙人士並無太大差別。

否則，像是鬼屍門這樣以死人屍體為法器，或是動不動就施毒傷人的，早就被納入邪道，怎還能跟其他三派一起併稱四派之一。

可正道與邪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正道不論功法再如何陰損，最終還是講求順天而行，為求利益，才會廝殺，而且不傷凡人，更不會莫名其妙的作些傷天害理之事。

但邪道可就不管這些了。

有些邪道專挑凡人殺害，吸取凡人怨氣，以此練功，增加自己修為，有些則是專走偏門，以一些歹毒邪術，大肆殺害同道，以求聲名遠播。

更有些佼佼者，建立邪宗邪派，以滅天下蒼生為謀，逆天行事為樂，聚起那些被正道追殺之人，一起團抱凝聚成足以跟正道抗橫的力量。

對於這些邪派邪門，身為山水大陸之主的東萊國仙皇，一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要太過誇張，他也就懶得去過問太多。

這倒也不是他放縱邪道，而是在正邪之中，本就有相生相剋之數，他身為山水大陸的修仙界之主，很多事，他看得比其他人還長遠，自然知道何時該收，何時該放。

不過，這次四派元氣大傷，那些旁邊的邪派等等，平常就對四派佔領的寶地羨慕得眼巴巴的，此時自然是起了貪婪之心，小動作頻繁起來了。

但這些風風雨雨，也沒有持續多久。

隨著仙皇很快的下令四派鎮壓聖獸有功，獎賞仙丹靈石不少之外，同時也親自出手相助，替四派太上長老治癒療傷，最後更宣佈原本入仙石的兩個名額，由四派共同進入之後，那些原本還想張望的邪派之人，全都打消了念頭。

因為這麼一來，雖然四派每一派都只能派出原本名額的一半之人，但既然四派都可以進去，也就沒必要再彼此廝殺了。

加上太上長老的恢復，哪怕四派弟子在這場試練之中近乎全滅，可只要底蘊還在，東山再起之日不遠，更別提有機可趁了。

因此雖然那些邪派恨得牙癢癢的，但還是把貪念給忍了下來。

而這段時間，胭脂山的東側的凹陷問題，也終於爆發了出來。

大量的海水倒灌，淹沒了整個胭脂山的東半部，不論是蟲鳥走獸，還是凡人修士，只要不會在水中呼吸的，留在原地，就只有死路一條。

而因此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損害，更是難以估計。

好在，對此仙皇跟東萊國境內的六大派早已有了對策，紛紛派出平常深居簡出的元嬰老怪等，以各種驚天動地的神通，將大半生靈給搬移到了他處。

否則，以普通凡人的速度，恐怕再花上幾年，都逃不過被淹沒的範圍。

而仙皇身邊的奇女子儀天，也親自出手，傳聞她以奪天造化之能，駕著白首赤足飛鳥，從西邊遙遠的群山之中，搬來幾座仙山，直接丟入海彎口交界之處，阻止了海水繼續入侵，行成了內海外海的奇觀。

從此，山水大陸上的胭脂山脈東側，又多了一個名叫天龜湖的內海，及它背後關於儀天仙姑的傳說，這且就不在話下了。

另一方面，本應在鴟龜背上，靈山之中的李龍飛，此刻卻在一個奇異的地方。

這裡的天空漆黑一片，可卻又跟李龍飛記憶中的夜空不太相同，穹蒼之中沒有辦點星光，只有黝黑深邃的黑幕籠罩四方，若是看得久了，甚至會有一種靈魂要被吸進去的錯覺。

而大地上，草原上一片片的葉子，閃爍著點點微光，好似一盞盞小燈，在風中搖曳擺動，偶爾風吹得大了，甚至還飛了起來，在整片空間中一閃一閃。

幾個奇形怪狀的小形異獸跑了過來，將飄揚在半空中的葉子一口吞了下去，跟著歪著頭看著躺在地上的李龍飛。

其中一隻約莫兔子大小的異獸，前額三個像寶石的硬骨發著微弱光芒，靠進李龍飛的臉頰，有些好奇的嗅了嗅。

突然間，牠張開嘴來，原本小巧的嘴巴，竟像蛇類那樣，撕裂開來，整張嘴往眼角兩旁擴大數倍，朝著李龍飛的頭顱咬去。

李龍飛昏迷不醒，渾然不覺自己已經大難臨頭，靜靜地動也不動倒在那裡，眼看那兔子異獸就要將他的頭顱咬掉時，驀然，李龍飛的右手手腕上，一只玉鐲發出強烈光芒，跟著一條白龍虛影，張牙舞爪衝了出來。

那些兔子異獸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四散開來，而咬向李龍飛的那隻異獸更是撒了一屁股尿，發抖著不知所措。

那白龍狠狠將兔子異獸一口吞下，跟著意猶未盡地舔了舔嘴巴，這才回過頭來看向李龍飛。

「…這小子真麻煩…，死就死吧，居然跑到這來？」白龍望了天空一眼後，心裡發愁地想著，「以他的程度，想在這場試練中存活機乎不太可能…可若這樣死了，我豈不是又要被困在這鬼地方？」

「不成，還是想辦法助他離開這再說…」白龍喃喃自語說著，很快的，又消散在半空之中…」

※※※

「唔…這…這是哪裡…」李龍飛醒來時，忍不住呻吟了一聲，他只覺得體內靈氣流動紊亂不堪，全身動彈不得，若不是他體魄比一般修士強韌數倍，怕是早已成為一名廢人。

他努力想要回想一切，但腦中一片混亂，許多畫面片段閃過，但沒有一個是清楚的。

所有的記憶，好像都失去了似的，腦中渾渾噩噩，只剩下一片空白在裡頭。

因此哪怕他張開了眼，但卻只能茫然地看著眼前的漆黑天空，怔怔地發呆不動，好像失去魂的傀儡，躺在那裡。

若不是他胸口還有起伏，加上偶爾眼皮的眨動，遠遠看去，真像已經死掉的屍體。

直到了大半天後，隨著他的身體機能恢復，加上饑餓的本能，這才真正讓他真正深吸了口氣後，腦袋運轉了起來。

「靈山…禁制…鴟龜…仙皇…」在那饑餓的本能驅使下，李龍飛眼中散渙的焦距，逐漸收回，跟著一幕幕記憶，隨著呼吸的急促，湧現上來。

「我想起來了，我在靈山之中，在那老烏龜的背上…差一點…差一點就死在牠跟仙皇的對戰裡了…」想到這，李龍飛本能地警惕起來，想要坐起來環顧四週，可這念頭才剛一動，就覺得全身刺痛不堪，差點就將原本凝聚起來的意志給散亂開來。

「呼…呼…」良久，李龍才喘著氣，艱困地轉過頭去，查看自己四週的情況。

當他發現到這裡的詭異，以及不遠處幾隻藏在黑暗之中異獸之後，李龍飛不由得沉默了起來。

他在心中慢慢地將記憶中的一幕一幕串連起來，跟著思考了一下後，終於記起，自己曾經做過了甚麼。

「是了…我逃進了山水界中…所以這裡是…山水界的試練嗎？」李龍飛回憶起當時的情況，他在靈山之中，眼看仙皇跟鴟龜的鬥法越來越激烈，初時鴟龜還有餘力保護自己跟靈山中的那些妖獸，可是越到後面，那五行八封陣的威力越來越大。

哪怕鴟龜不知道出於何種意圖，仍是分了小半力氣在保護靈山中的眾妖，可當牠自己也被八門鎮壓得分身乏術時，那些餘力終究是收了回去。

於是大半的靈山倒塌，裡頭的妖獸死的死，傷的傷，連同那些藏在不知何處的四派眾人，一起煙消雲散。

浩劫之下，餘生何其珍貴。

那些四派眾人雖早已昏迷，但在醒來之後，想必都是這樣的感想。

只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些消失的人之中，唯一有一個，李龍飛，並不是死了，而是逃進了另一個世界之中。

1. 我要築基！

在這片黑幕穹蒼之中，如果有人有足夠的修為，可以飛上九重天，破開天際，那他肯定能看到，在穹蒼之上，還有一片虛無，像是天外天，籠罩著整個世界外圍。

而這虛無之中，有一盞古燈，期形狀類似李龍飛先前得到的那兩盞古燈，但卻放大無數倍，有如一顆太陽，巨大無比，照耀著整個虛無星空。

可是這古燈的燭火，卻好像被屏蔽似的，盡數擋在那黑幕之外，無法照進裡頭的世界，自然也無法點亮這世界天空。

而這一些，李龍飛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在他躺在草地上，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天空卻始終是黑夜，迎接不了白晝的到來。

而更慘的是，即使他已經清醒，可他的身體卻動彈不得，頂多只能稍稍為移動臉頰，眼角掃向四方。

但就算這樣，每一次稍稍微的動彈，就讓他感受到劇烈的疼痛，然後不得不停下來喘息，直到那痛楚慢慢平復下來，才能繼續嘗試。

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知道是餓了多少日子，終於，李龍飛在一次次嘗試之後，終於感受到，自己右手的小指頭，可以勉強動了一下，心中忍不住歡呼起來。

跟著又過了不知道多久，在不斷的努力及肉體刺痛之後，隨著小手指的知覺恢復，很快的，是無名指跟食指，然後到整個手掌，跟著是握拳，雙拳，小臂，直到整隻手都能抬起。

這時，李龍飛才努力將自己翻起了身，艱難地看向四週及自己的情況。

這段期間內，他身上的流下的汗水跟血水，讓他變得汙穢髒臭不堪，整個身形更是因為飢餓，瘦了一大圈，可是強大的恢復力，終究讓他沒受到甚麼不可逆轉的傷害。

而在其四周，卻是一片荒蕪。

沒錯，整片黑色草原給他的感覺就是一片荒蕪。

哪怕有不少葉光閃爍點點，可放眼望去，除了那些螢光之外，便是一片漆黑。

偶爾可以看到躲在黑暗之中的身影一閃而過，可是在暗夜無光，星月盡藏的情況下，那些身影的輪廓跟本看不清楚。

好在，已經半步踏入築基的李龍飛，除了肉眼之外，靈識的範圍大小也比一般練氣修士大得多。

既然肉眼看不到，那便用靈識查探一番。

「疑？」可這麼一查之下，李龍飛頓時驚覺，此地的空間頗為神秘，許多地方跟原本的世界不太一樣。

其一，是這裡雖有靈氣存在，可卻比原本外界稀薄得多。

若是以量來計算，怕是連外界靈氣含量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跟之前他進入山水界中的情形完全不同。

這就讓李龍飛忍不住沉吟了下，心情整個沉了下去。

要知道，修士體內的靈氣除了吸納天地靈氣之外，就只有靠靈石靈丹等等才能補充，這裡的天地靈氣這麼稀少，便意謂著不管他要恢復傷勢，或是施法保命，都會更加困難得多。

更進一步來說，若是長時間待在這裡，對於修為的增長，或是境界的突破，都要困難得多。

不過此時李龍飛也別無他法，畢竟都已經進來這裡了，當務之急，還是先想辦法把傷勢養好，跟著再找機會離開才行。

否則，處在異地，能活著保命就要偷笑了，突破境界這事，怕是連想都不敢想了。

再來，相對於天地靈氣的稀少，更要緊得是，這裡的空間中充斥著一股壓力，不管是一舉一動，都有如沉入水中，得花更多的力氣才能行動。

而且那壓力來自四面八方，同樣也作用在五藏六腑，就連靈識也被限縮了許多，使得他原先頗大的靈識只能作用到周身數百尺範圍而已。

好在這些壓力雖大，但對李龍飛的行動還是沒有太大阻礙，畢竟比起修為，他的肉體才是其獨特的地方，遠遠勝過同輩練氣修士，只差一步就肉身築基，自然是還頂得住。

綜合以上兩點，李龍飛在思索了一番後，沒有輕舉望動，而是繼續坐在原地療傷，同時吞了幾枚丹藥，加速傷勢的恢復。

很快的，在這日夜不分的世界裡時間又過去了幾天。

不得不說，練氣十五層的逆天恢復力實在十分可怕，雖然他傷重頗重，可在又靜養了幾天之後，終究是恢復了七七八八成，能自由的站起來行動了。

這段期間，那些詭異的異獸也曾再靠過來幾次，但已經甦醒的李龍飛，雖還沒痊癒，在面對這些小異獸時，初時雖嚇了一跳，但最終也是遊刃有餘，將其一一都消滅殆盡。

只是，這卻讓他對這世界更加的感到不安。

「這些異獸…並不是甚麼妖獸，跟普通野獸沒甚麼差別；可牠們的力氣與體魄，比起外界來說，卻更加的強韌有力。」李龍飛望著手中死去的兔形異獸，自言自語說著，其眉宇間，隱隱透著一股憂愁。

方才這群異獸突然包圍著他，雖然沒花他太多工夫，但對於其軀體的堅硬，卻感到訝異。

別的不說，這兔形異獸的皮膚之堅韌，怕是有妖丹二轉妖獸的程度，可卻妖氣的感覺上，卻只有妖丹一轉程度而已，這就讓人感到震驚了。

「看起來，這裡空間中充滿的壓力讓野獸們產生了異變，以抵抗這股力量。」

「若是一隻普通的兔子都能異變成這樣了，那麼，已經修練出妖丹的妖獸，又會變得多可怕呢？」

想到這，李龍飛背脊升起一股惡寒。

「不成，我得想辦法快點築基，在這險境，唯有提升自己實力，才有機會活下去。」他的眼眸中漸漸露出一絲堅定，穩定心情努力讓自己恢復速度更快一些，在看過仙皇跟鴟龜一戰之後，李龍飛心底並沒有因此升起無力感，反而激起了濃濃的豪情萬丈。

在逃進山水界前的前一刻，他其實是嘴角上揚的。

在那之前，他以報殺父之仇為目標，心中只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手刃仇人，並將父親復活。

可所有人都告訴他這不可行，這辦不到。

雖然他始終沒有放棄，但心底卻有個小小的聲音，不斷地詢問他，

「真的可以嗎？」

「真的能把爹爹救回來嗎？」

這也不能怪他心志不堅，而是越是在修仙界打滾，越是發現自己的渺小，同時也明白天道的不可逆。

但見到鴟龜那驚天動地的龐大身影，翻天覆地的力量後，他為之震驚，也不知為何有一些小小的期盼。

「如果我也擁有這樣的力量，也許就有機會救回爹爹了！」

跟著，仙皇的出現，更是以一己之力，反正撥亂，那和鴟龜龐大身軀不成比例的身形，卻能將鴟龜鎮壓得差點喘不過氣來。

這一切的一切，在李龍飛眼裡，展現出了一個新的世界，新的高度。

因此，當他發現自己身處的靈山所在地終究免不了被潑及遭殃時，他毅然而然決定拿出梵天石，踏入山水界裡，以九死一生的試煉，爭取那一絲活下來的可能性。

而那可能性，他堅信，仙皇可以，他也可以。

回到現在，身處在這詭異的世界之中，李龍飛並不清楚這次的試煉是甚麼，不過他記得上一次的試煉，是萬萬年的無盡黑暗，那麼，比較起來，這次的試煉，似乎也還算可以？

「畢竟不過是些異變妖獸，我躲著它們點，也就罷了…」李龍飛這樣安慰著自己。

可他心中的話尚未說完，突然地面傳來一陣晃動，跟著碰碰碰的聲音，從遠方，逐漸傳來。

雖然還沒完全恢復，但他也恢復了七八成的戰力了，遲疑了一會，李龍飛最終還是放出靈識，朝遠處探去。

這一探，李龍飛不由得大為吃驚，只見，遠方黑暗中，一隻數百尺大小的巨大甲蟲，正緩慢朝自己這走來。

1. 異蟲

那巨大甲蟲，外表如一般毛蟲一樣長形，可身上卻披著層層硬殼如蝦子般折疊覆蓋，同時腳下蜈蚣般的多足不斷發出喀啦喀啦的嚇人聲響，前方甚至還有三四隻銳利的刺腳揮舞著。

饒是李龍飛這幾年見慣許多妖獸，可在看到這醜陋的甲蟲時，還是忍不住皺起眉來，而且那甲蟲背殼上，一顆顆巨大的綠色光點，如一隻隻眼睛，散發出詭異的光芒，更讓人頭皮發麻。

旁邊黑暗中，幾隻小形異獸早在那甲蟲靠近之前，就遠遠逃開，看得出來，此地的食物鏈中，這甲蟲的排名不是最高也是頗為前面。

眼看牠行進的方向與自己所在會有所衝突，李龍飛雖然無懼也連忙往旁邊閃開。

畢竟若可以躲開麻煩，誰沒事會想招惹它？

就算是獅子，在不飢餓的情況下，也不會想去跟野牛搏鬥。

可他一動，那巨大甲蟲的方向也跟著隨之調整，仍是往他而來，讓李龍飛愣了一下。

「難道牠是衝著我來？」

想到這，李龍飛趕忙再往其他方向試了試。

果不其然，任憑他如何改變方向，甚至是嘗試往後躲藏起來，那巨大甲蟲還是筆直朝著他走來。

「嘿嘿嘿...想不到我淪落此地之後，竟連一只蟲子都敢看不起我？」

雖然還沒弄清楚對方到底是如何確定自己方位，但想來不外乎是憑藉著氣味或是某些自己不知道的條件罷了。

「鎖定我的方位又怎樣，真的以為我就怕你了？！」先前被那兔子異獸攻擊時，李龍飛已經有些懊惱，此時再見到這巨蟲把自己當目標，就算不知道原因，也猜得到一二了。

畢竟在這荒野之上，除了雜草之外，沒有甚麼太多的生物，如此龐大的異蟲想要活下來，其瞄準自己當目標也就可想而知。

一念及此，李龍飛不再閃躲，從儲物袋中掏出一把飛劍，反過來往前衝去。

兩者的距離並不遠，很快的，就相遇在一起。

一千丈，五百丈，兩百丈，一百丈，直到中間再無黑暗阻隔。

在看清甲蟲的那一刻，雖然心中早有準備，可李龍飛還是有了一些後悔。

眼前巨大甲蟲，散發出來的妖氣不過練氣後期，可是肥胖的軀體，整整比他大了數倍不止，遠看還好，近看給人的感覺像座小山似的壓迫。

不過此時李龍飛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一咬牙，掐指操控飛劍，狠狠往甲蟲殼上散發綠芒的「眼睛」刺去。

噹一聲，一股尖銳錚鳴的金屬利器碰撞聲響起。

飛劍刺在那綠色眼睛上面，劍鋒從其凸起處沿著圓弧往下劃開，激起一連串的火光，可卻只是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未能將其整個刺破！

「這麼硬！」

李龍飛有些吃驚，他雖然從之前的兔形異獸略為察覺，可沒想到這巨蟲甲殼卻比他想像的還要硬上數倍。

那飛劍只是寶來軒買來的普通下品法器，可是在灌入他練氣十五層的靈氣之後，比起一般的中品法器威力大上一些，照理說一劍刺死練氣後期的妖獸是不可能，但連刺穿對方的表皮也做不到實在是讓人太不可思議！

「不對，不只是牠的甲殼堅硬而已…這裡天地靈氣比外界稀薄許多，就算是同樣的術法操控，在這裡只能發揮十之一二！」

李龍飛細思一下，察覺到自己的一絲異狀，在避開那甲蟲怒氣沖沖反擊過來的觸角，連忙將下品飛劍收入儲物袋中，換上木癸寶劍在手，跟著狠狠往下一插。

噗一聲，大片的綠液從那綠眼內噴射出來，跟著李龍飛慘叫一聲，退了出去。

「該死，這甲蟲的體液居然能腐蝕體表！」

也是他太過大意，心想用法力操控飛劍不行，便改用手持的，這才因太過靠近被那甲蟲的體液濺灑一身。

好在綠液雖有腐蝕性，但李龍飛的反應也不慢，只有表皮沾染了些，其它口耳鼻要害全都避免開來。

而皮膚上的那些傷勢，在他驚人的恢復力下，很快便沒了大礙，只剩下衣衫破破爛爛而已。

可這麼一來，原本受傷不重的巨大甲蟲，便抓住了機會，趁機往後掙脫開來。

但那甲蟲掙脫之後，卻不是往後逃跑，反而全身甲殼上的眼睛，由綠轉紅，散發出異樣的紅芒，跟著發狂似的向李龍飛這邊衝了過來。

「找死！」李龍飛同樣也是心底有氣，他往後微微飛退一頓，腳滴溜溜在地上踩了一下，跟著同樣發起狠來，持劍往前衝了過去。

「不過就是點酸液罷了，難道我還怕你了！」緊要關頭，李龍飛的那股脾氣也火上來了，不顧被酸液波到的危險，躍上去甲蟲的背上，一口氣朝著一個個的眼睛刺了下去。

噗嗤幾聲，那甲蟲的體液噴在李龍飛身上，但有了心裡準備的李龍飛沒有退後，仍是手起劍落手起劍落地往下猛戳，最終那甲蟲在這樣兇猛攻勢之下，終於不敵木癸寶劍的鋒利，幾個巨大紅眼都被刺穿，酸液也盡數耗光，掙扎了一會，跟著動也不動地停了下來。

隨著巨大甲蟲停了下來，那些紅眼慢慢轉為綠色，跟著再化成灰色，徹底冰冷下來。

這時，李龍飛才氣喘噓噓，從甲蟲的背上爬了下來，倒在草地上喘息。

雖然成功擊殺了這巨大甲蟲，可他身上的衣服也全成了破布一塊，底下的皮膚更是紅紅腫腫，樣子狼狽不堪。

「這巨大甲蟲還真難纏…」李龍飛一邊抹去身上的體液，一邊施展術法造出清水洗淨身子，跟著從儲物袋中拿出衣服替換，忙了一會才徹底完事下來。

可他話還沒說完，就感覺到地面一陣震動，跟著眼睛張大，看著遠方靈識掃過的地方啞口無言，

「不是吧…一隻兩隻還好…這特麼的一次來個數十隻數百隻巨大甲蟲…是甚麼鬼阿！」

就看到遠遠黑夜之中，突然冒出了許多紅色光點，雖然相距數十里，仍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更要命的是，那些紅色光點後面，仍有數不盡的光紅綠光點在移動，整個紅綠光點看起來，就像是一片光海，浩浩蕩蕩，朝李龍飛這裡飄來。

哪怕李龍飛平時再怎麼倔強，這時也不敢有任何逞強，拔腿就往後跑去。

好在那些蟲海雖然數量龐大，但聚在一起後，似乎速度慢了許多，雖然沒有馬上落後，但距離卻被他遠遠拉開，而且越拉越遠。

不過李龍飛也苦不堪言，他才剛經歷重傷癒合，身子還沒有完全恢復，又大戰一場，可以說十分疲累，加上這裡天地靈氣稀薄，雖有練氣十五層的底子恢復力，可是在沒有靈氣補充不夠快下，每消耗一分體力，便少一點恢復。

跑了近百里後，他已經感受到自己油盡燈枯，再也沒力氣像剛開始那樣拔腿狂奔，可是往後頭一看，只見那些光點蟲海，雖然已經看不見大半，可仍有幾許紅芒閃呀閃，好似星光在那四處飄蕩。

李龍飛當然不會蠢到以為那些紅芒是真的在「飄蕩」，肯定是因為距離隔著太遠，那些巨蟲有些找不到自己，所以才會散開來四處搜尋罷了。

不過這也能確定，那巨蟲對感測獵物的能力上，仍是會受到距離的限制，否則自己這樣跑下去，怕是還沒被追上，遲早就先累死了。

理解到這點，李龍飛又提振起精神，抬起有如綁了千斤重鉛塊的雙腳，繼續往前奔跑。

跑著跑著，總算在又跑出了數十里後，已經再也見不到那些紅芒，四週又恢復剛開始那種寧靜黑暗，李龍飛這才停了下來。

此刻他汗流夾背，身子四肢不斷地顫抖，嘴裡吐著大氣，強忍著想躺下去的欲望，從懷中掏出了一小瓶黃澄澄的靈液，拿在眼前晃了晃。

這靈液是他跟黃襄一起在那巨大蜂巢時找到的，原本兩人還只拿了三分之一，後來蜂后死了，蜂巢內也沒了守衛，他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好機會，回頭又把剩下的蜜靈液給全裝出來。

可惜之後為了救黃襄等人時，李龍飛倉促之間沒有機會再將蜂巢內的寶物跟黃襄好好整裡分類，更在最後把兩人的儲物袋給調換，因此大半的寶物都送給了佳人，只有小半部還留在自己身上。

此時看到這蜜靈液，就想起佳人，也不知道黃襄等人有沒有安全逃離靈山。

「罷了，生死有數，各安天命吧…」嘆口氣，李龍飛不再追憶，打開蜜靈液喝了幾口。

那蜜靈液乃大補之物，比起吸收靈石內的靈氣，更能迅速恢復法力，在這當下使用，是最恰當的。

可當那裝著蜜靈液的瓶子一打開，一股甜而不膩，誘人心懸的香氣立刻飄散出來，跟著很快的附近黑暗之中，幾個小形異獸便起了騷動，甚至從黑暗中探出頭來。

李龍飛愣了一下，明白自己做錯了甚麼，連忙三口併做兩口，將那整瓶蜜靈液給喝光，跟著把瓶口蓋了起來。

只不過為時以晚，那股香氣已經引起黑暗中的異獸騷動，幾個小形異獸還不太敢靠近，可一隻常人五六倍大小的熊形異獸，咆哮之間，已經靠了過來並站起身子虎視眈眈看著李龍飛了。

1. 熊獸

「呵…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李龍飛在心裡苦笑，自己為了逃離巨蟲，耗盡了體力，這才以蜜靈液補充靈力，加速恢復。

可卻又因為蜜靈液的香氣，引來其他異獸，真不知道這倒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蠢問題。

不過此刻已經容不下他再去思考這問題了，那熊形異獸一出現，旁邊幾隻異獸已經有自知知明的知難而退，唯有兩三隻鬃狗狀的異獸，遲疑了一下，似乎在思考能不能撿到便宜，而沒有離開。

不過牠們也沒有遲疑太久，因為很快的，李龍飛就看到那熊形異獸，衝著他們狂吼一聲，跟著一巴掌熊掌揮了過去，直接將一隻鬃狗異獸給擊飛十來尺。

凹嗚凹嗚…剩下的鬃狗異獸見狀不敢反抗，低垂著尾慘叫幾聲後跑開，現場只留下那熊形異獸，跟被擊飛的鬃狗異獸躺在地上抽搐，當然，還包括李龍飛本人。

「這可真是…」李龍飛無奈到了極點，也許是自己身形比起這些異獸看起來較瘦弱，怎麼來到這裡之後，每一隻碰到異獸的把自己當作任對方揉捏的獵物。

怒極反靜之下，李龍飛沒有說話，而是直接掏出了那木癸寶劍，衝過去朝著那熊形異獸刺去。

想不到熊形異獸身子雖大，可速度卻一點也不慢，李龍飛甫一衝過去，牠已經往旁邊一躲，跟著就是一巴掌熊掌揮過來，快得連李龍飛都看不清楚，身子已經被大力擊飛出去。

「咳…這啥鬼勞子熊…怎麼力氣大成這樣…」李龍飛雖被擊飛出去，可只傷擊皮肉，沒有危害到五臟內腑，可饒是這樣，也夠叫他喝上一壺了。

「別的不說，力氣大成這樣，怕是練氣大圓滿都不夠他打，這裡的異獸雖然變態，但這熊的力氣恐怕是變態中的變態了…」李龍飛捂著左手臂，看著其上腫了一大塊，有些駭然地望向那熊形異獸。

也是因為他雖只有練氣修為，但練氣十五層底子的肉體根基實在雄厚，否則怕是換做其他練氣大圓滿被這一擊打到，直接內臟爆裂都有可能。

那熊形異獸一擊之後，見李龍飛沒倒下去，也是愣了一下，可很快的，牠便又衝了過來，朝著李龍飛猛力一撲。

這次李龍飛學乖了，他不正面迎擊，而是轉身避了開來，想看清楚那熊形異獸的身影再進行反擊。

可那熊形異獸明明朝著自己直線撲來，在李龍飛往側邊一閃之後，竟不可思議地在半空中轉了個彎，跟著又追了上來。

危急之刻，李龍飛顧不得去管為甚麼，只能舉起右手臂往前一檔。

碰一聲，李龍飛再次飛了出去，這次飛了十多尺遠，直到翻滾了三四圈，這才止住退勢，不再飛了出去。

不過那熊形異獸可沒就這樣放過他，李龍飛尚未起身，只感覺到一股壓力，從上往下，挾持著凜凜風壓，迎面撲殺下來。

倉猝之下不及起身，李龍飛只得順勢滾向一旁。

但那殺機並不停止，只聽到碰碰碰碰幾聲，李龍飛臉頰旁的草地一一被擊出一個個深坑，隨著他的翻滾一路追殺下去。

「去你的！」李龍飛心下彆扭，他整個人猛然從地上一彈，像一條泥鰍似地彎曲，跟著手中的木癸寶劍反手著朝熊形異獸刺去。

那熊形異獸正要再次閃躲，突然間一股龐大靈識從對方身上往自己鎮壓過來，同時牠的心神因此而恍惚了一瞬間。

這一瞬間不過短短不到一個呼吸，可這已經足夠李龍飛擊殺此異獸了。

只見他雙手持握住木癸寶劍，由下往上刺入其站立而漏出的腹部，拼了命地劃破一條深深的血痕。

唰啦，一聲如厚重皮革撕開的聲音傳來，跟著那熊形異獸的內臟就如瀑布般地噴灑滾落下來。

熊形異獸哀嚎一聲，驚痛得本能就想轉身跑開，可卻換李龍飛不肯罷手，衝上去一陣刺砍之後，終於將其斬殺在地。

「呼呼…看起來，這裡的異獸每個都有每個獨特的地方…這熊形異獸雖然力氣頗大，可防禦力卻比那巨形甲蟲弱了許多。」李龍飛看著地上的異獸屍體，若有所思想著。

要是早知如此，他一開始也不會吃了那麼大的虧，直接以一招換一招，跟對方拼誰先倒下就好了。

不過事後檢討誰都會，下一次遇到的異獸是怎樣，卻又說不上來了。

但有了這兩次的經驗，李龍飛也知道此地大意不得。

他不再急著拿出蜜靈液恢復靈力與體力，而是盤腿坐下調養一些時刻，直到體內的靈力體力又恢復到七八成以後，這才站起來打量四週。

方才跟那熊形異獸廝殺完後，幾隻小形異獸曾靠了過來打量自己一番。

好在這次傷勢不重，那些異獸在看到自己無機可趁後，紛紛散了開來，等到確定四週沒太多威脅後，李龍飛才沉吟了下，起身將那熊形異獸的屍體收了起來。

這熊形異獸力氣頗大，雖然只有妖丹二轉左右的修為，可難保有甚麼奇特的地方，收起屍體，也許之後用得上。

想到這，李龍飛就有些惆悵，方才沒有先將那巨蟲屍體給收起來。

那巨蟲的殼如此堅硬，若是拿來製成法寶，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在那種情況下，逃都來不及了，哪還會想要去收起巨蟲屍體呢。

再說了，那巨蟲那麼大，自己的儲物袋想來也裝不下，除非將其大卸八塊，不過在這恐怕也不好處理。

總之，想來想去，還是先保命要緊。

收起了那熊形異獸的屍體，李龍飛這次小心翼翼拿出了一小瓶蜜靈液，快速打開喝完之後，將其瓶子狠狠往遠處一丟。

果然，隨著那瓶子內的剩於的蜜靈液香氣散開，黑暗中又有群異獸騷動起來。

不過還未等他們反應過來，李龍飛已經遠遠離開了這裡，朝著遠處跑去。

這草原十分龐大，即使李龍飛連續跑了幾天，估計也跑了有數百里，仍然不見盡頭。

這段期間，李龍飛又陸續擊殺了幾隻把他當獵物的異獸，其中有像之前的兔形異獸，也有像之前的熊形異獸，更有幾種之前沒見過的，或蛇或豹，甚至有巨大如牛，卻獨角三眼的異獸。

而這些異獸也各有天賦。

有的力大無比，有的速度快如閃電，而那蛇形異獸，光是滴下來的毒液，便將草地腐蝕了一個大坑洞，即使先前李龍飛能擋得住巨大甲蟲的酸液，也不敢被這種毒液給沾上。

好在那蛇形異獸速度不快，李龍飛這才能繞到後面，以木癸寶劍將牠的頭給斬下。

而說起來，那會呼朋引伴的巨蟲異獸，倒是沒再見過。

看來那些巨蟲平時都一起行動，被李龍飛擊殺的那隻應該是偶然落單罷了。

這一日，李龍飛在漫無目地的行走路上，再次感受到自己被幾隻豺狼狀的異獸盯上。

正當他想大開殺戒時，突然間，他靈識感受的範圍內，察覺到有些異樣。

只見遠處，幾隻犬形異獸，分別埋伏包抄而來，將自己跟盯上自己的那些異獸，團團包圍在內。

原本正要獵補李龍飛的那些豺狼異獸還在觀察著他，卻殊不知自己卻早已成為了別人眼中的獵物。

很快的，那些犬形異獸完成好包圍網後，蜂擁而上，頓時將豺狼異獸們襲擊個措手不及。

李龍飛在包圍網的中間，冷眼觀看這一切，並不緊張。

這倒也不是他大膽，而是這些犬形異獸在這幾天裡，他也殺過幾隻。

除了嗅覺出奇的靈敏，追蹤他追蹤了數百里都沒跟丟之外，其他方面也就一般般罷了。

就算此時數目眾多，有二三十隻，但自己若是想殺光牠們，也不是甚麼難事。

倒是之前這些犬形異獸雖然有組織，可卻不像這次有這麼聰明的包圍方式。

這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行為，李龍飛在異獸上還未曾見過。

唯一的可能是，這些犬形異獸的背後，恐怕是有其他生物指使的。

想到這，李龍飛不動聲色，靜靜地看站在那想知道是誰率領著這些犬形異獸。

哪怕敵友不明，但在這片草原上，已經走了十幾天仍找不到一點方向感的李龍飛來說，此時若有一個能溝通的人出現，不管怎樣都是好的。

果然，在成功包圍襲擊那些豺狼異獸後，犬形異獸並不死戰，而是以困住對方為主。

跟著很快的，幾個呼喊聲從遠至近，慢慢傳來。

同時咻咻幾隻利箭，呼嘯間朝著那些豺狼異獸射去，穿透牠們的身子，帶起一蓬蓬的血花，灑落在地。

李龍飛看著那些利箭，其骨架是用兇獸的骨頭做的，同時尖端還發黑，看得出是塗有劇毒。

這讓他有些摸不準自己在這等對方包圍是好是壞。

畢竟從這利箭的粗細大小及毒性來看，恐怕自己也不見得能擋住太多隻。

若是對方帶著惡意的話，可能自己的要不好受了。

但事以至此，此時想逃也來不及了，只好等著對方將豺狼異獸都殺光，再來做些決定。

1. 怪人

嚴狩是這片草原上頂尖獵手，身為族中男子，到了八歲之後都會開始學習授獵的技巧，九歲拿弓，十歲馴犬，到了十一歲，要跟著父執輩們一起出去「實際狩獵」，直到十四歲成年之後，還要通過重重考驗，才能算是一名成功的獵手。

而如今，已經十八歲的他，被喻為族中最出色的三大獵手之一，他能在每次眨眼之間就射出三隻箭矢，更能駕馭二十多隻「獵犬」，即使是他的父親嚴泰，對他的表現也只有點頭滿意而已。

而今天，他照慣例來到這大草原上進行一月一期的狩獵，可是卻遇到從未有的情況。

一名看起來跟自己很相似的「異獸」，可身子卻單薄許多，同時皮膚輪廓也不太一樣，被自己的獵犬團團圍繞著。

在沒有他指示的情況下，這些獵犬很聽話的只是張著嘴露出獠牙滴著口水低吼著，而沒有自出攻擊。

「那邊的人站住，我是骨卡族的嚴狩，你是甚麼人！聽得懂我說的話嗎？」雖然這麼做被族內的人看到了肯定會很愚蠢，可是嚴狩還是朝著那頭「異獸」喊了喊話。

再說李龍飛那邊，在那些豺狼異獸都被殺死之後，見到原本包圍著豺狼異獸的犬形異獸，改為包圍自己。

他雖然無所畏懼，但還是不動聲色地將木癸寶劍藏在了袖裡。

如果這些犬形異獸的指使者跟他想的不一樣的話，他並不介意多殺死一隻「異獸」，但可能的話，他還是覺得這些犬形異獸的指使者應該是可以溝通的。

畢竟從那箭矢的發現，犬形異獸背後的指使者是人族的機會應該大得多。

很快的，他就看到一個高大粗曠的「怪人」，從黑暗深處走了出來。

之所以說他是「怪人」，是因為他至少外表還是人形。

可是除了外表是人形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跟李龍飛想像中的人族差了很多。

他的身高有十尺多，腰圍至少六十吋，而他的身子兩側，各長出兩隻雙手，同時手臂上還長滿的粗毛。

但這還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那人族的臉孔中，長著兩雙眼睛，一上一下，其中上眼睜開時下眼就閉上，下眼張開時，上眼又關上，好像是尋常人的眨眼，但卻是輪流交替，絕不同時，讓人看了好生奇異。

除此之外，他的耳朵還特別挺，高過頭顱，細細長長，末端還尖尖的發出淡淡的微光，感覺起來有種獨特的美感。

突然間，那怪人朝著他喊了一句話，可那話裡的腔調捲曲拗口，聽了半天也聽不出是甚麼話，讓李龍飛只得悶著臉往前靠進，想要聽清楚些。

但李龍飛剛一往前動，原本已經有些蹲下的犬形異獸又紛紛站了起來，同時張大了嘴咆哮，而那怪人同樣也抬起了弓，搭起了箭矢瞄著他滿臉戒備。

無奈之下，李龍飛只得退後一步，同時收起了木癸寶劍，抬起了雙手，讓對方看仔細自己並沒有惡意，這才讓那怪人把弓緩緩放下。

兩人就這樣彼此對望僵持了一陣子，突然間，遠處傳來一陣奇怪的嚎叫聲。

那聲音似狼似虎，又有些像野牛的哞叫。

李龍飛心中一動，他是聽過這聲音的，在這幾次被異獸攻擊的情形中，其中一次就有這聲音出現，那時原本圍在他四週的幾隻異獸在聽到這叫聲後，居然回頭就跑，那瑟瑟縮縮模樣至今仍記憶猶新。

只見那怪人聽到這叫聲，先是臉色一變，同時四週的那些犬形異獸，雖然沒有跑走，但也一陣慌亂四脂發抖，包圍著李龍飛的陣形不攻自破散了開來。

嗶─那怪人抬起其中一隻右手，雙指放在嘴唇少，吹了個長哨，跟著那些犬形異獸便如獲大赦一般，夾著尾巴跑回了怪人的身邊，隨著主人有條有序地要往遠處撤去。

李龍飛有些想要跟上去，但想到方才對方的舉動，又怕給對方誤會，於是站在那裡，躊躇不前。

好在在那怪人即將消失在李龍飛視線範圍時，猶豫了下，似乎思考了些甚麼，最終轉過頭來，對著李龍飛又大喊了一句，跟著招了招手，示意他一起過來。

李龍飛心頭微微一鬆，這才邁開腳步，往前跟上。

眼見李龍飛跟上，那怪人沒有再多解釋，轉身就往前跑去。

李龍飛同樣也隨著奔跑，卻越跑越是驚奇。

在他來看，這怪人雖然手長腳長，可是身上的氣息卻沒有任何修為波動，但長時間跑下來，速度比起一般練氣後期修士，可說是只快不慢。

而自己哪怕有練氣十五層的肉身底子，可若不搭配上修為運轉，光靠肉身的速度，恐怕還不如對方。

當然，如果配上修為，要比這怪人快上兩倍也不是甚麼困難，但是在這天地靈氣稀薄的環境下，要維持長時間的快速前行，最終必定會耗光體內的靈氣。

而更讓他嘖嘖稱奇的是，一旁的那些犬形異獸，之前遇上時雖速度不慢，但絕對不像現在這樣能長時間維持高速奔跑。

看起來，這怪人除了肉身強度強得驚人之外，對於馴養這些異獸們，也是很有一套。

很快的，兩人便奔跑近數個時辰。

那怪人帶著李龍飛及這群犬獸，足足跑了近百里路，直到其中一條犬形異獸撐不下去了，這才停下來休息一會。

李龍飛看向四週，雖然他分不清楚正確方向，可是卻隱隱感覺此地是之前他來的地方。

「看起來…我又跑了回來…」

無奈中，李龍飛苦笑起來。

那怪人跑了這麼久，臉上仍是臉不紅氣不喘，他很是好奇地看著李龍飛，跟著做了一個讓他嚇一跳的動作。

他居然彎下腰將臉往李龍飛身上湊了過去聞一聞。

「不是吧，這是怎麼了…難不成這怪人跟狗一樣，是靠鼻子來認人的？」

李龍飛有些無言，如果是靠鼻子認人，那難到那四隻眼睛是長假的嗎？

好在，那怪人只是稍為聞了一下，跟著就遠離開來。

「你身上有股香味，很香很好聞。」嚴狩指了指李龍飛，開口說道。

「你在說甚麼嘰哩呱啦，我半句都聽不懂。」李龍飛嘆了口氣，搖搖頭表示自己不知道。

「你是土塔族人嗎？還是烏爾巴曼人？總之，你應該不是血口族人吧？」嚴狩又換了一兩種語言，可是李龍飛還是一句都聽不懂。

末了，嚴狩只能悶著氣，看向天空，滿腹的無奈，而李龍飛同樣也是無可奈何，看著旁邊已經對他放下心防，搖著尾巴靠過來的犬獸，伸出手摸摸牠們的頭。

1. 骨卡族村

這片草原上，沒有日夜之分，或者應該說，在某一段時間內，只有白天，或是只有黑夜。

骨卡族便居住在這草原的東南方，如果說有人真能從上往下，看到這整片草原全貌的話。

在骨卡族的村子四週，有一圈圈獸骨製成的的柵欄，雖然不大，但也恰恰好把整個骨卡族數千人的居住地都給圍了起來。

在這獸骨柵欄內，幾個骨卡族的孩童正在玩耍，旁邊還有兩三名老人，正用著大甕熬煮東西，吹煙滾滾，透露著一股安寧。

而在那些孩童旁邊，一隻豹子狀的異獸，鬃如倒刺，利牙突出，安安靜靜趴在一旁動也不動地看守著。

可若是再仔細看去，那些孩童玩耍的遊戲，竟是各種搏鬥的技巧，舉凡摔跤掙脫，打擊格擋等等，甚至以木枝代棍，雙臂為刀，彼此纏鬥在一起。

其中幾名長得較壯的童稚，其肉身力氣居然已經堪比練氣一二層的修士，若是有外界的修士看到了，怕是會想盡辦法將這樣的奇才招納進宗門來。

而在村子的正中間，一具巨大的異獸骨骸，散發出強烈的威壓，鎮守著這個村子，也保護著這裡的人們。

骨骸的外觀像是一隻巨虎，可卻長有雙首，每顆頭顱的眼眸內，那空洞的漆黑中，好似有點點星光在閃爍著，可是仔細看去，卻又甚麼都沒有。

除此之外，在村子的後方，還有一個個柵欄圍成的小圈，圈內飼養著各種奇特的異獸，供整個骨卡族做日常生活各種需求所用。

不管是製皮拔毛，或是擠奶運貨，就連嚴狩狩獵所駕馭的犬獸，也是從這裡面帶出去的。

而再過去，小圈後面，居然還有一片湖泊，湖泊表面散發出陣陣寒氣，身體稍虛的人靠近了，都會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這片湖泊，同樣也是骨卡族的領地，只不過，平常除非有特殊需求，否則村裡的人都不會想要靠過來這裡。

嚴泰坐在一間矮房的門邊，看著自己老婆熬煮晚餐，同時偶爾對著那些玩耍的孩童斥喝教導著。

「嚴格，速度再快一點，腳步再穩一點，否則遇上比你力氣大的異獸，你要怎麼辦？」

「喀魯爾，你速度比嚴格慢，就不要跟他拼快，用力氣壓制他，一口氣將他擊倒…」

諸如此類的話，不時從這老人口中傳出，偶爾也帶著幾句稱讚，讓那些博鬥中的孩童臉上浮現興奮的紅暈。

看著眼前這些孩童，嚴泰眼神中也有些自豪。

身為村中老一輩的獵手，嚴泰年輕時也曾是人人稱羡的對象，不過年紀大了，體力終於是追不上時光，於是嚴泰自然而然的從第一線退了下來，留在村子裡教導孩童。

別看他已經老了，但眼光仍是獨到，誰誰誰有甚麼優點或缺點，他看幾眼就知道，也正因為這樣，他的兒子，嚴狩，在他的調教下，才成為村中的三大獵手之一。

此時他指導著眼前這些孩童，一邊用眼角餘光瞄向村口。

嚴狩出去狩獵已經過十天了，算一算，也該是回來的時後。

突然間，那豹子狀的異獸像察覺到了甚麼，站了起來，高興的往村口衝去，跟著幾聲咆哮夾雜著斥喝聲便傳了過來。

嚴泰有些納悶地往外看，只見自己那高大的兒子正在村子口卸下狩獵而來的異獸屍體，幾個婦女主動的靠上去幫忙將它們拿走。

一些膽子大的孩童，還撿起幾根牙刺類的骨頭，在那邊比畫玩耍著。

這些異獸屍體，肉可以吃，骨可以做建材，牙刺等用來製箭製斧，毛跟皮加工則能了當線當布使用，就連其中的內臟都可以熬煮後增加血氣，可說是一身是寶，半點都不能浪廢。

只是在異獸屍體之外，嚴狩的後頭，還跟著一個活生生的「異獸」，站在那興致富饒地看著村子裡的一切。

「那是甚麼？」

嚴泰皺起眉頭，有些不解地看向嚴狩。

後者有些遲疑，想了一下才說，

「異族人？」

「異族人？你帶了一個異族人回來幹麻？」

嚴泰有些不解，雖然說他知道這片草原之上，除了他們骨卡族外，還有一些其他異族，可除非侵犯到彼此的獵場，否則都不會有所往來。

如今，這看起來十分「瘦弱」的異族人，無緣無故來到骨卡族的地盤上，怎能不叫他意外。

「爹…這異族人，好像跟其他附近的異族都不一樣，而且他身上，有種奇怪的味道，讓我忍不住想多留他一會。」

「奇怪的味道？」

嚴泰朝著李龍飛方向看去，後者此刻正好對上眼來，露出淺淺的微笑。

「唔…的確，他身上有種淡淡的香味，這種香味，跟大祭師身上的味道有些類似，說不準，也許真的和大祭師有關…」

嚴泰湊上前去，稍微聞了一聞，也點點頭說道。

李龍飛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只看到這明顯比嚴狩年長的「怪人」，靠過來在自己身上嗅了嗅，雖然有那麼一點不安，可終究還是忍了下來沒有躲開。

這多虧了先前一路走來，嚴狩與他之間雖然彼此語言不通，但卻合作殺了一兩隻異獸，有了一點基楚的信任感。

而且就算這裡的怪人都長有四眼四臂，可行為舉止上，還稱得上是「有文明」，所以倒也沒有特別的可怕。

在他推測，這些怪人很可能是這裡的原住民，因為長時間生存在這古怪的世界裡，自然而然進化成這種奇特的模樣。

就好比那些異獸，應該也是從普通野獸變化而來。

這麼說，這山水界試練中的生物，最初可能是和外界互通有無的，後來不知道甚麼原因，斷絕了來往，加上這裡的空間壓力詭異，所以才慢慢演變成這副德性。

不得不說，古人書上所說，生之命，必然而然，尋之出口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不過話說回來，先前兩次試練都通過得莫名其妙，這一次，看起來卻沒有那麼好運。

在不知道試練的目標下，想要通過這次試練，可以說是困難重重，最終要花多少時間，又會不會跟本過不了，對李龍飛來說，都是個問題。

好在如果照前一次試練情況來看，這山水界中的試練時間，可能與外界流動速度不太一樣，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就算多花一點時間，只要最終出去了，應該也沒有大礙。

這麼一來，李龍飛反倒是沒有那麼心急，而是乾脆隨著這怪人回到村落，沉住氣先找地方落腳，跟著才來找通過試練的可能性。

嚴泰跟著又問了嚴狩幾句，在了解這次的授獵經過後，嚴泰便安排了人帶著李龍飛住進了一間陋房裡面。

說是陋房也不全然，只是跟外界的房子相比，這裡的房子可就簡單得多。

幾根獸骨堆疊起來的枝架，用泥巴塗抹曬乾，再鋪上一層層乾枯的野草，就算是幾間比較大的屋子，也頂多是蓋上異獸的皮毛當裝飾而已。

看得出來，這裡的物資十分缺乏，只能就現有的材料建築而已。

李龍飛坐在屋子裡，感受著這裡的貧瘠，可卻意外的不覺得有甚麼難受，甚至比較起來，這裡比之前在赤劍宗內，還要來讓他安心許多。

也許是因為這裡的環境，有種農村般簡樸的自然吧。

不過他很明白，能在這片草原上建立起這樣一個不算小的村落，裡頭的怪人們肯定實力不弱。

站起身來，李龍飛看到屋門旁邊，有幾個個頭「只」有跟自己一樣高的孩童，正張著十幾雙眼睛，眼巴巴地好奇盯著自己。

這些孩童見到自己看過去，連忙一哄而散，只有一兩個膽子較大的，還躲在門後張望著。

看到他們的模樣，李龍飛笑了起來，他的表情溫和下來，回想起以前在自在道時跟其他同門師弟們玩在一起的時光。

這些孩子就跟當時的自己一樣，總是對著新奇的事物感到興趣，而且在修練之餘，也不忘著要玩耍。

李龍飛走上前去，對著其中一名看起來比較瘦小，可眼神裡卻流露出機靈的童稚招了招手。

那孩童先是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大膽地走進了門，怯生生來到李龍飛的面前。

伸出手像變魔術般，李龍飛從儲物袋中掏出一顆丹藥，那是練氣修士服用，最基本的大補丸。

這種丹藥對修為增加不大，主要是活絡筋骨，增加血氣而已。

可對已經達到練氣大圓滿的李龍飛來說，這丹藥就算吃再多，也毫無作用，甚至還可能因為丹藥裡的雜質，而傷了身體，但對這裡的孩童來說，應該有不小的幫助才是。

那孩童看到丹藥，先是疑惑了下，最終還是沒能忍住那香氣，捏起藥丸，放到眼前看了一看。

李龍飛怕他沒服過丹藥，指了指那大補丸，跟著張開嘴，又指了指嘴巴，示意他吞下去。

其他的孩童躲在門後，又是緊張，又是期待地看著兩人，最終，那孩童像是下定決心，將丹藥丟入嘴中，閉上眼，吞了下去。

起初他表情還有些遲疑，但跟著他眼睛越睜越大，到後來，他滿臉通紅，興奮地看著李龍飛又看看自己，然後咻一聲跑了出去，嘴裡瓜拉瓜拉地亂叫著。

那些門外的孩童看得是一頭霧水，幾個人七嘴八舌的，紛紛站在那議論著。

想不到，過了一會，那吞下丹藥的孩子又跑了回來，這次還帶著嚴泰嚴狩，恭恭靜靜地來到李龍飛的屋前，著實讓他搞不清楚狀況。

1. 迎為上賓

事實上，嚴泰不只是嚴狩的父親，更是骨卡村裡的耆老之一，否則怎能隨便安排出一間空房給李龍飛住。

在安頓好李龍飛後，嚴泰本來正和其他耆老在房內嚴肅討論著最近其他部落的一些舉動，突然間，他聽到房外有急促的腳步聲傳來。

尚未等他出去察看，就聽到嚴狩興奮的聲音傳來，

「爹，你快來看，嚴格他突破淬肉境了！」

「嗯？各位長老，請容許我暫時先離開一下，晚點我再找各位聊聊。」

嚴泰雖然對自己兒子打斷正事有些不滿，可事關到自己孫子，嘴角還是忍不住微微上揚。

「呵呵…嚴老就別跟我們客氣了，嚴格那孩子那麼快就突破淬肉境，看起來咱村裡很快就會出現第二個嚴狩了。」

「是阿是阿…嚴格去年才突破淬皮境，今年又再次突破淬肉境，嚴家血統真是優秀阿！」

「嚴老恭喜了阿…」

其他的耆老雖然都很羨慕，但同樣都是骨卡村的人，心中也滿是欣喜地道賀著。

「哪裡哪裡，不過是略有小成而已…呵呵…」嚴泰一邊客氣地回應，一邊心底喜孜孜地樂著。

很快的，嚴泰送走了他們，這才將兒子跟孫子帶進了屋內。

果然，剛才還只有淬皮境大圓滿的嚴格，此時已經突破淬肉境，實力整整提升了不只一籌。

原本就以速度見常的他，此時就算在同年齡中，力氣也是數一數而的強了。

這讓嚴泰喜出望外，用力地拍了拍嚴格的肩讚道，

「好！好！果然是我嚴家的男孩，這麼快就突破淬肉境，比起你爹當年，也不遑多讓了！」

出乎意料的，本來個性有些浮躁的嚴格，此時居然沒有太過得意，而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爺爺…這…這不是我自己的努力？」

「不是你的努力？難不成，是祖靈的賜予？」

嚴泰沒有太過在意，反而開懷的樂笑著。

「爹爹…是那個異族人…」

嚴狩看出了嚴格的尷尬，出面解釋著。

「異族人？你是甚麼意思？」

嚴泰愣了一下，這才斂起笑意，有些嚴肅地說道。

嚴格看著嚴狩，一五一十地將方才李龍飛做的事情一一說清，跟著又取出了一點丹藥捏碎的粉末，湊給了嚴泰聞。

「這…這是大祭師才能煉製的聖藥…這異族人，究竟是從哪裡得來的！」

嚴泰一聞之後，臉色詫異，差一點失聲叫了出來，跟著又仔細舔了舔那些粉末，這才興奮點點說道。

嚴狩聽完也滿臉恍然大悟，臉上滿是激動，他終於明白，為甚麼他總覺得這個異族人身的有種奇特的香氣，原來是因為他身上的這些「聖藥」。

這聖藥在他小時，嚴泰曾替他去向大祭師求過幾次，服用之後對肉體修練十分有幫助，所以印象很是深刻。

可在大祭師失蹤後，那聖藥就無人能練，而骨卡族，也或多或少，因此慢慢勢衰了下來。

雖說不至於有滅族危機，可在這片草原大地上，眾多部落裡，如果實力不強，很容易就被並吞取代。

運氣好的，只是被併族而已，運氣不好的，整族成為他人的奴隸，也常有所見。

嚴狩沒想到自己只是隨意地帶了一個異族人來，居然就帶來了一顆聖藥，如果那異族人身上還有更多，那豈不是…

想到這，嚴狩連忙看向父親，只見嚴泰同樣也想到此事，兩人立刻帶著嚴格往李龍飛暫住的方向奔去。

這才有了現在李龍飛面前的一幕。

先前李龍飛被嚴狩帶回來時，嚴泰雖然同意他的留下，但那也只是因為他是其兒子所帶回來的「異族人」而已。

就好像孩子想養寵物，當父親的願意讓那寵物留下，但卻不是因為喜歡那寵物本身的原因。

可如今發現這異族人身上有了聖藥，那麼，將異族人留下的意義，就變得不同凡響了。

嚴泰看著李龍飛，拉著他的手嘰哩瓜啦講了一串話，直到看到他滿臉疑惑，這才想起對方聽不懂自己語言這件事情。

無奈中，嚴泰看向嚴狩，後者搖搖頭，表示自己也無能為力，這就讓嚴泰更加的著急了。

若在平時，也許他還不會那麼急迫地了解李龍飛聖藥的來源，可現在，骨卡族卻面臨著一些困境，而這困境，正是方才讓他和其他耆老聚在一起討論的原因。

嚴泰和嚴狩面面相覷，卻捉破頭無解的同時，本來躲在後面還有些怯生的嚴格，突然走向前一步，對著李龍飛指了指，跟著說了一句話，

「你…」

「你？」

李龍飛雖然聽不懂對方說的話，但還是本能的照著對方所說的話重覆一次。

「對阿！我怎麼沒有想到！」嚴泰見狀，撫掌一拍，靈光一閃，「既然這異族人聽不懂我們說的話，那我們教他就好了嘛！」

說完，他轉頭看向嚴狩，拍了拍他的肩說，「兒子阿，這事就交給你了！」

嚴狩眼睛張大，愣在那裡反問，「交給我？為甚麼是我？」

嚴泰哈哈一笑說道，「人是你帶回來了，當然交給你…」

跟著又板起臉孔，嚴肅地說，「別推辭了，這事，對你對我，對整個骨卡族都好！你可要好好地教！」

可憐那嚴狩只得苦著臉，看了看父親，再看了看兒子那憋著笑的神情，嘆口氣點點頭答應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很快的，李龍飛便了解到了對方的用意。

雖說這不是他原先預料到的情況，但能學會這些異族的語言，對他來說，也是個好處。

畢竟身處在這試練世界中，能多了解一些情況，對於通過試練，也多一些把握。

當然，為何會突然教他語言，這事還是一頭霧水，但想來，跟方才拿那丹藥給那孩童吃，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除了教他語言之外，嚴泰還將他的住處，改為安排在另一個骨屋裡頭。

這骨屋雖仍是簡陋，可比起原本的那間，卻精緻了許多。

不但四面牆壁都用泥土仔仔細細敷好，還以獸皮獸骨裝飾原本空蕩蕩的四週。

裡頭的擺設，也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不但以獸骨搭建了一張床，還不知道從哪找來幾個大石頭，雕塑成兩張桌椅，看起來地位不同。

眼看這些異族人將自己迎為上賓，李龍飛再怎麼蠢，也都應該聯想到了甚麼，更何況他本就不笨，將這裡的情況思索一番後，很快就有了答案。

「看樣子，這裡的丹藥極為稀少，稀少到在外界只是簡單的練丹期丹藥，在這都是珍貴不可得的東西。」

「這樣的話，我身上這些丹藥，將會是我在這裡最大的倚仗。運用得好，怕是能在這裡順利通過試練，最不濟，也可以助我在這呼風喚雨一段時間。」李龍飛想清楚後，雙眼一閃，心底更有明悟。

「這煉丹一途，我之前就試過，也不知道是沒有天份，還是還沒找到訣竅，始終學不會。不過這不打緊，先前在血色試煉中，搜括到的丹藥，應該還剩不少。」

在血色試煉之中，李龍飛不斷在逃命，沒機會查看自己收獲，來這到這裡後，也是整日提心掉膽，也沒心思確認，如今在這相對安全的地方，總算有時間慢慢看看了。

李龍飛靈識掃過屋外一輪，確定沒甚麼人在外面後，打開幾個儲物袋，將從血色試練裡得來收獲倒了出來，很快的，一堆滿滿的珍奇異寶便灑落在眼前，有如小山一般，堆得頗高。

這些珍奇異寶除了從蜂巢內搜括而來之外，還有不少是從一些四派弟子的屍體上拿到，要不是已經分了大半給黃襄，怕是還會有更多。

李龍飛將靈識仔細掃過小山，很快的，就被裡頭的東西給驚喜住了。

首先，光是中品靈石便有數百顆，同時先前許多在蜂巢內摘的草藥，都還在裡頭沒拿出去。

甚麼紫雲草、三色花、鼠仙花等等，都有數十朵之多，其他還有三光堇、馬尾草等，也不在少數。

不過真正讓他眼光注目的，是一株暗黃色澤，狀如樹根的木薯。

「黃木蔘！居然是黃木蔘！」李龍飛心中大喜過望，先前他在蜂巢內也曾找尋過黃木蔘的蹤影，可惜都沒找到，想不到現在卻出現在自己儲物袋中。

側頭一想，恐怕是哪個四派弟子發現了它，收為己有，爾後又不幸死在蜂巢之中，被他和黃襄撿了個便宜拿走儲物袋，所以才在這時發現。

李龍飛拿起黃木蔘，仔細將它與丹道入門玉簡上的介紹比對一番，確認不是自己看錯之後，滿心歡喜地收藏起來，跟著才繼續檢視其他物品

除了藥草之外，那幾個四派弟子上得來的儲物袋裡，也裝了滿滿的法器。

下品法器就不用多說了，沒有上百件，也有數十件之多，而中品法器算算也有十多把，不管是攻擊還是防禦都有。

但最叫他驚喜的，是裡頭還有兩把上品法器，且品質都跟木癸寶劍差不了多少。

其中一把，乃是一條紫色鞭子，鞭身上散發出陣陣雷光，隱隱似乎有條雷龍在內跳躍著。

李龍飛拿起鞭子，一陣刺麻感便隨著手臂湧現上來，他冷哼一聲，運起體內靈力鎮壓下去，很快的，便將那股電弧給驅散開來。

那鞭子嗡嗡低鳴了幾聲，似乎有些不滿，但不一會就安靜下來，不再有任何的不適，反而與他的手臂有融為一體的感覺。

李龍飛臉色一喜，拿起紫鞭滿意地笑道，「果然不錯，就叫你雷公鞭吧！」

跟著，他轉頭看向另一件上品法器，那是一雙白色靴子，通體銀白，看起來像用某種特殊獸皮所做，摸上去柔軟帶著極強的韌性，而且鞋身還刻著一道道的符文，看起來十分特別。

1. 風行靴與奇丹

「這靴子…？」李龍飛看著那靴子，心中有些好奇，他脫下自己的鞋子換上，跟著輕輕往前一跑。

碰！

一道狂風吹過，跟著那骨屋其中一面牆像被甚麼撞了一個凹痕，發出了一聲巨響。

而在凹痕前，李龍飛整個人呈現大字狀，從牆上彈了回來，倒在地上，面上的痛楚差點讓他飆淚。

這還是他只用了三分力，否則，怕是此時已經直接撞穿一個洞來。

也幸好他先前已經察探過外面沒人，否則房外的骨卡族人聽到了，肯定會想過來確認發生了甚麼事情。

李龍飛揉揉撞紅的鼻子，忍著痛歡喜地看著腳上的靴子，嘴角忍不住得意地上揚著。

方才他只覺得自己身輕如燕，行動比平常快上一倍，一時間竟控制不住速度，這才一頭撞上牆壁。

此時再將靈氣灌入靴子上，那靴上的符文頓時亮起銀光，環繞成一圈，像極了閃閃發亮的星鏈，掛在腳踝處引人注目。

「太好了，這靴子比起一般上品法器還出色，甚至就連木癸寶劍也沒這麼厲害，難道這是…偽法寶？」

感覺自己的身體靈活許多，李龍飛又驚又喜，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

眾所皆知，所謂的法寶，乃是在法器之後，結丹修士才能使用的寶物。

就算是實力超群的築基修士，頂多也只能使用上品法器，想要動用法寶，那根本是像小孩舞大刀的情形一樣，吃力不討好。

原因在於法器跨到法寶這一層級，所需要的法力不再只是量的多寡而已，還需要精純的質變化。

若不是以結丹修士的精純法力操控，那法寶也難以發揮出十成十的效力。

這就像是沙子聚積再多，也比不上以一顆石頭砸人來得痛的原理一樣。

而築基修士沒有金丹，靈氣轉化而成的法力便不夠精純，就算是偶然得到的法寶，也只能望之興嘆而已。

當然，有些特殊法寶不需要精純的法力操控，使用起來較為方便，但威力上小了很多，消耗的法力又多，所以除非是萬不得已，築基修士還不如使用上品法器來得有用得多。

而偽法寶，就是一種介於法寶與法器之間，獨特稀少的寶物。

簡單說，偽法寶所需要的法力不需要那麼精純，消耗也沒有特殊法寶那樣來得多，可是威力上，卻遠遠超過上品法器，達到法寶威能的三分之一左右。

可偽法寶的稀少度，遠遠大於法寶，甚至在煉製上，也比一般法寶困難得多。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偽法寶的材料，非得是幾種妖丹八轉以上的特定妖獸屍骨才行。

而且光有這些屍骨還不行，還得配上煉器技術為大師級以上，加上以原材料的妖獸精魂為引，融入偽法寶之中，再用特殊的祕術，將其煉制成驅動偽法寶的靈氣轉換中心，以修士體內的靈氣為動力來源，直接形成操控偽法寶的精純法力，以此克服掉法力不夠精純的問題。

而種煉器技術，哪怕是大師級的煉器師，也只有一絲機會煉製成功，一旦煉成，哪怕是築基修士，使用之後，也能有媲美結丹老怪的小神通，其珍貴性，不可言喻。

一般來說，這樣的偽法寶，除非是大門大派的核心弟子，否則是不可能見到的，就不知道是哪一個倒霉鬼，帶了這樣的稀世珍品進入試煉，最後還允落在內，便宜了李龍飛。

總之，李龍飛穿上這靴子，雖然礙於修為只能發揮百分之五十的實力，可卻已經讓他的速度足足加了一倍有餘。

這讓他對這靴子愛不釋手，馬上取名叫風行靴後穿上在房內試走了好幾圈。

直到李龍飛體內靈氣因為動用風行靴消耗了一大半後，這才停下來冷靜一會繼續查看那堆寶物。

看完了草藥及寶物，最後則是他滿心期待地，也最迫切需要的丹藥靈膏等等。

只見一瓶又一瓶的丹藥拿出，紅的黃的，大的小的，零零總總少說有三四十瓶。

在丹道上的造詣，李龍飛始終還沒開竅，丹藥的辨識自然也不算熟稔，只得繼續拿出丹道入門等玉簡一個個對照起來。

這麼一比對，就花了大半天的時間，雖說這裡沒有日夜陰晴之分，但還是能知道足足費了三四個時辰，才將所有丹藥比對完成。

可李龍飛卻一點也不覺得累，反而越比對越是興奮，因為除了大量的練氣期丹藥之外，居然還有不少是築基修士才用得上的丹藥，更有一些丹道入門上也沒記載，可一聞就知道非比尋常的神祕藥丸。

「這是補元丹，雖然我已經用不上了，可這裡居然有數十顆，真是收獲不淺！」

「續命丹！這五顆續命丹，足以抵得上一小片靈仙芝草了，正好留在緊急時後服用…」

「定顏丹？居然連定顏丹都有，而且還有三顆，可惜襄兒不在，不然給她服下，她一定會很開心…」

「至於這歸元丹、通神丹，更是築基期使用的丹藥，看來若是有機會突破築基，至少夠我修練一陣子了…」

「最後這些嘛…」

李龍飛看向剩下的三個瓶子，裡頭分別裝著三種分辨不出來的丹藥。

一個是無色無臭，顏色略帶土黃的藥丸，總共四枚，也不知是何作用。

另一種則是十來罐裝著帶有清香，乳白透光的液態藥汁，看起來也很是不凡。

但最叫他心動的，則是最後一個紫檀靈木盒裝的丹藥，小小一顆，黑不隆冬的，一點也不起眼，可散發出來的香味，卻讓他心底直噗通噗通跳動，彷彿有個聲音呼喚他趕快吃下去，不吃不可。

「這是甚麼丹藥…怎麼會這麼誘人？要不是我剛剛只打開一小縫，怕是這香味傳出去，那些異族人都會吸引過來…」

「難道是築基丹？」李龍飛有些詫異，拿起丹道入門仔細比對，確認這的確不是築基丹後，這才又將盒子蓋了起來。

只是在他蓋起盒子之際，仍是忍不住好奇心與誘惑，偷偷沾了一點木盒上丹藥碰撞所留下的粉末。

這一嚐，只覺得遍體舒暢，全身上下十萬八千個毛孔，彷彿都在雀躍歡呼，渴望著更多這樣的粉末。

這到底是甚麼丹藥，李龍飛大吃一驚，這藥效哪怕是玉簡上所描述的築基丹，似乎也比不上？

難不成，這丹藥比築基丹還好不成？

李龍飛忍不住興起立刻將其服下的衝動，不過思索一番後，還是強行忍住了。

理由有幾個，除了還不知道其功用外，最重要的，如果這丹藥真的堪比築基，那萬一服用後，就開始築基的話，在這個骨屋內，可不是件好事。

雖然這裡的異族對自己似乎不錯，可是身為外人，李龍飛心底還是有一絲堤防，這倒不是他多疑，而是在經歷過一連串的歷鍊後，他已經比平常同輩來得心細許多。

不管是當初離家遠尋仙人，還是入門後所發生的種種欺壓，以及最後一連串的宗門劇變，逃亡暫居他宗之下，一路走來若是他少了點運氣，或是說敵人多了些氣運，那麼今天自己怕是已經死上好幾次了。

而他在這過程中，也早已長大，不再是當初剛踏出家門的青澀少年。

在他身上，有著同輩難得一見的滄桑跟謹慎，還有一絲剛毅果斷跟堅忍不拔的韌性，即使是他娘親李四娘，此時再見到他，怕也是會認不出來，簡直判若兩人。

只不過，在這外表之下，藏著的還是那個倔強、天真、有些太傻的少年，但這一切，怕是只能在最親的人面前才顯露出來了。

不管如何，在這試練之地，在這異族村裡，李龍飛可不想把自己的命運賭在他人手中。

「得找個絕對安全的地方，再來將這丹藥給服用下去。」

收起那三種不知名的丹藥，李龍飛將其他丹藥分門別類收好，同時將身上的物品裝在兩個儲物袋中，分別掛在腰間跟懷中。

腰間上的那個儲物袋中，放著平常常用的法器跟一般丹藥，如果有需求，可以把上拿出，不需要再從懷中掏出，多一道手續。

而懷中那個儲物袋，則收著那三種奇丹，還有兩把上品法器，及幾種比較珍貴的丹藥，貼身帶著。

這是為了避免在異族人面前一次顯露太多，引來不好的念頭。

做完了這些，李龍飛又繼續學習異族語言及修練自己。

雖說他早已練氣大圓滿，難以突破大境界的瓶頸，可是多一份修練，修為還是會多一點進展，哪怕只有微乎其微，但滴水穿石，積沙成塔，對於修仙之人，這種日課還是必需的。

除此之外，在明白丹藥在這的重要性後，即使記不起來，他也仍就每日抽空一點時間了解藥書上的記載。

1. 凝靈訣與骨卡祖地

都說山中無歲月，在這試練之地裡，沒有日夜之分，更是難以感覺到時間的流逝。

一轉眼，很快的李龍飛在這已經待了快半年多了。

這半年多，他原本已經達到練氣大圓滿極致的修為並沒有更加精進，但是，在施展上，卻也有了一些突破。

原本練氣期與築基期的主要差異就是體內靈氣多寡而已，如果練氣期的靈氣量為一，那築基期的靈氣量至少是一百以上，但這樣的差距，對李龍飛來說，並不顯著，畢竟他體內的靈氣本來就是其他練氣弟子的好幾十倍以上。

可除此之外，築基期築成的道基，在靈氣轉換為法力的速度上，也比起練氣期的氣海轉換，效率快上好幾倍，因此形成的法力流量，多了許多，在施法或戰鬥上，才能使用更強更大的術法。

而李龍飛沒有築基，自然也就無法有這優勢，所以許多築基期的術法，就算知道，也無法施展開來。

可這半年多來的嚐試，李龍飛慢慢從納靈訣中修改鑽研出一個方法，可以將散佈在全身靈脈的靈氣短暫匯集到丹田之中，藉以壓縮成一個臨時的靈氣小道基，跟著再轉化為法力，施展出比平時更強更大的法力出來。

以這種方式，即使只有練氣大圓滿修為的他，也能短暫的使用築基期才能使用的術法，雖說後遺症是因為體內靈氣大量消耗，會虛弱一陣子，但練氣十五層的恢復力，讓他就算虛弱，也能快速恢復過來。

「此法就叫作凝靈訣好了！」內視著體內短暫出現的靈氣小道基，李龍飛哈哈一笑，很滿意地替這法門取了個名字，對這半年來的努力總算感到一點欣慰。

也不怪他得意，畢竟凝靈訣這種法門，可說是一種驚人的突破。

要知道，在練氣期能凝練出小道基，那意謂著如果真正築基，怕是有機會能更進一步凝練出小金丹，這種每次能跨越一個大境的法門，近乎變態至極，就算跟一些上古秘術比起，也是不遑多讓，居然被區區一個練氣期小修士給領悟出來。

而能李龍飛能悟出這樣的方法，其實也多虧先前幾次因緣際會，將修為短暫提升至築基，甚至結丹以上有關。

加上先前修得的納靈訣本來就有此特性，只不過李龍飛將其稍作改良，不以吸收外界的靈氣，而改以自身體內散佈的靈氣來壓縮，所以可說是少了壞處，只有稍微影響而已。

否則，哪怕他悟性再高，也難以在如此低等的境界創出這麼驚人的功法。

不管怎樣，修練出凝基法後，李龍飛在對上築基期的敵人，可以說是完全處於不驚不懼的情況了。

除此之外，李龍飛亦將黃襄給的同心術仔細修練，配合上以前育蟲術的一些心得，加上黃襄之前的指點，李龍飛有信心，只要能將那些蜂魔蟲卵給孵化出來，自己至少能控制大半。

藉時，一群妖丹三轉以上的蜂魔任自己操控，就算遇到築基後期的修士，也穩操勝算。

只不過，孵化這些蜂魔卵，似乎須要一些特殊的方法，至於是何種方法，李龍飛一時之間也不明白，只能以後碰碰機緣再說。

但饒是如此，這等育蟲方法，也給了他不少益處。

「如果再遇到之前那種蜈蚣異蟲，搞不好可以將牠收為己用。」李龍飛心想，對於這想法躍躍欲試。

就這樣，李龍飛白天跟著嚴泰了解這異地的各種事物，其他時間都用來加強修練各式術法。

雖然修為沒有增加，但戰力上，卻是多了好幾倍，如果此時再遇到鬼谷玟，也不至於那麼狼狽了。

唯一的問題是，沒有築基丹，李龍飛想盡了辦法，卻還是築基不了。

不得已，這一天，他從懷中拿出一個紫檀靈木盒，若有所思地看著。

「雖說我一直學不會丹道，也湊不齊築基丹的藥草，可從築基丹的丹方上，也明白這築基丹說穿了，就是一種強力的補靈丹。

只是築基丹一枚，就勝過了百枚的補靈丹，可在輔藥上，又加上許多珍貴的調合性草藥舒緩，來讓那霸道的藥效可以被練氣期修士吸收，既然如此，這木盒內裝的丹藥，應該也有類似功能才對！」

這半年多來，他嘗試了三次，每次都從這丹藥上刮下些許粉末服用，而每一次服用後，也都感覺到體內增加的靈氣澎湃程度異常非凡。

雖說那增加的程度並不能助他突破築基的關口，卻也能感受到自身修為瓶頸鬆動的情況，加上在增長的靈氣吸納之後，並無太大的壞處浮現，這就讓李龍飛斷定，這神秘的丹藥，某種程度上，是能助他跨越練氣，邁入築基。

只不過，他唯一擔心的是，這藥效，會否太強，強到自己的靈脈無法程受，反而自毀長城？

也因此，他始終不敢輕易下決定，而是尋求有沒有其他方式能煉製出築基丹來。

不過到了今天，他終於無法再等待下去，拿出這個紫檀靈木盒，神情肅穆地看著。

「來到這也已經半年多快一年了，哪怕這試練之地的時間跟外界有可能不一樣，但我也沒太多的時間去做這冒險。

早一點突破築基，早一點有機會自保去找尋離開試練的方法。

否則一直待在這，最終也只是消耗自己的歲月而已。」

築基修士可活近兩百歲，而自己此時已經二十好幾，就算還有六七十歲的壽命，可越早築基，越有機會在築基後找到機緣突破結丹。

「結丹！結丹之後，才是重點…我的仇人，好歹是元嬰以上的修為！」

想到這，李龍飛不再猶豫，找來嚴泰，交給他一些丹藥，並告訴他自己將要閉關一陣子。

這些日子以來，李龍飛大約每隔數日，就會交給嚴泰幾顆丹藥，這些丹藥多半是練氣期修士吃的最基本洗塵丹、大補丸等。

這種低階丹藥，主要在改善凡人體質，甚至是一些低階練氣修士的靈脈等等，體質一好，靈脈通順，自然在修為上及氣力上有所增長，所以對於骨卡族這樣以練體為主的體修，同樣也有幫助。

而且因為一些李龍飛所不能理解的體質狀況，骨卡族在服用這些丹藥之後的效果，比起練氣修士來得有用得多，這讓李龍飛也忍不住嘖嘖稱奇。

總之，藉由這些丹藥，李龍飛在骨卡族裡的地位也與日俱增，現在已經僅次於村內的幾名耆老，就連嚴泰見了，也要恭敬地對待。

當然，這些都是一時的表面，李龍飛倒也看得很明白，因此這次要閉關突破，自然得先打點一番，免得有些差錯。

「李大師多禮了，既然您要閉關突破，那麼請到我們村內最好的閉關石洞裡，以免有所差錯！」嚴泰一聽李龍飛要閉關，雖然有些遲疑，但再看到對方給的十幾二十顆丹藥，眼眸中又是一亮，連忙邀請說道。

在這半年多內，李龍飛已經學會骨卡族內大半的土語，自然也告訴了嚴泰他的名字。

而為了表示敬意，嚴泰直接稱呼李龍飛為大師，雖說後者顯得有點尷尬，但在嚴泰的堅持下，也就接受了這樣的叫法。

李龍飛聽到對方所說的閉關石，神情微微一變，沒有多加拒絕，跟著就一起前往。

這次閉關突破，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如果骨卡族這有安全的閉關場所，那當然是最好的選擇，先前也是因為這樣，所以一直沒有敢隨意吞下丹藥，直到這半年多的相處，對骨卡族有了一些基本的信任，這才選擇嚐試。

很快的，兩人就接近骨卡村的中央，這裡平時隨時有四名獵手在看守著，同時更有多名守衛巡邏，可以說是骨卡村裡最防備森嚴的地方。

見到兩人前來，其中一名獵手立刻靠過來，同時示意兩人止步。

「嚴泰，怎麼了，前面是祖地禁區，平常無事不可以隨意進出的！」那名獵手手持彎刀，雖然沒有敵意，但也很明白表示不能再靠近了。

嚴泰微微一笑說道，「嚴俊，李大師將要在祖地閉關，這事我已經跟耆老團說過了，他們也都同意。」

名叫嚴俊的骨卡族人聽完稍稍放下了彎刀，口氣緩了不少說道，「既然如此，那麼有耆老團的令牌嗎？」

嚴泰點點頭，拿出一面骨頭做成的令牌，遞給了對方。

嚴俊將令牌接了過去，稍微查看了下，很快的就歸還給嚴泰，同時朝著李龍飛微一行禮說道，「李大師失禮了，方才是例行公事，希望大師不要介意。」

李龍飛的身份此時已經在骨卡族內人盡皆知，嚴俊當然也不會不知道，他的一名胞弟前些日子還曾受惠於李龍飛的丹藥，自然不想引起李龍飛不滿。

「無妨，嚴俊兄客氣了。」李龍飛搖搖頭，以他的個性，對這種事自然不會太過在意。

很快的，穿過村內的戒備，兩人來到一具高達數十丈高的巨大獸骸的面前，這獸骸呈現半跪著的姿勢，昂首看著天空前方，從下方看，只看得到巨大的頭顱頂在半空之中。

縱然李龍飛已經在這半年看過無數次這尊骸骨，但在其腳下，依舊仍感到震驚，只是他表面上不動聲色，目中卻透出疑惑看向嚴泰。

嚴泰感受到李龍飛的眼神，咧嘴一笑，兩雙眼睛同時眨呀眨說道，「大師，骨卡村裡最安全的地方，莫過於這個骨卡祖地，村內的頂尖獵手每逢要尋求突破，必定會來這找尋庇護，不但能安心閉關，更有機會得到祖神保佑，事半功倍！」

「祖神保佑？那是甚麼？」李龍飛張大眼睛，有些不解。

「祖神便是骨卡族所拜的祖先，相傳骨卡族的祖先當年乃是被遺棄的棄嬰，但在偶然間被祖神發現，並收為己出，與其他祖神的子嗣一同長大，最終在此建立了骨卡族，留傳至今。」嚴泰解釋著。

「原來如此，這麼說來，這骨骸便是你們口中的祖神囉？」李龍飛恍然大悟，先前他雖然學了很多骨卡族的事情，倒也沒聽過這段。

「是聖骸…」嚴泰更正道，跟著又說，「祖神的聖骸，至今仍有許多神力存在，每個骨卡族的男孩，在長大後要成為獵手的其中一個儀式，就是要在聖骸下睡一晚，讓祖神查看其靈魂是否純淨！」

「這麼說，這骨卡祖地，還真是骨卡族最神聖的地方…我一個外人在此閉關，可以嗎？」李龍飛聽完嚴泰的解釋，心中有所感動之外，也有些遲疑。

嚴泰笑了笑說道，「哪兒的話，李大師近半年來，在村內貢獻良多，早已經被我們骨卡族人視為村裡的一員了，既然要閉關，當然要來聖地這一趟，否則我們反倒說不過去了。」

李龍飛點了點頭，既然對方已經這麼說，那麼再推辭，就太過矯情，他本來就是個直性子的人，當下不再多說，隨著嚴泰走進祖地之中。

1. 史上最小的天劫？

骨卡祖地內，在巨大獸骸之下，居然長了不少的大樹。

這些大樹，在外界也許很平凡，可在這一片荒蕪的試練之地裡，就顯得有些特別了。

李龍飛望著那些大樹，有些驚訝地說，「這裡居然能長出『樹』來，難道這也是祖地的神蹟嗎？」

「樹？」嚴泰有些不解地反問。

「喔，差點忘了，你們的語言裡，沒有『樹』這個字詞。」李龍飛連忙指了指大樹解釋著。

方才他脫口而出時，不假所思就把原本母語中的樹給念了出來，此時才想起對方應該沒聽過這個字詞。

「喔，在這裡，我們稱它們叫『骨哇』，意思就是祖神恩惠。」嚴泰晃然大悟，同樣解釋著。

「祖神恩惠？這麼說，這些骨哇也有其特別的地方囉？」李龍飛看向嚴泰。

後者點了點頭，指了指那些大樹樹幹的下方，只見每顆大樹，底下都長滿了密密麻麻的樹根，而那些樹根與其生長的泥土，竟交織混成了一間間奇特的石洞。

「這些石洞，便是骨哇所結的恩惠，在裡面修練，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既然如此，那便先謝謝骨卡族的相助了！」李龍飛並不矯情，當下便想進去試試。

嚴泰也很識相地不再多說些甚麼，只簡單介紹了石洞的進出方式，並選了其中一個給李龍飛閉關後，就離開了。

這些石洞因為位在祖地之中，並沒有甚麼太多的額外防護，唯有在有人使用時，會搬來幾個大石頭擋住出入口，以免有人誤闖。

李龍飛進入後，見到空空如也的四壁，愣了一下，隨即笑了笑，「的確，都要閉關了，要那麼多東西幹麻，這骨卡族人也真是耿直。」

搖了搖頭，李龍飛不再多作思考，而是掏出了一個紫檀靈木盒，瞧了半晌，這才打了開來。

甫一打開，一股濃郁至極的藥香便散了開來，李龍飛沒有半點遲疑，直接拿起丹藥，仰頭便吞了下去，並深深一吸，將剛要飄散的香氣給吸進腹裡。

雖然對骨卡族有所信任，但這丹藥太過珍貴，李龍飛還是不敢大意，務求不讓外人有所發現。

很快的，吞入腹中的藥丸便融化開來，跟著一股澎湃無比的藥效襲捲而來，化作無上靈氣跟元氣衝擊著李龍飛身體裡的每一分角落。

原本李龍飛體內的靈脈比起常人多了許多，足足有一百零八條，加上丹海的大小也比常人大了十幾倍，可以說是堪比築基中期修士所能擁有的靈氣容量。

而這靈氣容量，也是李龍飛之所以敢吞下這神秘丹藥的原因，因為在他來看，即使這丹藥所蘊涵的靈氣龐大，自己也應該能承受得住。

可才剛吞下丹藥沒多久，李龍飛就有些後悔起來。

他感覺體內的那股藥效，好像爆炸似的炸裂開來，直接將丹田中的氣海掀起驚濤駭浪，化作一道道實質浪潮衝擊著丹田四壁。

「嚎…」

石洞之中，李龍飛忍不住慘叫起來，跟著兩眼一白，整個人倒在地上抽搐。

他不是沒受過痛楚，之前好幾次的痛楚他都忍過了，可是這一次這丹藥帶給他的痛楚，還是忍不住讓他慘叫了一聲。

那丹田氣海中的浪潮，一次次衝擊的丹田四壁，將丹田的四周打出一道道碎裂的痕跡，而一百零八條的靈脈，也因為藥效而被擴張到了緊繃，就像湧入太多水的水道，瀕臨瓦解的邊緣。

若是早知如此，那他定會將藥丸分成兩半，再逐一吞下，可惜世事沒有早知道，而且就算真的知道，也不見得是好事。

那神秘的丹藥，事實上是一種毒丹，一種可以摧魂入魄，霸道無比的奇丹，入魔丹。

此丹神奇無比，外表香氣有如靈丹一般，甚至服下後的效用也如大補之物，在短暫時間內將人修為硬生生提高一個境界，但藥效過後，卻會有強大無比的反噬效果，靈脈寸斷，丹田破滅，就連神魂也會因為入魔，而陷入顛狂，連想要奪舍都難以成功，可以說是比沖靈散更為惡毒的一種丹藥。

而這丹，在鬼屍門內也算是至寶，一般來說，要嘛是宗門內築基弟子用來暗算打不贏的敵人，要嘛是自己已經陷入必死絕境，拖對方下水時服用的。

不管哪樣，服用後都無藥可解，可說是最終手段，李龍飛得到也是禍福與共，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這丹藥是鬼屍門一名內門弟子費盡千心萬苦，才從其長輩處拿來，本來是在這次試練中用來暗算不對盤的對手，可惜他還來不及騙對方服下，自己已經死在蜂魔巢中。

此時李龍飛服下，其修為很快的突破了一直困住他許久的築基關口，甚至達到築基初期巔峰…邁向築基中期。

但與此同時，李龍飛的丹田之中，已經有一半破損，源源不絕的靈氣從其中流洩出去，等藥效過後，丹田就算費了。

而其一百零八條靈脈，同樣也因為太過緊繃，斷裂了大半，即使突破築基，也成了半個廢人。

一般人要是發現自己體內如此，早已經停止閉關，趕緊找療傷聖藥來捕救，誰還管甚麼突破不突破了。

可這樣子對常人來說，等若必死的局面，對李龍飛來講，卻是早已習以為常了。

早在先前第一次踏上仙途時，他就因為特殊原因，遲遲無法突破，最終還差點爆體而亡；而第一次進入仙石試練時，也曾經歷莫大痛楚整整五年，藉此成就了練氣十層的遠古之路，這些種種，跟現在的廢丹田、損靈脈比起來，也沒輕鬆太多，所以李龍飛下意識以為，這是必經之路。

只不過，如果再遲續這樣下去，那等丹田全毀，靈脈全斷，他也不用修仙了，因此李龍飛強忍著痛楚，以自在訣中的築基方法，嚐試著衝擊突破的關卡。

遠古之路的練氣十五層雖然強大，但他沒有得到修行的方法，一切都是靠運氣跟機緣而來，自然不知道該怎麼去突破，而自在訣雖然沒有多突出，但好歹也有指引如何突破，眼下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隨著李龍飛運行自在訣中的法門衝擊築基關口，練氣十五層的靈氣在全身遊走，自動自發的修復著丹田跟靈脈。

可突然間，一股陰寒之毒，如細絲一般，從融化的入魔丹中，顯現出來。

甫一出現，原本丹田碎裂的速度就加快數倍，就連練氣十五層讀修復力量也似乎被凍結住了，減緩許多。

李龍飛臉色一變，一口瘀血忍不住從口中噴了出來，那血濺在地上，頓時將他前方半尺地面給冰凍住了，陣陣寒氣還映得臉上一片冰涼。

還未等到李龍飛反應過來，另一股灼熱氣息，又從入魔丹中最後一點藥渣中釋放出來，與之同時的，是全身靈脈一片乾涸，滾燙的火靈氣竄遍其中，將靈脈烤得快裂成碎片。

讓他整個人身體半邊冰寒，半邊灼熱，即使有練氣十五層的逆天恢復，也難以抵擋。

臨危之中，李龍飛保持靈識一點清晰，努力將兩股氣息導入丹田之中平衡起來。

可惜，這入魔丹的藥效實在太過霸道，而且它本就是築基修士服用後用來短暫突破修為，與敵人玉石俱焚所用，跟本不是區區一名練氣弟子所能服用，哪怕李龍飛的氣海比一般人多了許多，也難以完全承受。

或者，應該說是，若不是李龍飛的氣海異常龐大，此時早已爆裂開來。

總之即使李龍飛苦苦支持，辦不到的事情就是辦不到，眼看這冷熱氣息加上入魔丹的藥效就要將他全身靈脈盡斷弄成一個廢人，就在此時，其身上一道道紅色光輝飄散而出。

那些光輝在李龍飛將要失去意識的眼光中，很快的的凝聚出一朵紅色小花的虛影，跟著這紅色小花的身影上無數的朱紅細絲猛地往前一揮，兩道虛影便從李龍飛體內憑空出現。

只見那兩道虛影一道是一隻暗紅色的血妖，猙獰面孔，醜陋無比，另一道則是一個靛藍色的蒼鳥，冷漠平靜，卻又讓人感到一陣心寒。

這兩道虛影甫一出現，李龍飛體內的痛楚就增加許多，他慘叫一聲，再也撐不去暈了過去。

那紅色小花很擬人的轉動花苞過去，似乎在看著李龍飛，跟著花苞四週的細絲便直接朝血妖蒼鳥虛影包圍而去。

那兩道虛影同樣也是不遑多讓，直接施展各自神通試圖反擊，可惜他們的層次比起紅色小花還要低上太多，幾乎是一瞬間就被紅色小花的朱紅細絲給纏繞全身，跟著化作一道道光影消失無蹤。

紅色小花在吞噬了這兩道虛影之後，原本含苞待放的花朵頓時打開了一半，裡頭隱隱約約露出了一雙眼眸，很是好奇的看著四週，同時其葉梗之處分出了一朵藍色花苞，如同之前紅色小花那樣長滿了靛藍色的細絲。

看著那藍色小花，紅色小花眼神中閃過一絲得意，這才化作點點光華，散去身影，重新又融入了李龍飛的體內之中。

李龍飛身子一震，

1. 築基中期！
2. 南蠻大陸
3. 尋求解毒方法
4. 羌族
5. 蠻力士
6. 丁小雨
7. 漆幽之體
8. 路見不平，不一定要拔刀相助
9. 劍界之威
10. 欺善怕惡
11. 禮遇
12. 草鈴花
13. 第一次毒發
14. 恩將仇報
15. 這又是何苦
16. 天道不仁
17. 生死一瞬
18. 強者為尊
19. 怎麼是你
20. 前因後果
21. 投桃送李
22. 結為兄弟
23. 十年之期路遙遠
24. 出發
25. 野革屯
26. 拍賣大會
27. 修奴
28. 好巧阿，要不要認我為主人
29. 魂血契約
30. 育蟲寶典
31. 惹上麻煩
32.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33. 十常衛
34. 清點收穫
35. 百靈宗鍊器訣
36. 略有小成
37. 天瓏寶甲
38. 蜂卵孵化
39. 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勤作工
40. 路百里，半九十
41. 殺機再現
42. 羅喉尊者
43. 邪骨九重訣
44. 獨自斷後
45. 勝者亡，敗者生
46. 妳要報仇了嗎
47. 第一個女人
48. 重回孤單一人
49. 三年潛修
50. 再入梵天石
51. 修為突破
52. 築基後期
53. 梵天石之秘
54. 丹道丹
55. 第二次發作
56. 以己煉丹
57. 走火入魔
58. 僥倖
59. 肉身先天
60. 紫雲宗收徒
61. 清海無上人大師